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八冊目次

名山藏一百九卷(三)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 一

宋西事案二卷

〔明〕祁承燾撰
明天啓刻本

..... 三二五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一)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 四一七

名山藏一百九卷(三)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盧 熙

青文勝

馮 堅

周公輔

陳 雅

張 昭

徐 珪

葉 錄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爲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浹饑熙到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爲假守清軍御史缺急必得軍所至凌轅藩府鞭笞長吏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千繫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爲長吏可名山藏 卷之 一 臣林記

能其吏

青文勝一作敘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爲龍陽典史地濱江率陷沒民盡通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三不報歎曰吾爲民死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聞之而使覈之得蠲免三之二

陽人祀焉其妻子不能歸瞻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陸欽爲龍陽人私謚之曰惠忠

爲堅者未詳何許人洪武末任南豐典史均賦稅錮奸黠民作德政謠歌之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呼當釀突不聞聲後嘗建言九事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多可嘉也擢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周公輔 中爲寧海丞邑有瀕海塗田五十餘頃

不勝稅公輔爲民請命未施行縣復破檄役民二萬爲象山縣築堤黃巖縣浚河入府吏曰不可慢公輔

名山藏 卷之 二 臣林記

曰呂縣當築當浚者殊多歲之不易無敢輕役民乃役民爲旁縣復欲以聞同官曰君奏未行又再奏耶公輔歎曰古有死諫死吾身而有救於民庶上聞之乎遂雉經於官舍邑民走弔哭失聲曰公爲我死而爲我圖天乎天乎

陳雅晉江人正統中以監生任宣城縣丞潔己惜民攝邑遇旱引罪責己自枷其項累日皇天不下雨陳雅不開枷天遂大雨

張昭蒲臺人天順中爲忠義前衛右所千戶吏劾奏石章曹吉祥實官以二千計直隸山東饑上言六事

大請賑濟皆見施行後任南昌司獄司司獄學士張元禎語之曰子官甚卑而論甚讓而陰功甚大金匱之編永世有辭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史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廠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攜滿倉兒入臨清州爲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於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繇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

名山藏

卷之三

刑部記

三

母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母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倉兒則訟聶於刑部尚書曰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笞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爲主事孔琦陳玉第徇吏件報詞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作求屍件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官私於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叩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

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鑑衣衛必究實則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珪上疏言臣胥也役於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多從東廠鎖撫送至囚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傍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真情莫敢擅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也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官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真真情羣臣之畏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毋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

名山藏

卷之三

刑部記

四

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繇然也臣願陛下戮楊
鵬叔姪并賈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
謫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
之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
如陳寬章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
鎮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
事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
大臣不難卑賤之身為民請命披露至此願一介微
軀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顯
斬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于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開
五
口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珪妄誕命等考訊之坐
奏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
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實奏請大理輒輕允之使各疏
對既對並罰俸珪贖徒畢發為民而哲等獄辭不得
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為言乃命滿倉兒
杖畢途浣衣局哲資給袁璘埋葬發為編民爵琦玉
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
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
吏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為四等不避艱險元
卿貴近者為上上激揚補拾為上等建白裨體要者

為中等粉飾苟且者為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
調之除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統
勸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珪忠
直請錄用之上亦知珪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并
哲亦予官珪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
仕

葉錄同安人以貢士為常山開化二縣丞為開化興
文學除奸豪門庶肅然公退則荷畚時蔬編竹為器
身農圃事每食一蔬而已參政方豪者其部內縉紳
訪其屏出王瓜青榴及閩中檳榔與共延款民號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開
六
一葉側仕終感恩知縣

儒林記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求爲人者所以求合天也天地生人道生天地求合天者所以求合道也一墜於人卽非天地之心非天地之心卽非道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微而非天地之初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其爲物不貳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斯如是而後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一

能復天地之中得乎天地之中大本達道從此而出而後謂之執矣聖也者學也學也者以口耳入者也故其文從口從耳而從王王也者君萬物者也以爲萬世口耳之君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產萬物者聖也聖通明之謂也仲尼一生好學人也而當其身魯國之人已謂之聖人今欲爲聖人而不繇學可乎堯舜之時人徒知其洪荒之世而不知其學問之極夫自有伏羲神農以來聖人遞出而君之雖無有文字之教其嘉言善行當已布滿宇宙之間堯舜出而後集其成而爲皋陶稷契之徒皆以聰明聖智之人

先後左右煥爲文明今但不見伏羲神農所遺之書無繇得聞伏羲神農之教徒曰禹皋稷契所讀何書其不昧於聖人之甚者耶故曰下學而上達非聖人之謙也聖人之待顏子至矣博文約禮所以教顏也朱氏生於有宋諸儒之後直欲上接乎洙泗之傳惟明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其論實本於是惟其遷移大學之古文使學者不能無疑於其間至今辯訟而未決令其當時一從博文約禮推而明之則何至於操戈墨守之喧煩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而優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而無顓門之教自餘姚王氏者出始卓然自振其始爲知行合一之論其終又爲致良知之說若謂一切見聞皆淺與相反而求之本心之自然可以證聖此其說亦本於呂氏當時已爲朱氏之所辟至今則天下翕然歸之自王氏之後竊其緒者多別摘一言一旨以爲顓門其意皆欲逆躬而歸諸實而其弊也不免於高虛予聞頓悟漸次出乎佛氏而佛氏亦有二義焉本於文字而進之之謂佛不繇文字而悟之之謂禪今不知佛氏之教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二

佛爲尊乎禪爲尊乎大凡脩心反知不俟學入者但可以鼓舞比屋可封之民而非所爲雍容魯國之士夫儒則未有不學者也有明諸儒二百年來從祀孔子之廟者則有薛河東陳新會胡餘千餘姚四子其他篤行尚俟更僕然就論四子之學則河東餘千恂恂乎聖人之教而新會以靜餘姚以頓論者皆疑其入於陸氏之禪予觀新會少年盡讀天下之書晚節俯仰天地萬物喟然而悟而後教人以靜餘姚故疏騁經史文字最後得良知之說則皆未嘗不以學入者夫奈何以之入門不以設教也吾師乎吾師乎學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十室之人必有忠信如某者不如某之好學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君子體仁以長人仁者元也元者乾也乾者天地之心也聖門從學以求仁斯所謂雜精惟一允執厥中吾何間然哉今著諸儒所講論建立于篇其未從祀孔子之廟者亦著其爲入

曹端 薛瑄 周桂 劉觀

曹端字正夫灤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輒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名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繇之路也其言辯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去及六年俱廬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上疏爭畱之成祖以霍先克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矧矩度而不忍輟疆倆偵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高之又六年卒于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遂葬霍子曰瑜曰琛亦廬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灤池其從有黃編修者謁灤池祠詢端

卷之

儒林記

四

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令其魂客殊鄉哉捐貲屬縣令弁其二子改葬於灤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學士道學之傳斷自灤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庭

薛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哩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爲元氏教諭

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寧李大亨
范汝舟皆元舊儒誦成王田貞禮爲瑄師於是豁然
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鄆陵教
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誦其教官充成鄆陵生徒從來
無舉自乃使瑄補鄆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宣
德中授監察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慕瑄欲見之瑄
自以御史糾劾之臣避不往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
事不事榷楚親爲講授教人務盡其才或觀行步或
聽講誦或試詩賦數無一有者使儒冠拜於其祖然
後乃遣而退之有生貪欲祈退故試無有教官爲言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五

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
教尚於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鉤聲固足器也其曲
養人材如此太監王振於瑄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
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瑄薦遂得召
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瑄至京
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卿王
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三謝
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
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
瑄爲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

薛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
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事東閣
下諸卿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頎而立者瑄也因爲貌
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妻安死
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魘夫死
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
曰君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
強囚不服問理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
年坐秋後處斬凡兩覆奏如律瑄子淳等三人願一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六

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且行刑矣王振之漢
泣于疊下振自問之曰僕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
辟僕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爲振言瑄平
生振少解既三覆奏得不刑久之出歸弟子從者甚
衆振死以薦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右侍郎江淵
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帝召瑄還職
進南京大理卿尋召爲大理卿蘇松民饑貸粟富室
不得火富人室富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
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魁首文大恨曰
猶昔瑄也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七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人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上嘗短衣小冠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上起易服乃人所陳皆大學之義于謙王文得罪且坐凌遲刑瑄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開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上初復位日召見瑄而頌之曹吉祥石亨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御史楊瑄張鵬等皆得罪瑄嘆曰君子足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去益五閏月耳舟至直沽風雨不及館人飯不足以接餒子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益衆瑄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耳其脩已教人專務復性引之居敬爲功深探密玩或通夜不寢潛思有得宵燭記之其言平易簡切歸於精微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門人洛陽閻鼎錫曰良輔咸寧張鼎其著也禹錫仕國子監丞張鼎仕戶部右御史遷遷保定萊陽橋以孝宗初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媿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則體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八

瑄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辯真偽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瑄鄉九年刑科給事中楊廉言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世宗時四川參政譚直隸御史曠御史維持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瑄學行純備出處矯峻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以胡踐華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繁如錢珍茲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抑瑄學遜諸先臣等敢任諸臚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故所尼曰信而好古必以狼藉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穆宗時給事軌輯遵御史弘祖三樂純樸等先後如前請詔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博等集議關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周桂宇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戊蘭州年二十

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
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
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
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畏友遂爲
達通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璫
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
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始令子就學後移
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
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
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追

名山表

卷之二

儒林記

二

明

猶在隴西間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傳子史經傳
靡不貫通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
一明年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
起脫粟泔袍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坐一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就縣尹劉晟爲築書
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
之方左右列書志恒心二圖爲誠明敬義四箴以自
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吳文正之

言事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
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平先生而稱觀曰
臥廬先生鼎廬陵人永樂中鄉舉爲松江教授以孝
弟立教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刑部主事論妖
僧閹宦謫驛水累官副都御史學以求仁爲主閉邪
爲功以天命流行何思何慮心中洞然爲實際羅洪
先嘗受其學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李承箕

張詔

林光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一

吳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
子以程子纔統于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
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
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誓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
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取同
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談有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教
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立至於中夜
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
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學

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入

一

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感風雲之象開館授徒卻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絲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恬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十一年山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仲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妾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名曰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二

吳

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冷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齋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上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并納還齋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澗

者必今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得以儒冠人侍復請待病開一接秘閣羣書以益聞見上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上必強之就職州是堅辭上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迄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爇光冬夜用芋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潘臬有司深加禮

名山藏

卷之三

儒林記

三

揖一切辭避追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州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倉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瑣驚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張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

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胡九韶妻諒其高第諒子性
郎曰胡居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著於
世而與弼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爲
石亭作譜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弼計及
先人之祭束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質哉
予讀諸跋寥寥數言耳石亭當時有震主之功異以
處之亦或當爾至其辭職不受意殊可見陳獻章曰
東海張公能辯千古是非人物乃近遺吳公何耶夫
吳公易知耳予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絲
濂洛關閩上達洙泗尊師道而勇負荷如立千仞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五

之壁一代人傑也王守仁檄記與弼鄉祠吳公方其
貴近之薦固可見好德之同及大官爵之辭尤足驗
先茂之哲蓋宣和之疏於龜山無嫌而明堂之留在
漢儒爲媿出處不至於失已學術何待夫立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從學塾言動
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
服之子同字世衡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學
而學焉爲松江太守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會
親死哀毀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之
儀一依古典不苟一兆爲鄉里鵬兒所扼不得已訟

官則墨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爲特立獨
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來放心爲要以
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臨
妻子如賓位應接士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至一器
一物區別精審沒齒不相殺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
不償不較資用貧窘單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
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憂憂四方士樂從之
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
謹恐懼爲宗以共人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雖
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四

錄大率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
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
有權非尺幅拘牽之比也嘗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
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
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秀而莊景家
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眞
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
先生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
懷待聘之資邇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
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曰文敬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居母孕父瑄死母氏抗節鞠
之始讀孟子志于天民年二十舉正統中鄉試二十
七棄科舉之業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爲
斷地編籙研董捧茶如是以數月比歸白沙閉戶讀
書湛思忘寢食者累歲未得也乃自築陽春臺置水
一盂終日兀對履不踰閭以十年所其俛焉草草求
進古人者有如七十子從孔子之篤一日喟然歎曰
惟道何間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
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
至矣學士錢溥請在順德一見以爲聖儒勸之卒業

名山藏

卷之

論林記

三

陳

成均而邪議爲祭酒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大驚
曰真儒復出矣詩曰能儀謀藝養賢養恩撫衆少年
然思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來紫陽說破下學上達
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折之極處老聖學信匪淺要
在用心誠善端日培養此身何物欲我道能遠焉但
詞因悅風節仰天地間此身何物欲我道能遠焉但
成滿餘芳特此木鐸聲其如響不啻中夜復長記
吟獨餘渥渥達萬里餘聲起心苦長及此歲未竟
車道康莊行遠必自通育德會亭通學十六歲誠
述道康莊行遠必自通育德會亭通學十六歲誠
元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能學如濟川
道我我脫轡茲一身小所養良難維如濟川
舍未存亡胡爲漫我既既狂羅倫莊某皆來定交
可傳願言各努力大舟終同狂羅倫莊某皆來定交
而賀欽執臂爲弟子既南歸遂有終焉之志從學者
益衆廣東左布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後爲聞

請如吳與弼故事吏部謂獻章聽選之人非隱士比
請移文行取而獻章以母老疾辭朱英勸駕曰先生
竟不出耶英已題薦疏之末曰臣英旦夕趣之就道
矣先生不出毋謂英誑獻章勉起赴京吏部用故事
召試之獻章必謂移文行取當有優待至乃召試見
如選人因兩至部門尋托病歸上言臣自幼讀書雖
不甚解君臣之義知之久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
部承徵就道聞命驚心伏惟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
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厚至深此不逮就以
圖報稱非有篤情不獲自盡孰敢冀空名飾虛讓越

名山藏

卷之

論林記

二

陳

旭進却於日月之下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
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至下九
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填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
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尚如孩穉天下母子之
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於臣
母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有司奏白已蒙聖
恩表厥宅里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願臣
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
遠竊闕下臣母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
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替而氣元

袁心有爲而力不逮矣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武體萬物豈臣之微終有所避不能自盡伏望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愚親不能自己之念放臣覓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倘母養獲終臣病全愈臣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之賜書奏上授獻章翰林簡討使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既歸一意斯道而其光霽之懷超然自得之意往往於詩乎發之時時臨池作書世人競傳賞焉

獻章論詩曰天道不言時行物生身往非

名山藏

卷之

上

臨林記

七

上

444

六、

詩之離日用而通之一真自如如飛龍絕迹造化者可以
輔相皇極左右六經小技乎哉其論書曰子書每於
初志未靜故而不放意吾所以深乎靜也法而不固
肆而不流吾所以和乎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
神溢以正吾所以巧乎情以歲有薦辟援詔不行曰
調吾性此吾所以游乎藝也
漆雕開以孔子爲的者也苟其未信師不能強吾自
知甚明惟有飭厲素履庶幾丘園之義少裨明時耳
弘治中年七十三卒獻章之學不立文字以自然爲
宗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
滯之神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滑
融境界內朗世或疑其爲禪而獻章獨曰爲學之功

上

444

六、

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及門之士有嘉魚李
承箕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能紹明之
臨沒謂其徒曰道止如此毋他求也白號白沙又號
石齋又號古岡老人而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姜麟嘗
見獻章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姜麟字仁夫麟亦人張詡稱
獻章之學繇知而好繇好而樂而李承箕銘其墓曰
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萬曆中御
史詹事講王學曾疏請從祀孔子廟庭久之賜諡曰
文恭

短之

上

12

實事

郎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人嶺海宿學有
名山藏

卷之

上錄林記

八

賀欽字克恭世定海縣人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
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不倦讀近思錄得其旨要遂
厭俗學而學焉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一介之饋非
義不受取孔子鄒夫之言題於壁上數拉僚長言事
僚長不言乃自言之成化四年旱災抗疏上言自劾

短之

上

12

實事

求退不允陳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霍世即用我我何用爲遂執弟子禮於獻章上疏解官書像事之獻章謂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鉞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帛裘問病不出也精思實踐靜居數年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習樂罷斥教坊其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官毋使干政疏入報聞正德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元

初劉瑾下括田之令東人疑擾義州守臣又以貪虐濟之民囂然聚變顧相戒毋人欽里欽即往諭曰處汝當梅顧未晚也第不殺人便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言且大勦衆皆呼譟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皆往跪里盧下欽曰第無殺人如吾前論事遂定欽真切懇到顧守聖入之經佛老莊列不以爲目其虛懷誠受見善不及人人愛而敬之孝弟忠信實體諸身化其鄉人顧蒙園臺莫不式誨嘗曰學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一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驟實喪而崇事虛彌耳其緣

朱子以人孔顏之途真謂學脉可尋而正大光明之心篤信謹守之意可質鬼神而無疑者也所居賢聖間山西時時游釣凌溪之許其卒也鄉人爲釣臺祀之稱曰賢閣先生子士諮舉入庠學篤行嘗論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辭疾不仕

李承箕字世卿爲諸生已厭科舉之學矣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鄉書久之承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獨不肯會試從白沙受學於陳獻章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往見者四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子

方久之辭歸獻章送之文曰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吾無不與世卿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也承箕爲人凌邁高遠讀書山中故超然有混濁寬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坐一室洗滌身心不以著述自見曰近世箋註繁蕪鄧書燕說鼎沸絲絲禁思一刻去之不得而更推波助瀾乎客至與劇飲賦詩醉起更書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其爲文辭出入經史縱橫跌宕滾滾而不休久之承芳謝歸大理相與日聚黃公臺更唱迭酬伯仲間自相師友學者稱承芳曰

東嶠先生承其曰大厓先生年五十餘無疾終

張訓字廷實父瑣舉進士爲撫州知府抑制奸豪無所徇枉吳與湖與第訟田致而疏之者也仕終壽州知府詔登成化中進士養晦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部主事復謝病歸從獻章學亦受其詩法獻章與語每喜其玄微有會爲人清虛高邁忘已無欲論學以敬畏爲宗旨無所事乎畏則急而入於忘必先有事乎此然後浴沂風雩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漸至而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年旣用薦起南京通政司參議尋辭歸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林光字緝熙成化中領鄉薦任襄府左畏史初不即仕誅茅隴山杜門而求朱考亭之學獻章與語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都聖分別都無盡藏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會點浴沂風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光恍然有得獻章書其所記以貽賀欽而番禺復有何廷策者業諸生業率諸士首先事獻章在獻章門徒中長而且賢其屬學若負重遠進而不敢懈休

右胡陳而下皆吳宗派

陳真晟

蔡清

丁璣

陳琛

羅欽順

陳真晟字剡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人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緒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關主一二字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弘順三年用程頤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暴露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請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吾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旣

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勸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可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真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繼真晟之後者漳人有蔡烈嘉靖中詔舉遺逸郡名以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守以烈應詔以母老辭烈之言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若屋漏無媿天地自位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慨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幘清聞言大嘆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

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揀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賑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人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平生於八冊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

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執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硤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名山藏

卷之一

儒林記

三五

道不著故與其徙若四畫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
 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
 有得亟記疾書及善賓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
 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北林北字
 十九年于鄉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登第授南陽學
 居十有七年以學士授龍興府學正其間中易學
 歲終東南實北俱之既罷大舉赴京除授南京刑部
 主事陞南京按察使督糧督糧督糧督糧督糧督糧
 吳大兒嘯聚鄉黨及聞中丞和以蒲城諸縣前患
 之勅新江縣巡等官勸諭諸公以事處此發諸省
 賑兵快分撥資以精銳二千八百人進剿此賊出
 拒戰之集入福奔至臨松溪之築口庫高陰衆眾
 之此日賊勢已疲前途惡戰攻必下賊之獲衆魁
 諸其數百人餘乞死及成問道百餘人度此節節
 諸巡撫官試求之賊死外又獲三百餘人度此節節
 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此日無能為也悉恐及面直

出至萬人各伏所前以安時景度陳破皆歸聽衆
 陳爲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雲南按察司使雲南
 吳維憲舊政因乃惟恐各分重張衆心恐動現日曉
 既入革當以華語訓各分重張衆心恐動現日曉
 歷賞者數十人皆講成爲邊北行誼政治本自過人
 而文學優閑所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
 上下翕然歸重
 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開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
 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
 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
 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丁璣字玉夫鎮江人少而凝永早悟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二十二成進士授

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汝並名古意汝年長踰倍尊璣爲益友陳獻章至京師璣日接其講論久而歎服益自刻勵成化二十年除夜星殞其明年元日星晝殞有聲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先是林俊以論建寺張鵬以救俊先後下獄璣危言繼之衆謂不免竟罷會中書舍人徐莊以寫成詔勅送尚寶司請寶所具勅數少一道尚寶司官用寶復誤多二道莊等十九人並

下獄贖杖而環以建言故特旨譴爲普安州判官普安夷酋持酒贊入見請先飲酒示無毒璣曰何不相信飲其酒却其贊夷酋感畏終璣不專殺一人輸納以時尋以公委北上行次辰州憲宗崩璣聞訃三日不食孝宗初吏部尚書王恕聞璣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輒曰佳士佳士方欲引爲吏部屬爲忌者所沮僅判廣信廣信有人以私隙誣隣民爲盜斷其舌而汚齒其妻女隣斃獄中璣宿驛舍豪若聲冤者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同官有坐事璣爲曲處同官乞爲改印易璽璣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名山藏

卷之

廣雅記

名

果誰欺耶以父喪去卽家授興國知州旋丁母喪既闋倪岳爲吏部尚書復卽家起爲南儀制郎中尋遷廣東按察提學副使璣德器克完涵養深粹信古任道崇正闢邪居喪悉遵古禮哀毀骨立伯叔不分財而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可嫁娶其爲政以風化爲先教人以身心爲本四方從學履滿戶外歲餘人質道清遠山水暴漲在舟中度不免衣冠端坐與其一家十一人俱死僅遺一子時論惜之林俊曰璣於聖學己造疆畛天假之年吳澄許衡不足多也桑樞蓬戶環堵蕭然絃歌屢空不知於古人何如耳

陳琛字思獻，貧窶，明邁於世。無所倚涉，開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答尚書稱：「數苦汚池若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阻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名曰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八

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達之先人亦贊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濂洛眞人世論以爲平當邑人與琛同時者舉人王宣撫州同知蔡元偉亦皆究心學問

王宣交業蔡清之門人蔣藩落豪選附見一人仲紀古精研聖室之道淵有真才之旨意欲代前人而繼之無幾自得六經於日星林希元稱其高明之行不滯於卑污自萬之朝已稱元偉字章伯能忠惠後隱於安學則己有孝弟慈愛爲諸生志範方豪逐致家塾爲其子弟師與衆教人之法嚴矣元偉見程楊家塾日經昔宗晦與教人之法嚴日學盡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心非聖賢之不獲用無以充其思也顧嘉靖辛卯鄉薦不滿有司者糾爲養親十年就按臺回學所以激勸學者

之申默計之聖賢之域擢薦安令月辭變爲二
退食暇成小學近升堂亦補以出日我忘之誠慮也
官少放行事過以此當展師良友還杭州府恩賜
有誅塘印乞修葺家今李憲師同知下車數日巡
疾謂史皆相樂安續復樂安撫州同知下獄歿命
按察使督糧無城之變兩被委鄉民怨海賊者吳孫南
黎安郁邑無故無城之變兩被委鄉民怨海賊者吳孫南
風寒自甚茂衣遇雨疾作立破絮者復不以時縣久埋
滿不能容時疫四週病疫人傳欲作新獄居之疑囚歸
臥數乃至獄突因東西二者衣帶隔鄰仁崇亦無憾
河幸歌合段陳嘉廷等既五日皆遭散丁外縣吏
荷學尚程未而重躬行其所冀力惟在飲食衣服男
女起居勤勞謝語失度生難安取予之際長陸自罰作
名山藏

卷之二

上儒林記

壬戌

珠

其識平直而醇識之自序曰吾之考數有二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闕即復刻記以驗其識之高下汲源以爲遠近之助常懷痛癢有窮理窮身爲世間事與其變遷皆不知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益究竟久此心決然中莫遺者如雲生變旋歸自覺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難撲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嚮益得行以不爲之合功加以未死之年則有所得於古而不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愠之地或可從矣一焉又有四書新表異經集正各若干卷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爲民

瑾誅復官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卽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璵桂萼用事欽順耻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聞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勿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闢示之

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懷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給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有第二子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順三

郎曰陳真晟而下皆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

之道躬脩君子也蔡清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羅

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羅欽順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祝王守仁尤篤也

名山藏卷之

儒林記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曾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暴戾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禮徵聘不就父誡及弟第一以講讀侍孝宗經筵受上知武宗朝用不附劉瑾傳旨致仕爲人孝友剛直母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終老不衰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一

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僊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爲改守仁而卽能誦讀矣居八歲有志神倦之事十五從宦京師出遊居庸慨焉壯圖十七就婚於江西遊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妻詠談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雜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砥學自厲既舉於鄉應試京師求朱氏遺書讀之再上京師值邊警講求兵法陣勢以勸學病從道士談養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觀政工部遣造威寧伯王越墳卽其家益得

晉江何喬遠



其平生用兵法還授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還朝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璫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南鄉顧璘姑蘇徐禎卿濟南邊貢工苦古文辭又復病告歸開陽明洞爲書舍更講神倦之事已而悔之居一歲當大比朝旨用國初故事從御史禮聘考試官守仁應山東聘因北上改授兵部武選司遂與庶吉士湛若水講聖賢之學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微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瑾使人召之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其處共投江者因附滴舟於舟山爲颶風漂至閩界閩成誌之夜莽莽造山寺寺不納前宿野廟廟前後虎穴布數殺人守仁明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等公方在朝怒公者逮誅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爲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返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夷蠻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之章有所會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居一年瑾誅擢廬陵知縣尋陞南京刑部主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二

爲史部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進陞南京鴻臚寺少卿十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州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綴連峯賊窟穴其中都御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書王瓊深知守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平閩廣劇盜詹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緣招撫之監招撫之監緣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緣賞罰之弛今賊連絡數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蕩臣謂調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

名山藏

卷之

丁儒林記

三

王

衆聚難日久聲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罹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棟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叔倍功許之有旨改巡撫爲總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是時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拳盤據江湖閩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州洲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湖郴者賊衆而勢散特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圖洲頭守仁悉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

郊文知府邢珣唐淳李敦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岡諸巢俘斬六千有奇因請置立崇義縣於橫水以屬贛而洲頭賊有上洲中洲下洲守仁攻橫水時恐洩賊乘虛出寇使人入巢諭告之賜以銀布其酋長黃金巢等皆願投請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者提戮官吏荼毒三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撫之藉其衆五百從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亦使其弟仲安領衆來其時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使截桶岡賊而故違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狀皆言仲容兇狡異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

名山藏

卷之

丁儒林記

四

王

候官兵至舉事有期及桶岡破守仁使人齎賜仲容牛酒則仲容備益嚴度不可隱謬語齎賜人鄭巢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讐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爲新民矣仲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讐隙守仁故移文責珂而珂等急求上變陽怒鞭繫之陰令其聚衆圖犄角因使人諭購仲容時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贛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臘歲盡何不爲蜡樂因大饗兵衆散遣之亦使仲安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購者間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人入珂巢令珂等陰洩其

所部聚待命額其道必經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事捕繫其家衆者賊不復爲意仲容至頓見城中晏如市肆歡樂覘盧珂銅繫獄益喜守仁卽以其夜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豐猶仲容廩之過數日爲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推牛置酒大爲春宴賜仲容衆絲縷銀花以次入領緩其時畧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搗其大巢於下剝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益險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衣兵混進因得據高擊賊賊走伏而殲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王

王

之搽捕月餘賊黨皆空老弱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搗三十八巢擒斬賊酋二十九中酋三十八小酋二千有奇因請立和平縣以屬惠而郴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兵三省來勦之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世襲千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吹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攻其眷屬於南昌寧王反兵而關遇之湖擒之語在分藩記方寧王反時懸賞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卽

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伯奉天湖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如故三代并妻一體追封子孫世襲并存問父華燭羊酒明年疏辭不允守仁故以才畧爲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闡寄屢立大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貌焚香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關榮輒擊節賞歎顧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王

王

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於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王反王瓊曰亡憂有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僞爲兩廣應徵兵符以示傳遽及爲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王所又僞爲通李士實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人削木爲小方予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十而投之湖復爲大方大書寧王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潰相繼業以身講

聖人之道謀聞之術非所示人又不取瑣瑟塵御報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譽士大夫時士大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與無異且使其門生冀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爲善守仁密謀陸完求得爲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不能無疑於士大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叢響醜詆至謂守仁陰附宸濠笑不勝而後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一時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急難之時苟有從我雖門庭之寇反面內向可以論功况其翕然生忠

名山藏

卷之

下

七

王

義之心伸指臂之力追核平生抑絀不叙獨論臣功臣益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夫黃綰與所善席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於上而張璁霍輅亦極推數上不報守仁疏守仁伯自如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至之日父華畢盡成禮而卒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服拖紳含慙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議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也六年廣西田州土目盧錄王受構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鏐久征不克張璁桂萼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允守仁至梧杏詢士大夫軍

名山藏

卷之

下

人

王

頌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已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已疏上業怪守仁奉命征田而領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守仁誇詐倒置恩威姑賜勅獎諭而已餘賞悉格罷方獻夫霍輅言臣等廣東人備知諸搖搖患廣歲久兵則費人餉則費財安靜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崩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寨藤峽搖賊深阻獸伏禽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仁因歸師將降人掃清窟穴如拂塵凡仁足以懷綏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

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
賞未見下頒戶部覆題又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
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
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竊惜之
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機會一失捕賊復熾其爲
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
病矣日暑輿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
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臥舟待命江廣界上行
至南安卒守仁臨卒南安推官周積入問師何遺言
守仁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既卒
至南安顏州士民遠近號哭南昌御史饒良材以下
凡百有位者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
名山藏
卷之九
儒林記
王
迅不可以舟良材撫之日先生有懷刑越中子弟門
人後遂有日矣須臾返風遂行抵越會葬者數千人
上聞怒守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
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
儻在原有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
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無得護庇詹事黃
綰給事中周延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
報綰疏責延朋黨謫判太倉州已吏部會議言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
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若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

傳習轉訛許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
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
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抵毀先儒號召
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
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
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
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殲
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
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襲錦衣衛副
千戶穆宗卽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諡者科道奏
名山藏
卷之十
儒林記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
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諡文
成而科道官復謂宜予世伯從之守仁初溺於任俠
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辭章四溺於神僊五溺於佛氏
而歸正于聖賢其始尚沿宋儒之緒貶謫之後沉思
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爲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其意
欲歸重躬行以抹末學口耳之弊若謂名物形跡可
以盡廢惟當一及而求之心一時高明之士喜其頓
而惡狎之士樂其便翕然從之宿學名流尊朱既久
羣然譏攻謂流於禪而守仁講之益力最後本孟子

良知之論以合大學致知之旨以爲致知之知卽致此心自然之良知訓格爲正訓物爲事心身意知而莫作物格致誠正而莫非事自謂其與朱氏異者直在人門之始究恐有毫釐千里之殊所以提醒本原開悟來學獨爲深切蓋朱學先致知而後誠意先窮理而後盡性先道問學而後尊德性而守仁反之以爲致知者直誠意之功窮理者直盡性之功道問學者直尊德性之功必先立其本而後用力以副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廩至廣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

召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二

倣儻權變百端千幻於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而世學譏其霸儒至其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指切心體使人猛省而內證其於攻心抹世比之武事亦可謂雄偉而不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廟而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

郎曰王守仁以致知爲致本心之良知有宋呂氏已有是說而朱學闢之其旨誠不知於大學何如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擴而克之其近之歟若其倣儻權譎以之蹈險出危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夫招朋講學雖在兵間倥傯不廢臨成敗晏然無所

懼喜可謂加齊鄉相不以動心所謂豪傑之士耶所謂豪傑之士耶

王艮 鄒守益 歐陽德 劉文敏

徐愛 薛侃 錢德洪

王艮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鹽艮父故爲鹽商第名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爲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噴而不及湯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入令父昧爽頓寒而尚子乎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役于公當識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數既習數告父曰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五

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哺啜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啓之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地如是有年入未識也有吉州人來爲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因爲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即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生定守仁問

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弁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拜爲弟子居有間未諸心卽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還其拜已卒稱服乃卒拜爲弟子於是爲之易名曰艮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太學前欲以所學諭六館士六館士覩艮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經守仁以外艮歸艮從居越四方來學咸屬開導久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爲人講說以廣衍其道艮風格既高所爲又獨同志聆愕匿其蒲輪勸之

趙貞吉參政羅汝芳傳之吏部侍郎楊起元又有朱逸韓樂吾二人逸樵夫也易麥糲擇精者供母煥其糲以樵一日過艮間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艮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牆竊聽講論聽訖樵去以爲常艮弟子宗姓者顧謂之曰諗子稚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爲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力却之韓樂吾陶人也從學子逸逸死從艮仲子璧三紀尚鰥壁屬門徒醺錢爲婚既娶出婦篋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非我妻所至誨誘人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跌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磨唱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趙貞吉稱艮契聖歸真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艮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貫一轂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葬廬墓既舉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賢遂辭官歸踰年

好是千罪過之寡曰從古聖賢皆不不求安樂
練出來又曰天常憐而不已聖學常發而不息使是
自然之太極發是自然之真性則未學者以因循為
平等以嚴密為過當于古人戒懼謹閑幾若良物恐
非師門自然宗旨學者有以出處當守益者守益日
順途境界只是兩出處善處只是諸善此中清淨
乃無往不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游衡山來過于吉
澤澤也
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誠體古意老不乞言意
母煩辯論晨夕躬定省執轡執一準古養老禮嗣
冒大水連舟送至虔淅泗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若
水重加歎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年七十有二卒寢
疾時召門人訓飭不異平時穆宗改元贈禮部右侍
郎諡文莊子義美俱舉于鄉而善以進士仕至太常
卿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七

歐陽德字崇一弱冠舉于鄉見王守仁贛州受其學
不與計偕者再嘉靖二年進士時會試策問心學其
意陰闢守仁門人徐珊不答而出德與王臣魏良弼
等直發師旨而亦登第出守六安進刑部員外尋改
編修累官禮部尚書講其學者半天下德之學一稟
守仁而必繫諸躬應變聞暇如無事時或問何以能
此曰吾求吾心耳心知其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
利不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嘗贈
羅欽順書曰佛氏知覺與良知名同實異凡視聽言

動皆知也而為善為惡者非是
非所謂本然之善也致知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知而擴克以極其至所謂致曲求誠故曰致知
知至則意誠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
酬酢之能也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則為
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脩其日復循
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日積月累日
就月將而不能已不如旦晝所為特其良心而
遠禽獸不遠矣此聖門篤實真切用力之地沒身後
己與佛氏異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八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少時於莊堅勵動必繇禮入
越謁王守仁稱弟子守仁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為
者文敏曰來為性命文敏為諸生及貢矣棄之去不
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為主虛談為戒嘗謂學者當循
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已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稟
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徵諸倫理事為之實無一不備
於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罔勉已百已千
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末滿本德之賊也時
士人聚講者衆惟文敏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
神凝諸生悚然憚之而視其自為庸言小節率中準

繩共推爲訥言敏行君子焉最豹推重其人曰海內
眞布衣其邑人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廟文敏於陳
眞展劉閣之閒文敏有弟曰邦采亦業諸生從守仁
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脫巾露體以求功名
非士節也於是延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諸生並以
常服入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徐愛字曰仁守仁妹夫也與蔡希顏朱守中受業守
仁獨先希顏深潛守中明敏而曰仁溫恭舉進士爲
南京郎中與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
王激諸僑林達張震唐愈賢饒文璧劉觀特鄭驪周
名山燕

卷之

下
儒林記

九

徐

積郭慶樂惠劉曉何蒼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茂
華日夕績礪不懈告病歸與陸澄課耕甯上爲同志
久住之計年三十一卒所聞守仁語悉哀集之曰傳
習錄其卒也守仁哭之慟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與兄尚哲爲國子助教並從學
於守仁自咎罪疾嘗以輕傲爲戒秀水人沈誦素慕
守仁執贄水遂後爲行人間侃講學京師歎曰師雖
歿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
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
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

耳先生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
元氣所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
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
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錢德洪字洪甫餘姚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
明而博古能文章守仁倡道德洪與王畿首師事
之推尊發明爲獨至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
外無日不侍左右王華卒守仁使門弟子紀喪因
才任使僊居人金克厚者爲人謹厚守仁使司廚
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德
名山燕

卷之

下
儒林記

十

韓

洪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德洪畿相謂曰吾斯未信
引疾歸卒業於守仁上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
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人方與請見八年當殿試
方北上聞守仁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
之構天真精舍當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
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既殿試乞教授蘇學以便養
遷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吝吝吝之道
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忤繫郭勛忤旨下詔獄
與楊爵趙都督白樓講學獄中助死乃釋隆慶初
薦復原職以引年進階朝列大夫今上卽位復詔

進一階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師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業焉叢學雖師守仁而在官好干請武進人薛應旂爲南考功郎中黜之應旂亦坐補外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訟言應旂下吏部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宜復京秩以勸後來應旂得復官幾後遇應旂下拜而謝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文苑

高皇帝起賦畝閒少罹孤賤質學無從渡江以後馬上詩書兼操閒作唐思天授神藻泉流難不同於學士大夫字句之勤勞而其見悟出於臣民之上雄奇超於翰墨之表古質與暢卓偉英傑異矣哉帝王之文矣文皇御製條遠宏遠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平沙大漠之中而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士宣宗神敏兼賦下筆立成自亦以爲會心英憲孝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一

宗金體元黃屋流情緣素世宗中興藩服淹貫經史傑作奇思遠繼高帝臣愚無知以爲高帝世宗之文典謨盤詰兼具依稀而成祖列聖湯武殷宗良足次也高帝雖以文章雄視上古至其授旨臣下但取明達無貴棘艱一時翰墨知遇之臣無過宋濂學士濂遠治元季靡緝之遺習近承聖主不棘不艱之明旨蔚然而森列浩乎其平夷不亦宜乎方孝孺道法政治寄於文詞列在頑臣不暇次載大學士楊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繇揆端之務未遑該洽相沿百餘年間有依經之儒而無

擅場之作漸使然也孝廟之時政決道熙其時百官委蛇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莫不酒食相聚計訂文史朋講羣咏時則李夢陽嘯興北地何大復並起泮中蔚然左馬之業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兼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實李何二子遂褒然名一代矣延及正嘉其風未泯唐順之王慎中名於嘉靖之初或規摹於蘇氏或體裁乎歐曾乃有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振而大之二者稱管則橫馳乎當世登壇則相遇於中原駿聲並馳高名獨盛但按其所作亦有可述攀龍自前漢先秦邇而上窺雜取詰詞貫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二

珠駢玉法則匠心言終芻狗時專長乎塵塵未狼藉乎郁郁者也王世貞武庫之儲河漢川流蕩蕩浩浩卽有獲冶之世情尚未根源於道德稽之於經似或遠焉嗟乎文章一途其理則已盡於天地之間其法則已極乎今古之變惟夫深造以道富有日新擬議成之斯其根抵自非庸德庸言禮樂先進烏能形質有其文詞者哉今具列文苑詩賦之家金亦綴屬

郭傳

林鴻

孫賁

肅大年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太祖御武樓賜學士

宋濂生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不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煒煌論議崇鉉根據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永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召見護身殿奏對稱旨詔據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便蕃每命題撰著輒加賞賚已陞脩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鴈二詩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候官黃玄王褒唐恭長樂高謙王恭陳亮永福王傅鄭元林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使二玄見之鴻讀所爲詩驚歎曰此我家詩也避所居舍之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府學訓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陳友定辟爲記室友定敗亡交廣間已入長樂居之洪武中舉明經爲延平府訓導末年爲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

與修高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成祖每視祥今節輒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應制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恭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陝西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謙字彥恢自號漫士永樂初與王恭皆自布衣召授翰林持詔遷爲典籍傳學能文工書畫事親孝謹典人交無賢愚新故益然若一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王恭字安仲家貧樵郡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以修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繒稱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然後起若朝陽之鳳陳亮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下有箕頤作讀陳摯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衣傳汝舟高濂金正德中人孫黃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爲文操筆立就負節繫不妄交游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更唱迭和而黃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真求黃作書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黃與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黃首舉于鄉至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爲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燹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韻鳳承旨唐同亟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便敏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操版築之後黃謳吟爲粵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工

聲督工者聞上召至今陳所爲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爲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事謫戍遼東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冤焉門人同邑黎貞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黃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泣祭之番禺趙絢稱黃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皆自黃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穎悟卓絕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繇經明

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詩多爲諸公稱賞而葉文盛直謂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典文進交時常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譏謗臥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火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六

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謫官弼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南安知府弼傳學工詩文尤雄於草書踵門乞書名遍天下而弼恒若不自屑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失介不容髮敦尚行履鳳節自好其得科第晚徊翔省署又爲貳佐所蒞政簡且不久處落落而已而益負其有不能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久爲民患弼悉捕滅之大庾嶺民無他生活爲兩廣商人肩挑轉貨南雄黥民欲奪而專之至樹黨爭命弼爲

立界定博換伐石立碑二郡民竝得有所衣食既毀
淫祠爲社學表章境內往哲寓賢爲唐張丞相說宋
李丞相綱作祠爲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爲劉元城
作鐵漢樓擊梅嶺敵嶽以便行人梁橫浦崩湍人無
病涉者去而民祠祀之弼草書神怪捷出備驟風急
雨崩崖墮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爲張顛復
出雖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弼自評所以書不如
詩詩不如文一時謂弼英雄欺人然觀弼之文精鑿
無腐漫之氣詩學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
亦知弼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竝舉進士曾孫以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七

誠萬曆中及第一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顧璘 鄭善夫

陳沂

朱應登

康海 王九思

李夢陽字獻吉系出開封扶溝曾祖思從外舅成慶
陽死事邊徵籍慶陽矣而其父正爲周諸王教授夢
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以其故籍走之陝則陝士
且入塲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塲未得解元主司試之
賦立就收之果發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
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始以主事治關用法通商嚴格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八

勢求勢人不利坐構繫詔獄久得釋數言政令不
平官府殊法一涉宦戚卽昵不問不報十八年應詔
上書言今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
書凡五千餘言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
上不禮義之非所以厚張氏侯袁辯深詆求疏中語
謂夢陽稱皇后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
夫人至爲皇后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
請而左右輒乘間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
已金夫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寡舉之稱
豈一門皆后耶它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
陽而戒之實欲痛杖云耳吾慮羣小乘此困夢陽當
是特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
專之諸曹郎皆抄習至夢陽而崛起爲古文詞館閣
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
夢陽之文詞出風人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
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陳沂朱應登
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
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落侯
齒二侯悲忍罷武宗卽位狎閭宦劉瑾者八人戶部
尚書韓文退朝與曹屬言上居起輒泣數行下夢陽

曰公國大臣也徒泣奚補文曰爲之奈何夢陽曰夫劉洛陽李長沙謝餘姚三閣老者顧命之臣也比聞諫官彈劾諸閣三閣老必去之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老上章伏闕繼之三閣老必以諸老交贊也易爲辭是公助三閣老也文曰善卽子爲我草草具文與諸大臣懷之伏闕瑾等相與號泣上前上不忍於是健遷竟去文生落職久之瑾知奏草出夢陽謫夢陽布政司經歷致仕又久之羅織夢陽它事械繫之賴康海救得釋而瑾之家僮姜老亦從傍申救瑾反欲官夢陽康海曰李君得歸已感公德矣此時夢陽名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九

重天下瑾誅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母得晚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貫大不堪夢陽手銀鑰率諸生往鎖之萬貫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笞焉淮王以奏下萬貫案驗夢陽因與萬貫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爲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爭此時寧庶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載抑庶人庶人故憾之因爲夢陽執岳吏曹報

岳子泓與通賄以奏聞因泓拷治之而參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爲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遂自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好有賦嘗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僞爲奏草一通以白萬貫曰是李提學僞爲公草奏欲劾陳都公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案驗還以奏朝廷特還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廣信獄而諸生擁抹無數忠至羣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爲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冒時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

據案圖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眞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爲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間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爲谷谿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岳喬職私有實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大之詔黜岳喬爲民岳子泓克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間住矣夢陽爲書通其座主楊一清曰夢陽自沾餘褫廿年於此平生忠誠不欺願學司馬君實不動心富貴願學范希文慨然澄清願學范孟博世不我知百大吹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備權貴與

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墮拔冤伸抑植善鋤強皆置不說而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評排者劾爲害人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輒無爲則曰強臣奪其權問職官者不唾罵則曰舉職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嘗不流賈傳之涕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上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爲益者釋不問也凡上司面試莫諸生何敖靜之奉殿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入御史發疽死楊繼宗對人罵職官不輟口有事其境者沿途伺察其動靜維世隆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

爲按察使途辱知府爲都御史鞭參將爲布政時人惟知有雍公而已不知兩臺都御史若御史也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夢陽蓋對燕卿大言曰公案畢矣顧非紀綱所繫元氣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中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問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法更然後能懾服勢雄繫屬渙散潛泯亂階而燕卿曰慮有後詞耳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爾爾矣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苟非其人雖位極公侯同捐館舍而已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

射獵擊吹二臺開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若吳郡黃省會山陰周祥皆無夙昔之知胎書歸心極所推伏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怪怒去宸濠之誅也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逮錦衣獄公文文下開封守鍵痛責一老人守提之老人臂血淋漓坐罵夢陽門夢陽不得已出浮繫開署中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護持之得免逮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免守鍵尚出刑部爰書張夢陽門以辱之而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金爲壽而已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爲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卒卒而人稱夢陽死尚有餘於才子枝舉進士有甥曹嘉諫南巡被杖嘉靖初爲御史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入爲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嘉亦有文辭頗好圖無禮即夢陽亦畏避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紀爲人剛方好讀書政治嚴明人稱操已時夢陽始乃自號曰東萊宋襄會生徒行酒吹笙學時從

衡官廉節處相金信能請既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

郊亭曰君吾老友今子吾小友也信爲河南永寧時

御史曰上謂皆蕭伏行直左右命都御史劉燭括

名馬都御史唯然手戰不能割汗數次下信從旁

事已見提學陳選下接不拜款息曰員勇子也景明

年十五舉鄉試第三時尚禿笄諸公貴人轉相負視

爭留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士與李夢陽邊貢造

語相合共爲古文擬於秦漢居二年授中書舍人劉

瑾用事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曰某素未伏謁明公然

暴義其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見主上幼冲權閹

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謬究人事考變異莫甚此時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古

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伏義伏節者某雖寡

昧知明公有深憂也比聞權閹多來干撓或謂宜少

貶爲容某竊爲明公書二端守正不撓不容權閹自

貶求容不容天下共是不容守正不容可以激頽靡

流聲烈自貶不容則頽靡益恣聲烈且敗其輕其重

明公宜審擇之頃之謝病歸除年瑾盡見諸在告者

官景明坐免瑾誅李東陽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

李夢陽坐累江西獄景明奏記吏部尚書楊一清曰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衆惡明主顯相識賢集毀夫徇

同情則徇行見遺實多口則廉潔被黜何也徇行皆

同情所謬而廉節者衆口所妬也夫李夢陽者自崇

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氣多憤激量乏兼容訓昧

致柔戒犯必折僕誠不敢爲之辭至其飾身好修矜

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

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免且之武

在公著素絲之忠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

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遠延無

已固其自取而寧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譏笑言官

亟詆法吏深鞠惟恐摧之弗披辱之弗寤嗟哉甚矣

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則夢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古

陽之害不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

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任事謂橫伐奸謂

計建樹謂標已振起謂輕事問民隱曰特名而出位

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夫其詭俗諸衆之人相傲爲

舉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如讐當今仕宦不貶損就

時其能免哉明公秉進退之權振廉直之士夢陽夙

知猶困於人何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然僕於夢陽

肝膈素交始聞人言猶或疑之又况明公顧嘗究西

人之議參上民之公皆言夢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

又曰使其得位可使盜賊屏跡權勢斂手今京師之

工昧影議形羣情共怒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
嬰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僕竊傷
焉昔孔融鴛鴦乎稱衡汾陽解爵於李白夢陽文藻
才辯匹稱儔白拘簡端閣則尤過之伏惟明公少加
援咎久之乾清宮災上言時政留中不下轉吏部員
外郎陞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年以疾乞致仕撫按
官言景明學政嚴明才稱其職不宜聽去然實病唯
上裁下吏部請暫聽致仕病愈起用報可抵家六日
卒年三十九景明癯秀不勝和煦近人志大行堅榮
辱毀譽不動於中交游取與一無所妄其中以中書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五

文苑

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貴使者聞景明名咸來贈遺
寶貨有熊太監者贈物尤厚景明堅謝之太監豁然
歎曰彼年方少所見如此吾局局黠貨寧不媿哉遂
自解去錢寧持古畫索題雷之一年送還曰不敢污
公名畫師御史客死京師中貴人廖鵬爲買棺柩而
其賻焉曰吾友生不苟受死可污之其雅操如此初
與夢陽契好後論詩不合乃罷交游所著有何子十
二篇

郎曰明興宋濂楊士奇以文取重人主自後相沿名
爲學宋歐曾而養弱已甚夢陽景明起而學先秦兩

漢之文操觚之士翕然稱之然李則識何捨後登岸
自開戶牖自築堂室何則識李依傍太過不緣心造
今讀二氏之文何蓋倣秦漢之體法李益學秦漢之
句讀何暢而近於弱李俊而寡於密何似依傍李乃
捨後何者體未有也至二子之詩景明婉孌流麗夢
陽跌宕慷慨出入李杜間矣

徐禎卿字昌穀長洲人幼精文理不緣教廼著交誼
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聞晉宋之藩交趾曹魏長
宿驚歎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並知名武宗既授
大理評事殿司法比請移學職便養當事者生好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六

文苑

柳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究
訂體裁融會折衷備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爲文
及所譚藝錄日進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乎年三
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耳
平生自附於李夢陽欲爲其日休龜蒙至是抱廼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古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
一日祭貢不與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科
給事中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和
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驊都御史史

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瑾顏
色以太常丞出爲衛輝知府尋改荊州擢山西提學
副使丁父憂復除河南尋丁母憂嘉靖初卽家起南
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
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
成一家之學通遠人之情累擢南戶部尚書東南財
賦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閼貢曰部主
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焉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疾
乞歸貢平生僻於六書所蓄不啻數萬既歸遭回祿
之變幾盡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尋卒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通

貢美姿風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俠能酒酒屈
其座客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
不爲怪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體貌修異聲譽清逸舉進士方
弱冠敏聰嗜學多交名侶遇士大夫曲躬卑敬人人
得其歡知廣平縣臨斷如老吏以年未三十不與風
憲接南吏部主事陞郎中南曹無事益肆學交友正
德中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固奪自恣璘摧抑捍
蔽逆折萌茅堂罷中官主宏代之堂語宏曰顧守素
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貴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

難璘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
操非禮責拜損士大夫之體願棄官去璋留不許遇
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怠慢勅書欺侮鎮守賄
錦衣朱寧矯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璠責璘伏狀璘
曰禮迎勅不跪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
耶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
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耶今太監時也君何多
言璘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
以復寧復遣較尉至開封按其它事無所得惟裝池
過多耳竟文致慢勅罪轉譴鎬三階知全用擢知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一八

州府去台之日悲哭不斷嘉靖中歷浙江左右布政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以布政使
致仕久之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往時巡撫
爲尊重坐治而已卽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輜軒四
遍謝遣藩臬像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
所至劭農振業平緣復稅摘伏省微軌跡夷易而悉
賦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上治
願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璘
治陵程省調發長於料簡費少功倍改南京刑部尚
書總引三尺不顧鄉舊平生禮數簡率任情進止尚

視濶覽侃侃奮迅會一時同事者多新進而璘猶前輩臨之坐是怪謗並興爲言官所醜指竟鬱鬱沒殤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植幹以學問爲蓊奮以事業爲結實以文章爲花萼其詩篇清麗文詞雅質多傳于世所居息園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時植修竹後挺嘉木前列芳卉美草四時周除曰疊山鬱林負物性損天趣絕不爲也又各知人巡撫湖廣時見張居正毀齒中呼爲小友語諸公曰此子將相才也解帶贈之曰表臣度意耳子他日故不止此出其少子峻相託後張居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九

正當國竟敘錄獻陵功廕峻從弟英玉官按察使有廉名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爲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歸築少谷草堂金鷺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巖居六載交游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爲奪起改禮部主事員外郎武皇將南巡善夫約諸舊郎伏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詩草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爲我出之其疏曰臣聞天子端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不離宗廟以承重也官禁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

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又不聞英廟事乎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勦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誰保無虞陛下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誠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萃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也泰山之神尊於天乎天以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付陛下誠欲陛下敬其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也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也禘嘗不親非所以尊宗廟也園丘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七月兩雹此天戒也五嶽之神不啻天之僕隸慢於主翁恭其僕隸不待智者知不贊矣陛下連歲北巡爲陛下雷行者抗言有害而未嘗見害也非惟無害反有利焉宜陛下之厭之也然臣愚謂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連去歎曰疾在膏肓不可及矣當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臣恐今日之形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臣今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其大怪也非但大怪且有憂若有不順藩王以公

禮處陛下將安之耶抑責其不臣也堯舜恭默無爲萬世言治陛下自謂雄資大畧衽金革暴霜露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甚鄙也陛下不師堯舜則亦已矣獨不聞先皇帝先皇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倖絕遊畋亦惟自正其心爲天下本而文武効用不勞以治先帝何故不勞自治今復何故身勞而亂陛下可靜思也臣久伏草茅絕心仕進痛惟先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惘誠久欲上獻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者誠惜陛下英明不忍天下之日敝也善夫竟不死居頃之歎曰世道如此可爲計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天台鴈蕩者久之入武夷山中善夫厓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卒善夫始振風雅之道晚乃勵志聖賢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要請遠矣善夫交遊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目時變故寓幽憂雖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與山人孫一元及衢州方豪鳳陽殷雲霄最相善方豪仕爲崑山令以不能教其縣自繫獄中民羣入獄請出雲霄自縣令仕至南京工科給事中方峭克約邵寶記其文法于經

穆孔暉論之曰近夫耻不善不啻負穢近夫死葬於千人咸哭之失聲近夫雲霄字也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鄭人父綱令黔陽判長少有惠政沂少有文譽久淹章布舉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韋稱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嘉靖初執議大禮世宗不問也擢侍講經筵講孟子徒善徒法章講末獻規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爲議論成諸臣發上問沂名心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隨事竭力殊忘外徙擢山東參政募耕民與牛具以抹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爲沂宮諸州除免馬種薪木運布諸征按治郡縣定九等賦皆手自筭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沂在江西遇桂萼於安仁萼曰恨不能畱公講筵沂曰凡諸內外孰非王臣某視議禮成役諸臣已爲叨竊此諸臣者若得因公放歸是即公之畱某也及在山東遇張孚敬亦深相勞苦曰公母憂即召入也沂曰東民因甚公行某疏勝公德某連忤執政坐久不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闊溢殊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窟不以綺麗競能時人以沂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人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歷雲南參政廓洛易直善下仁賢兼容謏劣所至以文雅飭吏政理教行爲文叙綴瞻麗泉涌錦燦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而茅葉繇興然高舉瀾視渺不爲意也同時有江都趙鶴仕至山東提學副使晉清膠庠汰士過當爲詩言言自作更不隨人曰此道不名曰彙

卷之

文苑記

三

宜淺淺毛膚焉足試乎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風采靈秀不事章句掇拾旨與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論道則以無定爲真論學則以適用爲是論文則以達質爲良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常自疎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殺之矣夢陽之妻翁曰左國王者年二十餘爲書過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平生惜才卽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爲名

宦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玉卽曰我固自達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卽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卽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者今李白也海卑卑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備禰衡假手黃祖此好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僂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卽起辭曰海不敢道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爲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杲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爲民海抗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繁夥故其所

名山彙

卷之

文苑記

四

沙毀譽變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柟過之曰先生何量之福乎海曰吾放浪形骸游情酒伎間患越縱耳猶稱福哉柟曰先生矩矱登仕越於廢居非編而何海笑納之海雖生夢陽平厥後夢陽乃爲中山狼雜劇以刺海文士之相嫉如此

王九思字敬夫鄆人眉目清秀顏色克和如神僊中人姿儀冠朝士登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嘗國爲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討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一時爲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爲子字股蓋以其互稱子爲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爲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託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已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升劾九思堂上堂下一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出爲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

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羣欲阻寧給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永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思間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攝養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大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右弘正開十才子

楊慎

楊慎字用修楊廷和子也廷和遲子禱神見夢則五代夏曆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輔之遂生慎

年十一工古文辭擬過秦論廷和曰吾家賈誼也十八從廷和禮闈較士得崔銑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呈廷和錄爲經魁銑後稱慎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時廷和方在內閣人未知慎才學就爲面皮狀元既授翰林編修上書諫武宗巡邊不報移疾歸三年出而值世宗卽位時正德中權閹張銑干經坐論死竟以進金銀免慎當講筵講虞書金作贖刑言聖人開人自新之路贖者用之於小過若元惡大愆則不在此典明年遣代祀江濱詣京口見楊一清閱一清所藏書叩之疑義一清言言成誦遂大驚益肆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主

力於學又明年與修武廟實錄又明年以執議大禮倡率朝士跪門伏哭首觸闕世宗久厭廷和固執人後之議至是大怒以慎唱首下之獄旬而再杖之創甚斃復甦時跪門哭者二百八人或死杖下或削籍或左遷或配戍或而慎得戍雲南之永昌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上議揀慎弁爲諸臣請亦逮繫黜爲民而自是無敢揀慎者慎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開所在擗聲妓雜嘲笑隳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傳粉作雙了插花諸門生昇行市中諸妓捧觴從

諸會夷欲得慎詩翰則以精白校作械遺妓妓服之酒間輒從慎乞書紙上以幣諸會諸會便購歸裝池慎聞亦以爲快有規慎者慎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趨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襲揀燭吳元中起草今遠山磨險靡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既七十餘還蜀有終焉之意而雲南巡撫曷者俗戾人也授四指揮銀鑑使卽慎家鎖之來至則曷已墨敗然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如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主

慎者謂周禮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幸其書不列學宮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此古典靈光也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釋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用似張錦機百練惟取乃手錄爲周官音詰謂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毛詩楚辭悉謂叶韻實不出此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篇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耳作轉注古音畧謂伏羲觀圖畫卦文字所

生虞書依律和聲音韻所出至于周公文制六書詩訓六義郁平備矣古之名備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成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爰遠求近取旁披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嵝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功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名曰藏

獨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緒討之又嘗受業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希大永嘉林應龍亦以斯藝相取今日此學景廢響絕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問心思所得累釋成編以古文藉爲主名六書索隱又搜諸家書合于六書而又叶于八法名分隸同構又以楚風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三百篇而外皆逸詩也粵稽魯論兩見稱引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其餘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

汲冢沈史若諸子瓊語網羅放失綴合遺殘尚多有之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驚讀藍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逮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於是首錄中古先秦歌詩爲風雅逸篇凡十卷復謂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遊子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衫色相宜是儷律本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爰取六朝儷篇名曰五言律祖謂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遂起漢迄梁昭明文選之棄餘北朝陳隋昭明所未及選者詳其旨趣究其體裁爲選詩外編謂葛稚川抄撮衆書總其精要王融亦好抄書萬目疏記自謂執鞭古昔頗合軌焉王東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子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揮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此慎之自述也其他撰著編纂尚有七十餘種而至論王導之賊晉室大王之非蜀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五霸深斥平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辯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

李漢韓文序以辯文公與大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
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妃之死節
則又其證據古今聞揚幽隱者也慎在翰林時武宗
下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此何星也
欽天監翰林莫能對慎曰柳星也世宗覽奏疏得蕭
字見瑣四字問內閣所出內閣不知適慎在取荀子
書實之他日世宗問內閣欲得博洽之臣以備顧問
內閣以慎對世宗默然慎在永昌安鳳兩土舍叛攻
城慎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與副使
張我謀固守賊來攻木密會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譟開門出來擊賊遁去此慎
見才之一班也隆慶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郎曰楊少師所見夢夏魯奇武臣也戎籍乎輔以中
庸十八章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予
友滇中劉文徵嘗令新都爲予言至用修家觀其書
朱黃手澤識以年月不翅充棟於戲此其家之子雲
也

王廷陳

高叔嗣

王慎中

王維禎

陳東

王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黏

竿風鳴狎游蹶獵其父參政齊每挾朴之輒呼曰大
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
吉士讀書翰林每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
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學士大恙佯不知也武宗
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祥芬馬汝驥
等上書劾江彬罪學士石珪聞而止之廷陳賦烏母
諸書翰林壁間其謚曰烏母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
啼弋人得知將汝歸我但高飛起焉能掠汝爲竟上
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芬暉嘉以忤旨補外
爲裕州知州廷陳爲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無所託疾曰是皆盲子足當王生迎耶臺省監司相
戒莫道裕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裕會藩使陳
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出候鳳梧鳳梧好謂
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
我夫御史銜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
知裕州守瓦礫故欲裁屈之輒以小過榜廷陳吏廷
陳過踞爲吏言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
我直上堂搏茂堅悉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待御史
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窘不能具朝輔孫鳳梧稍爲
謝僅夜去尋劾奏廷陳會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

陳坐囚大梁獄獄中作左賦神難二篇其左賦篇曰
夢澤子不善宜見閔有司聽民乘之坐是拘繫自傷
疾惡及中乃作左賦詞曰晝明宵明川停獄行隆冬
劇煥六月而冰墜毛不揚石舉與升廢聲振韻奮靈
無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芳猜鸞鳳精振兮泉仁騰
德距勁孤射堯恬海狎江陰漬沈舳風虎嘯嘯土兕
面號曠聽既收聲司音矣彼之朦朧五色分矣駿足
則縛寒服乘束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臨淑媛
不御鸞璧惠纓踏巾首屢適郭捐達擇濤而步育獲
閉勇庭夫勁兮麓免折趾獵者競兮不根而葉李爲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王

破鼉而擲瓦礫也女奚無罪乎曰天之界予厥鑑
湛乃總其素說中以容則予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
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忘失也
虎豹連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孺或襲焉驚折其翼
而驚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
誨擠者也去重即輕勗擲者也服冤不則命裂者也
子失勢矣固昔僧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乎
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耻若疾掩耳目習食主
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
搏降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王

賊誠不能使勁者之肉鼻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曰不拔之道存乎託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間之免獵子不逐集賢之蠲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莫莢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區無凍蟲仁壤無稿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庸托而予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霆奔轟閃耀旭晨倏忽殊慈改視僂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罄折之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壽其文組如體之輔頰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殺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崩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繇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廷陳秉性高潔以名節自許然恃才輕世殆無人理始在裕州夏月裸跣聽訟或見飛雀集庭樹輒語訟民曰且止取彈彈雀民有應榜者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緩者令人十紙或二十彈九或磨墨一研免其笞世宗卽位大錄武廟朝惠諫

者而廷陳獨以吏驚罷廢廷陳廢居尤甚聞衣紅紫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競効之乃更爲長袖尺餘楚中醫士諸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廷陳乃自圓帽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人角巾麗綺從其後舒芬官貽廷陳書大意欲廷陳矜飾名行以酬晚知廷陳答曰辱承書教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禍莫已莫敢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大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魏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倚全首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藥以紆悵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固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

脫拘攀之文逸瓊尾之忌弛煩多之繁然亦不敢踰大閑肩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緩於寒灰俟完於墜甌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秦鹿頓纓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殷詞之斯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唱之以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達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効之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

名曰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五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顧其美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嘉靖十八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廷陳與故臺州知州顏木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用廷陳廷陳爲文纖疎駢辱舉倣東京每有所造輒譴叫示人大梁何景明最服之而薛蕙鄭善夫與相好廷陳雖卒坐傲誕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顏木隨人罷官家居故人爲湖廣參政至隨訪木匿不見旣行部他邑有田父荷炙雞獻酒繇中道入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

其飲至醉委甌擔去不知其方江潭浙人所著有買爰集好爲奇詭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妒與之及目睽自縊死故曰文人無行大抵然矣廷陳有曾姪孫一鳴與余同門進士能文亦好奇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臂毛逾生束髮就傳著申情賦始萬言弱冠登朝亳州薛惠一見歎服既雅見重益自貴珍謝絕流品因心帥古每有蜀綾什與而就寧復罷閣不爲近淺其篇什往往刮抉浮華獨妙間曠有應物之中澹兼曲江之沈雅體王孟之清適具高岑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雅性兀潔不喜凡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五

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權在野卽事賦懷屢有憂生之歎仕終按察使年三十八卒任官有治獄之才王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遵巖名盛而兩號並稱海內盡知爲王仲子也仲子年十七八以嘉靖乙酉丙戌連舉科第選戶部主事官暇讀書作爲古文詞與毗陵唐順之陳束輩號八才子改官禮曹更典大司馬李遂給諫曾鈞提學江以達學士華察屠竣切礎琢磨益成其學世廟修古禮文行親郊禮仲子製大祀詩八章漢詞選體文聲騰布諸公閒辛卯命京朝官出主鄉試仲子得廣東張孚戲忌諸翰林出

之別選部屬改充衆望無如仲子乎敬欲仲子一見仲子不往遂罷改吏部員外陞驗封郎而前列有短於乎敬者因覆張真人衍慶請封疏坐謫判常州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而皆在南則從王畿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得於聖賢之道乃盡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乎曾南豐王荆公歐陽文忠之爲文也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先秦兩漢不道其所爲廣東辛卯錄文苑然買誼龜錯之詞章至是則盡棄之色相踐隨出入王曾間寄示順之順之駭怪仲子言此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亡何順之有味其言亦變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五

而隨之矣陞山東提學僉事轉江西參議則王守仁政教所及之地仲子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書湖間更與聶司馬豹鄒司成守益羅殷撰洪先歐陽大宗伯德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還河南參政督學有司以安民爲務章聖皇太后梓官過河南僚屬畏供帳不辦下吏有欲亡去者仲子獨任之調度有方奉迎無失歲饑王侍郎奉旨出賑檄仲子將事侍郎大善之方薦於朝尋以大計罷仲子之罷蓋中旨也仲子爲禮曹郎時夏言爲尚書其時仲子不能善事之至是以屬銓部考黜銓部從中調書考不及而言取中

旨罷仲子之爲文也以意定爲主有歷旬經月求不得一意意得卽下筆隨之詳贍豐縟委復曲折按之分部呼之應聲援古以舉今推小而至大順之稱爲二百年中與之文迨其後也濟南李攀龍弇州王世貞諸子者出見謂毗陵晉江學宋而傷之理而仲子之文行海內卒不掩阻濟南蚤世弇州晚歲亦不能出仲子之徑而沈深切至反爲讓之矣仲子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閣書室兌却聽啜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仲子十八而登第三十三而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王

罷官五十一而沒所著遺巖集行於世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還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關中地大震遂殞歿維禎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灝流江明霞禎天其始入門學司馬子長所推尊當代則其鄉先達李夢陽蹟之聖境其始載華承明修賦頌之業用其深沈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年戎馬生郊一時天下北結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師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驅充位老死筆研開太倉鼯鼠耳又自言其爲人淺中俠氣慙直樸畧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滑曲直見亂是非滑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息國是不定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卽一時雷附然竟作攢眉狀昔人直弦曲鈞之誠自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廣輶昂首掀眉揭膚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履跡不入於市客問廬匿不與接此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古人鑿坯之意道傍槁立死木耳其陰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樓九日下覆八延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卑減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亡憂卽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于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陞善陞序其文曰王子產二華之隲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

陳東字約之鄞人也爲童子時泛濫百家海內士爭尚之會稽董玘有女待年必得佳婿張邦奇謂曰公

欲芝草琅玕陳生其人玘釀丹甬江呼出視之垂髫儒衣繩趨而前面如玉澤晴如漆黑難之古書滾滾應對試以詞賦食頃就也既舉進士高第授翰林庶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壚之外以極所至每一編出諸學士諦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耶東施施自得無所貶改竟調祠祭主事世宗建四郊都御史汪鉉請徙近郊壇民居塚墓束上言月令布政春則掩骼西伯善養恩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內民居不下數百墳墓亡慮數千一壇如此諸壇可推蓋所從來久遠矣一旦改移無力可具土地棺槨其稍有力具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陳

土地棺槨矣死者久滅其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痛哭匍匐莫可控訴聖人舉禮與天下樂之古人因郊肆赦今將興大禮而使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遠近恐非所以昭天地安百姓不報已徒儀制員外郎世宗博選萬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郎於翰林相張孚敬束鄉人也又才束束得改編修束在翰林所日與過從論文惟與屠應埃唐順之田汝成王愼中數子他諸高貴人時任駕通款輒閉戶謝且私有彈刺口語藉藉聞所繇得半敬以進更自疎外孚敬恨之刺骨坐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饒璘開府

楚中與大相得而束念所處遠惡地悵不樂寄居
應坡書曰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
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邇來湖上三見朱明
矣磷淄塵鞅玄髮變衰蹇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
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噉噉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
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便
懷王祭西還夏浦再泣彌生彼數千竝以命世之才
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今古異代同歎東上
辰沉鬱夷所都青山萬壑噴岼造天黑霧千尋黯黯
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泣越獸窺形螢蟲射影然斯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涉歷之難辛非愚心所悲也若乃羈縛淪金婆娑行
列積憤誰平哀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過征牘案
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
調妻其倥偬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
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園張膠來自歎其無
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揆矣蚤歲東
髮頗有弘志中年踰躋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
去吾道垂廢斯文有在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
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
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負瘝木平力論不悉逐上

書乞骸骨不報已徙爲福建布政參議稍簡括案牘
出周旋學士先生頗戢鋒穎就桮括比休舍觀仰屋
嘸嘆憤志踟躕家人莫喻第左右羅圖史置酒一盞
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升久之徙河南提學副使竟
以校士勞瘁卒年三十三耳王慎中方爲河南參政
枕之肱而哭之唐順之爲刻其詩稱其參錯章孟之
閒出入陰何之室而皇甫汸序之曰陳子之作疊鑄
四傑晚鎔二張迨軫平原聯駕康樂可傳不朽異乎
無稱者焉

李攀龍 王世貞 徐中行 梁有鑒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吳國倫 宗 臣

李攀龍字子麟歷城人自其爲諸生厭薄佔俸嚶嚶
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爲狂攀龍曰吾而不任誰當
任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刑曹多暇
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
梁有鑒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挖切劇號
爲五子其後中舍人吳國倫亦來相聚稱六子布衣
臨清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
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狴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
左檀弓考工司馬撮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鈞割

曉刺擊突條貫支理至於不可勝測莫不整牙嚙心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翔躍鏘鳴怪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緩而全收之一時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其詩靡閒言也出爲順德知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讀臺使者讀率古文辭臺使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三輔前後慰薦亡慮數十滿考擢陝西提學副使其鄉人爲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又可檄耶拂衣名山藏

卷之二 文苑記 四六

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其地鮑城前望泰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于旄納優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友人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殷士儋驪飲劇集而諸公謂攀龍簡貴攀龍居恒恨不得一當世貞也會世貞副使山東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醕劇談盡一觥漏且盡攀龍脫謂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並驅一掃萬古奈何不更評權所至令百歲後傳耳者雖

黃也王君足下請爲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閒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安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卽小進固厲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爲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龍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子之錯於材也世無過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卽百千萬年其疑子也又甚於我雖然謂子險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迭爲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貞睜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參政頃之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間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客稍稍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是卒

年五十七姑蘇劉鳳爲文誄之曰於維浩淳龐深混
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與誕精稷允乃
初幼質以正遜亂爽耀式追三靈挺以日愆寃汰焉
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穢掩流散墮靡不有高
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瘡粵乃皇造惠詎九
土矯矯李君輩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戒婁
分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肅昌徽茂符見象川
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處巢殷逮周窮於汗竹聃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氣之和雍遐不熙
淑時乃有挺航航其詣恂美沈梁敦備醇至介以幼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待恭洪承顯休迄我數
青駿發於文薄於霄戾偏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出間
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分思敏裕虛神漠
志蹕蹕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標捷黜絕修弊古有休
則是惟弘諸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輿道裂重茲言
愆河洛騰湧浩音恣憑結駟方馳鳴變顛蹶乃徂自
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載惟專
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除獨我其繫誰謂賢
淹以先朝嗣誰謂遂遐欲及吾世滿追爰始排仇蹇
許昌軫雄深傑轡汎易鬱勃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

驅馬復囊態計他拓落逢時偃塞曹闈計使抗論振
矜正色抵袂朝衣畢傾英賢以靈森涌雲蒸籍甚盡
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淵沂
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叙致調上徵急節峻音
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驚激則哀促疾則強枝壯絞彌
極慘不傷寔給藉無當脫畧睚恚在束斯喻諷而無
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焉乖乃兆
衰競亦知冷齊氣之奮不乃佗僚質文相變代有所
盛雅鄭殊曲孰知其豎彷彿自放御有逸轡謫而能
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興既洪豐芒亦廉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劇倘睥不殊曾是足界所務快心違忤觸計衆或側
目從之譽類乃顧發舒託於涉齊違棄列埒非謂則
醉傾彼如拳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
折中可諉謹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曠
悲觀者自失莫敢婢媚据理心開刺史高第稍用序
遷受意關滋封傳薄移紛擁髦駘輔以文法胡寧藝
事繼籍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膠庠所視敦維在
寬國中策篳誘啓惻成遏績上最聲勳累積榮聞全
屯云何涓涓不可涉揭惟薰自煎燬固未忘英雋竝
游愠於大慈容與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鵲

搗相擊搗手隨踵言逝取酒賞蠟織約忘衡千里命
謝憑口獨嚼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
濟惠此草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推擇言蒞致令舉
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遠臣職覃
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以大再陟作
監蓋此未歲昭茲偶功榮寵相釋茂楊豫土匪巫來
字追綜名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司馬慈
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郎
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纏哀豪彥興滄斯
緒適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是

李

昨周道款言江汭死生契濶胡泣之吸聞承燕聞殷
奉崇議刊酌流畧執程篇制騁觀三五官渺闊遂陪
擊作者鈞深探秘標之遺萃崛稱雄極非之先學
養後悔百氏流靡餘波方潰千典視之豈獨無裁
仰一時參足落款卽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
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嗚呼傷哉公首關沈越
在輯玉代興依誰錯衡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經
想客觀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
往開敷造辰彌海雲清霧霽比並絮度云孰能企萬
務批糠才術氓隸蒙吳吳芬曠祀遙酌哈然俱亡惟

爾清哉嗚呼傷哉故以昭奎議君之出出不固其
節庸有所舛忠寒投軀藥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
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不匪良友瞿
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彼蘭臺石室將焉者
託生平故人不眇吹簫總一厭文徂追歎噫叶烏包
洞鬼神含朗方星九原可與嗟孺子款死者復生生
者不愧嗚呼傷哉

王世貞字元美晉王覽之後世爲浙人宋唐貢進士
來家崑山之湖川遂爲太倉人祖倬父忬倬成化戊
戌進士癯然儒者富於經濟起家知縣累遷右副都
御史名山藏卷之文苑記 辛

御史監訪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禦虜馬蘭峪有功
進兵部右侍郎倬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授御史虜
犯古北口忬援順天趨守通虜大來竟不能渡河西
爲世宗所知特旨擢僉都御史三十一年命巡撫山
東亡何倭寇浙直且侵閩中命提督軍務巡撫浙江
兼轄福建忬僉俞大猷湯克寬爲將奏釋繫獄故將
盧鏜尹鳳卒用破浙直閩中寇明年虜入大同殺將
覆師世宗手勅忬左副都御史移撫之忬會宣府兵
大破虜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副都
御史移鎮薊遼擊敗把都兒之擁衆入犯者又擊敗

犯遼東虜明年擊敗虜小王子又明年授兵徧裨勲
江南倭有功四年坐虜入灤河奪一官尋以鹵虜馬
畜過當復之四敗東虜於遼東又二年虜大人犯走
之明年大破遼左虜斬首八百餘級行治邊屢有功
自以受世廟特知不復媚事上左右又不復修禮用
事相嵩父子嵩父子恨行久之最後按指按邊郎按
邊郎奏行不事事嵩擬旨責行其後虜突過灤淺薄
都城嵩客嗾御史論行下獄世蕃前讞贖所叙斬首
虜八百餘級詆行罪行坐論死是爲嘉靖三十七年
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王

王

五爲寶劔詩有奇句十八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則嘉
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
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誦動曰
吾黨勳曰我輩勳曰我二三兄弟勳曰海內勳曰中
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間至前無古人世貞雖與
攀龍輩修詞賦之業乎其富官視中貴人錦衣帥幸
用事者蔑如中貴人錦衣帥或有不得請求政府爲
池亦不爲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譏詆
在酒杯口角閒語流聞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
郎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稟館繼盛妻訟夫寃世

貞爲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世
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爲提學使者爲美選吏部推世
貞嵩格之得兵備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遠在
左右左右榷吏是顛倒秘迂其行事不可端倪購重
賞收募閭里輕俠少年用之青遂無盜始世貞至官
山東諸公見謂文少歌賦奕飲爲俊舉而已既兄精
嚴練事發奸隱如神明以爲趙子都之流也大加歎
服聲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其父忤灤州少失事遂
釀罪構下獄矣此時世貞棄官走長安市與其弟儀
制郎世懋叩關請代輩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王

王

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曰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
傳頌請林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言忤竟坐誅世貞
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禮除猶苴履葛巾爲心喪居久
之莊皇帝即位赴闕訟父言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
嵩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
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詔復行官此時世貞稍
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水閒矣世貞爲園曰弇州盛
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
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南北臺
省謂世貞父寃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兵部大名世

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書當路此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解而強之世貞出而世貞之友尚有足世貞者世貞曰夫如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子還浙江參政治吳興三郡吳越新罹兵火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爲此緣王使君遷山西按察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得計矣服除以薦補臬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也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會楚地再震荊州廬舍多壞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太妃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數言於人然客有請世貞文壽居正父母與其壽居正世貞復盛有所稱引至比居正父於衆父比居正母於嫂姜嫄居正於世貞若忤若合手書不時至殊亦款款世人又謂世貞居正之人也稍還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此時居正遭父喪奪情起服吳中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上疏論居正居正欲杖此兩人者學士王錫爵詣居正所責之忤居正歸世貞故與錫爵同里相

善也亡何錫爵有女以守節脫化其未化時感冥契立恬澹教門世貞悅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爲弟子於是焚筆研謝賓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苦異時所嗜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棄爲他人有悉不問於是言官希居正論錫爵世貞兩人者家居講張爲幻而一日用賢及門稱弟子而人又謂世貞非居正之人也世貞於文字其宿好久之終不能焚筆研謝賓客又復應人求請復游於酒人詞輩繼流羽侶間居正卒起南刑部侍郎改南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陰一子時已還南刑部尚書矣有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言其嘗被勅不當得考者乞休歸而尋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嘗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塊比大海渟泓中無鉅鉅鉅蹇促鏡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詞輩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所饋入亦往往綠手散施咄嗟盡有時削臚薦人多者或

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守仁以講學開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顚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恩及人而人不知醉罵公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卽負大志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卽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都門卽負大慮已未以後家難作矣卽負大痛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卽負大慙庚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憤也卽負大悔吾他無深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王

皆著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懣之際亦復賴以活文章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之且吾以酒得生以生得議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議得挫挫之與議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以自解於群也世登字敬美既晚出游於其兄諸子間其爲文章稜稜有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寺少卿小美之爲仕也好爲條教煩不至踰曲暢物情而能因事爲功世貞子士驥亦舉進士仕吏部郎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也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爲諸生愛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

也妻以甥女楊旣舉鄉薦學古文詩詞前輩劉麟與爲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爲刑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大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拒益與僉決傾貲贈遺至假貸爲客費出知汀州府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卽時賓客爲奸利考察論議家居領其客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故謝避嘗爲書通世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杯酒中地獄奸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徐

障若官治簿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謀地獄苦海之案牘也吾所頗得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旣不謝避客客有名一能者求見中行悉得其所欲中行所饌客但取咄嗟辦恨費耻耳其酒態類唐諧調悅客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貞恩而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爲先容雖數十函無悵倦閒度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旣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盛而諸公皆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治行其文步

起古昔所立卓爾詩格局遠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
妬不子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驄御史有譽秀穎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攀龍
輩結社爲聲詩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有譽有
譽耻爲褻狎遂謝病歸卒年三十六嶺南詞客繼有
譽而起者有黎民表區大任諸人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名曰藏

卷之七

文苑記 五七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
下雒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
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
氣峻不能迎合而閎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
以七子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投
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遊奄至乃拓湖
瀟營北園列亭環升穿沼構梁富園之中疊石爲洞
名曰觀顰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
入富川湖載嘯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臚分
不使凡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觴錯行善詠解頰

清歌驚聽已復自起捲褰搥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
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同
執款人方尚質吳人俞安期後進遠來爲世屬目國
倫獎誦爲多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誘以
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曰子相儔而不
深公實麗而不壯蓋靈犀歷通則然于麟猷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開與公遇氣勢相壓
公徐逗沈思鬱致泮渙以進僧之組繡各出所執而
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
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麟學語史漢閒

名曰藏

卷之七

文苑記 五八

吳

不醇之撥而苦是矜乃詩顧獨有齊氣子與朗世似
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
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隨問先輩誰爲最勝鳴鳳曰蕩
除積習恢復古初北地汝南亡敢輕議正嘉之際黃
岡王廷陳雅欽毫薛蕙君采清韻秀藻良爲競爽後
來亦鮮其儔必也大梁高叔嗣子業乎國倫曰信然
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竝兼人傳
後無疑也惟篇篇意自我先語忘人後則善矣國倫
起謝曰荷益不淺國倫卒鳴鳳素衣式臨悲響遂溢
詩罷而諫目爲之青國倫所著詩文名觀顰洞集

宗臣字子相揚之興化人父周爲蜀中守臣秀眉豐
下目光傍射豪俊自喜年三十餘成進士授刑部主
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郎
吏部郎故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臣爲考功與李
攀龍王世貞輩切劘如故久之謝病歸讀書百花洲
中居三載默復入爲尚書移書起臣臣爲強起序遷
僉動員外郎默與相善交惡見法而楊繼盛死臣嘗
賄之金竟出爲福建布政參議至則聞中有倭難臣
分守西門開門納避倭民登城擊倭尋遷提學訓使
卒於官臣與攀龍輩居相語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王元

宗

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構机亡論明良喜起廢
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朝卽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
得失主文而諷諫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方吾屬詞比類結撰至思
時也倏來忽失經營將迎之間既竭吾才不得一辭
窮日之力不得一語及夫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
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詠歌手舞足蹈適此
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輸於同心其有不反
三隅屏息避之耳強而人厭信而人疑其心以爲與
其以不知者實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當吾技者

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
得輒聞焉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是旦
暮遇之也四海一人是比肩而至也詩可以怨一有
嗟嘆卽有詠歌言危則情性峻潔語侵則意氣激烈
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捨棄不容之感通世絕俗之悲
泥而不滓彈說滋垢之外者也奈何而冀幸不可俟
之富貴沾沾乎游大人以成名也臣於詩好建安李
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其理疏以達其節急
以短至於橫放雄厲務出意氣之表高者凌太虛秀
者奪萬色居常持論草瑣而學寧驟而千里至其論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李

人亦然堂爲籍母爲季年三十六無子卒之日衣冠
坐手書三詩飄然有御風凌雲之意擲筆而逝寄言
其父死葬我金陵是時周方爲南比部殯臣金陵久
之周曰金陵遠家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乃
葬之百花洲其故所讀書處

件賢記

蔡子英

伯顏子中

簡祖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廣府帖木兒所知薦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旣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于英草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賁春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械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聽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置之外舍

名山藏

卷之

件賢記

一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退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字內蠻夷伏戎無不賓貢臣猥以游魂假息頓僵山澤被執道亡久煩踪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萬乘之尊垂憫匹夫之志憐其所苦賜之解推許以名級臣非大馬豈敢忘恩自惟學本韋布遠罹亂離操戈行伍智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十有五年塊無尺寸可答國士國家板蕩又復失節更何面目班冕陪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焉不正之人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強器械大利府

庫大充實金城湯池大堅固興學以爲養明倫以爲教棄節以爲風喪忠以爲勸天下之士鵲起麋興臣之一人何足有無若以無義俘囚厠維新之朝班賢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爲示於聖子神孫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蠋閉門自縊李帶闔室受辱非惡生全樂死亡也所以求仁處義而成名於勇也臣被獲以來追咎無勇今日獨有不仕稍可塞心陛下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炎邊使將蒿里死雖死瘴感思已極若以威加海內必伸匹夫之誅則臣仰止古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覽奏面重之命館之儀曹一夜大哭不休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勅送子英塞北去

名山藏

卷之

件賢記

二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國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再仕爲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司領破烏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闔城不勝開道入福建陳友定辟爲員外郎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吏部持節發廣西何真兵掠閩至則廖將軍亦忠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數徵求
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子中曰吾已無身匿
避州郡買鵠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
適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坐大辟論
江西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上上東帛徵之使
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爲歌士
章飲鵠而亡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
鄉里廖永忠既下廣東徵祖英赴關上宴勞之奏以
纓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藉長冀用世以報吳天向食元祿爲何真參佐適值
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圍掠臣趨趙竟不能即死茲遇聖朝率土普天維昔
初鼠血鉄骨鎮臣母得以生還臣卽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孰烏再效臣雖九死其
愧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也而臣
使顧慙慙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瑕累已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
拭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

海人高彬者故爲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爲
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郎曰右伴賢三人不列於元史幾佚其名大祖出而
全之抑何大也而風示遠矣



官者記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閣寺令守門闥給灑掃而已不得預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先忠欲抹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驛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取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爲故事然不敢有所干觸至平仁宣之世英宗冲幼王振竊權賴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上旨論之死刑朝爲列卿夕有小

雖久居西內顧聞章奏無虛日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政而嘲世宗立手御視櫛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夢福黃錦最稱上意皆以恭謹不懈得終而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焉今錄其賢者而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別見之雜紀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成祖征北逾月不與虜遇入馬困頓而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上詈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敬反者上益怒命曳殺之顏色不動尋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有益遂赦之鄭和永樂初太監是時上有意招徠遠人將過道於

乖夷隔蠻大賚西洋質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量從行總率巨鯨百艘喬自福州五虎門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錫蘭山王不共朝伴之以歸語在東夷記自是明月之珠鴉鵲之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椒露之琛珊瑚瑤琨之美克船而至凡窮島日域來賓紛如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

阮浪交趾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自成祖時被選入

掖庭正統初以左少監侍英宗恭慎不懈英宗居南宮浪復入侍錦衣指揮盧忠尚衣太監高平兩人相厚善謀令較尉■奏浪與內使■瑤謀糾衆復辟拷掠百端欲浪旁引內外勛舊織成罪狀浪雖極慘毒終自承之浪死而瑤見殺英宗復辟特贈御用太監賜秘器殮葬浪如禮收忠平礫于市三日籍其家金英不知何所入優於學行為累朝所器嘗言奉御范弘於宣宗而宣宗大用之正統中奉使南京還朝之日公卿出饌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焉數讀於廷曰南宮好官惟薛大理一人而已已之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三

變徐程議南遷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以圖宗社計遷都者罪當誅卒言太后用于謙不亨而國事大定景帝意欲易儲閒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蓋謂憲宗景帝爲之默然范弘者文趾人讀書有文章正統中被蒙春遇凡經廷講義若制誥之令主脩實錄反五倫書皆以命弘弘剛毅果敢勇於爲善與土木難死焉

興安景帝時中官也于謙病景帝使安與舒良往問疾見謙喪妻不再娶宿止朝房留一養子侍食無重

味水無侈服歎息而去因計謙資用至鹽醬蔬菜之屬請悉輟尚膳賜之謙須竹瀝和藥景帝爲幸萬歲山伐竹有言上待謙太尊重安曰試舉在朝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日夜爲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有一人邪則舉爲代然吾意于公而死莫代者矣其知所重如此

置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爲典筆局郎讀書識大體輔導勤作悉規太子於正口授太子學庸論語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官監專權靈政之繇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願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四

天下有賢主上賜太子莊田吉請太子曰天下河山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太子嘗隨他宦念高王經吉至駭曰老伴讀來矣即取孝經自攜吉跪曰無念經乎太子曰否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懷恩蘇州人本姓戴父綸爲給事中侍宣宗於皇太孫時以諫獵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官賜姓懷成化中掌司禮監性正直長學問憲宗雅重之林俊之劾梁芳僧繼曉也上怒甚下俊獄且不測恩叩頭爭曰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遇俊訕我不然彼知官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五

中事擲以御硯不中怒仆凡恩伏地免冠左右掖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詔芳繼晚舍俊死者不得獨生徑託疾臥家頃之上意解○營勞問亦釋俊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者毋動上許之敏特疏請恩跪於庭下恩徐曰起起病不能爲禮問何言敏言故恩大罵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法法甫欲正汝又壞之他日雷擊汝首矣此坐吾不能居汝來汝來敏故驕貴又老輩也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璉以進寶石得幸上命傳旨爲錦衣鎮撫恩不可曰鎮撫詔獄武臣美選也奈何貨得之上曰汝違命乎恩曰臣懼違法也而敢違命都御史王恕論事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常左右之以免於禍初內帑積金十萬客若凡若干萬景泰末煩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矣乎及復位往視缺一角耳自梁芳章璉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事興於是十害皆盡憲宗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空於爾二人矣芳仰曰臣仰祝萬歲彌天之福豈敢浮費因爲上數建造佛寺道宮上不憚起曰吾已矣後有汝治者芳懼或爲芳謀曰今上鍾愛興王而萬貴妃有寵蓋說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六

貴妃勸上立興王公保富貴無憂矣芳大然之卽入求貴妃貴妃言之上上曰此事止在懷恩間名微示之恩免冠叩首曰寧萬歲殺奴毋令天下人殺奴也因伏地哭上不憚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守陵鳳陽孝宗卽位召還掌司禮時刑部侍郎何喬新入望所屬萬安並不利其內薦爲南京刑部尚書恩詣安曰新天子卽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奈何遠之於南京及科進交章劾安上令持疏示之安殊無去意恩捷安牙牌曰公出矣是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恩召還不兩月卒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栢玉不知何許人鎮守大同數有所于于侍郎劉瑾連一切拒之瑾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嘆服之人曰公何所從知劉公曰玉時于以事劉公一切見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是吾非也玉卒嘆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夫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望勿壞我所爲備阿丑事憲宗爲侍中善談諧時于上前打院本而上時喜之汪直旣得罪安置南京丑於上前作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矣罵如故曰駕來矣罵如故曰汪太

監來罵者大驚趨避之間曰駕來不驚何驚汪太監曰當今之人但知汪太監而已直倚兩都御史王越陳鉞成事越鉞媚直爲死黨丑作直爲將狀仗兩鉞行旁一人曰公何非鉞不行也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而已且吾鉞皆有名姓一姓王曰王鉞一姓陳曰陳鉞丑爲垓下之戲作楚歌稱渡江子弟六千皆散其一人爭曰嘗言八千何言六也曰君不知耶某侯掌團營兵役其二千造私第矣侯爲上聞之也卽撤二千人還丑更一日作六部差遣人選擇而使之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於今無所用之次一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七

人姓正名道主者曰正道亦難最後一人姓胡名塗忻然曰當此之時胡塗大可也遂得遣焉而上時時爲之歎笑

蕭敬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勞資近臣金鑑填集敬執簿算無差英宗察其心計潛倚任之上閱射命敬敬三發三中陞太監僉書監事奉使荊襄所過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憲搜剔殆盡孝宗朝入掌司禮公慎未嘗涉私燕閑賜問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顧命武宗卽位嬖劉瑾等八人時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官

在殯鐘鼓之聲日聞於外謂天子何上不聽時外廷知上有所嬖狎顧不知八人者姓名他日劉健將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豎持投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豎所投書上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之所使因共譖毀之楊一清爲相敬時以上命至閣中政事有所乖違一清托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敬不爲動世宗卽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及九十一卒敬過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謙勤儉約常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倖田閔第宅半京師輒嘆曰此豈吾輩福哉有侄孫二人韶歆俱爲進士

名山藏

卷之

官者記

八

鄧原弘治中鎮守江西諄諄以愛恤小民勸州縣長吏小吏有非法酷虐廉得輒以其刑刑之嘗道過郡邑學宮諸生請謁文廟原辭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見先聖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遮道乞留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鎮守河南太監藍忠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守已愛民宜賜勅獎勵兵部議可并言福建太監鄧原浙江太監麥秀二人爲輿論所與請亦勅旌仍遍諭他鎮使知威發從之上有所遣內官亦時時問曰得如鄧原麥秀者否正德初疏求謝事福建

軍民群赴巡按御史懇乞奏留御史以聞時群小用事方冀緣求出鎮竟擠而代之原所至安靜不擾代者需求四出民益思焉與原同時者又有鎮守河南甄瑾亦以安靜聞

何鼎餘杭人儉素好讀書弘治二年爲長隨奏曰竊見錦衣衛官較行事得陞蓋國家立法之時人心未定權爲此攝伏奸雄之具非欲守此爲常也因循爲例本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祿繼例而陞年久益繁夫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而祖宗建官本意也皇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令中外稱快但漏網猶多近

名山藏

卷之九

官制記

九

來復有貢緣臣聞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今壞事之源懲姑息之弊嚴履霜之戒時勅吏兵二部文非考中本等程式武非軍功并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則功賞不濫入食無浮吏兵二部覆奏竟寢是時張皇后家驕寵甚二齡出入宮禁無忌孝宗嘗與二齡飲起如廁除冠二齡戲尚冠者手玩上冠又倚酒汚宮人鼎心忿之一日二齡率窺御帷鼎持大瓜箠之張皇后聞之大怒頃之極言祖宗法度外人不得妄入官禁近皇親觀燈禁城無所忌畏事在必懲且言上若

用臣必有以報下錦衣掠治究所主者鼎曰有主者兩人但不可執而按之耳曰姑言曰其一姓孔其一姓孟給事中龐洋御史黃山論掠亦及宮闈事上曰鼎輕率上奏自薦求用朕繫之內事爾爾等何繇知責對狀罰其俸六月而禮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士吳宗周言內官何鼎因言下獄言官管掠非有私也陛下不惟不宥鼎罪而反推鞠不已不惟不聽言者而反致詰所繇鼎一近侍臣直言之禍至於如此陛下美德以求言爲盛今及罪之得無欲入而用之門乎乞俯聽合詞曲宥愚懇既而戶部尚書周經等

名山藏

卷之十

官制記

十

亦以爲請上詰責曰爾等職居大臣錢穀民瘼自有掌者奈何妄管掠張皇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鼎也鼎死上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永至安化王已就擒一清卽嘆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餘也國家內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一日忘情哉顧無爲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璽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不他人

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安化偽檄檄中所云禍皆緣彼且述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興上英武必悟信且大怒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正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卽得上信公頓首請母後永勃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上如李清言瑾果誅寧庶人及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矣江彬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

名山藏

卷之

宣者記

七

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上遇而上親禽焉彬忠數毀守仁於上謂守仁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後以爲功永至浙江宣書曰上令仗鉞撫臣不得抗禮闔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直入館中生永臥榻上永警異之已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壹靡然顧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告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入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共成國事耳永曰我故非負國者公不見我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爲今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曰寧藩圖雲江左久虞煩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

亡不折骸而炊易于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親時候王師果南非直此輩乘間卽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永大悟則曰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功時彬等方日夜毀守仁於上會上與彬奕戲永從旁間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上安得此樂上遣較之江西永佯驚較焉往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上曰聞守仁與宸濠有私豈非同謀邪永曰逮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耳抑守仁爲人強而辨彼當論劾劉瑾時橫遭酷訊無所改辭令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上有能折其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上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眞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上然上疑則已解

名山藏

卷之

宣者記

七

周縉晉州人世宗朝以尚寶監出鎮山西專以仁惠威人先是鎮守供億繁盛縉一切裁省之所居左圖右史廳事前隙地多植菜蔬有行事必與撫按議合乃行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夫人擾之耳鎮者靜也守者保也靜以保民吾職爾矣既朝命罷縉還山西人遮道爲之阻畱久之使提督東廠縉在鎮故仁

惠威人至提廠則立法嚴峻時世族鉅豪縱家奴非
價貿易商人苦之縉上罪狀窮竟諸姦世宗嘉焉許
內府乘馬歲給祿米若干一時以爲榮

郎曰祖宗朝宦侍皆出俘孥罪囚至景泰中乃有自
宮求進者覽置之罪竟得收用自是畿甸之民以至
山東西齊魯關陝之間其希圖避徭役以幸富貴者
家有數子輒一閹之名曰淨身男子上書求用至以
千數其無所附託流爲棄人乞于者亦相屬矣正德
中于經得志經父來見下簾笞之曰爾忍爾兒後乃
上堂稱父子抱持而泣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譏

列女記一

范氏

徐妙錦

郭真順

高妙瑩

李氏

宋氏

韓氏女黃善聰合傳

陳氏妾

林淑園

蘇氏

胡盧

朱靜庵

李淑人

黃氏

戴綸妻

張氏

徐德英

吳扶陽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召爲女史授孺人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一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暴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爲仁孝皇后

次爲代王妃李爲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

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云仁孝皇

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

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

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

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瞻視曰尊貌明瑩

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

爲尼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

皇后自其爲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之宣德

初皇后爲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

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

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爲

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郭真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

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

值真順方櫛拂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

墜失容卿粹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元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寨主真順語伯玉曰吾

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

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

多務積粟真順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

絢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真順請伯玉

引索賁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酋也恣其行實不問

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

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

誅真順作僉將軍引遮道上之井言寨人無逆狀僉

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舟車公行到官校醫治遺老要挾奸地雖隱隱而
洪應教佐太守推復罪苦相率率來不使操縱汚
送行囊家無錫銀惟復夜時盜賊動輒害家大自料無
從辦道某將不戒盜賊害家大自料無從辦道某
同國中族原打不戒盜賊害家大自料無從辦道某
三到京奉旨遣方成金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前白背離牌青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家傷面今子死結年高綽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
道行不得上山如行色空井戶發放鳴呼聲雨
泥滑把站平力五更重起身泥滑把站平力五更
思紛紛無門內連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
有嬌嬌前島牌碎寶斜簪金鳳想離離雲今日
名山藏 卷之五 列女記 五

夫亡後萬里遊荒要親走牛途日午姑云鶴欲可
未幾數十日晝夜重漆鹽新君血色紅神續羅襪
方未前義舉重黃秋日驚風新離離離離離離
敗網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夫見冷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幸
能道道特開者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獲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
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
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近其叔父乃贖
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
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攜
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
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飯同
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渡溺必暮夜踰年與偕
歸突然笄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
驚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
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
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
聰為婦人救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即以妻
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三版
驚異遂勸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
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叔其諱籍券
契攜子女出滿餬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
生宗長世業不失八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為母陳
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
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
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欽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
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婦人而如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風矣

林淑圖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管建北京淑圖方七歲擊登門鼓訴究仁廟監閹矜其幼賜之飯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抹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驍攻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校兵登陴皆益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軍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蒸家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癘疾不可近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盧親與湯藥夜爲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己巳虜薄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諸盧面叱之召諸子曰虜何能爲有不幸死君義也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不使識綰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開博覽群書酷嗜吟咏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表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鏊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銑母也父爲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鹿

曹欽之騶聲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僮拾馬通自夾薪囊以助陞儉時時勸陞却饋還之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也爲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醉歸夜詈婢比曉名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可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未成子求母阻尚懼而知耻子求母徇何弗爲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八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銑曰母嘗恨無驪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未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爲工部員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風首六人詔獄餘同罰惡大輅偕同官將山卿何遵疏被曰罪不及臣臣實耻之跪入亦廷杖百下詔獄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籲天祈大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縱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妻爲咀咒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是鞏銅

擄鐵箠備極毒楚至斷指不取物者微諷之黃哭曰
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
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委夫小臣能直妾
敢舉爲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
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
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
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邵金寶宿遊後爲
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
無可寄妾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邵而屬之曰吾生

名山藏

卷之十

列女記

九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
贏者盡于金也邵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驢權門貴公
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貲竟因
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邵提金還
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
中來爲高坐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答
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
力乃在故避媚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
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沈東妻張氏妾潘氏東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

爲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
狀方有所待而言者洩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尚
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尚文無所往來寢不行
東疏尚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新
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繇大臣以愛憎爲予奪無
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東庭杖之幽
繫之詔獄而繼東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
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
詩皆刺入也上既久繫東嵩復惡浙中人不爲東上
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訟

名山藏

卷之十

列女記

十

海瑞上怒下以尚獄乃始出東東繫獄十有八年矣
始東入爲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
後隨之此時東尚未子張賈潘氏女爲妾與之俱及
至則東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
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干
與張俱守京師日夜治女紅給束索餽之費及嵩敗
死時東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
東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索餽如故及東
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東
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士

復束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
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
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
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贊及
五言古近詩坎輾多病鬱鬱以死官作悼志賦其辭
曰金天氏之遐蹤今迫烈祖乃聲聲遺世之紛濁
今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厲揚今貧賤夏而環狄
爰帶礪於南服今途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今
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今敦仁厚以式穀洎
嚴君之揚華今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今歲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士

郭遠進承徽於膝下今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
古今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今歲忽忽而若
馳倏玉枝之獨折今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
今情瞻瞻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今嗟性命之多否
疾疾軫其頻仍今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今
愁悄悄而莫支中腸臆之苦辛今魂怔營而莫持悲
華年之難再今悵素志之終違泝女子之生世今雖
顯揚之罔恃試歷觀於今昔今亦垂休於彤史或際
遇之赫煇今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禕今亦增
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祐今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劬勞今思浩蕩而不訾曾涓埃之莫酬今顧惟疾
而憂之中心感以切切今神悵悵而飛颺惟天道之
昭昭今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今繁百艱而
備嘗抑吾愆之積稔今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
自省今余懷斯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今波浪浪
而沾裳稽往昔之儀履今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
其姬今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今采胡烈而
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今亦邁災而遭殃牛陷道而
疾大今瞻恣睢而壽康豐肆機而獲考今王履貞而
播亡信玄理之可徵今悵天道之茫茫心啓感而不

釋今招靈氣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今何邈鑑之有常孰非仁而可蹈今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并得今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既以已矣余何爲而獨傷其憂戚以王汝兮豈徒迤邐而無當守天衷之秉彝今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膏天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徜徉苟余心而日休兮雖沉痾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今增懷永歎惟中腸今遑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順樂未央兮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瑀繼妻也父希淵伯父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主

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聞扶陽數歲兄兄讀書輒守凡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可以有所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爲說所名義即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兄副此名也父兄擇所歸以爲瑀繼室時瑀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計年齡長少也毋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瑀清脩吉士決意許之既通盟瑀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變常終喪來歸瑀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敏躬約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輔嚴於師友瑀卽刑部公退輒勸以慎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行獄當一月

宿獄瑀嘗次扶陽常以手割問讀書疑義月滿瑀寢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瑀大服其謹靜瑀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請北辰日一食朝夕侍臨決許瑀剪髮納瑀囊中以殮斷一縷爲瑀魂帛自藏其半衣履書冊推酌瑀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去之一月爲文祭瑀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爲人臣而滅義君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之士清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詞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瑀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爲私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子族母也去之五十年而子兒九轉爲邑諸生天亡予婦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列女記二

韓太初妻劉氏

黃珍

夏氏陳淑真

郭丑 高裴二家節婦

海州侍小花

湯節婦 唐方妻丁錦奴

石孝女

趙康妻袁氏

黃三苟妻陳小奴

祥符六烈女

吳金童妻莊氏

俞烈女

李氏二女

杜元昭妻費氏

華亭二婦

陳細秀

唐貴梅

張氏女秀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陡門婦

何氏

瑞州通判姜榮妾實氏

趙一鳳妻陳氏

張四桂

鄧閨秀

成世華妻楊氏

劉粉兒

鎮撫張福妹

朱昱妾陳氏

潘聖姑

陶恒妻楊氏

史義姑

郭東山妻王氏

何雄二女

熊氏女

徐亞長

許希曾妻

張隆嬌

林淑溫

蔣氏

歐陽妙聰

山陰周氏女

范氏二女

張桂秀

江厚妻秦氏

侯節婦

譚貴妻何氏

周撈妻應氏

張貞女

興化節婦

董綠娘

貢士游銓妻張氏

謝婦李氏

趙尚貞

胡氏

侯氏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國初徙和

州奉母寧以南劉氏事之甚謹膏道墮傷劉刺臂血

和湯以進寧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抵和二年寧患風

痺久臥暑月蛆生枕席劉恥醫之便不復生驅拂蠅

蚊晝夜靡懈後寧病危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新指

血和郭進寧復愈寧卒遺命權厝以俟歸葬於新樂

後五年弗得歸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帝召至厚

賜之遣官爲歸殯旌門復其家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黃珍寧海人郭仁壽妻尊事仁壽甚至仁壽談辯好

客珍極意營集爲仁壽娛客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

入台城歿旅舍珍聞慟絕數四靈車至庭撫棺一號

什地移刻布苦柩側臥不解衣者三月凡石爲枕石

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

之不許如是三年珍不直事夫謹在家事父母亦至

孝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郭卒扼而欲

汙之夏氏紿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

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宗頤

博學宏詞南昌有十才子宗頤與焉與宗頤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恥琴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郭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篝燈持履恒至夜半纂組烹飪不經師授悉精其能父彬絕憐愛之不肖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曰必力學玄往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聞舉古烈女難之一能稱述丑婦道既脩姿容復美其舅有惡念丑彈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沉河而死洪武十年也彬聞之悲欲無生座於楊子西河清水潭上一日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其始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

高裴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困姑人從夫戍遼故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高帝訪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力抗不服右腕被斷死其妻劉氏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死之希鳳仲弟樂師奴亦死樂師

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曾保避難高麗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聖朝混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有李弟伯顏不化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混離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廬死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陳祭辭極自縊於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聞見上勅容稱歎卽日詔有司旌表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四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中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婦能哭夫於葦嫁之初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劍目截耳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例同科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迫使歸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於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

天骨於茲上當與同存亡奈何事之即欲自盡張義而去之既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鐵律自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是時湯女已適人矣操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沒溺從汝父地下甘心焉學士錢溥傳之曰宋伯姬不避火湯節婦不避水生死不同同歸於貞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爲山東食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鬢錦奴櫛梳地下予卒掠畢持還錦奴屬不受竊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爲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欲循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撲至則死矣令

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文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吳兄弟懼連坐逐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時孝文纔襁耳既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母事其家廟那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顯

已偏治夢于歸吳禮賓未畢女維經室中衆驚愕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爲父報讐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罪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趙一永樂中康至興文閣棧道墜江死袁聞計哀號奔至廟所自投家人兩月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于崖側詔書旌門

黃三苟陳小奴大婦家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槐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苟爲虎所扼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關迫至山足奮身號叫棧持大足於虎口中捉關擊虎虎驚疑去負三苟歸而三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爲女

卷之

列女記

六

御史有士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歸小奴皮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冥亡夫燒除靈座卽復來士豪從之冀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潭上屬襪綴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爲收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爲士豪囑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詳符六烈女鄉人爲立廟於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陽爲之傳若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瑄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剃髮屬嫌氏曰必往實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裏髮實瑄懷葬焉後聞其父母為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殺了瓜產其墓販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傑病且死握其手曰我死汝必更雖然善侍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謂棺匠曰大之夫性喜寬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名山藏 卷之 列女 二

死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矣奈何乎死高氏曰嗟嗟母謂百年永耶等死耳竟縊死萬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失志引登樓與同臥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矣饑渴甚請下樓而飲水既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顛天求代不得林死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母死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誦而夜役其鄰客盜其財於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猶為之前張氏哭欲死曰妻為孝子我不能為節婦邪竟死夢陽贊曰貴非也

爵輝豈惟華有粹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氏其心未家槁骸竟雙竝帶則瓜岐德離離載嘉者木丘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舍生展哉今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蓬蘞山岳其高瞻廟者并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驗獨持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貍膾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備作劉銘家銘見莊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物色其衣服金也即歸攜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沒時年三十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其殞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害衣食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夫母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快快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妻于遣婢潛說欲汚之罵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于操刀即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于

遂刺殺之斌歸補前妻子置之死而郡中大旱守何文淵大禱禱不應曰郡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淵大驚爲文往祭天立雨

李氏二女芮城人成化甲辰歲人饑二女年及笄天姿秀懿父歿乏食鄰婦曰父箱篋中猶有粧奩可出鬻也二女慚羞竟不出戶伏箱餓死閭里爲之嗟吁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亡費年二十撫孤樹節身不厭撝而奉姑極其敬順至賣衣供甘旨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賣費曰姑存有限物盡復來姑歿乃自縊而從之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九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婦也皆年二十餘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塵執而家慶可折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夫何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於老豈少也竟不受旌二節貞志既同姊妹之交終老如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宣遺疾幾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代或語細秀縣中軍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則愈細秀偕祖往既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無緣

下至深谷聞語聲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

金

唐貴梅貴池人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夕易袿褌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捉之手持桑杖且罵且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親黨咤姑曰生以不孝訟之死稱嫗心又何慟哭姑曰婦在吾翁有望婦死商人必倒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楊慎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明年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首飾之日請于父母送馬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卽尹氏執喪舅姑

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憂歸省宋恩鹿養習刲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陡門婦宣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中邑大旱偕其夫行乞金寶圩夫與約曰爾止此吾往行乞得食當還飼女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與俱歸不可遣妻孥數輩誘致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竟餓死

何氏泗州人父死家貧有不知名夫婦寓居州中與其母求聘爲婚既至則徙居他縣逼之爲娼何氏不受楚捷持刀自刎夫婦皆逃去有司聞禮葬之其後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上

天旱人疑爲何冤所致淮安守詣祭其墓天乃雨正德中旌門

瑞州府通判姜榮妻寶氏瑞無城正德間華林賊來劫府榮時攝府篆倉卒授寶篆出禦賊賊突府解板寶并其嫡子婦持刀脅之寶氏以身翼蔽嫡子婦肩被刃者數處輒曰寧殺我告賊其處衣服具在可往賊服衣服寶懷篆藏於後園池中少選賊復至繫縛寶氏如前驅寶上馬寶不得脫沿途罵賊衆欲殺之賊首曰是婦媚麗且聽其罵至渠中落吾手矣同時被虜者有唐氏盛豹一父子寶因奸謂賊曰君既

虜子可放父還歸報我主攜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豹一還寶氏呼豹一私語之策處曰歸語我家我命盡矣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於井中賊驚去正德中旌表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自誓居三歲二孤繼亡歎曰不允爲孤孤亡吾死待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卽用石灰自瞎雙日居一年葬夫畢舉首觸石絕復蘇卽自置棺沐浴更衣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與母貧居紡織爲業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里中惡少年王宰素覘嗣之女自侍端麗他日母出宰踰垣逼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攔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爲治宰罪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卽能善事其祖姑若姑諸和妯娌閨里俗爲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統綺習情侈閨秀衣布紡織日饑饉不休或諷其換而自苦曰布素常也侈則爲妖麻泉婦功情弗婦矣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污閨秀聞而憤曰狗鼠輩殘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匪所生女緝盜鼠輩殘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匪所生女緝盜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營與之曰爲姑喪子請命賊竝脫之獨繩閻秀頸驅之行閻秀且行且哭顧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後人來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寡而家散楊無子獨一女幼而世華之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或語楊蓋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家居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乃儼其夫鄰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盡設夫主奠酒饌盡哀名姻戚飯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楨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之問不缺女長贅倚益脩整爲內外規

劉粉兒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正德中作得未疾微殆私謂其母欲得聘妻而見之母往以意諭劉文初無難意遂與母偕詣作家人作臥內語移時作得見聘妻喜而病愈久之復思之而轉病竟卒女聞引被蒙首而內而臥家人呼之飲食不應尸歷然起盡取其平日自爲之屬凡屬嫁奩者滿一篋使持送作家默默屏坐而已父他出以婦慙遣女女無異也好復其父其夜結束初合投其門前之市河死其父母昇與作合葬焉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遣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寡諷使嫁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義姑塚

武進人朱昱妾陳氏昱無子陳事嫡妻甚謹嫡妻亦甚愛之亡何嫡妻死昱亦危疾綿懷陳度不可起泣曰主母既亡主父臨盡妾年少也不免見奪孰若先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弘治初旌表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計卽欲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四

奔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粧垢面服綰斷髮閉門不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盡父母揀選久之登名母死女聞哀毀幾絕密於室中置飯一盂遙奠夫姑遂裂衾自縊鄉人祠之以勵女節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其色欲污之楊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楊罵益厲賊剖楊腹取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史義姑許聘宜興縣邵一龍未歸而一龍沒義姑書中心不改四字自刺面上父母不能奪其志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姪英無
賴於王鄰里勒放英長跪哭訴王倉皇不敢當英誤
執王手王以爲汚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旌表

州胎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
饑欲以三女爲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爲娼二女不
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
三日雙屍挽手並浮水面逆流而上衣履如故

熊氏女麻城人許于劉康康疾篤女割左股遺康康
食之竟卒計聞女號慟必死父母多方曉譬不能解
曰不哭於劉我終不生許之往哭劉絕復甦姑泣勸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之曰未適吾兒汝何必死女曰以股食之以身事之
矣不死何歸以首觸柱而死萬曆中旌門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畜於徐爲義子生亞
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
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居賤不免出入常
有凜然難犯之色養子進莊欲私之不得一日王人
翁使亞長雜穢于北洲之豈田進莊跡而強之亞長
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被人牽輒
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摸索如此何以生爲遂
投北洲江而死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中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
汚肌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張隆孀與寧人嫁于陳其姑有外行隆孀請歸寧自
縊而死詔書旌門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計卽
日去鹽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
奮身投海賊急抹之欲殺其父母以逼其從女曰辱
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當古而死賊憫焉乃
釋其父母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六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
所非仁也况能保吾將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爲
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娶婦家財
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聰之女永聰妻生妙聰及子
四人而永聰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永聰妻痛不自勝
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
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
家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替妙聰朝夕奉事焚香
顧天目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文

身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鄉人稱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山陰周氏女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俱夭疫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其貨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吾不與俱生挺身訴于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茶茹三年竟獲盜三十人斬于市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七

月而寡次將歸傳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椽田十畝於垣內相守以居當種獲時父率傭以入餘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復自爲塋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拋棄爲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伴出蜀少年逼近之女覺給曰候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綿袍督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既葬基上草棘不生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龜停山下秦

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凝停之水洶急溺無獲者秦誓死不還臥水次九晝夜竟獲屍人謂誠心所感

巴縣侯節婦夫成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刀刺心而死

興業縣民譚貴妻何氏年十八夫卒刺貞節孝順四字於牌事姑有子慈孝兼備後子汝萬曆中舉與西解元

周榜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榜以姻屬橫連死無子應年二十五即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垌誅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八

茅荆棘間續作自活所若比鄰懸遠豺虎憑藉日相狎逼風雨祁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舉火即以養姑節口忍饑姑臥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邑令劉大直表其門歲給粟帛台守譚給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客老矣又嗜酒客姬多與惡少私客昏不省也姬則從諸惡少攜酒客家貞女初歸客子客姬召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則語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及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通家久矣貞女曰好友乃如此若長大母如此不曉死也一日姬與惡少浴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及走歸母家日夜哭母強問其哭故語實居久之嫗陽謝貞女貞女歸歸則百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絕諸惡少也乘間從容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及以語嫗備榜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逼貞女誘逼不應一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杆擊巖終夜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嫗恐事泄勢諸牀守之貞女哭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脅交下貞女曰刃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極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其室天及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嫗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嫗死縣有貞烈祠壇令暴嫗尸壇上母得收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群鬼百數啾啾來逐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尸貞女經暑三月矣僵臥如生也其頸背割孔有血沫諸惡少籲天以祈免血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先三日祠旁人聞鼓樂聲從天來火出祠柱中矣吳人歸有光曰於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之使無害者何也

嘉靖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興難者四十三人其事

可哀其志儼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惡煙日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遂赴水死庠士林須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賊強使之劉抗拒刃刺其腹同伴者見其屍仆地猶手執視諸賊感動為之具棺殮高翰妻翁氏賊入城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被害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翼免汚賊復逼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黃且指且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罵賊勢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伴者覆以青袍積薪焚其尸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污之厲聲罵遂遇害魚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滅時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入管督必死既而夫釋獨留遂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賊死節庠士林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役庭井中謂賊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井死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沒貧且無子忍死養舅城陷亟扶舅繩城舅老憐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皆舅壽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請黨勿執其居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賊欲刃之
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值他賊逼欲以金代贖
游罵愈厲遂被害庠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
入城卽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庠士林
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
縛而投之火中庠士鄭學妻鄭氏被執舅引姑及
郭匪鄰舍天明賊復之逼使前郭奮曰死卽死不可
前也賊怒刀刺胸膈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所
姑頻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庠士宋茂淳妻張氏
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置畫碎其具賊欲刃之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縊出抱乳兒下井死庠士
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孺暗巾覆以麥
草與二女赴水死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
經死張與采被執賊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
火死朱年一十五張年二十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
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賊投水死庠士鄭
日新妾蕭翠環與其婢同爲賊執曰吾必死之卽以
所生子付其嫡妻旣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卽引
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
賊刃之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廟前城陷死焉

林文斌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賊欲刃之孫
廷平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
總城逃入山間夫計不食死準弟廷澆以護幼弟出
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繫亦有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給以更衣
自縊死王大懋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
屨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婦朱氏扇
門燔死吳應桓妻陳氏年二十七寇獲之大號曰一
死便休從汝虜耶什地不起賊斬之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宕子也陳爲僂拾仰乳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沒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服闋舅姑欲嫁之涕泣踰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入
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
辱則魂總不魄竟被擄赴水死郭景順妻何氏年二
十五猝遇賊勒之不從欲兵之曰可死不可辱賊五
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諸婦時
各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嫂罵賊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
蕭方入城若濟遇害計聞蕭哭投江橋死阮有道妻
黃細娘居海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
水死有道從弟道充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

餘諸奇烈奇照兄弟也其二婦皆林氏同婦共節儀
至誠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娶居十年不可辱也當求
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縫兒城方投城下從之奇烈
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奇
烈妻被傷什地力護其兒居月餘亦卒雍士憲妻林
氏後歸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
代賊見林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給曰不
須縛也願自行賊信而解之遂投河死陳在良妻方
邵娘城陷與姑若夫出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
賊逼之邵娘罵賊投河死林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
石口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室

爲計欲強化之女知之給古人曰吾固願從姊屍未
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後聞譯言有喜色身負
薪爲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患甚連創其膚殺
其被逮四五人以洩怒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實以
索鎖陳氏逼過宗人無所得乃自人虜國請代告賊
曰必放夫出鎖乃可得逾旬河不至賊以爲給已引
出割其乳立斃西門女子者賊至匿西門涵寶中賊
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色如生但頭
微俯如支頤之狀二弟女姊妹也賊欲汚姊姊厲聲
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室

李遇陽妻董線娘浦城人遇陽畫史也以字子游江湖間去之二十載方歸歸數月輒復去此時舅姑成年踰六旬而夫兄不事生業所以養舅姑皆自線娘十指出而自後畫史之音信絕矣舅沒夫兄潛與姑詐爲夫書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嗣是家日窶夫兄出亡線娘養姑不懈姑歿典衣養事歸家依其兄嫂居或日不饔飧亦不飽也萬曆中乃知畫史贊馬瑚府富人家挾貨至千金前一歲物故線娘號泣曰死吾不媿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五

貢士游銓妻張氏政和人適銓奉匱沃盥有賓案儀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季方并也嘉靖季寇發建寧張氏慮且莫測數提誨其季女曰凡我婦質順適其妾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寤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慮者歟張曰婦聞士尚其節必崇於夙女愛其身必明於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居亡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領之卽赴井死張隨之聞數日賊窺井出骸割其帶索中簪珥得金數十時銓與其兄俱被執于郊外銓幸先脫後賊向銓兒押之赴家取貨視其母妹則既

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維母與子各挾其質可以得生何弗爲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旌門

謝婦李氏崇仁人幼許聘謝黃九黃九商於楚數年不返李既笄以家貧歸謝與黃九未一而也踰五歲黃九書來曰已他娶李氏矢志自守家人知其不可強遣之歸寧父母多方諷之亦不語自歎曰一馬一鞍天定之矣其父田夫也不克成女志私以許人李聞之自縊死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六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志倫女幼聰慧嘗辟繡燈下聞其弱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恥官給諭民歌聖諭解說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悟隆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貞怒罵臥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繫頸拽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怒斷其手足支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鴈峰下遇方士授之丹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知也爲娶胡胡善事尊嫜敬奉夫子內外咸宜顧未嘗一接枕席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能

汝奈何不爲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二老人耶恩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顧天願代姑幸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爲奩具欲嫁之胡大慟曰新婦去姑誰與養既醮矣可再乎仰天誓死姑見其誠乃爲恩賜立嗣不半載所立嗣亦死姑慟欲絕胡朝夕侍曲爲解譬始安之姑以壽終胡喪葬皆如禮

方廷淮妻侯氏樂清人家貧甚僅有長瓮一每食不敢與夫並乃跨卓其上與夫對食如賓攻苦茹淡家益以饒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郎曰賢淑之女世之所不易得見也存之可以輔世道貞之與烈郡國志比比有乃其事雖甚難而跡多相類余又不勝枚焉蓋於此有幸不幸矣若夫深山巨野之間奇節艱貞不登於君子之載至氓民乎無聞者烏可謂無人哉則又余所不待而枚者也

臣林雜記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齊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爲千戶既卽位擢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既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聲教無間卽淇成諸公見綱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爲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一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疎之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卽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狀綱罪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保薄駟僧陰斂陽卻攜壘尾包藏心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儼人牛立槁卽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賂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實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

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茂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追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王蓋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訓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素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燕之先日以行刑報官喜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二

道姑陳姿首欲買置腰爲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持鐙鑲祿首腦裂祿懾不敢語恚都指揮亞失帖木不避道誣持其冒實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賂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健好才人既試可令出持歲綱輒傳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秀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爲人把持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綵綺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

白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網許之仍語
又度吾後庭未充爲我徵吳中好者不爲數文度因
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
當端午上射柳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
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
柳鼓譟竟射無敢亂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爲天
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罪
萬死指揮教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爲誣罔亦
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於天

石山藏

卷之

臣林雅記

三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爲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爲達僚佐而達喜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較達吳數捕告誘誣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爲賢然果已爲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果爲人陰賊懼
害亡所避事爲上緝察中外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
辜上用果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
死二十餘人而七陽王母子賜自天下下驟然

不安果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以私上益
德之其官與達並果念故爲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
在憐憫幸自保而已果既爲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
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果以叛
果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
果乃亦欲學果所爲以自媚於上曹欽誅後上居常
不自安內借達爲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達果激叛曹
欽以有東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
術求親於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爲然分遣官較行
緝中外覓求幽隱吹毛批根及於僚庶上以爲能至

石山藏

卷之

臣林雅記

四

與學士李賢並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達所繫罪囚獄險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
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一時能言已
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彬賢記達
鐵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
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卽位以典置局
局丞王綸事達達與交通調之達衛達既得罪訐冤
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於
上禮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都御史
曹等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竊苛細大獄

屢與內直垂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
驛騷子弟交通爲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是上命
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
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
戍南丹而達死

名山藏卷之二

臣林雜記二

晉江何喬遠 譏

石亨謂南人方面豐麗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膊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食事其伯父巖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一

已巳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擊虜至京城下景帝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清風店虜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虜人以爲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兵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竝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爲本兵亨與楊洪爲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

亨曰爺稱彪曰王也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軹張觀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軍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上殺之上卽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名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子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西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二

賂人白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上輒得罪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擢爲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爲請以爲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一遷尚書何所不可乃再侍郎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爲暴橫也而內故不相能會上使亨擄虜延綏御史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上領之亨從延綏還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

驛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上陽
解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爲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
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調
會以天變已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憫百
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事
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
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豁五軍營軍物故老
疾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
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
可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鄭記

三

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
閣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
工部爲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
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
知恭順侯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
孰敢然上顧大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
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鎮定侯蓋諷云彪業
以亨功一再遷爲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
軍警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

王舉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
爲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後使彪
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溝
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酋鬼力赤
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駿馬五
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賊者都督食
事周賢官名彪還進侯加祿米資金幣然亨雖驕恣
尚巖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諂諂諂矣彪在大同既
誣陷都御史年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賞秦城
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鄭記

四

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關乞
留爲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
王益疑之下彪獄使鞠斌等杲然彪所使上下諭文
武官從此無得輒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
錦衣指揮僉事遼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使諒
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亨病告謂其家屬寧等十餘
人於橫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錦衣指
揮使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鞠彪獄得其
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勇後衛同知瑄出居
庸市木兵部召瑄不得向亨索亨伴不知臣今直使

人自大同城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同擯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參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增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為王請王長跪謝彪因索王伎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廷款至暮送香囊等物彪還京師臨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玉林衛軍一女美彪強污之恥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彪擊之獄竟瘕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亨開任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遂臬上章言忠國公怨望益甚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為民後日與亨造怨謗為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

名山藏

卷之

二 臣林權記

五

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還者光祿寺大亨曰此天火亨前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觀其心快快且不執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鞫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莊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羣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其罪榜告天下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伏誅始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張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並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

欺君耶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曹欽太監曹吉祥之姪以為嗣子英宗諭吉祥迎復功封欽昭武伯其兄錄弟銳及其從兄鏞皆累官都督而一門盡富貴曹吉祥者不知始所以進正統間征麓川及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騎射以從以能有成功為人煦煦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為之請恩澤其迎復英宗皆用其力以成事事成之後與石亨並賣官鬻爵為奸利於上前多所求請亨既敗凡錄亨冒功者上皆令自首華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錄吉祥冒功者獨見庇

名山藏

卷之

二 臣林權記

六

錦衣衛指揮僉事遂臬者始亦錄吉祥進既為上覺察石亨彪復覺察欽吉祥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褻諸達官念帛倚為腹心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後其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怏怏有異志未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郡貿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遂臬奏捕之欽遣其家奴虎追獲福來鑿楚之幾死科道官

關而劫欽。上是之出。劫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罰無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昭武伯欽，家人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追獲。雖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顧縱，干犯憲常。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彪也，亦下諭羣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遠果伺欽甚急，會是秋虜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鏗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上，命掌欽天監事。太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權記

七

太

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土視朝。按命於是欽與其諸昆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爲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鏗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鏗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瑄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字羅完者亮脫脫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鏗鏘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緊急聞上

上止開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從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遼果門，果正由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劫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深方頰著靴鐸刃砍深肩破其身，爲兩長安街中甲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爲征西軍。既知各降散而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之戶外之呼海賢驚慌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刀附擊賢背，少選欽提遼果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遼果必欲誣滅之耶？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權記

八

大

頭在也。今日直爲此人賢曰：此人魚肉人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即可誠告之主。上欽曰：公可爲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翔處借紙筆爲欽書奏。奏成與翔投入長安左門，鏘門久不開，欽火之守衛軍折御河之岸，輒以暑門欽往來喘呼，擬賢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與尊公作碑文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他去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安亦被傷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懷寧

伯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矢其黨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督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也東華門鎗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規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精懷寧伯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伯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兩甚夜竄歸懷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擒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卽予之皆奮呼入欽投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同謀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并追磔欽鐸等以徇籍其家伯顏也先渾序爲益等皆伏誅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追封瑾梁國公贈諡太子少保并予諡軌百戶世襲加總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嗣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卿銓道爲侯陞弘千戶琮加祿歲二百石進馬亮阿

的納等爲右軍都督僉事並加官實有差而楊瑛亦贈爲編脩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先見欽貴盛絕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籍較尉從睿皇帝於興得事世宗與郎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爲人謹信識大體於上前時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強敏稱歷武科襲父官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倉卒火宿衛大臣皆遲至獨炳直官門負上出火中上德之不欲顯其狀車駕還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臣林維祺記

十一

京詔掌衛事府加都督遂以驟貴嘗捶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善事閹臣以此日益重閹臣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而腰炳亡何御史糾炳亂離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三千解挾不得長跪泣謝乃已從此衛言刺骨矣言與閹臣萬爭寵不勝免炳謀高發言所與邊陲國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與計戚寧侯仇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憚炳炳外曲事嵩內出重金帛探得鸞陰事鸞病且

死發其通處狀驚死上怒斬驚棺像其尸加炳少保
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而嵩復辭此得幸炳選用
衛士縱騎皆京師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中
貴人馬廣李彬皆握重有氣勢炳前後詞刺竝生下
獄死京民貨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
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
言上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實與同列亦以此畏
而爭慕趨之至士大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
緩之不令即死俟上解即貶謫出金錢爲治道里飲
食費炳武舉出吏部尚書李默門默所得大用皆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推記

二

於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上意叵測莫敢弔者炳經
紀聘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戴星
出入與嵩及上所親近中貴人鑄結婚姻盤據相重
益揣合上意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宮詔成國公朱布
忠等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乘
肩輿禁中得馳騎食伯爵俸炳益遊驍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名募歲輸奉晉齊魯驛爭超乘踴
躍之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
部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擅文武諸曹
正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

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諂門下者亦
之三四炳所蓄金瑤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
妾統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
田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閣中貴
人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爲驕而又
以其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爲
指揮僉事穆宗卽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推記

三

歌者也
郎曰石亭清風店之捷李夢陽所謂賦石將軍戰場
歌者也
內有千向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將軍雷火夜驚燕山
戰米糧戰船延既失業削石家將軍雷火夜驚燕山
負子無處避戰船延既失業削石家將軍雷火夜驚燕山
人屋上有旌旋旋軍此時旋旋文出敵胡不異聲與
追父歸來血洗刀白日生不動者天高萬里煙方一
掃老單子美康古今沙天不生不動者天高萬里煙方一
元老單子美康古今沙天不生不動者天高萬里煙方一
朝郭子儀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地經通漢滿中黃雲
落日古骨白沙礫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腰滿中黃雲
馬生望居康口知想千官迎駕謝千來折腰滿中黃雲
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國康康不數雲量
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象西僧胡石予讀而悲之亨威名
震主不知挹推以及於難彪詠一時稱快久之謂朝
廷失驍將焉曹欽雖叛臣哉激起於逢臬陸炳與嚴

嵩通賄亦頗有所保持貴臣常禍傷於寵所從來矣

名山藏卷之

臣林雅記三

晉江何喬遠 課

李孜省南昌人小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爲言官所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貺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雅記

一

皆被請孜省益自肆遂并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脩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璠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論主事王範翰林侍讀學士焦芳脩撰會彥編脩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鄭襲等並以次誅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祜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鐸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等直張璠陳琬俱進品

秩又採貺譽望之士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通多出其口矣孜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敢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孜省不勝拷掠至是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武宗悅之賜國姓爲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與詔獄權益重伶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爲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雅記

二

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上外招權納賄即諸大臣造詣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艱意輒遣其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權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爲鎮守總兵若扣以危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爰至拜寧爲父寧使爰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光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閱軍威勢興埒中外稱曰嚴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粉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爲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

僦千戶注與寧有連有執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刑部備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千麟郎中林文續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即據衆證成獄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給卒獄囚贏糧移供食錢爲公費治智已久寧陰譖東廠發其事遂以繫前後提牢者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千麟及兩侍郎造寧謝寧伴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維記

三

衛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寧與銳念富貴已極上無子欲結一類藩爲地寧慮人宸濠久蓄異志外有賢孝名他日亂嗣上必寧濠子宸濠亦私結寧銳兩人寧銳爲宸濠復護衛屯田之數且令數進金銀玩好於上日泄上動靜於宸濠宸濠謀出旨召世子司香太廟爲它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答其求意以玉帶綵幣附其與寶銳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賜服緋綢賀凡宸濠府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藏賢家有賂請歸賢達寧其達金銀玩好又歸寧達上於是諸大臣多受宸濠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爲多會銳與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維記

四

寧有隙欲有以傾寧而宸濠陽求撫按官保其賢幸以求褒旨即撫臣若孫燧按臣林瀚皆爲上奏御史熊蘭者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銳儀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潛發軍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名校御史蕭淮銳先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應毀蕭淮上又不行寧心疑既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上繫宸濠所遺盧孔章二人歸

衣衛獄私馳報於宸濠歸罪減督賢謫戍邊行未百
里使按偽爲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
南征留軍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既
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遮問止
之使輩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上曰酷奴我意
之即令嚴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
與陸完裸及接伴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
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
可勝計世宗卽位磔寧市捐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
天下于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名山藏

卷之一

三 林 雜 記

五

江彬者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
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
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爲功賊平得大賞時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
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
諫交章武宗不聽生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不可
詎旦竟內降於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召見彬彬爲人
點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謂上悅之以爲左都督
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
顯名叱之彬竟陷顯榜掠至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

時以武事欲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
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
時爲角觝戲手搏虎國人號邊軍爲外四家其軍悉
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上請創西宮廳上
以彬爲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
都指揮周勇略得名人豹房亦賜國姓爲義兒時
太監張永張忠盧明奏用蕭敬等傷人賊賢雖與彬
表裏德權然寵出彬下彬於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
獵近郊竝上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
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齒簿一不及從

名山藏

卷之一

三 林 雜 記

六

彬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
彬時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進衛士殺民廬爲薪
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上
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竝官錦
衣指揮而琮周皆爲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
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
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上還
京數念宣府不置稱曰家裏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
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
官各獻虎豹大馬逼金錢又萬萬計肆辱官吏縱厄

四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迴鑒捐切彬罪擬長朝賀上之彬聞遽恭拷斃于詔獄居一歲復導上南巡羣臣皆言彬上示以羣臣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賢南征既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伴凱歌入既上復欲幸蘇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歸弄威權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輿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名山藏

卷之

三

七

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比自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召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貲謝恩羈錮別所起其家營辦其橫如此武宗寢疾彬猶改園營爲武威園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恒懼慮彬旦夕及宮車晏駕物之和以末命請散邊兵分兵就賞次不屬彬邊六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成服稍稍分布腹心東西北安三門東甲奉糧四勅息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人心洶洶謂彬一久失會楊廷和與司禮監

彬等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乘間言魏彬請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春安吻太后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鏐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知謀留彬鏐共飯於宮外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彬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旨乎批門者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及執而拔其鬚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遂兩城中謠曰擎江彬朝安穩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歸彬曰早聽我言宜復至此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恩名山藏

卷之

三

八

善門吏部尚書王瓊忽生大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爲彬所格藏私第者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卽命法司鞠彬及形已具命磔于市周琮與其三子皆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櫃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櫃櫃二千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計嘉靖二十年給事中戚繼勳劾國公郭勛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鈔賣放田園甲第各併編于京師水運陸輸搭灶及子天下勸疏乞罷上優報之

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陳言言邇來勦賊
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賂地錢復科私稅
舉放子錄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私
獄疏下都察院御史王廷相等覆參當禁得旨令
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嚴勘未覆給事中章
允賢復言皇上側身脩行特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強
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
十餘日遷延不舉長豪勢慢朝廷如國典何得旨勦
戚私開大店橫索民財曰晝大都敢于公行作姦犯
法該院既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真如何遠巡畏勢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都記 九

不回奏其亟以實上于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
覈京城內外諸勦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助事跡爲
多因參助驕貪恣縱請勦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
澤等上曰國家權貨之法自有宣課等司先朝權奸
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卽位初年已經降
革治罪助等乃敢蔑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
收無藝用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奸黨惡少其悉
逮送鎮撫司拷訊令助從實陳狀既而副都御史胡
守中復計助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復府監獄侵
虐無辜甚衆得旨助朝廷自有處分憲已辭退餘犯

著法司一併拷訊助疏辦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
搜索地錢所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助辦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
弊多端乞勦團營提督文臣與勦臣同爲派撥上允
之命給以勦助私心不便勦其久不領至是科道官
復參其抗肆作奸植黨助疏辦中有臣奸何事臣黨
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勦等語上大怒惡其不遜青
王廷相扶同抗違不自奏白令從實對狀革廷相職
爲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助奸利事
且言其交通張廷齡者上方惡廷齡令錦衣遠助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都記 十

鎮撫司併問加時俸一級尋念助舊勞令衛司釋刑
具卽問奏處分已鎮撫司參鞠具奏奉旨送法司擬
罪當紊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擬
可其奸黨惡少孫澤等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頃之
上復諭法司胡不如言官劾疏詳列助罪者于是十
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
吳山所司郎中錢德洪本科主事馮煥與鎮撫司掌
印指揮倪旻扶同罪得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
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
助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三事并列其使孫

綱考殺官軍多命詔竝下法司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何以厭服罪人之心且旨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卽與不領勅者罪均德洪下鎮撫司重加拷訊于是法司集官會訊始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實應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綱比依官挾私故禁平民因而致死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勅令法司詳議孫綱處絞如律家產沒官焉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焉民孫澤等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入久之勅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勛戚未可便因凶嗣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綱記

士

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祖鉞以備卒給事總兵府便雙適總兵意遂令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寧夏遊擊將軍安化王竇鐸反鉞屯堡在外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城中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也遂帥師歸垂殺解甲入見卽解職中風風甚不能出指揮周昂丁廣者從竇鐸反就鉞視疾問計既出頗疑鉞疾無狀謂其下曰明日再來省仇仇不出相與入殺之其下以告鉞度衆心動可轉與成事謂僕曰昂廣來則撲殺昂廣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昂喜

立庭中與語及事方手茶相盤辟僕立搏昂廣斬其首遂提首示城中城中兵皆反正而竇鐸就擒封咸寧伯以總邊軍滅流賊進封侯子世鉞憶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比多及禍鉞獨以侯終鉞死昌疾鸞嗣侯長生鸞小字也兵部尚書彭澤爲名鸞字之曰伯翔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澤爲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爲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請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爲河西總兵加官保坐與曾統構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綱記

三

下獄及鉞自下獄鸞自獄中計奏鉞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榮者太原伶人二人便巧可用鸞嬖之鸞復多收陝面兵之爲通事者用爲耳目屬虜逼大同鸞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卽爲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各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卽過大同母入也俺各受義榮貨幣遺之箭簫以爲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爲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

卽佯奏臣偵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
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爲防守惟上之
所命而上壯之詔覺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鸞卽露
開市意於天子言諸邊虜患宣大爲最繇虜巢穴在
我邊內我有墩臺虜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
通虜得我逃民叛卒輒撫安之虜齒浩繁百事內仰
求之不得則必入寇彼聚而強我散而弱彼以撫安
我斂卒逃民知我動靜而我坐而昧彼事機是以每
歲深入無不得利往歲請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尙文
乘其効順私與市易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

名山藏

卷之

三臣林

宣

邊臣私通於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如皇上需然發
詔令與遼東甘肅薊州喜峰一體互市彼且世世爲
外臣比於邊軍吏自相結納者功相萬也上是鸞疏
而馬市之議自此始矣居頃之虜果蘇繇鎮皮古北
口入犯京師上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
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
鋒七百騎至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
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四鸞卽以聞上上喜謂
鸞功卽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
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

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
都御史守謙亦帥師入援上亦擢爲兵部左侍郎乃
守謙慎戰不敢直犯虜上益謂鸞能矣先是朵顏三
衛夷索賞亡厥薊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
夷怨遂引虜數盜邊虜之此來實朵顏引之虜故稱
朵顏軍爲遼陽軍也乃鸞所部通事輒自詭遼陽軍
辨髮胡服掠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則捕繫
之上捕繫儀曰大同兵首先人復卽有犯出饑疲爾
何窮之兵部尚書丁汝夔承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
同兵也而民間終以爲遼陽軍汝夔女婿方爲遼陽

名山藏

卷之

三臣林

宣

軍將汝夔又山東人民卽詔言汝夔庇女婿私其鄉
人而民間苦鸞兵過虜矣既虜西退鸞出兵尾至白
羊口白羊守將扼之及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
更道亂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既還朝上加
鸞太保兼太子太保而汝夔守謙誅矣於是上奮然
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以鸞爲都督
使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
協理之故翰林編脩趙時春主事申旌知兵事起添
註兵部主事爲巡視凡鸞所言上上無不從者賜範
金圖書得密論事而鸞始謀軋大學士嵩卽大受震

軍諸將賄賂奏起之益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驚通虜者驚恐發覺因言頃者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往時玩愒之習但恐人情不便或與搖謗乞責臣等毋有所避并禁踐流言者上許之復許鸞自舉戰將不必緣兵部必驅虜三千里外如皇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經略名臣赴宣大適中地伺虜動靜爲進止必不貽皇上北顧憂上喜優答之示鸞對於兵部頃之申燒上書言戎政事於鸞暗有指上示鸞鸞言上上下下鎮撫司拷訊逐革巡視官其明年馬市議成使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名山疏

卷之

臣林雜記

五

繼盛諫阻坐斥爲狄道典史矣而鸞尚於上前大言謀擊虜其所言調軍卒脩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不敢盡阻鸞說而上更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向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鹵獲不可生者卽獲段布數十萬厭飫漢珍美酒果官寺有司廩餼稍拂意輒問話點者易漢人服入堡姦婦女邊將畏而不敢嚴虜小入閉不問軍士拒死虜者抵死之矣我有叛人蕭芳教虜擾邊鸞既不能發一矢向虜則與史道賂虜以求并虜送并來鸞遂言時義紳得之以爲義功義得陞指揮僉事而鸞加太子太保

益祿及底矣時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上寵鸞深不敢有所言虜更言貧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易穀豆於是朝議皆言虜無饜不可許鸞乃請戰而上召史道還其秋八月鸞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費戶兵工三部夫馬檣械各數萬赴白羊口關隘又不取直趨虜則言采顏引虜入犯請移兵先征之總督何棟言鸞此行費軍與數萬爲征虜也而暇移力於采顏鸞議格居一月還會我有導虜叛人哈丹兒陳通事遁入采顏棟諍而論之上亦論鸞功加太子太師益祿千廩而其明年虜數盜邊朝議籍名山疏

卷之

臣林雜記

六

籍各鸞鸞益謬言每鎮選敢死萬人待臣戰虜入犯令諸將毋退縱其南臣死戰於內出精兵外搗夾攻而破之兵部尚書趙錦嚴鸞說義輔也可使虜衡行戰之捷也都邑尚震驚若其不捷將如之何頃之虜犯大同益數鸞不自安請往征上問嵩嵩久與鸞相失幸暴其敗缺卽對宜從鸞言然必擒斬虜酋始得論上功上怒鸞曰索賊耳第調兵逐勦之居有間虜大入指揮僉事王恭死馬上諭嵩以示兵部兵部尚書錦言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陛下靖虜安邊至意還言調兵食審虜情機臣事也大將軍鸞所調兵總

三萬八千諸路梟銳略盡此而宣大額兵十二餘萬不在此數殄絕兇類以報陛下是在大將軍上乃命鸞帥兵至大同車馬糧械復半前秋之役會虜戰泥河營家丁先入其巢軍敗賴遊擊時陳殿得逸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嵩益言鸞不戰非計上傳示鸞必一大創虜鸞及言前月兵出泥河斬虜首二十餘生遊擊陳參將安不勇未大捷臣當林馬礪刀收犁庭功鸞在大同與其家丁爭姑守備沙潮不善事鸞鸞挾苦之潮自刎死邊人惡焉居一月上言臣出師鎮川堡至貓兒莊虜伏起溝下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華記

七

我軍雖有死傷願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匹爲諸將請賞兵部尚書錦言出師伐虜富貳全勝非若羌胡起較下符應之者得血戰爲功也上曰諸將暴露賞之更大賞鸞而以虜報急召鸞還止勿調諸邊兵鸞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亡何虜報復至鸞疽發背請與疾赴軍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勅印以時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右行賄奸用事者悉知銖兩願欲即發鸞尚恐無案驗令人誘義榮壘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去炳使人

進擒之乃言鸞鎮大同時私通虜遺貨幣諸物虜不與鸞箭囊爲信契義等久承遣往來今懼發亡虜中欲引之人犯足爲鸞死前一日上大怒而鸞已死卽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謀反律宜追戮詔訓鸞棺某鸞首傳示於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妻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悉發遣發配有差而炳以此加少保兼太子太傅矣給事中郭鏞言兵部尚書錦故自大同巡撫召入爲本兵緣鸞進光祿寺卿董懋中向爲職方郎中並與錦曲意事鸞既見邊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華記

六

拮持兩端顧其誤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令錦充軍極邊懋中發口外爲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其子姓籍伍申冒功爲千百戶廷朴削爲民鸞以口辯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鸞兩人而已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雜記四

萬安 劉吉 嚴嵩 趙文華

萬安眉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授爲編修累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在宮初無學術外事場進內結閣宦而已萬貴妃有寵於憲宗其兄通爲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是通妻母子之間設語相謾妻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妻人今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一

安在母謬曰第記適眉州萬編修者安聞曰吾舊爲編修正是因謬使其妾通通妻相呼以小字叙姊妹悲懼而安與通乃爲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商輅去位安進爲首相所以嬖貴妃益至至時私進房中術於上妖權繼曉所繇得皆緣安進江西人李孜省者以能幻術幸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也貴妃居昭德宮寵聞中外中有貨緣內使以寶貨進昭德者即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而爵賞濫安與劉珝劉吉同相殊無諍匡時人爲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族侮方正深於仇讐

保養奸回親於肉骨交無離合有內援者則與之士無賢愚有內援者則進之同時詞臣若邢諫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疎斥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珝別爲一黨與安華相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珝越與旻相繼罷珝鄉人在朝者爲一空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取罪矣孝宗卽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歸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賢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官禁者安驚曰我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孝宗簡安所進憲宗疏得一小麓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則曰是大臣所爲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爲科道官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安背前鉅萬安死妾腰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于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壁爲編修皆淫縱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

劉吉博野人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萬安同時弘治初累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爲人深沉不見辭色遇事有斷外爲正論陽

孔名內陰刻憲宗朝在內閣者十九年萬安尹直罷
吉更爲首五年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言爲政以人
才爲先尤重輔導之臣婦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
尹直劉吉安直以次罷吉偶然獨存寵信殊過乃阿
結諸言官皆暮款門許以起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
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遂臣始舉吉一二貴戚萬喜
依憑官宦兇焰肆行吉與綿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
猶爲營救吉與父異居殊覺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
侍圖獲起復對客笑談無復戚憾盛恥艷姬朝夕淫
樂閭巷相傳以爲笑柄吉請託遍公府貨賂委私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華記

三

李林甫之口腹蜜餞買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
伏望奮發乾剛亟行罷遣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
魏璋等皆吉之人劾昇嘗侍春宮因從龍恩轉不恆
所望遂歸各吉左遷昇南工部郎人目吉曰棉花吉
裁抑湯鼎鉅智李文祥諸人議王恕奸名凡事與之
相左恕不敢明言屢疏求退而已吉票旨留恕初無
溫詞第曰不必深辨居久之上欲封張皇后家伯魯
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子弟乃可上素惡吉使諭之
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削去留所辭不允
四字及再陳遂許致仕潁行京師人欄街指目棉花

去矣而好事之人舉所辭不允與不必深辨爲四字
對云初或言於吉曰公棉花者監中一老舉人爲之
謂公耐彈吉因奏定舉人監生母過三科試吉去禁
除吉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
溫如也始爲翰林請告歸鈴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爲
文章清潤雅栗交游皆知名士士以此慕之嘉靖中
積資至禮卿以和媚稱上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
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據嵩上而
嵩事言甚謹嘗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高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華記

四

虛坐展啓踞讀嵩每見言卑視下氣於是言以嵩爲
伏已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嵩故厲聲抗
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爲首相
矣始上尊事上玄西苑壇而饒命輔臣冠道士冠詣
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籠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
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內親嵩嵩既爲首
相念自幸於天子即朝夕直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
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每名對便殿親至夜分賞賜
頻繁踰等嵩相二十許年不近女色精心從上奉玄
別以文章交驥士大夫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

九卿利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
世蕃以父任爲工部侍郎役諳有機智頗記識往牒
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所見
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
蕃能世蕃嗜酒兇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固柄無忌
受四方賄賂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
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上在位久要
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
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揣上所欲殺而不得免
者無所匡諍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德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五

天下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矣嵩嘗請上
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玄像及先後諭札江
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爲之布按兩司爲請益岳輒
不肖曰此之爲多矣岳寒骨稜稜有馬革一張而已
已嵩贈書謝岳公伯夷之築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
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
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鄢林卿趙文華數輩
爲世蕃彈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
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爲乾子尤密數從世蕃于預
朝政外貪橫於有司中朝恣睢公卿間於是高名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六

次孫鵠襲爵叙爲錦衣千戶而嵩家僮羅龍文別街
中書商縉紳問矣家僮年世蕃所驛士大夫之亡耻
者競呼年別號稱爲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
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
張紳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盛至生誅沈
鍊挿入妖人爰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高結
諸奄人俱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裴金勞
之因得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爲唯唯從順上雖微知
世蕃外所爲念嵩嫺嫺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

箕進上問箕今羣臣孰貪其下書相嵩貪天子心約外莫知也御史鄭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爲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以謝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今致仕去世嵩戍烟瘴地世蕃子鶴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滿于獄而有湯爲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愆悛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毀行道行亦生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劾言其兩通倭北通虜且爲亂天子於是卽令潤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簡嵩名山藏

卷之

四

七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爲入授館東家出二三杯飲亦病死

文華文華醉獅破之既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文名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後改爲南京稽勸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爲乾子嵩告世宗曰師生爲人豪縱懷校好以氣勢凌人爲通政者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爲耶陽巡撫文華不喜補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龍賂滋章蠅黨縉紳合訾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不德鏜推舉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意在出臣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爲右都御史復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倭等考今文以不得一品心懷怨望上怒黜鏜并伯辰爲民文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嬰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華言合上意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賸貨殃民稍駐眺立推仆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上委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召經慷慨平賊顧雅貴侈襲承平風氣而所倚大將何卿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標榜之士果往速退連戰不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自

卷之

四

八

喜負謂經不足辦賊倭頤信安其上而經以大臣爲
自重不與文華深計文華疏劾經生誅文華謂倭無
足滅日夜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言代經者
周琬病不任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龍嗜酒上罷
琬爲民天龍生論死而宗憲代天龍矣時江南倭有
二一出掠于深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深水倭南下至
許墅關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
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聞欲擢爲功趨至許墅
邦輔已奏捷輒大恨與宗憲身將浙兵約邦輔以直
隸兵會勦陶宅已皆敗文華掩不言反劾邦輔邦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祺

記

元

十

不協攻疏下邦輔坐不得叙許墅功而下邦政總督
都御史逮問矣給事中潘杖先後言文華欺誣負簡
命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而文華妬捷掩敗上不
聞也邦輔見文華劾已整兵與再擊陶宅倭則又敗
他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押聞文華乃知
賊未易卒圍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
華遂有歸志遽言賊解請還關許之是爲嘉靖三十
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敵卽言臣還時南
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上疑之數詰問嵩嵩爲支
吾對時代琬總督者楊宜文華因言南中零賊所未

盡者坐宜不稱帥獨宗憲可以代之上又爲之罷宜
也吏部尚書李默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
自其爲郎時受上知所至尚書皆上特簡用是不附
嵩惡文華時時於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處
情露密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滅至今未殄坐督
撫不稱此辭吏部尚書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爲
之報復臣論劾曹邦輔默嫉給事中潘杖母孽宗憲
及臣久留邦輔今江南事壞矣而浙直總督又不推
宗憲上他名默黨逆不容誅抑默部試選人策目引
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用匪人以至敗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祺

記

十

十

謗訕無憂國奉公之心上大怒逮默詔獄論死卒用
宗憲代宜而文華爲工部尚書矣默既下獄文華過
默直房謂禮部尚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
吾旦夕與公同直也蓋上是時欲用文學之臣以備
玄撰嵩舉文華文華僥得之然上竟用中允份也已
而江南倭猖獗日甚上復數諭嵩令嵩語文華以實
情對時上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復視師於江南嵩
知上覺文華欺教文華自以意請復往而內言上良
才不勝任也江南人引領望文華上復命文華往賊
勢既已衰則與宗憲竟平之其明年歸仍爲工部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華記 七

書方士金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嘗服之是以壽上問嵩嵩不知卽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君何誣罔至是上賜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上聞滋不憚是時已覺其在江南殃黷狀正欲斥之會上欲亟脩煬殿以觀於迷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赴辦遂命回籍心謂未盡事乃科道官無敢論者上怒無所洩而文華子錦衣千戶恩憚請送父歸家其上疏之曰犯上所禁封遂革文華職削恩憚官邊戍之中外大快當文華誣訐李默時有舉人江宗上文華書曰宗不才曩歲之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華記 三

必念之至熟籌之至精于斯之時有舉朝蓄縮不敢形口者公奮其剛邁上報遇令則言焉必令策焉必行者不朽之令聞流美譽于冠紳也不意聞諸道路疏論李公黨逆謗訕以爲罪詞宗時伏枕攬衣遽起肅然歎曰李公誠然則堯代共驩公無妄發宜爾爾既而稍微事實則所謂黨逆者計其與鄉人比而所謂謗訕者摘其引策目諷也宗傷憐移時喟然長吁不覺泣下夫李公厥位奸以就列則亦明數其章燭之迹誅殛流竄上所裁今也惡其人求其罪知不足用爲撲滅之計乃獵其無據之誣詞不明之隱慝使僂首吞聲以就戮辱不亦悲哉李公黨比與否非宗得知至其援古發策則率爾應酬常慮不逮苟深求逆探何所不有譏者流聞于公公亦過聽文致周內以逢天怒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主上神聖有過唐虞公不能歸羣后德讓之風以共承臨御寬簡之化頗有詩人論訛背憎伎相傾之智豈不爲盛明顯比之朝一大累也臣衡論治以爲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嗚呼吾何憐得見此于今日哉顏子戒叔孫武叔之奸譏議也曰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也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已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故忿慾繇是而懲仁恕繇是而行夫豈日以喜怒之私亂是非之實與誣搆之禍哉唐開元中都督有罪張嘉貞請加詔杖而張說以慮及爭朝宋富彥國惡高郵守饒遣海寇將請殺之而范希文以手滑悟友故夫君子上存國體下爲士大夫儆惜足之地議法尚寬慮事欲遠也今李公六卿之有百僚之率也推敗酷烈於俄頃之間單詞片言末繇自白行路傷心士類掩泣而莫能知其負國之驗實非覺之繇求公於此時豈本心邪直初不嫌其人嘖嘖久之遇於一

名山藏

卷之

四
四
林
類
實

三

殺而不可制亦不虞橫潰至是今亦豈無惻然之意噫其已甚之悔乎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宗與公有久故之誼蒙被周恤匡導之勤載在肺腑適以此時數在左右遇公行事有不然者令徒內懷憤切而隱情惜已甘同凡人豈惟自失初心竊計公悔悟之餘當亦無貳宗之循默也文華嗜酒病蠱被斥後偶們腹五臟悉出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宦者雜記

王振

汪直

劉瑾

張璠

焦芳

劉宇

曹元

王振者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數以武導上上使閱武於將臺振試騎射殿最之所舉首輒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頸以上故罷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永濟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一

鄉故僉事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坐僉事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挾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爲得之太后如振言振自是漸撫內閣過失而權漸歸振矣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大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萬天子至親爲臨幸麓川酋思任發叛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言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欲支解之自是中朝士儼首杜口望風拜跪稱爲父翁雖賢者慮禍亦不免爲卑異兵部尚書徐偉工部侍郎王佑俱

事振而佑尤爲最不肯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益王文能臣也見振並俛首長跪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官門外故有鐵牌高三尺許鑄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是洪武初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生伐國學堂前樹枷脰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杜牧馬者叔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踴亦下錦衣捶楚幾斃於是振勢轉橫雖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上使覲振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二

爲不可與百官宴上聞燈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一年賜振白金寶楮絲幣諸物命振姪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唯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會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勅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所夕念勞爾

至意國家有無疆之休園亦有無疆之聞而振權
益重十四年春虜酋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詭
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大舉寇大
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拔上親計之
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諍不得上行大臣扈從
匆擾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敗書數至諸臣
連疏止上行振下令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掠陣未
至大同已乏食僱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
促上北向逆之益迫勝動重成國公朱勇至膝行聽
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中欽天監正彭德清

衛大營不敢動又人馬不飲水者三日虜見我師不
行偽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上召曹鼐草勅遣二
通事往和虜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隨
搏我兵我兵大亂虜蹂躪陣出人裸袒相蹈藉死者蔽
野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爲虜得設衛
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爪挫死振護駕
突圍復筆死虜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振
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其俱在朝中爲百官所毆
死卿王命籍振家并其黨振從子山鬻於市族屬無
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王盤二十面珊瑚樹高六
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天順改元上尚思振
諱言其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
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汪直者大藤峽徭種也徭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
昭德宮內使陞御馬太監爲人便諂足任而憲宗寵
之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如犬
能侵囓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上怪之未幾易州民
有侯得權者出家爲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衛士
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誅自喜復遇道士田道真

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母孕十四月而生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真定間資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稱爲上師而得權晏然受之錦衣官較聞而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與皆伏誅上自是銳意調察外事以使直直布衣小帽乘驢驘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上悅之爲別創西廠使錦衣官較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投內官爲家人蒙其姓從征冒功得陞百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五

戶正欲從直刺事無繇而福建人都指揮楊舉者少師榮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營解匿其姨夫中書舍人董璵所與爲求瑛許之以資賄瑛因潛往報直而直亦正欲用其恣睢未有路則喜甚夜過瑛酣飲發較尉掩捕就鞠之搜得其擬賄日數內閣商輅及法司堂上官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有名旦奏下追所擬賄黃白二金皆不服使較人瑛之巷凡三巷名錦衣酷刑也以加人入骨節輒離寸許畢璵被毆不勝苦即妄言寄舉叔武選主事仕俸處直不用駕帑令數較梓仕俸至拷掠如之即捉掠

其妻孥翰林侍講陳音與偉比舍乘墮罵所捉掠人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耶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人卽以其妻孥去音前四人問學淵博學者靡不稱其無虛目爲人孝友鄉里族黨者視貧富疎戚爲期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深易信有過則諷諭不少貸半居細事多不經意或遇微細無所較顧仕偉實不受寄金被毆之楚哀號徹晝夜畢仕偉皆以數日死直復使瑛入福建籍舉貨產逮其家口赴京又搜得其歲賄巡按御史及當道籍舉齡之曰吾且言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御史黃本太醫院判蔣宗武諸人直執使瑛先後執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六

繫獄鞠無實者不以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矣至其煩密苛細民間鬪鬪縱犬爭鷄者並竊捶責有犯封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屋妻孥皆去衣受杖遣人四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檜械而人情大駭江西男子福者爲崇府內使或言其貌似直福卽妄爲直挾亡賴子爲較尉自言奉命調察歷江以南莫不震動其熏灼如此居一年大學士商輅萬安劉珝劉吉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宜容皆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羣小往者曹欽之

皆繇遼東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因疏直十罪聞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係安危於
天下使中使懷恩等至閣傳旨詰問上令汪直緝奸
有何壞事輒欲害之誰先主者輒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旨叔問而汪直敢擅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守者不可一日缺直一日擒械數人
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捕之朝廷近侍
直輒自換易汪直不去安乎危乎臣所不敢知也輒
等同心一意無有先後而翊奮泣曰臣等侍皇上東
宮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忽爾汪直爲

名山藏

卷之

臣等請旨

二

害遠近不安臣等何忍坐觀之安言亦皆相繼有言
懷恩以聞上傳旨曰朕不知汪直壞事乃爾卿言良
是便革去西廠散遣官較皆頓首謝而兵部尚書項
思者嘗遇直於塗不覺直騎過趨謝之直心不驕於
是亦倡率諸部大臣共劾直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
之退還本監謫戍瑛於宣府而人心大快直所執繫
獄其人很多皆無籍按至是西廠驟革各自散去而
蔣宗武衣囚衣返其家家人猶未之覺也初直在西
廠士大夫無與往還獨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而吏
部尚書尹旻因越與厚賂疏之明日忠會諸大臣具

草使武選郎壘持赴旻署名旻曰疏出本兵卽本兵
自首之璧曰公長六卿旻怒曰今日方知有六卿長
耶卽遣人報瑛雖署名實出自兵部是爲十三年之
三月直既退泣訴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爲
之非外廷意而南京御史黃稽者柔奸人也曾以考
績入京乃上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
京大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選何不肖亦
不聞羣臣革何宿弊効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奸
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警衆直其部下韋瑛等行
事張皇大臣奏允卽蒙革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及

名山藏

卷之

臣等請旨

八

時行政卽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決自聖衷復西廠
如故始上心疑商輅諸人受楊畢金徒以大臣故置
不問至是出賜祖生司香南京用直刺事如故蓋諭
月耳而御史王億亦言汪直所行不特可以禁戢一
時且可以傳之後世四方傳聞卽說籍億比之禽行
矣直銜項忠之劾已也既出廠卽囑官較發江西都
司僉書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貢求於兄太監黃賜
囑武選郎登得繇京銜陞江西都司科道宮交諭忠
違法詞連其子錦衣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廷鞫
忠忠生職罷而商輅亦致仕矣於是大臣附直者乘

勢喉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勅退者百餘如
尚書薛遠重方都御史李賓侍郎程萬里滕昭遠等
俱乞休致而戴緒未再莽內傳奉累遷右都御史矣
尹旻見直益行長跪禮而諸卿皆從之王越卽向旻
曰豈有跪人六卿爰曰吾驕公矣不敢自異越爲都
御史直復州錦衣千戶吳綬爲指揮緝京事內外相
比奸如山也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
直建州夷人貢誣以爲盜邊執之諸夷忿將爲亂上
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
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厨傳叩伏趨走甚
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卽
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於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
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爲鋤鉞不能安生相率
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上下文升獄戍之自是鉞與
直兩相得也鉞故爲山東布政使爲巡撫者年俸俸
鉞兩人並強幹苛刻不相能鉞復言俸於直直還會
俸以議事來京直發俸貪暴事奏逮之并逮其所屬
官吏侍講學士江朝宗者俸姻屬皆逮逮貶謫拷掠
牛俸究賊以萬計俸不勝拷行賄於綬綬諷所逮屬
官吏代俸輸牛乃罷謫戍之鉞說直曰公今威名赫

奕顏因別有捕寇斬虜功乃可以自結於上而外著
勳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卽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
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
可直不聽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
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八人入
貢遂掩殺之出不意人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獲
老弱焚其廬幕擄枯骸爲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
盈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爵
保國公鉞加扶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彝陞太
僕寺少卿尋進食都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
讐爲辭大肆殺掠巡按御史強珍劾直罪直怒亂
中旨械珍下詔獄卽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
者蒙顯榮忤之者卽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霜
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爲職方郎陸容劉大
夏所沮而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春直
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
出師至威寧海伺虜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
老幼婦女而是時張璠爲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殫
之盡報爲功次復加直祿米願陞工部右侍郎越得
封爲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得陞錦衣官

有差直既啓邊釁虜軼數犯邊得中國人輒毒害之皆以執仇爲詞上固疑之會巡撫大同俞都御史郭銓奏直與總兵共事互生嫌隙寧則恐直見陵直則忌寧相軋儻猝遇虜寇且實邊事上降勅切責調直南馬監先是直有巡邊之役所至都御史鑑甲戎裝望塵伏道須過乃興至館易小帽曳撒叩頭監道出半跪有如役隸時人爲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如燒惹其焦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困臥驛館孤燭夜焚而已直先出使道出定州知州張泰故以供具爲直所悅至是以事至曲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七

劉瑾陝興平人故性淡景泰間自宮爲劉太監名下因其姓純帝時領教坊見幸敬帝初撰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爲太子所悅太子卽位爲毅帝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馬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八人中瑾尤賄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爲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爲亡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范亨徐智等入閣論曰朕將改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陽直向泰求食曰吾非復曩比矣上意且不可測爲語曲陽公詰卒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八月御史徐鏞等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國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上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擠正直引用奸邪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降直爲奉御除王越名安置之安陸州戴縉吳綬並革職爲民張頤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錦發南京淨軍種菜孝陵籍銘家得貨數萬釐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奔遠舊故弛萬幾游宴亡度而卿官人文等備員卿

執靡臣謀得無言耶榮曰上豈不知今欲寬之耳上固
有處諸公退吏部侍郎王恭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
榮榮頸張鐵邪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言上
誅八人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吏部尚書焦
芳者先泄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搶地曰微上恩奴儕
儕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掌東
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
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乃獨咎奴儕帝怒
曰吾叔岳矣瑾曰夫利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
諱亡忌者繇司禮監無人也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一三

有則倡優侏儒之歎不絕於前馳騁弋獵之觀不輟
於快意當前惟陛下耳帝於是立趙選堦爲司禮太
監命永成丘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理夜傳命榜笞
岳亨智逐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
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帝亦立聽之瑾尋矯詔追殺
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揀健遷而請
誅斥之者襁褓文官援焦芳爲大學士使兼掌吏部
事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中
之使自揀不贖而莫敢進言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
瑾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

曰王安用爾爲而一頰朕瑾繇是自決政用其妹夫
故司務孫聰客松江人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
畫謀而已瑾選乖覺官較百餘不時四出察私事創
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員坐事
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查盤遠歲錢數非侵盜雖
涖損者悉鉤索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參劾多
而賄賂重者爲稱職不則繫撻隨至於是縉紳相陵
自爲吞噬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收捕坐及鄰
佑無鄰者坐四遠華衣怒馬時時至下邑偏州而入
入重足立矣瑾之爲司禮監也蓋正德元年冬其十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古

二月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母離其次
矯旨令左都御史張敷華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
隨致仕三年以戶部員外郎李夢陽南京御史潘鏜
黨韓文兵部主事王綸黨劉大夏矯旨謫夢陽綸官
視之矯旨杖貳三十降爲百戶巡按江西御史王良
臣論揀給事中戴銑矯旨械杖黜爲民東廠旗較言
尚寶司卿璫按察副使祥郎中璋有與都門外瑾矯
旨枷以大枷繫于長安兩門成鐵嶺東廠旗較言巡
檢直隸御史王時中刻酷訟繫賊吏殆百餘人瑾矯

旨枷以大枷繫于都察院前成鐵嶺東廠旗較言巡撫山東都御史朱欽嚴酒禁行連坐法使濟南推官元魁覺察之總甲汝林之鄰人爲酒林懼自縊其母欲奏聞元魁與知府項子母果若金瑾矯旨械繫欽等詔獄今欽致仕項爲民元魁請未戌東廠旗較言戶部郎中釋督儲遼東巡役人夫儲多入少出瑾矯旨枷以大枷繫于戶部門三月辛未瑾矯詔列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令罪未盡者悉致仕跪百官金水橋南敬聽詔錦衣衛百戶景祥小旗錦官較緝等九人生于岳黨矯旨杖戌之瑾破故事凡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五

百官奉使蒞任者毋過家南京刷卷御史允中治指揮翰等罪翰奏允中過家犯禁逮杖發遣之郝序爲其父故刑部侍郎志義乞祭葬瑾矯旨送刑部獄主事璋擬杖贖瑾矯旨杖降之并及署郎印者主事承芳錦衣衛都指揮楊玉者瑾黨順天府丞璽移玉文用關玉奏璽輕朝廷陵武職瑾矯旨逮杖之斃杖下兵部員外郎昆主事趙御史伯安坐忤兵部尚書宇瑾矯旨令趙致仕昆伯安外調之寧王宸濠厚賂瑾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東廠旗較言御史胤先病告借川官車瑾矯旨逮杖斃爲民七月壬

寅朔既朝退瑾止廷臣左順門出李東陽所進奏脩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遍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敬矯旨奪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機等四十餘人俸今太僕少卿通等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等二十一人爲民使改書居頃之書成文華殿書辦等官較等二十人乃皆超叙裝潢匠珣等七入陸文思院副使暉等三人不與書率還授謝遷子編修不再請告瑾矯旨黜爲民蘭州知州閔與遊擊將軍謙相訐舍虜入莊浪巡按御史高使兵備副使張天衢治諫罪天衢弘治中爲御史廷糾瑾至是並高閔永成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十六

之晉府鎮國將軍表樣等其父追封爲親王身以加封郡王請禮部尚書傑言追封親王子加封郡王高皇帝祖訓無載也先帝時周悼王膝棟有請固不許陛下推親親恩許亦宜瑾矯旨許之而詰傑曰祖訓無載誰閉止膝棟封也今自劾傑言禮部尚書張昇前左侍郎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前儀制郎中者今參議琮前員外郎者今知府悅前主事者今考功員外郎台瑾矯旨褫昇致仕後所予散官人夫月米曰使傑自劾者傑又委罪前人令與華俱致仕琮等皆調降之徵府爭氏田知縣訥不與參政約御史陽都

御史瑛如訥所上狀使戶部侍郎汗往覆之曰先朝有賜焉瑾矯旨悉令捕繫降誦之英國公懋家人文才侵占官民田刑部問擬減等徒杖罪瑾矯旨文才伴輕情重也大理不參駁法吏邢寺正中寺副雲鵬評事鐸等悉降之故中山王達有賜田於無錫久失之無錫罷吏許祿教魏國公備與縣民壅妙相院僧爭故田巡按御史大有使羣有司視之備無田備不伏再遣給事中忱等會巡撫都御史艾璞覆勘璞使群有司再視之亦曰備無田備大路瑾矯旨三遣戶部侍郎佐大理少卿鼎等往佐等具奏有許祿云

名山藏

卷之

七

七

瑾矯旨械繫前後官京師杖艾璞五十編其合家海南加陞佐等俸一級給事中珣等奏查盤遼東諸衛倉場有泥爛虧折者縣知州英管糧郎中蓋繹分守參政今都御史政右參議巨故巡撫今右都御史璽致仕侍郎賜今巡撫都御史璋失驗察瑾矯旨悉逮治之詔獄瑾破故事今外官起任者身領憑京師母待人齎付三木民怨故妻與私夫謀殺怨論死繫獄久之怒自誣爲解巡按御史洪爲改杖繼洪者御史春論如初刑部審錄員外郎廉復如洪擬瑾矯旨張春褫洪廉職以都御史森失參駁令致仕四川副使

翼之故以御史巡按貴州千戶銳與百戶鑑訟翼之繫銳銳逃使追之其僕溺凌死銳反誣奏翼之使御史絰刑部員外郎鑑錦衣衛千戶珍即訊絰還劾翼之第所坐故公事又赦前可無罪瑾矯旨降翼之縣丞奪絰鑑珍休京山縣民書倫殺人論死審錄大理寺正習以爲可矜疑奏請再問巡按御史李天賦論如前罪瑾矯旨驗問官鞫斯獄者與習並逮訊以天賦決獄斷許需擢京堂官巡撫寧夏都御史藍章乞有與之官瑾矯旨都御史四品不得肩與章不恤軍士自便奉降爲通判給事中奎奏寧夏芻粟十四萬

名山藏

卷之

六

六

三千餘束火燬也先任都御史憲管糧餉事時乃報曰泥爛瑾矯旨逮繫憲等責償憲死焉三年吏部都察院考察百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儼家故富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庭捷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帳不脩其致仕御史南金詐欺無病其爲民攬頭傑進官銀監追二年不就刑部如例類奏請保外完納瑾矯旨責刑部玩法曲庇人不念錢穀重逮員外郎宅仁主事銓降罰之今自後犯者卽盡償家產仍枷三月邊戍之不得以赦論巡撫四川都御史纓巡按御史章參政

彥華副使賈參議祥鵬謂蜀水惡請開通坐山道可
自夷陵達夔州旨未下纓等皆去任彥華獨開道不
待旨瑾矯旨升械繫纓章等誦罰之微世子奏民朋
等負稅侵耕地朋亦奏世子貪暴遣太監卽訊辭連
河南參政約南陽知府智及諸州縣官瑾矯旨發朋
成諸官俱落職以刑部侍郎陶琰故巡撫河南亦令
之閒住光祿寺丞松歸省遠限吏部據例復職瑾矯
旨罰俸曰凡省規養病者皆贖職管私自後達四五
月限者罰如松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
以上者制仕籍養病一年以上者致仕亡何御史學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九

法益酷巡撫遼東都御史鼎中錫璋參政參議矩
管糧郎中釋蓋監收知州瑾英巡撫大同都御史南
管糧郎中祿坐糧草泡爛皆身繫詔獄責其家人倍
償於任所久之不能償鼎等奏乞詣囚任所令家人
還鄉贖產業可之猶令鎮巡官償後驗送鎮撫司奏
處發爲民永平管糧郎中乾知縣議通判泰指揮英
以草束燒燬下巡按御史逮問乾請遣代而後詣理
以無廢邊政瑾怒矯旨令母就御史逮訊之京師瑾
與焦芳欲私其鄉較士風言官請增河陝山東西解
士之額陝西六十五人瑾矯旨增至百河南八十人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十

名工部尚書楊守隨謂飢死械繫卽欲輕貳駁御史房瀛改擬杖都察院疑其輕疏請自上裁瑾故惡守隨時守隨已致仕家居矯旨卽家逮之罰贖米千石并逮瀛與署名者寺丞鼎寺正訥評事富等請罰有差訥自納於瑾又免之侍郎貴以脩邊用不足請借戶部太倉銀尚書佐言往借太倉脩邊今尚未抵不可許瑾矯旨往歲借不抵何不索者今佐自劾并郎卿等皆奪俸侍郎瓊既遷吏部不自劾瑾曰向猶有分職何自恕亦改之南京監察御史玉刷諸司文卷多所奏劾瑾矯旨王彈糾諸司殆可嘉者乃公廉者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錄記

三

不別舉降三級外調之兵科給事中希曾監察御史之勵查湖廣邊儲亦有所劾奏瑾矯旨希曾之勵劾不盡逮繫鎮撫司杖而削其籍前巡撫湖廣都御史全右參政福副使獻民皆卽其家捕之戶部郎中乾諾坐先爲主事時監收今有虧折汜爛瑾矯旨皆送繫巡按御史待追償保定中衛指揮僉事永以索賄捶屬吏景致死故坐故殺論刑部員外郎麟審錄以可矜請改永成永猶訟下御史武驗問如麟擬瑾從之猶矯旨以麟擅出死罪降二級除之邊民登顯爲競渡之戲旗較妄言民擅造龍舟者瑾矯旨籍其家

瑾日益橫恣內臣有爲匿名書者籍瑾過惡陰授禁軍使朝則棄之御道書兼追訟故尚書韓文舉太監扶安黃偉可用六月壬辰上朝侍班御史奏瑾大怒上還朝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甯某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皆知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稍處分卽皆怨太祖法度卽不見豈不曾知聞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錄記

五

雜立耳遺書人寧復立故處瑾曰則皆跪之其郎中搜必得草偉曰爲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僊暑中者數人悉拽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爲國爲民好男子死卽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爲瑾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名固死也矧御前卽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榮曰入矣公等僂而舒內豎彌米瓜焉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需餒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部主事

武順天推官世進士仲鳴而病者亡并明日李東陽疏揀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者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首掌司禮監印於是瑾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瑾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紅本白瑾瑾不復干涉內閣持歸私與應文見撰偽旨付外益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綏并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徵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名山藏

卷之

卷之

三

沒故大臣家收適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實鑄之變而卒及於禍太監榮泰甲字庫收貯三梭布故備內宮內使之賞還來以充文武官折俸包兒皆繇內外交通是致供賞空乏瑾命少監淮與給事中御史戶部郎中各一人盤驗之矯旨論建議停徵及擅擬折俸者百七十三人下侍郎儼等十三人獄奪其俸罰給事中祿御史構等九十五人贖罪米百石餘曰聊寬爾戶部參浙江巡鹽御史澗督鹽價遲延瑾矯旨下錦衣獄杖之法司

望風擬濶監守自盜黜爲民困著今後有違者論死南京刑部缺郎中吏部尚書許進疏覈員外郎主事者二人請瑾矯旨何輒用署不實授者使皆實對進對無實授者以署亦故事瑾責進越制除官矯旨三詰之今致仕侍郎鉞及文選司屬皆奪俸憲廟郭惠妃弟舅言奸民侵其所賜田訟官久不決命戶部員外郎鳳和往勘鳳和還報瑾矯旨追罰節年勒問官戶部員外郎紀等十六人米五百石浙江巡鹽御史岱奏蕭山等縣鹽課等司積欠水鄉草蕩價銀坐先任運使奇等違慢不綜制瑾矯旨令巡按御史各繫名山藏

卷之

卷之

二

其家屬賄追凡十六人死者罰不宥南京監察御史葛浩陸岷先忤瑾爲民瑾怒未弭至是坐劾武昌知府晦不實矯旨追論執杖之民如故給事中顯御史金參劾忤瑾意瑾矯旨繫獄杖降之故給事中智故副使曾坐事罰還米身死家貧戶部爲之請瑾矯旨仍令其家輸百石京倉給事中恩誠御史珊查盤遼東倉庫并劾都御史王宗彝陳珪張鼐馬中錫韓重前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前戶部尚書侶鍾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賜王佐張縉郎中陳大章參政繆昌巡按御史王獻臣查盤給事中吳舜等復

十六人瑾矯旨重者罰米千石輕者五百以參劾不
阿陞恩誠瑄各一級工部缺尚書吏部推南京右都
御史吳文度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珩瑾矯旨陞文度
戶部尚書乃今與珩俱致仕四川缺參政吏部推陝
西副使番馬湖知府鐸瑾矯旨數蕃罪過仍陞鐸左
參政今致仕已推武昌知府賡寶慶知府祥瑾矯旨
用祥數晦罪過黜之四年吏部推南京光祿寺卿祿
廣西右布政使綸可湖廣巡撫都御史瑾矯旨用綸
令祿致仕自是吏部有所推舉令致仕者種種矣給
事中儀查盤寧夏固原等處倉庫劾累年兵備等官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副使隆等十六人巡撫都御史徐廷璋等十六人侍
郎一人管糧郎中一人監收指揮鈇通判全等百八
十八人瑾矯旨令情重者罰米各五百石致仕爲民
者半之儀又查盤馬價鹽課參劾巡撫寧夏右都御
史憲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一清苑馬寺卿靈會事時
平涼知府遼同知思忠指揮冕等八人瑾矯旨憲物
故罰米五百石一清靈致仕三百石冕等情重者二
百石輕百石德王奏賜田千餘頃被小民占種當事
承勘久不爲嚴實追徵戶部覆議因舉承勘者姓名
前布政使泰環濟南府同知文明通判佑新城知縣

瑩時環已遷刑部侍郎泰等死久矣瑾矯旨罰泰文
明佑瑩家米百石環三百石崇王言歲祿萬石糧米
一之粟米九之弘治間故巡撫都御史錢鈇以土之
宜肌梗易粟請如鈇給者瑾矯旨鈇易米與崇易用
不奏擅更成法與諸藩通即死當追論収其妻孥及
藏獲婦女六十餘人於京師下法司會訊之沒其產
戍其五子諸邊雖有赦毋原仍罰承奉名長史顯等
贖罪米人千石繼鉞受事者都御史韓文等布政使
銓等御史清等府州縣官子麟等以年月久近罰米
有差常籍沒時浙江布政使李贊涕不忍瑾聞亦使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之致仕刑部吏遜告其本司郎中滌員外郎岳主事
承範文韶盜易贓物瑾矯旨除滌等名即以遜爲刑
部司務軍人允以鹿毫之地獻徵王民訟焉遣戶部
郎中瑋往勘璘并論舊勘當事者四十四人瑾矯旨
罰見任者米百石罷黜半之瀏陽民應龍與其族人
道龍有仇前後謀殺其五人蹤跡秘獄亦久懸遣給
事中九叙往聽九叙追劾先後聽獄者御史天賦而
下十有三人瑾矯旨悉降級罰米有差以九叙參詳
舉其職陞一級俸爲後勘事官法先是劉健當閣草
詔令四方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推揮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者四人瑾意四人謝選里人也又草詔出劉健矯旨天下大矣何餘姚多隱士下四人鎮撫司鞠之辭連健選矯旨黜爲民四人譴成吏部尚書劉宇復劾浙江布政使林符邵寶等七人及推官譚聰知縣汪度舉不當瑾矯旨罰符等米人三百石罷聰度職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瑾以徵文譴詞內外官坐事罰米者動以千石或五百石或三百或二百以爲常因令戶部爲期示前後罰米諸官輸不如期者劾如法則大同倉輸千石者尚書韓文一人五百石者文及侍郎張縉等九人三

名山藏

卷之

名者雜記

三七

百石者都御史徐節一人宣府倉輸五百石者員外吳紀等十六人三百石者御史李進等三人太倉輸三百石者指揮僉事張經等四人二百石者布政周李麟等六人百石者尚書仇鍾等六十八人三十石者員外李夢陽一人宣大二鎮輸三百石者給事中吉時等三十四人二百石者給事中艾洪等十七人松潘輸二百石者都御史劉洪一人大學士李東陽言邊儲糧草故有專職者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其事而已審有侵盜固宜追賠如法今第云督理不嚴若宜寬宥者瑾矯旨切責巡撫都御史因追數其

素所惡者曰若劉健謝選無故扣關王時中酷暴張紳馬中錫等不職許進越制選官錢鉞擅改祿米諸臣罪狀平日難枚舉當其巡撫時加總督參贊等名委任非輕治邊儲無方事發竟生倉官小民藉令監追至死何所賈償似此越律又奚恕也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鉅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慶復請猶竹廠地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人二千五百餘墳築室窺民聽其宿娼賣酒日供贍玄明宮香火復請建關羽廟典平馬嵬鎮今有司歲時祀乞頒勅立碑鑄祭器堂楹之數修其鄉人示榮寵焉瑾

名山藏

卷之

名者雜記

三八

東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遊食人於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閭閻然遊食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朝覲官橐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官庫倍償之曰京債瑾聞復矯旨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以自文於是又有司又箕斂賸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林吾死或有藉以自封者矣寧都民凌謀殺其大功兄生斬屢恩下都察院勘實瑾矯旨赦凌仍覈前後問官分其罪三等前副使泗等四人俱逮問前御史恕罰米百石元三百石前贛州知府廷等

三人人六十石前巡撫延綏都御史高坐管發言格
名尚納糧草追徵未竟瑾矯旨逮高諒獄高不勝拷
誣服自盜論斬籍其家妻孥坐叔者二十三人久之
乃得免死成瑾破故事矯旨令吏部不時考察京朝
官母待六年吏部言僉都御史陸完赴任違限三月
宜治罪瑾破故事矯旨令爲試僉都御史若初授御
史然者上高縣民克明誣奏其縣人致仕禮部左侍
郎黃景僭用龍袍諸不法事遣太監刑部錦衣衛各
一人往按察治經年無所得景嘗與人爭買產景家永
坊牌雕畫龍虎宅傍井鑄黃府焉瑾矯旨籍景家永
名口藏

卷之
宣者雜記
三

戌之復分戌其子孫弟姪家人佃戶五十八人今所
在禁錮前後御史布按二司及諸府縣官皆坐不舉
發略罰米五百石瑾復破故事巡撫在外還轉者令
領勅於京師廣東布政使陞巡撫延綏久不赴京領
勅瑾矯旨逮訊錦衣獄查盤給事中淳御史惠奏延
綏寧夏折支拖欠虛出那移應償金萬九千三百餘
兩因劾接管及奏乞者罪自尚書都御史僉事郎中
長史而下凡三十九人瑾矯旨罰都御史楊一清食
事籍慶府長史養浩溥米三百石致仕戶部尚書顧
佐侶鍾韓文郎中鍾昭各半之猶謂淳惠不纖悉亦

米如一清數查盤給事中潤奏前巡撫甘肅都御
史畢亨借用軍賦銀買馬誤云借之備荒所費雖經
奏辭實外瑾矯旨罰亨米百石尚衣監太監軌進奉
還京過淮安言知府趙俊等給傳不時瑾矯旨罰俊
米三百石輸邊巡按御史趙時中亦罰百樂安縣民
能與其弟毒殺父以誣圖者故論死刑部審錄郎中
綱以爲疑巡按御史來旬移僉事經參政嚴再諫能
母妻訴京師自刎不殊以明能罪而綱已死瑾矯旨
逮繫綱家罰米三百石來旬經嚴各百石巡按三司
官嘗聽斷者今皆以名聞臨朐縣民獄成僉事煥以

名山藏
卷之
宣者雜記
三

奏失列上司府縣官與聽獄者職名瑾矯旨皆罰米
百石輸邊清江民英傑失盜有密告民元陸訟之官
元陸不勝考自誣服更遣其子奏訴久不決刑部審
錄郎中孫燧與巡按御史臧鳳白元陸寬未縱遣也
巡按御史元謙上因劾前僉事落失入及前後承勘
者布政使綸而下十一人滯獄罪燧鳳雖白寬不究
竟亦宜坐瑾矯旨逮啓下獄罰綸等輸邊米率百石
以上查盤給事中潤奏甘肅等處錢穀虧折罪誅都
御史等官侯璫三十餘人瑾矯旨各罰米二百石致
仕閣住者半之查盤給事中夔以大同宣府錢糧劾

前都御史今刑部尚書劉宇及去任尚書韓文運使
呂賢郎中孫祿等二十餘人瑾矯旨罪重者罰米二
百石輕者百石致仕者減半充軍爲民病故及已罰
米者得宥寬惡夢劾宇下錦衣衛獄與御史王潘並
罰輸邊米三百故事纂脩書與纂脩者當陞職至是
孝宗實錄成內閣循故事請瑾矯旨追論劉健在先
朝纂脩會典多糜費不當今李東陽覆定之因追革
當時所陞職於是東陽及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梁
儲戶部尚書楊廷和禮部尚書白鉞右侍郎靳貴左
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丁憂禮部尚書劉機左春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坊左庶子侍讀毛澄侍讀顧清致仕吏部侍郎楊守
陞南京吏部尚書王華皆降職有差瑾猶矯旨吏部
奏擬尚隱欺姑存大體不深究焉爾居數日復論纂
脩孝宗實錄功復東陽等職如故而附出編修顧清
汪俊王九思徐穆吳一鵬李廷相崔銳溫仁和穆孔
暉汪偉翟鑾易舒詒賈詠劉龍陸海李繼先董玘等
於南北部屬名曰擴充政務曰是皆更事者編脩董
玘偶遺瑾復出之它奏自後令吏部揀選翰林官毋
循故事徒辭內閣請上裁者兵部言肅州指揮忠弘
治中出塞獲虜首三級御史旻賜高吉等歷勘不急

爲請賞瑾矯旨罰賜旻米二百石輸邊奪吉俸三月
爲民都御史劉孟坐枉道過家逮繫京師刑部擬罪
當爲民瑾矯旨枷百斤枷於吏部門罰輸邊米三百
松江府輸布足准米二石成化末尚書王恕爲巡撫
都御史與尚書樊瑩故爲知府時節其米攤他稅布
得五減一以相洽也至是以所輸布疎窄不中追論
其繇罰瑩與前都御史彭韶侶鍾王克復知府劉璟
五百石前都御史何鑑魏紳艾璞前御史饒椿前知
府劉琬同知敏各七百石知府洪千石都御史鑒千
五百石惟恕以舊臣得宥查盤御史岱奏兩浙虧折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鹽課擬今巡鹽御史及運司官差次賠納毋論身死
者下至運判官猶納千五百金也瑾尚矯旨坐位漏
參罰輸邊米八百石若運使楊奇久死家貧御史彭
程以言諱戍死於謫所皆不得減免程親黨助程償
猶不能舉其數僅一孫女乃鬻爲商人妾焉是時瑾
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綏過瑾從容
爲瑾言瑾殊納之印綬少監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良
與刑部左侍郎鸞勘訟江西還宣良大賂瑾瑾矯旨
降宜奉御良百戶亦命鸞致仕自巡撫都御史林俊
而下三十一人皆坐不能早成獄罰米三百然終不

能改也是歲瑾矯旨清核天下屯田遣官四出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希旨過嚴義鋪等州軍餘真等不能堪因爲變久乃定瑾罰備禦都指揮僉事鳳等人米二百石執其首惡三十餘人誅之御史湯霽者故謫戍肅州會赦歸家其里人濡有訟事霽兄營許恥其賂而霽不知也濡誣奏霽援赦文逃戍歸家家居多諸犯禁事令給事中磐錦衣千戶凱會巡按御史璞勘問上言濡奏霽誣所引禁例奏霽皆謾誕無稽罪瑾矯旨杖霽五十仍遣之故戍今所在有司禁緇之陝西兵備副使旻肅州衛指揮吳以縱霽歸俱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F御史逮問凱警亦以擬罪不當下獄久之仍罰米百石瑾又欲裁冗員嚴糾劾之禁雖名士在方面者遇裁職悉罷去其官不別補御史牙御史武希旨請令撫按官得不時糾劾所屬瑾從中可之瑾所用值事旗較雖郡荒縣無所不涉至是旗較有言遠方吏不任者瑾悉取中旨以爲察瑾言南方人之官旁近皆奸熟不便於是破故事今南直隸浙江兩廣俱母選用鄰省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稽覈湖廣管糧官員如例參劾四百餘人開坐官之去留人之存亡與在事久近者請上裁瑾矯旨致仕爲民病故者

皆勿論它陞降丁憂考滿但糧有干涉者各罰米有差在事有專責而年深者負百萬石以上罰千石十萬石以上罰七百石一萬石以上罰五百石五千石以上罰三百石四百石以上罰二百石有專責而年深與無專責而年深者遞減十之三焉陝西缺參議吏部推僉事階僉事訥瑾矯旨徑陞訥爲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許肩輿恥故都御史以歸自是羣小有向瑾之官者瑾輒擬旨其手本吏部不用奏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李貢生奏前任劉璫所議濟邊銀無實又先爲布政使時錢穀多逋逮罰輸邊米五百石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今致仕瑾又矯旨罰及南京工部尚書俞俊杜士忠胡瑞各米三百石旣又以俊善追徵免之而獨坐忠瑞湖廣民有與楚府軍人爭田者知府金判予民楚王以奏命中官與給事中會巡按御史勘既報瑾矯旨歸田於王罰金輪邊米千石勒爲民刑部尚書缺吏部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孫需兵部尚書何鑑需治官廉瑾屢按不謝矯旨留鑑如故予需致仕紹興衛指揮俊督漕欲以濕漕米買銀輸京漕運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素憾熊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贓罪不法事械繫熊京師莫敢論掾者遂梟梟首奪熊誥券籍

之發海南充軍謂副都御史寶參將椿與共事不
衆奏勒寶致仕降椿職一級於是詰責科道官今吏
兵二部悉按文武官坐事爲民充軍閒住者並奪誥
勅如熊於是都給事中李憲者出瑾門下瑾有所賜
則出誇於同官曰劉公遺我也至是與六科給事中
十三道御史奏國家以爵賞待君子以刑罰繩小人
文武官蒙恩被過榮身及親恩至渥矣奸回小人冒
名無實職行彰灼公論難庇以至除名坐罪然朝廷
尚留寬大之恩已妻父母上及三代封贈誥勅如故
夫其冒名亡實職行彰灼朝廷豈有賴焉不行追奪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尚書懲後若故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書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通宜奪毀瑾從中可其奏舊
賞玉帶服色並令還官凡奪六百七十餘人五年瑾
矯詔孔廟脩理歲久未就豈無欺費者工部其按奏
之工部以先後當事者名上瑾罰都御史而下何鑑
等三十九人米有差則鑑千石御史濂等八百石都
御史欽等六百石布政使元等刷卷御史崇熙等五
百石布政使璟等三百石東廠旗較言南直隸巡
御史鳳鳴與所部指揮璽會飲教場爲投壺蹴鞠之
戲瑾矯旨編鳳鳴爲徐州驛弓手罰米五百石頃之

鳳鳴納賄焉乃令御史巡如故理法如秋荼矣而
先是吏部侍郎張綬復請立稽考勘合凡兩京府
部寺類行天下勘合在外官陞任交代有未完者毋
得輒離去不者降二級新舊官交相爲那移者罪如
之於是御史斌巡按河南還禮部爲勘合未完當論
如新法瑾矯旨詰責吏部都察院科道官何不悉知
奏乃禮部自舉之皆罰俸有差禮科都給事中聰等
河南道御史賦等尤當職加杖之二十南京錦衣衛
炳者寧河王愈裔孫與其從弟昭光爭愈所賜
宅下南京三法司勘之炳及昭光不待勘復訟辨瑾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矯旨彼中三法司刑部尚書吳洪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憲大理寺胡富何不卽勘問使得復訟辨俱今致
仕刑部郎中趙永禎御史王輔寺正元稔等皆外調
之仍各罰米百石萬安人蕭明舉亡入滿刺加國變
夷名曰亞劉與其國人端亞智以國王之命來朝因
與其黨謀僞造符印入淳泥國索賞至廣東劫殺亞
智盡得其財物論罪有差瑾與焦芳惡彭華因矯旨
縱爰書之未曰江西土俗絲來玩法如彭華李裕尹
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招引物議難以盡舉今宜束其
仕進之路其地鄉試解額可損五十名仕者毋得

除京職著爲今是時瑾與芳尚謂王安石禍宋吳玠仕元欲榜其罪於朝大學士楊廷和曰盜賊往往有之王吳皆前代事偶因一盜有此舉動駭人聽聞瑾曰榜朝堂前代亦有之廷和曰非盛德事可累主上耶乃止查盤戶部主事釋奏兩廣庫藏有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見貯梧州府久不輸京師宜更使會計之瑾勅太監韋霽科道官往還報釋言誣也梧州府銀故以三之二計京貯其一焉先任布政銳巡撫都御史大夏巡按御史賢等視藏不綜刷則有之凡參劾八百九十九人瑾矯旨釋釋誣不治逮問銳等悉

名山藏

卷之一

官者雜記

三

罰未有差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陳邊鎮舊功請封拜瑾矯旨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資百餘言下廷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爲涇陽伯瑾前後五歲株連之今隻於士庶鉗徒之役上於衣冠若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素寒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爲三正德二年六月初日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郝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者多夔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諭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次終五年

間惟大理評事羅僞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怪之於是士大夫雖雅低名節者悉變爲曲學應世而諛佞者不可勝道也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中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始入及見瑾瞻視按其冠過目叱出之朝士大驚更低冠入謝瑾乃說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管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遷之雲鳳于思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今中外守之於是

名山藏

卷之二

官者雜記

三

給事中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璟數被詆懼當免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璟能督責意乃說而給事中滂者承委有劾奏其父銓爲都御史乃亦在劾中於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是時安化實鐸者久有反謀而時會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過刻又多斂軍士金錢爲賂巡撫寧夏都御史安惟學亦數杖辱將士將士皆怨之其年之四月實鐸因將士之怨移檄中外數瑾罪與何錦周昂丁廣殺東學爲變帝詔太監張永與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實鐸已爲仇鉞所擒實鐸之檄數瑾罪也其敢聞上有指揮

覩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及聞其擒悔乃欲反之方倏然自爲功謂當得大封拜焉永成與永等皆瑾故等夷不相下瑾尤忌永寧夏功八月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對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肌之永曰置陛下何地土悟自行至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遂繫縛某廠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爲奉御閒住之風

名山藏

卷之十

高者報記

五

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常招引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是有及心中外天災地變率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嘗私造衣甲弓弩道瑾皆受藏之竊竊有不軌圖是月也瑾兄錦衣衛指揮景祥死公卿以下吊賻填門云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又爲辭靈之祭賻錢帛益多時瑾最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甲午傾朝送葬瑾且因爲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卽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門

行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選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決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六百六十二束獅鬚帶二束金銀湯盪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珎印一以上諸物又得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又得偽璽一袋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金牌三穿官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綏掌錦衣衛者指揮使楊玉掌鎮撫者指揮使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給事中納十三道御史賀泰乃共劾瑾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辟駢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爲我罷

名山藏

卷之十一

高者報記

五

領上直軍乎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緣汝抑汝何戴甲也曰以街上震曰何戴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夾圖於天下是日也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嚙生噉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張綵等附瑾致高位者四人其行事如左

張綵輩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爲馬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緻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蔭論

名山藏

卷之二

宦者雜記

四

其顛倒選法綵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綵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鄉人綵既爲瑾同鄉又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益有意綵綵殊未知既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綵曰何爲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益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卽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屏後摩

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肴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顯被老韓羞殺因歡悅竟日綵爲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陽知府恕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公罪恕送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至其綜覈敏練亡如也既遷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東廠偵較告瑾瑾未兩月復遷綵吏部侍郎又亡何轉綵代之綵自以起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誚瑾辭瑾厲色曰公已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爲宰相皂隸爲

名山藏

卷之二

宦者雜記

四

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爲朝廷用人何管遲驟綵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言稱瑾才略過人常呼爲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衆間爲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貪污今乃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爲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歛當時爲盡入明公之棄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

怨則歸公利遺于衆何苦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事
凡既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徽家宰教
我幾誤一生卽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它人我自落
得箇罵名耳乃晝暮夜辭金故事於太門之外御史
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宜指揮趙良皆以多賂
瑾爲瑾所黜罷御史節饋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
死瑾謂絲曰驚驚不哭驚驚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
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
祭各賂我千金以上三人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
知敗壞多少奸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畫辭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四三

金皆笑既乃知縣絲又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
壞事瑾如所舉名盡逐之然絲平日惟知敬瑾瑾疎
同類同類以爲絲教之絲有所推舉悉不先白內閣
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瑾涕泣語絲曰始谷張諸人
患外臣藉我輩惟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
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
知所稅駕也絲因辟左右曰今上末子勢必立宗室
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
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
耳絲告不可瑾怒以茗盃擲絲絲不敢言瑾敗奉旨

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坐絲與瑾同板絲哥呼曰
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絲書生二十年位至
尚書更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
求之於心瑾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追問有何
指證左驗何必問絲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
日卒已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剝屍長安市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
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用才華自著獨芳
猜恨無文衆盡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
爲學士乎安曰焉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我不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四四

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脩文華大訓以
爲東進講其書獨華等數人爲之芳不與心耻焉
時當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譏芳素比尹某父
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
銜兩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
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
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爲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
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
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
芳邪溥不聽及僕人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聖

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燈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則馬文升爲尚書老臣矣亦時時矜侮之芳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力求入閣謝還抑焉亦怨還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會謂理財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况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然今天下趙祖匿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上聞之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導上戲樂給事中劉蕡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當之乃又泄伏闕謀於瑾瑾深德焉健遷去瑾援入內閣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導佐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矣芳于黃中亦傲狠不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爲賓二甲之首芳言瑾得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脩然尚時時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笑

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樞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官傲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脩孝宗實錄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爲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簡討段吳華文致諸翰林密投瑾是以有橫充政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旣德風瑾裁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卽見一南人退一北人進執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舉北而貶南嘗爲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其與脩孝宗實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誣詆及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爲郎時芳薦以悅瑾意可共姦利旣綵爲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吳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構於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人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及日至千操刀芳病臥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斥芳也實鍾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芳慙乃乞歸子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爲民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干等盜起至必陽火之發告仆牆多得藏金焉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

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凡芳衣冠被處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廢之以白刃曰吾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及者恨焦芳父子二賊導劉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木能也然老賊予已屈辱之小賊誅爲介介耳劉二漢亦曰吾死國當吾家所行後錄張綵始錄焦芳綵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軀幹魁偉自知縣權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鉤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聲嘗鑒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虜孝宗以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錄記

聖

爲才正德中以虜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督康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邊起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俸拜瑾爲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脩邊功賜金帛廢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初未出而宇已至國門矣宇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杆之瑾以爲能權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爲吏部尚書瑾因事去進遂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賂賂狼藉迫縛吏部

籍紳之醜不虛傳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

張綵爲選郎事皆錄綵字尸位而已錄既選宇益憤憤瑾乃復轉綵爲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授之尚書不忍罪去宇加宇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中賀宇爲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人耶宇聞疏乞省墓歸人謂宇儼然黃扉不及曹元流毒善良不及焦芳也

曹元大寧前衛人徙以與瑾段亨之舊隸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諸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罪閣吏生之門爲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錄記

聖

頃之黜爲民元老無子面盛治第京師每從瑾所飽佚出意氣甚得瑾取恥所藏違禁服用竊焚之未幾貧停遂市其第賣家自作墓誌曰卽死誰銘我郎曰余傳劉瑾而一時政事之凶忍賢士大夫之優酷可以傷焉觀其五年之間威柄號令一出其手天子矣瑾寢處士大夫若頻笑報伏闕也彼何人斯云法太祖哉余讀瑾奏書焦芳劉宇炎熱之人耳謂張綵變亂選法故所坐獨重綵故名士也予得見其弟繼家狀鳴鶴私恨良有可信其始託非也予以是悲之因爲草次而存之

名山戴卷之

高道記

晉江何喬遠

士固有以自好者狂歌草澤之中蓬累茨茅之蹊囊纓冕而混羊豕甘葵藿而佩衡夷或有洗洋猖狂或有委蛇支離要皆偶於道而不入於邪家其華采見於言辭而聲光著於世亦能使當世之士跼蹐而從之以是知狂簡之成斐德義之游覽文章之芳潤而山林之致遠也

陶宗儀

楊維禎

楊基高啓張羽徐賁

名山戴

卷之

高道記

一

合傳

徐舫

王冕

宋克

葉子奇

虞原璩

陳海雍

沈周

伍雲

孫一元

張詩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黃省曾

都穆

許相卿

高濂

傅汝舟

孫宜

盧柟

宋海翁

陶宗儀字九成黃嚴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聘不就藝圃一區果蔬薈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漑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鴈獨酌歌所爲詩撫

掌大噱人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宗儀所著百卷藏排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漢楊震之後也元末擢進士

仕不信其志棄官歸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毗

陵聞雪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陟太湖南

新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極海登小金山冠

鐵業冠服褐毛寬博手吹鐵笛九竇應律聲絕人世

好事者多載酒維禎所幸聞吹笛維禎爲一弄便臥

這客客或不去更臥而吹自如嘗對客曰笛有君山

山口戴

名山戴

卷之

高道記

二

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心其登眺

名山勝處想見古人風節曠邁人莫測焉始張士誠

據浙西間維禎名累使求致不能屈而撰五論反覆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大祖在軍中聞而甚高其義及

卽位被命至京師年七十餘矣作老婦語以見意上

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作移住頰樓中曰吾欲

觀化一巡起自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鄭筆曰

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且久遂泊然逝似

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步履聲相接與永嘉李孝先

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毗陽顧瑛爲詩文友與釋孫

釋現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更詩五十卷藏千鐵崖山始維頑父奇維頑爲築鶴卷樓鐵崖山中維頑在樓輒傳食讀書其中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末濂稱鐵崖先生起浙河之間聲光殷摩憂霄漢撫其論撰如視商教周彝震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蕩凌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鐵筆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名山藏

卷之二

高道記

五

令平陽復從坐徒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役鍾官卒啓字季迺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知擢翰林編脩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上策文並獲罪八割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名懼自沉於江責能詩善圖染有山澤間意張士誠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索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乏軍興論死

徐昉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旣應舉棄去之學爲詩人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切礪而詩道益昌後築室江阜日苦吟天雨雪終日釣江上去末濂劉基葉琛章溢同赴召買舟沂桐江而西昉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遂登舟與三人歡飲別

王冕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凝如此何不聽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魔又土偶憚惡可怖恬若無觀安陽韓性錄爲弟子遂成通儒性辛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之登元末屢應進士舉

名山藏

卷之二

高道記

四

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慷慨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便欲偃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曳地袍翩翩行兩

秩軒翁人皆笑斥爲狂奴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館職見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歸樓妻孥隱九里山做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據卷曰卽未死待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旣取婆道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我能爲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之策高帝聞其人名與語良悅寘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卒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五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禁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便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辱士類名克飲或勸克勿往曰酣人也克卽往坐上坐爲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爲壽克伉直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言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初爲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今古詭譎隱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偕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者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漫瀆夷戎希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得荒兵苗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六

虞原璩字叔固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時時乘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答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醺可代也璩遂出新醢脩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醺交同邑有李德恭亦以善書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陳海庵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受學於吳與

弼嘗以周易質疑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歸如言往謁適海濱兼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欣服去既去語兒輩曰吳君非知我者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貞吉並精繪事志尚高邁家庭僕隸悉遍文史周風格潔脩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蘇子瞻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道勁奇崛其畫得之於天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意態橫生畫成自標題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七

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至其含弘仁恕寬然長者也儻有失物誤指周家物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既得物返周家物周曰非公物耶笑而納之嘗購得古書一部殊費價直客來睇視之曰吾書也示我所從來將往質焉周問驗其書果是客書舉而還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唯呵售者至其直氣倔強又復無如弘治中科道官羅泮等以言武崗知州劉遜事有旨下錦木獄者六十餘人臺部封事無人收納吏部尚書屠濬請以他官代之既得旨詹事楊守陞致劄於濬言科道下獄公

卽當抗疏請貸如何但請他官代叔章奏周讀之而作詩云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默而恭卿相肩其然出納代天工官詹此劄子責善太宰公辭嚴氣則直讀之聲風風韓論及歐書異代而合縱既可扶國是抑甥朋友忠百年無此言交道從而隆朝廷罰臺給株連班直空宰公乞攝職奏上何思恩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迎逢急彼故緩此意外有牢籠人情謝茲疏詆訕紛兇兇臺爲風紀御給本絲綸總朝廷托耳目立法繇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望乃崇愆忒以之律邪佞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八

如水壅土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指沮失驚誘使之抱暗弊天王本聖明人實股肱信之如善龜可以定吉凶慨慷能行義曰無優容難解者彭王喜怒注宸衷程罪終見釋鉞倖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三尺重豈宰顧不諱而弗及重蒙朝廷行是罰名以懲不俱因攝以寓援何不鑑觸龍乞醬或待酒求魚庶離鴻言患不至此何患聽弗聽所惜在諫垣兩捩一歲中歲來其媿媿履霜愴凌凍不可視朝廷長有拒諫鳳凰鳥各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爲群諫地自樹鵬亮功其日舉傳奉逮諫迥相同奏名六十員阿馬

耀長衝霄靡共趨走僥倖不敢顯觀者謂不祥道議
起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
悲人窮不鳴豈凡雞不應豈木鍾豈待七年發救焚
必征松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緘封令人思三原當此
熱心胸陳乞唯恐後割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
無留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嘗作題松卷詩老
夫平生負直氣欲一發洩百不遂隱居只作木強人
設仕亦爲強項吏白頭突兀尚不平托之水墨見一
二豪來寫松三百株一一長身拔於地只嫌紙短手
脚縮腕閒風雨生蒼翠讀其詩其人可見也

名山藏 卷之九 高道記 九

城市郭外置一行高每自相城至高則遠近喧傳沈
先生李侯舟開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隨所傳應
之即既夫故豐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
居吳中與吳寬鄒德文林相厚善面王恕彭韶先後
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在籍中韓公之同母
欲圖畫其墓無諸書史周名在籍中韓公之同母
驚老母曰可勿往周曰往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處公也
謂費母可勿往周曰往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處公也
平乃曉月已見李太守問閣下曰君快沈先生書來
沈先生應時見李太守曰可奈何沈先生病不能
書也多有之公代之賦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
書也多有之公代之賦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
故皇國院太守北宅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沈華
不爲我一言乎夫是語也必無沈先生則已矣沈華
伍雲新會人少軒輊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
章游痛革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

南有大江自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
良夜結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
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
大也後卽所居北巖爲巖亭杜門息交間寂幽坐別
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篤孝
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
恭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
而生而秦王不敢予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東
髮入太白山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

名山藏 卷之十 高道記 十

汴謁關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
袿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
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
受人憐初譚導引入疑其僂晚居湖州乃娶娶與
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茗溪五
隱其詩悲壯激發而澤於中和年三十餘卒湖州道
場山中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
大治理衛之然他事除名爲環結與人之官五月都
憲劉龍麟罷官無以爲家泊舟湖州一富人門富以
舊望氣曰吾門今日當有賢人至令人守之入暮麟
陰有中人起步富人門其衣巾遂留止之時值歲大侵
富人走出見之具知其平生遂留止之時值歲大侵

十米百錢家有幾色士大夫相率日可使劉元瑞至是歸安陸皇來相慰籍吳子疏施子龍義麟通語折然迎之入嗣相與論道象山之重場關中殊太初方爲長談說玄理說相見曉會龍子寬亦至遂結語爲湖南五隱雖殿起知西安府歷劉和按察使請告嘉靖初起太僕寺卿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相揚延和過驛門見其雙膝倚戶環香載道問曰此內爲章曰詩卿也家貧而志去爵戶環香載道問曰此內爲章曰請作節慎庫久之致仕會劉院官疾而滿遂論事和神機圖寓意吳興人尊之曰

南坦先生南坦驛所居處也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業于呂情繼學詩文于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凡入試詩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驛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豪俊交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七

遊倡和重于都下柟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調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柟行鴈焉與夢陽各作芝柟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楚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陳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寒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抗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情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也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書放勁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徐有貞外甥也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以舉人授興寧令稍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歸爲人簡易不拘押時時游伶酒間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遊心玄閤或常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有若泉湧其書出入晉魏晚益奇縱爲國朝第一所得官俸及四方餉道輒名所善客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逋責盈門訶諍滿路殊不顧問與允明同時同邑者有桑悅楊循吉悅狂生也以孟軻自况論文曰今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天下文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持刺謁其部使者曰江南才人桑悅年十九舉於鄉試禮部爲尚書丘濬所知垂老佐郡不脩下官禮多任誕常自誦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遭然悅爲文卑靡其於學博耳循吉字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復除原官多病好讀書開卷至得意起蹕掉不休人呼顧主事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曰郎病已復病耶不可有致仕耳循吉曰何難致仕卽自劾罷時年三十餘耳歸益已復問外事踪跡益詭怪寡合久之老且貧無聊賴伶人臧賢見幸武宗上一

日間誰爲善詞者賢與循吉有故言循吉於上詔趣之循吉冠武人冠鞋紵戎錦山既見上不授循吉官有所幸燕令應制爲新聲稱旨受賞賞亡異伶伍間謂曰能爲伶長乎循吉愧且悔自乞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卒窮老死

唐寅初字伯虎更字曰子畏吳人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祝允明貽之書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子畏少加閱肆可久乃大寅一意望古豪傑意無一世輒飲酒攜小妓吹洞簫旣補弟子員不能斤斤博士家語著悵悵名山藏

卷之

萬道記

圭

擁鼻二詩廣志昭恤二賦演連珠數十首跌宕自喜每合心處則殷礪贏遊丹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靡不研解吳中諸公稱焉才子寅亦自雄負以司馬長蘇自況成化中試應天府第一明年往會試時傍郡有富人子亦舉子鄉慕寅載與俱北旣人試有仇富人子者扞于朝言與主司程敏政有私寄請并連寅詔勅禮閣令敏政不得閱卷亟誣富人子及寅付獄逮敏政出同訊富人子旣承寅亦斥爲椽繇此放浪遠遊扁舟獨遊寧王宸濠聞其名聘之寅徜徉箕踞漫罵其穢跡宸濠放之歸寅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

泛無常態其思常多而不盡川其詩初喜穠麗旣放白傳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迫唐宋名匠晚歸心佛來自號六如居士寅里中生有張靈者與寅善靈善畫竹石每使酒作狂爲諸生以古文辭見翻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曰徵仲長洲人文天祥之後也父林爲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從游莊景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爲人廉靜靖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何以爲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襤衫曰何純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大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丙

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子登第矣吾爲子通之徵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爲贈固請不受溫更士謂文氏父子皆能廉脩故卻金亭以林配前守何文淵徵明初游郡學時學官以嚴厲求諸生辯色而入張燈乃散旣日長諸生皆飲噉嘯歌壺奕消晷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爲率書遂大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采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

篆見徵明八分詭爲並美畫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
倪璫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
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授翰林
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乎敬讓
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
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
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
見爲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寧臨人船書徵明使
所不見金幣一無所受亦無所報周王以古鼎古鏡
徵王以金寶瓶他珍寶數百論爲寶使者曰先王
第一於謝之王恭先生無所求也徵明曰王賜也啓
之而後辭不恭克弗辭後夷謂贊徵明服繡生受其
名山藏

卷之

高遜記

圭

并於庚曰示中國體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
竟不受贊亦不與書其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人珍寶填溢不能得其一赫蹏獨貧書生與其故人
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徵明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穀祥字
善甫兼花弄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葉亦有生色書法微李北海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
天球而其子彭若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字
休承任州學正生平
惟潘阿瀨連客常滿年九十方爲人作楷書已擲筆
逝吳中與徵明同時同業者有周臣謝時臣陳淳仇
真朱貞年而陳淳書畫兼美淳子枯亦肖其父業貞
年爲昇寧教諭後來吳中又有魯治陸治錢穀治善

花卉翎毛穀精山水松石小景更得神趣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爲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
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醞藉自將少受學於
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川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
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
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
履約並有賄名其後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
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
也羽字九遠爲文與雅宏肆詩灑落曼靡一歸雅馴
名山藏

卷之

高遜記

天

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
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
魂死矣

黃省曾吳人爲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
適一家虛極既開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
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喬宇爲南兵部尚書邀
往金陵乞纂遊山記草成宇曰今某爲之十年難此
王守仁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有曾執費道席晨
參暮斂每班坐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厥後湛若
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警歎之下悅增智賴王湛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飾幾席參商二門所爭譬之蕉鹿因其放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天港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漢本崑崙港公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思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播敗故不樂組綬亦愛賓屢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貨產知情態成狐蟻之觀故不蓄懷較所積萬卷皆折貲捐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常以爲恨每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舊若李夢陽康海王廷相楊一清霍韜輩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十七

隱顯請交約略二千餘人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仕禮部郎中簿書吏事不協于情年五十餘卽棄官歸加太僕少卿致仕一時士大夫見穆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交歎穆賢家居絕跡公府寢臥圖籍放意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初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亡何卒正嘉間海內士大夫好爲山水遊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台則蔡潮巨源而姑蘇則都穆玄敬三子者又皆善

大書嘉勒創名紀跡人以比之謝靈運柳子厚蘇軾貴州參議平清平苗香廬之亂歷官河南左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道與時違恒切幽憤世宗卽位連疏五六指陳時弊排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爲終老計久之中外交薦召禮科給事中力辭不起舊游仕者遇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圃事間有索京師故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璵夏言相繼當事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十八

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是深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矣矣領子一尊聊酣予意竟不答書後遂無薦者家居數歲以娛親爲務父歿葬海鹽縣之金井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籍焉因自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渚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圍叟相與班荆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混沌自詫奇絕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焉相卿候於翠微落照迢射千峯皆紫有清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目來晤中秋汎

月漱湖酣笑達旦至其猶介注俗時有背詬怒若罔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高穀字宗呂侯官人父鑑正德中爲清遠教諭邑人吳鏘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陟其巔涉其涯也漱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弱翳翁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卽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擊僊繇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鄉有宋子者與穀善瘡一歲弗愈一日漱造問之宋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漱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厓香安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瘡遂就差時人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僊筆傳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戌山人一號磊老閩縣人方穎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姒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黯環奇處至不可解與高穀齊名閩人謠曰高垂腹傳脫栗言斷斷中歌曲

中歲好神僊方外學增損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不問生產漱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一企治竹筐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飯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僊術無旁但緣倫當兩人拜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晦永春人有顏廷渠莆人余翔廷渠仕岷府長史翔仕全椒知縣皆善爲詩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父繼芳仕提學副使師事何景明以景明故得盡交海內諸公諸公過繼芳輒出宜試之相與嘉歎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中舉于鄉久之試京師聞繼芳計哭泣過哀臥病者三年旣愈遂不復就試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及遁言十七篇以見志人呼之進士不應呼漁人則應之每酒酣謹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遺世如見者十餘年尚書霍韜欲薦之固辭年五十卒所著有洞庭漁人集五十卷他雜書稱是

盧稱字次梗濬人自號浮丘山人人皆爲國學生好吟詩詩爲漢魏古風每大醉狂歌滾滾溢出一日自

太學歸過申考功之廬大哭申問故對曰今天下獨一盧柙奈何不哭申笑而飲之酒試亦驅賦援筆立就申大奇之濬令某者刻深人也陽浮暮柙柙就而出見令他日令從容語且過公柙歸翁媼治饌夜至旦旦則令不來日昧乃至柙徐攝衣出曰以爲明府見鄙夷夫妻斗酒相勞醉矣不能具實主請以異日令大志去有讒柙於令者曰是嘗見令君文笑且唾能具實主耶令益怒亡何柙干椒其役夫以爲盜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復加榜焉頃之役夫壓牆死去其榜旬日矣令曰惜累能復偃見我耶誣柙於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坐上獄臺府報可無敢訟言柙者柙居獄者幽鞠放招賦以自廣亡何柙父爲盜所逼死盜又燒柙廬令知柙苦乃稍寬柙時時從獄中假手授簡予之酒食洗沐而布衣謝榛遊京師攜柙賦頌柙寬諸公間後爲濬令者陸光祖乃始解脫柙柙爲九驗以謝此時謝榛游趙王府中柙走訪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召見賜金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柙各自爲得意柙醉故態復發罵其坐人人掩耳走柙亦不自得詔而最後王世貞治獄三輔名與游

宋海翁名登春趙郡新河人其先世治農饒資用至

登春少孤亡嘗省家貧落啗酒慕俠能挽弓馳騁習詩書里中目爲狂生亡繇知名會一歲間妻子五人相繼死遂棄書遠游至博陵有所善客令之二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人兗州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手中者三年又去而浮淮海楊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旬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太原逆旅人視海翁垢敝幾如也會旁舍賈請詩若書海翁信手應之旁舍賈爲海翁製鮮好衣數襲海翁拜受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而謝之轉投其迹旅人已懸棧道人西川遊峨嵋過巴衡下荆鄂將達於潯陽泛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禹州題詩酒肆中禹州有完中丞得其詩致之家復自宛涉襄過京山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曝之衢唐氏主人異海翁所爲要之王其家一歲爲刻其詩傳荆鄂間轉江陵登王桀樓讀桀賦有終焉之志依其兄子鯨耕於天鵝池之石田自號鵝池生而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禮重之始海翁嘗至江陵矣遼王奇之名謁之便殿語不合一夕逃去去數歲至是復來後數年守廢家居海翁自江陵數千里

行乞訪守吳八謂守客遠來半勞苦海翁海翁乃一無所謝去之二年遼王坐不法而海翁獨不及於禍歷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一瓢道人同客兗州同知其所一瓢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裘蓬跣擔筑竹掛一瓢行澧中有時絳絳衣高髻危帽從人假驢馬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海翁以詩以酒以畫與道人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游戲風雨晦冥臨畫銜衣靡裸祭礪起舞瞑目一呼信手塗成署其尾曰牛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顧我之爲牛唯舜能耕之耳澧中華陽王爲道人改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爲我營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五

黃腸必速之既成坐其中令人舁之出郭而遂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土記

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豈非世之所謂君子者哉榮之與利人所趨也爲是行者皆必違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恬澹其心而遠於散素間或其人足自喜而已不能有所康濟於時其行事或涉於僻以迂然使當路位人見之加敬貶躬而從之以高賢士大夫之風不肖者媿且畏豈非桂樹生於泰山而不知功德者哉其於成世助教不可無也蓋未有不身孝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一

弟者也余得陳謨而下若而人

陳謨

吳朴

杜瓊

林希蔭

唐璧

陳淮

黃流

李孔脩

劉閔

楊黼

吳琬

柯維騏

林兆恩

鄧元錫

王敬臣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宋濂王禕交薦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謨爲學涉流探源辨析歸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度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一時

經生學士靡然從之稱海桑先生

吳朴字華甫詔安人書過目不忘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涉心所著有龍飛紀錄紀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又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今古念父早亡從人問狀往往見其容儀夢中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刲股已母疾有司欲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瓊介持有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二

守不爲矯異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九卒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謚之曰淵

孝

林希蔭字宜民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秋父客死非命貨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樹蟬子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欲何爲厚累官參政希蔭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號貧樂天順間海寇焚劫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慎勿燬一日泛舟

田遇賊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名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獻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唐壁南海之平步人祖奎國初爲增城教諭博洽群書其鄉湛萊民作亂往諭不從被執罵賊死父豫剛介無說一鄉稱孝與里人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皆德行尊嚴爲世所欽號平步六遠壁動循禮法富暑未嘗去衣冠母區氏目瞽晨夕執匙飭侍飲食後遇神醫母目忽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三

皆欲薦之以母老無它兄弟辭廣東參議陳贊待壁以賓禮後遷去執手泣別曰卿吾三益也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爲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戴輿南歸至寧化輒夜宿柵傍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大雨懼河泛柵撫之號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編素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違魏司馬朗寧黜歸因上疏言太學不論賢否徒計老壯啓人僞喪士

心不報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違禮法今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佛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黃流居玉岐之陽有志聖人之道根據六經博綜諸史窮極造化探索事物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元顧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乏兄弟絕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後罹膈疾醫不能治涕泣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母膈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破徵子鵬得嘉興教授流回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四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有庶母父沒改嫁誣訟孔脩奪之產令繫鞠之俛首不辯令迫之供自供曰母訟民情真民願坐罪令疑焉覆鞠得情出之延爲上客他令至孔脩入縣輪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荅拱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笞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周易善詩畫與陳獻章游破廬敗飯蔬食不膳不肯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戶或出遠近環視以爲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子按察使李于庸曰子長有古林連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爲治葬

劉閔請田以喪父三年為寢內舍御酒肉獨居事母
如禮旌鄉人盡加敬慕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
堂延閩為師提學會集周益中捐金助養如府王弼
亦置田近平石營之閩皆不辭及母卒閔卽送田還
省廬墓至年數凶弟婦求分異閩戶自揭弟婦感悟
復合如故詔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
所決前多處宦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
教所以繫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宮講讀侍從
諸臣固皆陛下之所登簡廷臣之所論薦然百司眾
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奏侍郎謝
名山奏
卷二
一
神士記
上
鐸太僕少卿儲理南京光祿少卿楊廉行幾殆庶其
資序不合實德可取有三人太焉致仕按察副使曹時
中渾厚澄瑩粹然春風無賢不肖皆服其行時中華
亭人也處仕劉閔則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
無二虜身無完布處之晏如臣每見愧畏不暇上官
劉大夏徐貞知府王弼等恒延拜之閔詞藻雖稍不
逮德守道風自見難比臣謂可禮致時中為官臣閔
仍布衣不待更以純德雅望之人常同起居必能涵
煦陶薰有所裨益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撫欲援詔
例薦閔經明行簡閱力辭知府陳劾請遂其志榮之

以學藏正德元年送授儒學訓導其類分爲名賢作也
以字行舉族北巴丑建士登官瑞芝人籍金華年故
前歸與惠三年所居山麓志氣有端之人籍金華年故
日語持筆辱中不能忘耳抵泰開門戶者執貧賤自時
鄉有得志奉府中魁傑以聖題贈中僕執貧賤自時
中應律進之是若管民也貴公子狀貌遊山數次
黃面赤連之是若管民也貴公子狀貌遊山數次
過時中門府中名父之行也夫籍官明義錄之際若法
聲如之貴公子大父曰若夫籍官明義錄之際若法
亦不顧中有兄景澤推舉進士與陳萬全之校總
於前陣中見兄景澤推舉進士與陳萬全之校總
及至原生罷不叙矣又復待有白景亮者上方思頃
席以其各同原景亮又復待有白景亮者上方思頃
之朝會得匿名書下新其驗錄景亮者上方思頃
必若人也爲我慶而編與衡至景家免爲罰罰守
某者景命也無所逃罪經本諸錄承齊部滿至遂
泣首曰罪命也無所逃罪經本諸錄承齊部滿至遂
名山藏

卷之二

名列伏至今創獻有擊堅閉而號者曰夜書人在也
百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
目老人何面目耶請就法累乃得釋也庶歸其家人
云此以詞辭自老聃人鳥之壽曰償林二曹一暗人

楊黼雲雨穴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
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
理外物耶庭前有六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
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
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
已盈矣自是爲常人謂孝威父母沒爲備營葬葬卒

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吳琬字汝秀長興人世以賢雄于里琬獨退約不近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獵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著書有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又深曆數之學尚書劉麟與相善曰吾舍甘泉若病肺渴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領牒引疾歸張孚敬脩怨爭論大禮諸臣奏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七

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乎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翕然趨之其學以誠意爲根躬行爲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脩史概與遂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宋爲綱而遼金附焉瀛國二王挈而臚諸帝紀之後宋諸臣若鄭瓊劉整留夢炎之徒悉目之爲叛而誅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增損少殊之補綴諸儒之紀載撰次莆陽文獻記其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者舊傳家食五十餘年

年七十餘卒張時微曰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闇然實脩符曾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五經之要妙譬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履鞠躬君子也

林兆恩字懋勛莆田人究心儒學兼通道釋遂欲合爲一途而統歸之儒道世人名曰三教先生兆恩之言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夫人性本善也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能清靜能寂定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八

性不誠未有能盡其性也能盡其性而後道也教也兼舉之矣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道乃至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教乃大性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天地也者其在性之內乎性之外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莫得名言孔氏所謂聖不可知老氏所謂無名之始釋氏所謂最上乘也夫唐虞三代之世未嘗名儒名釋名道也今既名儒名釋名道矣又安能逆之於無名夫惟唐虞三代之世人盡綱常也入盡四業也講其所不可知者於特達高妙

之人而錄其所可錄者於庶民日用之間此亦唐
三代也如是則人無異還無曰我儒也我道也我釋
也如是則道還歸儒也如是則釋還歸儒也如是名
有三教而實爲儒者之一教也嘗欲作一書上於朝
使道釋之徒脩明其老子釋迦之教並得娶妻生子
入籍定賦視其寺觀之居若吾儒之有學宮然而又
取吾儒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等儀叔而兼用之
要以世無游民氏無廢倫綱常悉備四業並生無有
自外於人倫之外而登唐虞三代之世卒不果入曰
子廷哉其將能乎曰吾托之空言而已矣兆思之學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九

自縉紳學士下及簞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猝
未易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却病辟益之方使漸生其
道心而遠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江以南
方內外之士群然北而而師之嘉靖之季莆城陷賊
顧相戒母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也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傳覽經史
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
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做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
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質不取息入其入死
并以所貲爲助葬實十九克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

西諸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
不赴會試杜門潛脩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
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鄧守益劉陽會有
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
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
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
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
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緯函史諸書皆足
闡衍聖賢耆萃古今范涑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十

章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
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閣神宗以
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
私諡爲文統先生

王敬臣吳人父庭爲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倍母其繼
母郁氏養之羸弱早慧十餘歲誦四箴註歎曰學在
是矣錄是居處以禮燕褻無惰數年父命之應舉泣
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書易聚十九籍博
士弟子謁魏交而考道焉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
賓朝夕共省其繼母繼母下所以婉解之萬方庭告

歸養母敬臣佐養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沒服闕起補參政敬臣事繼母於家不懈庭致仕歸復事庭至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病別墅者一年追歸則盧氏失繼母歡敬臣曰身不行道閉戶省愆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疽敬臣舐拭之以床下者數月繼母沒哀慕終喪人不知爲繼母也庭老而患足敬臣復絕內寢以父側者三歲庭卒哀毀有加吳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牢繩爲之一變晚而從游弟子四百餘人敬臣刻厲責課一意聖賢要歸於慎獨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審則也幾者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哉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衆

名山藏

卷之二

本土記

二

郎曰莊周稱墨翟禽滑釐宋鈎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之徒彼皆以一察自好繇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諸人之徒出焉至於今日賢聖明矣道德一矣著書立言一詭聖人之道則三尺童子能辨之夫惟矻矻孜孜俛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始得與於斯乎始得與於斯乎

終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上

人具五常之性達之於天下也所為喪失其心而不自知者自輕其身而富貴功名之念網之是以賢士君子專其行若夫不目書史具足至性天生是人維世道也陋巷耕鑿備取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於偏州僻邑當不絕人無有文字為之記則其故老鄉人一時道說久無聞矣吾尤悲焉據吾所知謂之本行我所不知人其舍諸是編也蓋士大夫十之一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

小民間卷十之九

何 壘	王 濟	謝 廣	何 競
熊 玻	馬宗範	徐 澄	衛 宣
潘 選	杜 蕙	史載德	田 耕
蒙景澄	李 洪	虞 謙	黃 鍾
張 鵬	趙時中	王 允	顧 復
洪 祥	王 原	容師偃	周敦致
樂 枏	孫惟中	劉 昱	朱 煦
劉 謹	姚伯華	陳 圭	周 炳
鄭 濂	包實夫	李得成	

陳大韶

劉 靜

傅 楫

劉 憲

羅 璋

蘇 純

李 豫

向 化

蘇奎章

王 表

宋顯章

歸 鉞

張 鈞

唐 儼

楊成章

周 孝

周 聘

劉 和

何 倫

彭 寶

俞 孜

范運吉

崔 鑑

丘 籍

韋起宗

潘 寬

何 孝

陸尚質

葉文榮

殷士望

李壯兒

伍民憲

朱玄昊

梁應策

陳經孚

朱 泰

趙 智

李學梅

何茂先

長興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

吳門記

鄭濂浦江人其先綺綺四世孫德瑤德璋皆見於宋史自綺時則已九世同居矣元末珪子德璋曰大和年八十餘為家長尊其先人之訓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家鄭氏家訓井井而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以此持其世濂綺八世孫也大祖即位聞其名而名之得其家指之數獎借者久之入語皇后皇后曰天下紛紛陛下以獨身取天下鄭家人衆多如此而又為義一心夫亦庸可測乎太祖亦疑之召之及而問之曰汝家人多

如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母聽婦言祖父之訓所從來也太祖大釋然賜之梨一簞出至家出巨甕注水擣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太祖聞復大悅廉兄弟六人有弟曰洧者其時以民間懷敵不實累及巨室洧則代廉坐罪瘐死獄中有弟曰湜者家被誣通胡惟庸及湜與廉爭詣吏廉曰我長湜曰兄老相推者數太祖聞之曰有人如此從人及耶召賜飲食勞勉之擢湜爲福建參議賜之冠帶襖衣又有其異弟洪爲藏庫提點司同官坐罪連及死獄中妻石氏當配而絕粒從之太祖命廷臣推薦行之士爲東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宮官屬皆曰無過浦江鄭太祖曰鄭吾固知聞其里人王亦倣鄭家法可召兩家子弟審其有文學者而用之鄭自舉濟王自舉慟遂並用之濟從子幹御史楷對府教授楷父淵事父母孝急人困宋濂爲諡之曰貞孝先生同時又有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包賈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深行人稱忠文先生賈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而復之馬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躡賈夫

亦對虎而踞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義賊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荷屬汝終還汝啗虎起曳賈夫襁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李得成涑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嘗痛母旣長娶妻搏土爲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爲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者會冬月太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夢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膝行距河裸而臥水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四

有出時其妻亦跪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効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卽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額天願以身代母思食獐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室殺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新加
西南遙拜年四十翌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有無
父之子哉治喪往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衆勸勿
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持號慟
行道傷悲俄父患瘋痺卽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
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於是復歸攜其伯兄
子往而伯兄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悉鬻其家資
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
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姚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
名山藏 卷之五 本行記 五

人或問之益烏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暮執爵
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約不爽室
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值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
於已賞一無所問火已召主者悉遺之客有遺鈔一
巨囊於其肆下追告之去已遠踰年遇客客憐不知
其遺并忘遺處伯華提還之有兄伯榮爲永城典史
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化其骨歸藏之黃山
山中而歸語伯華曰兄事幸可解當得錢爲用伯
華曰需幾何如數與之內弟持錢去久之歸則曰兄
使錢幸無罪願死矣吾火之而寄其燼於黃山寺
名山藏 卷之五 本行記 六

厚挈伯華挾貲避匿之閬原山盜倉卒至父子散失
盜過其父出號伯華不得爲他盜獲去母往抹併驅
之父母中途所兇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
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具賸
負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
用木爲錐取石作磚畫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
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大定
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號慟不已
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
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爐注淚家

中幸往取人知其內弟許而語伯華伯華曰歸骨足
矣方逃賊時伯華構草屨得走免及老常織屨以施
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生罪當死圭自
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
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
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朱照僂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薦知福州之官五月有
詔逮治天下害民官吏既至無輕重並論輸作訴者
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既至病痢被楚願脫歎曰吾

死矣夫役嚴費重禁訴復轍兒乎兒乎善收我骨也
照謂父僚之同逮役者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不訴亦
死萬一生遂具訴通政司通政司以上聞上立赦季
尉復其官同時以照訴得免而復官者十有四人皆
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土矣有頃臘感疾沒十
四人者痛照如已子而季用取之亦死

樂枏定海人也家故亭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歲
輸鹽厚自縮而追小民倍輸以掩已數上聞以浙東
亭戶皆罔上賊下即遣賈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
鞠訊坐罪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弟稅請往枏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

曰吾行雖生死不可知願吾有三子爾未也稅走詣
縣庭請代枏自縣曰力鹽皆枏也稅烏能知之使往
必失對遂行可一令許稅追及枏叱之去不聽即乘
危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枏行已遠慟哭而還
枏至京師果死

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惟中朝出耕夜歸讀古人
書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頗行
會父卒皇皇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
中結廬其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
聞人爲泣下日暝渚原二孟晨起樹雪額面詣拜墓

前久之手足皴瘃形容瘁甚或勸其還哭不對里民
相率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出
風雪中抵廬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遙問曰何爲者戴
歎息去亟上之府部使者請旌其門惟中妻劉氏亦
從惟中之化居舅喪不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爲禮
部主事

劉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史從事勤愍翰林諸公皆喜
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而昱弟
亦從軍隸成山侯猷丁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
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既還發屍就化無所取蔣幸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八

北土剛屍未腐其乾若枯腊昱負之以行六日至開
平始得薪化而葬之楊金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
屍痕自言故共歎昱雖小史士君子也處弟如此它
可知已

周叔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
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問之
不易儒衣巾而奔至家觸庭槐亦死死後衛中被面
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爲臨其喪不易裂巾
而斂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洪祥黃梅人父病瘵年餘起臥粥飯皆祥左右衣被

垢穢祥躬治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
留一僕待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滿呼僕
不審力殆而仆忽一入參脇父驚問誰見祥應聲持
之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其妻並
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
醺焉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
年九十餘卒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亡不告所向入輝
縣夢覺寺爲僧爰下有年矣時庶在樞旣長問父於
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妾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名山藏

卷之二 本行記 九

父甚喜顧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
仰天號曰人而無父曷以爲人初去泳境東行齊魯
間數年一日於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
入古刹日將午見廟僧煮飯就乞食之與一孟曰莎
米飯味苦爲汝澆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真箇來
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軋然有聲有一丈人枕
而人問原所緣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午
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膾也當南去而
求之寺中原如言趨臨清縣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夢覺

出見駭之問故知其與爰下珣同縣人語其住持住
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爲己子
抱持哭珣曰拋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
爲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哭住持
乃強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
孫三十餘並耕讀守業有司鄉里皆羨重之

容師偃香山人祖悌與邑人稱爲孝行先生師偃一
門咸遵悌與之教師偃父病癰朝夕在侍正統中
父逃寇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泣曰父子更相爲命
去復安之俄俱被執寇縱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
名山藏

卷之二 本行記 一

年二十三

顧復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
入京師官就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旣母促之授官
曰兒念母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與偕至京師道
女夫歸曰爲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於夢寐聞聞哭
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計果至及柩還故所服員帽皮
諸柩上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推之者妻子哭則
否世人名復死孝

張鵬宿遷人自幼侍奉祖母併父母尊輩俱執孝敬
不敢怠違祖母歿送殯之自令閒家男婦洗足護殯

母死廬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代不分成化中旌

表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歿躡蹻奔計離家二百里廬墓苦寢朝夕哭奠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燹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淡薄終孝各自相成三年之中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歷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母至孝母卒奔赴殯絕結廬墓側負土脩塚比身於傭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慶都人祖居顏父鑑及鍾子顯孫世儒曾孫仲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士

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口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居無兩爨其家以耕讀爲業孝養爲先鄉黨有貧乏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有泰州民王玉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齒六七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琚拉六世同居陵川人徐樑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安樂人朱勇歸安人張顯並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表

蒙景澄仁化人母滯病不樂號泣焚香祝以身代母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聞則

問父晚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吮啗三日而瘡父卒遂終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榮念其老生疾涕懷親 晚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廬右弘治中旌表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頃刻洪曰惟天可告焚香懷祝夜臥有神人懸空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謹寧波人就傳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尚書楊守陳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中從兄謙以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富民成安定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遣謹代行謹速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謹爲人乃爲請免弘治中父病痢顧天請代類爲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輟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而哭哭久寢磚爲漬母死示如之而遂遠其妻非祭不相接非病不人問也如此者十五年人號之曰瘦齋以其始本肥澤至母亡也骨立而瘦

田耕汾州人弘治中舉人知長清縣居官鯁直一介不取事親孝養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早霜

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感應籽能孝族人多
孝順者鄉邦推重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彥博
籽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經薦行
爲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終
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宋身後子孫貧
寒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清脩苦節云

潘選婺源人第進士爲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既陞戶
部主事而父卒哀毀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
母老像求致仕不允憂熱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值母
病忽思食鮑羹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鯽作羹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什喪次後七日而沒 中
旌表選正已率物風裁嚴肅其爲僉事時吏多望風
解印綬

杜蕙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讓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蕙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亡

史載德新鄆人第進士歷御史父沒哀慟殊常既葬
廬墓朝夕哭奠小大之事先啓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弘治中旌表

衛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誣及
宣者令拘宣未按先桎梏之而下之獄忽陰全晝晦
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今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
霽人謂孝子動天弘治中旌表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寒食俱廢湯藥身
嘗母沒披跣慟哭不忍遽葬浮匱子庭坐臥草土三
月祭葬構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歸極力養父父病
至沒並如前孝負土增塋倍高嚙糞朝夕溢米形容
槁敗有數劫賊入廬欲生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玻聞爾產殊厚何悴乃爾玻曰日夕思慕一覺其宅
廬無長物僅有麻衣僭解送君賊驚歎辭謝去弘治
中旌表

馬宗範開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廬墓昏夜有盜二
人入廬求宿告曰饑甚宗範命僅作羹飯食之聽其
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圖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
表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甘旨借貸爲之曰債可還
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慎滋
味致豐臥起盥櫛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廬墓有

白鵲白鳥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
中旌表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繩項散髮
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病瘵直取吞之告天而愈父
卒廬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劫舉家奔潰直抱母
哀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卒廬墓如前歲早鄉民請直
禱直齋沐途拜三日獲旌表

何屋新城人第進士仕程蕃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
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
所親謂之曰君母減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五

竟却去子疾甚引醫診視第不敢離苦次撫膺曰子
死矣出殯時霜重水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
自知也廬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嗟唏歎悼曰孝子孝
子屋居官介甚爲郎時劉瑾聞屋有一古琴諷欲得
之屋不與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
然四壁居家無贖質之金

王濟黃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廬墓寢輒哀泣吐
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食廢寢三跪乞歸父久病
籲天乞代醫實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
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探取之父患病手自捧溺嘗

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旦棄毀幾滅正德中旌表

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母汪父出貢梁宋間忽有
方外求僊之意遂久去不返廣十六讀類考叔事廢
書泣也既而曰宋有朱壽昌者豈異人將出求父
未娶婦亦無他兄弟既長納婦七日卽別母求父誓
必得之次大梁遂得父於小密旅邸號泣抱持父摩
廣頂曰兒遠來良苦吾今歸矣相依旬月父給廣曰
汴北尚有浮質吾往取之與爾同歸會廣伯若兄自
魯山來會因托二人代侍緣父深感彼道得聞卽脫
去滅跡伯若兄還廣躡蹠幾絕莫知所趣忽傳父在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六

魯山卽匍匐往尋弗得有郭氏儒生苦留之學曰君
若居此兼可得父曰學非求仕乎仕非求忠乎不孝
何忠儒生不能強也去之陳蔡鄭衛達于荆襄迄于
河上舟涉陸跋酒肉弗御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懺
人爲感動每每導送窮幽索險渺無彷彿家書至聞
其母病徬徨走歸長路號哭歸侍疾母愈聞武當有
道人影響其父復辭母往求步拜以往至則非是又
聞終南山中多學僊侶衡暑躡冰雪歷風濤崖磴深
入窮探足痺且敗竟不得遇匍匐汴河又十餘年形
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兼

寶至家跪泣床下奉母復安又數月遊巡進曰兒初
意父游想方外今窮矣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微客每
二三年駕巨船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殆類
於父兒僅求之復與琿往候除年又不至累索歸而
母老且病矣日率妻子竭力爲養結樓望父繪像事
之母以天年終具父衣冠招魂寢焉

何競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坐事謫戍廣西慶遠衛
被赦爲民家居數持吏短長貪橫其縣中縣前後令
皆憚之今當塗人鄒魯者亦嘗爲御史坐罪貶稍遷
蕭山其爲蕭山暴刻甚惡舜賓數裁抑之舜賓時時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對人發其陰惡魯未有以中會舜賓怨家奏舜賓非
遇赦實逃歸舜賓故諱尺籍乃家居其衣冠如縉紳
朝廷下所司驗狀以聞魯故隱舜賓赦牒曰舜賓被
赦無驗當送戍所審之彼戍所官乃知舜賓果赦
不也訓導童顯章者舜賓門人知魯陰事魯陷以他
獄論絞獄上憲司疑之下府覆治顯章送獄時道經
舜賓家入與謀魯聞輒大詬曰舜賓乃敢篡取重囚
發卒圍之毀門入并捕舜賓送獄不更白上司今卒
十餘人送舜賓之故戍基卒置舜賓死卒道窘辱之
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塞舜賓口舜賓呼曰

嗚呼枉生七十二歲遂死魯還欲捕舜賓妻子競舉
母逃匿久之魯陞山西僉事競乃募死士數十人縋
舟潛歸伺其行扼之塗出鐵椎袖中擊魯傷其兩目
盡拔魯髮反接魯曳登舟更溺之乃與魯連纜赴訟
按察使鎮巡諸司驚愕不知所爲竟不能決魯逃歸
當塗競走關下訟冤并告魯不法事命刑部郎中刑
科給事中會浙江巡按御史按驗魯競俱坐死罪競
母攀登聞鼓訴冤復遠大理寺正覆按下三法司詳
議罪魯死以競爲父報仇編戍之福寧州竟赦還閩
浙間稱競曰孝子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八

陳大韶嵩明州人隨父監生忠聽選京師父沒大韶
不忍焚化鬻裝稱貧萬里孤身扶柩歸葬既葬廬墓
墓在曠山之中獨居三年豺狼盜賊不相驚擾母沒
如之正德中旌表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
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擣殺之猶
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傅樞字廷濟泉州南安人年十六舉于鄉二十登進
士授官行人祖凱父浚並以進士爲郎樞授官方歸
娶時其祖尚在郡守諸公來賀凱治席延款樞奉酒

有束身傍侍浚郎工部時機以行入有事於湘府事未竣聞母病在京師請入京師視母方再往湘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公而可教孝履奏許之母沒居喪遵禮其後浚娶後妻從官即私其二蒼頭奴浚稍稍聞之欲行處分遂暴卒機聞奔即且慟且疑密得二蒼頭狀心藏之及扶柩歸二蒼頭驚覺遽亡去密求者久之知其一亡之德化縣備深山巨姓家械微行至巨姓家告之曰聞有一人力作君所欲得見之君幸無匿巨姓出奴械告巨姓曰是僕奴也有罪而不可面數君幸入內巨姓入機出袖中鏤破蒼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九

頭顱立殺之謝巨姓去而其一不可從矣喪葬畢慟而誓曰父讐尚一可爲人乎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遂垢惟悴饑寒風雨不知就避時時撰詩若文走帖市頭坊門大率庾詞隱語然讀而詁之知其深於道德而出於仁孝也此時親戚朋友亦不能知機目機狂易而已乃機每遇迅雷燦電中夜必與正衣冠拱立武宗皇帝哀詔至具衰杖朝夕臨終期然後釋服至其子燾卒不哭也或詰之曰古有喪明公何忍耶機涕下曰不能爲子而敢爲父傳之諸父不忍機率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其繼母卒乃歸蓋自廢

自棄自罪自罰者三十九年又十有五年而燾卒劉憲靈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雙目俱瞽憲奉事惟謹忽強賊入城劫掠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爲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難殺孝天實祐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提長鎗拒戮三賊賊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執賊剗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蘇純湘陰人弘治中舉人幼事父母繼祖母至孝父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病衣不解帶唾壺穢器手自浣濯父沒絕鹽飲水形容憊頓母命食粥咽絕復甦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存者爲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肺腑繼祖母父母三喪相繼不面妻室者七年其葬母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中旌表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廬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愕然相戒并其鄉村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廬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

葬無主者

向化靜海衛指揮向上之男也上以事得罪情而投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潮中本服脫落時天方霽乍而震雷大雨既過化顧頂父衣徐徐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旌表蘇奎章筠連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泣告願捨父食已虎併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人年十五父沒日夜號也母獨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薦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強爲治裝初至烏尤迺次至瀘州迺三至京師試畢即兼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藥無効表夜分焚香額天割左股煎湯以進頃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亡年母又病表到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禮佛母喜贈間日一進膳執砧刀焉母欲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攜前後或如嬰兒或爲山歌野調以悅母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什絕三日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廬父墓劉六

劉七賊至曰此孝子至也遺之矢爲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鉞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語鉞以怒父父手擊鉞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杖之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即談談數鉞父怒逐出之鉞不得食而後母子得以飽鉞數困餽道中以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痛杖之鉞時時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鉞憤不得見因販鹽市中時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時從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饑後母不能活鉞涕泣迎養後母後母內慙顧感鉞誠即就養鉞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饑弟尋死鉞事後母無間鉞少饑餓面黃體瘠人呼爲菜大人鉞有族子繡亦販鹽養母二弟不肯數犯法鉞悉爲周旋繡每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赦太學生也赦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號哭馳一騎賊中求赦至則赦死矣鈞哀慟殞絕盡飲父血哀痛而

覽是年虜害最慘石州爲親死者同時十一人即張丞相子博張永安尤著也丞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三十餘年負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號泣虜恚俱殺之既死尚抱母首不解博二歲而孤所居村舍從城中學虜至博號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石擊虜虜就刺博心殺之母得遁時年十八永安稼更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後後獲之虜創永安數十而永安死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蔭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十二刲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游學從兄于毫嫡母蒙寢疾在家儼妻鄧年十八亦刲右脇進儼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二哉儼所生母及號泣廬墓寢苦枕塊樵牧見其薪水艱疲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敢煩諸君知州顧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師有司奏旌門

嘉靖十年閏六月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巡簡攜正妻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

泰卒何扶輿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何臨終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月餘卽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強嫁珉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于未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楚語知何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故因命珉執半錢往覓成章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廣潤門螺螄橋兩船相比各問程途因漸漸追故成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鎮知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離子哀情此必汝母我是行以此珉大驚異卽各出半錢相合抱持拜哭與俱見母悲喜交至自茲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旣葬廬墓兩省嚴實交章獎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部司縣府今成章應貢在部珉亦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例冠帶而孝義未白如蒙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庶不孤聖朝孝治之意常道表揚激勸之道吏部覆奏楊成章幼齡失母長而知慕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言

行求再四孝則不衰郭珉遵命尋兄不遠千里昔朱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今就官楊成章孝行兩省殿實載之憲綱藏之部冊有司知不能舉臣等又論年拘例真有塊以人事君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錄獎環花紅羊酒制曰可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子望之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爲養朝衣冠揖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旱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爲兄弟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折箸田畝聽仲叔自取之父沒躑躅哀慟者七日日三食奠必孺子慕枕塊寢苦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方之人拘忌形家且難得地聘欲附葬父母於先隴之次宗人阻之哀奠至十年苦敗塊利尚不釋服邑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當詣謝聘曰明府自爲治教謝何敢哉雖然孤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史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二年矣方十二年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鄉隣趨抹曰天實計孤尚敢拒命望八百拜而燒子三人漁樵給聘聘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

漁蝦鮑樵荆榛足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處而放之

劉和廬陵人父行賈溺死於池州和年十三慟哭嘔血母解臂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設酒肴江許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貨奔歸家益貧母沒葬玉華山廬墓其處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一年風雹伐屋獨和廬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一年鄉里惡少惡其矯異夜爲暴客入其廬執和苦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丁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和動効古人不恤譏訕自號耐辱居士其後老而益貧鄉人莫知重也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何倫江山人居父憂哀毀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事母孝謹假貸爲用家雖貧儉母氏常食豐衣潔母失雞豚陽爲尋覓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倫迂曰雞豚小物而使母氏掛懷便不安適盜人舍覺之不呼將取金乃語曰請留之備吾晨炊以食吾母盜媿盡還所盜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母亡郡邑賻之葬資對使拜受終不造謝曰草土罪人周之則受何兄及親造謝公庭非其分矣

彭實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值父母怒蹶踣叩頭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既就臥實終夜踈限外父旦啓戶則實在問何爲曰兒不能和豫兩親乞賜筆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爐實再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實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齊我耶其妻感泣卒爲孝婦實始好施掩露放生繼乃從事學問立稽過自省錄月朔正席自敷書古聖賢列上坐跪而拜之曰敢憚自改年踰四名曰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十孝敬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病以事母屬其子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經斂其卒也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俞牧山陰人諸生也父華嘉靖初以里役解流徙徐鐸赴口外防鐸過嚴鐸銜華毒而斃之而遂亡走夜聞號慟扶輿輿以死報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數人伴爲賣魚往來偵伺迄亡所獲十之城陰得澳之三益悲痛欲死夜夢神語之曰若謂澳不祥獨未知一喚卽在乎夜驚寤詰旦詣郡守乞助守南大吉壯而助之夜半卒驟入

楊氏家伴爲尋常人喚鐸立得之卒復父讐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人稱焉復讐俞孝子

范運吉蒙化人父寅自稱葫蘆山人既補弟子員有聲當貢矣有持其短語於提學提學暫黜之山人素剛負其能既遭斥辱不勝邑邑遂棄妻孥遊楚蜀間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志恨不樂家居徑去不返矣時運吉爲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嘉靖己酉領雲南鄉薦榜既揭運吉與一千一僕號呼徒跣述父所經至荊州乃減更前應試京師初運吉爲諸生時名山藏
雲南巡撫應大猷物色之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其失妻許女嫁之運吉以父故諾而未赴癸丑春運吉益悲思不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模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莫不哀憐會其從父京山教諭運吉往見之居頃將束訪父於黃鶴岳陽二樓開會其從父以職事入承天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爲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後陳以禮神至其地僧見之舉手相

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豪葬樹側運吉聞言大慟
冒暑走承遂與陳偕發細踪之良是至其處啓遺骨
運吉錢膚血漉之殊慘於是負父骨歸葬於蒙化而
工部侍郎陸爲營祠獨於武官

崔鑑京師人父佑嗜酒狎娼取娼與居娼時時誣妻
佑常被酒窘辱之佑出娼惡言妻妻復之娼擊敗妻
而妻入室撫牀涕泣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妻見鑑
悲慟不勝而語之故曰吾自尋死耳鑑曰母勿復憂
潛入學舍挾刀歸適娼掃廳且掃且罵鑑從旁拔刀
刺娼左脇隨斃鑑匿刀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名曰藏
卷之
本行記
五元
歸不知以爲吾母母莫自明矣卽走迭佑果告妻於
官捕者至鑑曰我也從牖下出刃示之遂就獄事聞
世宗下法司議刑部尚書開淵等議鑑孝心迫切情
在全母請釋其罪詔曰可

丘緒鄆人邑諸生也父鑑爲國子生娶余而妾黃黃
生緒以不狎於余被出鑑卒緒年十五事余至孝余
乃愛緒如己子臨卒告緒曰汝之愛我也如生母汝
自有母弗可失也緒切切求母願母出二十年所矣
黃始驚於包既而轉徙杳不可跡一夕夢神告曰台
州金鰲寺前君母處也明日上郡慰於途一人識緒

漫問曰丘有出母乎聞其子賢也緒心異曰何從知
我問美自則故包氏養馬廐也緒求廐跡母廐歸而
問廐之母曰里有周平者曾口其事顧今平也不在
配戍於京師矣是時緒姊夫方舉進士需次京師緒
貽姊夫書物色平會天雨平避雨姊夫邸舍姊夫聞
其鄉音問之平也爲緒問母曰適台州李憲副子以
報緒緒立裝之台至李家李已沒無子所復者遠族
子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泣道中或告之曰此中
有媒老矣或其閱人多儻聞之導往詢則云黃居李
無依適僂居之吳日復詣媒且審叩之媒已老其夕

名曰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忽暴亡緒莽莽行之僂居歷隴數十家見一門頗飭
蹄而入有兄弟二人亦皆諸生止緒宿爲問其家諸
母有諸母者則黃故主母也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
頭問之曰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已殯其傍矣緒
泣曰悲乎哉此吾夢中語也雖然得撫棺泣母亦畢
吾志於是吳氏二生送與偕追犯一牛觸緒墜溝溝
在金氏之門金氏兄弟二人爲馬長傭肩輿緒從溝
中起而吳氏二生告馬長所繇馬長曰吾昔傭肩輿
昇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其是乎存亡不可知顧寺
傍棺非其人也馬長兄弟忽入門縛輿出曰願執廐

役送君蒼嶺下緒喜甚別二生輿而至蒼嶺與二馬長直馬長不受曰君孝子也吾兄弟感君哀苦而與君望直哉投金去生徘徊嶺下旬餘無所容有織屨者曰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氏媼年六十矣君之邑人也然意其亡乎緒求織屨者與俱問得之則黃氏固在以爲未信遣奴詢諸陳俵俵委巷中忽一媼立門次探之鄭人也加其從來具悉媼亦轉詢丘氏耗語合奴馳告緒緒踴躍奔抱持母悲號感泣驚重其間巷陳翁無子家貧多負緒悉爲翁償理迎與其母俱歸別室奉之翁卒請母入家率妻子孝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事亡息緒屢舉不第年六十餘及貢而卒家人聚泣請所囑張皆言曰婆要緊婆要緊蓋囑以其母氏嘉靖中旌門

章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守之起宗奉母至孝遇縉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爲母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一日幾得復爲忘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青盲又十餘年乃得之目則明開母沒廬墓三年更念幼孤追爲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廬父之墓松蟲大生近墓松樹皆被蟲食起宗抱樹而號蟲不敢近一

日雨甚聞廬外有呼聲出視之廬遂崩廬畢之日即鑿已墳其處曰庶幾生死侍吾親既沒鄉人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火四鄰皆火獨其母旌節坊巋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潘寬晉江人兄實爲諸生寬人學舍省兄兄方與友對奕寬推下枰子拂然去友人大驚曰君有諱弟兄老晚子一日病篤寬割股療之股尚未進已有鬼物語兄曰君有賢弟割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割股食我耶子事父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旣瘞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減子寬曰兄何爲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額天願代有神化而爲醫教之嘗糞以試之孝嘗母糞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餘卒旣葬廬墓天集蜜蜂六十富足以養老人稱蜂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號泣投風濤中抹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曰陸郎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入生法其母愛弟弟

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弟詣官自言已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鎮江府庠生父被強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泣告請代賊忍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詞氣慨切賊義其孝皆羅拜去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虜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避山谷卒與遇虜縛母去壯丁兒取石擊虜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朵擊仆一虜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斫碎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及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之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輒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朱玄吳樂清人事母至孝母性嚴厲玄吳年五十嘗受笞嘗退治生池上值寒凍誤墜水中母疑其受笞而愠也怒復大杖之衆爲跪請得已其妻又以子婦之讒不悅於姑玄吳不敢辯第屏之十餘年寢處常在母側後以庠生應貢且行母乃悟召其妻復爲姑

婦如初玄吳既行中途念母亦棄牒歸

陝西按察副使梁應策鄠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泣幾絕遇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三十四中嘉靖乙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父詔書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爲郎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去家遠不願之官號泣請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並七十躬調甘跪一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數過親友家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應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稍不安節憂惶廢食人言脩度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拜千有餘里時父母年並八十矣母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側暮歸侍父父病瘳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舉七筋進脰廁衣躬視澣濯如此者年餘子沒妻亡一切不問父及台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數百馴集廬下筐舉即飛若前導然服闋尚不能去縉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拜泣徹廬嘗夢一緋衣幙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
聲恕葬我詰旦園丁掘土得石果聲恕之墓祭而葬
之人謂至孝感通如此應策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
餉餉並足額遼軍大懼營繕並大工精算縮出中官
不得妄費改戶部郎督維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
當得內轉爲中官所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薦其孝
行詔補登州練卒賑饑具有效久之陞陝西按察副
使力疏投閒其卒也鄉人爲立梁孝子祠

陳經孚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負母避之竟
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手護之倭以刀截耳至肩而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死手猶未釋母也

朱泰會稽人諸生也家貧事母至孝與妻吳攜褐不
完而母之服饌殊極軟好母性下途其怒時與妻同
跪欲捷則近榻以就之泰死無子或勸吳它輒號哭
欲絕奉姑至沒備諸辛苦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爲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
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復至跪賊泣
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則代兄智曰弟吾母所愛
可殺我爾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
慈孝人也並釋之

李學梅麻城人臬棣也世宗哀詔至學梅以棣與入
臨哭獨哀臬有冤囚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
謝絕然却之有三庶弟父嬖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
大父爲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即愛
我手足祖何慰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處獨棲草
間暑雨一蓋寒冬一橐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
近溪許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望墓呼母
如是達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
之往矚之稟沒雪不可辨良久始露見其會棣大嗟
歎以語之人人父死亦如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何茂先余從兄也口不二價生無二色事繼母至孝
繼母病禱神願代繼母有女與子同痘女殊沉頓爲
文告神願以己子易妹之生其辭曰母年已暮生僅
此女民南方壯尚可圖也竟子妹俱愈晚歲生涯疲
乏資本俱失久之乃知爲隣人竊去絕口不言曰言
之彼無顏爲人矣一日赴臥床間棟將撓忽起行棟
正撓其臥處人謂善孝所感

長興窳者家數椽耳而無方以養母窳者之從父富
齋爲酒致客召窳者侍窳者懷楮而就席凡諸熬醢
糗餌之屬竊竊伺候不顧盼累而真之袖中諸客目

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屈卮爲客壽有間家僮報失卮
客相顧曰吾輩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皆
闔門搜搜先於簞者簞者自服從父曰卮今安在曰
傳而出之矣待旦旦從父往索卮簞者曰金已銷化
兒竟有數椽請以奉父以抵金屈卮抑去此吾母則
無所居止盍待吾母有止舍卽奉父矣從父聊寬之
與爲期居數月客來語從父曰向夕也不佞不勝酒
而先亡去置卮樓簷間今日方記憶君家定索卮不
得枉君家僮耶從父從樓簷求之則卮在急召簞者
簞者至猶理前說叔父曰癡兒卮在也何自誣簞者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曰大人爲酒置客名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
羞慊之楮間兒思見母也食而不能旨而思旨兒母
兒簞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
者豈以大人猶子見簞餐於豪富人且大人致客寧
忍客受不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曰我幸贏也
有子子顧寧子如汝汝貧也吾寧不子汝卽復爲酒
置客名簞者侍言簞者於諸客諸客皆欽重卽分其
家財爲三等之於已子

吳門乞兒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買酒
缶而致之母而歌以侑懼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

下有歌聲俯視之一男子坐老嫗塊上酒而歌名
之曰乞兒有母實用爲懼有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遍
告於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於是吳中諸公宴
集輒置餘豆間待孝乞兒也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下

杜環 李凝 程平 顧黑子

金養 潘連 蔡通 盧陵

王芳 曹萍 韓巍 阿寄

任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

元所交盡四方知名士環好學工書國初被薦除學

錄太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大馬皇太子所眷環爲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

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故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

友也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

有識允恭者謂母曰今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盍

往依之母如其言詣之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

仕金陵親戚交游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哀泣隨人往

既訪一元所在則一元已死惟環存天方兩母服破

衣行入環家正對客見母大驚因問故泣數行下坐

母之呼其妻子皆出拜母環妻爲母除故衣更着干

衣干即食寢之母問環吾兒平生所厚故人皆安在

且吾尚有幼子伯章也環知故無存者即存亦不足

倚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怒之曰天方兩母且止卽無

人環在也兩止母見環家貧堅欲出訪環令贖女從

之至暮果無所遇返環購布帛製衣食令家人以下

省母事母母疾身爲京樂進七筋不敢大聲請去之

十餘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遇伯章泣

語之故曰急事母伯章曰吾亦知之道遠不能至耳

環歸半歲伯章乃至母見伯章相持哭是日爲環初

度家人止之環曰母人情也既伯章見母老不可歸

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後三年母卒將

死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皆如君之爲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

人環殯葬母歲時祭其墓環仕終太常丞

李凝南京人南京國初爲京師四方之人磨至客舍

主人授一室容榻而已客朝出暮歸盥濯皆自具月

責錢以數千疾病輒遣出婦孕將產以爲不祥却不

舍獨李凝以尚義名凝教授小兒賣卜自給固貧甚

金華人有范景淳者吏吏部得疾甚殆人不肯舍之

杖而踵疑門疑爲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徵請醫師

身爲煮康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既漬甚矢溲汚衾

席手刮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曰累君厚矣必不能生

無以報德囊有黃白二金可四十餘兩在故迎旅舍

君往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然何以報爲景澤曰君不取屬他人矣疑求里人偕往取以歸而發囊藉之景澤死出私財治殯取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名其一子至按籍還之二子有愧却弗受更疑之平陽人耿于廉械逮至京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疑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夫械逮也妻號於草中人命至重婉身之後倘犯風露死不亦悲夫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澤用是疑名在士大夫間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程平籍漢人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生鹽價事罹法累及平御史廉平枉喻平曰灑衆則免矣平曰不幸人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平寧當罪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同郡休寧人朱仲杰同行盛夏憊道傍樹仲杰曰汝守行李吾往覓寓舍仲杰人酒家留連則不來雨大至漂其囊平自抹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平平如數償之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能醫有梅百戶者請之醫明年病其家度不起悉以資斧寄梅曰待吾子來與之既梅調守他郡而仲杰死平爲具棺殮或曰仲杰待君悍戾不道君何遇之至也平曰彼自虧德耳同郡而生同憂而來死無歸於我

五古之道也久之仲杰子行至汴聞其父已死向百戶取父資卽還家給母曰已買地葬父矣居三年平子實往省平平乃命實送仲杰柩歸信報仲杰子令迎柩仲杰子殊不顧平謫滿歸見柩尚留殯後園歎曰吾不憚延安數千里爲歸柩休寧籍溪相去幾何且子給其母必慚不來卽令孫通送其家

顧黑子揚州人與其主顧圭以戎籍隸泉州洪武初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抹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爲圭養圭死其子宥而寢黑子仍爲酒家傭給贍其衣食爲娶妻人數黑子微賤面有士君子之行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四

金養樂濟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女婦數十人前適賊望見迫之衆大窘養揮手主第走卽扼橋格賊賊刃如林養持孤把出入死關良久始什而主人遠行矣

潘連吳縣人農於胥口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菜穀苗始萌溺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林連率諸農負土築防桔槔雷運出其敗者於水中絡竹爲大櫛疏而立之苗以復長正德庚午吳又水連起衆急從水底拔苗壅之它泊壞將俟泰怒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澤加壬子者二尺連教多汎水艇取抵京之

王循岸址覆之日勞百人然不能尋丈風浪又去之連益令衆編葦卷土復投趾上其趾漸隆稍出水外卽復以白茅苫其兩傍以拒風浪遂以成隄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具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連日夕乘艇巡視補缺塞漏增土培堤堤益固則全稔嘉靖辛壬癸甲歲並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益不省所謂蝗者連爲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螻蟴裂節莖視之食者如螻告

名山載

卷之

本行記

五

縣曰民向者所見螻蟴爾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螻蟴則蟲也裂其節莖食者如螻蟴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并檣之奏乞減租天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

蔡通者爲京師府軍老而代時時步行皇城下數觀石自某門至某門凡損而圯者幾千幾百有幾備書具疏走通政司奏上請脩葺下工部寢不行數年復奏復被寢又復數年復欲奏其子諫不可妻肯止之不與出備書錢通潛脫銀簪備書奏人遂走以上復工部工部卽惡其賁擾送法司訊治論贖罪費家

賢金妻若子互詬譎而通老病死通素不識書當其具疏時對客舉其詞若流及見沮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計此者或曰此惡足與計曰正見與計也必待不可計然後計乎李東陽曰通見誠少譬如以管窺天乃真見天有位者不能觸類而大之則誠施通爲作都城遺老傳

廬陵劉養正僕劉養正者正德中舉人從宸濠反者也養正試京師聞人藉藉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殆焚試卷矢不仕其平生頗通天文識諱言退見江漢間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卽私自納於宸濠養正

名山載

卷之

本行記

六

之僕時時諫養正至涕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願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觀寧王當旦夕反亦當旦夕敗僕竊觀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言大驚旦已去而久之養正從宸濠反矣養正死獄中僕收之養正家簿錄養正妻在行僕願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豈失也哉徒跣京師饋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奉屍合葬歲上塚哭祀

土芳太倉人守教不殺雖一蠅必治之嘗訪舊小直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舉匪弗前遲明芳至絮酒哭送其匪乃舉廷槐父泣且謝曰雖我爲父莫能過君

曹澤何容人生平長厚不與物忤一日游城市遇擔柴者悞以鐵擔頭撞入其目瞳隨擲出血流滿地昏暈中猶強謂其人曰我兒剛直無爲若獲亟向西行頃三千至給之曰其人東行矣追數十里不遇乃返隰川王府鎮國中尉儀賓韓魏沁水人訪兄太康縣賊師尚諂王千斤攻陷歸德乘勝攻太康時縣缺令第一老主簿束手而已城內又有賊應四五十餘人幾率眾抗賊度不能勝登樓聚矢石相持三四日賊

縱火焚樓魏力竭被縛賊愛其才勇脅與同事魏大罵不輟賊鈎斷魏舌割魏腹剗魏心至死神色不變詔書旌表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八

齋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賞爲國子生而寡婦皁然雄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曰以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死徐氏諸孫疑有私籍竊啓其篋空一簍二兒盡食敝衣而已

任良幹字直夫桂林人嘉靖中舉鄉試不第就官潯江教諭有鄧人劉姓者爲巴縣簿其妻弟王邦相攜幼子曰六兒往訪之簿拒不爲禮會亦失官歸邦相不得已乞附舟尾又且病簿恚之至潯江推而棄諸

路旁簿，逸去。邦相父子匍匐乞市中。六兒間行乞，至良幹學舍，因告之。故良幹曰：「嗟乎！吾不爲計，父子同死矣。」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邦相病且死，泣數下。良幹止之，曰：「毋憂。吾爲若治復歸。若子旣則買地葬，邦相石識之。」叔六兒與其弟同臥起而教之，讀書。翰林王九思者，邦相族人也。其子爲順天府通判，因令六兒寓書通判，所以掌印書未會通判，亦卒書未達。而王氏以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居亡何，九思簡通判，獲六兒掌印書在焉，以示邦相妻或疑其贗。邦相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名山藏卷之八本行記九金至潛江，取六兒當是時，良幹已行，以赴京行時誠家人若鄉人來取子，毋留一錢也。至別家盡却其金，乃遣之。而劉簿之獄解，良幹後爲申陽州守。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藝妙記

沈度

王紱

黃子久

戴進

夏杲

吳偉

呂紀

郭誦

徐子仁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父易至孝以易學校徒再五倫詩著孝經旁訓行于世度少力學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度交岷王禮聘之屢進直言於王館都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一

督罷能家爲其子弟師能人京師與度偕行既至成祖方命翰林院舉士編脩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如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上獨喜縉廣若度書度書婉麗飄逸雅容矩度八分尤爲高古上賜度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度名氏塗黃金予之度弟彛與其子藻皆善書並官之近侍度事上盡誠被顧問必正對仁宣二朝皆被寵遇累官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乞致仕不聽度爲人孝友貞靜不輕用貴人門所好惟載籍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二

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爲國朝第一黃子久者吳人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爲黃冠往來吳越間教授子弟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畫訣傳世戴進字文進錢塘人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筆俱入神品爲本朝畫流第一宣廟善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及進入京衆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

之筆上進首幅爲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
書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宜廟方閱起循
從傍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郎耳官廟叩之對曰紅品
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廟領之遂揮去餘
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死後而人始重之大梁人有
張路者學其法願進於神鬼佛像尤多乃不足貴而
路繪人物兼有吳偉焉進同邑方鉞學進畫已造闕
域惜其早卒評者謂戴門顏于其後復有仁和沈仕
善花卉山水稱名品仕刑部侍郎銳之子疎放不治
生能詩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三

夏杲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累進大常
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
遠夷亦購之杲兄昂字孟陽亦善書畫畫師高房山
洪武末爲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簡入中書
科習字上臨閣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昂亦能
書名試稱旨命與杲同爲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
又杲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從
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杲也後來得杲法者有朱端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
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友皆後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各
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
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閣憲宗名授錦衣衛鎮撫侍
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經旬不飯人欲
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掖
入踉蹌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
成上歎曰真僊筆也偉意直有氣岸非其人雖薦請
不應卽素昵一言不合輒投視起其出入掖庭奴視
中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四

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
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
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卽位復使使召之未就道中酒
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者名楚中蓋當刺泉
時偉先拘爲多趙飲少矣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屬志漢唐以來
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應例人御用監益造精詣凡
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靄有造化之
妙孝宗朝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
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筆

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亦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郭詡泰和人也自號清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粲然忽置册歎曰循咫尺之誡誦市榮當世何以務浩觀立極藝遂瑰璋之思著周流之跡乎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遍歷名山曰豈必譜也畫在是矣於是手模成畫畫已題詩詩題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同時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名畫字畫男純意仙遊肆力今古詩文皆莫不延頤有法度才畫繪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

卷之二

藝錄記

三

廟交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有貴人欲多得謂畫謂瞠目數屋采不對盤金固索輒踉蹌狂趨叫晷蹴號去弘治中徵天下善畫者被推擇應詔京師達官長者各誠令長清狂至無留門謝雖難酒驩其人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不望酬值也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致賓客謂見王紋數深衣鈎旁綴繡紅紫綾青條垂兩綬如緞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繹綠其下似側注步搖纓足營首絲履杖班竹杖王望見之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交友及當意之人開學少年爲踴躍關夾走馬榮懷之戲寧王宸濠召與

語輒辭謝之故露拙業托微罪行念都御史王守仁智權足解脫已往依之獻畫題詩以見志守仁悟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游遂間道走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時僱弱船絕跡入德安宸濠反其黨言郭詡慷慨可借軀得謂勝一敵國矣宸濠使人賁書幣約詡以好語入見如逗梗鏢殺之其人跡至武昌不得守仁數曰鴻鵠橫絕非斯人耶而其時燕人有葉元靜者被庶人服亦能貴其藝其通跡類詡

名山藏

卷之二

藝錄記

六

徐子仁南京人年十四補弟子員任放不諧竟遭黜落繼是博極群書究作者之情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之本朝李東陽遠續其緒子仁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番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精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日本使臣得者什襲爲珍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宮兩幸其宅子仁故長髯武宗手剪之以爲拂子因自號髯僊築快園于城東委曲幽清名木什卉四時不絕善製小令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常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與子仁同時者金陵人又有

謝子象亦爲諸生久不遂棄之去自號野全子子象
亦美鬚髯行九人號髯九翁子象器局偶朗才情籍
屢對客高談如倒囊積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原一坐
兄弟四人各重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有子
少南嘉靖間以御史改翰林司直

名山藏

卷之

藝文記

七

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害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爲其本郎本已作治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壯大觀它請爲橋爲道爲寺爲觀於閩中郡縣在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旌念鄉郡承平久卽萑草不逞曷應卒卽復戒家僮飭兵仗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及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亡算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簡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三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子力耕治買女習蠶繅閭外不聞也諸農買所入皆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囊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脫也下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過半廣一一分之粟帛足一歲州不能者復與牛

具種子爲來歲計又不能又復嗣之子姓自慚忍之不告廣察知又復嗣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鄧有婚不能娶喪不能葬者令其酒食代爲請助置籍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爲榮有媿而求與者友人黃六造廣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寔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景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良方吉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廣卽命子婿築牆造屋既就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代爲入困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四

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之耆老見其慈仁慇懃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殷實徙京師占籍上元縣至讓而益務生節州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調濟橋道渠陂井閘之屬悉爲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私財作新國子監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

生誰能養汝一錢

史際深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婿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爲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罷居家嘉靖中東南梓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多渰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早縮不涸不陂棄爲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涸可防者測水而壘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爲田備老弱就役環堤發爲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楚拔雜食計一夫赴役可兼

名山藏

卷之

別編記

五

食其老病不能役者二人於是役人之棲於堤者饑烟飯餼列舍相接翕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渰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人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渰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渰之田又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蠶蠶可食因名之曰救荒卽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無末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繼之後率起爲富人思報際亡所所受報不知饒於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柴資糧不仰於縣官爲縣官擒倭倭平論功官子爲錦衣世世

馬一龍深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爲雲南守坐事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四入貲爲國子生守關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面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六

爲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林爲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界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因知時不先終歲僕僕故知時爲上知上次之知其所以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勝天矣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土其氣固尚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

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形
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肓不如原濕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
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収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亢而過洩
者水奪斂而固結者火攻鉞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並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腫不腫胎氣不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七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
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未慮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
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
遇爲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狼莠而法謹於爰耘
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種之法數與草
齊南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
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
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
其久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末而鍤鑿

木首而鋤繼之以撥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本直
鐵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實風雨不作及時將獲燥則
多相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
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
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
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遺無人
自力家無儲石飲食若流丐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
起復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臥疾玉華山時時策杖
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
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八

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
十四人者曰呂詵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
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
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
民化曰陳桂曰史鞏曰詛曰陳惠曰呂庭各爲一龍
言而一龍記之說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
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圍坐酌共一陶呼
曰陶同知子弟身供酒掃捧壺把醕侍左右不去今
士大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駿兒喧雜絃
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

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
今村夫屠販下逮賊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
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執紼之士布衣
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蒙大
袖不絳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廷骨
肉揖數十兜拜數十叩矣詢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
之民布在田野端織男耕兒女輩亦攜竹筐拾路遺
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
賴張拳敲舌詭過博貨誚賸賸爲愚矣方記當時親
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攜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九

稼穡商榷早晚兒女婚姻雞豚芋碩而已今比族忌
嫉富貴貧賤上下欺害聚爲貨殖散爲禍仇黨同腹
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
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
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
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
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
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
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
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

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
卯而入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
生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答謝勞歌詩而退束脩聽
其自行貧者弗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
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壁記當時子弟
不輕易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
今假子豎兒厚遺千道恃此持門戶爲權貨梯階衣
食獲充不人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
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
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十

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
無師優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禾稻登場
先春輸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通
負官有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遲
慢以致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聚而十室九空謀
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
家與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
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屢今冠入財主駕車乘馬揚
揚過閭里芻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
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爲邑令貴游通刺不過

二指關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藝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函索縉紳大夫紅箋錦標芒字百拜矣足齠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炕燒梢樵煨羊葛煮黃蘗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具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驛客或與兒女子紅爐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話記吾先大父嘗以國粟應貸粟及國餘糧至雜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貧亦不思償矣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十一

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還兄弱友見唾詆矣遲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輪服同室有鬪其不直者衆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僞誑詞飾情矣氏化記令先父爲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木支骨肉且自譁張目擊其貪賤憂患脾脫去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密圍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宏宇寢廄迴廊層臺閣亭池館金甍碧相不可名狀矣章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爲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爲僕見戚里如不

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臂馳途眇目布老車馬簇從赫奕臨之矣詛記當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爲儒多力爲農今頗棄二業他園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惠記當時頌白者負戴於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後家而今子弟強有力則備其父兄途得攜兒竊而去之而將驚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族貧棄新門豪援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能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十二

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龍也一龍在宥有氣尚屬文惟意所至作草書散亂錯落位置龐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人方煥亦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閭洞殿園池匪登而終不免豪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者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方技記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袁忠徹並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名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對如之上竝械二人以待不驗死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率精兵斫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一

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虜會來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征仲和老矣學士曹鼐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微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卿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雲向南大將氣至冠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請返衛士返妻與妾聞或問仲和公曷知之曰彼時聞鶴在屋上也

右推步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夢入授之書口讀吾書可衣緋不止衣綠他日拾得一書於道視之青烏家言也玩讀久之乃以地理問嘗爲禹州同知漢庶人購求之不應曰須詔旨乃以府尹名聞會成祖方有事壽陵曰吾政求此人遂召入爲定陵地陵前有小阜勸上去之上曰何者曰恐妨皇嗣上問無後乎曰恐偏出耳上曰偏出何害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二

右相地

全寅 張崙

全寅安邑人嘗而聽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英宗北狩鎮守太監裴富問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泮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王丁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而故曰大

吉既也先入寇寅在石亨幕下召之筮曰吉虜無能
爲也踰年也先欲奉英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
虜送我不迎如夷狄何英宗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
上變妄言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
大富貴請寅寅實筮已叱咤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
忠懼而伴狂事乃解英宗復辟誅忠授寅官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通卜筮星曆諸
書論祿命多奇驗寧庶人作亂浙江鎮守太監畢直
謀爲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得解之梟斂橫賀
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浙中備供帳
名山藏 卷之三 方技記 三

甚亟布政使徐蕃命崙筮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
也離應南面駕其來夫崙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
位茲應返也主上至尊人安得同之父曰號咷後笑
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悉如其言

右卜筮

金鬼谷 郭脩翰

金鬼谷吳人與富商談命肆中適貧人負薪至曰我
命亦爾何獨貧鬼谷曰君如欲富不在家也當於南
方千里之外負薪者歸告母母曰有妙在閭蓋往求
之負薪者走入閭訪姊顧姊亦甚貧夜宿之空鄰舍

但宿鄰舍者必見鬼物亦且死舍是以空姊無所宿
弟使暫就之及寢見鬼物入牖中掘之得黃金百鎰
有金鼓覆其上遂取以歸以金鼓報鬼鬼谷人稱鬼谷
術曰金鼓金

郭脩翰吉永豐人其父僞寓興寧縣而生脩翰童子
時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
市童聚咻之母老盲廢脩翰曰採給行傭吾不如江
次翁遂窮遍天文七政讀書賣卜于市得錢供母而
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棕迨五月三日其人
返詰之曰棕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岳以司
名山藏 卷之四 方技記 四

馬入召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
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大用
曰方伯得遷必中丞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
陸方伯杰深信脩翰術以薦于丘叅政民範乃言其
旬日必死民範怒欲加脩翰罪以出陸薦姑遣人屬
守之如期不驗當垂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同自惜不
第恒嗟卑脩翰曰公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夫果
如其言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
及時而病鄉士夫羅俶往問之脩翰曰而命先我猶
相問耶羅以三日脩翰以六日

右星命

黃廷新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賊圍縣是知名練廷新者喜談兵事廷新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子門子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熾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熾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廷新取二竹葉一抽鬚一以授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五

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頽然牀簀之上曰呼其兒曰吾將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不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右遁甲

袁珙

子忠微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鑄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鑄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六

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綵縷使隔窓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侯二鼓或玉鼓然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言無一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郵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直名繙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邸密言珙燕王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

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梯長跪呼殿下九人者晒曰妄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問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鉞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聲當過膽必爲蒼生眞主坐致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遇列較散卒往往許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卽位召人見官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序班賜養甚厚既營北京父子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仁宗曰人主也使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

名山藏

卷之七

方技記

七

而忠徹初在燕王府中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工部侍郎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譚貴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倉事耿獻可骨極瑩色如飛火左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入言楚王子重慶者密遣觀之還奏無它異從征北虜所言皆驗仁宗爲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卽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正宣廟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及其他游諸公間往往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輸人以義忠徹外

雖如父內險勝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鍾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忠徹道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週抱出求相忠徹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戲耳子長凶狠坐大辟

八南豪徐家生子方三日聞啼聲曰強寇也徐怒幾捶之子長以探丸論死

鄴人有爲忠徹友之僕者美且慧忠徹相之以爲不利主人使逐之友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僕去無歸往來寄食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

名山藏

卷之八

方技記

八

牆角一破衲中裹賁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命薄至是奄有此物天益不容矣守之待旦則一婦人掩涕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繫獄當死某指揮者治之吾變家產貸親鄰得黃白若干將以獻指揮今失之夫死矣僕使舉其枚數合遂以遺之婦欲分僕金不受以遺指揮夫得出既出徧語僕於人指揮聞面異焉致之育于家指揮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指揮致仕僕以千襲職歸拜故主故主歎曰哀君之術如此疎也留遲袁至使服故服捧茶出忠徹驚起曰故

某人邪何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忠微笑曰君無戲我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嘗行善事乎

寧波衛人盛琦少役劉指揮家忠微過劉盛執扇旁立忠微謂劉曰善視之進士知縣也琦後登進士仕無錫知縣

安州知州楊集髮亂時其父命過隣家黃氏時方黎明忠微聞集呼門聲招與語集懼不應急叩門入因立候之集出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忠微注目良久問姓氏旁人曰楊姓忠微曰惜哉吾聞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九

聲而俟之以爲大貴也今其貌則非大貴人也然亦當得五品既指黃式曰七品也皆驗

右人相

倪維德

戴原禮

盛寅

蔣用文

周漢卿

汪機

蕭氏

葛林

陶華

吳傑

道人

李玉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

仁厚但來謁者亡論貧富有一寡人抱疾求治不但

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証解不加穿鑿獨嘆治眼書不備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原機本之陰符

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

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

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用甲渠者曰乙審更用乙

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援於死生也是曰缺義一身也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

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

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

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

屢遷也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

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十

太祖有効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瘵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鯉也晉王病使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久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漸當其少間羣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爲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

訣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十一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爲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耶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侯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賜故從賓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爲縣醫官尋與吳江人梅某並生事逮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生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盜人家廟縣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掘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弄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服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乎所

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寅方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上養黑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爲上怒與錄錄鑄之無何猿死上益重寅術一日雪霽與叔賜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上論所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宜瑞不宜多叔賜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賜夾御醫房上猝至命終夾而觀之寅連勝三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十二

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爲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衆醫謂胎也上使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有此人不令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脈益急復召診之疏方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痊否妃服寅藥血大下疾遂平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爲東宮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日上示之意則未解太恐以謀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仁宗即

位寅求爲南太醫院以自遠宣宗卽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爲醫狀元今兩京太醫院址祀寅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仁宗隨事獻規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以是緩效時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仁宗賜之第固辭就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問之曰卿卽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枯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

名山藏

卷之三

方技記

三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皆漢卿笑不答封以神膏越三日如初華州陳明遠替十年矣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爲之翻睛刮翳歛然辨五色武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鼻竅中俄吐出赤蟲寸餘口服咸具痛旋止東白馬氏婦有雄歷十四月不產厄痛且黑漢卿診之曰中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溺便行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行長山徐姬適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羸瘦奔走或

名山藏

卷之四

方技記

十四

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療癰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瀝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藝家人趣治木矣漢卿爲剔數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於越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墮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不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氏子腹有虫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漢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燭針如笑者刺入三十餘濃膿針射出其逆有聲愈諸醫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滯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項之投杖去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機爲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癩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昏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効機曰早晨陽分尙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有吳人葛乾孫爲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瑛爲顧顯醫嘉靖中吳人薛已爲外科醫皆有名

葛乾孫字可醫創戰陣百家兼拔脈不精究及長折節讀書傳書防論諸醫學各著又經卷十二論十藥神書醫方之士爭言其長亦武進救之七爭言其長於醫其長於文方論之士爭言其長於醫

蕭氏失其名錢瑛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初良厚久久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五

不珍重

視之花辨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其醫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竊作夜分召林一匕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憐然迫五日而足七日而厝又憐然至十四日而殤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謂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癰膚內曰吁百門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搆形之餘穢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嚥奈何刺也林曰無刺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妻妻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于下其可瘳乎如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

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六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澁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効服砒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前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而已然其爲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爲世醫至傑更博通青鳥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診脉主方心臟焉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十四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忤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上謂宗周所薦多私與賄皆族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按名召傑一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族醫邪因厚賜傑詰責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上每病屬傑治治輒立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虎衣一上幸虎園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愈上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上嘗枕傑肩而臥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上病則上進傑一官

爲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欲以禁衛衛傑賜蟒衣傑謝曰臣幸以藥藥侍陛下敢干哉上南巡傑以醫諫繼之泣上怒叱曰汝不謂以藥藥侍我者耶自是不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見傑疾召之馳入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爲變傑診已密言謝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之乘間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卽詭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子希孟仕給事中道入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剗割瀉洗若華粲然人不之信過嶧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死不剗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死無所知頃之難以膏傳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李玉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玉矜視曰此蟲咬腦也合殺蟲諸劑爲末吹鼻中二三日蟲

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雙拐至者王
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
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
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
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澆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
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王診其脉曰此子癰也
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
號曰神針李

右醫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課

方外記

周顥

張君實

張中

貝國器

冷謙

楊汝真

尹山人

王士能

張落晚

邵道人

柴道人

岳壽山

賀長

萬玉山

趙應童

羅天祐

陳昉

卓晚春

井和尚

麻衣

苟僊姑

周顥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顥操一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一

擊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閣簷間常趨省府

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顥僊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

南昌顥避匿不見太祖戰訖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

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討蠱喫噉不已太祖

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擁輒曰

告太平太祖厭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輒曰蠱多

蠱多太祖賜之鮮好衣服脫故衣腰間有葛蒲三寸許

太祖曰何所用爲曰常服可止腹痛顥又自言入火

不熱水不溺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煨蘆薪五尺圍薪

盡省揭稅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轉山僧飯

顥寺中轉肆僥覲諸覺不堪月餘僧言顥與沙彌爭

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餒色賜之食

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

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肴食顥顥皆食

盡然輒哇之至太祖所賜食則屢飢也食既走候太

祖寺門太祖行以手圍地如桶曰破一桶或一桶顥

或癡或隱出口皆應太祖令軍士顥無正語若行軍

有髻鬚言輒白及征漢九江問顥曰此行可哉曰可

曰友諒帝矣顥仰屋視曰非彼坐也太祖曰與我偕

行顥曰諸杖筆揮擊馬前老捷者舟至皖城不風問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

之曰行風不行不風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

江豚出顥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之江旦與

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更召與同食食已曰公能殺

我乎卽去莫知所之既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

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頗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

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

之洪武十六年有赤脚僧者守長安門自言匡廬深

山見一老人使謁明天子爲天子卜年卜世太祖恐

示誕於下民不納者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二年

使人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太祖有疾

爲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周顒隱人遺某饋藥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上服之頓爽三服乃聞有葛蒲氣酸底沉墜丹砂非人間色赤脚僧因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寺現詩可同往觀之既至見有披草衣者謂天眼尊者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顒也方今人主物色此人此人欲和今人主詩僧前乞觀之曰已染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太祖觀其詩意與顒瞻昔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匡廬山無所得親紀碑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洪武名山藏

卷之三

方外記

三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葷後入廬山天池寺脩道張君寶字全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手子遊東盤州人其後寓淮之安東漢天師後也生於金世遠形鶴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一笠一衲人目爲邈邈張一有手能那爾嘗與劉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日行千里所嗽斗升輒盡或時暇日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臥雪中遊驚寂無恒處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日不答至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君寶在金時則修煉寶鷄縣之金臺觀至

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時倚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從之童子竊窺視空中也嘗往來柘城張穀家其後穀曾孫從家寶雞洪武初君寶復來寶雞與西關道士李白雲交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問知其先世謂朝州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後當貴善自愛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真武玄帝脩真地也君寶時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丘玄清居之曰南巖菴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名山藏

卷之四

方外記

四

自結菴以奉玄帝菴前古木五株棲止其下猛獸禽皆爲絕跡丘玄清富平人仕晉五龍宮洪武初以記上宿營官詩以兩賜之事奏對有職劉古泉河南化人儒全真之理永樂中無疾而化劉古泉河南人常在此時語畢而逝楊善澄太行西山人其後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隴岷甘肅舉一小鼓遺岷人楊氏鎗鎗奪大鐺鎗鎗也鎗鎗大一夕留頌逝土民楊輒山買棺斂之臨窆棺有展動聲發視珠活太祖晚年聞其名四求不得後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成祖靖難時真武玄帝屢示靈助靖難之後上感神庥爲玄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即

陽湖以迎上師遇康郎山矢中張定邊以亥子也所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妄言縛汝水次以俟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因往哭之乃覘知友諒果死諸軍大呼喜躍殺敵百倍敵衆大潰中稍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下數年上時時問其術上待功臣嚴徐達就見中曰君相達當王侯信矣抑達終保全乎曰公兩顧如虎當得保世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已墮開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遠出開筭竊其書見國器在筭中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圓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秉忠出仕爲丞相謙亦修其儒業嘗遊雪川與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頃然効

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貧就求活計謙曰吾詣君一室有贏金二錠但取無害若過取吾與汝皆不利因盡戶壁間一鶴守之其人叩戶戶忽自開旣入則金銀狼藉其人恣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引室中他日內藏失金藏吏以引問詔如引姓名捕掠之其入曰冷謙教我速速謙謙被逮中途謂逮者曰涓幸飲我瓶水與之且飲且補足瓶中身漸隱逮者驚曰公母然劇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八

至上前上呼謙輒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誅不敢出上怒輒瓶片片呼則片片應遂不知所在上命按籍錄庫果有贏金二錠

楊汝真揚州人自幼刻苦脩全真之道遇異人授以玄理入蜀彭縣往來荷僊楊平二觀蜀獻王敬禮之壽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

尹繼先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鬚髯人呼尹蓬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休舍或休舍閑臥踰月時出遊彌旬始返不飲食

入飲食之亦不辭雖多輒盡或少嚼之則深自喜
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請告一日過員外
適從闕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還員外核問果合某
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錄召尹諫曰噫昔之夕尹觀
月中大橋兩鼻孔垂涕尺許其殆死矣夫何召御史
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矣客魏國公
所畫偃睡既寤日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悞不信尹
袖中出兩洞庭橋時南都尚未有此橋也南都一貴
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危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
曰非藥所及也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因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九

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于湧泉其竅也若
噓其蒸也若濯少年之惡汗淫淫徐而授之刀圭霍
然起洛陽張生有稷下之諱軒車滿戶尹垢跣走謁
生危升上坐乞兒之尹遽坐東面稍駭刺其所注悟
真篇生曰曉終同悟真耶尹盱衡講論玄經內典周
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
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
者精數學人令爲尹布算精思累日始愕胎曰先天
虛一之數也非僊乎何以有此劉瑾竊政尹時譏詆
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劉瑾謂尹左道戍
關右過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
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
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氈衣
坐臥乾朽一囊在側時叩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
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盡
努努大苦澁乃採果較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予
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顏頗銀
顛目光澄徹左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十

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先世
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指
揮朱顯因疏于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寶鑑
而賜之名云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
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
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
所畫處人始悟王人土音呼點爲碟打碟者打點以
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輩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
之私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感其爲僊今道童道

之甫一日卽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迨道童背出其囊聚化爲雙蝶而去

邵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衲晝夜露生郡中少年爭來爲道人子弟道人口不言但顧色指便道人善視病爲人視病今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鐵尺橫飯上誦呪已起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爲則趨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取人錢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尺布裹衲納完弗取也病家飯之飯列卽滿案悉食盡有意爲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上

草惡食卽喜食之更爲造美食卽不食飯或雜葷物除葷便食更造不食也善飲水鄉野人爭來求觀之道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盛之悉飲盡齒間冬月則聞有嚼水聲少頃而積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爲口久求道人道人曰祟也若往聘某家女乎謂女陋也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云老人大驚頻首有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瘥居十餘年一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懼伏地天明道人死

矣

柴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胄有心計家饒富未嘗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生鎮江忽作書數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武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則遇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千盡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亟遣人追至武當業祝髮受戒師事李教子矣家人歲送金布起居道人揮金囑母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上

食均州州倅出屬其前驕倅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謝追人曰自失進退何與官人也李教子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僊適靖江王施范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來爲何范尚須人秦耶掉頸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轉之步履如飛范再拜目送慟哭返李教子不知何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食茯苓數合見人輒長揖曰大造化扣之不荅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一日遍辭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

一、張二人

岳壽山句客人風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
解人世者嘗爲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
督之甚急一夜遂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爲
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驚鶴雲夢門年百歲餘矣
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鶴何資未
售何酒笑不答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
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教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
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爲方外
名山藏 卷之七 方外記 主

友於是自號玉山後過避五嶽名山所至遇緇流小
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
短精悍善躡息陶鍊不嗽蒜麪鹽酪深味丹經旁通
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
其它論琴擊劍蹴踘躡躑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福
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
從遊者輒先宿辱之以嘗其心始受之不責一錢久
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
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
驟凡甕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作壓牆

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人滅矣年九十二陶
文仲嘗言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
其後文仲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
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
繫瓢杖頭懸葫蘆出賣藥爲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
西十里有趙姓者言其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是
乎逼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即改
曰應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
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鬚寸許不旬

名山藏 卷之八 方外記 一
日卽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薄
暑中向日臥不汗童曰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
者輒見之裹襦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
且與之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趙神
僊趙神僊中心不以爲真僊也嘉靖中徧辭市人曰
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
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月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枯
輕啓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
語書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撒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

化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騭唯未能斷食魚之好常蓄魚待烹一日網池作贈忽聞似人言悲哀乞命昉省悟盡放之江夜夢群魚謝曰天曹知君善念掛名僊籍矣三年後於長橋踏不上昇卓晚春蕭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僊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爲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千萬不爽言休各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唐鵬之作小僊草書歌有琉璃東海黃公符書古太廟姬王珠璣鏤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厓百鳥鳴富道名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五

脫衙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往矣少時蓬跡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襪背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或贈之縑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日走浴溪溪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爲月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

者餘氣耳有問其郡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凡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相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子人來矣少選云再添米更有二人皆驗一日遍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切至期可同伏巷邊伺之聞聲聲各敲銅鐵器使皆散如是石數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至庵下百步許眩惑迷方但旋巷外日出若被拘繫齊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五

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懸以善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麻衣僊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被麻未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歲早禱雨輒應或以淨甌乞水得水卽雨俗謂僊姑雨荷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遁且十年家人覓之則見群蛇守

穴口樓蘇至輒有虎鳴呼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爲上
眞投謁磨至姑應答如響因人施喻莫不切中叩以
未來一一神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
楚華陽王承燭以姑在境內致齋奉書遣中使三迎
之乃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
當往既至王問道焉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脩身齊
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
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爲姑勸駕
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
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瀾聖聰
基至人某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柳公
大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
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之言
不涉貴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僊

仙僊

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遜遠 譏

方外記

張真人世家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爲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脩道道成出三五斬邪雄劔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皇帝取江西正常遣使上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一

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召見之臚樞電轉法貌昂然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卽位正常入見高帝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副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等官爲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陞辭還上從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竝傳卿宜體之清靜無爲輔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衣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樓群弟子饗別館實奏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召見問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

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譜以龍之四年復召至京弟子鄧仲脩爲輔行賜食禁中仲脩臨川人上清宮人忽遇異人仙巖石上出清雲雲書以紙閉陰陽應所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知洪武四年秋上召正常仲脩同行五年復論中書教有道之士六人仲脩與焉未幾留主新樂事至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雲雨隨至上悅賜之金與仲脩同席者有傳若輩上悅屬和之九年中氣如春冷仲脩與若輩賦詩奏上悅屬和之九年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嶽諸神遣使召忽先期至命東清脩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衣五圭珎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觀宴午門樓上舉爵命醺遂勅代祠嵩山既事卒子宇初是爲四十三代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

天師嘗侍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之祥洪武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副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五年命編脩道教書明年命就朝天宮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賜勅嘉獎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成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僊人張三丰明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劔授其弟子清書頌而

名山藏

卷之三

方外記

三

逝永樂九年授李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
大真人是爲四十四代天師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
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并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
江湖忠書鐵符戒弟子往投水水退遣使獎資十九
年召命脩玉籙大齋休徵尤類宣德中加封正一嗣
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
正常嫡孫懋丞嗣是爲四十五代天師嘗經山澤或
謂垂木前導請從閒道懋丞曰行不繇徑頃之至烈
風拔樹矣遊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隨
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脩至道葆素演法真人正統
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經敏
慧能文善書四十六代天師者元吉懋丞嫡孫也自
正統至成化累加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闢
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大真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
力然爲人淫暴貪恣屢殺人人以四十餘莫敢問也
久而惡行滋甚成化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
實械送京師刑部尚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
子當流其黨當斬校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
於民宜絕其廕封籍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誣
惑斯世并毀其府第草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提

名山藏

卷之四

方外記

四

論死禁絕印行符錄犯者用重典然符錄卒不廢元
吉亦竟出獄嗣者玄慶爲四十七代天師博學能文
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
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護身殿柱建祈謝醮于欽安
殿感天花慶霽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齋勒俾建保
民大醮于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者彥頤
爲四十八代天師弘治中詔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
承先弘化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
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爲神仙者爾顧
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
慕之倣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
召起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
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
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
大真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
冠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
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既還山上遣行人持詔
召之稱卿不名宅煖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
樂巴邪憲嚙酒止火彥頤宅煖陛下又安用治之上
不從彥頤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四十九代天師永

緒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誥授正一副教守
玄養素遵範崇道人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
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
孔聖公並封永緒荒天人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
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
興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遷
亦以爲言詔革真人名號以裔國祥襲提點

右真人

周玄眞

俞震齋黃天玄同傳

劉佛子

簡雲顛

張皮雀

田光宗

名山藏

卷之五

方外記

五

周玄眞初出居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
南谷杜真人高第也按玄眞劾召鬼神之神能咒妖
狐驅蛇鬼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雲州人步宗浩
得呼雲役雨術於莫沾乙玄眞復從宗浩受之自是
雨賜弗若郡縣請禱輒有奇應沾乙湖州人宋寶
不沾者數年已自號月星入青城山人觀見徐
無極受玉雷法又聞南豐有都鍊堂者得王侍宸
勸書秘傳並往求委身鍊堂之會都鍊堂有符
遺去月星并泣其真告都鍊堂即出書相授於是
月星名雲雨號鬼物與天合德笑先解金放於
神物從之者元祖名掌道教事以老解金放於
湖赤白如火客請微片雲霞之巨鼎笑答果欲浮騰
中秋會飲船既來雲散月久不解道士請月星至

名山藏

卷之六

方外記

六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錄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
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間中大旱
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硯
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紅時竝異
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嫗來見曰某山
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震怒切在日午望法官相球

俞曰能幻形小之乎媼作蜺蜺俞取投孟中覆以令
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曰
去矣龍出仍化爲媼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媼當効
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
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劉佛子臨高垂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
卽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
堂後脩煉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
劍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
災禱輒應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
驅役百鬼與人遊蒲禪病日色太災曰卿無苦吾能
令雷師張傘卽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
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爲壇箕踞其上書
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兩人或謂曰何以
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其
方放之如其言雷轟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祟昨一番變侮我當令此奴提之卽呼叱四指須臾
一番人擁陰魘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
昏什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

而龜死魅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顛道
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願
未甚知敬奉也震折大樹藝其廩燼爲晝晦龍見
雨大注人咸股慄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敬奉矣期
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爲嘔氣治之卽厲瘥覺有
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適過叢祠衆方鼓舞祠神敬甚
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教言彼張道成不敢
較也嘗髻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手姿映徹數人其
所捕鬼物攜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八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
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
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田光宗武當山道士初出家苦齋自厲不火食者三
年人號之曰白齋每中夜詣三天門禮斗無論風雨
大寒暑已遊衡岳歷江右久之還武當嘗三遇張三
手仙人云其寓衡州有林別駕者署郡事郡有五顯
神祠別駕移置他所未幾宅中怪見碑礫盡擊刀火
夜飛林大駭愕知光宗有道術延使禳治光宗曰請
諦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祟公夫人

招之耳林問故光宗曰公夫人受某賂六百元因此有冤死者神挾之爲禍耳幸非公意造猶可解乃令林夫婦囚服諸堂伏地出所賂金引罪道人先切責林不能簡括亂獄戕民乃復責神不宜挾魍魎作孽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嘉靖中西蜀馬宜泉下第南還偕翰林趙貞吉遊武當兩人使人要光宗于蠟燭洞是早光宗忽語弟子當有二冠冕客相迎要者乃獨將趙命光宗曰嘻尚有孝廉不冠冕耶光宗至與馬趙止宿往復數百言其大旨的清淨無他秘語語罷自叙所歷曰某離此二十年以先師葬地未遷故

名山藏

卷之九

方外記

九

右道士

懷信

祖

燈

梵琦

曇

聖

寶金 文康 清遠 宗泐
來復 永隆 惺吉 日瓦領
顯禪師 呂海 善啓 覺量
廻光 祖覺 智中

懷信字孚中俗姓要奉化人持鉢乞食進修精勤策勵法衆視寸陰若尺璧元末住持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風散懷信獨結腳宴坐兵入滿前見其目不旁瞻無不櫛杖下拜太祖幸寺聽懷信說法稱善改龍相爲大天界寺居之告終前一日太祖方駐兵江陰正晝寢夢懷信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師胡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十

方外記

十

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來告別太祖還聞遷化衣與夢中同色詔出內府泉幣助喪事命形家爲卜藏舉龍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人謂身後之榮懷信有五會語錄行世與同時分生者有覺初恩公鍾輔宏施烹凡鍛聖機鋒所觸扶履奔靈四衆歸依如水赴海

祖燈字無盡族王氏四明人幼時見父好譚爲華嚴經五色舍利見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斯邪因求出家既受法於日溪泳公日溪升堂祖燈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

忽然觸者却來再問祖。祖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啗祖。銓遽禮拜曰：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祖銓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服，勒數載出。參名德既歸隱於其州西之上雲峰，縛草爲菴，虎狼蛇不交跡。戶外盡攝伏之日，與其徒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歲。荆棘之區變爲寶坊，上雲之境於是爲勝。有以土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母年九十餘，迎養山中，衆以非沙門行曰：世尊尚升切，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楚石小字臺耀，象山人，姓朱氏，元名僧也。高

名山藏

卷之二

方外記

二

帝既定天下，念四海兵爭將帥民庶歿，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詔召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無遮之會，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梵琦與其列後，事上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至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賜之。三年秋，復至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富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說者爲問。梵琦以夢堂曇噩行中仁公等對，皆應召至館之大天界寺。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泊然而化。時方禁大葬，上特命從其教。

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不壞，說利羅粘綴遺骨。曇噩如珠梵琦神觀精明，舉明正法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所蒞之處，黑白樹墓如水歸壑，縱橫自如。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谷穴心要奔走座下，得其片言，裝潢襲藏，不啻珠璧有六會語行世。洪武中所召江南大浮屠，則吳中大祐徑山之智及竹庵之清遠聖屋之元靜五臺之寶金開元之文康圓辨之智欣。

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也。開山浙之瑞龍院，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洪武三年徵詣京師，上老之放

名山藏

卷之二

方外記

士

還山年八十九矣。一旦無疾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說敝目生逝。曇噩脩身廣頌文思泉湧持卷軸束求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從容揮灑須臾皆盡長短精猶無不合。作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寶金姓石乾州永壽縣之名，胄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旣進落受具入西蜀晉雲山中，師事海真禪。

師入領道要出參諸方懸峨眉山誓不粒食採啖松
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跌坐
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其溺死七日水退燕坐如平
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
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
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證海真海真歎曰百餘年間
參學有悟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
和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虎一虎者豈非爾邪爾
往朔方道大行也無用名守貴蓋寶金師云先是寶
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
名山藏 卷之 下外記 三
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寶金入曰此五臺山秘
魔巖也前身修道靈骨猶存爾何忘之既寤遂遊五
臺山道逢逢首女子身披五絛敝衣赤足一黑髮隨
後寶金問子何之曰入山曰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
乃沒叩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寶金乃就
山建靈鷲庵四方聞知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寶金
悉儲之以食遊學之僧多至千餘人久之以應元順
帝召居宣州敬亭山石巖寶金既有道行兼習天文
太祖起兵時過宣州聞其名往訪之跌坐不起露刃
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輒應曰亦知有不怖死

和尚乎上異而謝之間以嚮導果決勝如其言天下
既定召與無遮之會上欲用爲僧官大理卿李仕魯
言今天下學較未建儒風未振先發異端非所以訓
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仕魯濠州人開元末
從之遊太祖識之然其初請求未得李紳傳之傳達
求上上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
進故有特耳上解善陳黃州同知以治行召入爲大
卿
文康往持開善道場耽樂法乘見諸踐履念佛以乞
食爲事樹下一宿尚恐爲情末法乃一切悖之嘗懲
滋長於是著托蓋之歌大槩勉人舍妄入真超乘證
名山藏 卷之 下外記 古
聖大祖欲建無遮大會致齋便閣問宋濂誰爲高行
僧濂以文康對因及託蓋歌明日駕幸鍾山召索觀
上悅歸而和歌以賜之
清遠南昌魏氏子得傳於其舅氏全悟全悟者笑隱
訢公元末名僧也清遠善文章多聞見人稱文中虎
顧自謂曰佛法世法不相違背吾餘力及之欲以先
潤宗教耳洪武初召與無遮大會遂退居錢塘之梁
渚問道者踵至八年召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
逝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
元末北地臣庶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瞑目訶之曰浮

屠何有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歎息去

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全悟學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深入秘密兼通古文詞與僧來復齊稱歷遊宛陵悅涇川水西之勝止焉高帝致天下高僧泐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奉使西域帝喜之命與吳印耆髮將授之官印耆髮拜官泐竟不受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視髮入縣之葦菴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室院之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以示思親之意後主鄞之天寧寺杭靈隱寺太祖聞而徵之大會名山藏

卷之四

方外記 主

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警省來復禪源妙悟教部精探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詞爲游戲其文濃麗演進森嚴整暇詩清明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又朱耶朕德不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耶來復玉筋雙垂圍寂丹墀之下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

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爲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華臺壁

關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頗爲奏上過早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煙燄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愈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於是上宥三千餘人皇悉度之他日大早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爲期人夜太雨上曰永隆雨也爲御製落魄僧詩

惺吉堅茂西僧也南京鷄鳴山在六朝時爲北郊之岡岡下有坑塹凡誅戮者皆真之俗呼萬人坑明興築都城包坑城內矣太祖建十王功臣等廟及雞鳴寺于岡之陽以爲祀神演法之所復立國子監鎮壓

卷之五

方外記

十六

之而舊時餘魂滯魄往往結爲黑氣氣觸人輒昏什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太祖服儒服幸廣業堂試其事則妖怪寂然駕回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勅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來選日結壇場具大石鉢五三貯蓄淨水菜飯三物諸僧登壇作法忽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場上下黑氣克塞聚散開合宛若趨向之狀供事人役氣駭其身惟露頂額耳似此者七晝夜始滅太祖嘉其神妙構西番殿飾黃金居之命光祿寺厚之日餽餼有餽留豎豆

中不以食人諸僧旋繞誦呪皆化爲水越數年還國日瓦領禪伯西僧也永樂五年四月聖日成祖與往靈谷寺觀向日塔影齋心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果鑑朕誠則示塔影一已塔影見成祖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人足民不夭關物無疵瘕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已復見塔影二刹那之頃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鑪含輝未露俄若躍冶精光煜燁少焉如泥金布練豪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絲牖聖丹碧燦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王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若雨霽而虹光吐若巖空而電影掣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疊雷瓦鱗鱗檻縱橫玲瓏疎遠一一可數人行走舞蹈若所服顏色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見光中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大者如盂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如前勝妙十八日復往景大勝前有彩雲五色輪囷煥衍低翔徘徊舒乍斂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一已而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異香芬馥克達遠近至暮留師居寺觀之十九之朝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藏毚上大悅曰物影一而已塔見多影佛道僧法於斯爲勝命圖與師使歸而言之國人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一八

順禪師長安人俗姓弓洪武初來五臺普光禪寺師無念德公嘗夜中見自在身在文殊會中聞種種偈頌後雲游名山還止五臺永樂初跣趺而逝茶毘後有舍利及有語錄傳世

昌海太原人參徹半藏禪師深契要旨博涉群經皆

極其奧與洪連義金譚道人呼爲海金蓮三高士戒

律精嚴屢有靈異歲早禱雨輒應隱峨嵋山刺血書

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

本宗二百問皆是手書永樂中召入京師修大藏經

授太原府都綱年八十餘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善啓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卽通佛典父

母異之今禮永茂院主爲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

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逾年爲副都綱召纂脩永樂

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纓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爲

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爲其教又曰東魯垂

名山藏

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

合倫常

覺臺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

言未來事歷歷有驗或臥于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

稱覺善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

肌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

迴光禪師西僧也永樂初來迴光寺演法武宗南巡

駕幸寺中忽有僧從寺出與上談道圓對不窮其偈

曰可惜幽虛青蓮地不見迴光舊主人書竟俄失所

在武宗悟曰迴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繙印度真文以

識其事

祖覺嘉州人住眉山中巖唱明佛法學徒雲萃作僧

史一卷及華嚴金剛經解行世

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禮月光禪師惠

心清修苦行晝夜不息後惠心授松溪都綱智中隨

去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

天順中累封國師賜勅誥降銀印智中在邊四十餘

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年踰七十詔歸彌陀寺優老

焉

頭陀劉五長大白哲聲音北人也嘉隆間來京邸往

名山藏

來城西北不過東南數日不食而無饑色冰雪滿地

破衣赤腳無寒態人供以美食肌灰土雜之乃食劉

誠意伯夫人病乳癰甚危偶問能治否五乳紙筆畫

一石一木吹氣一口命縛于額上夫人如其言夜間

頭痛發熱遍身出汗乳癰濃矢其酒飯謝之不食去

百戶毛俊好延方士請五飯飯竟腹間乳一繩要借

其宅縊死俊懇求之乃笑曰君不與我死數年後定

有一道人死此遂走太倉後自縊死死之日有見其

渡江者有見之于揚州者至萬曆初果有頭陀闍希

言過俊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方希言在時有杜汝

諫者問長生訣希言曰汝是橫死漢安望生後二
十年汝諫無故自投水死蓋兩頭陀自能前知如此
右僧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王享記一

高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浮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最恭順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毋勤遠略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計矣已而日本通胡惟庸名山藏卷之

卷之

王享記一

一

名山藏

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什舞天日稽首闕庭歎未嘗有譯報之館充物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氏羌之享如常昆夷之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賜增人增賞莫可阻遏我惠漸薄彼信斯疎陵夷至於北虜也先之禍其時雖貪獸之心驚健難馴亦緣我無以應其求且內武不張徒取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以往惟有朝鮮恭順靡懈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得禦專北虜矣在南曰名山藏卷之

卷之

王享記二

二

名山藏

倭雖其狡黠善戰來有時也至觀交南終棄哈密煩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置其然歟

東南夷

朝鮮 日本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其國有油水焉又曰近日本日之所出朝景鮮明也唐以後其王姓高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具見諸傳記矣余讀其國書有詳略顧不甚異讀元史遺漏甚多因採而記之朝鮮之國北與契丹鄰其西女真其南日本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其姓王名祿者朝鮮人號爲高宗元太

祖既平契丹使人索其國職太祖之十九年是爲王
職之十二年元使者賞國職還度鴨綠江盜殺之元
人疑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是爲王職之十八
年遣將撒禮塔往征之至鐵州虜其將文使呼州人
降文反呼勿降元人斬之圍鐵州甚急判官朱希勳
火州城中婦老小兒率丁壯自勿死至龜州將金慶
孫卒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兵先鋒流矢中慶孫臂
血淋漓手鼓不止却走之整陣吹雙小笳還元人至
益攻城至以人膏漬薪縱火爲焚龜州守將朴犀與
慶孫力禦之元人焚掠既慘力大不支王遣其世子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事記 三

使詣元講和朴犀尚守龜州不下數以大于浦擊其
攻城雲梯大于浦者朝鮮人謂大刀大兵也其明年世子任命朴犀
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命亦守城不下任命之降不
從王將斬之以謝元人椿命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
家忠臣使釋之高麗既得和元所遣元使者齎送黃
金七十斤白金十三百斤襦衣十領馬百七十七匹遣
撒禮塔金銀及金銀酒器練繪獬皮鞍子若馬又分
贈其妻子麾下亦復不貲元乃置京府縣以達魯花
赤七十二人監之既班師職乃盡殺元人所置達魯
花赤於是高麗苦元人無寧歲矣高麗王相崔瑀諫

王遷都江華以避元江華者高麗海間地俞升旦曰
小事大禮也宣海曲棄城郭捐宗社非計夜別
揮金世冲排門入諫瑀曰松京祖宗之都舍此安之
瑀引出斬之遂請其王往江華王尚未決瑀怙而違
衆刻日發送時秋兩彌旬泥行沒勝人馬僮什國人
號哭相聞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
何而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
塔殺之高麗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二年其國人洪
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領高麗降民隨元
兵來寇攻高麗者五年高麗王乃入朝貢元定宗時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事記 四

爲王職之三十四年故使其將阿母侃屯高麗之鹽
州民避匿山谷中者悉驅之出鹽州海中有章島平
衍可十餘里海潮出入舊時兵馬判官金方慶使民
堰爲大澤墾闢種稗其始民殊怨及是民驅出山谷
者乃藉羣島活王保江華元人來責王出陸迎詔書
王不出元憲宗即位詔王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
爲相亦怙如瑀止王行元使至王使其子佺出迎使
入館王乃見元使怒居二年阿母侃洪福源言於憲
宗高麗無出陸意憲宗使其弟也富王率兵一萬入
東界阿母侃洪福源趨北界屯大伊州古和州高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五

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高麗王以其族子裨屬子質於元也竊使之隨軍締贈沆書請王出陸迎沆執不肯也竊陷西海道掠山城男口十歲以上皆殺之婦女小兒分與士卒王遣使致書所哀也竊與爲期期六日王復遣其將持遺金銀酒器羅納紵布等物請以明年也竊陷高麗城若州若縣以八所旣得疾北還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高麗人遣人追送之舊京且乞退兵也竊責王必迎江外遣蒙古大等十人與其使偕還見王王度江以迎蒙古大謂王曰何早不如此與酣飲別而也竊復欲圻王所居城王復遣子湑如元祈哀凡進奉及饋遺元官人及諸公妃王妃不可勝計居一年元使車羅大主東國車羅大問王曰王雖出陸侍中尚書等官尚未爲眞降邪王使其將長贈車羅大金銀酒器皮幣車羅大云君臣百姓出陸盡制其髮否則以國王還王懼復遣其臣崔璘往請罷兵車羅大曰相沆奉王出陸兵乃罷是歲元虜高麗男女亡慮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所過煨燼高麗受元之苦莫譬說也明年車羅大還師入民入保山城海島者悉出陸而車羅大復來高麗使其臣慎執平往見車羅大曰王出迎世子親朝兵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六

可罷也王使復曰自大兵還後小邦惟命是從矣車羅大曰若從命何多殺我兵屠其忠州攻山城山城入登月獻神祠避之忽雷電大作元兵以爲神乃退高麗復使其臣金守剛從憲宗入和林城乞罷兵憲宗尚以不出陸爲辭守剛曰比諸逐獸持弓矢當窟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車羅大班師又二年復遣車羅大往曰王親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王曰大軍回世子卽朝乃許之其明年車羅大復責高麗如前言而高麗王已老病乃使其世孫偕及其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慈謂寶鼎曰必世子世子竟不往達慈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其人民益甚高麗人暉等遂以和州進北降元其明年高麗王誅其相煇使世子僕奉表如元而車羅大暴死煇者崔沆子高麗之相皆世官以故煇父祖世相高麗而皆不忠於高麗繼車羅大領兵者曰松吉大王盡壞高麗江華內外城督役刻急城廊摧折聲如疾雷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世祖卽位方南攻宋世子南見之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撤卒命僕歸焉王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七

明興王高麗者王顓高帝卽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
明年顓表賀願世世備外屬上喜賜之明曆封爲王
予金印送還其國流人其秋王遣其總部尚書成惟
德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
中宮及皇太子皆有獻并請祭服制度上名問使者
政俗城郭甲兵居室之詳所以教王脩德治民守國
備禦之意甚至賜王冠服藥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
書通鑑漢書三年正月癸巳上齋七日御撰祝冊署
名授杏使者往祀王國山川之神是歲頒科舉詔其
國明年入試者三人登第一人以不通華言厚遣之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八

安南占城西里哨里瓜哇浣泥三佛齊並選真臘等
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六年高麗王復
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至言道亡其二及
進馬則五十問之蓋足以私馬問安所得私馬則云
欲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
非春秋義賜顓璽書自後無遣浮詐人爲使明年王
顓遣其監門衛上護軍周誼鄭底等表貢方物表五
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
貢繇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賜恤失風人上返其貢
賜書曰使至貢陳敷王極情聽言覽表事大之心甚
矣朕觀上古之君旬侯綏服之外不治體天弘仁欲
民安耳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朕
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御來誠之美貢朕欲王自
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誼者上宮人兄也
宮人幼育元宮中上以爲宮人故高麗使誼來是年
王顓卒顓之卒也蓋其權相李仁人弑之顓無子于
其寵臣辛旽之子禍於是仁人立禍明年遣判宗簿
事崔原來告哀言王以去秋卒嗣王禍立業遣計盜
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斌主事實遇於只與之構
義殺斌執實遇還王今已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顓爲

權臣所弑怒其誅朝使按拘原審詢王顯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弔祭十年顯被弑三年矣使來請諡勅中書省片曰高麗國王卒已久始來請諡朕其疑之夫其私殺其君詭殺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者哉奸禮來者勿彼與知因釋原歸其冬使復來勅中書曰高麗王被弑奸臣來者皆云嗣王拘而詢之不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特勅遣歸未幾復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挾詐構禍爾中書其遣人詣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政令守前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否則弑賊之爲必有禍矣其明年如約貢執政大臣不敢稱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禍詭曰嬖臣洪倫弑顯仁人誅倫立禍也上遣其執政大臣歸勸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以來誑我則不得已我今爾歸其兼言朕意於首禍之人曰殺中國無罪使罪深矣非爾朝貢如約且不能免問罪之師十三年不如約詔問之居頃之高麗數遣邊臣金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上勅

名山藏

卷之九

王事記

九

山

中將都指揮使潘敬業莊曰吾故不令高麗朝乃堅請與之約又不如今又使誼入我邊雖曰夷性輕薄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之首將無見有貢毋得獻名誼來吾處之及誼至若之京師曰母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請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其侮賔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自是則共命者八年上諭諸臣曰朕卽位以來高麗王顯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二韓之人舉安

名山藏

卷之十

王事記

十

山

遣使勞瑤而觀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
密道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國自恭
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主國事昏
暴多殺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
而返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入弗順啓
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瑤權國事已及
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奭復癡癡縱酒
色與禍黨玄禹實等潛謀復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
者以前欲攻遼東爲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瑤
謀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群臣國人謂瑤不足
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瑤私第擇宗親
與瑤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
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上以高麗僻夷非我所治事情
回隱未可爲信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爲聲教但祖母
蒙遣使命往來而已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來
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其明年請更名旦從
之朝鮮國書載旦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爲金吾
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戶威力伴其王矣是以其國
人皆畏服之亡何遼東都指揮使司謀知其招引女
直五百餘人潛度鴨綠江欲入寇以一四一使勅

卷之五 王季記 士

責之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
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令將鎮守遼東輒
金帛誘之王嗣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令王昌入朝
朕不之許瑤後主國遂使子奭來朝更還而瑤已廢
矣爾篡臣也朕徒聽爾自爲君朕封爾王爾表至仍
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謝
何其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我約束旋陰誘女直人
屠渡鴨綠江夫昔在有漢高麗寇邊漢兵致討繇是
敗滅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再加兵晉以
爾國恃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
死傷塗地唐討爾逆平爾土地爲九督府遼金至元
爾國造孽屢殺其信使繇是討伐屢加宮室焚蕩民
庶斬虜國滅君誅朕視爾國不啻彈丸歷代中國所
加征伐者非好吞併皆爾前王自取之朕又聞金世
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繇
是興師破爾城數十爾比入貢復雜十數空紙圖表
爾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
陸畢備區區朝鮮何足待朝食誠欲全福所覆示爾
施綏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旦懼恐陳謝尋
亦遣手入貢終高皇帝之世委心臣一四一矣而高皇帝

卷之五 王季記 士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山

終以日爲弒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
千芳遠襲亡何旦卒賜諡康獻成祖元年賜芳遠金
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王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
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中藥物六年使
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儼護之行
賜王朝祭服二白金千兩絨綺紗羅百餘疋是時朝
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
子禔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
國有慶率遣使表賀貢獻其他慶慰謝恩無常期或
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厚待之每有大事須
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賜餼他夷
不敢望焉芳遠卒賜諡恭定宣德初賜禱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
善龍袞玉帶景泰元年禔卒子珣嗣珣卒賜諡恭順
子弘瞻幼其叔球以襲位請七年封球爲王天順初
王琿與女直毛憐衛營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
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
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並張兩弓皆折既有厲橫空
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忠因
與寧宣示威德禍福王琿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古

山

解兵未幾謀報女直建州酋良董山潛結朝鮮謀
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琿
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以還報上
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
不承出僞制書示之王琿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女
直建州夷王琿遣其中樞角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
鴨綠殺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
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
畜二百餘焚其積聚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五年
琿卒諡惠莊子眺嗣六年眺卒諡襄悼眺子病廢其
兄子瑛嗣瑛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
卒諡康靖正德元年子懋立懋病風無子遜其弟懌
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賜諡恭僖明年子皓立未踰年
卒賜諡榮靖弟暉立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楮代席二
十六年以朝鮮王恭愍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
人於郊壇及國子監游觀設館伴以寵之初嘉靖八
年朝鮮陪臣來言臣國祖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
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仁六代孫貌休入高
麗十二代孫安社仕元爲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
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休卒或往避地東還至

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者成桂父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請以世系付史館改正以洗祖訓所載弑逆之謬許之顧未行萬曆初遂與焉其國置八道有府有州有縣其王國平壤其設官銜名稱倣中華而義近於古其俗柔謹絕淫盜通詩書尚音律飲食用俎豆官吏間威儀兵器疎簡無刻刑箕子之遺風也

郎曰予讀朝鮮國書所載李成桂善射射至精豈非誣哉成桂嘗與納哈出戰三斃其追將二十餘人最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五

後一人追旦及之舉槊欲刺旦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又一人當旦射之旦起立馬上矢出勝下旋躍馬射中其一人膝其一人面甲別作頤甲護面旦射中其馬馬躍其一人力引轡頤甲張旦射正中其面又嘗擊元將高安愍困其東寧城射七十餘發皆中高安愍面國書明載成桂爲金吾衛上將軍矣後世請改曰其時授武班職事尚未知名譽夷亦能誇許邪要以高皇帝之明威雖阻以遠豈能通情乎載元所以加兵朝鮮益元史之缺見胡人兇忍而高皇帝惡成桂弑君悉索其賊八年而罷逆而難之聽而收之大

聖人之操舍也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西高下勢若峭壁古亦曰蜺嶼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徐福齋五百童男女入海爲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避居焉今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爲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攝摩依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積貲或百萬和泉一州鼎食擊鐘謠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鸚哥里其民備禮重爲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渴羨嗜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掄割國分爲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遣黑豹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論其國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二六

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攘國時來寇山東乘胡哀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待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旌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不奉詔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語秩曰小國雖遠曷不慕中夏惟蒙古與我等夷輒小國我先王名山歲

名山歲

卷之

王事記

七

桶快船來則大船蕩之快船逐之上曰善是時日本國中有持明者與良懷華立不定七年使來無表其臣號征夷將軍者且有私貢並却之九年貢有表請謾責讓之而是時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借倭不軌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爲寇以爲功賢聽惟庸計事覺惟庸伴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倭中既惟庸請有賢復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爲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名山歲

名山歲

卷之

王事記

八

不服蒙古使其使趙姓者詠我好語語未既兵列海涯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爲盡今使者云中國有新天子願使者亦趙姓其後邪豈亦將詠我欲兵之秩徐曰今大明天子神聖生中夏而帝中夏不比蒙古人蒙古人所爲大明天子不爲且吾非元使後能兵兵我王氣沮禮秩有加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繪是爲洪武四年然其人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之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江福建瀕海諸衛造海舟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

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發四百餘人若雲南守禦遣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日本王奉丞相書不遜其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禪授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東秋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擅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臣遠疆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土不足二千里常存知足心陛下作中華主爲萬乘君城池數千封土數萬尚萌不足起意滅絕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竟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臣聞大國有興戰之謀小邦

却兵之法有蕭遵軌途拱奉天顏自古及今講
爲上罷兵爲強僮免生靈之疾苦用抹黎庶之艱
年年稱貢歲歲稱臣上怒安置其所遣僧于川陝
番寺其明年王復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自解前
罪上以其前語慢仍却其貢設禮部爲書責問其國
王曰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
司命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王居滄溟不奉
帝命妄尊大肆侮縱盜禍有日矣吾奉至尊命移王
書王審圖之又設禮部復書責問其征夷將軍曰前
將軍奉書我朝丞相書辭悻悻慢將軍與將軍之君自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九 竟

魯事矣夫元生紫塞長騎射短舟楫日本无王非元
仇讐不作患害天厭元武亦固其宜然當此之時元
師方盛亦謂滄溟小島失微利而不爭今乃以敗元
爲長勝以蕞爾爲強大故非將軍福我至尊必欲較
勝負見是非辨強弱將軍自知之十五年惟庸事覺
上追怒惟庸誅賢礫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
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而命信國公和
江夏侯德輿經略海上郡命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
練兵命都督葛文德戰命都督顯出巡又數年命
南雄侯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盜徒蛋戶籍爲水軍
以數萬人防禦之至其末年始靖亡惠成祖卽位倭
竄劫掠對馬臺岐暨諸小島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
寇蘇松諸處是時國王名道義者獲魁醜以獻蒸之
海上上嘉之四年以俞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紐
金印誥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
上親製文勒碑其上其文曰朕惟麗天長久者日月
之光華麗地長久者山川之流時麗兩間而長久者
貴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高皇帝納天地於範圍
古今之統紀九州嘉俗萬國同風朕承鴻業際天
覆衣裳冠帶咸造闕廷邇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

有盜潛伏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
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王朕稽唐虞之世五長
迪功渠搜卽叙成周之隆繫微盧濞率遺亂略爾之
賢名有光前哲朕繼古封山特封日本鎮山號爲壽
安鎮國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千萬世遂給勘合
百道令十年一貢貢道錄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
二百倭役易叛其明年復入寇平江伯陳瑄遇于沙
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亡筭九年以後貢
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閣諸處時有之十九年犯遼
東之馬雄島都督劉榮鐵焉其後朱亮祖破之於溫
名山藏

卷之

王幸記

三

州徐忠破之于桃渚侯端破之於金山稍戢矣
乃梨有骨力能一手挽石發銳行十餘步策馬功門
交于濠溝以足快馬懸之後寇金山島嶼端以指揮
同知安士陣兵出戰主帥出南門軍營端以孤軍
寇東門衆不能繼與衆戰數十合被大如瀾解縣
益急退爲以布橫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批布一劍
裁而斷之敵仆地而笑緣是得出焉按招散卒得百
人連溺退於山下令人持與車與炮俱進至海蓬蓋
賊數十餘艘遂大破之當端車戰時一劍忽墜地所
承馬口噤咬而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給奉
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
三百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來請封與之我兵獻
海上既俘其俘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赦歸下爾書
義持爾父畏大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

土國亦所不誅未忘爾父義持本表謝是時倭往往
方物戎器行海上爲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不得
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盜或不絕其
上良不知也要以利給奪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
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庫燔舍發塚東孩於竿
沃之沸湯視其號爲笑捕孕婦付男子朝中否海濱
人絕苦於是朝廷命重帥恒鎮要地增城堡謹戶城
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分番戍守以備之按堵者且
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舟沙
官兵夜圍之後立蒿沙中懸燈疑我因乘潮而遁十
名山藏

卷之

王幸記

三

一年使貢及歸閩帥用金鼓送之由海隨以砲銃擊
其舟多沉者正德中鄭人朱縞變姓名爲朱素卿亡
入其國國王源義澄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故族人
耳目爲奸利厚賂闖得賜飛魚服以歸居久之國
王爲源義植辱不能制諸島諸島競利先貢嘉靖二
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
卿復爲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以來皆止
寧波江下故事番使止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素卿
賄市舶太監義先閱貨宴之坐上坐宗設衆不平攻
瑞佐殺之追逐素卿抵紹興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

大掠指揮劉鄩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一擄指揮璉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督兵追捕下一部議倭夷貢與否遣戶科右給事中穆按視區區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而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等深入朝鮮界朝鮮國王擒以獻穆與巡按御史道鞠之具上俱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其國王楠送宗設及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死九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球使來言爲素卿乞宥罪并請復修貢獻是時復言爲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厥勾連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鶴暴二三責官家罪浙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歛八王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王汝賢王激等樂與游而激爲直義子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爲僧執禁嚴諸姦商藉是益負債競責直直無所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倭結巢甯衢之雙嶼港閩浙蠶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聚保矣執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風雨將逸去統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盧鏜持之倖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遁福建之浯嶼執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填塞港口令不得復入倭舟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逸不得王直収合其餘衆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爲一黨直計殺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大詬投米海中益入盜此時有佛郎機夷者來南海州之月港漳民畏執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起格鬪漳人擒焉執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夷行劫至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擒得者執業以屬禁島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中二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葉請改巡撫爲
巡視以輕統權以消浙人觊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
劾執專擅濫殺詔罷統下錢喬史還都給事中汝楨
卽訊訊報則滿刺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劫者專擅
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錢喬論死繫獄逮統至京師訊
之統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統爲戒三十一年
直主倭人突入定海關移泊烈港烈港去定海數十
程而已其西月駕船千餘有衆萬餘寇溫破黃巖縣
流劫餘姚山陰諸處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
浙許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參將克寬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三

諸募徐邵盜爲兵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閩三月大
猷入烈港火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
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值採
陶港賊與合乘復大糾入寇羽書押至浙東西及蘇
松淮北諸郡市於是更造巨船連舳櫓木爲樓櫓入
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僞稱徵王部署宗滿惟學東
爲將領汝賢激爲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於是月倭攻破昌國衛屯之五日四月丙戌犯太倉
燒關廟公私廬舍蘇州同知任環夜追之賊反追環
環宰夫佩爲環死之戊子倭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殺把總一指彈四
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亡慮數百人癸巳破
上海丁酉破吳淞南匯二所分掠江陰庚子掠海
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
大猷以舟師擊其歸供供廣西人是時官更多不知
數十人自命甲辰陷福建之峯巽所五月巳酉攻海
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舍癸丑復入上海殺指揮
尚文縣丞驚焚毀官民廬舍嚴舍壬戌陷乍浦流劫
奉化寧化等縣獨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火焚之倭
賊勇而慧每戰未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聞浙亡人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三

助者十七大率皆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
久寧目不見寇遇輒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
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吳越中村落市井故稱繁
盛殷富者半爲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處陳東屋聚
之矣此時忬諸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
克寬爲之出盧鏜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
改忬爲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巡撫都御史各勒兼
防海務六月倭留內地三月飽載出海而會曰蕭顯
督領衆三百人失風不能去屯崇明之南沙克寬及
事任環列守之復有倭蘇華亭濞缺登岸流劫金

山衛等處移泊寶山海警復作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克寬禦之敗既引舟師擊其登滌缺岸者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克寬竟生南沙取卒職立功任環守如故困顯者五月餘會歲除守卒懈顯逸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時上海新城城環馳抹敗之賀家墳其三月敗之大門墩賊奔慈寧王忬設伏邀擊之顯眾既滅而克寬亦以其月擊敗林陶港倭斬首百餘寇復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大震而鎗擊倭嘉興失利倭陷嘉善犯海寧夜襲崇明五月大掠蘇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巡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六千人使參將李遂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與總督二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會大同倭七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之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新涇橋追敗之羅店而國從間道襲賊至林陶港陷伏兵潰溺死者千人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六

事聞遽啟應天巡撫屠大山下詔獄黜為民逢時國皆論死山東兵遣還更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一督軍毋無妨原務者是月有倭萬餘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諸縣復有三十餘餘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十一月倭犯松江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與戰烏程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十二月突犯嘉善新市百戶賴榮華者福建義夫長也自汀州徵至大破賊鋒會嘉善令植棗賊走無傳餐者諸兵退食賊掩殺之榮華中鳥銃死賊入城恣屠掠三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栖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八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其敗者率生背約銳進經念所奏調兵未至持重不發而江南人苦倭久口語籍籍罪經玩寇矣上怒切責趙期勦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四月文華祭告海神于松江會田州土官岑猛妻瓦氏東蘭等州土官章世用等各領狼兵至經屬總兵克寬副總兵大猷分領之大猷遣游擊法等官賊稍有斬獲文華方至意甚銳謂狼兵果可用厚犒而厲之狼兵貪亦數請戰謀清涇倭遇倭皆敗倭肆掠如故分其黨與三千餘過金山衛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六

而大猷與瓦兵邀擊之亦敗遂奔犯浙江乃文華尚
直謂倭易平數趣經以狼兵戰經念狼兵貪剽未可
猝用卽漕運金山敗卽已可明度保靖永順兵且至
寧少待圖犄角又念兵事秘不以語文華文華謂經
輕已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者有才略豪爽踴躍
與文華善文華勸經闖入也處賊入其鄉故養寇糜
財惑克寬詎言俟賊滿載去乃追擊之海上今獨御
史胡宗憲與臣時時環甲行間耳先是徐惟學者嘗
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爲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贖償
於寇掠海乃偕酋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

名山藏

卷之

王年記

三

大

路合陳東之衆於柘林午浦遂增人至數萬五月海
率衆數千水陸奄至突犯嘉興時張經方領浙兵搗
巢於松江兵空胡宗憲使人載酒兩船毒之官領船
曰送官酒見賊至佯棄去賊曾得酒喜偕來痛飲高
會已亦潛令村市酒皆置毒漬藥於米賊往往有飲
餒死者其時保靖永順兵已至先破倭於川沙窪倭
懼而出海東趨矣經聞賊犯嘉興卽以其兵分屬鎗
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遇石塘灣大戰
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
兵邀擊之賊奔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

名山藏

卷之

王年記

四

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走死者其衆自有倭來未嘗
捷若此然文華幼經疏已至上前詔逮經及克寬以
應大巡撫都御史周琬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代之既則王江涇捷至業爲文華所據上亦及惠曰
令文華不言經宜戰耶其冬論死西市經在江南雖
受有司供億僭侈然爲人闕達安許死而朝論寬之
琬至見文華氣勢風生不敢有所爲經所謂狼土兵
亦緣經逮泮渙而新倭日益來是時任環爲蘇松兵
備副使矣頗與俞大猷殺倭有功其他犯常熟犯上
虞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至殺縣令鄉官
莫禦者文華欲委罪自解復陰言琬病天寵恃酒息
廢上譴兩人爲民改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代琬陞
宗憲代天寵焉七月浙中有倭自紹興高埠奔竄突
入歙流劫績溪旌德徑南陵無阻者蕪湖丞陳一道
偕其同官領軍來援賊悉手來接我所射箭皆相顧
愕眙一道麾一軍與僕子義死之
正人 道晉轉入市
商登屋持瓦石灰罐下擊生縛具二斬首十餘賊趨
太平逼其郭官兵禦之敗遂趨南京賊酋紅衣黃蓋
騎而犯大安德門於城窺覷我獲其謀乃引去八月
自林陵關過溧水縣丞珠臣署縣棄城走賊信宿之

已復趨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我兵追及急擊之奔奔聖會柘林倭三百餘人出海失風還進據陶宅港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慮二寇且合身督副使王崇古等急擊之時僉事董邦政犯總婁守陶宅以兵來會賊且逃且戰欲奔之太湖我兵追及於楊橋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所殺人肉尚未寒曰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人被創死我軍盡殲之是自高埠奔竄賊也始起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劫數郡入二縣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戮及傷亡慮四五千八歷八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事平之日累功罪而總之得旨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遼問總督大臣明知邦政與婁宇功不敢言苟且論報而已是月也備倭指揮王沛擒賊於螺門參將盧鐸以大批與合生得真倭八十餘人斬首三十八級十月陶宅倭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身督兵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賊有關洋去者亦復回登岸集川沙窪如故是月也又有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縣上虞犯會稽十一月復有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而閩中倭犯自此始矣是時浙中又有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歸朝矣十二月任環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陷伏中土舍彭翹等與其所帥俱死之而其自樂清峨頭登岸者官軍殲之於峨縣典史吳成器勸之於龍山是歲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入海先是賊來寇輒謬說曰某島某倭東南人盡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皆直所生遣宗憲爲御史按浙時獨心疑之收直母妻及子于徽州寄之金華獄至是出焉豐其居奉得洲可願知可使疏請入海伺誘直名爲移諭國王者宗憲謂洲可願曰君語王直第來歸立功自贖母妻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子可保也吾厚遇之矣諸國僉種遍示之國家威德則直黨自攜直勢自孤是冬洲可願至見直五島直騎從簇擁款鄉舊洲等從容言曰總督胡公使飢生敬勞足下風波忘恙直避席曰直海公進臣督公不尺經牽鞠之遠勞信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偉人也稱雄海曲撫有諸夷而何爲盜行直曰督公誤聽直非爲盜爲國家驅盜者洲曰是何言歟足下合亡命糾諸夷殺人剽貨坐而分之而爲之辭曰我非爲盜者是何異昏夜操器立人池上執之則曰我非盜魚爲君護魚者三尺童子知不然矣直詰

洲曰總督公統軍十萬益以他郡驍健募土之兵不下數萬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足下以區區小島夷之抗衡豈不猶燈蛾哉願總督公拔出足下壽母令妻館殺甚厚此其心事可知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當世豪傑也而又公鄉人公乘機立功以保全骨肉轉禍爲福上策也直默然罷初直念犯金華篡亂母妻獄中及聽洲言竊竊喜意欲降而葉宗滿以爲非計其下皆不欲直行直有姬少華曰君謂海中王沈沈可百年哉兵久不解洽海州邑皆叔保則安從得庚癸常主夷也妾爲君計莫如降降則得官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四

有功無禍矣少華者故金陵娼在直虜中直嬖之海上少年有善歌者沈郎故與少華通亦沒島中爲賤作直使少華歌沈郎聞而竊聽之少華見沈郎相目泫漣直察得之衣沈郎善衣使與少華隔帷夜歌直時時與少華計事少華陰幸直敗冀與沈郎歸也直聞少華言留洲爲質使葉宗滿王汝賢與義子激養子毛烈同可願入報謝請殺賊自贖求關市通貢者宗憲從便宜爲具奏詔許之而是時徐海已擁陸摩洲夷入寇矣三十五年正月文華還朝言楊宜不稱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右侍郎兼食都御史代宜而邦

輔亦爲文華論劾詔逮問之是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而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四月倭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鎮江千戶二人於江中而徐海權倭分道來矣海所入寇一縣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一縣淞江入掠上海抵無錫江陰武進一縣海門入略揚州控京口衆各數千人海則自擁萬餘人逼乍浦登岸焚舟令人殊死戰導陳東所部故腐柘林者攻乍浦城且下杭州宗憲分遣聲援自引兵壁塘栖賊聞解乍浦圍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宗憲提兵衡擊名山戴

卷之

王事記

五

之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來嘗輒復敗益前巡撫御史阮鶚方欲趨乍浦急入保桐鄉佐擊將軍宗禮及裨將霍貫道河朔驍將也以九百人與戰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斬首首以三百餘級海傷焉大驚阻稱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何衛等死之賊遂圍鸚鵡桐鄉城此時毛烈已助官軍擊賊自効矣烈問過海招之海不聽宗意因厚遺烈所送謀使復齋金數萬與海因謀使而說之三里橋之役海業已奪氣則亦遣酋來謝約罷桐鄉圍宗意厚遺道之明日復遣來謝復如之又謝又如之海悅轉說東東竊竊疑海得旨

府賄未之從也顧海已先解圍去則亦解紼是海東有隙宗憲微知之會吳淞江賊萬餘人西引且與海合宗憲恐使人啗海金帛而說之曰公許胡公歸矣顧公登岸時已焚舟今欲歸當無所得舟何不勒兵與胡公共擊吳淞賊且可篡奪其輜掠舟歸之爲利也海諾引諸酋通吳淞賊於朱涇斬首若干級吳淞賊夜出海遂命大猷遮擊連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海以吳淞賊遂不得舟屯海鹽平湖界上曠絕處將道舟歸宗憲所以供給傳送不絕海心附矣獨其書記葉麻者數阻之宗憲使人間海縛麻歸而向欲得東

名山戴

卷之

王事記

五

海有兩侍女其一一名翠翹其一一名綠姝宗憲陰使持簪珥環翠與之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海猶豫未決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部最强宗憲使葉麻爲書於東令及兵殺海書故不遺東以陰泄之海海益德會趙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宗憲則與文華約令文華部署欲擊海者名故所遣謀詰責之轉爲好語令其縛東斬賊級以獻則亦且疏釋之海因厚賂薩摩王弟請東代爲已書記薩摩弟送東海所海遂縛獻之海諸酋皆疑且怨而宗憲復遣諜私海曰公獻陳東矣即再縛艘海二俘斬如趙尚書語胡公

以寬公於尚書前不益便乎海自念諸酋疑怨及故島必見殺且或我兵出劫之業內附又不敵墨拒悅思良久約期去乍浦手旗而麾從諸軍之所擊之於是率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火攻之俘斬數十百人焚溺甚衆餘賊走出海者指揮鄧城追及之盡沉其舟於是海自以數有功內附益固顧尚疑未敢即來宗憲使浙人申書羅龍文趣之海宿龍文壘中夜半躍其足曰公何入虎穴者龍文曰爾我一家堂與也何穴之有因遂說海公何不見胡公胡公所急見公者以報天子官公公官而尚何

名山藏

卷之

王學記

卷之

旦暮乞貸鹽裹爲不信質我海因與龍文爲期至期海則先一日擁數百人冒而陣平湖城外自率會百餘人冒而入見宗憲平湖人皆大驚宗憲坦然受之與文華若巡撫都御史若御史坐堂上以次受海請海至宗憲前一款再指首宗憲下堂摩海頂撫諭之曰我兒也與之大盆酒而先嘗之皆大喜宗憲念此時方集兵陰收陳東餘黨度海必不安復使譚童華出解之海見華迎罵曰官家又集兵矣給我耶若何來叱左右縛殺之華大笑海曰何笑華曰笑公不知入耳麻與東也陽附公而陰仇公也胡公心愛公

公入其轂中故以兵收東特遣僕相聞奈何仇所愛愛所仇乎海因求華請於宗憲得自令便地宗憲爲擇沈家莊使居沈東莊故有東西兩處中館河爲輕宗憲因說海若東莊而以西莊若東餘黨海謂宗憲親已輸金二百請爲市酒米宗憲稍稍置毒遺之而今東詐爲書遺其餘黨曰徐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夜伏邏卒東莊瞰之海聞使人挾兩侍女間道投詣軍門邏卒歸報東餘黨東餘黨勒兵過海所罵曰俱死耳何陷我爲稍而歸海中稍衆大亂而宗憲所密召永順諸兵亦至四合攻之宗憲擐甲大呼

名山藏

卷之

王學記

卷之

入壘會風烈炬焚之海沉河死斬首千級其中酒米毒虜首色黑者三百餘問兩侍女海安在兩侍女泣而指其沈處遂斬海級以歸飲至轅門諸公令翠翹歌行酒翠翹宛轉悲怨諸將吏皆憐之宗憲曰是爲我說徐賊以配諸水順會長不殺之翠翹歎曰誘殺一酋復爲一酋何面目去之錢塘江上投水死是爲是年之八月遂俘辛五郎葉麻等於京師上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宗憲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而先時寇自黃浦七丫出海者僉大猷敗之自仙居趨彭溪鎮者盧鑑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

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劫掠宗憲簡所調川貴兵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雪甚大猷四面攻之賊敗擁柵自固我兵以樓櫓之策港火擲柵焚之賊潰出斬首百餘餘悉焚死而江南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諸州縣者以兩月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大敗之安東賊乃駕舟投洋去而宗憲念徐海已死顧未得王直至是葉宗滿等至宗憲悉子畜之親挾漱與居起飲食如布衣交漱歸報直曰胡公忠信可托也少華亦從旁泣曰如此人也而不名山藏

卷之二

王季記

王

往歸亡無日矣直遂與將洲岩宗滿等同來初直留洲者久洲因得過諭諸島豐後太守源義鎮者亦遣曾德陽附舟具方物奉表入謝十月直來顧未即人見泊岑港自嚴衛宗憲夜馳之寧波使夏正爲死間正見直而說之曰公欲保全家屬關市求官可不降得之手嚴衛而稱降孰信公公有大兵於此卽往見軍門軍門敢留邪夫入亦有命慮死降者戰亦能死也而况胡公大欲生公直遲回久之復遣漱來見宗憲與漱連寢飲大醉齣齣寐凡諸將前後請戰書十餘通悉置之凡上夜作寢語曰吾欲生汝故禁無戰

汝不就活勿怨我也漱乘宗憲寢竊觀諸請戰書且聞寐語則益喜陰報直直尚疑漱使其子澄嚙指血寓書而失之此時直泊岑港五旬矣宗憲時時聞關楊帆也直聞徐海已敗沒度亦無脫計乃請宗憲使漱歸守舟留少華視其帳中寶貨身詣軍門少華度直遠私出寶貨賂客使劾直書爲直章傳諸帳下諸帳下稍稍散去而遂與沈郎仁歸直見宗憲好惡之今自繫獄待命因以狀聞請姑許諸夷貢市曲贊直等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謂不可江南人洵謂言宗憲大得夷金宗憲恐乃易疏名山藏

卷之三

王季記

王

言直等死在不赦唯上所處分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絕禍源有旨切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時倭酋德陽居丹山道隆觀毛烈輩聞直擒怒宗憲給之與諸夷殺夏正焚觀以德陽去宗憲疏入廷議直元兇不可赦命坐臬示宗滿汝賢發戍邊加宗憲太子太保餘遷實有差而毛烈輩與諸倭據丹山沮岑港守之諸軍攻之不克已復巢于柯梅自是竄入閩中首尾巢閩中者七八歲連犯吳越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

食糧賞賜乾沒入橐中者費以鉅萬東南膏髓竭矣是冬倭犯福建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賂以布政司庫銀數萬及絹數百匹金花千枝遺巨舟六艘買之去爲言官所劾上械問鶚京師鶚厚賂相高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泰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之南京

名山藏

卷之

五

聖

御史李瑚言倭所以猖獗不已皆宗憲私誘王直故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上令在廷集議皆言宗憲功當切責留用上從之十一月柯梅倭駕舟出海泊福建浯嶼而毛烈復移衆南灣山造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譚綸敗之四月倭船數百轉掠楊州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河廣東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一千餘大掠去又大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之再

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湯賊敗走姚莊我兵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攻之不克而江南三河倭復歸海門登岸犯江北京詔督參將丘陞等擊敗之于邵莊追至銅園馬蹶見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屬顯運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處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與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藪貧民亡賴者竄入賊中

名山藏

卷之

五

聖

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目功餉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貪縱欺誣厚賄嚴氏言官交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據城中者三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逮繫克死獄中浙直總督罷不補四十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

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則令
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緩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
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嶠頭都指揮歐陽深
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
把總許朝光率輕舟鈔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
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
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亡算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
是戰也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
疲乏未能軍而繼光兵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
德繼光如親父兄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焚倭破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望
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洋又追及於漳浦之蔡
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今兩廣
南輒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
潰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
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劾副總兵湯克寬設
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二月倭犯通州呂
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河副總兵郭
成等迎擊之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自是倭寇絕
陸慶間海上通寇會一本等復勾倭入犯我亦嚴爲
備非如嘉靖李矣

郎曰朱統精嚴勇任張經持重好謀皆及於禍胡宗
憲斯地揮霍審機定變如吐雷風亦以不免邊疆之
臣任事豈不難哉世譏宗憲內結嚴嵩外比趙文華
以自固身沒既久浙人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道在委蛇夫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望

王享記二

琉球 安南 眞臘 暹羅

琉球國居東海唐宋皆不賓貢高皇帝使行人楊載持詔其國國凡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中山王名察度山南王名承察度山北王名怕充芝皆以尚爲姓皆遣使人貢貢上嘉之使使賜三王印與皮弁冠服至則三王治兵相攻上復使諭之使其息兵養民於是中山王遣世子及國相子來學又有女師生姑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魯妹二人者亦來上賜之裘葛覽餼視中國儒生加一等居頃之世子國相子與雲南生非議詔書上怒皆治罪死久之中山王復遣使貢上賜之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察度卒子武寧嗣武寧卒子思紹嗣思紹卒子巴志嗣而承察度卒無子其從弟能撫其國人承察度意屬之永樂中封爲山南王其後山北山南皆爲中山所兼自巴志以後爲尚巴爲尚忠爲思達爲金福爲泰久爲德爲圓爲眞爲清爲元爲永莫不內奉唯謹必計封必請其國故曉瘠民儉儉少動不知禮節文字入明以來乃慕尚華風革其舊俗從

我聲教其國立法司官察度官司刑者也選閩官那潮港官司儲者也耳目官司訪者也三官者武臣也以上世及所謫地爲姓名大夫官長史官通事官司貢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國書及閩三十六姓之後人爲之王并日視朝日三朝群臣握手膜拜有慶賜錫王王與之坐歡卑者跪俟檻陛外移時王所居甚高貫陶珠五色爲簾出乘肩輿人二八前後人百數左右擁武士蒙首如蒙俱以五色陶珠爲蓋又珠爲小國扇集大鳥羽爲大團扇其賦斂稍合中國古井田制上下有分土國有大事暫鳩而加征焉其法令簡嚴不責少文其文章亦能明佛而通經其武事刀劍弓矢皆嚴利削直射可至二百步禮尚跪敬則跪樂用絃歌重子擊柝舞親喪數月不肉食無釜爨用螺殼無絮織麻有布金與絮者必白王不則罪用日本錢如宋季提眼錢也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二

自廣西憑祥南行四百里安南國也東抵海西界老撾南入占城於唐虞爲南交秦屬象郡漢平南越置交趾刺史馬援立銅柱焉其南安南自唐始也皆置州縣長吏唐亡交人曲承美據其地其後篡奪不常而安南爲夷國然皆內稱臣中國亦用爵號賜祭之

宋時丁部領者爲交趾郡王部領死子瘡幼相黎梅
墓之凡傳三世二十年而安南有黎氏其後黎氏相
李公蘊亦墓其位七傳而爲吳昌老亡子有一女謝
升卿者閩人博徒也美少年亡命邕州交趾相率國
人貿易邕界上見升卿異之與偕歸納爲王女婿王
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其夫而升卿變姓名爲陳日嬰
再傳爲日烜元時僭稱爲越皇帝三世而爲安南國
王陳日烜安南累世皆名曰旁從火上陽之義也其
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一名高帝既定天
下詔告諸夷日烜入貢求封爲諸夷先高帝鼻之使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三

學士張以寧持詔封爲安南王賜駝細銀印黃金塗
雜繪四十疋頒正朔令世世毋伐其國以寧行至境
上日烜已卒其兄子日燈嗣欲卽求王印以寧抱璽
書不字使請於朝而待之境上既奏上命以寧字日
燈印別使使弔祭日燈以寧乃入日燈郊迎爲日燈
位北嚮使者南嚮授詔日燈俯伏謝其明日長跪稽
首受印交人故以揖爲禮至是長跪稽首以寧還報
命上悅其詳曰是吾使者日燈居閩色荒嘗以兩女
進其婉婉鮑麗姪工巧六宮無與比高帝受之既
數年後以兩女進高祖不悅曰彼謂朕漁色耶并出

前二女逐之命使者曰歸語王嫁之猶女體也日燈
竟以荒昏不治爲其叔父叔明所逼死而叔明自立
爲王懼明問其罪以高帝五年遣使貢馴象覘上意
表上禮部尚書有副主事曾魯凡視之怪其非故王
名卽易世胡不以世告責狀得其情上曰叔明王法
所必誅宜正名致討其選擇日燈親賢立之叔明懼
上表謝罪上令且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境後
乃定之既自請老代以其弟日端許之日端與占城
構兵相攻戰死弟日煒立與占城相攻如故上勅諭
之日煒貢四象三奴人入謝上曰安南國令其三歲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四

貢以土所宜久命之矣胡數數也小之事大永堅其
心豈在物耶王之封疆密邇邊陲若互生情愛亦可
福我黎民其令象犀之屬毋或再進使送一人效誠
而已叔明雖已謝事實專持其國亡何與其國相黎
季聲通弑日煒自立其子日焜爲王久之叔明死告
哀求弔上曰叔明弑臣也不誅幸矣何弔之爲因絕
其貢使日焜惡其相季聲稍裁抑之季聲不能堪以
建文元年弑日焜立其子顯益與于黎耆顯政亡何
弑顯立顯子炎繼稱中又亡何亦弑之大誅陳氏宗
族臣僚獨日煒弟天平者久被斥在外節武侯裴

考代其故侯渴真鬱寇東海上得免季聲調陳喬胡
舜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空稱大虞皇帝自
稱太上皇改元國中而陳氏絕矣成祖卽位胡蒼遣
使入賀且言陳氏諸嗣王短命支庶皆盡已其外孫
被衆推擇求封爵墳之上使行人楊渤往視其信否
陪臣耆老具如夸言許之而陳氏故臣且推天平爲
主以復李摩之讐李摩因遂捕天平甚急亦收戮伯
耆之卒以求伯耆二人亡匿久之伯耆因爲商人負
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撾皆得詰問見上具言
李摩篡弑狀因叩頭流涕上憐之賜天平居第米廩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事記 五

胡左煩化郡公盡食所橋州縣天平行陸辭上曰齊
桓管文之事勉矣勅廣西征南左副將軍黃中右副
將軍呂毅以兵五千待天平至護之還國天平至中
殺率兵送之大理卿薛嵩者僻有口坐事謫廣西中
請與偕至丘溫空遣陪臣晦卿犒師候饌安南人見
天平皆拜舞踊躍黃中問晦卿奎何不至也曰安敢
待於嘉林矣橋有微疾不能遠耳中使晦卿還促奎
且遣騎覘之皆無所見而迎者相隨續遂度隘留雞
陵將至片站山陘峻不得列騎忽伏發大呼劫殺天
平中倉卒整兵前賊帥已斬絕其橋道遙拜曰遠夷
名山藏 卷之六 王事記 六

給伯耆鮮衣糗餼永樂二年也其冬安南使來賀年
上召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
泣者伯耆廷責以大義皆惶惑不能對上曰有是哉
其明年使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奎奎
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上使行人聶聰報
曰朕君臨萬邦推心無間尚慮爾詐爾誠應朕迎君
天平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世亡窮朕之斯言上
通於天佇俟來章以頒顯命奎復使使從聽人奏曰
謹遣陪臣景真迎天平還敢有二心明神殛之臣亦
當率國人逆境上上曰信矣乃使天平治任以行封

非敢抗大國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
僞上惑天聰今幸得殺之以謝天子吾王卽當上表
待罪天師還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
還而薛嵩在賊中自經死永樂四年也上聞大怒會
占城亦訴奎屢侵其國王爲塗金銀印九章冕服王
帶逼賜之責之朝貢曰胡但奪明七月辛卯上命成
國公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
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爲右副將軍豐城
侯彬爲左參將雲陽伯旭爲右參將率二十五將軍
領兵十萬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其軍赦黃中呂毅

使立功自贖令大將軍成國公出廣西左副將軍西平侯出雲南成國公行車駕臨送之而勅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參心成事毋違以敗師成國公至龍州卒新城侯輔總其軍至坡壘關輔遣都督司知韓觀斬除等驍繕治道路而呂毅先偵賊斬賊首四十級隘留關下遂度至雞翎關驍騎將軍榮斬賊首六十餘大軍從雞翎白片站以西至北江之新福黎氏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來見具言賊衆水陸號七百萬守宜洮施富良四江以保其東西都大軍遂自新福移

名山藏

卷之七

王守仁

七

營三帶箇招市江口其冬西平侯亦自白鶴奪宜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對壘多邦城賊地峻逼獨多邦稍行賊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兩軍相合新城侯攻西南西平侯攻東南四鼓黃中令士銜枚以雲梯傳城西南下都督蔡福先登恣刀砍賊賊亂遂燃夜明光夜明光火藥所製鳴銅角登之賊皆躍下城走驅象以戰遊擊將軍朱廣晝殺其衆馬殺其帥二人追至拿圓山大軍循富良江南下擣其東都豐城侯彬雲陽伯旭擊其西都宜洮諸州縣皆次第降五年新城侯輔與清遠伯王友西平侯展與都指揮柳琮

合兵濟江襲破之於壽江橋又破之困枚山萬劫山曹賴山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進破之木九江奪其艘百餘斬首萬級莫遂與者老沛等千百二十人詣軍門言伏見黎賊不臣天朝興吊伐之師詔書必獲惟其父干及所同惡脅從無辜具釋不治訪求陳俊立之甚大惠也安南本古中華地久淪夷俗不聞聲教幸遇聖明掃孽除兇惟陳氏子孫爲黎李聲穢夷已盡無有子遺臣等咸願復古郡縣永爲編戶補等納而代奏之季聲復自閩海口入富良江以水陸數萬合戰新城侯與西平侯以舟師橫擊之會都

名山藏

卷之八

王守仁

八

督柳升兵亦至斬殺無算江水爲殷季聲父子僅乘棋遁新城侯輔復追之與史海門涇鵲濠涸不可舟雨遂乘漲循舉厥江追之奇羅海口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季聲及其子偽推誠守正胡贊弘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使等使特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簡較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大王黎澄而土人武如卿等亦擒獲黎蒼及其弟鶴大原鎮兼天開鎮驍騎上將梁國王黎澈偽新安

鎮驛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其子偽太子黎內偽
郡嗣王黎滿偽郡亞王黎荒其叔父偽臨安鎮兼大
海鎮驛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
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犛其諸弟姪
偽郡亞公黎原皆偽平陸縣上侯黎子驛偽御筆署
一局正掌卿侯黎叔華偽清亭侯黎駿石磨鄉侯黎
廷輝偽永祿亭侯黎廷熿與其偽將相胡杜黎景琦
等安南悉平詔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
柔遠人安南陳日燧慕義嚮風率先職貢遂封爲王
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殺其國主牋及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十

閩家諺易姓名自謂陳甥誰言陳絕請求襲爵幸遂
奸謀肆無忌憚僭國大虞紀年元聖自稱兩宮皇帝
陽奉正朔陰冒朝儀觀鯢南詔窺伺廣西處思明之
數州侵寧遠之七寨欺弱占城奪之土疆逼與章服
要其貢賦安南王孫奔竄來訴黎賊謬陳誠款乃伏
兵要殺拒辱明使蠢茲兇豎敢橫大邦爰命總兵官
征夷將軍新城侯輔等率師討之生擒季犛及子蒼
澄與其家屬偽將相官僚李龜杜等遍求陳後立之
其國吏民咸稱陳氏子孫被害已盡無可嗣繼安南
本古中國郡縣願復內嚮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趾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
軍民衙門設官分理故安南國王爲黎朕所賦宜與
贈諡愍厥幽冥仍爲立祠治塚墓給祭掃三千戶子
孫宗族爲所害者各贈以官其郡縣官吏皆陳舊人
脅於黎賊良非得已詔到悉仍其故有司敦禮者碩
養濟鯨寡孤獨放弛錮徒囚繫者有懷才抱德之士
敦遣至京朕將量才用焉遂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
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
平又安順化升華十七府威蠻等州四十七州各領
縣有差以都督僉事呂毅掌都指揮使司事以黃中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十

爲副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置參政參
議副使僉事等官而以裴伯耆爲右參議莫達爲諒
江知府其他府州縣吏以下使新城侯自置改雞陵
關爲鎮夷關莫達者陳氏之臣也以其祖父世事陳
故不從季犛其後累遷交趾布政使卒與其子嵩皆
死季犛難安南人謂莫氏世忠義之家云是爲永樂
五年其年九月乙卯上御奉天門受露布獻俘下季
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獄釋澄茂械繫故之澄故
善槍至是獻神槍法上使諸將受其術官焉澄後仕
至工部
嘉靖中
六年新城侯輔西平侯晟等班師

上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其餘論功有差初輔之受降也有陳氏故臣簡定者在籍中與其黨陳希葛中道亡去大軍既還交人阮師鄧悉等復推簡定爲主往來又安化州山中出攻盤灘賊子關扼三江寇近城諸州縣稍應之賊勢復盛上復以黔國公爲征夷將軍討之使兵部尚書偶仍贊其軍黔國公至生厥河戰敗偶與都督呂毅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沒而阮師等復推簡定爲僞上皇別立其從子季擴詐其民以陳姓七月上復命英國公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友克副總兵益發師與晟會

名山藏

卷之

二

土

其明年英國公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江粉社營柵皆破之以刳船敗其黨阮世每於賊子關又敗鄧景異於大平海口季擴懼使段自始致書曰故安南王孫也英國公曰陳無人矣奉命討賊不知其他殺之遂進擒簡定及布葛等械送京師伏誅是冬上征虜召英國公還勅黔國公晟與雲陽伯旭征餘黨晟追勦之虞江斬首三千餘級季擴遁其明年遣人上表降上赦之以爲交趾布政使阮師鄧景異等皆授官有差季擴陽奉順實弄兵如故明年復命英國公率衆討之連年乃盡獲之交趾復平十三年英國公班師

還命鎮之置郡縣焉英國公之下交趾也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黃福則數詔其郡邑吏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毋輕虐也問疾周貧禮賢雪罪一切政令並從寬簡交人悅之輔善用兵福善宇民咸惠並流交相得也十五年復召輔還代以豐城侯彬遣內官馬騏爲鎮守太監又安知府潘傑俄樂縣巡簡黎利者皆故季擴之人有反側心馬騏驢貨煩苛常折辱之黎利皆怨十六年春利僞稱平定大王攻劫四出彬遣都督朱廣方政先後討之多失利交趾布政使司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皆死之而潘傑

名山藏

卷之

三

土

亦及於衙儀又安衛土指揮路文律從之妖僧范王自言天降劍印令爲安國主亦僞稱羅平王及塗山其它盜賊四起豐城侯遣裨將誅討雖有斬獲竟不得其首惡於是請屯田益兵守之利乃亡之老撾久不出會是時豐城侯薨而上方北征虜車駕游榆木川朝廷無暇遣人將仁宗卽位乃使榮昌伯陳智領其軍以黃福老臣久在外召之還代以兵部尚書陳洽於是福撫交十九年矣交人扶牆攀號如失父母也其時利久匿老撾已爲老撾人所逐出復還魂止俄樂官軍追之出其男女四百人降竟身不至麾下

名山藏

卷之

汪亨記

三

都督方政指揮同知伍雲陳忠復與戰又安清化諸處皆敗沒雲忠並死之內官山壽曰臣於黎利有恩願往諭降之上曰可使代駢赦利罪與自新授清化知府會上崩宣宗卽位益命方敗與陳智山壽持勅往諭利利益攻剽自如園茶龍州凡七月智政進戰敗績交趾人琴彭者以土官知府爲假州亡其軍三之一固守不殆竟死焉而美雷縣賊潘可利者從利益劫略蓋太原宣化屬縣號紅衣賊勢益熾上乃命大發楚蜀二王護衛軍及便附諸省馬步軍六千人往討之選調便附諸府土兵三千餘人以爲嚮道使

名山藏

卷之

汪亨記

四

之人亦疲奔命先帝居守南京時惻然愍之嘗以謂朕高皇帝太宗皇帝之意朕心藏之及先帝卽位慈仁之言形於詔旨且高皇帝有訓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使令若不自量來撓我邊彼惟不祥彼不爲中國患我伐之亦受其不祥昨者遣將出師通夕不寧茲博求支裔令爲藩臣卽欲如洪武永樂初故事使自爲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亦以休息我中夏卿謂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茲方勞費鉅矣若以二十年勦力棄之一旦謂國威何榮士奇對曰交趾於唐虞三代不屬皆置之荒服之外堯舜禹湯文武不以貶帝王漢唐之從雖爲內郡縣然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會不得其一錢一兵之力昔者楚子從申叔時之諫而止縣陳渙元帝納買捐之之議而罷朱匡前史至今用爲稱說彼國君中主猶能服義包荒陛下偃兵息民哀念元元誠大惠也犬豕豺狼寧足治耶上曰朕心如此矣第觀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罷交中採辦諸雜賦王通至與黎利戰勝負相當及寧橋陷淖敗績陳治死焉賊遂圍東關先是通所遣人奏事皆爲賊所遮留至是詭與和使政平州知州何忠千戶杜

勝與其酋長入謝實欲請益兵至昌江其酋知之執忠勝酌忠酒說之降忠奪杯擊酋面遂與勝及其子皆死之黎利益率衆攻圍所向猖獗於是通無復固志棄清化以南屬利獨清化知州羅通與其指揮打忠力戰賊引去轉攻隘留百戶萬琮亦擊走之宣化土官同知陶季容等追之清波縣賊獲其丞使還招季容季容亦罵賊不爲動上復以賊勢猖獗命安遠侯升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銘充副總兵都督聚充右參將出廣西黔國公晟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興安伯亨充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充右副

名山藏

卷之

三

主

總兵出雲南兩道並進勅兵部尚書慶贊其軍以董福有患於交復使撫之二年通大敗賊交趾城下諸將請乘勝追擊之通猶豫不決賊益堅與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相持昌江者九月任等大小三十餘戰力不支竟與福順及知府劉子輔中官馮習皆自殺賊轉圍諒江知府易先亦死之於是利詭言陳氏遺嗣有曰嵩者竄身老撾二十年國人求得願王之爲嵩表求通轉奏通既數戰不利許之而安遠侯升至伺與其百數十騎自隘留關馳波倒馬橋橋斷陷岸中鏖死後隊皆不得前崔聚斂升兵戰昌江亦

爲所獲與郎中史安陳鏞李宗昉皆死之黎利之守者得黃福於支稜關羅拜曰公交父母也福欲自殺守者力止之黎利曰治交者人人如公不有今日矣護還之龍州而黔國公新寧伯進至歸化等處亦爲賊所阻利因送還所商掠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鑄金人銀人代身使人奉嵩表陳情謝罪以其實貨獻通置酒爲壇盟通乃遣人偕使入京而通師南寧曰暫出生地圖再戰也表至上示諸大臣英國公輔曰許耳先帝勞師有年矣當益發兵塞義夏原吉對如初楊榮士奇亦對如初上曰止戈爲武乃遣禮部左

名山藏

卷之

三

主

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詔敕交趾使黎利與其頭目耆老具嵩實以聞召通等悉班師三年通還天子下通與馬瑛李安陳智方政山壽馬驥吏贈諸死事者官其子孫是時利已殺嵩暴之矣琦汝敬至黎利曰嵩死別無有陳後國人共推利守國敢自爲之也汝敬怒及宴有女樂汝敬曰吾等往來數月耳嵩安得遽死且爾即言嵩死爾國嗣亡豈用吉禮時耶因盡擊破其尊壺樂器是時天晴忽陰大雷雨震焚利居室利懼起謝汝敬復遽代身金人銀人上表求哀天子業與諸大臣有成言因使復求之凡

再往返報如前乃許利權署安南國利遣使請歲貢金三百斤以拜明賜宣德六年也利上表稱署臣而在其國中實私自帝數誘脅我叛民侵盜邊界羅貼浪如昔二都及斯濠古森金勒了葛四洞者故欽州治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留居之有子七人爲七洞長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入明皆廢久歛望及利作賊洞長黃金廣者因以二都四洞叛附利利納焉授之以僞官八年利死十年封其子龍代龍僞名麟麟事朝廷恭英宗正統元年求去其署號爲眞王上以陳氏支裔絕不若正麟位號順而撫之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七

遂封麟爲安南國王自後其王死皆告哀求封爲故事麟死子基隆嗣基隆僞名濬久之爲其庶兄琮所殺國人誅琮立濬弟思誠僞名瀨孝宗即位翰林侍讀劉凱特詔其國瀨獻戢金不受瀨爲戢立卻金之亭劉凱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先是南知陸道南寧縣運乃乘舟與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預駭至日願語明日歸畢遂行國王恐其界夷人與船結一不願王復遣人追按諸途不與交一語安南遠使入關表有延臣清白之語贊傳學多識典義無邪字正氣豪論卓過事直前意見提出尤精論鑒提議與王整相善病卒瘞在觀之語及國事會劉被擢署府候卒時已不能言析然索筆爲詩有天子老眼待其王國中三十餘年頗榮聲厝保樂連逃三月之

侵龍州界加兵占城緬甸瀨死子鎗嗣鎗僞名暉鎗死子濬嗣僞名敬尋卒弟濬嗣僞名誼誼居國其母黨阮仲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鳩殺祖母國人皆怨亡何種暹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深深僞名嗣初瀨生二子長暉次瑤暉生敬誼瑤生顯嗣顯子二曰椅曰椿瑤顯俱先死以嫡當立椅而國人謂嗣叔父立之嗣既立多行不義國人惡焉諒山都將陳玄孫者乘國人惡嗣也與其子昇昇作亂鄭綏鄭惟代鄭惟鍾等攻玄孫誅之遂弑嗣立椅椅僞名謨鄭氏者謨母與妻之族也故典兵至是諸大臣攻鄭氏綏等亡之清華而昇昇猶據諒山作亂有莫登庸者故爲玄孫參督自拔歸謨謨借其力以討昇昇封爲武川伯登庸勇有力本都齋漁人也以安南人世忠義莫氏之家諺言已爲莫選後賄賂諸左右大臣諸大臣方惡諸鄭專喜登庸起微陋因請盡屬以國中兵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糾九鼎爲兵器竊取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振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它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填之謀鳩殺謨兄弟名卜卜與之誓使勿洩卜者洩焉登庸搜謨官殺卜者謨床下垣閉謨垣尚缺一角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八

大臣攻鄭氏綏等亡之清華而昇昇猶據諒山作亂有莫登庸者故爲玄孫參督自拔歸謨謨借其力以討昇昇封爲武川伯登庸勇有力本都齋漁人也以安南人世忠義莫氏之家諺言已爲莫選後賄賂諸左右大臣諸大臣方惡諸鄭專喜登庸起微陋因請盡屬以國中兵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糾九鼎爲兵器竊取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振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它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填之謀鳩殺謨兄弟名卜卜與之誓使勿洩卜者洩焉登庸搜謨官殺卜者謨床下垣閉謨垣尚缺一角

樂人范縠在諛曰爾君也從我者富貴縠曰諾密約杜溫潤夜候之白虎門下夜雨諛詐游宮中令下皆酣飲盡醉遂與縠溫潤從缺垣亡去還遣人迎母及母弟椿與其幼男守者見椿等電光下急追之諛已縋城出百姓聞諛所在皆爲諛拒殺追者諸州兵亦稍稍至護之復入諛既入按誅其大臣之舉登庸者登庸因殺諛幼男立椿拒守椿僞名應以舟師襲諛大江而諛宿將皆死兵竟敗鄭縠乃迎諛居清華有其四府地諛德綏之迎已也封其子惟峻爲叙思侯以攻登庸登庸爲應并諛母殺之僞爲應禪文篡其

名山載

卷之

王亭記

二

位建號大越改元稱詔頒大誥誥自比湯武削奪黎利所據二都四峒長禁其國中無得語黎氏者尋傳國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於都齊都齊故其打魚處也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登庸以爲險築壕塹排三層柵下布鐵槍上坐泥草而居之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則其下皆噉諛助登庸樂以示武海島上是時諛在清華益不支其妻淑寶爲登庸執而投諸江而惟峻與諛脫身亡人老總竟死黎氏至是有國一百十年傳十世矣故臣因立其子樸以兵八千人保津馬江求老總爲外援惟僞名寧七歲耳其

群臣爲寧浮海請命以莫登庸罪狀告世宗嘉靖十五年也先是上卽位頒詔四夷使者至安南界聞亂還至是哀冲太子生復頒諸夷詔禮部尚書夏言言安南不貢二十餘年矣其國中有篡臣宜罷遣上乃問言故曰如此胡可不討罪也會其冬黎寧浮海之使至下羣臣議皆言登庸殺主絕貢罪當誅發兵擊之便兵部左侍郎潘珍曰黎氏篡逆之國也不貢者又二十餘年誠不足與爲樹且其地非可郡縣置也今北虜滋蕃烽警屢報而我士伍不充芻糧耗匱釋門庭之寇事島夷之鄉非計之急者臣請先擇一二

名山載

卷之

王亭記

干

聖臣調兵至交廣界上借之威勢令黎寧自討之不勞成功亦一策也是時總督兩廣侍郎潘旦巡按御史余光廉州知府張岳皆請勿擊者疏亦先後至上方銳意討罪禮珍官召旦還使蔡經代之會安南夷人鮮獲登庸偵事者以聞并上其所僞造大誥上以登庸篡逆本國復僭擬天朝益督趣發兵而莫方瀛亦上表乞降上命咸寧侯仇鸞爲征蠻將軍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其事按兵境上審視方瀛所以乞降意從便宜撫勦之時嘉靖十八年也廉州知府張岳著恩信素著廉中而梧州知

府翁萬達廣州知府鄧守愚二人故竝以才略聞伯溫至則皆致之幕下岳曰岳固請勿擊也蔡經曰空言罷兵可塞明詔乎岳曰宜要約因與萬達募死士入交察之使詣登庸曰天子誠怒公不臣故誅公耳豈有利哉不如自歸天子上印章去爵號束身軍門遣子請罪獻還黎利時所竊據三都四峒如故因奉正朔世爲臣天子必謂公卽不順於其君猶知順中國大皇帝則天兵可罷公等可生也登庸猶豫未決已聞岳在曰有張太守要我謹如教乃盡籍其人民土地送表投降伯溫予之期卽關除壇設黃幄葆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上受正朔貢以三歲期二都四洞諸夷爲莫登庸所苦常蓄歸心悉割入欽州如故黎寧果黎氏子孫與之所保漆馬江四境否則已之其他土地人民朝廷無所利焉制下登庸方瀛皆已死登庸將死時已聞都統使命謂其孫福海曰天朝生我恩厚矣卽死勿葬留俟命上聞矜悼之使福海受職毛伯溫等班師論功有差嘉靖二十年也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爲婿通方瀛妻其後福海死子宏漢方五歲阮敬因持其國中事自恣有范子儀者因教登庸別子莫正中墓其位黎氏故臣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羽肱如車駕將相監司以班列登庸面縛組繫頸徒跳入關北面坐伯溫受之稱詔解組與其人馳奏天子天子曰莫登庸不服中國禮義之教稱亂國中朕不能爲海外夷赦不臣子是用與師問罪責以大義大軍壓境登庸面縛軍門納土請罪稍與先朝二黎有間交人禍亂相尋亦爲名位是生人心可去王號爲安南都統使司毋輒稱國安南有海陽山南山西交趾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十三路路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以登庸爲都統使統之秩二品銀章世世歲入明界

黎伯驪護全之正中因與子儀等亡走欽州控于朝曰宏漢已爲阮敬所殺詔撫臣覈實久不報子儀乃爲寇欽界上有衆三萬以匡復正中爲辭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百獨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雲屯責宏漢擒之函首來獻上命襲封都統使宏漢竟爲伯驪所逐出死海陽安南復不貢者二十餘年今上卽位宏漢子茂洽始人修其故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鄒檢等共立寧子寵于西都寵死無子檢等共推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淳立檢子松輔之檢殺茂洽復據有安南莫氏

支屬奔竄欽州惡祥聞而黎氏叩關求款督臣陳大利言莫氏篡黎其事逆黎氏復讐其名正先朝旣放莫氏之愆則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於是維潭復爲都統使而莫氏支屬別居之高平府萬曆二十五年也安南王所居國都及其宮室郡縣凡士養兵之制皆竊擬中國或倣漢唐宋名號所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府夷人割裂很多自誇大耳其國歲再稻八穀有魚鹽金珠之利水樂中以金珠賦又有蜈蚣珠之可得明珠者人性輕悍富者役屬貧弱平居徒跣不冠帶遇節序及其主生日有爵者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三

乃冠帶尊者具履綦好浴善水溪澗之會醺蜚卵以薦土客別有窟居獠人用鼻吸酒擊銅鼓爲樂其山佛跡勾漏江則富良最大三江以西多險阻士馬精強器甲犀利黎氏盛時藉以威占城諸夷及其衰也猶能以數州抗莫氏而今張地則然矣

真臘國本安南之屬國在占城西南宋時其酋長滅占城役屬之號占臘其國自號曰甘智後訛爲甘破蔗闌人賈其國方言曰東埔寨也洪武初詔告即位其王忽兒那遣使表賀獻方物賜國王明曆及錄段等物忽兒那卒參合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

銀印黃金塗王及陪臣皆有賜二十年行人唐敬使其國國王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自後不常至永樂初告即位御史尹綬往王見綬綬辭情慷慨威信並伸既歸圖山海所經國都所有以上上悅參考甘武者持達志之後爲參烈毘牙參烈毘牙之後爲參烈照平牙昇泰以後不常至真臘風土元時有周達觀者使其國載列甚詳且多怪異大抵地邇印度謹於奉佛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四

暹邏在南海古赤土地後漢赤眉遺種本名暹羅斛暹一國羅斛一國居真臘南其音聲似東粵剪髮穿耳跣而縛腰及斛前後珍寶之國也暹土瘠不五穀羅斛莽平宜稼暹人仰給之元末羅斛人降暹并稱斛暹邏明初大理少卿聞良輔持詔其國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入貢賜明曆參烈昭毘牙以儒廢從父參烈寶毘牙噠哩哆囉祿代立以高帝九年遣其子昭祿群膺修世見上遣禮部員外郎恒貴詔送之歸稱其內齊家而外睦隣賜還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邏也參烈寶毘牙噠哩哆囉祿卒昭祿群膺立二十八年遣使祭其故王賜昭祿群膺雜給諸物勅曰朕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外諸蠻夷邦國君

長履境者三十六聲聞者三十一大國十有八小國
百四十九唯暹入中華最近亦唯最好禮守德故王
已逝王緒緒有道于家邦明使者往來具言朕甚嘉
之茲特遣人祭故王賀王登于新敬之哉成祖卽位
遣使人賀十三年昭祿群鷹卒子三賴波摩札刺的
賴立數侵凌滿刺加國滿刺加以告制解之暹邏自
永樂中貢不絕上謂暹邏謹有所賜皆及其妃乃命
三年一貢許市會同館一再貿易所挾貲無稅使還
廣東有司宴境上章曆以後不常至然未嘗絕也正
統二年王悉里麻哈賴九年王谷戎有替下十一年
名山載 卷之五 王罕記 王罕
思利波羅麻惹智刺成化間有汀人謝文彬者販鹽
遇風飄入其國界遂入仕焉易名美 爲貢使嘉靖
中遣使貢白象象道死使使者貳象牙鑲以金石珍
寶附貯白象尾爲證尾置金 一此時其王名勃
略坤息利尤池牙隆慶初年東蠻牛求婚暹邏拒之
東蠻牛恚圍進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
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上命給予暹邏既
敗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萬曆間其國王引兵迎擊
東蠻牛殺東蠻牛宵遁暹邏遂移軍攻降真臘從此
年年用兵雄於海外其國方千里崎嶇峻山色如

石地濕上疎惡嵐熱無常候國中有塔曰西塔其
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
所居宮用黃金塗帽金帽若白抹首爛周於身以受
暎封獨不剪髮臣民逆見王合掌偃僕們王足三乃
自們首三謂之頂上恩用周正蝦蟆生則拜月曰母
使食也教用釋旁行爲書記大刑用烹鋸男子聽決
於婦人謂其多智許其私也爲樓居貫檳榔于藤四
維之亦削檳榔之幹爲標以吳牛之革爲鎖行錢用
貳不用貳則國必大疫其屬國曰亦坤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王享記 東南夷三

占城 瓜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齊

勃尼 須文達那 蘇門答刺

西洋瑣里 瑣里 覽邦 淡巴

蘇祿 古麻刺 古里 滿刺加

娑羅 阿魯 小葛蘭 榜葛刺

錫蘭山 呂宋 碟里 日羅夏治

麻林 呂宋 碟里 日羅夏治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合貓里 古里班卒 打回 忽魯

甘把里 加異勒 祖法兒 溜山

阿哇 南坐里 急蘭丹 奇刺尼

夏刺比 富察尼 烏沙刺踢 阿丹

魯密 彭加那 捨刺齊 八可意

坎巴夷替 黑葛達 刺撒 不刺哇

竹步國 木骨都束 喃渤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廣東東北古越裳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分爲二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建者

殺縣令稱林邑王唐時諸葛地訖之後爲都護張丹

所擊破徙居占號占城宋時襲破真臘及爲真臘所

滅名國曰占臘太祖卽位方遣使詔諭其國王阿荅

阿者已遣使者虎都蠻貢虎象稱賀使歸命行人送

之賜璽書曰虎都蠻至奉虎與象朕悉王篤誠然王

使未至朕使已在途矣正欲報王不期王先朕甚嘉

焉賜王明厝一織金綺紗羅絹四其國數爲安南所

侵三年來言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

詔諭并諭安南曰朕有天下海外諸國安南臣服最

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占城使來言國被安南兵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二

朕心惻爾朕遠不能知兩國是非念爾兩國封疆匪

今斯今天之限也爾兩國傳世久兩國前王必有遺

訓朕爲天下治亂特危特諭爾知如果互兵上帝好

生必非所悅宜聽朕命各遵其道詔至皆罷兵詔封

阿荅阿者爲占城王以其過文字頒之科舉詔四年

遣其臣來朝請給兵器樂器樂人使安南知其歸命

本朝上曰兩國互爭獨與爾兵是助攻也樂律故同

華夷音異可擇國中通華言者自來肄習之因諭福

建行省毋征占城所挾資八年以其與瓜哇蘇門答刺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尼諸國貢使所校

行商多行誦禁沮之十二年乃與爲更始明年遣使入賀萬壽節復言與安南戰不利諫勅曰王爲朕上言甚厚萬里之外使者尅期至非王誠極意專來使駕命曷能有此覽表知復與安南交兵不利朕所以戒爾毋輕讐構一勝一負時當何休好殺兵也好生仁也維天惡兵維天好仁王再審之二十四年阿荅阿者爲其臣門閼勝所殺上惡其弑立絕之木樂元年使告卽位其王占巴的賴遣使來賀乞勅諭安南毋侵掠許之四年上征安南黎季犛令王助兵兵出遣使勸勞明年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謝詔獎之自

書該爲安南所虜胡命故今諸番三歲一貢而摩訶及歸臨死謂其姪摩訶貴來曰我海外諸夷故三歲一貢第天朝付我厚我死爾當立則歲貢摩訶貴來本弟摩訶貴縣襲卒于擊羅茶全襲襲復爲安南所虜弟黎羅悅襲成化年徙居赤坎邦郡郎以避安南而尋亦爲安南所殺於是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王弟齊亞麻勿庵爲王使未至亞麻勿庵卒而其臣提婆者受安南僞命爲王義誤以爲眞卽以詔印授提婆者齊亞麻勿庵之弟古來者怒提婆苦攻殺之安南怒舉兵壓境欲生得提婆者古來懼率其王妃王孫及部落千餘人來請封具言故於是禮臣劾使者擅封義已前死瑾坐譴戍復遣給事中李孟賜往封古來爲王安南人言古來不當嗣嗣者提婆者爲正古來謂廣州辯訴朝命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淵按驗古來實當王移諭安南數之而以聞古來遂得封孟賜致古來於崖州受朝命王及國淵護之官軍二千弘治三年表謝別附黃白二金若諸器物異香謝滿辭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乞封然不明言其父卒有別奏始稍及給事中任良弼言王祖惡占城謫詐故賞絕之太宗有事安南念其辱齒始

通封賜然比朝鮮安南故自殊矣比年例貢乞

誠

自念屏削仰仗天朝震懼其鄰其實國王立不立不係朝廷封不封也古來存沒虛實難料萬一其彼父子素有孽釁我使至或被脅迫如往時給事中林霄之使滿刺加不肖北面屈膝幽餓而死君命國體不可不惜大抵海外國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假朝貢而請封占城此來豈急求封急在復安南之侵地還廣東之逃人耳宜如往年就封事例令其領賜之國戶部仍咨兩廣撫臣詰責安南令還所侵地命撫臣逃人論遣庶全求遠之道無損中國之威

名山藏

卷之

王年記

五

下禮部集議是沙古卜洛卒沙日底當立正德八年遣給事中李貫往封以無通事諸人爲解致命其使而歸嘉靖二十一年再至其國候熱不霜雪禾稻甚薄地不產茶檳榔菓蓂蠡殼之灰不絕千口以白氈布纏胸垂足衣衫窄袖撮髮爲結散垂爲髻王腦後繫結散被吉貝衣冠金花冠七寶裝璜珞爲飾蹠草履無襪凡國人諸雜色悉得衣第毋得衣白衣白者死其互市用金銀或以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民居編茅土居鑄金會長之居覺軌灰雕鏤獸畜兵甲藥鏃刀鏢周垣爲防王歲時飲人騰酒又以浴有慶會長

獻膽賀王居國若至三十許年者即自矢不道入山

受戒令子姪攝居一歲亡恙即復出爲王其鼓八更其刑禁設枷鎖小過鞭藤杖當死者樹繫之以槌槍舂其喉殊之若故殺劫殺出象蹋之或鼓舂撲撲象皆知人意槌熏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爲筆蘸灰書之書形如蚯蚓

瓜哇唐訶陵國也一日開婆一日蒲家龍其國東古

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真臘其屬夷有蘇吉丹

打板網底勿數種而三齊佛亦羈事之高帝即位遣

行人賜之璽書頒明曆遣送其故時使元之未歸者

名山藏

卷之

王年記

六

四年國王昔里八達刺八刺蒲遣使表貢方物納元宣勅受明封昔里八達刺八刺蒲死子八達那巴那務立九年三佛齊國王子父死不敢自王求封天子高帝嘉其恭使使往道瓜哇境上瓜哇謂三佛齊故我羈事而明封與埒要殺使十三年獻黑奴三百上切責所以要殺明使者絕其後獻而諂諭之曰吾欲拘爾使念父母妻子之戀夷夏一也是時其國已分爲東西二王東王王東海西王王西海矣成祖即位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李令達哈遣貢永王印予之復賜東西二王雜繪幔

饒器皿羊酒及王妃綉綺諸物三年西王復使貢其
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四年
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明使者在東王城
者百七十人並在擊殺中西王懼罪請以黃金三千
餘斤贖罪併請立東王子從之既所贖三不足一上
曰要使遠人知罪則已赦不問八年十一年西王歲
貢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使者常不絕宣德
後乃稍疎正統中令其三歲爲期其後亦間貢耳而
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
竟不果而遂滅一瓜哇人踰面髡跣跣食啖蛇蠍虫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多至與犬同臥噉俗好鬪子生一歲佩之匕首以金
銀象牙爲靶名曰不刺頭忿則挾相刺殺人能逃
匿出三日卽不復抵罪婚則男過女家者五日乃迎
婦歸婦披髮裸跣縈繪被金寶前後擁衛如軍容病
則禱不服藥葬用水火犬三惟死者所命之貴人死
婢妾隨至野委貴人屍於衆犬自焚以殉之其王蓬
首冠金葉胸縈繅腰束錦四丈之宮磚墻以居藤席
而踞跌乘象或牛罪無輕重皆用刑殺市用中國古
錢衡量倍中國鄭和至其國持遺石控可百斤其重
二千餘人不能舉也一日舉之

所國中大海瘴國

王乃移還和所置處故志其國四鄉富饒溢閩粵
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地廣人稠爲東洋諸番冠而
余嘗至粵下博問諸賈胡謂瓜哇窮餓酒嗜財好
毒劫盜隆窳良悍夷亦有時也其屬國曰加留吧丁
機宜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有王
百餘歲能知吉凶

彭亨國在過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米
穀氣候溫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刺惹恭饒遣使奉
表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親狎無
寇盜男女稚髻尊佛其故俗也萬曆中而其國中有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八

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爲人強悍
鬪狠副王于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
亨王享副王爲置宴戚屬而有姿羅王子者彭亨王
妹之婿也贅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其手
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賞王子固新
不與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相
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爲防不戰自廢王與婆羅王子
奔金山彭亨王妃淳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大
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
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擁國

王歸彭亨其次子亦驍悍遂毒父誅兄自立今尚爲王也

百花古注輦國南海中國也以多奇花故名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民饒尚釋貢在洪武十一年其國王曰刺丁刺者望沙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又曰淳淋羈事瓜哇者也有地十五州又有旁近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屬國主號曰詹卑其人多蒲姓洪武二年使至其國四年國主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隨貢賀卽位賜明曆若諸文綺中間一再貢王卒怛麻來沙那阿名山藏

卷之

三亭記

九

者嗣亦有貢九年卒麻那者巫里表當嗣來乞封貢犀牛黑熊火鷄紅綠鸚鵡白猴龜筒及諸雜物又貢小番奴一人帝嘉其恭厚賜之遣使者齋詔冊封賜駝紐銀印黃金塗而使者爲瓜哇所要殺然久之三佛齊亦詔我他使羈留焉三佛齊扼諸番咽喉商船不入其境者輒出舟與戰以故其地爲商船奏而我使者欲往海外番者行不絕自羈留我使臣恐誅道不通番商絕永樂中竟爲瓜哇所兼國亡廢其國都曰舊港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民從爲商者以數千推道明爲會長施進卿副之永樂

三年指揮孫欽使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歸以開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隨使者入以其衆屬道卿成祖喜賜襲衣及文綺繪帛甚盛而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有衆與進卿爭長上使中官鄭和下蕃和至進卿以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爲和所覺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之俘京師斬于市是年進卿遣其塔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年進卿卒子濟孫奏襲許之復命鄭和齋賜往自是朝貢比諸番其地累覺爲城人民散處城外部領居岸餘皆屋木筏多熱少寒土沃倍地壤彼夷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自國破以後不逮往時矣

卷之

三亭記

十

淳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本羈事閩婆其地炎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薙髮裸跣徒行花帛絳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背花帛絳腰散髮跣其俗漁煮海爲鹽瀝椰爲酒無稻麥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鉞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明興其國王馬合謨沙也國侵於蘇祿閩婆爲發兵擊劫之洪武三年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奉詔其國王不爲禮
秋傳譯曰皇帝撫四海極日窮月無不臣順淳泥
彈丸豈何敢抗中國天子王懼然起謝撤座設几
拜授詔請後之三年造舟入貢秩曰皇帝卽位三年
矣四夷朝貢使者踵踵相狎卽行尚晚何年之三也
王曰非有他地瘠民貧而又被兵空國無以獻明日
與其國相王宗恕圖行行有日關婆使人言曰我實
爲王却蘇祿丘王歸中國無我矣蘇祿再來則請掠
於中國王懼明日秩見辭以疾秩知之對宗恕大言
曰王甘臣關婆卽謂關婆非中國臣耶宗恕入白王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士

王乃大會官屬遣其臣六思麻亦等四人貢與秩俱
既至高帝寵眷甚厚成祖初麻那惹加那乃爲王遣
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俱來成祖命
中官與勞之閭中所過縣邑設食宴既至親享之奉
天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其年王卒會
同館上輟朝三日贈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
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爲守塚有司
春秋少牢祠諡曰恭順命其子邏旺襲遣中官謙行
入航護之還國賜金銀有差初麻那惹加那乃請表
其國之後山爲國鎮邏旺將行復以請上封其山爲

長寧鎮國山親賜之碑文曰上天啓佑我國家萬世
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撫所覆休養生息
以教以治薄極熙臨臣服充奏朕嗣守鴻圖和協所
統亦克承意乃者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慕尚聲
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浮海來朝稽顙陳辭遠
方臣妾丕冒洪恩既庶且安夫天仰則觀之矣地立
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地遠在中華弗依弗親臣誠
弗逼是以不憚遠險輒敢造庭崩角闕丁朕曰唯天
唯皇考畀予天下視民同仁予夙夜恐弗堪弗若汝
言王拜手稽首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豐山川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士

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飽饞者以實以華異會和
鳴走獸踰舞國中之叟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暨斯多
嘉應是以矜奮而來覲也朕繙稽載籍邊遠之邦被
聞四訖忽險鑿空歸身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掖挾妻
子率該兄弟總同臣僚款心玉帛頻首階陛自古惟
王西南君長無如王賢茲特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
賜文刻碑以著王休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
趙景赴聲有順無忤懷懷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胥
率來奔走同其婦子兄弟陪臣歧政悅喜具言以陳
內鑒鮮德弗稱所云浪泊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夷

順來怒赴以躬或難矧或家室鬱岷高山作鎮王國傳金勒銀懸昭順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遐旺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十八人貢方物入謝其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字彷彿回鶻書其辭固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其屬國曰吉蘭丹

蘇門答剌國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西有蘇鄰國摩尼佛生焉號其智大明使自唐時入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三

大

之戊子寄形棕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孽胸而出是爲摩尼佛棕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攀李樹出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見法性究竟廣明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拂菻火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于波斯太祖有天下以其教門上逼國號禁除之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國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死其子鎮丹罕阿必鎮幼其妻號於國曰誰復此誓我以爲大國中有漁父者遂爲王妻殺花面王妻曰夫我遂尊漁父爲王號爲老王老王遣使來貢久之

鎮丹罕阿必鎮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蘇幹刺者復謀殺鎮丹罕阿必鎮爲父報讎鄭和入海賜諸番蘇幹刺怨朝賜僅及鎮丹罕阿必鎮傾衆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刺走追至喃淳國并獲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象禮部尚書慶請表賀不許曰朕貴異物耶遠人來不逆其意耳亡何卒京師上曰遠人傾軻宛可憫也贈之鴻臚寺少卿賜詔治喪葬給守塚戶十年請封其子爲王其來貢至於正統天順間其數傳於今再易姓萬曆中爲國王者其國中之大酋奴也奴爲其大酋牧象象肥大酋喜使掌魚入其稅奴得大魚輒上酋不以充稅酋益喜甚親之大酋爲其國王掌兵兵皆在大酋手大酋入見王甚恭大酋出奴曰主何恭大酋曰王也奴曰主不欲耳欲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肅第左右數人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上刺殺王主可王矣大酋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大呼殿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卒不知所爲大酋所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餘悉授官大酋益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古

大

大酋而自爲王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媚民居技藝與中土同賄貨充初其地遼遠至者倍利其西海中
有龍涎嶼焉羣龍交戲遺涎其上故名龍涎之香其
鄰有故臨國有默伽國有那孤國故臨國人黑如漆
好爲寇盜那孤國卽花面王所居國也或曰是國也
卽須文達那國須文達那宋名也洪武十六年其國
王表貢請改曰蘇門答剌然其貢物與須文達那異
西洋瑣里又曰瑣里兩國也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強
大瑣里國微弱時將爲西洋瑣里所侵洪武三年西
洋瑣里國主別里提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上念其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字記 十五

大

遠涉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進金
字表文并圖獻其土地山川上賜國主曆書及織金
絲段紗羅各四亦有賜于使臣永樂元年二國並貢
詔勿征其附船貨物其末年西洋十六國皆有貢至
瑣里獨豐美二國皆產布而西洋瑣里之布尤佳
覽邦漢疎勒國也去西域遠甚好佛無賈販用錢地
多沙磧產麻若麥而已其山陵陀其水淺濁有駝馬
牛羊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札的札遣使朝
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貢方物

漢巴古浪牙脩國西南海中國也洪武十年國王弗

喝思羅遣使貢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石城而瓦
屋王與其臣山人導從具威儀耕織勤生市有交易
野無寇盜樂土也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與浣泥瑣里相近其國分東西
別有一峒竝不相統攝永樂十五年權東國者曰巴
都葛叭答刺權西國者曰麻哈刺吒葛刺麻丁故權
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屬及隨從
頭目三百餘人奉表來朝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既
至封巴都葛叭答刺爲東王麻哈刺吒葛刺麻丁爲
西王叭都葛叭刺卜爲峒王東王爲尊西峒副之所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字記 十六

大

以賜予良厚既辭歸至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主禮
上爲文碑之置其妃妾像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
返勅諭其子都麻舍曰爾父躬率家屬陪臣涉海尊
中國朕春徇誠錫之王封優賜護還舟次德州遽以
疾逝朕深憫悼祭葬如禮今特命爾爲蘇祿東王爾
尚益懋忠貞承厥父志欽哉十九年都麻舍來朝獻
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其俗山涂
田瘠食沙糊魚蝦螺蛤男女短髮纏皂綬煮海爲鹽
釀蔗爲酒織竹爲布中國人往賈者莫其復來臨歸
輒留數人爲質

古麻刺國東南海中國也國有百餘州佛宇四千餘
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刺義亦敦率妻子陪臣來朝
封爲國王歸至福州卒詔諡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
時祭

古里國永樂元年會長馬那必加刺滿遣使朝貢三
年復貢詔封爲國王鄭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書
之會也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
物古里最其俗信義行者叢路道不拾遺王好浮屠
族類分五種煨牛糞爲囊佩之或以塗肢體

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諸番之會也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七

暹羅屬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繇是而達西
洋古力里士國分駁徧往文柯丹拐葛刺忽魯謨斯
等處迨其反也咸於是聚齊焉永樂七年封其酋西
刺八兒速刺爲王逮已爲國王遣使來請封其國之
西山得保羅母生心於暹羅詔封爲鎮國山賜御製
碑文勒石系詩曰西南鉅海中國通輪大灌地億載
同洗日浴月光景融兩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
青紅有國于茲民俗雅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
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楊襲禮虔恭大書貞
石表關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石海伯翁尾從皇考

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孫子萬福崇而
自是不羈屬暹羅如舊時矣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
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上念其遠來遣中官
海壽禮部郎中黃裳宴勞之廣州有司供張會同館
既至表見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妃及子姪陪
臣有別宴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賜王錦繡龍
衣二襲麒麟衣一襲若金銀器皿幃幔榻褥王妃及
其子姪陪臣像從皆賜有差王辭歸餞于奉天門別
餞妃及子姪陪臣賜勅曰王數萬里涉海朝京師坦
然無虞維王忠誠乎祐于明神朕見王甚歡便欲留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八

王國人在望宜往愍之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惟厥
時王尚途中彊飲食善調護賜王金鑲玉帶一儀仗
一鞍馬二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萬貫銅錢二
千六百貫錦綺紗羅六百匹絹千匹渾金文綺二金
織通袖膝襪二王其受之王妃及子姪陪臣復有賜
命禮部餞宴之龍江龍潭二驛十二年國王子毋幹
撒于的兒沙來告父卒命嗣封十七年國王亦思罕
答兒沙嗣立復率妻子朝後使來言暹羅國欲攻之
詔暹羅與平亦思罕答兒沙卒二十年其子西哩麻
哈刺率其妃及陪臣來朝宣德九年復至宣宗念王

父永樂中舉國來朝至王益脩臣賜王冠帶賜勅
獎諭命工部繕王舟于從行二百餘人皆有厚賜正
統中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乞賜勅書及蟒
龍衣服傘蓋求一舟而將來朝焉景泰中王卒子無
咎佛哪沙請封遣給事中王輝往天順三年王卒其
子蘇丹光速沙嗣遣給事中陳嘉猷往卒子烏哈木
沙嗣成化十四年來請封命禮科給事中林榮爲正
使行人黃乾亨副之還溺死以此遂罷遣其國正德
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未爲佛郎機酋所逐而據其地
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十九

兼海道副使議許之廣東守臣以佛郎機故不列于
王會羈其使以聞詔給方物遣之歸使者畱不去劫
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刺加來訴御史丘
道隆何釐相繼疏言佛郎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
有其地且駕大船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鬪殺傷此兩
服禍始也昔祖宗時夷貢有期毋敢闖入自吳廷舉
議弛禁于是夷心無厭射利如隼揚帆如馳以致佛
郎機伺隙而侮今宜驅絕之毋畱詔從之而佛郎機
有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
武宗見亞三時時學其語以爲樂他日有事四夷館

兀坐不見禮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之二彬聞大詬曰
彼嘗與天子遊戲官下跪一主事耶甲寅南寧人正德
庚辰進士以諫
被貶世宗卽位佛郎機復以接濟使臣不糧爲名請
以所齎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絕之率其屬疎世利等
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西草灣指揮柯榮百
戶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
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接戰應恩死之海道副
使汪鉉遂得其筧以獻名佛郎機銃自是佛郎機諸
番夷船不市粵而潛之漳州二十六年巡視浙福都
御史朱統嚴海禁漳人不敵與貿易捕逐之夷人憤

名山藏

卷之

王季記

三

起格盡爲我所殺語在日本記而廣東督臣林富更
言許佛郎機市有四利焉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封
水煖化饒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
不從舊規番舶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
利一也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以充軍餉備不
虞利二也廣西一省全仰廣東今小有徵發卽措辦
不前科擾於民計所不免若異時番舶流通公私饒
給利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
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卽得握椒展轉交易
可以自肥利四也助國給軍旣有所賴在官在民又

無不給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從之以此佛郎機得入廣東香山灣爲市香山灣之有佛郎機若懸疣然而滿刺加國竟爲佛郎機所據漸奉之爲真主矣佛郎機點夷也貓睛鷹嘴赤髮赤鬚而貌皆白屬千系臘國行賈無所不至至則謀襲其國人滿刺加海有龍窠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嘴人立死山有黑虎或變人形入市殺人合佛郎機爲三害云汪鉞旣擒佛郎機傳其銃後爲吏部尚書會北虜入寇鉞請頒佛郎機銃於諸邊邊銀頗其用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諱佛教今王爲閩人隨鄭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印背上其國嘗爲佛郎機所逐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毒死之佛郎機以是奔呂宋之其化阿魯國一名啞魯其國廣入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樂中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

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

榜葛刺國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嚮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命行人宴勞之太倉王卒子賽弗丁嗣中使侯顯嘗奉詔往使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正統三年復獻麒麟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其國地廣人稠甲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奈能作百戲善弄虎磨不置閭耕種二年一熟產鎖鉄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亦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爲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焉其國有翠藍山獨高山外蕃語謂高山爲錫蘭也山頂產鴉鵲寶石每雨甚衝流下可拾貳海畔石有巨人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臥佛寺舍利在其寢傍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鎖里人數邀劫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蕃至其國王侮之欲加害和覺而去及歸復過王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出劫之和覺擁衆回舟而亞烈苦奈兒已先伐木拒險

絕和歸路和語其下曰賊衆大出國中必虛出不意
攻之可得志潛傳語舟人盡力死拒自率兵二千以
夜半間道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并
家屬頭目著卒復國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九
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憫其愚釋而與衣食
命禮部詢所俘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人皆舉
耶巴乃那十年遣使賞詔印往封并送亞烈苦奈兒
歸時國人已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爲王詔使遜位
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復命鄭和等賁賜
之井及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

名山燕

卷之

王事記

五

地廣人稠貨物之聚亞於瓜哇尚佛重象牛調牛糞
塗地而禮佛煨之以塗體

治納模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
王亦不刺金數侵榜葛刺國遣使勅諭之

拂林國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嘉峪關萬餘里洪
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齋詔諭之尋遣使朝貢
其國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荒荀不
尚戰國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
九墜市用金銀錢絕私鑄勅王名於錢陰

柯枝古槃槃海上國也去古里二百八十里洪武二十來貢

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來貢十年復來十五年封
爲柯枝國王使鄭和與使者偕賜之印誥并封其國
中山爲鎮國山碑之文曰朕撫治華夷擬古帝王柯
枝國遠在西南鉅海濱欣慕教化命令之至率跪鼓
舞仰天而拜曰我國數歲以來宴樂和煦皆中國聖
人教化所沾朕揆德薄不能致然其長民者之應敷
既封亦可里爲其國王并封國中山爲鎮國之山勒
碑其上垂示亡窮系以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爲
下國洪龐時其雨陽肅其煩畝作彼農穰庇于斯民
靡苗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勅此銘詩相爲始終

名山燕

卷之

王事記

五

其國尚浮屠敬象牛每旦鳴鐘鼓灌佛頂數遍乃禮
之國人五種曰南昆貴族也次回回人次哲地富有
財者也次革全牙僧也次木瓜卑賤矣

麻林國未詳所在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進麒麟天
馬神鹿群臣稱異上喜厚賜之

呂宋海中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
老朝貢而今亦爲佛郎機所有名曰呂宋實佛郎機
也初呂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互市其
國利其爲西洋諸番通貨之會奉黃金爲呂宋王壽
從王乞地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郎機歸而截牛皮

總長之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得辭歸地
於佛郎機佛郎機有呂宋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
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
干系臘國使大酋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通閩
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潤內者其久賈以數萬
聞有割髮長子孫中國人衆不能無生貪黷而佛郎
機輕侮役屬之美洛者海上國也佛郎機會征而奪
之掠中國人助戰人以貳百餘中國人晝夜爲佛郎
機警備佛郎機會高枕而已中國人稍懈輒鞭筆或
刺殺之中國人皆怨有潘利五者夜入會臥內刺殺
名山藏 卷之三 王學記 三六

承金豆生何樹也丞無以對數目疑疑爲大言大
皆金何必問樹夷酋大笑疑殺丞丞歸病悼死疑
以報天子天子誅疑傳言海外夷人故虐侮中國人
至是益疑會中國人被夷虐者怨望出大言夷益恐
蓋買中國人手中鐵雞機上刀竈上釜悉厚倍其直
諸中國人鐵皆空遂大恐中國人死者二萬餘會
慮中國與兵問罪入廣東香山海偵謀中國乃寂然
閩廣當事者草草聞上而不敢盡言上下旨呂宋無
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又商販其處矣其屬夷有大港
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宋有磨老央有以寧有屋
名山藏 卷之三 王學記 三六

酋持會育大呼佛郎機人大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
或落水死利五與其黨大載佛郎機貨物以歸失水
遁誤入交而交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
會死其子代會遣僧入入閩訴之巡撫都御史都御
史使人招回中國人會人給米爲歸復致書訟
父冤事聞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置惟泰等于理萬
曆三十一年也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
張巖上書言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可採也
天子下其書廷臣力言謬不報聞巡撫都御史使海
澄永王寺和及百戶一人與巖往佛郎機永酒問

有朝霧而皆佛郎機主之佛郎機破朝霧有力
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朝霧
爲婚媾其人敬天稱天曰寥氏
郎曰余志海外諸夷兼時事焉余海上人習知之也
今我不述後將何聞
裸里國在東南海中尚佛人浮物產薄永樂三年遣
使馬黑木來朝
日羅夏治國海中小國也臣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崇
佛不盜永樂三年遣文那力時鎮來朝
合貓里國小國也土瘠多山而知耕稼山外大海

魚虫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附瓜哇以貢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其俗質朴土瘠物薄夏天多雨雨候卽寒

打回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其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戰稍得自立

忽魯謀斯又曰忽魯毋思海中國也永樂七年遣鄭和往其國酋長威悅來朝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雞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駝雞昂首高七八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兩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亭記

王

王

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爲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產大馬其酋長練兵畜馬田疇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文武醫士技藝之人勝他國國中有大山西面異色紅如銀硃白如石灰黃如薑黃一面產鹽加紅塔鑿爲盤區乘食物不加鹽矣

甘把里又曰甘巴里在南海中永樂十二年國王兇哇刺查遣使朝貢其人鮮食多織錦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襲而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朝貢宣德正統間一再至

祖法兒國亦曰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國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其地氣候常秋無城郭其人體幹脩碩語言真質尚回教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脫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簫簾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有家雞如鶴脚二眉毛如駝走如之

福山國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其國在西海中四面濱海有石門無城闕皆巢居穴處衣草木葉啖魚蝦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瀾名餘小瀾無處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亭記

王

王

三千失船入瀾瀾矣土人曰三千弱水也山傍有牒幹國皆回人業魚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

阿哇國永樂三年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南巫里國或曰卽南泥里永樂三年來朝貢其國隸洋泥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

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人俗什實王居類樓高廣整潔市用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卽西洋中有帽山番船以爲指南土人名之曰那沒黎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輒曰阿孤檣華言王

龜或曰南泥里卽南巫里

急蘭丹國

奇刺尼國

夏刺比國

窟祭尼國

烏涉刺錫國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壘石爲城羅石爲屋田饒

粟他產亦多有國步勝兵七八千人鄰國畏之

魯密國

彭加那國

名山藏

捨刺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

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遣使十人

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至

刺撒國自古里舟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城屋俱以

石其俗淳厚喪葬有

不刺哇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斤鹵有鹽池投樹枝

于池頃刻鹽凝其上其人拳髮圍布捕魚爲業

竹步國

木骨都刺國瀕海城屋俱石物產最多

喃渤利國

千里達國

沙里灣泥國以上海外小夷永樂中遣使朝貢

凡東夷之貢表文皆用金葉

卽曰此其載之會典人我王會者爾此外尚有柔佛

國強國也其人好鬪有文郎馬神國或云馬文淵遣

兵十餘家其國故有馬名其俗不奸淫者論死入山

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有遲悶國故吉

名山藏

里地悶也居重迦羅東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

地合掌有貓里務國卽今貓里國善國也船人爲之

語曰若要富從往貓里務比爲其鄰國島網巾礁老

所寇盜國轉貧有沙瑤喃囉哩二國喃囉哩在海畔

沙瑤稍紆入山陰皆呂宋一帶有班隘其人皆頭

赤身其山甚奇有仙人出沒焉有美洛居東海中蕃

富之國也屢與佛郎機利蘭夷爲鬪爭有紅毛番夷

利蘭也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一名聚果國

萬曆間欲求市於閩省閩廣守臣力拒之其人器械

精利數往來海上苦諸夷獨佛郎機與之角又有雜

龍淡水夷在泉州澎湖與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海諭諸夷會獨不聽約東和貽之家一銅鈴使頸之蓋徇之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王享記四

北狄

韃靼

元良哈

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元良哈西至瓦刺其先入主中國而爲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取元元主攜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春走其大同將竹貞曹良臣拒却其攻通州者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丞相也速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哈出限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上命遇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斬其宗王平章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擾邊上念窮追元永絕中國內患其明年春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使出西安檄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使入沙漠擒應昌文忠至元主已卒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以其餘

衆走和林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若重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而虜人諡元主曰惠宗上諡元主曰順帝其生也稱之曰庚申君詔曰朕卽位之初遣使四夷臨諭君長咸奉職貢漠北以庚申君故未之及也庚申君殂凡爾酋長其各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馬牛羊草畜從便地牧養毋爲災寇不者兵加誅于是諸酋先後歸附獨擴廓帖木兒居和林如故屢招不服五年春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出三道討之達戰不利斂兵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二

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敗之于亦集乃路又敗之于瓜沙文忠自臚胸河疾趨進敗虜將蠻子哈刺章于土刺河追至于土魯渾河又追至于騁海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復命達文忠等備虜諸邊虜寇武朔諸州達遣陳德郭子興馳擊之追敗之苔刺海口斬獲甚衆而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亦相繼破虜其冬達破擴廓帖木兒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骨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珠驢身攻克其高州大石崖

新宗王朵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種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蒼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久之愛猷識里達臘亦殂是爲洪武十一年上遣祭之文以不失待亡國禮虜人諡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刺章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寇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虜主二

名山藏

卷之

王璋記

三

十年春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穎昌侯友德永昌侯玉南雄侯庸定遠侯弼將兵二十萬往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千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虜後未弭也其秋卽軍中拜玉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都督忠都督恪定遠侯弼等復征之玉與延安侯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遣中國公鄧鎮等從王師倍道兼進覆其巢穴蓋從者七侯王深入至捕魚海穴地瘠薄之破殺其太尉蠻子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斂

千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會三千男女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儲仗逐於是漠北一空邊庭無警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妃既至坐道與玉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上投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依闊闊帖木兒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爲失烈門所襲殺部落遂潰而咬住與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

名山藏

卷之

王璋記

四

帖木兒時寇邊上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諸將曰虜地曠絕無間謀難功也發騎調知乃兒不花處冒雪抵其進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兒不花迫借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燕王督穎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屬兀納夫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督劉真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虜益衰終高皇帝世

有息不敢大爲寇而上亦封壯王鎖邊爲邊藩虜自脫古思帖木兒後大臣紛爭蓋五傳至坤迭木兒咸未幾被弑不復知帝號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會稍稍仍故漢官名迎元後本雅失里於失八里居之帝遣使齎書幣往諭鬼力赤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使往來通好鬼力赤不從頃之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尋引去帝復書諭之先時虜酋猛可帖木兒者據有西部瓦刺地猛可帖木兒死會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名山藏

卷之五 王序記 五

充字羅以鬼力赤弑其主不肯與朝會鬼力赤與阿魯台戰敗之明年夏文皇帝遣使招馬哈木等馬哈木等方失利遂遣使入貢上封瓦刺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賢義王把充字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而所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鬼力赤立數年復爲阿魯台所殺立本雅失里爲王七年上遣都指揮金卜歹給事中郭驥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謂我封其三強酋殺之上大怒發精騎十萬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達往擊之而本雅失里已爲瓦刺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胸河矣福率千餘人先至臚胸遇虜游兵擊敗之軍未集福乘勝絕幕軍至虜衆奄圍之五將軍皆沒上益怒明年自將五十萬衆出塞及虜幹難河本雅失里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物畜以七騎遁幹難河者元太祖興地也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上率精騎衝擊之亦敗走請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立答里巴阿魯台遂內附請爲本雅失里復讎馬哈木亦來言請征阿魯台且言傳國璽在名山藏

卷之六 王序記 六

阿魯台所欲取獻上兩盟之然心嘉阿魯台義封爲和寧王馬哈木怨自是朝貢不至留我使人上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十二年自將往討三會掃境來戰上率鐵騎大敗之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刺河馬哈木遁去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稱病遣其大會以下來朝會上賜阿魯台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送還所留使詞卑上曰虜禽獸也不足較受其獻館其使者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刺戰破之使使來獻俘未幾馬哈木死先是海童責瓦刺歸言所以拒命

者順寧王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於是上復遣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子脫懽請嗣爵上復封脫懽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絲幣往賜太平把禿字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內附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上納而封之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甚富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彼使歸行劫掠其部落往往寇塞下二十年春大入興和於是上復欲自將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

名山藏

卷之

王祥記

七

爾入擾其塞吾屬虜矣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濼海側與其孥直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上諭諸將虜意朕不復出先出塞待之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爲先鋒追至宿鬼山不見虜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忠勇王至京師數請擊虜自効上曰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益邊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出塞數千里至荅口爾納木兒河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文皇帝凡五出

漠北三犁虜庭馬索健與將士不異勞苦其深入虜城還望北斗乃在南天是時中外疲費計呂寧還虞軍興然而沙漠震威遐方賓服當文皇帝世內附隗官率部落雜居塞上不異我民降胡奔卒悉見收養有用爲腹心以至公侯者矣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封爲賢義王而脫懽阿魯台所以事朝廷甚恭宣宗念之授之官往往厚其賜予此兩王者內慕朝廷外相攻不解阿魯台爲脫懽敗走脫身入兀良哈駐牧遼塞脫懽不花王子復至塞下襲殺阿魯台妻子部屬掠其孥畜阿魯台與其子失捏子止餘

名山藏

卷之

王祥記

八

人馬萬三千徙居丹納山察罕腦刺等處脫懽復襲殺阿魯台及其子使人來告且欲獻前壘上賜勅曰王言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讎傳國久近不在壘也王得壘王自行之是爲宣德九年脫懽既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兼併賢義安樂之衆於是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曰脫懽不花王千元後也脫懽乃請脫懽不花爲可汗以阿魯台衆屬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噶等部俱服屬焉而阿魯台之子阿卜只俺窮處來歸朝廷官之爲左都督傳至其孫勇封靖安伯繇其和寧王遂以和爲氏而所部阿台王子朵兒只伯

者爲脫脫不花所收捕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唐皇帝元年命都督蔣質征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往討皆無功乃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其冬命都督任禮爲平羌將軍都督蔣質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明年夏禮貴破阿台朵兒只伯于石城殘虜食盡竄于兀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關道兼行三日夜及之擒其僞將相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逐殺八十餘里阿台朵兒只伯以數騎遁逐之梧桐林追襲五百里至黑泉僞平章阿的干以

名山藏

卷之

王季

九

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刀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奪還永樂中所封和寧王誥勅玉圖書以歸莊浪指揮魏榮獲其姪把秃罕羅阿台朵兒只伯亦來歸矣然亦外納款而已未幾脫懽破殺阿台及朵兒只伯益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四年脫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准王太師者虜酋大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可汗名而已額下妻也先姊主臣竝使貢我亦兩勅答之賞賜綵帽纓珠寶靴刀琵琶火撥思之屬不可勝計及其妻子弟部屬皆有等差針線脂粉絲絨皆具虜人習我

賜增入入貢歲益多屢勅不奉約使往來殺掠要素稍不厭輒造釁端所請財物輒歲增至中國所貴無有者益誘雜夷與偕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十一年冬攻兀良哈歸遣使來乞糧斤乞見守大同者大監郭敬上勅敬母見母予糧明年虜使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其書洪守宣府有威名虜慕服之而敬歲私遺虜鐵篋與虜善故虜欲見也頃之也先部下有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焉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

名山藏

卷之

王季

十

先曰可汗不爲吾自爲之上既屢勅讓也先也先益糾結諸胡貽書兀良哈曰爾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官俱宜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成吉思者元太祖薛禪者元世祖也故事虜使歸我使送之因留明歲與俱來虜時要索中國貴無有者使者輒許以媚虜又往往出好語迎中之也先奏胡樂使者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還當請爲大師賜也先言使者爲我請婚使者陽應諾已謾之曰爲大師奏許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三年大貢馬爲聘來者三千人而朝廷不知也所答詔不及

婚事禮部復不盡予三千人銀予之物不及所請五
之一虜大醜怒十四年七月誘脅羣胡大舉入寇脫
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
人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偏將吳浩戰死貓兒庄羽
檄紛至太監王振方用事執文皇帝宣宗故事勸上
親征羣臣伏爭不得也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
督石亨與也先戰陽和口被大監郭敬儀策盡敗沒
及車駕至大同風雨連朝議旋師將發阿剌襲我後
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
繼往盡敗沒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十一

第克勤皆死綬以空拳擊虜虜支解之既知其故山
後人相與哭之曰吾醜也故爾勇次日至土木王師
議入保懷來振領私重不行遂止營也先乘勝前逼
損傷士卒以數十萬扈從之臣死者五十餘人上蒙
塵坐地而虜人不識也既見上舉動非常驚問無大
明皇帝耶虜使來者上識其名呼問之使人驚果
大明皇帝也先有第三子曰伯顏帖木兒曰賽刊
王曰大同王則相與召其酋長聚議所以處皇帝者
皆有不善之意獨伯顏帖木兒不可也先即使伯顏
帖木兒善事大明皇帝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也先數

奉車駕塞下以求入塞時兵部尚書于謙已立上弟
邸王爲皇帝稱上曰太上皇約諸將無輒納太上車
駕絕虜邀挾心上居虜時時見異兆虜不敢加害而
伯顏帖木兒與也先事上甚恭也先曰中國別立皇
帝終不使皇帝還也我當立皇帝爲皇帝帝之大都
以南則設宴進馬拜慶亡何復率其大衆奉駕直至
京師京師閉門而不敢納也先奉上皇還乃所以事
上皇益恭時時稽首行君臣禮又時殺馬設宴召妻
妾以次上酒伯顏帖木兒亦與其妻見上皇如也先
禮大同賽刊二王亦見上皇如伯顏帖木兒禮獻馬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十二

牛羊若牛馬漣射生物畜不絕其明年復奉駕太同
塞下守將不納上皇復去居虜營上意落落穆穆而
虜所以事上如初最後楊善往迎駕將歸也先殺
牛馬饒手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築上臺坐上皇
臺端妻妾會長膜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
也先與酋長送可半日程下馬羅拜伏地慟哭伯顏
帖木兒別送上獨遠其所部跪伏道傍善口呼大明
皇帝行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是役也我命之
曰正統己巳之變上皇歸則其明年景泰元年也自
是虜貢不絕屢請送使如故事羣臣請許之制曰使

通虜有前事朕思絕虜也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絕
且藥制曰朕志定矣於是勅脫脫不花可汗前者使
往小人言語短長兩國傷好朕與可汗共知也可汗
請答使朕今不復遣可汗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額亦
須少人賞賚乃得厚別敕也先指如之時脫脫不花
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
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爲已害遂治兵
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依兀哈被弑也先盡收其妻
子殺元裔幾盡吞併諸部束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
復使來請送使制詔所以答之如前然是時虜使來

名山藏

卷之

旺尊記

主

不減二千益驍橫稍約束即響弓相向十月也先
自立爲可汗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田盛華
言天聖也我報書稱之曰瓦剌可汗此時阿剌爲也
先大將自言也先求爲太師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
衣賜臣也也先不許阿剌怒也先殘忍荒酒色諸部
稍解散忌阿剌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
召阿剌二子從先鴆殺阿剌次子阿剌懼詐言兀良
哈盜焉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也先使賽刊大同二
王與俱臨行鴆焉中途阿剌長子亦中鴆死阿剌益
怒給賽刊大同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趨也先所

之曰漢兒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
工兀良人血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也先曰
今者我裁明與汝戰退與伯顏帖木兒眞字羅平章
等議帳中有阿剌故部曲三人轉事也先久也先不
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也先并殺伯顏帖木
兒等賽刊王聞變領七千人蹶之既知也先死棄衆
去乘十七寨駝南爲其下兒答追及射殺之而大
同王領其八馬西奔於是也先諸千分部北邊離合
不常凡刺稍衰矣虜中有罕來者殺阿剌求脫脫不
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而自爲太師自是虜以小王

名山藏

卷之

旺尊記

主

子爲尊稱而有毛里孩亂加思蘭諸酋相繼爲邊患
虜人謂孩爲父稱父曰阿孩稱祖曰阿不孩然睿皇
則名孩者舉其尊稱以誤中國而中國不知也睿皇
帝復辟念居虜中時故得伯顏帖木兒周旋遣都督
馬政齋賜其妻孥來留不遣使使人賀欲獻璽勅曰
璽非眞即眞秦物耳獻否惟爾爾何留我馬政爲天
順二年春季來大舉寇陝西安遣侯柳清統兵禦之
輒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溶劾之漕行賄得釋已
虜大熾閭中震動乃召漕還奪太傅明年春虜入大
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李鑑戰死
其秋復寇大同直抵鳳門柝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京

歸道都督顏彪馮宗屯紫荆倒馬二關爲援虜往來自如勅二關兵出鴈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彭武伯楊信拒却之其夏寇河西守將仇康禦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而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字來三上書求款命指揮昇齋勅撫諭其冬字來遣使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詔青讓令仍繇大同毋遽陝明年虜使繇大同詔毋多挾人留其餘塞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字來弑也虜其立其從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

名山藏

卷之

四王亭記

十五

子遣使入貢賜勅詔諭之成化元年字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彭武伯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皆無功而毛里孩者攻殺字來弑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他可汗毛里孩復弑之自稱黃岑王別酋字魯乃亦稱齊王遣使人貢於是諸酋內爭字羅忽者結毛里孩幹羅出者結札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始虜之來也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其部落不敢深入其後虜我漢人劫之爲向導遂入河套據之河套者古朔

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焉其地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國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虜穴焉深山大川其勢在虜而寧夏內險及南備胡矣札加思蘭故傾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未侵掠哈密雄視諸番竟東渡河與虜合也二年夏三遣綏上使彭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信至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參將湯胤勛敗死而諸臣言復套者種種矣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不許則渡河東侵大同以撫寧侯

名山藏

卷之

四王亭記

十六

朱永爲平朔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求貢詔永駐軍而凡刺自也先死後數歲戰至是其子阿失帖木兒者遣使來貢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其冬幹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率京邊二軍往禦之永至亦數以捷聞越等俱陞賞論功永倏然虜據套自如延綏大同塞下大擾而所調遣二軍六萬有餘餽運艱矣兵部亦言虜未可遽滅宜散遣塞下諸軍食於本堡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會虜人

敗參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套集廷議請擇遣大將專事虜於是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原延寧諸處而延綏巡撫余子俊埤山築牆設墩臺皆堡虜自是不敢入毛里孩字魯乃幹羅出三倉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亂加思蘭爲太師以女妻之九年秋與字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與許寧及遊擊周王等分薄其營大破之師還遂敗滿魯

名山藏

卷之

王寧記

七

都等於道虜自是遠徙不敢居河套矣始亂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亦來滿魯都知之索幹亦來亂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字羅忽之衆滿魯都部會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亂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亂加思蘭死虜數歲梯入寇而是時中官汪直少年用事王越未附和之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未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越爲直謀給未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從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諜虜帳在威寧海

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處狼狽出戰破之斬四百三十七級酋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十計旗纛甲仗萬餘詔討越威寧伯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養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秋虜三萬餘騎屢入寇大同邊連營者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大同總兵許寧禦之無功乃以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王力戰却之而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鏞亦能與參將支玉悉力捍禦然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

名山藏

卷之

王寧記

八

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協相攻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阿剌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讎殺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我以虜僭名號其故態不問也伯顏猛可立幼恐太師專權廢不復設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利諸邊稍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子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

善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復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明年秋越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多殺掠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吳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之銳怯罷還代以保國公朱暉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送入延綏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太監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而賞過之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虜稍靖十七年夏歸正人報虜有異謀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時天子方銳治思一大創虜如文皇帝時而劉健謝遷諸大臣以承平久不敢決上然上猶拜朱暉爲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督師揀簡京軍分遣大臣督餉大同居庸關侯峴至會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兵李祥僞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諭戶部大舉定宣府總

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爲所圍俊求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命達暉琳出禦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靈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以楊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會遼寇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去一清旋致仕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警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實半輸理虜所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忒來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刺入西海而西海始有虜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干與大節雖殺火歸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別部阿爾禿廝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

案殺兵民顧守臣輒以捷聞甘肅巡撫張翼嗜腐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自是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八年夏五萬騎繇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屬虜寇萬全衛與戰失利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郝御史叢蘭告急詔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協蘭禦虜他將皆屬永等多挾從人多所請乞未出國門已費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

名山藏

卷之

壬午記 三

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沼置毒飯田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者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明年夏入大同詔都督劉燾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買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丁唐死之浩再戰甫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總兵王勛等遇虜應州房園之督兵援助衆殊死戰虜稍却會霖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自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

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噴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于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離鎮城築水口等五堡禦虜衛城遣卒二千五百家戌之卒畏徙參將賈鑑督之嚴卒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參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繇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刺解仇結親謀內犯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退而怒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請許之上曰虜宜討大臣取目前計優縱之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不得聞突以數萬騎渡河西襲卜兒孩大破之収其部落勢益強盛卜兒孩者亦小王子部遁入西海與亦不刺阿爾禿斯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李瑾治軍嚴大同卒

名山藏

卷之

壬午記 三

因是攻殺達總督劉源清欲盡法行誅卒嬰城叛遣
小王于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
以此爲那顏居小王于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湖諸州
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于最富強控弦十餘萬
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
別部會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于爲從
父行其大父曰夕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刺有七
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陞河套名禩兒
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
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
名山藏 卷之五 下字記 五

之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獻明年春
入延綏奪總兵周尙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
寨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
再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
虜復掠固原會大兩道潭虜騎圍弓矢膠劉天和與
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周尙
文等皆增秩諸賞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
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以焚繼祖督宣大山
西三鎮兵道遣天爵還陰貽虜令無蹂躪已所部虜
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緣白泉口長驅至寧武
名山藏 卷之五 下字記 五

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
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至
平遙居民指白挺與格虜以故却而俺答復入又越
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開矣言官交
章劾繼祖竟不罪罷歸而黜道爲民二十一年俺答
復遣石天爵溺受充滿克漢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
龍大有誘納之縛天爵殺受充等假言以計擒得者
上擢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史陞賞者數十人景天
爵於市俺答怒入寇屯朔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太原
諸將卒無禦者遂南下沁源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

蘇忻峰代移營北屯祁門參將張世忠督兵力戰虜

圍之數重自已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

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傳答青台吉既曉哈喇刺素

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敵紮上黨平陽我師連

營莫相攝觀望而已偏師張臣忠起營約戰諸將皆

閉營自守虜以騎三千餘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不

念血盟耶世忠將虜失丁馬矣義永日大藥盡將不

國憲天刑幸汝道耶遂戰死虜從鴈門故道去茲

人也往逐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

人馬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廩舍八萬區蹂田禾數萬

頃皆以石天爵爲詞時上極意憂邊出京兵捐內藏

有請轉應顧虜氛熾甚將士東西疲馳驚且積弱習

名山藏

怯往往恣虜深入何既去則掠一二情歸者告捷甚

至殺降拾死屍轉賣諸督府亦姑聽之於是戒律

日弛內地之塗炭極矣吉囊歸與所齒忻代妓日夕

淫縱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於是俺答獨強盛俺

答有九子長曰黃台吉其有名者曰青台吉曰鐵背

台吉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俺

答黃台吉勸俺答毋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與連

和亦不刺阿爾禿斯始鄰連匪西海爲甘涼患然猶

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虜二十五年俺答復使使詣

大同塞求貢爲邊兵所殺其秋復來請上不之許蓋

於聖年間求貢而我輒拒之我既不能有所加虜虜

益蓄憤深入而邊臣掩敗匿功者踵至上雖憂邊亡

繇知其敗壞也是時總督陝西兵部侍郎曾銑自謂

見才與大學士夏言善則請議復會言秋高馬肥此

中國誦時也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

弱虜誦時也臣請用練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

每春夏之交攜五十日糧抵其巢穴材官驟發礮矢

雷激虜不支矣歲歲爲之且懼遠徙我乃並河爲塞

置衛所分戍卒修屯政用以省轉輸壯形勢中興大

烈也惟陛下裁斷下兵部以爲難而上壯之令銳圖

名山藏

上方略聽便宜從事其明年總督宣大翁萬達言虜

自冬春來輒求貢詞恭似可許上方主銳議責萬達

其明年上意則中變下廷臣再議甘肅總兵仇鸞在

鎮食銳銑効之被逮至則言銳與夏言朋奸啓蒙上

怒而夏言會銳誅矣銳善治兵虜聞銳至其裨將皆

嚮指自其誅無敢議復套者其妻十皆流徙而天下

哀之其秋虜犯宣府人鎮安堡經雲州永定隆慶懷

襄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關輔大震二十八

年把總指揮江瀚董賜與戰滴水崖沒全軍虜遂東

他水寧大同總兵周尙文宣府總兵趙國忠追敗之

是歲寇大同寇榆林寇宣府寇遼東而邊人困甚矣
二十九年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爲虜所敗死
虜得二將頭遽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詔發京邊二兵
備之邊兵遠不能猝至京兵市人耳其秋以數千騎
寇薊鎮入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力禦之稍却虜悉
衆綴我師別以精騎緣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
潰虜遂大殺掠順義密雲懷柔近畿諸縣吏士亡算
俄犯京師京師猝不備虜駐旬日出關上怒兵部尚
書丁汝襲若以勤王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不戰而汝
襲守謙誅矣是役也我命之曰嘉靖庚戌之變是時
名山藏 卷之四 王守謙 主

爲掃除富說虜壘田積粟造舟渡河大收謀勇之士
俺答懸書穹廡之外曰嘗爲中國舉人諸生者有幸
臨吾厚遇之邊民黠智者率詣俺答自言舉人諸生
俺答令富試能者統騎伍不能者給廩脫地使耕片
說俺答曰市非計也聞大同帥毒水上流陰伏甲市
傍太師幾不免虎口矣大同歲不稔城虛可嚙噬破
也破則大獲其子女玉帛是之不利而市爲俺答頗
然之其左右復受片賂爲言片有異術能使城自頽
者片乃令其黨入城內應市畢則擁虜門我諸門會
謀泄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片入
名山藏 卷之四 王守謙 主

試其術不効乃告我曰劫城者片教我道又賂脫脫
令縛片虜因執片并其黨數十人上聞道驚皆進官
秩然片其小小者耳數令虜苦我邊者丘富也是時
兵部郎楊繼盛言市非計上下繼威吏謫其官而虜
市畢則復掠且約河西諸部內犯且請以牛羊易粟
豆且爲土蠻請市上見虜無厭詔罷市召繼盛還而
虜以故連犯遼東於是徐階發覺賄虜事會覺死發
棺修其屍時義等悉論棄市三十二年秋俺答大舉
入寇下渾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急攻挿箭浮圖等
峽關南大震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學却之

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等縣而套虜駐鄴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會久雨乃去蓋入內地者二十餘日所殺擄擒掠無類夫三十三年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與戰死復殺掠至朔凡十餘日其冬薄攻薊鎮牆百道竝進警報日數十至上為之動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力禦之趣去上大喜其明年連犯薊鎮宣府參將趙傾葵李光啓禦之敗死上下賞格擒斬俺答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亡虜中者舍人張邦奇自言俺答有秘書寶劔在威遠堡

名山藏

卷之

四王傳記

三

虜急攻堡不破去歸虜畜邦奇帳下其智能之不如富其愛惜之則愈富甚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弟浩入虜招之大同人孫廷美陷虜中心不平富所為與浩謀刺之浩曰說之歸不從刺死之未暮也因共說富富問計於諸生計安國曰居與歸孰善汝為我籌安國曰公歸林中羽而居則釜中鱗也官家招降之文擒俺答者予萬金寧不信耶公莫若以此時成事取功名毋失邦奇曰勿聽君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怨購方急歸且為他人功能取功名乎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若賣

丘公與中國耳富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是年趙全亡入虜全故與富皆用白蓮教惑人官捕富急富先亡至是事覺與李自馨同人虜諺俺答俺答使與富處富故居豐州州在大同右衛大邊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富與全自營城而居之構宮殿壘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教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之事俺答喜加全與自營為會長每出掠則置酒全所開計云丘富之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也教虜分三道入會虜謀言中國今有備關陝遊騎又皆安難樂死乃散去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

名山藏

卷之

四王傳記

三

其秘書寶劔堡中卒擒之并得呂仲祐奸狀伏誅事聞命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虜入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其冬俺答子辛愛有妾名桃松寨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總督楊順自詔為功送之闕下辛愛來索不得縱掠大同諸墩堡國右衛數重順恐說言虜願易我以趙全丘富總制尚書許論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歸出塞誘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不惟趙全丘富不可得虜益圍右衛亟烽火斷絕者六月餘城中薪屋食牛馬上連順詔獄代以兵部侍郎江東勳論為民代以楊博

我卒養官馬塲以槍掠爲生我徒謀逃死而已世宗自其初年已畱心邊事晚節漏居西內顧未嘗一日忘陞圍之政庚戌以後周防尤切每風霾見異輒行警戒請兵請餉毋所怯發益復明功罪邊臣邊將時有失事輕者逮繫重者就誅夷邊臣邊將益圖張功掩敗而嚴高當國乘上深宴多營貨賄稍有敗事唯有徙直長安冀左右上前買此七尺軀而已太農所發邊餉卽不費多以充塞遺不肯者用肥其家矣自楊選誅後邊臣益務自覆嘉靖末年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知上奉玄謹疏言諸將禦虜功狀謂虜入犯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

時值海水暴漲騎多陷沒者上曰此海若効靈下禮部祭告之蓋等皆賞其敢於滑稽誣罔如此此時丘富來塞丁中流矢死矣獨趙全在虜奉俺答爲皇帝作朝殿燒紙上樑贊呼萬歲大忽風殿樑落虜壓死數人俺答驚不敢坐也其所爲板升虜西掠則留居其老穉有衆千餘守之虜不耐暑夏徙帳大青山口亦不能屋居云趙全說俺答口餉門臺垣固所徵卒常選末易卒攻晉中兵弱亭郭稀石關關多肥羊良鐵可致也中國人藉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得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

爲四道入并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邊將皆不能禦虜長驅入嵐遂破石州殺其知州亮石州男女死者數萬人復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東趨鴈門出虜入內地且以一月計損人畜數十萬是爲穆宗元年全說俺答曰自此塞鴈門拒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然是時俺答已老亡大計也居頃之三衛會勾土蠻入薊州塞大隊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總兵李世忠不敢出擊虜圍之閣解諸將追之有棒棰崖深十餘丈會大霧虜迷失道墮崖崖滿後騎踐之過諸將得趣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

割首俺答有孫名把漢那吉者鐵背古吉子生三歲而孤俺答盡屠鐵背古吉諸婦使其妻養之長爲娶及懷部女曰大成比姦把漢那吉又自聘免捨金的女未娶而俺答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矣美而豔俺答則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慚予之免捨金的把漢那吉惠會俺答西掠土番把漢那吉攜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尚書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餉飭與馬官爵之示俺答俺答急之則因與媾使送我板升諸叛人不聽卽脅

謀郿吉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者谷蠡秩秋郿吉勢必爭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此安邊大略也因具以上聞詔可授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俺荅自西番聞把漢郿吉亡來歸疾馳還率數萬騎軍平虜城外所樹旗志裂帛爲雜色白如荅朱如火玄如墨趙全益教之必困我俺荅妻哭罵俺荅曰老誇不造死信漢叛兒侵漢是速殺吾孫也俺荅乃遣夷使來祈請崇古故不令使人見把漢郿吉引之高閣上騶從導把漢郿吉其下夷使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三十五

評問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詔視果也喜還報崇古因使虜所狎者鮑崇德與俱俺荅見崇德大悅崇德責俺荅太師有孫忿而入中國中國官之修之驕從而盛之衣冠太師不德乃用稱兵太師有孫在中國人手而太師不念也不亦不愛其孫之甚耶俺荅曰我敢犯中國我敢殺我孫請以珍贖崇德曰中國何貴珍也太師誠聽吾言可無一緡費俺荅曰唯命崇德曰叛人趙全在太師所有年矣令太師有叛人入中國而中國納之日夜教中國苦太師太師不甘心之乎太師若以此時歸中國叛人中國誅叛而太師反

愛此寧費一緡者俺荅喜上書請約摩騎避一舍而黃台吉朱之知也以黃騎趨鎮城崇古示以把漢郿吉矢黃台吉手矢泣曰此亡弟故物遣其部屬隨使入逢時勞之膠棉黃台吉喜遂去俺荅欲先得把漢郿吉後遂全崇古不可乃使副總兵蔡宗儒之子爲質俺荅喜遣伍奴柱叔捕趙全季子自營劉四等以獻自聲者語文字四有管方而問原善嚴聞變先自燃矣伍奴柱故俺荅紀綱僕自俺荅愛全伍奴柱乃出其下至是縛全悉分其貲財把漢郿吉歸祖孫嗚呼勞苦百拜南回因遣使人謝求貢方物備外臣上下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三十六

議兵部議未定詔三鎮並議之乃磔趙全等於市復下廷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兵部尚書郭乾言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之制取長策也九塞諸虜俺荅最雄自上谷抵甘涼寧廬萬里嘉靖間以謝絕致憤貽藉諸邊三十餘年今儼然聽命藩籬之外夫復何惜葉街尋丈之地隔閡夷情慚小皇化失神靈想望宜從其請而大學士高拱與崇古力主之俺荅乃與崇德爲鑽刀之盟其詞曰天王佛祖證我盟誓兩家有違遭此鋒利於是具疏稱臣願世世內屬詔封俺荅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

爲都督同知把漢郎吉爲指揮使實免台士等十八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俺答率所部受詔其恭使使貢馬謝恩百官班賀是爲隆慶四年昆都力哈郎老把都也頃之兵部下市令貢馬毋過五百匹上駟三十進御夷使毋過百五十人設葉街邊城無入都市期自二月以至四月爲卒大同千左衛得勝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黃台吉與父不相能異市新平堡市物房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主

萬緡綰諸貨官市畢聽民爲市其秋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山墩切半盡著力二會市寧夏清水營吉能者吉囊子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會也帝何遺澤焉崇古令好語曰爲若請矣至是亦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與切盡著力皆許市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念佛表請金字經及刺麻僧詔給造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塔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兵

部議印宜予鐵鍋宜勿予即予三銅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塔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每市時身赴場壘奉約束陰主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示調停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空時掠我民後功車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諸帥以黃台吉劫車夷請兵之崇古曰虜方和毋怒也請諭虜王每口置二會分地于凱謂之守口夷自虜市成邊境稍寧蓋顧諸臣始謀本謂借和修邊備其後備既不修抑又復弛虜浸驕不如約防市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主

易率敗馬一入輒死而我歲直日增至糜金錢數十萬緡不給則劍士供之瓦刺自正德後稀往來富與虜戰殺其會虜部每西輒以復讎瓦刺爲名大嘗食諸番西北苦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李成梁守遼東以功封寧遠伯
即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雖窮荒異類人彘行其腸也先狠悍卒不得其死俺答無大志求貢市而已累請不許憤焉蹂躪者三十餘年其晚節備官稱外臣用以善終蓋明興以來二虜至強矣古云虜者天之驕子非也有豪傑生其間焉則強至謂縉紳之儒專

主和親介冑之士專論征伐今乃反之錯紳之儒剛主征伐介冑之士斯議和親一當其難一不履其事也然予考論防邊之道無他焉謹烽火嚴斥候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古人備矣夫人君者蓋在馭將哉茲在馭將哉

元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棘城闕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東北元時爲大軍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

名山藏

卷之

四王字記

三

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子權爲寧王填之後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故是名內外二邊與遼東宣府東西爲外藩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惠寧王滿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擁寧王燕府中賜予元良哈說之元良哈皆喜成祖行寧王饒之郊元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爲奇兵立三千營成祖德元良哈天下既定盡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頭目二百七千技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是其部落益

蕃我第守內邊與宣遼聲援隔絕矣久之陰附阿魯台二十年前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首數百擒酋長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手射其前鋒三人斬其酋渠正統中屢寇遼東延安境上怒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分剿之勇等擒捕其擾邊賊徒獲其人畜而左參將都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元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處元良哈亦尋悔罪自獻所獲犯邊諸人朝貢不絕

名山藏

卷之

四王字記

早

也三衛中惟朵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爲向导隨之來貢見我所以待也先比其待三衛加優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朵顏輒通北虜毛里孩札加思蘭等入寇已輒謝罪國家輒無納之而彼亦小小爲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甚衆自是釁起陽順陰逆然亦貪我賞賜不絕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本兵王瓊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當懼寧棄其子不敢絕漢好嘉靖中

與北虜爲婚媾時時導虜入我邊詰問之輒支吾封
我中國不能爲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彘顏會長近
有長昂董狐狸妙蠻夷婦大小嬖只猛可順等號爲
六兒長昂死其子賴蟒尤兇橫恃險而強有自來矣
王世貞三衛志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
國公勇出塞峯口左衛諸說此界嶺口與安伯埽出
與州過神祠破福餘於全寧破泰寧桑顏勝虎頭山
進敵侯漸稽諒懷驪驛伯提三衛鐘東康然悉洩
則管爾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考實錄分兵入境皆
是第未嘗以大捷敵及還師封拜諸將書及三衛忠
刺皆益其私記誇誕
之詞而便真莽之也

郎曰葉夢熊曰永樂八年北伐至鳴鑾成語金幼孜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聖王

日滅此殘虜唯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
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成祖意後世謂欲借屬
夷藩籬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地
三百里繇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虜夫
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餘
年之大誤也

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等處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
 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國遠甚建州居中最險有
 貂皮人參松子之利屋居耕種服食頗類中華永樂
 未建州夷人居前開原者叛入毛憐衛相文敘宣德

開解撫之遂以建州老營地居開原人名爲東建州
老營地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正統初建州左衛
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兄察子童倉
挾衛印亡入朝鮮童蒼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
給印亡何凡察歸詔子董山故印上其新印凡察不
予乃更分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新印領左凡察以
故印領右末年也先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犯遼東
邊陲不靖者數年海西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
之難朝廷所給勅若印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
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道不得乘傳宴不得預上席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四

所貢貂若馬不中者邊臣輒却之舊時入貢人數以
數百天順中裁之無過五十賞賚漸薄繇是諸夷不
至屢接邊成化二年命總兵官趙輔總督李秉督諸
將擊之指揮張勝等敗之玉湖參將孫璟周俊敗之
分水嶺追出邊外三百里餘璟驍將也虜人呼爲蟒
孫其與諸夷戰連三日俱令軍士下馬行且鬪自朝
及暮凡數十合而總兵施英者亦併力合攻賊敗走
復繇鳳山人秉使指揮傅海王衝爲左哨李英徐祥
爲右哨夾攻破走之己董山悔罪歸我所掠人以贖
被虜諸人許之復下禮部移示邊臣遇貢夷以禮貢

物聽自効第其人建州獨多多冒毛憐衛人規賞賜
守關者輒拒之毛憐建州復緣此數入犯朝廷似都
督武忠往諭之董山等悔罪來貢朝廷勅責之皆頓
首謝及出就寢其部下指揮又有出嫚罵語曉府人
銅牌者至給賜復奏求素蟒衣玉帶金頂及銀酒器
不一朝廷量賜之而已而遣行人送還約束之途
中然其部落寇邊不絕也上命總兵武靖伯趙輔
董山於廣寧使還諭其部落毋再入寇乃返之輔等
召董山宣勅董山遂出袖刀刺傷通事其夷屬亦各
亂刀雜刺館伴兵卒輔擒捕董山格殺其二十六人
名山藏

卷之

五

五

受朝鮮官職賞賜六年忽朝鮮助我治兵相攻潛謀
作亂此時彭誼爲都御史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其
會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
都指揮散赤哈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
珠豹皮兵部移文總督都御史陳鉞勘究都督產察
者散赤哈姪也方入貢管指揮懼略產察自言無有
散赤哈恨之聲言且犯邊鉞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
散赤哈率所部欲蘇撫順關進參將周俊恐赤哈見
鉞則管指揮事露馳報曰海西夷素不從此關進恐
無知道路開釁他日鉞是而阻之其時散赤哈已入
名山藏

卷之

五

六

則則大怒折箭誓恨復歸海西道從建州過建州三
衛夷人懷董山之忿有日矣即畱散赤哈聚兵數千
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
等十八族皆土著虜方有使貢恐我誤兵畱其便走
之撫順所白鉞曰犯邊者海西人無預我我等十八
番皆有人入貢未還也鉞方欲自辭與副總兵韓斌
等收繫也僧格等杖殺之乘夜襲屠十八番謬言於
朝曰搗巢功一月之閒捷音四五至復請益兵征討
之通事王英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臣屬世豈
有叛理朝廷遣行人伴送貢夷彼中途不得買賣陳

都御史貪功啓釁失遠人心公請於上往彼撫諭察
鉞所爲此可爲公功英請從直喜以聞而司禮監懷
恩尼之上命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而巡案山東御
史王崇之以實聞矣文升至鉞方望與圖功文升主
撫而已被屠十八族盡求訟冤文升賑愍焉因言建
夷叛服靡常我已招降董山而又殺之近復揚其巢
穴禦及無辜失信生禍莫此爲大招撫征討唯上命
之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是文升言居頃之東虜逃
犯靈陽諸堡英復言於直此時可言上擊退虜并招
撫建夷爲公功直請上得行直行鉞厚賂中朝大臣

名山藏

卷之

五

七

與直厚者爲解脫自大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民
候直過羣伏道左保任之直至鉞便服雜僕從左右
朝夕其中直左右得鉞賂交口贊鉞直喜鉞甚鉞因
謂文升於直併及牟倖而牟倖罹禍矣於是直請勘
治建州先後失事諸臣罪請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
林聰與之俱文升坐撫夷不盡致其犯邊論譴戍直
歸鉞復言於直會伏當仰修怨怙忿當誅朝廷復遣
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襲破之永道遇貢使
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其五人竄其七十
餘人而永緣此進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增歲祿諸

夷大忿益深入慘往時御史張珍暴其事坐謫戍而
邊事益壞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守臣苦用兵
思復親夷請於朝許之正德間海而夷加哈文竹孔
革等爲亂旋撫諭解散嘉靖中速里武居松花所最
強其地爲諸夷人貢必經道有開原城外山賊猛克
者嘗邀諸夷歸路奪其賞速里武殺之十年來貢朝
廷厚賜慰獎之速里武一作速里武其後請乞類繁大率以詐
冒得官貢人浮常額乃從兵部議下邊臣嚴覈人數
如舊制二十一年夷人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禕
禦之多失亡頃之於赦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諱赦

名山藏

卷之

五

八

詐殺譁者夷挾怨數入塞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
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遼東西大困隆慶五年高
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冬
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之驅
入其巢穴斬首虜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賓
公提二人夷乃稍戢萬曆末復爲亂天啓初地入於
夷人矣其地在混同江東開原城北東瀕海西接兀
良哈南鄰朝鮮

西戎上

哈密
見附

安定衛

罕東衛

赤斤蒙古

曲先衛

土魯番

火州

柳陳城

撒馬兒罕

魯迷

天方國

默德那國

于闐國

日落國

亦思弗罕

黑婁

額即龍

哈辛

西域去中國最遠禹貢所謂析支渠搜今之甘涼漢匈奴右賢王地也武帝傾海內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都尉絕北虜西番交所謂斷匈奴右臂至光武開關謝之唐太宗斥邊西域入貢始盛及其中葉雖六盤山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章

記

九

外亦爲吐蕃所據宋寧夏地入據於趙元昊不得有外夷太祖既定天下使征西將軍鄧愈西平侯沐英西寧侯宋晟據鄒諸部乃置陝西行都司分屬十二衛三千戶所于甘涼開子張掖置甘州五衛于酒泉子建中置西寧衛于姑臧置肅州衛于武威置涼州衛于永昌曰莊浪三千戶所曰高臺曰鎮夷曰古浪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自肅而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守之成祖卽位益開邊使行人陳誠通西域西域君長皆隨誠入貢哈密者在燉煌北大碛外西北本古伊吾廬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西域諸夷往來要路也其國中夷有三種同回一種畏兀兒

一種哈喇灰一種無貴族不相上下元人封其宗人

忽納失里爲武威王墳之其後改封爲肅王忽納失

里卒弟安克帖木兒繼之永樂二年遣使來朝請封

爵詔封爲忠順王賜之金印卽其地置赤斤蒙古軍

東安定阿端曲先哈密凡六衛所統三種各以其酋

爲都督佐之西域貢使悉悉哈密譯上其文聞其方

物其歲忠順王爲北虜鬼力赤所毒死無子其兄子

脫脫自幼伴中國成祖得而撫養之至是以往嗣忠

順王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輔以行未幾

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王然酒昏縱諸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章

記

一

部不附九年卒封其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脫脫子卜荅失里嗣以卜荅失里幼更立其別子脫懽帖木兒爲忠義王與卜荅失里共守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檀嗣別名倒瓦荅失里亡何北虜瓦剌攻哈密劫王及王母去自是服屬於瓦剌天順元年倒瓦荅失里卒弟卜列革嗣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其王母寧溫荅失里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避請王故忠義脫懽帖木兒外孫曰把塔木兒者成化三年封把塔木兒爲都督暫攝國察其久而歸誠而復之亡何卒

王母署國有威嚴能御衆而土魯番者即唐吐蕃所
番也其會速檀阿力約王母同掠赤斤蒙古王母不
從速檀阿力攻破哈密洗王母及金印以歸其部落
咸播匿苦峪城而把塔木兒之子罕慎獨與其餘衆
來奔肅朝廷官罕慎爲都督使高陽伯李文右通政
劉文調夷卒入哈密撫定之二文駐苦峪不敢前第
請即居罕慎於苦峪乃使甘肅總兵王璽即苦峪城
立哈密衛居罕慎是爲成化九年阿力稱速檀者華
之爲言王也久之阿力死其子阿黑麻稱速檀尚少
守臣言此時可納罕慎於哈密十七年璽襲破土魯番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事記 十一

番之居哈密者納罕慎其國中朝命封罕慎爲左都
督日能使諸夷親附則王之是爲成化二十年罕慎
爲人貪忽國人與西域往來諸夷皆怨而此時土魯
番酋阿黑麻已壯日罕慎畏兀兒種也非脫脫貴族
安得王王哈密當我因好語罕慎曰吾與爾姻罕慎
喜許之阿黑麻使罕慎頂經結盟而從後殺之因來
言罕慎病死國內亂乞自立爲王是時馬文升爲兵
部尚書議上不許賜書切責之阿黑麻悔懼上金
印還所據地而是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無主
國中三種夷不相下又其旁近曠虜有小力禿野也

克力數種固亦難王地當得元遺孽如肅王者乃可
爲君長輝壓之是時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安定王
者忠順王同派也文升問貢使安定王族有壯子否
貢使曰有其人曰陝巴王姪也文升曰可矣以聞下
甘肅守臣使求之而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亨刺阿
木即寫亦虎僊等亦皆合詞求陝巴遂以爲王使三
大頭目爲都督往輔之是爲弘治五年奄克亨刺者
畏兀兒大頭目阿木即者哈刺灰大頭目寫亦虎僊
者回回大頭目也三大頭目唯奄克亨刺內嚮中國
而回回種出土魯番寫亦虎僊則回回種最黠夷也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事記 十二

先是阿木即故嘗與哈刺灰夷掠土魯番而寫亦虎
僊者陵陝巴欲奪之王不得至是以阿木即激怒阿
黑麻阿黑麻夜襲哈密城哈密人死者百餘寘降相
半陝巴與阿木即上大土刺守之圍三日不下大土
刺華言高臺也阿木即遣調野也克力瓦刺二部爲
援皆敗阿黑麻捉阿木即支解之執陝巴去令其會
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自稱可汗言已獻哈
密城池達金印而阿木即復潛導野也克力抄掠其
國中剋滅朝廷所賜衣若幣今故以報仇而陝巴亦
遣人入奏先是憲宗朝寫亦虎僊頻以貢獅來時特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十三

名戲內庭賞養良厚孝宗卽位罷違物珍奇之戲卽召戲內庭亦不數所以賞養不如舊焉亦虎儂失望寫亦虎儂數往來甘肅開習知我邊又知我重棄哈密時時教誘阿黑麻據奪印以邀賞又時時言我甘肅可攻也阿黑麻以故心易中國至是奏至下兵部集廷議皆言阿黑麻之驚所宜聲罪第遠兵不宜勤請書勅付其貢使歸俾自悔罪上如廷臣言又命廷舉文武二大臣至其地經略之於是使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緄謙往降勅阿黑麻曰虜王母殺罕慎於今而三矣念爾祖父朝貢世爾又獻降地還金印朕不爾罪爾其還陝巴海謙至甘肅第召哈密夷人付勅遣往而阿黑麻則盡留之海謙久待不返乃修嘉峪關捕諸回之久通阿黑麻者二十餘輩以歸還言西域遠夷也難興復哈密存亡不足煩中國上怒其不任下詔獄諫免之是時土魯貢獅之使有寫亦滿連兒等四十餘人留京師文升卽請安置四十餘人者於兩廣福建開以報阿黑麻之驚閉嘉峪關絕之阿黑麻既據哈密益徧掠沙州逼脅罕東諸部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抹文升以阿黑麻非兵不威請用漢陳湯故事襲破之知肅州撫夷指揮楊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十四

肅者熟知哈密道名與計而此時許進爲甘肅巡撫亦召罕東赤斤野也克力賞勞之厚撫寄居苦峪者結其懷心北虜小列禿子雅於吐蕃有讎殺通知其部落俾與野也克力屯兵哈密土魯番間以斷土魯番東援牙蘭之路乃令總兵劉寧右副總兵彭清統精銳軍往嘉峪隨調赤斤罕東諸衛番兵直抵哈密入其故城而牙蘭已先與所部夜遁復還忠順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級奪牛馬三千器仗無算事聞賜勅獎勞卽遣苦峪寄居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俾具俾爲生聚且令小力列禿及野也克力兩部常駐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是爲弘治七年是行也雖不得牙蘭而明家之威亦振於西域矣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其酋撒他兒與奄克寺刺共居其所居刺木城奄克寺刺密結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守哈密如故而是時西域諸夷坐嘉峪關久閉不得入中國牟利皆怨阿黑麻蓋諸夷當得我茶不得我茶則發腫病死當得我麝香不得我麝香則蛇蠱爲毒嘉禾無收當得我大黃不得我大黃則馬畜不遺天阿黑麻亦悔罪請貢送還陝巴及金印於哈密易故四十餘使之戍南方者許之於是復護陝巴入哈密仍

以三種大頭目爲都督佐之。回回大頭目則寫亦虎，僂哈刺灰大頭目則拜迭力迷失而畏兀兒大頭目則奄克字刺陝巴歸著酒陪尅屬夷阿字刺等。恐之，因迎真帖木兒爲王。陝巴懼遁之沙洲。真帖木兒者，阿黑麻次子罕慎外孫也。年十三遣人來告鎮守臣使諭阿字刺等迎陝巴還守國。阿字刺不聽。奄克字刺遂執阿字刺等六人殺之，還報鎮守臣復令都督朱瑄等護陝巴還國而送真帖木兒於土魯番。是時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國內亂，真帖木兒不宜還，遂居之。甘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郎嗣而阿黑麻長子滿速兒代爲速檀拜牙郎幼，滿速兒屢侵侮之。因脅從滿速兒無心奉明命久之，與滿速兒同來請真帖木兒歸。明使哈密遣人送之，寫亦虎僂滿刺哈三與偕往。卽爲滿速兒所留，而拜牙郎亦欲與奄克字刺棄入土魯番，以從滿速兒。奄克字刺不聽，來奔拜牙郎，卽竟棄城走。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僂滿刺哈三還守哈密城，取金印歸火者他只丁使人來言，故請中朝守之以難明，而弁戛賞巡撫都御史趙鑑卽謬謂滿速兒忠敬賞之金幣，使者歸滿速兒已與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虎丁奶翁寫亦

虎僂滿刺哈三等入寇甘肅，則大言要金幣萬計者。乃歸金印還哈密。大學士楊廷和舉四川總制都御史彭澤經略之澤，至遣通事火信等齎遺白金諸器及幣二千，火信見滿速兒復私許以增幣，信還彭澤已乞致仕歸。滿速兒見幣無增，第以金印與寫亦虎僂以哈密付滿刺哈三，而拜牙郎仍留不遣。寫亦虎僂者，嘗忤滿速兒，滿速兒將殺之，請入明求千五百幣自贖。滿速兒悅，復使其婿馬黑木入貢報前使曰：得千五百幣拜牙郎歸矣。是時守甘肅者爲都御史李昆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言於昆曰：向者經略彭公模稜了事耳，不能爲國長計。公其不可復益幣，昆乃予馬黑木雜惡幣，羈其隨貢之人。火者撒者兒虎都寫亦於甘州曰：以爲歸拜牙郎之質，寫亦虎僂念無千五百幣可以復滿速兒，懼弗去而火者撒者兒火者他只丁弟也。火者他只丁聞其弟羈，則復奪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之分，遣諸番脇據沙洲糾之入寇，遊擊將軍芮寧與諸將出七百餘人禦之。至沙子垣死焉。一軍皆沒。寫亦虎僂子曰：米兒馬黑木，搢曰：火者馬黑木姪塔曰：米兒馬黑麻故僞居肅州火者他只丁既敗我軍，則又遣酋斬巴思等十餘人。

陽以駝馬入貢陰貽書米兒馬黑麻之父失拜荅烟等諸烟黨令與寫亦虎僊爲內應九疇廉知之執失拜荅烟并寫亦虎僊斬巴思等付獄賊至城中軍士皆出戰諸番果欲爲內應九疇嚴不得發乃戮其悍守者數人搜諸通謀者二百餘人皆繫之而失拜荅烟被捶刺死獄中火者他只丁乃引去是時惟奄克宰刺佐總兵鄭廉敗諸番于瓜州於是命舉文武大臣經略之仍使彭澤往而九疇以寫亦虎僊之罪聞移繫刑部獄其子米兒馬黑麻繫甘如故失拜荅烟子日米兒馬黑麻者入貢京師賄諸倖人人長安左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七

門大呼其父以寃死下錦衣衛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遣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勘畢議上澤奪職爲民昆九疇逮問之正德十三年也其明年逮至降昆一級九疇以禁死失拜荅烟仍令法司重擬於是寫亦虎僊與其子得出獄又明年滿速兒歸所虜人并拜牙郎之孥以求和而留拜牙郎不歸詭稱其業走他處兵部集議請許之巡按陝西御史潘倣言虜雖悔罪不足贖也拜牙郎不歸和乃在彼兵部執議如初是時九疇頃繫年餘而寫亦虎僊與其子壻得見武宗於會同館武宗悅之賜之國姓傳陞錦衣指揮使

從南幸武宗崩世宗卽位大學士楊廷和慮寫亦虎僊外知邊方虛實內覘朝廷脫罪歸必且據哈密爲邊患因草登極詔書中誅之出九疇以爲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秋滿速兒寇甘九疇與總兵姜英左副總兵趙鎮等拒戰城西敗之夜間道行抵肅使人結瓦剌內外夾攻又敗之殺火者他只丁諸將皆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矣時上方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往總制經略禦甘事獻民至蘭州九疇已擊敗滿速兒亦卽奏捷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狀又明年西虜寇甘肅九疇復與姜英擊敗之上嘉九疇功九疇卽上言土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八

魯番所以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賈販使得恣知我虛實而啓其戎心也向者寫亦虎僊逆謀已露奸黨就擒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王之賓鎮巡等官又怵利害拱手聽命館爲上客敲擊聯聯邊境騷勾連接引以有今日今卽不能勤武帝貳師之兵亦當効光武閉關之舉儻或涵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臣念番夷貢使未歸者先後亡慮數百人蓋有冒居撒馬天方諸國者請悉驅置之內郡繫籍土魯番哈密者則遷之兩粵沒入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戮實而

誅之自此大發帑金召募勇健購易西馬以充戰守之圖庶可壯河西之勢上下廷臣雖議未決而其時方起楊一清爲總督命待其來審處之當是時哈密諸夷爲土魯番所破多走入散處塞下前後千餘人邊臣因而撫留資給之閒從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兩掠輒與之諸夷頗安而滿速兒爲我謝絕諸番生計殊官則遣其屬牙木蘭款關求貢者屢矣一清至言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土馬虛乏城塹不完內無本根藩籬之固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寧有亦不刺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儻表裏應合竝起而爭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款關之日令鎖巡官馳使責諭土魯番若悔罪果誠永送出拜牙即撤還哈密之戍歸我所擄掠人口執送主謀犯邊之人明正厥罪我則通貢如故且怵威服德惴疑不前而我業以其閒隨宜備守計無便此者土是之其明年故錦衣百戶王邦奇疏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皆緣兵部尚書彭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前大學士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儂方致官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邊境無事上下兵部議邦奇者故錦衣衛帶俸署百戶正德中傅陞爲

千戶廷和草登極詔書革削之聖甚及奏復舊職於兵部澤又抑焉以故一疏攻二臣上命給事中錦衣衛官往勘而牙木蘭款關則言非敢不恭天朝也所以入寇者以誅寫亦虎儂失拜峇烟故今願獻哈密地及所擄掠人上心怒九疇奏捷時言滿速兒中流矢死今乃復署奏下兵部議兵部言滿速兒若果悔罪輸誠者當歸我哈密及所擄掠械送叛臣藩首關門爲信上從之吏部尚書桂萼言夷狄誠歸中國不誠待之則哈密何時可復邊患何時可息請留質牙木蘭還譯者論滿速兒以前意待其歸議進止上復下禮兵二部議二部臣言諸番累年入寇先後上書委罪前事詞雖抵飾事亦有因宜遣官按之上曰番酋不悛吾將問罪焉恐及無辜故閒關絕貢今雖累奏未見悔過輸誠之實禮部遣通事譯字官一人齎勅書與之俱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犯邊者付吏乃聽哈密子孫有宜襲者訪問之事發有因誠如卿言即令先遣給事中錦衣衛官按覈先年功罪之實先是邊臣言連復滿兒死今何存也九疇獻民妄奏冒功其述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犬羊之性故不可測通事譯字官在朝雖微使外境則重焉

一有意外變非所以全中國體上日卿言良是其第以勅書賜之甘肅鎮巡官遣撫夷官往諭之九疇逮至上命兵部會三法司議其功罪刑部尚書胡世寧奏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臣服四夷撫綏戎落藩屏中國是以北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秃孛羅爲安樂王阿魯台爲和寧王西封脫脫爲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至千南討黎李犂復古中國地建立交趾尤爲偉績宣宗以來黎賊覆據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兼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其

名山藏

卷之五

王季記

考先朝竝置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有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亦不得久存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番哈刺灰畏兀兒生達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即自願歸土魯番反欲導彼入寇使今上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嗣可立朝廷助之往彼爲王誰與爲守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金印城池爲後日要

索之資耳夫土魯番變許多端胡可信也其欲間我附城屬達則稱哈刺灰畏兀兒教之入寇其欲間我謀臣則歸咎陳九疇其欲使彼番使得內通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其夷使故來執仇蓋自眞帖木兒久住甘州習知風土欲圖之久矣一旦擁兵城下諸夷潛爲內應向非九疇奮身應變近遭屬夷達交凡刺使彼內顧而泛則肅州未可知也臣謂文臣之有勇知兵亡身爲國無如九疇者也九疇輕信僚屬之公移謬聽姦回之詐報罪誠不免乃邦奇武夫輩語誠何足憑夫此虜自弘治以來不絕桀驁亦不絕悔罪

名山藏

卷之五

王季記

五

不絕逼貢亦不絕騷擾今又絕貢三年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力有餘而心不欲蓋亦懲前夷使之被殺反刺諸夷之後患而有所不敢也以臣愚心但欲捨置不問如先朝所以處和寧交趾故事唯陛下裁之蓋是時上怒九疇欺而張璁桂萼新貴用事楊廷和相左慮無不欲排陷九疇罪廷和者世寧歎曰使我典獄殺忠臣寧死既上章上亦悟曰我都御史殺償回夷命耶乃發九疇戍極邊而彭澤奪職閒住李昆與諸將降罰有差居頃之牙木蘭爲滿速兒所疑懼誅而罕東番族帖木哥土巴者土魯番故威屬之

歲徵其婦女牛羊不勝侵暴於是盡率其族帳男女叩關求附嘉靖七年也提督尚書王憲言牙木蘭番酋腹心土巴羽翼也內相猜忌挈族來歸中國之利義不可拒頃之王瓊起代憲爲提督土魯番特譯書具言滿速兒欲獻哈密械送教誘犯邊者還所據掠人口然皆其小醜自爲非滿速檀真印信居亡何滿速兒又使其酋虎力納咱兒引瓦刺犯肅州遊擊將軍彭濬擊破之虜言非入犯也欲問通貢果否狀因以番文來委罪瓦刺詞多誇謾而王瓊復爲請詹事霍韜疏言土魯番圖哈密久矣我置不問彼將劫我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三

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殊可虞也王瓊所譯進番文皆裔夷小醜之辭無印信足徵之語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牙木蘭土魯番腹心擁帳三千遠來款塞安知非詐他日犯邊安知不曰我納叛人彼來報復又安知不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而或者遂有棄置之議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若曰哈密難守則華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因棄甘肅則并棄臨洮寧夏平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疆場棄守之議正

可不慎也北狄南蠻體勢各殊漢棄珠崖宣德間棄交趾置之化外而已西北二邊據險以守我一失險虜必據之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當時且以棄珠崖藉口此其明戒也上以韜畱心邊務命兵部究悉之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言夷性無厭自土魯番來侵我邊見利則進知難而退我所以禦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開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入寇之■奔勿追慕義來歸則撫有之誠心來貢則禮待之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撫四夷道不過此未聞敵內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三

事外撤藩離延賊寇者也土魯番弘治間連殺虜罕慎陝巴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孝宗赫怒執其貢使安置兩廣彼以絕貢失利見怨諸夷方乃送通陝巴後復許貢彼復潛置奸回內地通其交結受其反間其人自京師以至甘肅所在而是至正德十一年大舉入寇方藉內應欲唾手肅州幸陳九疇奮勇大創之乃內縱反間致九疇死罪皇上卽位開釋復用又值彼番大舉九疇復擊却之請絕其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於死聲言搶擄恐赫我人然迄今四年竝不敢一騎南侵近提督等官方爲請通貢彼番

又勾引瓦剌直犯肅州向令彭濬諸臣私創九驛之禍特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戰則肅破而甘以西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執利執害不待智者乃知也今邊臣又因番夷所執爲詞委罪九驛夫既稱求貢矣而引瓦剌犯肅州又語多誇設王瓊乃言其有懼悔之意當有不知之罪此臣未喻也霍輅謂土魯番悔罪未實則誠然矣乃以番文無印信爲疑不知卽有印信又何番文足徵而制其死命乎牙木蘭故曲先衛人我屬番也被番用事非其腹心今遠來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求身歸正與土巴等窮迫而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

來我業撫處已定正當撫而有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更欲驅遣使無所往勢將轉恩爲讐臣反覆思維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興復哈密之事殊念不及此也臣聞哈密外隔流沙距我肅州千五百里比之太祖建大寧都司於境外四百餘里而太宗遷今保定太宗直郡縣交阡而宣宗棄與安南者殊爲有閒太宗立元遺孽爲忠順王三立而三爲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及導彼入寇其民皆孑然四散此與立元順寧和寧諸王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昔漢武開西

域斷匈奴右臂正今甘肅之地爾若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逼西域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何不能邀截北虜今不過河人套也哈密之復豈其力能勝我三鎮臣見謂立之無益而歲受土番挾我爲奸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念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滿速兒先倚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使間我中國今火者他只丁已殺寫亦虎仙已誅牙木蘭又攜貳來歸其勢當亦漸弱且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

有罕東赤斤等衛故我屬番被彼驅脇今復歸我款塞彼來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毫無所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剌北有虎刺皆北狄驍勁瓦剌又比土魯番去我頗近今又被土魯番勾引來寇此則甚可憂也宜勅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爲功而以諸達迫近恐其寇我難禦爲患此所以內固甘肅之衝也上深然之命王瓊察牙木蘭上巴情僞以聞瓊言土巴故我罕東左衛屬番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窮來歸我勢不可絕牙木蘭雖稱降其妻子尚在番

中葉之不仁雷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上曰其置之湖廣八年滿速兒復求貢書辭頗遜瓊復爲請下兵部會議兵部尚書李承勛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抵牾請令王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異舜數文德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卽叙土魯番哈密沙州之地卽古西戎酒泉張掖燉煌漢以來尚矣我朝洪水之間亦不絕也臣願遠法舜禹敷格文教近守祖宗懷柔成法許之通貢以罷兵息民便詔如議自是哈密歲貢十一年定五年十貢貢毋得過百人雷七

名山藏

卷之

五王

聖訓

主

十人守關送入京師者二十人著爲令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明竟置不問要之其地守否不足爲中國利害也

郎曰漢開西域斷匈奴右臂彼都關中與今勢異故胡世寧之議確矣

安定韃靼別部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里洪武七年酋長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來貢賜以織金文綺分其地爲四部曰阿端曰阿員曰苦先曰帖里各給印章而賜卜烟帖木兒銀印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分

統四部許之遂以夷酋沙刺爲指揮等官安定王立未幾爲沙刺所殺部落潰散永樂十一年其孫本榮丹來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畢力江爲賊所殺洪熙元年都指揮李英與必里衛土官指揮康壽等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言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擊攻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關地安定斬首四百八十級虜安定王桑兒加失夾及男女千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謝罪命禮部主事楊鏞齋勅勞英壽厚賜之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

名山藏

卷之

五王

聖訓

天

占爲威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自是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在國師之上正統中則有領占端刺麻竹領占完卜札巴監參禪師正統十一年亦舉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眞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爲北虜亦卜刺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酋嗣爲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處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土酋哈魯等侵塞大將軍藍玉討之深入至阿

真川不見虜還三十年酋長鎮南吉刺思遣使人貢
立罕東衛以鎮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元年與
其兄峇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而以峇力襲
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自是貢不絕曲
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
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成化中爲
土魯番所困夷酋奄章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
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廢請立
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官領衛事已進都
督僉事弘治六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
名山藏

卷之

五

三九

請採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罕東失
期我師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其國
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正德
時往往款塞求恤矣只克卒孫白羔黑刺嗣爲都督
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
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居威虜仍擇其
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刺約部落浸蕃
而我邊以餉夷坐困焉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凡爲
燉煌酒泉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西夏據之

元屬沙州路永樂二年故元驍輜丞相苦木子塔力
尼等率所部男女百五人來歸詔設赤斤蒙古千戶
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爲衛以塔力尼爲
指揮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悅厚賜之進指
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進都指揮同知正
統元年自言與韃靼戰有功進都指揮使五年進都
指揮僉事且旺失加卒子阿速嗣是時瓦剌也先強
盛嘗求昏阿速阿速未卽許也先使人召阿速往受
聘阿速懼請內遷以避之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
不宜往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所守地奈何遷避

名山藏

卷之

五

辛

之赤斤蒙古雖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瓦剌市
受其平章等官畏其強也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
尼又娶其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
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
領右隸以達達人左帳部故雄於右帳部至是阿速
欲併右帳部之日相仇殺右帳酋指揮同知鎖合者
官攜所部來歸未幾死景泰元年阿速以擒叛寇功
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
塔兒嗣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是時土
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

多走塞下其衛遂虛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峇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後爲朵兒只巴所攻曲先入安定居阿貝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從治樂王淮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中使都指揮李英進擊之皆遠遁宣德五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都督僉事史昭充副總兵及都督僉事趙安充左參將都督僉事趙或充右參將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事記

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第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此外又有哈烈哈三哈烈兒沙的蠻哈失哈兒哈的蘭賽蘭掃蘭亦力把力也克力把丹沙把力黑俺力麻脫忽麻察力失幹失卜哈刺怕刺失刺思你沙兀兒克失迷兒帖必力思果撒思火壇火占苦先沙六海牙牙昔牙兒干戎兀兀倫阿速阿端耶思成坤城捨黑擺音克龍凡二十八國朝貢道皆經哈密其貢期或三年或五年哈烈國一名里魯其王有沙哈魯者元駙馬帖木

兒子東有俺都淮八峇商等城皆隸屬之永樂初遣使招諭七年其酋麼春等來朝貢久之復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來貢馬玉石亦力把里故名烈失里在沙州西去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餘里或曰焉耆或曰古龜茲國元時名別失八里也元裔馬哈麻王子居之其所隸有火州東荒城古高昌國漢西域長史戊巳較尉所居洪武二十一年藍將軍窮征殘元獻元俘撒馬兒諸夷在俘中上遣使送歸別失八里國王里的兒火者因使者入貢上嘉之二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唐鉦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事記

報王書徹至乃被留獨遣敬鉦二人還上遣書還諭之永樂四年王沙迷查遣使貢五璞等物十一年陳誠使其國其國王納里失只罕爲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國西去更號亦力把里歪思又與其子撒充治兵相攻宣宗素知歪思之母恭順朝廷勅示以教畜子孫之道其後朝貢不絕也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爲車師唐爲伊西唐時人職方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其人類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鳧爲樂多琵琶篳篥篳篥射火州東七十里爲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

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梯陳城萬戶瓦赤刺俱貢馬及玉璞其後朝貢者第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酋破哈密虜王毋弘治中殺罕慎虜陝巴語在哈密記自後叛服不常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亦力把力西漢屬賓也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貢駝馬繼貢海東青厚賜之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撒馬兒罕人皆遣還之帖木兒奉表謝貢馬千二百疋表文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爲天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聖

下君自古所無之國皇帝有之自古未服之國皇帝服之臣帖木辭在萬里外恭聞聖德寬大弘庇覆載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爲億兆主茲又恩被下臣俾異域商賈得覽觀都邑城池之盛如出昏睹晴又承數書恩撫勞問俾站驛相通道路無壅臣國中部落惟舞咸戴歌仰聖心如照世之杯臣惟仰祝聖壽福祿如天永永無極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寬徹等報之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不入貢上使禮科都給事中傅安與御史姚臣往征之以官軍千五百人往撒馬兒罕怒拘留安等洪熙元年其國兀魯伯

爲王乃奉表入貢送安歸安留撒馬兒罕二十年矣

歸惟十七人與俱而姚臣死久矣

事舍人滿驢寺序成祖遣使持節使臣國酋長負固不

馬兒罕弗實成祖遣使持節使臣國酋長負固不

臣國安降安曰天朝使臣官從汝不可竭乃以禮送還

因獻名馬珠玉爲謝自是貢遠通安歸以老乞骸

遣官諭祭治葬葬仕命有司給月未與夫宣德四年辛

在朱仙鎮岳廟後正統四年來貢馬馬色玄蹄額白

詔圖之賜名曰瑞鵠九年來貢其王曰兀魯伯曲烈

千朝廷賜之金玉器皿及龍頭拄杖王事件細馬鞍

各色織金紵絲衣料等物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關

外奏遣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獅誠奇獸願不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聖

具郊廟之儀牲備乘輿之駟服不宜受上乃第遣中使往二十二年又進獅取道廣東浮海還云欲往滿刺加更市以進廣東布政使陳選上苦拒止之弘治二年其王阿黑進獅禮科給事中韓鼎請却之上嘉納焉四年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守臣以聞禮部尚書倪岳言陛下卽位却珍奇罷貢獻爭傳中外撒馬兒罕貢獅臣知聖心必不嘉納第此夷入貢道故從甘肅涉海而未則助合印信皆屬虛文矣抑臣慮其習知海道而生意外之變望遣行人馳諭彼中厚爲宴賞治其歸船勅諭國王自此貢從故道獻但土物

應使賓服夷醜知明天子不動遠人不貴異物之意
上嘉納之大學士李東陽作却貢詩以頌其服屬有
送里迷沙鹿海牙峇藍渴石養夷達失干答兒密卜
花兒諸國

陳誠西域記曰哈烈一名里魯在撒馬兒罕西南
去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四面多山有西流之河
東北山方十餘里哈烈城在焉國主居城東北隅
室臺石平方若高臺無棟樑陶瓦中敞虛室數十
地鋪氍毹窓戶牖扉刻繪花紋金碧無君臣上下
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享記

三五

戴小單刺帽以白布纏頭辨髮髻後國人尊稱之
曰鎖魯檀華言君主也國人之服與國主同制上
下相呼皆稱名相見稍屈身初相識則屈一足三
跪以爲大禮男女皆然飲食無七飭釀酒多用葡
萄大宴會則亦設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
陳幣帛次珍寶又次金銀錢布坐間餘者徹坐外
左右執事競拾之皆大譴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
銀錢大小爲三等國人成造而輸稅於國主國主
記印焉不者不得行市有征什取二有權衡無斗
斛甞事者曰刀完有施行國主與刀完直書紙上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享記

三六

設銅器如古鼎周圖數丈刻文器上遊學子弟聚
而習之若中國太學然若警報則有急足持箭急
足行走可三二百里葢幼而習之其俗極其土沃
饒多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
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統綺木有桑榆柳槐松
檜柏楊棗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
粟獸有獅子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阿木河蘆
林中初生日閉七日而開明養馴獅當於閉日時
取之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嘉峪關九千七百
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三七

大嶺遙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居城中居室稠密西南諸番之貨輾錢用其國造禁酒屠牛羊者瘞血城東北隅亦爲土屋拜天鏤青石爲屋柱中置講經壇經皆泥金書護之以羊皮其人物秀美工巧過哈烈風俗土產與哈烈同俺都准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亦與哈烈同哈烈之屬國也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准東北城周十餘里居平村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而市貨焉哈烈之屬國也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三八

平遠深蔚多居民盛五穀秋夏之交蜘蛛生草中黑而小噬人通體皆痛掃以薄荷擦以羊肝誦經一晝夜乃瘳而膚竟盡蛻傷六畜則多死止宿傍水可以避之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西行數十里俱小山多苾思檀菓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石峽出其中高數十丈若斧截峽口有門曰鐵門關通西南之路養夷在塞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其地界別失八里蒙古都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地也馬哈麻王子居之王子者元餘裔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而已其王戴小單刺帽簪鷲鵠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褰白纓項衣窄袖衣以肉酪爲食乳漣代飲米若麪時用而已間種稔麥纖毛布爲衣有松檜榆柳細茶梧桐六畜之屬羊馬最寒山谷中伏暑尚霜雪人性無君臣上下之體其國人云東連哈烈至撒馬兒罕故疆也今西至脫忽麻北接瓦刺東南抵于闐河端于闐有河產玉又有地名哈石寶石金銀之所出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地多熟山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三九

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多僧少民東有
荒城古高昌國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較尉亦居
此今隸別失八里柳城古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
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
多骸骨云人蚤暮獨行則鬼魅迷死之出大川渡
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
即魯陳城四面多山園環遶流水樹木陰翳土宜
稼麥豈麻桃杏小麥不瓜胡蘆葡萄最多小而無核
者名鎖子甚甘畜有牛羊馬駝氣候暖其俗醇朴
男子椎髻婦人家兒布髻垂額俱衣胡衣男子削
髮戴小單刺帽者號回回妝婦人白布裹頭者號
畏兀兒妝方音皆用畏兀兒風俗大較同火州土
魯在火州西百里即古交河縣之安樂城城方一
二里地平氣候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
葡萄畜多牛馬城中有屋舍信佛法多建僧寺其
國在漢爲車師在唐爲伊西城西二十里有小城
名崖兒城中有新崖其下二水交流倚崖爲城故
名崖兒城城廣僅二里居人百餘家相傳故交河
縣治又云古車師國王所居也今土魯番有之鹽
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十餘里城居平川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甲

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鑛山產石鹽殊堅白可
琢爲器器盛饌可以不和鹽故名鹽澤哈密西者
諸胡往來要地也其北有山界瓦刺其西接火州
等城其城居平川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
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種須糞壤種惟豌豆二麥
人性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達失干
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菓樹土宜五穀其民衆多負載
則任車牛十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
周十餘里居平川地卑下氣候溫和生菜冬食土
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牛羊魚天鷲雉兔俗殷富民
戶以萬計
魯迷嘉靖三年始通貢所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
骨刺馬駝珊瑚珠玉從甘肅入世宗以其新入貢下
禮兵二部議納否給事中鄭一鵬禮部尚書席書請
勿納上憫其遠納之五年復以獅子西牛貢并送調
御五人自言跋涉七年費二萬三千餘金矣御史張
祿言聖德廣被遠人來貢第華夷殊方人物異性置
人養物不唯違物亦且拂人今奇獸西來兼之馴調
京師遠邇咤異喧傳不知此物之在西土亦猶中國

之有虎豹也其調御馴習亦猶虎豹之養於中國也臣聞養獅子日用二羊月計六十羊矣歲計七百有餘羊矣臣聞養西牛以菓餅不芻豆食人食矣獸相食食人食聖賢所惡也又通事人役煩費多端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養殊爲不經抑其攜帶方物覲賞規利不過希望之祿寧復歸嚮之誠伏惟迆其人却其物薄其賜以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如此也上復憫其遠納之後定五年一貢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筠冲默伽國民無會苦繁富和淳無雨雪霜電濃露夜露遂滋生物產珍美色色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里

而是疑古所謂極樂國者國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九十間層次如塔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生其酋長率衆拜天以號呼讚揚爲禮日中以熟市用日夕宣德七年國王臣深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貢嘉靖中定五年一貢

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鐵金雕鏤器皿最精初國王謙罕葛德生而聖靈臣

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諸國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教以事天爲本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而今中華回回種所在有之干闥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卽聖薩曰那國也地最大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設都護治之今在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永樂七年酋骨打魯哇亦不刺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誠至其國先是國削弱鄰國交侵永樂以後奉職貢始藉朝廷爲威重行賈諸番遂富饒俗喜浮屠好歌舞尊卑禮節有中土風有河產王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里

又有地名哈石寶地金銀之所出

日落國永樂中朝貢

亦思弗罕永樂中朝貢

黑婁宣德七年朝貢

米昔兒卽蜜思兒正統六年朝貢其王曰速魯檀阿

六刺福

額卽毗嘉靖中朝貢

合辛嘉靖中朝貢

畢力木江衛指揮使司畢力木江在西番中國使諸皆稱其地其頭目管若兒監藏等迎送有禮宣德

中遣人朝貢宣宗嘉之九年立衛給印以管著兒監藏阿黑巴爲指揮僉事其餘爲千百戶者二十餘人齋勅往賜之諸胡往來要地又有哈密西者北界瓦刺西接火州城居平川周三四里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種唯豌豆二麥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

西戎下

烏思藏

道長官司附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

董卜韓胡

別思案安撫司加渴兀寺附

名曰藏

卷之七

五亭記

里

金川寺番僧

雜谷安撫司

打喇兒寨

遠思嶺長官司

長寧安撫司

韓胡硯怯列寺

洮岷等處番僧

洮岷等處番族

古剎國

烏思藏西番也古曰西戎又曰西羌在秦者曰義渠在漢者曰燒當先零其屬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唐初爲吐蕃所併地屬吐蕃宋則唃廝囉元滅金盡併吐蕃地郡縣之以其國尚佛領以大寶法王帝師其弟子有曰司空曰司徒曰國公皆佩金玉印洪武

初受詔來歸高帝處之因其舊俗六年召其酋長京師受職賜印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爲煇威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奇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招討使等官自是蕃聖僧有封灌頂國師及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管束番民又有設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今比歲或聞歲朝貢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瓏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滄塘曰朵甘川曰磨兒勒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亭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絲曰沙里可哈鬼的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千曰參卜郎曰刺錯牙曰泄里孛曰闊側魯孫其地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在西寧黃河北使來從四川入贊善王在岷州黃河南使自陝西入各有勒合比號印信番文大寶大寶二法王游僧也不管束番民不給勒合無進貢年限有欲來者聽許遣僧徒十人齋印信番本隨四

王貢使入土欲建法壇雞山之陽超度妖厲迎取有道僧於烏思有懼吉監藏者與七僧俱來登壇作法有天人雨寶花之異上構西王殿錦黃金居之成祖卽位欲薦福高皇后聞其國中高僧有尚師哈麻立遣中使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視勞已建大法壇請爲高皇帝后薦福慶雲天花甘露甘露舍利祥光青鳥青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羣臣表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上封尚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華蓋殿自後京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師寺西僧而日瓦領禪教迴光禪師爲上首別見方外記成化中劉實已以法王受大養乘轎轎導金吾然爲放濁招權賂誅死正德中武宗習僧門自號大慶法王被服如番僧建僧寺於西華門內悉封諸國師予諸命於是法王佛子禪師國師之號充滿京師上給番僧度牒至三萬緡吉我些兒烏思義使也上悅之以爲保安寺大德法王出入豹房維處紹璫中一日言其國有異僧上使中使允齋幅往迎禮部尚書毛紀諫不納嘉靖初番僧盡屏斥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大率吐番在唐世猶頑好戰至元而信佛重

僧我國家亦因俗制夷自岷北以南至松潘成茂各建僧寺番族叛亂仇殺遣沙門諭遣之卽頂經說誓而散諸番來貢多至千餘亦惟僧人是遣朝廷賞賜綵段表裏有差其回賜土官及妻皆有綵段表裏所以撫綏良厚蓋不如是則將備於邊鄙有養兵餽運之費矣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歲一貢從雅州入境後陞宣慰司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雜道長官司長河西部落也初附本司進貢每貢僧徒百人成化十六年始專達陞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朵甘思洪武七年陞朵甘衛爲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給銀印十八年改朵甘思宣慰使司及萬戶府招討司東道萬戶府塔爾千戶所每年入貢從雅州入境直管招討司朵甘思部落也初附本司進貢襲職成化後始專達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董卜韓胡吐番諸部中之慕文教者成化中奏請書籍兵部尚書余子俊上疏曰臣考唐玄宗之世吐番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吐番久叛新服因其請而賜之陶甌聲教亦在於足於是玄宗如光庭言今董卜韓胡奏求書籍臣以爲除方輿圖籍之外餘皆可與若不與之彼市亦得反失朝恩若俯從其請就中因而賜勅令其將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許之其部落曰別思寨安撫司加渴瓦寺附董卜韓胡來貢弘治中始專達其地寒薄村魯法今嚴整上下一心酋長有友五六人號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其治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剔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章飾最上瑟瑟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四七

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小大綴臂以辨貴賤貴壯賤弱重財懷惠貴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儒者辱其首以垂狐之尾交易用馴毯馬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爲六

金川寺番僧在四川威州保縣地舊三年一貢每貢計百人多不過百五十正德以來漸多隆慶三年定貢五百五十人

雜谷安撫司在四川松潘地舊三歲一貢隆慶三年定每貢千二百七十四人弘治中又有新招撫上草坡九州等寺寨附屬本司

打喇兒寨在四川威州地正德四年招撫奉勅爲冠帶頭目三年一貢

達思營長官司隆慶中定三年一貢

長寧安撫司及韓胡喇法列寺皆番僧也在四川松潘茂州等處地長寧以三歲貢每貢三百人韓胡碑法列以三歲貢每貢百五十人

洮岷等處番僧每寺計四五人年終過大節一朝貢洮岷等處番族

古刺國在百夷之外萬餘里載籍未之前聞也永樂中給事中周讓使百夷聞其國人慕華莫爲先使歸

名山藏

卷之

五王亭記

四八

以聞天子嘉之遂命讓繇滇池入踰數月乃至至則其酋驅象馬建旗鼓具舟供張陳兵出迎作新亭館以居讓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勞燕甚至讓還朝遣使貢方物請臣置吏天子授以古刺宜慰使賜冠帶印章

凡貢朝鮮貢金銀器皿螺鈿梳函白綿絨各色芊布龍文簾席雜色細花席豹獺之皮黃毛之筆白綿之紙人參種馬馬三年五十匹凡十二種日本貢馬盤鍔劔腰刀鎗塗金裝綵屏風灑金廚子灑金文臺灑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筆匣抹金銅提鐃灑金木鐃

商鹽貼金扇瑠璃水晶數珠硫黃蘇木牛皮凡二十種琉球貢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瑠璃象牙螺殼海巴攏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黃磨刀石凡二十五種安南貢金銀器皿犀角象牙白絹薰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紙扇凡十種眞臘貢象象牙犀角孔雀翎寶石土降香蘇木烏木黃花木胡椒黃蠟凡十一種暹羅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

名山藏

卷之四

五季記

四九

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薔薇木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謁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萆薢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刺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下連花布烏邊慈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絨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凡六十種占城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薰衣香奇南香金銀香土降香燒碎香檀香柏香花藤香龍腦烏木蘇木花黎木蕪荳番沙

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圍壁花布花紅邊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凡三十一種瓜哇貢火雞鸚鵡孔雀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玳瑁龜筒寶石珍珠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香龍腦丁皮沒藥肉豆蔻白豆蔻藤謁血竭薔薇阿魏大楓子番水鼈子萆薢荖莖荖悶蟲藥黃蠟番紅土烏爹泥金剛子碗石錫西洋鐵摺鐵刀鐵鎗苾布油紅布蘇木烏木胡椒凡五十一種彭亨貢金水罐象牙乳香速香檀香片腦胡椒凡七種百花貢白鹿

名山藏

卷之五

五季記

五

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挂烏胡椒香蠟凡十種三佛齊貢火雞五色鸚鵡孔雀龜筒黑熊白獺諸香米腦苾布兜羅綿被肉豆蔻番油子胡椒凡十三種浮泥貢五色鸚鵡倒挂烏孔雀鸚鵡犀角熊皮生玳瑁龜筒寶石珍珠金戒指金絲環金銀八寶器梅花龍腦米腦糖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螺殼西洋白布黑小廝凡二十五種其單目用銀須交達那貢馬幼苾布隔著布八的力布花滿直地番綿紬直地兜羅綿撒刺八幼賴隔著撒哈刺薔薇水降香沈速香凡十三種蘇門答刺貢馬犀牛龍涎寶

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同青錫硫黃香刀弓撒哈刺梭
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沈速香胡椒蘇木凡二十種西
洋瑣里國貢黃黑虎馬兜羅綿被漫折的花被皮剔
布棉泥布沙馬打里布凡七種瑣里貢馬紅八者藍
布紅撒哈刺靚木里布紅番布白苾布珠子項串凡
七種覽邦貢馬孔雀胡椒蘇木檀降香凡五種漆巴
貢苾布兜羅綿被沈香檀香速香胡椒凡六種蘇祿
貢梅花腦米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葛菱
黃蠟番錫凡十一種古里貢寶石珊瑚琉璃瓶瓊
璃梳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錫阿思摸達塗兒

五亭記 三一

氣龍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梔子花胡椒花氈單
伯蘭布苾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
花靠枕凡二十一種滿刺加貢犀角象牙玳瑁瑪瑙
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瑚珠金鑲戒指鸚鵡黑
熊黑猿白鹿鎖服撒哈刺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
西洋布花綬蓋散露梔子花烏爹尼蘇合油片腦沈
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
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黑小廝凡
四十二種婆羅國貢珍珠玳瑁殼白焦布花焦布降
真香黃蠟黑小廝凡七種阿魯貢象牙牙熟腦凡二種

小葛蘭貢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凡三種榜葛刺貢馬
馬鞍戟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刺者抹黑谷立
布洗白苾布兜羅綿鶴頂犀角翠毛鸞哥糖霜乳香
烏香熟香麻藤香烏爹尼紫膠藤鴉鳥木蘇木胡椒
蘇黃凡二十四種錫蘭山貢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
撒哈刺西洋細布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硫黃
藤竭蘆香烏木胡椒碗石象凡十八種此東南夷之
貢也迤北小王子瓦刺三王貢馬駝豹鼠皮海青凡
四種順義王貢馬鍍金鞍轡撒袋達弓雕翎箭凡五
種朵顏衛福餘衛秦衛貢駝馬凡二種此北狄之

卷之

五亭記

五十一

貢也海西建州貢馬貂鼠皮舍列孫皮海青免鶻黃
鷹阿膠殊角凡八種殊角者海象牙也此東北夷之
貢也哈密畏兀兒貢馬駝王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
石金剛鑽梧桐鐵器諸禽皮等物凡十種罕東衛
赤斤蒙古貢馬駝梧桐鐵器三種土魯番火州柳陳
城貢馬駝玉石鑽鐵刀鑽鐵鏟各色靶小刀金剛鑽
梧桐鐵鈴羊角鐵角皮紅絹道布柳青撒哈刺禪衣
鞍子撒袋花手巾凡十五種撒馬兒罕貢馬駝玉石
阿思馬亦花珠賽蘭珠瑪瑙珠水晶梳番梔珊瑚樹
枝梧桐鐵鎖服矮納鑽鐵刀鑽鐵鏟磁砂黑樓石眼

鏡鈴手角銀鼠皮鐵角皮凡二十種魯迷貢獅子西
牛玉石金剛鑽珊瑚珠花紫珠花瓷湯壺銚鎖服撒
哈刺花帳子鈴羊角捨列孫皮西狗皮鐵角皮凡十
五種天方國貢駝馬玉石瑪瑙鑽鐵刀鑽鐵銚花銅
鐘賽蘭石礪砂金剛鑽輪班兒香眼鏡鎖服鈴羊角
鐵角皮凡十五種烏思藏貢畫佛銅佛銅塔舍利各
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氍氈珊瑚犀角左髻毛
纓酥油明盛明甲刀劒凡十六種長河西魚通寧遠
等處雜道長官司貢畫佛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
力麻各色氍氈珊瑚犀角左髻明盛刀毛纓凡十一
種朵甘思榮甘直管招討司貢各色足力麻各色鐵
力麻各色氍氈左髻明盛長刀凡六種董下韓胡別
寨安撫司加渴瓦寺貢各色氍氈各色足力麻各色
鐵力麻珊瑚明盛鐵甲遮甲麻衣白毛纓紅毛纓黑
毛纓黃左髻凡十一種金川寺番僧貢珊瑚胡黃連
木香氍氈足力麻左髻毛衣凡七種雜谷安撫司貢
珊瑚胡黃連木香茜草海螺左髻毛衣氍氈足力麻
凡九種打刺兒寨貢珊瑚氍氈凡二種達思魯長官
司貢珊瑚犀牛角礪砂木香凡四種長寧安撫司韓
胡礪法列寺貢珊瑚明盛明甲刀乾松氍氈凡六種

名山藏

卷之

五

五

名山藏

卷之

五

五

旄岷等處番僧族貢銅佛畫佛舍利子馬駝酥油青
鹽青木香足力麻鐵力麻氍氈左髻毛纓明盛明甲
腰刀凡十六種此西戎之貢也馬象犀角孔雀尾象
牙象鈎象鞍象腳盤蛇膽金銀器皿青紅寶石玉
石圍帳金絨索各色絨線各色布手巾花膝席降香
黃蠟檳榔此湖廣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腹裏土官之
貢也故夫朝鮮之貢果下之馬長尾之雞不與焉日
本之貢白珠青玉不與焉琉球之貢龍鬚豺狼鬬鏢
之樹不與焉安南之猩猩佛佛紫貴翡翠白鹿白雉
蟻子之醢菴羅波羅之果不與焉真蠟之貢金篤
速暫之香建同洋胡之魚不與焉占城之貢大火之
珠猛火之油不與焉三佛齊之貢貓睛之石臘朥之
睛不與焉蘇祿之國徑寸之珠不與焉古里之貢駿
馬不與焉婆羅之國瑪瑙車渠不與焉哈密之貢大
尾之羊不與焉火州之貢砂鼠不與焉北虜之貢
羊角觴不與焉不貴異物也凡貢者享也取其歸嚮
也其餘入貢之國不籍記其一定之物隨其嚮也有
比年貢者有三年貢者從其便不貢不貢也諸所貢
物惟朝鮮之國設爲庭實文物之邦也勘合號簿以
給海外諸夷也詔命勅命勅諭所以賜諸番夷之等

也有以數千人入貢有以數百人入貢爾之邊外量
與其人入京師無使擾民也夷使往還皆有伴送病
亡者有棺斂而祭葬之所以象遠人也

宋西事案二卷

〔明〕祁承燝撰

明天啓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緝宗西事案引



詢士居海濱於天下事憎
此也而獨有憲策顧卿
之念自奴酋狂逞宇內鼎
沸閉之道路言日異而予
日危夫天下亂則無安

國一國亂則無安家士不
能忘古政不能忘國養志
無憾感焉如焚矣願自廢
歸耕以養不能傷上之志
天下事即立天之子而拾
人殘藩未食數行字而今

人輒思嘔者士不為也又不
然而談天說劍高步淵目
纓之之至按此繫風而害乃
滋甚士不欲也士生平獨
喜觀史、玄宗寶元年閏
曹寶臣之至驗而後焉

董封永長純薦集上國
天子不得怡寧相不暇
百官不能休沐於私第中
書置議子之廳四路檄後
略之閩方是時也以呂許
輩之調鼎鼎當鄭公輩

之秉樞以韓魏以范文正
之壯猷以塞以龐藉王堯
臣之體量安撫神仲子之林
當八面秋寒武之勇冠
時此皆宇宙間第一時之選
也此兼人真極一時之選

然而智勇俱竭中外殫耗
僅得固吾圉以禦戎馬之
蹂躪止矣豈馭夷之難古
大一體乎說者擬於宋人
之弱夫宋人之弱未易遽
也自西夏用兵以來秋

有保安之捷許懷德有永
平之捷任福有白豹之捷
魏周美有金明之捷王珪
有三川之捷張亢有麟州
之捷即空川之敗以寡敵
衆如水川之敗莊進墮樸

然皆皆賈餘勇以自奮雖
死猶有生氣也惟中州之
潰望敵而奔今人飲恨當
以此張方平者已謂其師
惟不出則喪敗寇惟不出
則傷殘矣倘以兩兵

未接而萬衆主潰一矢不
加而堅城倏摧片方平之
又苟何如哉士故起以道終
慶曆十五年間凡以制禦
西夏者採之正史合以記
傳附以奏議而摭識之曰

方

五

宋西事案試觀前子亦
未敗得失之林已今
天子龍飛幸西之喜海濱
詢士渢渢

宋西事案目

卷上

元昊西平之封

華人張元昊吳之捷叛

唃廝囉河湟之戰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元昊僭帝始末

議削元昊官爵

劉平石元孫之敗

宋西事案

目錄

韓琦表章郭遵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劉渙請使唃氏

吳育通西域之議

狄青保安之捷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張方平平戎十策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任福白豹城之捷

种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仲淹奏城永平諸寨

吏吉力守永平城寨

紙甲之製

王堯臣安撫陝西

韓范攻守之議

宋西事案

目錄

任福好水川之戰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招集吐蕃熟戶

周美城金明之議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范仲淹答書之議

張亢築建寧等堡

軍興用度之議

夏竦陳執中之罷

分奉鳳涇原等四路經略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窟

韓琦奏增土兵

又處置屬羌事宜

義勇保捷之制

葛懷敏之潰

吳育議論元昊以謝契丹

劉麗議城永洛吉泰二城

夏以歸石元孫

契丹事案卷之一

三

元昊之敗契丹

元昊之亡

宋西事案卷之一

海濱詢士漫輯

元昊西平之封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圖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圖，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爲西平王。初，元昊

契丹事案

卷一

一

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事畜牧衣皮毛，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面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

中○先是王融使河井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
融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畱意邊防融
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德明常使人以馬權易
僕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
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
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聽之吾
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融未
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融
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陳執中等同罷融始歎瑋之朗識

夏虜無求於宋而西平之封何其取輕於
夷狄也擅易年號稱於國中僭端萌矣宋
之失着於是焉始○瑋之先見國遽然終
不及一處法何耶

華人張元昊之投叛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寨番部巡檢崑通
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
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舉援之次

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
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
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
困塲屋薄游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
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
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華州人張元
昊吳與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
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
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息有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
松聲春晝眠范仲淹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
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鸛鵲詩卒章曰
好者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
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署大石刻詩
其上使壯夫搜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
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聞張吳
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
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爲疲敝。時二人家屬，皆隨州時州中以此人爲此等事聞使，膝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更有雪詩曰：五丁伏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卽此數聯，可想見其氣魄矣。先是二人之投吳也，自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更其名入夏國都門，遇酒家，則終日劇飲，輒引筆書壁曰：張元

夏西事笑

卷一

四

吳昊來飲此，遜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皆昊尚仍賜姓，遂詠然異之，日尊寵用事。

人才苦不相遠，顧用之何如？張昊能展其才，略於西夏而姚嗣宗不能豎尺寸于中國，豈中國獨能困人哉？以古鏡今，用人得失，亦略可見矣。

唃廝囉河湟之戰

十二月吐番唃廝囉大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

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唃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猶牛城，一月不下，旣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領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戡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乃飢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唃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唃廝囉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覓少爲人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唃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節度。○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

宋西事笑

卷一

五

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唃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破其勢，因投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唃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至大功。駕馭元昊只此一著，以夷攻夷，然唃廝囉衆寡不敵，勝不可常，惜哉！宋人不能爲唃廝囉善後之計。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會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置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鄯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土番回鶻，餘兵駐賀蘭山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入邊直隸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置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部因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各有一長，一妹，勒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提生其廂左距契

丹，又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竝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

如此布置，豈是小醜規模，英雄之生，當帝王耳。黠虜自是不凡。○併兵一路，此黠虜相傳秘密藏而中國徒解分兵之事，安得

不敗

元昊僭帝始末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插血約，先攻鄯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竝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李率兵極罪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嗒嗒張散交河莫不從服衛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城之土建爲萬乘之邦家再讓膺迎但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

宋而爲美

卷一

八

立本武興法建禮仁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詞以酉郊之土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救勸好自郭勒城送山遇以示朝廷不疑之誠朕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置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吳欲自帝其國何能禁之獨恨郭勒之執還山遇勸肉其足食乎

議削元吳官爵

三年六月詔削元吳賜姓官爵初元昊未至宰相張士遜卽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借輿服勢必不能自創宜接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辭然後陰勸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

東西事案

卷一

元

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下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嫂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詔置神明匣留歸孀族而去

元昊之叛正所謂削亦及不削亦反者也吳育援國初江南故事可以順附而收之吳之桀驁豈倣恭順之比乎卽密脩戰備亦不在聽其帝與不帝也此奏宜爲士遜

所笑然士遜下詔削奪常一計及其嫂書否先是吳母族人山喜謀殺吳昊醜其母并沉山喜之旅於河遣使告哀凶逆之罪蓋載不容士遜何不以此聲罪致討卽未必能以此服吳然彼方儼然而帝國中亦足少奪其魄失此一着令人扼腕

劉平石元孫之敗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開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

宋史事集

卷一

二

開元昊且至思其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鄭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造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鄭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連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

宋史事集

卷一

二

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和中，邠陽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才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韓瑒。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疆，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昔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

宋西事集

卷一

三

之。先是夏人之欲攻延州也，雍洵懼，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乘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元孫鈴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冀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取金明，冀介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冀。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開寇且至，亟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

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冷吏議進師，郭遂日，吾未識寇深淺而警進，必敗，請止此。先偵而進，平叱曰：吾以堅子曉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爲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傷爲雍使，督進平，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引衆。平信之，寇稍剪取亡數，指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遂陷陣，確戰，俘虜而反。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掩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

宋西事集

卷一

三

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乃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率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勸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用，章自副。今康伯監安撫兵，鈴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延保鄜，康伯垂涕，守勤皆叱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大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丙子，黑風自西北

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

劉平石元孫之戰以寡敵衆殺傷猶略相當力竭而沒不可爲二人罪獨黃德和之潰走令人切齒始文彥博置獄問狀而德和腰斬宋之賞罰猶爲不失○君憂臣辱理固應然況於旬休自當着急公之義晉事其何足法而引以爲請耶

韓琦表章郭遵

宋史

卷一

四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曰欲闕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失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鐮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人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爲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

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

郭遵雖戰沒猶有生氣魏公獨爲表章正得馭將之體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皆陝西用兵調費日盛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母得輒行裁減時論或欲捐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母違變更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宋史

卷一

五

仁宗之見遠矣真是帝王之識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臣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希文以魏公之薦用而好水川之戰畢竟堅守持重之說不爲少徇此所以爲希文

劉渙請使喃氏

康定初元吳援邊官軍頗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喃氏令率衆擊元吳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緡數萬而還

河湟之戰喃氏得志之時南徙之後文法寢弱勢在危窘自固不厭豈能爲朝廷困元吳哉渙策疎矣

宋西事案

卷一

二

吳育通西域之議

吳育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遠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

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弟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國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代謀之要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虜之強弱亦是時勢使然今日之元昊豈繼遷比而西域諸番未便如昔日之潘羅支越境而通使徒滋敵笑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狄青保安之捷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都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如此留心邊將自當人人自奮矣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納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戶分置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需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

陝西事類

卷一

六

此法得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王吉常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皇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

當盡斬若屬印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恃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常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

陝西事類

卷一

九

倉卒無以拒我則我擒矣吾前後數十虜陣其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吉之通身是膽故一往無留行直可爲陷陣擒敵之法然如此驍將而不至顯官宋事可知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

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知，白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眾。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復但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引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五

歲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歛而葬之。官爲致祭，真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帳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蹇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伺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于虜中。○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

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寨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吹壞兩重門，監押侍禁趙元吉追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鈴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酌賞以勵後來。又奏拷寨主殿直高益監押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五

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趙元吉及寨門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先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玘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克安遠寨主

士彬與范雍之愚何。兩人會合于一時乎？種種癡絕，令人發咲。況于劇虜，能不輕視。張方平平戎十策

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避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得料人矣。

十策畧等

元昊阻河爲固，渡河不易，又十日而始至。

兵力疲矣，即至其巢穴，夏人能拱手而聽。

之乎，吾未見其奇也。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康定元年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宋西事集卷一

三三

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水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所矜腰躬腦躬一綽箬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

宋西事集卷一

三

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弄槍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

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鉄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鉄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鐮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用，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此之謂以守爲戰，而租稅就近爲輸移，兵就食尤爲可法，但於防守之時，爲有礙，故只以春夏爲然。如此乃爲實藝，可爲後世練習之法。

任福白豹城之捷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

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竊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斫神樹截來路，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三

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斫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斫葉市之路，俱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止攻其南，擊貴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闢敵，福以大軍駐子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發柔遠寨，置蕃官等于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午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宣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署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四十室，里內禾稼聚積，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

人斬獲二百五十一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及蕃書幾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負充奴婢。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于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

宋百事業

卷一

三

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士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未覲視。號哭。

好水川之敗。白豹城之勝。易之也。兵家勝負。其可恃乎哉。只處置一苗卒。亦不草草前輩臨事乃爾。

种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舊址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衆。其可固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

宋百事業

卷一

三

過石而及泉。人皆知之。特不肯以百錢屑

一畚耳。重酌之下。何事不辦。特一鑿井哉。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衛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督之。撫養老弱。親入

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此法不特可教射。凡一切攻守之具。皆可微行。

胡部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入壁隙窺之。慕恩宿與侍姬戲。世衡遂出掩之。慕恩慙。思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效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宋西事集

卷一

元

此邊吏之苦心。然亦止可以籠絡慕恩。不如雪夜入牛奴訛之寨。尤足動入。

延州東路清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迭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嘗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勸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留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骨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

宋西事集

卷一

元

各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于本處蓄食支給。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

真左節度使撫民之政。如此撫夷。異類安得不歸心向化。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于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

豫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
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特靈夏兵
僅內附當以西平莽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
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
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
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干和籍曰此許也
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
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

宋西華集

卷一

三

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
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
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它事掠
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
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
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
遣野利書脅賊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
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
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藥一節遣野利野利

見東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
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
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
嵩堅執無書至雍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
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
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歿不了將
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
于是補衲衣取書進入移劍命嵩就館而陰遣
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

宋西華集

卷一

三

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
右則皆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
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
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
還而野利報效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
都因設祭壇上占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
本朝情其重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帛中有虜至
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
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

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仗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清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謂曰。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誓死不言。世衡曰。汝真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使嵩爲民服賫詣旺榮。且遺之棗及膏。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遣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歸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畧。非世衡不能用間。非王嵩不能供世衡之用間。嘔盡心血。能令最黠之元昊在其玩弄中。亦自夏人彖邊以來。絕快意事也。但二將繼亡。而夏人兵力卒亦不衰。不知何

故

仲淹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隣府之禍。雖加罪于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使司知環州。惟鈴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宋西事案

卷一

三

妄不實之罪

希文薦賢如此。懇至。安得邊事不舉。然亦惟世衡足當希文之薦耳。

种世衡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鄆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鉄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能使鉄石心腸下淚者。乃能使不有其驥

命此理易曉。但以世衡之素尚氣節而尚
有不法事可以按驗。則邊將文網之當寬
確矣。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
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餽強。未嘗出
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
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人面事。奚可卷一

卷一

語一

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
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
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
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
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爲意。

以恩信結諸酋。得其效力。須如乳母之哺
兒。又如相公之賦芋。權實數行。乃見妙手。
而尤妙在每事出其不意。如世衡雪夜之

往。此謂免起鵲落不容措手者也。

世衡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馳驅電逐。如
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下度之外。自宋制
馭西夏以來。吾以爲第一異才。然以此才
局。以此信任。而僅得固吾圉以伐虜謀。卒
不能剪滅此而朝食。豈元昊之勁。爲古今
所莫敵哉。予視仲平。仿知武功縣。用刑嚴
峻。追呼不使人執帖。片紙榜縣門。人莫不
驚懼。如期至。後再知澠池。其南山崩。而梁

冬面事

卷一

語一

重不易舉。仲平期以某日合手搏。傾城人
往視之。既至。伴語之曰。先爲我致廟梁。然
後銀于椅。衆欣然下山。須臾而上。其爲政
多此類。大較仲平所長。在權衡智畧。超人
一等。而於旋乾轉坤之手。終是有間。

仲平以鄆路最遠。若先備復城

寨。即是迂回。乞遣使命令。臣等諸將出兵。先修
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

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修復城砦，以招集蕃漢之民，亦是因時制宜之法，未便可以律別路之形勢也。

史吉力守永平城寨

當夏虜寇延州，永平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王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

宋西夏異

卷一

三

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從行也。寨王監押漸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王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圍練使。

賞不及功，所以令戰士之多向隅也。如史吉者，可多得哉。

紙甲之製

四月戊子，都轉運使奏請令准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刀手，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遠年帳籍，取製紙甲，事舉而不費。

王堯臣安撫陝西

仁宗時，王堯臣爲學士，知密官院，陝西州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

宋西夏異

卷一

三

關中之民凋敝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光羌合戰，賊始縱鉄騎衝我軍，繼以步吳挽韜注射，鋒不可當，遂至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勅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此真安撫使也。遇賊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定不至臨陣奔潰。

韓范攻守之議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憲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湮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此仲淹之意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范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剷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湮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

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來，吾遂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侍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陲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希文之識力自定。

任端公水山之戰

康定二年，已歲，韓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原西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皆呂夷簡居上。

朔天下之務一斷于已杜欽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差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驅而西自畿甸近邨配市驅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川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沐恆走延安見仲淹固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

文西事案

卷二

四

爲出討之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議淹自爲書貽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泰軍事涇原都監桑慆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白懷遠趙德勝砦至羊牧隆城

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繞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安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至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開割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俘北桑慆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慆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馬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

文西事案

卷二

四

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在此不多明日福與慆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險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慆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囊諸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獲之乃懸哨家餉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慆馳化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撻勝地忽夏人陣中豎飽老旗慆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

右麾右伏兵起自山井下擊士卒多墜崖壘相
覆壓惛爾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
身被十餘創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
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鉄簡挺身決闘
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
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
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
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
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
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
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
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
覓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鬼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
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
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厭食

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
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
猶奪一官當言者又謂福之敗由泰軍耿傳
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
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史無軍責而死於行陣又
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辨誣二篇○任福字佑之
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
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通策刺史寶元
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

宋西事案

卷一

三

三

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
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
駐泊馬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
忻州同經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
慶州兼鄜寧環慶路兵馬都署安撫使是歲九
月岫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
帳獲其防禦同經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
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
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嗔懷亮墜馬援福馬欲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還四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邪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使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聘贈甚多

宋西事共

卷一

四

四

好水川之敗非獨違魏公節制也臨敵受命所統既非素撫之人又且分出趨利人各一心如此行師未有不敗若任福身被十矢猶揮刃決鬪忠勇之槩雖死猶生安得以成敗論人○任福之死戰即愛子陸馬援執以告猶絕無一念憐惜之態此真

能以身許國者然而宋之卹其身後者亦自有恩此宋祚之所以尚遠也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竊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殘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舉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鈴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殆者并斬從之

宋西事共

卷一

四

此千古不易之法此法即今之家丁也

招集吐蕃熟戶

吐蕃族懷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持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爲昊賊脅從魏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賞鈔遷已出師焚蕩未人漠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靖以恩威既行仍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藉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

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

此一萬三百餘蕃兵藉之雖在一朝結之則在平日若以驟集爲用非徒無益而且滋害

周美城金明之義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

宋西事案

卷一

四

之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千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募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旣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聞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噪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以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美亦奇士與种世衡畧相當心誠求之何患天下無才也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旣敗朝議因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聞賊退便追不依韓琦約束因至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官員須今計擊不啻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鄙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敗事之後誅之何益然不誅更何益所以操縱之權不得他議

范仲淹荅書之議

三月元昊荅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

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悻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計則虜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虜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遠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

宋西事案

卷一

四

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希文之通書豈以毀譽利害動念哉但以朝廷使鉞制閭之臣欲通一書而議者紛起何以展布

張亢築建寧等堡

慶曆元年秋八月元昊陷麟府相繼問敗之告夏球爲經畧招討使昊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

以絕麟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楊偕請棄河外恐以輸餉資敵及張亢一戰而五堡十柵建矣事豈不在人爲

軍興用度之議

時軍興用不足因麟並入邊中芻粟千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千券償以池

宋西事案

卷一

四

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鉄灰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門益悉收市人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柵務千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榷

軍興供億之苦。正苦言利之臣利未見而害已叢。

夏竦陳執中之罷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陳院張方平以豐州之敗言竦爲統帥三歲於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統帥爲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帥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

安西事

卷一

三

每聞至此令人欲涕方平之言尤爲晚矣

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畧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洙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洙未恆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刻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

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

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

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

之一助邊用使行間規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

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

殆盡藉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

城中畏藉莫敢犯法藉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

招安砦于橋子谷備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

美襲取承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安西事

卷一

三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

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

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

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

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非馬

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

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

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

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

藏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檣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唐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倚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黑風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宋西事矣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澤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藉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雖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罷藉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魏公之備虜龐公之馭衆范公之撫衆俱是真正經濟才而龐公能使十萬戎兵散處城中不敢犯法尤見妙手呢乎安得起公于九原哉○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而軫轅于朝用之各適其長然亦僅僅備邊使

無犯而已。豈諸臣之才果止此乎。抑邊疆之難措手耶。○用兵日久。自知事難中制。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窠

仲淹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視遠方。因言漢家將卒有數人陷在賊廷。但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卒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效。來者遠窺。其陷蕃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管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乞朝廷留意。

范公此意。終是以招來西夏爲主。故於破虜將士。特寬一格。然力屈而擒。與背主而叛。原不同科。

韓琦奏增土兵

宋百事案

卷一

書

宋百事案

卷一

證

韓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河之道。又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擯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下視與。霸穴中兎耳。

即此所料。與霸恐未必爲穴中之兎。言何容易。但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此乃至筭。

又處置屬羌事宜

原州屬羌。明珠滅。滅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鄰道。韓琦聞湮原欲襲討之。因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

保瓊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不爲擾而瓊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微，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蘆泉諸砦，屬羌歸服。

深得據勝之法

義勇保捷之制

慶曆二年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

宋西事案

卷一

義

十六

練，不願者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

軍捷

制軍之法，非厚精無以易其心，其心易其

命乃聽，此亦不得已一權法耳。然兵之衆

寡，全在所用。西夏之急，呂許公當國，增兵

四十萬，及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減陝

西保捷八萬，卒未見後之弱於前也。

葛懷敏之潰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憂境鼠食稼，且早，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

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黨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胙之。」剛浪陵令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請神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情便于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清澗。晉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汾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

宋西事案

卷一

義

十六

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人，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潘兵援之，元昊乃還。

劉平以三萬衆，禦十萬虜騎，尚斬馘以千計，力竭而陷，非奔潰也。任福好水川之戰，初亦頗獲首功，揮刃攻關，凜然丈夫。如葛懷敏則直束手奔潰而已。呂夷簡謂一戰不及一戰，信哉。

吳育議論元昊以謝契丹

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聞闕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驚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

宋西事案

卷一

五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廟堂之體自合如此

劉滬議城永洛吉公二城

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議修永洛吉公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署鄭戢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戢

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

著作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番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番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番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戢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

宋西事案

卷一

五

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悞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西路于永洛城此事比之它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答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戢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戢等卒成之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越疆而城，何以爲守？
彥博與尹洙之見，與魏公合舉事安可。

草草

夏人歸石元孫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宥，爲國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郟，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旣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子禁傳。

宋西事

卷一

五

元孫

元孫以陣亡褒卹，何面目復歸見朝廷乎？恩澤之奪，何足示禦宋？於是乎失刑矣。

元昊之敗契丹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

見敵，據得勝寺南，以待蕭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黨領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信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

宋西事

卷一

五

其馬飢人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覲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明朝冬間即遣人于近邊燒荒。

夏人之善用兵，也不獨長於制勝，亦且巧于處敗。每退必藉其地，此是因虜一法。

元昊之亡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昊初娶退乞從女，

野利氏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
寧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娶之寧令哥
憤殺元昊不效刺其鼻而去匿詭麗家爲詭麗
所殺元昊因鼻創歎時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
生也養于母族詭麗詭麗因與三大將分治國
政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慰奠議者請
用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授其三大將使
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
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
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
之失機會

宋西事案

卷一

至

昊之才畧亦夷狄之雄也乃以自亡其身
豈天故祚宋而奪之魄乎○非宋處置西
事之失其最大者在元昊未請而西平之
封以見輕戎狄元昊既歟而諒祚之冊以
坐失事機夫古之所謂柔遠者以其爲不
侵不叛之臣耳未有虔制我人民焚蕩我
邊疆震驚我宗社而尚以煦煦之恩存立

其遺孽者即三勳將分治國政未必遽爾
覆巢破卵然一番除克雪耻亦足少慰百
餘年飲泣洒血之憤而程琳之議此真迂
儒頭巾語也讀之歛卷太息

宋西事案卷之一

宋西事案目

二卷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劉平請選用酋豪守邊疏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宋西事案 卷二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范仲淹上攻守三策疏

龐藉詩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宋西事案目

宋西事案卷之二

海濱詢士漫輯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略曰：頃聞元昊猖獗，敢犯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堅，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關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於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者，徒採歷宋西事案卷之二

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

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若因鄉道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州北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倘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勞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阻

宋西事案卷之二

二

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旂，猶懷華土，王師掩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拓益感，專爲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錢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

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撤警也。

收拾人心正是攻心之第一義。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授其軍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三十餘年矣。自漢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彙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

宋西事要

卷二

五

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爲我助。此又不可不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於國。至於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遽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爲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虞訓辭。居然

復恩。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天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勅守將。蕩滌餘孽。如此則我

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

而我之親鄰伐叛。兩有辭矣。

伐交而交不可伐。日後契丹尚以元昊輸款邀功。況初發難時。言何容易。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

宋西事要

卷二

四

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略。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齊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鄣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干

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堠。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穢。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隨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專勝二字。大是可味。惟專則自勝。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卽此便操勝人之勢。以夷狄攻夷狄。

只百事案

卷二

五

邈州大首領喃厮囉。今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讎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復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界於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倘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壤。而我應援可及。

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犄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牧哨氏之用。異日劉渙之使。徒然有勢而無益。則聯絡異類。自當別有作用。

安民

宋西事案

卷二

六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寔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諸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惟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才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敵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

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民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用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此堂堂正正之議

宋史卷二

一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聚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

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鄉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鐔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宋史卷二

八

大約根本之地尤在中樞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難邊儲軍資供須

勞敵今誠能接兩渠之故迹豐永食之本原檢
責經界間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
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
禁軍乏餉百姓至授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
轉運使最遠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
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
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永平漸久
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
利分於池榭碾磑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
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
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宋西事案

卷二

九

此卽是屯田之意理財正大之道舍此更
無別法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
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弊事積矣有司徒
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乎伏望選用材
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寔

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
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
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
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
沉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
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育師故知師旅
大事財用爲急也

可與足食合爲一條

備姦

宋西事案

卷二

一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
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
泥沙填淤遂至河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
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流水今
黃汴是也自戎人卽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
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計淮西
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
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
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

視藩有決鑿汗渚我良田損鑿我邑屋阻絕我
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
障益望擇勘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外敵戒嚴事事須有密酌防維不特在決
隄一事而宋之都汴則所重在此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
隙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其有能得其首級者

宋西事集

卷二

二

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
護戎人不義閭利必動則彰寵費元於家奴符
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非善於用聞者不能用購蓋聞密而購顯
以間爲購始不召侮外夷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曰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
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
之空國事過於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

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蕃
落驛略向盡銳兵授銳財殫力屈去歲劉平石
元孫之沒奪苑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
經略使中外皆謂朝廷威詞不舉責效太輕然
猶薄示損懲微塞物議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
敵至於覆軍殺將威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
安用名爲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
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
與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

宋西事集

卷二

三

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辱寢訖平羌
虜若將卒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
陛下何憂焉事既平失理須更張臣切聽輿人
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
何哉凡諸邊臣稟命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
急卽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
謀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矛盾人無適從
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
衆謀于獨斷通四路爲一家近如麟府之閭雖

非陝西疆域然爲統帥苟急國患卽未能請行

赴救猶須整師境上助爲聲援陛下盱衡軫慮

遣勅使齋盟書督之出偏師使遠牽賊後逗遛

立却畢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

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幸存勢已孤絕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

延卽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爲救也陛下

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逐其自全

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爲攻家自爲固

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爲

軍路根本以爲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

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城

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秋則閱

其訓練之法蒐捕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

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

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斃賊若將卒各盡其用

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中國之弱往往自取其敗成敵之強而機

宜緩急牽制之弊尤取敗之本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寶元元年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

狀曰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

等到府奉傳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

一族本党項遺類居呼韓舊地東倚銀夏西至

靈鹽南趣鄜延比抵豐會遙運平下幅員千里

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

發兵夫送糧畢海邊險肆掠爲害不一至道初

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

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籍糧卒並沒守

榮等僅以身免朝廷盱衡關輔發然太宗皇帝

召宰臣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鄜延環

慶三路趣平下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

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爲將帥何人護輜重表

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

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下

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宋西事案卷二

宋西事案卷二

出麟州五路起平下竭內帑之國財營關中之民力繼隆與丁字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後爲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迹窮蹙可知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授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北賊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有累歲積年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臣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卽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唯戒疆吏謹烽燧嚴卒乘來卽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鈴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錢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役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貿易華戎挾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妄作名器僭製車輿袴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付以犬羊置而不問芻蕘過飽猖獗逞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師方公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下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齋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倘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畫設奇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纜則須浮囊挽纜荷賊列寨河上以進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輕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

東將佐控扼險隘，但輒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應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若威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旌席，必有成算。係於前籌，此非臣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爲控扼。所最憂者，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隘。此

宋百事案

卷二

二

三

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爲奇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強弱兼用，強爲弱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年之弊，參以他兵，不能專用已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槍槊手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

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橫絕邊陲，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爲首尾。傳矢持滿，俟中而發，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萬之矢以殲三萬餘人。羌胡抱囊，不易支也。仍乞立爲強弩指揮，特升兵額，稍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此，有謀必不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臨時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宋百事案

卷二

二

誘二族與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憚以威武，而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強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明珠、滅臧等族，又納質賊境，居旣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見此隙，所以勾招打虜，曾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籬。此西陲之急務也。

三甘涼首領河西大族羅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已來仰恃國威吞噬略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惟有吐蕃與賊世讎唃廝囉住宗哥對賊巢穴蝦也來剽心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唃廝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二子並夏節制又乞遣使剴心撫存蝦也令父子協和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謀者以爲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則唃廝囉勢大復生一敵此議

宋史

卷二

一

乃計之不熟者也平下逆黨習於劫掠吐蕃雖衆兵技不敵但欲使且牽賊勢未必能盡平殺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徇空言非國家之利也先朝潘羅支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遙制遷罪況今唃廝囉向化父子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憤差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吳賊未敢輕離巢窟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卒有勇怯勿防處合減兵雖

守處常增兵兵之增減卽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今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恤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湟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燧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湟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

宋史

卷二

三

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擇一平易分路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卽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分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則最近者雖朝旨許今互相照應切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許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今

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邠延可以策環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倘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族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賴累年關輔大稔，易爲置計。今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上，邊祿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

陝西事案

卷二

三

軍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軍馬歸回，有急警，則令逐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馳騁，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爲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爲寇賊，山林深阻，難爲搜捕，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爲業，若虜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煩，丁夫逃潰，互相扇搖，聚而爲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

爲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

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陲

安靜多年，若據行此法，則恐入戶驚擾，別

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又乞置

壯丁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

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寓令也。

朝廷檢詳前奏，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

添置，候賊平日，即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

坐獲其用，二則不動聲情，易爲辦集，比點

陝西事案

卷二

三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整備，饑饉

防遏遁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

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

畜芻粟，祿爲寇根，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

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宜自沿邊

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

先支沿邊等巡檢軍馬就食，盡根草所有，

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

下第其体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
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
能遠計亦以朔方李靈武馮繼業移于內地
自此靈夏漸微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
就狼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
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
修藩臣朝廷姑務惜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
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
四州限山爲限使德明遠遁漢北則無今日之

宋西事笑

卷二

三

宋

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
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
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
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
旦爲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丹
相爲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
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爲兩道益以蕃漢弓
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
多乘人心離散與唃廝囉立敵之時公邊州軍

轉徙狼羣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生致山界洪
有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
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
勇者貪于祿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
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
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
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
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
爾今元昊倚山界洪有等州蕃部爲肘腋以其

宋西事笑

卷二

三

宋

勁勇而喜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
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
給資糧以贍之若收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
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
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
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
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
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
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

武元昊潛與契丹結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重者爲先輕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德明兩鎮之授固是朝廷失計然招集土豪授以職名亦須有一段聯絡呼應之畧乃可駕馭而使之爲用惟是元昊與唃廝囉相持之時正宋人乘隙攻瑕之日失此急着後便犯手矣

東西事案

卷二

三

封哨氏而敵元昊人人皆知之然哨氏果能敵元昊否

以夷攻夷而卽以夷地封夷人中國之策甚得但驕脫之地計不能守卽不與夷地將焉往正恐夷人亦能解事轉歎中國之愚耳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違犯亭

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諂詐之說失於嚴戒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分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自彥族破而沿邊藩籬大壞塞明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爲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閭門祇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爲蓋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枋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爲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援左右相顧爲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

東西事案

卷二

天

逃徙者委邊臣撫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藏大蟲曠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暗禮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千荷道路愁

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倉未及。况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爲上策。大役旣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治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宋西事要 卷二

完

爲營葺。則料率旣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漸減。騎兵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獨。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弁。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騎其心。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亡生也。

撫羌夷而恤民力。自合如此。防邊之無奇策。所從來久矣。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寔關內。上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寔之勢。寔則避之。虛則攻之。今之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寔。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偵渭之聲援。北則同

宋西事要 卷二

三

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累歲。終未收復。緣

大軍之行，狼車甲乘，動踴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且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以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矢百戰矣。

卷二

三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此老成持重之見。然實最不易言，必處處設防，事事周密，乃可言實。不然則一城瑕，百城皆瑕矣。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康定元年，韓琦以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榦都總管事公事。因陳用兵練卒之策曰：公邊總管鈴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舉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解勝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鄭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粗，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卷二

三

宋百事集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數，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難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官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錫刀槍，禦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加龍衛而在驍捷之上。鄭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

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鄭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教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以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并馬者給之，詔從之。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四

兵貴于精，精在訓練，所患強弱，強弱在臨敵，以弱累強，此弊善用兵者所宜深講。

韓琦請鄜慶涇三路添兵疏

康定元年，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畫。

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堡，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大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六

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勝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今入保城寨，不惟無所舉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慶環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意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虜歲月之間，邊民苦

其居於邊境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城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隙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股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

則會駐劄之兵觀利變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潛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羌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領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大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棟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資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魏公之欲添兵非徒聚而壓餉大端分佈要害而又止棟刺土民以壯兵則名雖增而實省矣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兩界掌兵言其精兵僅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塞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王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賊或政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事則軍馬粮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多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

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反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粮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服若大將屢動不立大功必爲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元劉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懼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緄省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

計如此則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賊吳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卽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希文之意只以招納爲主而隄防虜寨亦自精密

范仲淹上攻守二策疏

仲淹改知慶州上攻守之策疏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

宋百事笑

卷二

先

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輻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屢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遠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

議攻

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建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能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

宋百事笑

卷二

四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河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狗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于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拒守之謀漢兵繞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取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即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官軍外蕃兵更可步一萬八千軍行入界當先布其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遽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暫修非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後附奉朝官令修繕邊城寨臣以兵方極事將係官閑

并制令進士人戶以軍夫爲散，則士人無
食錢，其帶甲兵士有然情，願諸寨差以軍攻侯
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得其
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慶州北都統趙明使
今爲東頭供奉官，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
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
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上東谷縣
柔遠寨十里，南去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
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
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負使臣，勇夫身必

宋西事案

卷二

四一

者，居其前。王信欲斬劉極，范可用策應者，居其
次。任守王信達王文王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
參于前隊。劉信張忠郭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寨。周美張劉李韓楊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
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
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
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
難進，常用小車二十兩，銀鉞錢二十萬，以賞有
功將吏及婦降蕃部，并就縛窮獵，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
明珠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
滅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
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
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隸府策應，蓋以
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七上三路內
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如此處下一處
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
暮還，此稍爲便穩。

宋西事案

卷二

四二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
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食祿，每舉衆犯邊，一毫
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
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
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襪輪滿
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
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也。臣聞戎虜縱
以城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

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服先零觀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就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寔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圖營田據成

定謀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臣等部進荒田以憑資餉或量給與之田價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議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因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中制也

議攻則明賞罰議守則營屯田雖屬老生之常談然希文計畫之周皆以身履其地故易而可循詳而可久前賢作用不爲奇特相只合如此

龐籍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仲淹既上攻守之策昔龐籍知延州仁宗詔令詳定因奏曰臣近奏詔詳定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爲虜衆之舉齋糧不過

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人之歾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剗刃若諸砦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齋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壘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河洛潞春泥潭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預笑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

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爲持久寬兵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爲事，畧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入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燄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容財。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三

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亦只就希文之說，稍爲調停，殊無痛痒切着。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報不同，又湮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

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酌屬未均。今湮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遠待勞，則烏合飢餓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各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三

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隊，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也。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其所爲奇兵，某將出其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合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應旗幟爲

說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興王遠趙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精藝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弩者三百五十人引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鏖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女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官兵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緣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擅均勢將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

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軍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錄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旣行使噴嘶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亢之氣甚勁而爲謀亦周然終無一着可以制虜之成命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慶曆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

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

宋西事案

卷二

聖

三

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寇鎮戎又遠自鄜延檠兵且千里遠闢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後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今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山路險惡而入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

宋西事案

卷二

聖

三

日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割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今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負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

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侯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非用兵，減

汰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諸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數，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聽軍士，有手藝

采西事案

卷二

三

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圍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各挂尺藉，心薄田夫，夫豈無奸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而陳利害，如臣狂妄不可用，即行降黜。

十疑極悉邊事之弊，惜不見其救弊之方耳。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可痛哭太息，豈無故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

采西事案

卷二

五

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業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憂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管仲、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

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也。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併其涼諸蕃。以招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稱背恩。非連契丹。欲成割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劄。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

宋西事矣

卷二

壹

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以爲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遺盟。邀尊大之體。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竊其事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士力與環衛統帥比。吳宗非征。肯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殿府庫倉廩百官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日之盟約。尚可

宋西事矣

卷二

壹

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盟。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遠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有良手。復生爲陛下計。乃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救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至多苛碎。渺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創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繞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據簽書而去。何暇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效祖宗舊例。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

宋西事考

卷二

重

三七

雖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益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材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強葺洛

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資其廩。則皇居壯矣。

魏公爲有宋第一輩人。而議事止切實易行。未嘗一語作沾沾喜事態。前賢持重之意。自可想見。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慶曆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非攻守。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邊。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宋西事考

卷二

重

三五

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平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妄自尊大。元昊優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

長驅深入有吞併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照誘脅邊人欲之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特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內侵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于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非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非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推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非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又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仁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恩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寔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時情畢注於此則希文亦不得不爲調停語矣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阻敗乃求通順定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詣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

宋西事案

卷二

五元

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死人所正重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人傷心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

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於寨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強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欵未變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沿途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岷重祿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步無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笑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來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寬弱可擊可逐使故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蹶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防守專用上兵自是可久之計

三陝西攻策

宋西事考

卷二

三二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備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先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漢秦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必深入僅元昊歸歟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潰武角勝于絕漠之外

也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敵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連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熟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番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邈來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疲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

宋西事考

卷二

三二

州。新州。金湯。白豹。折蓋等寨。臂可就而城之。其
山界蕃部。去元吳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
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落其土。復逼以威。必須
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
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吳若失精山之
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昔之
生事也。

三師迭出。子胥困楚之計是矣。倘敵人乘
勝而長驅。則奈何。又在度事勢之強弱。以
用之耳。

東西事案

卷一

三

三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
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今乘元昊通順
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
備。禍未可量。臣等因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
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
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

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典葺。則罪其引
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
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
還有才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
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
而便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
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
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眞府府定州
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

宋西事案

卷二

四

三

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又
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
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豈不至差失。或
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咸于何處駐泊。
使就芻糧。以省遠費。庶免先事匱乏。至用兵之
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
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
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遂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受以新議入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

宋西事案

卷二

奎

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起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

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後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矣。七謀審定伐討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于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

宋西事案

卷二

奎

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昨盟好已穩，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北虜近而西虜遠，故防近虜與禦遠夷者，其法自異。

攻守二策。大意不越前蹤。而若數更較緊切。至于末段之備契冊。尤多遠見。靖康之際。卒如公言。若公者可謂社稷臣矣。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曰。自吳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練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爲入寇之謀。初貢嫺書。亦未敢授。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

宋百事典

卷二

五

惠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爲辭。王師代叛。吊民之體。自此失之。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愧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于闖敵。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賊十人。其餘大亡小

宋百事典

卷二

五

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一策。以破奸謀。二曰。自吳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奸水川之賊。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著示寬貸。欲爲招輯。仲思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兵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或吳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于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微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筭。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輒馳露捲。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爾此有一日之不賊。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且

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退進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于一舉豈勝算哉自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東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人漸定矣料賊今春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必使薄饘盡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驅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

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破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爲鄜延部管派尤爲鈴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畧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嫚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也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國家盡力者秦罷之則分部立而功可異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視我機宜動必得定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祿止于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定事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

定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胃辟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隆安輯皆朝廷固無意及此今吳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番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賂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懼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俱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緩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爲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清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利無以資其

宋百事案

卷二

三

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清白鹽以困賊還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生死其後死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與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囑斷囉欲誘以爲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囑斷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禦延安之前失應賊馬奔衝內應爲患欲遷裏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往若驟加起遣則戎心動提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編于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爲士卒先自吳賊擾

宋百事案

卷二

十三

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其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糜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云不如戰聞，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受，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日，汾避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一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騎軍之費，可瞻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于茲也。九日，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頭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希李牧周亞夫授任于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邊臣甘死事，猶獲子孫之福。

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還討，並行誅之，十日主將用兵，非素撫不咸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會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虜酋長，還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番漢各以信服，士卒亦以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檢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遇母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日，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克國遇寇戎，亦日饗軍士，大祖用姚令斌，董遵諱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亦牧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遣紙甲得遠。

年帳藉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泰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瞻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年或因都關。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需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關外之事。無不專制。材量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也。十二日。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齋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羗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綱甲。鐵發赴緣邊先用。八九對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意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日。今春吳賊寇邊。

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備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氏熟戶。使爲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非還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不備。賊動必求會。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日。吳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祇書。非恩信可以廉。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奸鋒。其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料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爲步矣。此皆去賊地近。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降順者招。係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謂田土。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從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垂可安矣。

十四事於西陲用兵之失制馭之疎無不了然如指掌亦嫻習邊事之才也然其救時急者亦只在招熟戶練土兵嚴守候皆韓范諸公已行之事大約事取定用便不能人吐一奇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修又論永洛城事宜乞保令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永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

宋西事案

卷二

十七

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永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于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于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永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罅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

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永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勝取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後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永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任事者少此永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狄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永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即與狄青異議縱使永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永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大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解和

宋西事案

卷二

十八

務要兩全必先論狄青曰滬城亦洛本有所重

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

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

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

若它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

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遠大將指麾自合有罪

朝廷以汝未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

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未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

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

宋西事案 卷二 三九

後未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

是汝扶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未洛之利

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

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益罪泥既不可

罷未洛之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

伏望聖慮深思

城一未洛而意見參差若此甚矣邊事之

難舉任事者或作或輟豈無故哉

附錄 以下因議非元昊時事而深得制馭防捍之方故附錄於此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宋眞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

宜上奏曰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

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還必窺規

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寨井未寧

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

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

計無它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還有警蕃部招誘

遠處大族首領唱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

宋西事案 卷二 八

信以導其誠逆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

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滅矣以弓箭手

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

二萬餘人若更於它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

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掠亦甚有材勇可

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除十

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

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或得馬畜貲財

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就。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超六七萬。陷之。成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採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馳逐。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必向風。恐遷賊口。募川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旣以稟命。沿邊兵勢自雄。

宋西事集

卷二

全

則鄜環延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頃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賊遷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憂慮。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繇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羗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感地而輸豺狼之勢。則覺地之耻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

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官。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于窮帳。分儲庫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唯用兩器。愚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乎。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遂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

宋西事集

卷二

全

我使遷。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羗夷之內。推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爲羗糜。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好吏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願惟靈州。還同奔獸。外則虞寇戍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番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逼邇坐視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閒隙伏望明諭邊將內脩外虞臣不甚憂國思報之至

繼遷以吞并未盛之虜當宋朝未忘兵戈之時舉朝精神畢注於此不難措手而此着既失遂至養成德明元昊之勢悔之何及

宋西事吳

卷二

全五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蕃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咻通賤過馬城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于至道中所募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邊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安宿此事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堡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箠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原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清原縣若至清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峇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

宋西事吳

卷二

全四

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振懼皆爲吞噬西非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獨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蓄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煩得況今繼遷強盛有進無退靈州非河外鎮戎

軍環州並北微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枋
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逃事
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郡著
震懼絕無歸志兼又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
經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
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
子米適西風等三千以智原渭靈環熟戶常時
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至謀深遠不惑群議復
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
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
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
繼遷西取秦成之郡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
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易糧道路臣
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
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圓白
馬易足輿捍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
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

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
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它日愈熾不若聽驍將
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聞妖黨
縱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
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嚴苦望北他
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
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
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廢事無心
欲其奮不顧身今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
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
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
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
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
漢超猶私販推場規免商賈當時有以此事達
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
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

或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龍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飢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

宋西事案

卷二

合

術異于它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鎮我一軍，關係西陲，自當嚴守，但嚴守既苦，自當厚恤，以結人心，俱是鑒鑒可行之議。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

宋西事案

卷二

合

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雖然有歸服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本征諸族數款塞而內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種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種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本征與青唐族首領暗黎等在河用，暗黎與其舅李篤瓊及沈千族首領常在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西路番兵及洮河宕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廝囉滅，董種繼立，文法祇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強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併合。

宋西事案

卷二

全

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鬱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則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爲師，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服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役者，羌人皆畏服焉。

之而唃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鷄羅瞻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州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賄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今入居武勝軍，或渭原城，與漢界相近。

宋西事案

卷二

全

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賄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于漢界寔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爲制賊之上策也。一、臣竊見邈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鬪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遇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鎮所以益固也。今四番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黨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定皆出于西戎而已。何獨在邠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畧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神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為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劬奮勵。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為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

能識畧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總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為過。而久遠並為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竊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盡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置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

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服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買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土地皆可貿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安南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閭閻臨羌抱罕郅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羗戎而已耶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撫西蕃大有聯絡駕馭之妙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二語可謂善於用夷者矣說者論韶方銳意功名以開邊釁異日熙河之役皆其嚆矢不知剪逆滅叛惟力自視若機有可乘而甘於隱忍以偷目下之安亦何賴眉以報君父故熙河之事不當與似道江淮之啓釁同日而論何者神宗全盛之勢

非南宋疆土日蹙之比而王韶終不失爲有用之才此疏非元昊時事取其說之可以因虜振邊也特錄附於後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知定州乞增修弓箭社條約上奏曰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驚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半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飲掠乞取坐放債務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倒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飢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通

宋西事案

卷二

三

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騎情已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妾別被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屢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衛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宋西事案

卷二

查

三三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穀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滎仲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滑澗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聚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鎗佩劍而櫜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誘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驚急擊鼓聚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輦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聚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

宋西事案

卷二

查

三三

并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路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倒第二賊頭賈賁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號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牙爪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自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

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今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簡用命捉姦，見今州縣妄寔全籍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

宋西事案

卷二

七

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必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租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置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寨皆有非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非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招循。其人去訖，輒復給用，罷藉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戶，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勅將吏，當加招循，使三萬餘

宋西事案

卷二

七

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徂休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使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列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

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貼黃：高麗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乞之已父，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至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得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相。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虛賊，晷時不得勾習。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

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擊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

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三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弛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

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閉致成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罷械非時不得私有糾集擾

已上並是麻藉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衆私施行今參詳增補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疆場爲隣各自守護骨肉墓坎曉夜不住巡邏探視以此巡檢縣

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入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杜人戶勾上村

堡空虛即皆生心窺視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切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寨與人氣俗相似以戰開爲主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

宋西事案

卷二

五

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

貼黃保甲

法須是至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則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屯田名即非幸免顯無坊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習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今充本社守關頭目

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若

樂不同。理令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

宋百事表

卷二

重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愿。自相關結。背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

宋百事表

卷二

重

處行之已久。非虜不疑。所以麗藉奏請。並是因舊畧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賜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俱給。

人戶勸令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產。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果戶。抱貽俱輸。其人戶並是一心冒邊。可信之人。切處朝廷欲知其實。

一來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就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義。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既免冬教即保甲司押令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撥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切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關山開川平無坡塘之險滑澗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切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城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於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臘藉奏獲聖旨

宋西事系

卷二一

夏

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加費用錢數年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緣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生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間去元昊叛命時已易兩朝而臘藉弓箭社之議尙足爲地方一大保障修舉邊事豈在議出於已乃爲得哉此社法至今當行特錄於此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

(一)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弇州史料序

武陵後學楊鶴脩齡父
余從陳蒼公購求未見
之書眉公遺書數種其
一弇州史料余暴得之以
序
為先生秘書也不謀而刻
之雲間已而問之則錯見
先生集中蓋生後表彙
為書者也板行者十
卒以此矣余因歎我

弇州百四首序

歲次嘉隆之際有一弇州
先生而坐失之可歎也國
家世運汚隆人材升降
絀蹟具在國史其關於
政治之大者如兵農錢
穀九邊士馬登耗之數
太倉水衡同寺會計及
縮地鎮輿夫水利屯田河
渠海運何事不載垂之

青簡久欲使臣手講求
利病不獨藏之金匱石
室而已宋初之史兩朝
一脩其後或三朝一脩
或四朝一脩未有如今

序

三

日之潤略者大率史職
乏人寡久亦必百年一
脩百年之內故老傳聞
漸磨相去未遠且纂修
漸稽日久論定董休南

其家尚無譜牒猶為國
三公金張珥貂七葉同
統凡十一傳如華陰四世

序

四

有人乎弇州先生家藏
琬琰之書世擅雕龍之
業凡東序西清之秘皆
購而得之而又束髮登
朝駁應中外且授館延

賢社哺下士網羅散佚
博采異聞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故其是非不
謬證據獨精今考其書
所稱引故實皆他人耳
目所不經見若非先生
好古冥搜一代之跡遂成
零落先生之用心良亦勤
已余讀眉公叙先生傳
杯不御歎歎太息之狀

傷先生有志不就恨不
痛哭起先生於九京北
面事之也今先生不可
作矣如吾鄉李本寧先
生者一代良史之才實
先生之後一人典刑具
在是名詢茲黃髮之時
也令別開史局與館閣
諸公共事纂脩之役不
亦可乎或謂先生早年

趙家中秘名位嫌於桓
通吁何陋也陳同父有
言吾欲為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政
怨官之不肯就耳海內
通今博古之士如眉公
輩者使得廣招名儒盡
賜尚方筆札於以鼓吹
佳明潤色鴻業書成之
後放使還山固亦有光

盛典第居今之世見
疑形轉喉觸諱難言之
已通者
廟堂銳然講求曆法然
亦未幾旋罷至史則絕
無人及之及今不脩愈
久愈失其真悠長夜將
不知所終矣雖然文中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
幾乎罵項年上殿之爭

抑又甚焉公車之續傳
笑外夷是且輕漢令大
書特書不一書後世見
之必蒙穢史之誚矣州
先生而在不知當如何
攢眉也此又世局之一變
歟

序

九



史記

史記有實錄也似而尤者
也夫子事非一家一人私事
則所錄自不能遠西民而
至名曰某帝某事實錄程
氏之有銘狀傳錄云耳
臣臣而銘狀傳錄至其所以
利乎錄及此而所以盡用錄
矣茲親史與實錄程氏
等朝史史而以實錄為史有

序

十

後去諸公野史因是終然錯

或或失於寡少或失於好異

或失於偏信而甚在口以諛口

脩卻至於合黨士核議朝臣

聚訟意不可質問故去彫表

序 十乙

經三十年来是紀得失禁然

蘇軾向諱孫正陳文憲脩國

史意甚既未幾沒遂束之高

閣焦弱矣未與時不修經籍

亦太內有飛書請文憲奏付史

鍾子不果以爲然於火情我侍

御史楊修齡慨然文獻之不足徵

也獨念弁別王先生以烏衣之

表傳青箱之業至而評治難

見人間者全不典覈存則人

序 十二

止則書迄今不收且日乾骸供

而雲間董漢表業已謀諸陳

眉公彙爲史料侍詔局之有亟

下郡邑鏤梓省公與侍詔爲

序具矣而更委序不佞不佞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季

輒多據左十六七非國家有大具

革不日贊視史官力不給繕寫

繕寫多訛缺嘉禧間野史教家

似不悉見實錄而云家或曠僚

考

十三

父兄子弟於朝章國政曾不徑

目矜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季

穆宗嗣服凡諸大禮倉卒具

辨與舊儀不相合而況其

他乎奔公先生三世大亞耳

所睹祀家庭所講求固已什

百子弟於恒人負史家三長

敏而好學自少迄老采葺不

佐中懷坦易善作好惡是以

本

十四

輕取舍案中繩準皆辛伯諡

周桓公並后匹嫡兩以禍國亂

之本也而晉狄突引之管仲有

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

威而齊姜引之相拒遠者並三

許集古天子諸侯皆有史人
 有一善言必書於策在本國則
 婦人女子在他國則賢人天子
 特相傳誦今之世立言如弁州
 先生益公至右而近日孫文融司
 馬與余君房書謂弁州不任以
 予出其手便令人終紀真文融
 此者教予持作如是低該先生為
 國史臺諸案若何先生為史有
 隆力謹錄未遑意深遠矣善乎

序

十五

史官之才在善用其才則為
 以言實後表不直曰弁州史而曰
 史料有以也不佞考會典官制
 翰林院有正長有首領官有屬
 官而修撰編修檢討但曰史官
 蓋知文學之士參餘為史若寄
 秩於翰林不列屬人等又曲京國
 史開局專用翰林衙臣主裁監
 修纂既同該設官初意多不

序

十六

用之於晉師。後對晉平公曰。璧
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隄朋善
煎熬之。烹青雉。善富和之。美以
麋炙。奉而進之。而君不食。穆能
穆之用史料者。不知何代何人
擬管為之三義。

京山李維楨撰



余州史料敘

唐鄭惟忠嘗云。自古文人多史才。以
予謂史非乏才也。史之難。於料耳。
史才無料。如良賈不揀金。大匠不儲
材。雖鄭卓公。輪立憲矣。予嘗少擬王
會州先生。游居恒談笑諧謔。無所不
委蛇。而偶及

叙

十八

國史輒停杯不御。為慨然感嘆久之曰。
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北地信陽多不
振。而蜀陳公以正史請會。又當鄉家
為談其所部署。今屬自史官外。不他
及。而爭其丹。老矣。此似有天意。非

人力也。予曰：先生雖未老，即天欲授公而人不能就公，如魏收、顧直東觀、鄭樵求入秘書，公能表請之，不見許，即召入中秘，金匱玉版之書能抉扃抽縢以盡示公乎？能給大官酒饌，筆札乎？能聽開局召辟如司馬君實之於范祖禹、歐陽修乎？能募專門如李淳風為天官五行乎？先生曰：審若是，烏白而馬角，畢數百世而不一遺也。大抵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虛者得自創而實者不得不因。遷因談因，彪思廉因察。

趙善國太師而家學罕承者，則虞預以王隱為因，隱所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是也。蕭嵩以吳兢為因，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是也。老人東裝入朝，行而嘗竊有志矣，故上自列聖之彙言累叙。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鎮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舊聞文學掌故之私記，皆網蒐劉錄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其散見於四部及續集別集者尚斑斑可采，後有作史而善因者，庶不能廢也。予雅辱先生後死之

執事則錄而成之私署曰弇州史料
其前載年表志考世家列傳公皆為
史而史者也其後撮志狀碑表為敘
實而以叢記錄附之公雖不史而
可以入史者也此史料之所由以名
也

叙

二十一

鹽臺侍御楊公性好異書而尤好搜
朝家典故遂採陳子言屬郡司理吳公
邑侯鄭公皆梓之而命序陳子昔者
宋文憲與危學士共脩元史欲訪尋
逸事未可得危公袖餅餌葉實以啖

老其得語輒書之其難如此況吾
朝車書文物之盛重以累葉

列聖培養振作之精神目今不為整齊
僅取上章之腐牘而少裁之以登起
居注宰相不主議史官不執簡通相
推避以延歲月而已予嘗謂吾

叙

二十二

朝有兩大限楊忠愍受樂於韓范洛新
思之極夢舜授黃鐘試樂之日有九
鶴飛集於庭而公以忠諫死王弇州
頃兩司馬之才若置之天祿石渠而
以伯玉諸子為副其史必可觀而老
為老以歿皆

本朝大恨事也。猶幸有史料一書存什

一於千百而楊公又行之以永其傳

若使採風使者盡如楊公收合郡國

秘書上之太史副上丞相如漢廷故

事後之作者因而藉手以成一代之

書豈不快哉史柱下事也公於職為

宜故有取於弇州史料者以此

萬曆甲寅花朝日華亭陳繼儒譔



門人楊汝成書



案弇州史料并

錄生表者早謝青衿安意窺古家有遺

書稍購而廣之不繼且捐負郭以佐之

采所涇臍尤在史籍間嘗負笈江以北

諸地謁閭里鄒邑歷齊魯之故墟而返

蓋所搜訪冷僻之牘併名勝記述與夫

郡邑志乘以迄

國朝先達講求典故之書約畧千百一二

引

十四

攷歲杜門蠹魚其中酷暑揆首寒夜篝

燈參互考訂陸沉此身室無長物架有

千卷棄人讀書真字內贊事也因伏觀

王弇州先生好言史自入仕以至三事

撰構種種當代史學之富無踰先生而

不克成史一二梓行之者滂置詩文集

中卒為詩文所掩海內拱壁先生之詩

大而藝舉其史筆其他傳錄又以避忌

先生苦心我為鳥有是不自揆特揭而誌之與先生諸秘錄彙為此纂噫以先生未竟之志此纂若可傳神以異日自有紹明先生之業者則此纂終當蛇足矣

董復來謹識

奔州史料前集目錄

第一卷

同姓諸王表序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表序

公侯伯表總序

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恩澤公侯伯表序

衍聖公爵系表序

全州史料
目錄
前集
一

第二卷

公孤表序

東宮三師表序

柱國表序

贈公孤宮臣表序

內閣輔臣表序

翰林諸學士表序

中書省表序

國子祭酒表序

六部尚書表序

都察院表序

大都督府表序

卿貳表序

重地督撫大臣表序

南京守備協同叅贊大臣表序

第三卷

巡幸考

第四卷

親征考

第五卷

命將征討考
上

第六卷

命將征討考
下

第七卷

全州史料
目錄
前集
二

功賞考

賜養考

第八卷

京營兵將考

市馬考

第九卷

藩祿考

謚法考

第十卷

科舉考
上

第十一卷

科舉考
下

第十二卷

中官考一

第十二卷

中官考二

第十三卷

中官考三

第十四卷

中官考四

第十五卷

中官考五

齊州史料

第十六卷

中官考六

第十七卷

舊丞相府志

後舊丞相府志

錦衣志

安南通志

第十八卷

庚戌始末志

杜虜始末志

倭志

安南志

哈密志

三衛志

第二十九卷

徐中山世家

第三十卷

常開平世家

李岐陽世家

鄧寧河世家

第三十一卷

湯東曉世家

沐西平世家

朱東平世家

洪公福附見

第三十二卷

齊州史料

張定興世家

朱宣平世家

第三十三卷

郭滁陽傳子興

李韓公傳

馮宋公傳

第三十四卷

傅頴公傳

藍涼公傳

魏國第一世嗣公傳

輝祖

第三十五卷

浙三大功臣

劉誠意傳

于少保傳

王靖遠傳

第二十六卷 先後 四文臣伯

王靖遠傳

楊興濟傳

徐武功傳

王威寧傳

第二十七卷 必治三臣

王冢軍傳

馬少師傳

劉司馬傳

第二十八卷 傳紀贊叙

蔡子英傳

伯顏子中傳

陳友定傳

楊應帖木兒傳

元道諸臣紀

壬午二臣傳

壬午諸臣贊

又壬午諸臣贊叙

壬午諸臣紀

死事諸臣贊叙

開國功臣贊

永樂功臣贊

浙三大功臣贊

嘉靖以來首輔論

第二十九卷 名卿續紀上

劉文成傳

章聘君傳

李太師傳

姚恭靖傳

楊文敏傳

王忠毅傳

侯少司馬傳

楊忠敏傳

王莊毅傳

于肅愍傳

徐武功傳

羅中丞傳

韓襄毅傳

項襄毅傳

陶方伯傳

第三十卷 名卿續紀下

俞肅敏傳

馬端肅傳

王襄敏傳

王文成傳

伍司馬傳

胡端敏傳

李康惠傳

楊文襄傳

王恭襄傳

陸冢軍傳

彭襄毅傳

馬中丞傳

王康毅傳

唐文襄傳

劉莊襄傳

陳中丞傳

附 二奇士傳

胡遜世傳

已上續紀皆單記闕外之軼也故劉

李九次重見但其文原與前傳別出

齊州史精前集卷之三

鄒郡王世貞集撰

華亭後學重復表彙次

同姓諸王表序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為三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所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所以下可推己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維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棄王王齊元王王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馬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而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無驍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不為常伯曲鎮兵牧積實累望始還禹司當是

齊州史精

卷一

前集

一

齊州史精

卷二

前集

二

特字王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之世以二字為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為之正一品字為郡王屬之稍疎者為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秦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為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蕃賦城郭為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彛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 秦王都長安 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州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 蜀湘諸王國置相傳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為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 天子一等 靖江歲

孫難濟免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為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為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為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為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為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為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為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都極而二十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存黃以繼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僂辱繼之振懦儒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殲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任前勝宸濠乘國取用其

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耳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且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杜頊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淳繁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於是裨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英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官饜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為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邱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一兩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因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

資略從非是國則其民易支所從皆國宗則
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禁室取婦官終
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
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
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
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為冠服而亡奉廩輔國
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
支百年夫疎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
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悉也作同姓諸
王表

李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五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余讀 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
復而歎也曰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
對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
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諄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勲
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敗東勝封
而奪劍銅盞懷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損

李州史料

卷一

前集

六

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
矣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
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
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固亦少密
焉旨哉所以稱固少密者人立不觀其先得天
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
臣不觀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為愚而難為
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

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
六公僅六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為公者亦
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上乘駟之奉後封四公
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
當是時 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 明詔
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
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復俱為徵侯誠
意伯基後仍為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馬而
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 德意至使宋潁二
李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七

興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 京師即大位
綱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 制詔吏
部差次從清難功臣遂封洪公等二公城陽

等三侯與安寧侯等伯忠文鍾降附公增
公歲祿并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
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
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
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
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
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
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
功進封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
李州史料 卷一 前集 八
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
僅一大封而其他破軍殺將戡亂僉工之特封
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 藩邸起以一
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遽定宗社
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 英主寔在軍攻
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機
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賴
而下抑頗得展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
能超賴川之下漢蜀且久復失之今 高宗

盟自鴻溝黃河而誓其功臣解有封爵賜
而後所當僅如絳之虜與荏苒之盜凶級數
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
繡蟬聯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羊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
能無畏於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
取叛王不煩 天子璽書不發太倉水衡金錢
縛之於股掌牽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
遺敵國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微侯等而縉紳大
金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九

公侯伯表總序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
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
則有光而望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
則以功德不以親疎秦始并天下創尊為皇帝
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
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微侯則

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
侯倫侯至位丞相上而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
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
不得沾其慎貴可畧推已漢高詔達裂天下以
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微
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為王雅非其
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
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渺細
金州史料 卷一 前集 十

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於
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渺細亦見削而高帝
身與共創業之臣所倫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
不日益漠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與削
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六制畧相彷彿中間雖
呂氏之擅主與新莽之益為公未幾輒罷自
魏尚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
伯子男爵亦白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
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

梁陳皆因之若社稷之與地祇皆梁陳之舊而
得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或爲侯
而僭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爲國王而郡
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
定公終其身而其子慕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
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
子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爲郡王
功臣之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
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
余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上
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孫山
之爲東平王遂毀周制而諭之然中興以後王
公之格益輕至有佩囊鞭捧酒炙而趨走於節
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
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
有國公而下至于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微
其各而已乃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
其其斯焉且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泰矣童蒙
之惑至而王制隳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無

宗室執爵祿如侯貴如爾遠矣元承道
至爵尤易即將相非勳德可以一頻笑而得之
衛漢人至國公而止明興高皇帝之下
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
常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勳事封疆者
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徇元舊洪
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
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
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伯正一品上
余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上
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襲
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
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
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微光祿遂與
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
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
公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
留都建輪轄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
陳政正稿隆崇云

追封至公侯伯表序

萬世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尊創而大
捐其爵封以勵庇主殉義者故於死事之臣必
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
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
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追即大
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羅子男
仍與諸功臣約其殺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
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
全州見料

卷一
前集
十三

大德麗碑或以微愆忤 旨皆格不復舉都督
繇貪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
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被者至洪
武二十年而後 上春秋高有司怠於修舉要
典遂寥寥矣永樂初大概仍 高帝之舊而
立洪公以杜討失律不得王而朱平陰以嗣公
杜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
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功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
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合爵邑而贈公

蓋出獨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
後主所是則為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
追封王公侯伯表

恩澤公侯伯表序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為王與
王氏之五侯丁傳梁實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
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修之類是
三者皆能干數典重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
全州見料

卷一
前集
十四

勳解體而不可收志節之士輕視貂冕而不樂
於用 明興 高皇帝母外家三尺之胤以
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楊徐而朱邱自功臣外
無兩者他若李隴西魏高主而僧爵然亦岐陽
大勳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棣貴不
過衆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券施於元
亮也從子顯遠相貴卿之陪禁藥至建文而制
奪識者以為非不幸云

文皇入纂之頃
張寬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憫其禍收

來有所公昨及百代不為幸也 昭皇后母儀

奕世幾於天姬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固

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傳而正太師者然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 人主之喜怒壽寧建

昌能易 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過官室狗馬聲色其威

怒不過行閭閻離匹而已 世廟懷壽寧建

昌之積侈執而繫儻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政

令天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到若獨定公以

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到若獨定公以

汗馬焉他則擁護心乎 孝烈而家一襲晉接

穹乎榮恭而不于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

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為肅也若夫中貴人之

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

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廝養皆得濫竿焉

而之教亦未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絀自

雖之者為今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

作恩澤公侯伯表 世宗后也父

衍聖公爵系表序

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為賓恪者久而或替
何孔子起韋布踐素王以筆札紹明聖人之統
覆明寢昌稱萬世師爵則真王禮樂則天子其
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為上公秩乃六卿雖以
夷狄僭篡之主不能有所裁損嗚呼休哉然孔
子實成湯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衍
聖公之爵系而備誠之明孔子非 國家所得
而封建也

明王世貞集撰 華亭後學堂復表

公孤表序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為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

自為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孔光為太師東

前集

二

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為太宰然猶在丞相下次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

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侍執國之臣地齊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

唐遷太傅為敘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

而而守其護固之其責雖美其則惡

與三代比陰得哉自隋迄唐太抵以太師太

傳太保為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為

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

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

宰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

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為真宰相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

丞相史料

卷二

前集

二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與與言色之昵合朝拜墓加不可勝紀明興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等

與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為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據賈坊閹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

得史官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

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賜坐倡和

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母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七

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曰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母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

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謂其是也唐世不為重官而卒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考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贈公孤官臣表序

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為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緩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八

羅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為贈文皇帝復因之有贈爵而無贈官中間僅一惜朱長史復之相蔣邱胡學士廣之待左右皆久而皆五品未及貴故追崇之然亦僅至尚書而止蓋五十餘年而寥寥如也仁宗即位復置公孤官以

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而
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文之卒也
岳都督懋之戰歿也宜伯而斬之一崇以太傅
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
濟少詹事也王汝玉贊善也於 仁廟為舊
官臣故即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得
贈東官大寮自鄒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
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躡得三太自一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九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
髮時日亟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
時除文學士基最貴幸當惟中寄丞相以下
教無不為勸焉士業進學士承旨同及
父最幸得階士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
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
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庸敗析中書
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
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
至 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
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
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子同尚書矣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十

仁宣朝用 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文遏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
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襄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
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
陳山等或解所關預豈非無顯職由 上輕重
裁耶論道之體創尊 仁宣迄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
奉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屬
害惡借 上意故 上不嫌退也威福間已意

詔行故衆無敢營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
肖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永樂壬
午其姓氏歲月備攷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於中秘諸省至唐文
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
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
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

弁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士

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
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叅軍尚不
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
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
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
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
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
庶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高帝初下
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而

西吳元年五月始置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

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

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

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

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侍制從五品脩撰

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典籍從八品

九年閏九月 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

其上十四年而改為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侍

制應奉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學士一人

弁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士

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
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
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
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脩
撰三人從六品編脩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
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
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
初仍品直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
內閣預機密典綸綽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

新等職遷至三孤那六曹出逐不復領院案
吏部內署於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
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
中貴傳 旨猶傳大學士為翰林學士翰林公
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
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故
係其名氏於後

中書省表序

全明史料卷二

前集 表

自周六官廢而奏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
相國掌丞天子佐理萬幾漢設一丞相以御史
大夫副之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
權移於尚書令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
下中書其長或令或監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
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為入主理庶務無所
不統攝蓋真為相而名避之三公為貴官以協
天子之重者而漸渡以後至孝宗而正其舊
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

書省令員正一品以叅知政事為之左右丞
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叅
政事從二品承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
至即 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
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準十三年
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
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
武羣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
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
全明史料卷二 前集 表

國子祭酒表序

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
酒以酢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
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為諸生師 高帝
國元之舊革廢其寮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
等學正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

從西品以鳳陽為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
永樂間於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
云

六部尚書表序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丞相而內廷有
尚書其為令丞不可考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
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創丞相權躬自覽斷而設
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
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官禁
余州史料卷二

前集 五

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
軍霍平繼之稍自抑詎至大將軍王鳳而復備
光故事權至倖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
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
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
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
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
不辭卿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
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

而今僕射與尚書無異其秩亦在庶務
內閣而案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
者然今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
銅印墨綬令以次始得為郡守毋望九卿而
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
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為他官往往徑為
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
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
度支晉分為六曰吏部五兵客曹駕部屯田度
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定為吏部
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厯宋齊梁陳又加
都官為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
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殆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
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參執無錄公則令為真相
而僕射為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
機密門下主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參執
尚書錄為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
遂為閣僚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始

余州史料卷二

前集

五

文武之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為右相兼文部
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
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
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士
二亦人主為低昂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
重故為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為真相
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
或以為加秩或以為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

李州史補

卷二

前集

七

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
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
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
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
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為之
往往奪所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
尚書省於職無頗不維矣明高皇帝下
置御史大夫兼掌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
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違故洪武元年始備六尚

差而皆隸中書省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
四科尚書尋亦罷于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
蒙蔽誅分其職於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
府為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
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
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
之轍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
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

李州史補

卷二

前集

大

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
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為未
然至文皇帝即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
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行部尚書以總
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事永樂四年
牛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
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
歸於太子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
部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

御史中丞始設在尚書夏原言其屬同屬
從而尤卿印務往往令原言兼攝是時亦卿政
本猶在南平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
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
六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
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
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
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
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三孤東官三

李州口料

卷二

前集

十九

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
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
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余因攷六尚書姓名
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
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
以政本為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
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

青綬位正卿為諸機無不察攝每丞相閣則
大夫以次選代服哀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
太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
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
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
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
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
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
於丞相俾任之而都慮以御史大夫為之副然

李州口料

卷二

前集

二十

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
置而歷晉宋南土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
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
敬中丞為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
按庶貴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捧之
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
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肅政
者而職使雖改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
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

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御史
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
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余知樞副丞郎僉院以
階進監司牧中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
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
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常有恒
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
右手病者也旨矣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
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
中丞劉基章濂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瑄輩俱
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
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
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
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
品於是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
正三品左右參議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
糾彈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

以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
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
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
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
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
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巡撫各鎮初自本院
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
多則往往自都佐御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以為恒今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
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天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
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
官之舊五季乾肺賄其權寄宰相上宋顯兵政
稍與宰相次兩院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為之至
趙宋用其國未與漢代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
舉一二縉紳以貴其舉盡至 明興而截絕

武弁數者。高皇帝之下集。廢置中書省。即
置行樞密院。而有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還為同
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
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為大
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
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同馬宋思顏
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
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
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
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
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
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
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
馬大數。廢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
五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
如其故者。而與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
廢。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
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同知皆以加邊

將之。有以著其金。以待。永。其。當。即。食。其
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七。時。之。實。為。都。督
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
復。發。焉。

卿貳表序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太祖有
天下。漕東南粟於海。以營遼東。五年。屬靖海侯
吳禎。後卒。乃遣都督朱壽。張赫。領之。二十年。冬
十月。饗。太廟。封壽。鮑。麟。侯。赫。航。海。侯。又。膏

李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五

建漕運使尋罷。成祖始。命平江伯陳瑄
治漕河。內地。贍北。京。景泰二年。特。命都御史
王竑。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其。事。尋。令。淮。揚。廬
鳳。四。府。徐。和。除。三。州。屬。竑。巡。撫。監。督。常。盈。倉。以
淮。為。泊。所。至。成。化。八。年。改。巡。撫。總。漕。各。設。一。員。
明。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一。員。十。六。年。復。
嘉。靖。三。十。六。年。又。改。各。設。一。員。四。十。年。復。巡。撫。
自。永。樂。太。祖。年。命。吏。部。尚。書。塞。義。巡。行。南。海。
考。察。官。吏。至。宣。德。五。年。始。命。刑。部。右。侍。郎。

巡撫于三年又命刑部右侍郎薛希超吏部尚書趙新相繼巡撫然未奉漕命故另列表首今詳漕臣年表於後其行實見於事紀其勲德茂著者表為列傳若奉教清理田地賑濟饑民并考察官吏有事准向不可以類附者亦另列於後云

重地開府大臣表序

總督宣大○宣大始黃理鎮朔征西二將軍軍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

務兼理巡撫後或合而為一或分而為二自尚書石璣之總理則總替防也然或置或否至嘉靖十年而始定耳

總督劇遼保定都御史○總督劇遼保定最為近設嘉靖二十年因虜警胡守中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駐劄鎮二十九年孫櫓以兵部左侍郎提督未久俱歸最後始創設總督開府密雲總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總兵以副聽節制仍兼理糧餉

聽節制仍兼理糧餉

至達等下陝西遂寇平甘肅寧夏諸鎮素慶王公撫之而侯伯都督耿炳文等理兵政間命宋穎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填寧夏寧遠侯何福等填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

據總兵官任禮蔣貴上討平之而陝西合右都御史王文陳鑑分歲鎮守然實未嘗合三鎮而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六

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四據石城叛詔左副都御史項忠總全陝三邊兵討之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有事而置事已則羊不為恒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篩十一年平朱五岸秦絃以戶部尚書起寄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洪武元年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

韓觀山雲侯柳潭相繼為大師得專征及討
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賴起
廣東則 命侍郎揭稽廣西則 命侍郎李崇
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則東西承突來往
巨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 天子用兵
自尚書于謙言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
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恒設焉昂再以提督至
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 命都督趙浦至
分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二七
大兵討之陞浙江叅政韓雍為僉都御史贊理
軍務然於 制書獨重雍既平寇遂 命總督
車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 朝願得文武大臣分
理其事 上命副都陳灝撫廣東俞都張鵬撫
廣西而雍專治軍務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
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
度兩廣副總兵叅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
撫復不設仍不於總督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

總督 明倫彙編 兵考 卷一百一十五
部題 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巡撫
至隆慶四年又以總督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
東於廣西另設巡撫
南京守備協同叅贊大臣表序
永樂中 皇太子監國南都府部大小諸臣六
軍堵如敵自二十二年 皇太子即位為
仁宗亡何晏駕 皇太子來自南都即位是為
宣宗始 制詔太監鄭和王瑾總下西洋及留
分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二
都水陸兵馬與副馬都尉沐琮寧城伯李隆同
督守備於是和等稱內守備琮等稱外守備而
亡何琮罷隆專督守備久之以南京戶部尚書
黃福叅贊機務兼督西理專外守備亦時與內
守備叅議位差兒而權實重景泰初年始設協
同守備以與守備皆以公侯伯任今列外守備
及協同守備及叅贊諸尚書於左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景

巡幸考

高皇愼舉動惜煩費自即位後以天下大計嘗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

驛 文皇定房山都址巡者三 世宗相

顯陵南邁者一然不過傍覽形勢行游較獵

獨 三廟輕離六師馳騁八駿不無祈招之

金州史稿

卷三

前集

一

歎焉書巡幸考

明皇帝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 上以大將軍達等定河

南山東有勸都汴梁者 躬往視之是日以宿

衛兵十萬發 京師五月癸酉駐蹕邳州庚寅

至汴梁辛卯改汴梁為開封府左右副將軍梁

章常遇春都督嗎宗異師還入謁癸巳置中書

分省於開封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右丞相達師

還 謁壬寅 躬祀開封諸神仍遣官祭境內

山川癸卯大將軍辭行在還次河陰乙丑 賜

江征諸將夏衣七月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

揆大將軍徐達幸卯 上將發開封大將軍達

復自陳橋入辭丙申 上發開封 命右副將

軍宗異留守閏七月己亥朔遣師搗虜征將士

丁未 上至自開封八月己巳朔 詔以金陵

為南京大梁為北京以春秋往來巡狩

八年夏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鳳陽府是日發

京師抵徐州遣官祭滁陽王廟甲辰駐中都祭

告 天地於圓丘謂臣每詢儒者言皆曰有天

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年

定中原臣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觀生

民凋弊轉輸艱難恐益勞民遂 命羣臣會議

皆曰濠地古之鍾離於此建都庶合古今之宜

以此兩更郡名今為鳳陽府立都城土木之役

實勞民力功將告成惟 上帝后土是鑒乙巳

仁祖淳皇帝忌日 上躬詣 皇陵致祭是日

遣官祭開平忠武王常遇春祠丙午遣國公李

文忠祭外祖楊王墓奉表 皇妣淳皇后忌月

上躬詣 皇陵致祭丁巳 京師 詔罷中

都役作自是 上不復巡幸矣

文皇帝

永樂六年八月丙子朔 上以明年春巡狩北

京 命禮部會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

院等衙門官會議合行事宜已卯禮部議奏巡

狩合行事宜 上覽之曰可七年正月乙亥

命禮部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 賜

金州史冊 卷三 前集 三

八十以上者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

一疋二月幸已以巡狩北京告 天地宗廟社

稷壬午遣官祭承天門及旗幟京都諸廟禮典

并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癸未駐蹕滁洲遣

官祭司馬豐山栢子龍潭滁陽王泰山池河之

神庚子 車駕至濟寧州 嗣魯王肇輝迎於

道傍周旋進退儀度可觀 上嘉之召至行殿

賜酒饌錫餐甚重仍 敕山東布政司賜王米

一千石三月甲辰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

駐蹕景州望祭恒山及北京山川壬戌 車駕

至北京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

北京山川城隍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八

年冬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先期於奉天殿

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

旗幟諸神其所經 陵寢神祠祭禮如初甲寅

車駕次濟寧州 魯王肇輝奉朝賜絲帛等物

敕戶部加賜米千石丁巳 車駕次臨清時賢

妃權氏侍行以疾薨 賜祭謚恭獻權孀於嶧

金州史冊 卷三 前集 四

縣甲戌 車駕至京師遣官祭告 天地 太

廟 社稷 孝陵承天門及 京都祀典旗幟

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

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將巡狩北京 敕諭天

下文武羣臣凡親王及官吏軍民朝見輿道途

宿頓供給悉準永樂七年之令已丑 命五軍

及錦衣等十二衛各選精銳將士扈從二月甲

子以巡狩北京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辭

孝陵乙丑遣官祭承天門旗幟 京都諸廟及

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 命禮科給事中監
察御史所過存問高年 賜幣帛酒肉辛未
車駕至鳳陽祀 皇陵 賜耆民年八十以上
者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疋三月
乙酉 車駕次濟寧 魯王肇烜來朝錫鈔幣
弁米一千石夏四月己酉 車駕至北京 上
於奉天殿升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北京山
川城隍諸神遂御奉天殿受朝賀

李皇帝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宣德三年秋七月壬辰 上御奉天殿召公侯
伯五府都督面諭曰胡虜每歲秋高必擾邊比
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
務將畢朕欲因田獵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整
齊士馬以俟丁酉太師英國公張輔上扈從士
馬之數命行在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加麥三
斗為乾餼行在工部給皮鞋襖鞋戊戌 命行
在太僕寺選民間所畜官馬給騎卒壬寅 命
行在兵部凡扈從文武官及將軍悉準永樂中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六

號令盈甲必詳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毋
縱士卒擾百姓而午告 太廟丁未發京師九
月 車駕入薊州境駐蹕州西之五里橋州文
武官吏著老朝見 諭州官以漢漁陽太守張
堪為政 諭耆老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辛亥
至石門驛喜峰口遂親征兀良哈以下見
穆皇帝

正德廿二年五月癸未 上微行至石經山易
山王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

徽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循無知者幸未
上度居庸關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
出者九月甲戌朔上駐蹕宣府江彬宣府人
欲挾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
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
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賒彬以求免久之軍士
焦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燬市肆蕭然白晝
戶閉十一月戊子上還至宣府十二月內閣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還閏十二月壬申朔上留宣府大學士楊
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
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於宣府備詣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
僧與婦女數百載婦女各執圓毬軍既馳交
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為樂是
日順天府府尹於春天門進春如常之儀○十三
年正月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祀畢上復

幸南海子平郊上自南海子還宮出御春衣
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以所獵獐鹿賜文武
大臣及科道官辛酉上復如宣府二月庚午
朔上在宣府已卯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
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六月庚辰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先期結平臺與順天
府交衛相值上晨出北安門迎皇太后
及皇后御平臺候頒復入至清寧宮率番僧
梵呪乃發引遂親奉梓宮朝祖百官衰絰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八

徒步送至德勝門外其送奠官騎送沿途皇
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祭時上戎服馳馬適
顧侍郎馬逸為邏卒所獲牽至上前遂乘之
是夜宿清河癸未梓宮至山陵獻殿行安
神禮遣工部尚書李燧祭告后土并天壽
關之神遣駙馬都尉崔元林岳馬誠分告長
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上
忽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散上飲於帳殿
遂宿焉七月己亥太監蕭敬傳旨近幸以來

庚辰龍興運東宣府大同延懷陝西寧夏甘肅
尤為要著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兵官朱壽統率六師隨布人馬或攻或守即
各地方制教與之使其必掃羶穢靖安民物至
於河南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各給與
教書使率各路人馬剪削朱壽者上列名也
是日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
諭意衆皆泣諫不納丙午上復赴幸黎明由
李州足料

卷三

前集

九

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
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
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餘乃成糜費
不可勝計復羣豹房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同家裏還京後
數數念之不還彬亦欲專寵俾諸章臣不得近
數導上速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
朝終察獲上意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
更以宣府為家八月戊辰朔上在宣府已

庚辰朔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
兼稽第為獻遂為給替府居焉又李都指揮
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
庚子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掠
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
左右不敢聞十月戊辰上度黃河已卯駐蹕
榆林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
尋納欽女戊申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
李州足料

卷三

前集

十

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十二月戊子駐蹕太
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
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
月戊辰發太原壬申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
騎戎裝宵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勿御二月
壬午還京師文武羣臣具絲帳銀帶羊酒迎
於德勝門外如先年儀五月己丑上手教禮
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全
往南北西真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專奉聖像

析福安民內閣府部大臣及科道部屬等官皆
具疏懇諫 上不納八月甲辰寧王宸濠反書
聞 詔計之詳見前九月癸未 上發京師下
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十月壬辰朔駐蹕
保定府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鬪醉
之酒以為樂祭已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
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畧 上視
之笑曰傍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
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固林珣謂 上意

舟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上

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超進自言姓名恐
上 以為珣也江彬從傍厲聲叱之翌并罪兩
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
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珣不可
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於 上上曰此
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
退癸二 上自臨清北還初 上南征也與劉
氏有款劉贈以一簪且以為信過蘆溝馳馬失
之大齏數日不得至臨清使召劉劉以無信

載而南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燦入其舟奪其妻
乃行乙卯過州十月壬午發臨清十一月辛卯
發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乙巳至淮安
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為樂時提
督叅畫平虜伯朱彬尤橫縱旗牌官考縛郡縣
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
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即
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稽 上旨索民家鷹犬

舟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上

珍寶古器無得免者壬子 上在清江浦羣臣
於張陽第稱 賀甲寅 上至淮安却侍衛步
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丁巳羈管掌錦衣衛左
都督朱寧於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漁池光湖十
二月辛酉朔至揚州府太監吳經前選民居壯
麗者為總督府僑 上旨刷處女寡婦因取其
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城西
遂幸上方寺 命總兵神周撥拓泰州鷹犬幸
朱傳 旨正月於南京郊祀 天地大學士梁

備將寬力諫而止戊寅大閱議姦女於揚州德
按官具宴却之 命折價以進餐未漁於儀真
之新開因視大江 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費
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儀真吳所選妓以其半送
舟中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 太
廟○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謁 孝陵丁酉
上迎春於南京備諸劇戲如宣府戊午傳 旨
執大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
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十一上
寧黨也六月丁巳朔後數日幸牛首山宿馬諸
軍夜驚左右皆不知 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閏八月壬辰 上詣 陵辭祭已受江西停
丁酉旋蹕餐龍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於江口
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祭卯自瓜
洲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辛致仕大學士楊一
清第明日復幸馬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
考以進不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
賜一清 命和進為易數于一清厚有所獻

上太悅及 駕還凡五幸而又幸故大學士
貴第時樞在堂 上臨撫安悼之 命所從衛
備為誦經薦福庚戌餐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
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維 督府丁巳撫按等官
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帛若干
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
應復漁於肥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不得
以鉄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
蘭鎮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今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古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
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應第丙寅至清
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汎小舟
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
不豫十日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十一月甲
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
忠杜裕少監盧明泰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
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林正茂等下錦衣
獄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閒住皆以與宸濠交

通也不奏傳是皆擇最得諸告仍令天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衣衛六科十三
道每衙門止留佐貳官一員在其餘併內閣
皇親公侯駙馬伯俱赴行在十二月己丑提督
黃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
平虜伯朱彬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
擒獲宸濠逆黨乞明正其罪奉 旨褒諭賞賚
是日 賜宸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五

於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
屬數千人陳 輦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
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肅皇帝

嘉靖十八年正月丙申 敕諭禮部 皇考
陵舊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茲朕躬
詣陵下與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
修宮殿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親擇

二月之十五日壬子時發京前期五日
告 皇天於玄極寶殿及 太祖 睿宗廟
遣大臣祭告 北郊 成祖 六宗 太社稷
帝社稷朝夕等四壇所有合行事宜爾部臣會
同在廷羣臣詳議即便開具奏聞處分已亥禮
部尚書嚴嵩等上南狩注於是兵部尚書張瓚
等條上扈從事宜 詔俱如擬尋復面諭嵩登
京更二月十六日寅時前所上諸儀有當增定
更正者嵩退乃疏言 駕至承天一應禮儀俟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六

至彼另具謹先遵諭發京沿途諸儀增正具聞
得 旨祀廟不告百官迎送但立而已 親王
尤不可伏謁道左從官不得需索有司不得媚
奉違者嚴衛科道察舉以聞二月庚子朔冊立
皇太子封 裕王 景王丁未 命戚寧侯仇
鸞掛左副將軍印東寧伯焦棟掛右副將軍印
各 駕等 詔左右將軍翼行參將二大馬
銜後衛以朔國公郭勛等掌中軍成國公朱
志剛之仍給勛希忠旗牌各六面尋以內府

營官軍兵半入扈駕乙卯駕發京西辰
失候迎命錦衣衛捕治順天府治中潘瑒車
駕至真定望於北嶽壬戌定諸王朝見儀凡
親王迎接去處公郭勛朱希忠候崔元輔臣夏
言禮卿嚴嵩夏卿王廷相左右從行并上朝
見處殿門侍班諸王迎接已命文武大臣
侍於途王於道傍立文武大臣下馬侍上
左右禮部尚書跪奏王某王某恭迎聖駕
余州史料卷三

卷三

前集

十二

聖駕

見內侍官引王至駕前跪行叩頭禮禮部
尚書進立於上前候旨承旨訖起立傳
旨侍王隨行至行宮上入少憩王具冕
服欽定文武大臣於殿內左右侍從從官於丹
墀東西侍班候上陞座鴻臚寺官引王於
殿左門入至拜位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內侍
官引王於別次少候從官叩頭如常儀鴻臚
寺卿跪奏禮畢筵宴至趙州執官外稱寃者以
錦衣衛官陳寅等不在切責之乙丑趙州臨洛

鎮二處府官駕發後人遂治兩司至破廟
趙王厚煜道迎入朝行殿降旨勞慰賜宴
遣公溶尚書嵩送還國賜書褒獎及金帛歲
增祿米三百石丁卯至衛輝汝王祐棹郊迎
入朝行殿賜宴餘禮如趙王加歲祿五百
石夜四更行官火內侍有殞者法物寶王多熾
戊辰至新鄭鄭王厚烷郊迎朝行殿慰勞
賜宴如儀歲加祿三百石敕錦衣衛將衛輝
知府王聘知縣侯郡等俱逮送都護軍門御押
余州史料卷三

卷三

前集

大

前導示衆遣兵部侍郎張衍慶巡撫都御史易
瓚巡按御史馮震二司掌印守巡官下錦衣獄
三月己巳朔渡黃河庚午至鄭州周世孫朝
綱求迎朝行殿慰勞賜宴加祿如儀以諸
王所獻馬匹金帛頒賜扈從大臣公勛等有
差幸未至鈞州微王厚燾迎宴勞獎賜加
祿如儀致仕大學士賈誼自臨潁來迎失朝奪
少保太子太保乙亥唐王宇溫迎慰勞賜
宴加祿如儀丙子以推用忤旨罰吏部尚書

譚讚傳三月卽中集先是伊王許渾失朝
迎及朝見下禮部議特旨宥之戊寅至承天
康展舍舊卽慶雲宮謁皇考主於隆慶殿謁
顯陵駕至純德山及紅門降輦稽首遂騎
登陵山立表於皇考陵寢之址命改營馬
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以娛送親王
降尚書李廷相侍郎詹璧詹事陸深俸二級壬
午定新一顯陵玄宮之域賜扈從文武大
臣金幣甲中饗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
卽州史料卷三前集 七
配祭告皇考於顯陵由左門入詣棲恩殿
行三獻禮扈從及所在鎮巡官各吉服陪拜
上悲思瞻敬再製獻陵之歌丙戌楚王顯
榕來朝宴勞加祿如儀戊子以大饗禮成御
龍飛殿受羣臣賀頒詔天下是日召承天父
老子弟百餘人見宣諭賜之酒食庚寅以迴
鑒辭告顯皇帝后神位於隆慶殿以扈從
後期降翰林學士張治俸二級壬辰發承天製
恩恩之賦超拜御史胡守中為右倉都御史丁

酉崇王載境請朝於裕州上以廻鑒日迫
免朝因賜書徧諭諸王四月朔至鄭
州伊王許渾來朝宴勞如儀癸卯上諭行
在禮部純德山聖靈安悅流慶子孫三處視
地悉已行之行宮道路止勿治戊申以御史謝
少南請入慶都堯母墓於祀典合旨陞左春
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辛亥奪葉縣知縣李
浦職為民以置扈從官員公館令史持牌道上
迎候故也壬子還京師留守大臣率文武百
官俱吉服奉迎關外不至者千一百四十二人
奇倖有差
卽州史料卷三前集 二止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

親征考 有叙 此叙別集不載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著於牧野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是故垂旒於柔屨而天下蓋謚如也漢高滅秦威項楚離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四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為餌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文皇帝斬神龍之足而立 北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為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畧而近遺廟哉夫亦鑒前王之與尸且為萬世深長計也然

而被擊馳驅冒犯霜露以冀區測是望而抱子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特強良而從事屬國之尋弟若山歷仰然使闕振狎之而輕以萬衆委敵即令種索攝魄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章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余率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二

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畧紀其事自

高

述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

元至正乙未歲以大元帥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常遇春鄧愈廖永安等舟師渡江拔采石下太平

丙申二月率遇春等大破蠻子海牙軍於采石三月率諸軍取集慶略得其軍民五十餘萬

小西門用達等攻寧國不下以別國
師進討克之

戊戌十一月率親軍副都指揮楊璟等兵十萬

會胡大海等討婺州十二月下之

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上遣馮

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

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

師出龍江關外上統大兵廬龍山友諒與其

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

舟州史料卷四前集三

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投柵友諒麾

其軍來爭戰方合復發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

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辛丑八月上親率舟師討友諒於江州克之

友諒走

壬寅正月下洪都

癸卯二月率達等破安豐呂珍兵四月友諒大

舉圍洪都七月戊辰朔癸酉上率舟師二

萬討逆蔡瑁師至湖口先遣張瑄等

以一軍屯南湖嘴追其歸路又調信州兵守武

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

亥與大軍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舟大首尾聯接不利進退

可破也乃分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

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

短兵擊之戊子達等進兵搏戰達先諸將敗其

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遂乘風發火

舟州史料卷四前集四

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無算火延達舟

撲之更戰上遣舟救之敵乃退上舟膠於

淺敵驍將張定邊奮欲來犯遇春從傍射中

乃退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中百餘

矢日暮諸軍欲退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

明約東威鼓死自誓是夕命達守建康巴

旦上鳴角舟師畢陳親布陣與友諒戰諸軍

奮擊殺傷太相當至晡戰未解會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冷敵死士操之

道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燬
陳天湖永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善
皆焚死斬首二千餘級幸卯復聯舟大戰俞瑄
海參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殺矣有頃
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
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賊遂
大潰友諒遂奪氣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
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 上命通海等移
泊於左慈友諒亦移舟出泊湖磯相持者三日
余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五
其左右金吾將軍各率所部未降 上乃移書
責之友諒怒不應我師遂出湖口 命遇春永
忠等率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一軍泊於岸
控湖口者十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友
諒亦不應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而
遣押將交兵攻蘄州及與國克之友諒食邑盡
奪遣舟五百掠糧於都昌復為朱文正兵所燒
燬月壬戌友諒欲奔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
南河嘴為我師所扼遂突湖口 上覽諸將

洪武二十三年以 燕王出塞降元太尉乃見
不花等男女數萬口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虞
璉文元年秋七月癸酉遂以 燕王起兵於
平精騎八千破擒宋忠等於懷來斬首數千級
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聞之大
奮躍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見平章姚天
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等悉以其樓船軍馬
來降得士卒五萬人惟太尉張定邊等乘夜以
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走武昌追之不及
甲辰二月乙未 上以吳王親率師圍武昌
命遇春擒其援兵丞相張必先等癸丑陳理率
定邊等肉袒啣壁出降 前集 六
余州史料 卷四
按 太祖自渡江之日親御戎行者九而戰
皆蹈危死而後決者惟鄱陽之役自克武昌後
下偽吳取中原 六飛俱不在行矣
文皇帝

新獲二萬壬戌破大將耿炳文於真定斬首
萬餘級獲馬二萬餘匹俘降又數萬人悉遣之
迨班師九月復率師撲永平破吳高師斬首數
千級俘獲稱是十月壬寅襲大寧破之挾寧王
三護衛之師以南丁未破劉真營乙卯解北平
李景隆圍命張王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
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
奔州史料四 卷四 前集 七
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孫後
軍和允中毛整副之十一月庚午以精騎先進
破其七營諸軍繼之力戰至酉大破景隆兵斬
首數萬降者亦數萬人悉遣之景隆棄輜重夜
遁獲馬二萬餘匹十二月乙卯出師征大同
二月庚辰朔兩寅朔取蔚州二月還京庚午復
師樂景隆已未破平安軍斬首五千餘級獲馬
三千匹遂進師大敗之景隆潰而南郭英潰而
西斬首數萬級溺死者十餘萬英潰而西

利還真定追兵及還北平
三年二月上復出師壬午大破盛庸之師於
單家橋斬首十餘萬開三月己亥破吳傑師於
真定斬首六萬餘級遂取大名廣平六月壬申
英糧舟數萬艘十月還北平十一月丙寅率師
奔州史料四 卷四 前集 八
南征自是遂深入矣
四年之三月壬辰破平安兵四萬於渴河四月
丁卯復破之於小河斬二萬級溺死者不可勝
計其河水為之不流辛巳破何福等大營擒都
督馬溥等三千七百餘人陳性善等一百五十
人
五月庚辰朔兩寅朔取揚州乙卯復破
師樂景隆已未破平安軍斬首五千餘級獲馬
三千匹遂進師大敗之景隆潰而南郭英潰而
西斬首數萬級溺死者十餘萬英潰而西

雅英里廣聞恐甚發與阿魯台西奔阿魯台
從衆逐亂互相殺戮雅英里西奔至古元古兒
松上率諸將追之至幹難河及廣寧距戰
上度先鋒一戰而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
倖獲男女輜重章高無算時阿魯台東奔復追
之至飛雲經虜合兵以待上以數百騎挑之
虜迎戰右哨先與敵虜選鋒以當我中堅上
躬率諸騎千餘追之虜陣動我師大呼矢下如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元

注阿魯台墜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
衆潰敗復以精騎窮追至長秀川命都督
中等盡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復追之至西
曲津大破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乃還至
廣漠鎮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斬獲又千餘始
班師
十二年其征至忽蘭忽失溫廣谷里巴哈木
把禿宗羅等掃境以三萬人迎戰上

其率鐵騎乘之虜敗都武安侯都督
還求流矢退奔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乘其
其右不動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
虜盡死關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遣見
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
千餘級餘衆俱走大軍乘勝追擊之度兩高山
復戰敗之追至土刺烏馬哈木等脫息遁又三
日班師蓋是時雖勝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攻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十

班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以殺胡原阿魯台與
家屬北遁大兵盡收其牛羊駝馬焚其輜重獲
師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虜數萬驅牛馬車輛西
奔陷大澤中倉猝逆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
數百追奔至河冠額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千餘
里分兵渡河斷其後冠額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
之及麾兵繞出其左千餘里神機弩伏林中

盡獲其人口牛羊馬駝焚其輜重兵器其餘
衆降者赦之復追獲其男女千餘奪兩敗其
兵諸將搗其別部者復大敗之斬首數千級
收其人口孳畜按是舉最為得志而阿魯台竟
遁去未伏誅也

二十一年復征阿魯台不及收別部酋長也
先士卒等之衆數千以歸

二十二年復征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虜班
奔州史料卷四 前集 上

師至榆木川而崩蓋凡四征虜其言六飛三駕
誤也

章皇帝

宣德元年八月壬辰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

初高煦蓄異謀已久既 上即位愈縱肆奏求

馳馬高命中信送馳四十馬百二十遺之

太監楊瑛賜之袍服瑛既行軍民有上高煦反

狀者其言初不聽已丁憂御史李濟赴 京

奏請遣使賜恤服中言俱奔還而高煦所遣

大帥英國公張輔兩輔即縛以聞 上親勅

得其實山東都布按三司及所屬郡邑奏亦至

上始 命飭兵備而遣中官侯泰 諭慰之

卯高煦齎奏指斥 衆與索誅文武大臣以夏

原吉為首 上召輔議 親征輔曰高煦雖跋

扈而素懦怯且今所擁非謀戰士願假臣二萬

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仰煩 至尊 上曰

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

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 敕中外

戒嚴亥召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永平總兵

遼安伯陳瑛各還京已已 命陽武侯薛祿清

平伯吳成太監劉順等率兵二萬為前鋒自以

大兵繼之豐城侯李賢侍郎郭璉郭敦李和等

為前鋒 鄭亨二王居守廣平侯李容武安侯

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

次大發從征將士申明約束火師寒義少傳楊

吉等以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楊

樂安機務太子少保吳中尚書具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幸未發京師侯泰還匿高煦反狀不以聞丙子發哨騎五百與陽武侯兵接丁丑命崇信伯費轍以精兵益陽武侯時高煦分其衆為五軍王斌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領左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軍昌樂王監之木恒領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守宮城擇日出兵會聞上親征而所使結山東布按二司皆不應又欲選精騎趨南京皆余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三

不果戊寅上復遣書諭降之庚辰次塩山陽武侯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命大軍羣食蕪行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址分命諸將壁四門高煦等棄城守大軍進攻之神機銳砲疊發如雷霆屋瓦皆墮後遣敕諭高煦許待以不死及午遣敕諭之且別敕射城中曉示順逆禍福咸感動有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會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

夜高煦盡收積藏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焚燬之城竟夕火光燭天壬午高煦從間道出至大軍為吏所執以獻文武羣臣請儆之上不聽以章示高煦頓首請罪乃俾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執其同謀偽太師都督尚書王斌王或韋達朱恒錢巽等下獄祭未改樂安州為武定州甲申太監孟驥等馳奏皇太后諭鄭襄二王及文武群臣遣書趙王高燧乙酉班師命陽武侯及尚書張本留撫武定軍民余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五

九月丙申還京師作新館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已亥礮逆黨王斌等六十餘人族之庚子誅通謀者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使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餘人知縱藏匿應死而減戍遣者千五百餘人編置邊者七百二十七人壬寅太宴從征文武羣臣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

卡餘人於奉天門賞養有差

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薊州石門驛喜峰

口守將報兀良哈虜萬人侵邊入大寧經會州

將入寬河 上欲親擒之壬子 駐蹕遵化縣

選精銳三千人人挾二騎十日糗糧以俟乙卯

上率之出喜峯口大兵從後昧爽至寬河距虜

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為戍兵悉衆來逆戰 上

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殪其前鋒三

人兩翼爭前奮射飛矢如雨既而神機銳砲轟

余州史料 卷四 前集 十五

虜衆大潰 上以數百騎直前追之虜望見

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

縛之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丙辰斬其酋渠

駐蹕分 命諸將按虜巢穴壬戌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把台各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

百至 止喜 命中官 賜之內廚酒饌飲以

大金爵併 賜之諸將捕虜口至者無虛日甲

子 詔班師丙寅射虎於喜峯口癸酉還 京

甲戌文武羣臣表賀諸將之由獲者次第悉至

視永樂為成幸已 賜扈從巡邊文武官員各

等宴鈐官每員五銖舍人將軍校尉軍士人

錠辦事吏尉役匠人軍伴人一錠

睿皇帝

正統己巳七月虜分遁入寇脫脫不花王冠遠

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也先冠大同至貓

兒莊右叅將吳浩迎戰敗死報至遂議 親征

府部大臣諫不聽癸巳 命郕王居守駙馬都

尉焦敬等輔之大師英國公張輔等從征宣府

余州史料 卷四 前集 十六

總兵官楊洪奏虜圍馬營三日將河水斷絕嘗

中無水是日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等與

虜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瑛及總兵官武進伯

朱寯俱死監軍大監郭敬伏草中得免左叅將

石亨奔還大同甲午 上親征乙未較技虎臺

軍中夜驚丁酉遁居庸羣臣請 駐蹕不許辛

丑至宣府大風雨邊報益急羣臣請 駐蹕大

監王振怒俱令掠陣壬寅次雞鳴山成國公朱

勇等取王振進止膝 而前戶兵部尚書王佐

金鑑卷一百一十五 老營先行燒

天監正彭德清以天文止行振不聽學士

曹尚言亦不聽八月戊申朔至大同太監郭

敬密告振以虜設伏塞外會大雨振議旋師庚

戌東還次雙塞黑雲如蓋覆 御營俄雷雹風

兩大作六師驚懼徹夜不止議從紫荆關入王

振還 上過其蔚州里第既又恐損稼轉從宣

府行丁已至宣府庚申特發宣府報虜將襲我

後遣恭順侯具克忠都督克勤為後拒力戰敗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上七

沒至晚報益急 命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蘇綬

以兵四萬迎之至鴉兒嶺冒險入遇敵復敗沒

辛酉次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渴虜分

道入撓我師不得行壬戌虜詐退振令移營虜

逼而薄之遂大潰 上蒙塵王振等諸中貴及

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

平卿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瑛修武伯

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郎中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鼎刑部右侍郎

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鄧榮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通政李金

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

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純純程

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昂監察御史張洪黃常

和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

齊汪馬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遠端主

事俞鑑張鍾鄭瑄大理左寺副馬豫行人司正

尹昌行人羅如壩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

泰石王等皆死焉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上八

殺皇帝

正德十二年二月丁未 上親督諸軍禦虜於

應州虜遁 駕還駐大同左衛城先是虜五萬

餘騎營玉林將入寇 上在陽和聞之 命諸

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勳總兵張觀遊擊

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寧軍聚落堡

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

廷綏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鑾軍平虜遊

整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營於孫天堡等處勦靛鈕鎮率所領禦之上命春寧往為之援政鑒及大同右衛參將麻循平虜城參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參將左欽都勦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昶後應十月甲辰勦遇虜綉衣村督軍步戰虜南遁應州而去明日靛鈕鎮與勦復過虜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近仍分兵圍勦等比曉大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二十九

至平虜朔州等處上欲復進兵會天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頗困乃還復合勦及巡撫都御史胡璣以捷聞於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而我軍死者王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按此所謂應州功也還京日文武百官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不敢稱尊號惟稱威武大將軍文武列銜名亦不敢稱臣大學士廷和秦觴儲執壺酒冕奉果紀奉金花七月論功太監張永魏彬張忠加歲祿二十四石廕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三十

堂管關城勤勞夙夜蕭敬溫詳賴義秦文張鈞
薛貴章寇張准李英典司機務慎重安詳張鈞
并都督朱軍提督官校防密周詳兵部尚書王
瓊并侍郎陳王王憲運籌建議勤勞居多太監
于經周昂奉命往來供事不懈都督朱泰朱
洪宋贊標練士馬克副委任大用銳并敬等各
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廕勇伍一人率瓊各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一人俱錦衣衛世襲
正千戶經昂各祿米十二石廕弟伍一人王憲
各廕子一俱錦衣衛世襲百戶洪泰贊各陞一
級錦衣衛官舍米政朱勳朱舍利朱得邦侍從
左右效勞協力各廕為本衛世襲指揮使內有
乞恩傳陞者除去原有軍功者累陞又敕
內閣楊廷和累儲特寬毛紀運籌定議協力成
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伍一人錦衣
衛世襲正千戶文武各衙門皆供事勤勞五府
六部掌印官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并提督五軍
營副使提督營務尚書楊譚專官誥敕尚書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五十一

李通學掌太常寺事尚書劉愷各賞銀五十兩
紵絲四表裏五府堂上見任并侍郎副僉都御
史通政大理寺卿錦衣衛堂上官各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其侍郎通政使在別衙門掌事者
賞亦如之左右通政大理少卿寺丞并科道掌
印官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兵部該司官郎
中銀十兩員外郎八兩此十六級之功而爵賞
若此寧夏中原功賞又不足言矣內閣大臣雖
僅僅能辭而已不能有所持衡也自右賞功之
蓋未有如此

金州史料

卷四

前集

五十二

督軍朱震濂倖逃天遁謀為不軌殺巡撫等官
燒燬州縣荼毒生靈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
京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
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勦
郎黃憲率戶工各屬官員整理糧草什物兵部
仍行各軍衛有司預備馬匹船隻并水戰器具
○卷四 前集 三十三

第三世貝集 華子後 重復夫

命將征討考

高廟至今親征之外凡大舉平敵出塞

高皇帝

取偽吳○丙午八月庚戌上以討張士誠告

大江之神幸亥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

章州史稿

卷五

前集

一

章政事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發建康

率師至太湖已還常遇春敗其兵於湖州港

癸酉進湖州之昆山又敗其兵甲戌至湖州遂

圍之破其樓兵滿元紹等又破士誠於皂林乙

巳又大破其樓兵於舊館戊寅遂平舊館寨據

五吳徐達等公十一月甲申湖州告自

平杭州諸原明等

外大將軍等兵至姑蘇城南鮑魚口擊士

誠敗之

吳王孫瑄軍西歸康茂才軍北歸敗於

吳王孫瑄軍西歸康茂才軍北歸敗於

定州降六月己酉士誠出犯副將軍遇春兵大

敗之壬子復出兵西門遇春兵復敗之八月辛

巳達兵破荊門遇春兵亦破關門新寨遂凌城

士誠兵大潰執之得其官屬平章左丞參政內

史等官及將校吏士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

章州史稿

卷五

前集

二

萬已丑士誠至建康自縊死偽吳平

取中原○吳元年十月甲午中書左丞相信國

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

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

中原平宋沂州王宣父子納款壬子宣叛達討

之平之○吳元年十月甲午中書左丞相信國

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

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

中原平宋沂州王宣父子納款壬子宣叛達討

臣以慶陽降秦復叛六月甲戌連自涇州率諸軍圍之已卯遇春與副將李文忠率步騎九萬取開平敗元兵於錦州敗之於金寧又敗之於大興州進攻開平元主士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平章斬之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已亥遇春卒李文忠代將之入

李州良將

卷五

商集

五

月丙寅破元脫剌伯之師降其衆萬餘癸未克慶陽斬良臣達等還涼師賞賚有差此克元之大畧也

取福廣○吳元年十月甲子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兵由江西取福建正月破建寧擒陳瑄瑄將兵尤千七百九十餘人入

洪武元年

正月

師至延平

執平章陳友定三月

克之

州師由險道取廣東兩廣永忠等前廣東石何真等戍一數賴州衛指揮使陸仲章等與益永忠等三月何真以廣東行省降四月己卯永忠移兵取梧州廣東西悉平

征沙漠○洪武三年春命右丞相信國公達復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右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副將軍分道出

李州良將

卷五

商集

六

征沙漠四月丙寅大將軍達師出安定駐沈兒峪日與擴廓帖木兒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擴廓發千騎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剗東南壘一壘皆獲達親率兵救之敵乃退遂斬其壘指揮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兵出戰諸將爭奮遂破之敵則其亂據間擒元劍王文濟王及國公玉恩孝平章韓札兒虎林等官一千八百人

洪武元年

正月

師至延平

執平章陳友定三月

克之

復追敗之於瓜沙洲收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
手二萬餘而還甲辰文忠師至口溫地虜集營
復進至鹽胸河輕騎襲虜營至土刺河虜將蠻
子哈刺章覘知之悉騎兵結陣以待文忠與虜
稍却復進至河魯澤河虜弱於衆搏戰不已文
忠馬中流矢急下馬短兵接從官劉義直前奮
鎗身被矢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
義直自奮鎗突進義直快迅騎勇進士皆殊死

集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九

復追敗之於瓜沙洲收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
手二萬餘而還甲辰文忠師至口溫地虜集營
復進至鹽胸河輕騎襲虜營至土刺河虜將蠻
子哈刺章覘知之悉騎兵結陣以待文忠與虜
稍却復進至河魯澤河虜弱於衆搏戰不已文
忠馬中流矢急下馬短兵接從官劉義直前奮
鎗身被矢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
義直自奮鎗突進義直快迅騎勇進士皆殊死

集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

衆追奔至崑崙山斬首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遣梁州等衛將士分戍磧北等處而還愈行至壽春遇疾卒追封寧河王尋封沐英為西平侯將士陞賞有差

討故元孽○洪武十三年故元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衆數萬屯於河林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往討之英師至靈州遣候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遠率精騎度黃河經寧夏慰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上

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分軍為四道至夜樹柵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悉封諸將安陸侯吳復等十餘人為列侯

平雲南○洪武十四年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將軍率三十萬衆征雲南丁未友德至湖廣遣左右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趣烏永十二月戊辰友德等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二

里麻兵於白石江擒之斬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分兵授玉英趨雲南壬申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羅佐山轉入普寧州草舍自縊死癸酉玉等入雲南定之遣將分道取雲南諸路庚辰友德大破元右丞寶卜兵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望風降附十五年正月辛巳別將攻威楚路降之壬午降其曲靖宣慰司中使徵江武定三路七州六縣閏二月癸卯左右副將軍兵進攻大理克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於是車里平緬等俱降雲南悉平討故元納哈○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洋武定侯郭英率兵二十萬北伐以元丞相紇哈出近邊故也三月辛亥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丁丑勝等至遼州東獲納哈出也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

進師金山之西使其故將乃刺吾米云納喻出有三營畜牧甚盛不肯會虜主期至是見逼於我乃遣使至大將軍陽為納款而實覘我兵勢勝遂遣藍王往一禿河受其降虜見我兵盛還報納喻出乃指天噴噴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王約降王大喜與飲懽甚納喻出酌酒酬王王請之先納喻出即先飲更酌以授王王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與爭讓久之納喻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三

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薄之納喻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所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其所部將士妻子凡十餘萬松花河吐聞納喻出被傷遂驚潰勝遣觀童諭之其降者凡四萬餘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追獲吐奔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傷殘達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是役也踰於霍冠軍之降休屠渾邪耳第以大

將軍與鄭公茂等功相評勝還朝待罪茂雖爵流雲南舉軍無賞者然王處置之失宜僅亞於茂而茂之直前斫納喻猶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討北虜○洪武二十年九月丁未永昌侯藍王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格為左右參將討北虜二十一年三月乙卯出師至百眼井丙辰至捕魚兒海偵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四

以定遠侯王弼為前鋒直薄之虜方欲吐向聞大軍至太尉蠻子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兵數十人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代王及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只得寶圖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徽

箭三千三百九十道金甲一銀甲三馬四萬七
匹四萬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
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其甲兵焚之尋又破
破元將哈刺章營獲其軍士一萬五千八百三
戶馬駝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

討東川夷○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西平侯沐英
奏東川諸蠻據烏山路結巢而叛上下三百里
人跡阻絕詔大發馬步兵命賴國公傅友
德仍為征南將軍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

李川史料

卷五

前集

十五

為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為左參將靖寧侯葉
昇為右參將往討之尋賜友德敕諭友德
等謂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羅
羅厥後子姓蕃衍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
烏蒙芒部祿掌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
相為救護近稱諸蠻不叛者實為循良固未可
遂詐然須知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
謀然後賊可破也又加以山勢險峻道路崎嶇
林菁深窳其人如猿猴猝難捕獲宜且駐兵也

舟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六

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在
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
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
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
泰駐羅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忠駐
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泗陽
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
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
駐長寧夷陵諭以休息士卒控制蠻夷七月

以友德奏召還

討故元孽○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以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平章忽哥赤等特為邊患詔晉王燕王各率所部大軍討之尋命賴國公偉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南雄侯趙瑄為左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為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全寧侯孫恪為右參將赴北平操練兵馬聽燕王節制復命齊王率山東都司青兗州護衛及徐邵二衛精

兗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七

銳馬步官軍隨征聽

齊王節制仍遣都御史

鐵古思帖木兒以教諭咬住等降二月燕

王率兵出古北口友德等各以所部從燕王

諭之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

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

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命發哨騎

探得虜跡知乃兒不花咬住等駐廬帳於遠都

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今大雪

虜必不疑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遠都隔一積

虜不之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之觀童與乃

兒不花舊至則相抱持而泣倉卒間我師已壓

虜營虜眾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諭以

燕王自至毋恐也乃兒不花咬住素聞王威

信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王王降辭色待之

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

過望遂無適意將至營又復召還如是再三

遂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以歸捷聞詔乃兒

不花等將校約二百餘人入朝獻太尉等銀

兗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六

印四金牌三銀牌八鐵牌五并所受元宣命二

十八道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

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為副都御史

忽魯赤為工部右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

鉞銀兩有差晉王兵出塞不見虜而還

建文朝

禦靖難師○建文二年七月燕王起兵北平

執殺都指揮使謝貴左布政使張昺事聞命

征虜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三十萬眾伐之公

月以十三萬衆戰於真定敗績炳文僅以身
免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顧
成都指揮劉逵俱被獲九月命太子太師曹
國公李景隆率兵五十萬代炳文賜節鉞得
專征伐是月遼東總兵江陰侯吳高復敗績大
寧失守寧王與其三護衛兵皆為燕十月景
隆等悉衆攻圍北平不下十一月燕王自大
寧還救景隆等大敗走屯德州以燕王間肅
削遼東帥吳高爵戍廣西專任都督楊文三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九

正月燕王圍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救之遇
燕王復還德州令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右副
將軍安陸侯吳傑駐真定尋合兵進至白溝河
與燕王大戰連日復敗績死及降者數十萬
景隆走德州燕師來薄景隆走濟南燕師遂取
德州追擊至濟南景隆戰復敗走燕師遂圍濟
南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鐵鉉擊却之燕王歸
北平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講和於燕八月
都督徐凱等敗於滄州被擒詔都督戚庸以

兵駐東昌與燕兵戰大破之王走北平進封
庸歷城侯為平燕將軍諸將咸屬焉三年二月
庸進兵大戰於滹沱始勝之再戰大敗死者十
餘萬庸走德州聞三月吳傑及都督平安兵復
敗於滹沱北死者復十餘萬順德廣平大名俱
失守遣大理少卿薛昂使燕諭羅兵五月都督
索宇兵復敗十月都指揮花英等兵復敗被獲
十一月遼東兵圍永平者復敗四年三月平安
兵復大敗於徐州命駙馬都尉梅殷以重兵
守淮安號四十萬盛庸率餘兵走與殷合左部
督何福等復大敗於靈璧福走左副總兵陳暉
右副總兵平安右叅將馬溥都督徐真等三十
七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
監副劉伯完等一百五十員皆被擒死者六萬
餘人泗州失守戚庸兵復敗於淮安失戰艦以
千數燕王遂南揚州失守命皇從姑慶成
郡主如師請和割地不許六月戚庸等集舟師
拒之瓜洲復大敗王遂渡江鎮江失守命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二十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等率兵分道出塞之復大敗遣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行成不許景隆等遂納款復命諸王如師行成不許燕王兵至金川門谷王樓閣門內之京師失守

文皇帝

討安南○永樂四年五月安南國王陳天平還國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之封其僭臣胡奎為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三月己巳胡

介川史料

卷五

前集

三十一

左選殺天平四月辛未事聞上大怒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統兵八十萬征之仍敕占城王木邦宣慰夾攻之十月戊子將軍能以疾卒於龍州新城侯輔代總其衆以進乙未輔師發憑祥度破壘開前哨破之檄安南將吏救胡奎父子二十罪防申破雞陵關庚子搜芹站伏哨昌江造浮橋至北江府謀西平侯晟兵至

白鶴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謀知賊衆號七萬沿洮江施江富良江立柵以守丁未下詔以新城侯為征夷將軍十二月辛卯西平侯奎宣江江面軍吹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新城侯攻洮江造浮橋濟師遣朱榮賊敗於嘉林江北尋克多邦城大破賊遂循富良江南下搗其東都破之癸卯復破西都屢敗其兵三江等路皆請降五年正月丙辰敗其援兵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己巳復敗之於木九江斬首萬餘辜

全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三十二

己復敗之於富良江斬首數萬胡奎父子脫身走五月甲子獲胡奎父黎季犛於海口山中乙丑獲黎蒼於南望山即胡奎也安南平六月癸未詔示天下定為都布按三司衛十千戶所二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安撫人民三百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船隻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三件進封新城侯為

吳國公西平侯為黔國公

討交趾○六年八月乙酉交趾賊簡定鄧悉等

反命黔國公嚴率兵四萬討之尚書劉備衆

軍事十二月丁酉嚴與簡定戰生厥江敗績尚

書簡都督呂殷皆死之二月壬午命英國公

輔為征虜副將軍清遠侯王友副之發兵南討

八月己未英國公敗賊於鹹子關九月庚午復

敗賊於太平海口十一月生獲偽虞上皇簡定

等八年正月丙子敗賊黨阮師檜等丁酉簡定

李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二十三

及偽將相陳希葛等伏誅英國公還京八年五

月丁丑黔國公嚴追賊首陳季續等於虞江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戊寅嚴別將江浩與賊黨鄧

景異戰不利季續尋請降赦之以為交趾布政

使鄧景異為都指揮九年正月己卯英國公仍

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合嚴兵往討七月丙

子輔嚴敗賊於月常江十一月癸亥復破賊於

沿海盡殲其醜類十年八月癸丑輔復大破之

於神技海十一年十二月復大破之於愛子江

十二年正月壬辰討賊首鄧景異甲午獲阮師

等三月癸未獲偽越國大王陳季續等餘黨悉

平英國公等賞資加等

討北虜○永樂七年秋七月癸酉命琪國公

兵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

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

右都將率十萬騎討北虜本雅失里治其親使

臣郭驥之罪也甲寅福以千餘騎先至敗虜遊

兵於臚胸河遂越河謀知虜相距三十里不待

李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五十四

集徑薄其營與戰相持三日每戰虜輒佯敗

引去福銳意乘之虜衆益盛福謀遣同安侯使

虜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同安侯不可福勸

曰不從命者斬既行虜伏發安平武城二侯

五百騎突虜陣殺賊數百人力屈死兵甚大

福與王忠俱被執見殺士卒死者數萬人追削

琪國公爵遷其家海南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六

聊邪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命將征討考下

宣宗朝

討交趾○宣德元年夏四月 命太子太保成

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

充叅將兵部尚書陳洽仍叅贊軍務往交趾等

處征討叛寇黎利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一

隸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三千餘人

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前是交趾總兵瑤

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利敗績故也九月 命

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其月通抵

交趾十月通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

戰不利善等分兵為三道來逼交趾通等出戰

叅將馬瑛破賊於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

橋遇敵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中傷而還黎利

自 安聞之自率衆會善進圖東關十二月通

天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

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

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事 聞詔以

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為總

兵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敷為右

叅將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

官興安伯徐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

副將軍分兩道討利升所統兩京湖湘二廣十

二省兵晟所統四川雲南兵合七萬人二年正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二

月通出兵大破賊斬偽司徒黎多偽司空丁禮

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決三日利兵復振

三月再發諸省兵四萬五千二百人益升黎利

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利于輔

等俱死之八月柳升兵至隘留關具書請罷兵

立陳氏後兵進累破柵直抵鎮夷關升意輕賊

以輕騎百餘前進渡橋遇伏中標死從騎皆沒

軍中洶洶是日銘以病死明日李慶亦以病死

失兵為賊所乘遂覆沒崔聚被擒不屈死之而

嚴兵通恨沮不敢進十月事 聞黎利上章選
方物請立陳氏後 詔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
部右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
徐永達為副使齎 詔撫諭之 命王通等班
師十二月王通不俟 命與利盟並師及文武
官吏家屬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還三年閏四
月至 京文武廷臣劾奏通及馬瑛方政三司
官布政戈謙等俱論死錮禁之籍其家五月李
琦等還奏陳氏之當為後者嵩於正月中病死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三

文喬遂絕於是 命利權其國事而交趾失矣

英宗朝

討思倫發○正統六年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
軍印克總兵官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率左
副總兵李安右副總兵劉聚等合漢土兵十一
五萬討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初洪武間平雲南
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為其頭目刁千孟
所逐赴 京陳訴 命為宣慰使居麓川分其
餘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路江等四

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養木邦為宣慰
後孟養宣慰刁木但與其鄰讐殺而死緬甸宣
慰新獻加乘其敝取之新獻加復為所殺麓川
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為宣慰復乘緬甸敝
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欲盡復祖故也
累 詔撫諭之不從遂用兵而黔國戍兵往不
利都督同知方政等戰死晟暴卒弟都督同知
昂繼之復敗至是始大用師焉十月進兵破其
上江寨其將刁放憂刁招漢等斬首虜五萬餘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四

四十二月至騰衝進兵累破其衆遂平麓川殺
溺死者將十萬人思任發父子走孟養師旋封
賞有差八年五月以思任發走緬甸索之不獲
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為寇復遣貴驥等率大
兵五萬討之九年二月破麓川兵進至緬甸敗
之獲賊妻孥家屬九千餘人捷聞 詔班師陞
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而正南騷然矣
計三衛○正統八年正月 命成國公朱勇恭
順侯吳克忠太監僧保出喜峰口與安伯徐亨

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都督馬亮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都督陳懷太監但住出古壯口各將精兵萬騎約至黃河土河兩河口會遼東各路兵馬勒兀良哈等三衛達賊二月勇等各捕國首級俘獲人畜器械陞賞有差

討福建寇○正統十四年正月 命寧陽侯陳璘為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謙董興為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應提督軍務太監吉祥陳燕為監潛大發兵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五

福建寇鄧茂七等先是茂七以沙縣押拒捕被巡檢遂反聚眾至五十餘萬遂自稱閩王初以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副之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金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陳詔兵未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叅政張瑛戰不利死之賊遂進延平與劉聚遇中流矢兄子伯孫代之十一月懋等進兵平之凡斬獲萬餘人

討鎮賊○正統十四年三月都督徐恭為總兵

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銀坑盜也以十二年反而征閩者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明年張楷兵征閩遇於宗留復遣副總兵陳榮討之復敗沒乃遣恭以二千騎馳至處州會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都指揮沈麟耿定至處出戰麟兵皆殺恭僅以身免會張楷兵至稍稍得敗之遂諭降其黨以敗故功不論

討廣東賊○正統十四年十月 命都督同知董興兵都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討廣東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六

賊黃肖養先是肖養叛圍廣州殺都指揮王清勢大振景泰元年三月興兵至廣時賊畏信民恩威稍稍降散四月興遇賊於大洲頭大戰破之殺溺萬餘人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憲宗朝

征叛蠻○成化元年正月 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左僉都御史韓雍贊理軍務調兩京江西湖廣兵萬人

及土兵一十五萬人征兩廣叛蠻二年輔雍破大藤峽賊寨三百二十四斬首三千二百七級生擒七百八十二人獲賊屬婦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改大藤峽為斷藤峽尋又攻破五村大帽山黃沙吳峒等寨斬首四千四百三十八級生擒二百餘人獲賊屬男婦二百七十餘人奪獲被擄男婦三千九百四十六人詔輔班師雍留封爵陞賞有差

計剿襄賊○成化元年十二月命撫寧伯朱

全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七

永為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為左叅符都督兼事鮑政為右叅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右少監林貴監軍統京營山東下班兵萬五千及川貴湖廣兵討荆襄反賊劉千斤等二年四月賊平擒千斤等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五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招撫脇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績斬賊首二百三十四人獲賊屬三百六十七人九

月復破平之擒石和尚劉長子等六百餘人永寧封爵陞賞有差

征建州夷○成化三年五月命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遼東征建州女直凡五萬騎命朝鮮以萬騎佐之十月從撫順關出塞抵其境破之左哨擒五十一人斬首二百四十五級俘男婦一百六人奪被擄男婦七百十七人獲牛馬器械無算右哨擒十五人斬首一百四十四級俘男

全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八

婦二十九人奪被擄男婦一百九十五人獲牛馬器械無算尋縱兵深入先後復擒三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九級俘男婦一十六人奪被擄男婦二百五十三人獲馬牛器械亦稱是朝鮮奏賊酋李滿住等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三

人獲牛馬羊二百餘

陞賞有差

征都掌夷○成化三年命太監劉恒兵部尚書程信總兵官襄城伯李瑾征四川都掌夷分

六哨進兵四年二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
一千四百五十七處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
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口馬牛羊豕三
千鈺鼓鏢弩等軍器五千餘事瑾等加祿賞獲
有差

討叛寇○成化四年七月 命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太監
劉祥監軍率京營延綏寧夏等騎兵一萬三千
討石城叛寇滿四等先是滿四等以虜裔散處

會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九

固原邊地家富饒為衆將劉清指揮馮傑迫賄
不能應清遣滿四姪指揮璫捕之四等遂擁璫
入石城以叛衆漸集五千餘人清傑攻之不利
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討之復大敗事
聞 詔會寧夏延綏兵討之陝寧兵先進戰復
大敗賊附者益衆至是始遣忠等尋益邊兵合
五萬人忠初至敗其衆斬首數百而伏羌伯毛
銳中流矢死我師遂挫乃議於甘肅為長圍五年
二月滿璫降四之腹心楊虎亦降乃使虎力

誘四出戰徽擒之又三日城潰斬首數千級擒
千人以二百獻俘餘悉斬之夷石城險其餘黨
走葦葦山者至明年亦就擒忠等陞賞有差六
年又 命忠總督軍務督同湖廣總兵官右都
督李震撫勦荆襄流民七年七月奏斬叛者千
級俘其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 諭
遣復業者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後疏又云一百
五十餘萬人忠等陞賞有差

征虜三大捷○成化十五年 命太監汪直監
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征虜將軍印征遼東建
州夷右副都御史陳鉞叅贊軍務仍 敕朝鮮

會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十

國王李薺夾攻十月永等奏破焚四百五十餘
寨斬首六百九十五級俘四百八十六人以大
捷 聞明年薺遣使奏捷直加祿永進封公陞
賞有差○十六年正月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太
子太保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勇
為平虜將軍率京兵萬人赴延綏征虜宣大寧
夏固原甘肅諸鎮出精兵三萬應之三月王越

奏與直襲賊於威寧海子生擒男婦百七十一
斬首四百三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十五
馳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盛甲弓
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以大捷聞直等加祿
越封伯餘陞賞有差○本年十二月太監汪直
仍為都督威寧伯王越為提督太子太傅保國
公朱永仍佩平虜將軍印為總兵官往大同征
虜十七年二月破賊於黑石崖生擒十人斬首
一百十二級獲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十一

百餘件以大捷聞直越加祿永與世襲餘陞
賞有差

孝宗朝

討貴州賊○弘治十四年七月命南京戶部
尚書王軾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帥湖廣雲南
播州等處土兵三萬三千人討貴州賊米魯米
魯者普安州土官隆暢出妾霑益州土官安民
女也隆暢老以子禮代職米魯依禮居而與營
長阿保通構禮與父暢隙暢逐保而燬其室保

遂叛與禮偕外兵焚暢別部廬舍殺其從人暢
怒誅禮米魯遂與保發兵攻暢破其百餘寨暢
走之雲南鎮巡使之講和魯陽聽命而誘暢毒
之遂益熾分其兵為四寨保逐偕稱王總兵東
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發兵萬餘討之偕阿保
及其子米魯亡走父之復熾官兵追捕之不利
都指揮吳遠被執乃詔軾督太監楊友總兵
官豐潤伯曹愷都御史鉞討之軾未至而太監
友貪功率兵先入其地米魯以萬眾劫營遂擄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七

友而殺右布政使閻鉅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
宗武等凡五將貴州大震軾至具以聞詔大
發兵合十萬人討之十五年七月分八道以進
累戰破之獲米魯及賊黨福佑凡下寨千餘擒
百九十人斬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婦千餘人
賜敕獎諭班師餘陞賞有差

武宗朝

討川廣賊○正德四年三月命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左都御史洪鍾總制湖廣鄖陽及陝西

河南四川等處軍務并總理武昌等府賑濟事宜以湖廣等處荒旱多盜故也六年 命鍾督同都御史林俊等討四川大寇藍廷瑞廖麻子鄔本恕七年永順宣慰彭世麟誘獲廷瑞本恕加鍾太子太保俊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未幾廖麻子等復熾八月 召鍾還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右都督時源充總兵官代之八年四月擒廖麻子係喻老人復叛九年二月就擒賊平澤等陞賞有差

舞洲史料

卷六

前集

上

計寶鑄○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寶鑄反書 詔御用監大監張永總督軍務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總制三邊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統京營兵二萬及各路兵討之戶部右侍郎陳震暫代一清行事兼整理糧草本月遊擊將軍仇鉞襲執寶鑄五月 詔班師鉞封伯餘陞賞有差

討土夷○正德六年二月起復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等處軍務鎮

巡等官悉聽節制聽以便宣行事五月東鄉等處賊平破柵二百六十五倖七百五十餘人斬首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八月姚源賊平斬首五千餘級又破華林賊斬首二千餘級金等陞賞有差八年以餘賊猶熾 命右副都御史俞諫為提督代金權任亦如之右都督劉輝充總兵官十一月大盜王重七等就擒金諫後先雖平賊有功而所縱狼兵殺掠人子女劫剽財物金帛尤甚故人為之謠曰王賊尚可官兵殺我

舞洲史料

卷六

前集

下

討流賊○正德六年三月 命太保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精騎二千及河南山東北直隸兵討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八月 命兵部左侍郎陸完為提督統宣府延綏兵合討之其月以中錫倖無功下獄完專督師太子太傅伏羌伯毛銳為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監督陸閣監神鎗數戰有功賊衆楊虎趙鐔入河南者尤熾伏羌伯敗績七年三月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咸

寧伯仇鉞為總兵官陸闇為監督率邊兵討之
閏五月河南賊平劉七等入湖廣 詔都御史
澤伯鉞與完相去督軍撫鎮而下悉聽節制八
月完平劉七等於狼山前後斬獲數萬人鉞進
封侯大用闇皆封一兄伯爵完等陞賞有差
禦北虜○正德十年北虜犯宣大近邊 詔御
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忠監督
神鎗發京營騎卒二萬合宣大遼薊兵禦之仍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廿五

賜永金關防鋼劍得便宜行事賞賜兵銀數十
萬計不遇虜而還

討土魯番○正德十一年土魯番陷哈密虜其
王及金印仍犯甘涼等處 詔太子太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統陝西三鎮兵討
撫之以綵幣易印及王而還後以不得要領奉
澤功

世宗朝

討叛卒○嘉靖三年大同兵叛殺都御史張文

錦 詔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督兵討之都
督桂勇以計僇其叛者再亂再定瓚等無功而
還十二年復叛殺總兵李瑾 詔總制兵部左
侍郎劉源清都督都永督兩鎮兵討之遇虜救
賊不利逮源清下獄以左侍郎張瓚代郎中詹
渙等誘捕叛逆誅之張瓚等賞賚有差

討岑猛○嘉靖十年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姚鏌
總鎮太監潘潤總兵撫寧侯朱麒等討破田州
府叛守岑猛僇之以捷 聞鏌進太子少保立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十六

都御史潤等加祿賞賚有差田州土口盧蘇王
受以七萬人挾猛子以叛討之不利事 聞詔
奪鏌等加職即家起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
守仁提督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督同姚鏌
等合兵進討鏌尋放歸里守仁至軍招諭蘇受
請降杖之百赦不誅并赦猛子段田州府為田
寧府設流官統之事 聞賜守仁白金五十兩
練帶四表裏 遣行人樊諭

征安南○嘉靖十六年禮兵二部會廷臣議安

南僞首莫登庸僭逆十大罪當討 詔會推素

有才望大臣以為總督等官起原任南京刑部

右侍郎胡璉為戶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高公

韶為右侍郎俱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璉雲

貴公韶兩廣都督僉事等官江桓充副總兵都

指揮楊鼎田茂充左叅將孫繼武充右叅將樊

秦蕭鼎湯慶陳偉充遊擊將軍各領兵征討兵

科給事中李鶴鳴御史傅鳳翔往兩廣給事中

馬汝璋御史胡時濟往雲貴各紀功起復右副

都御史毛伯溫至京將 命之大師已替俱停

止十七年 命寧夏鎮守總兵官戚寧侯仇鸞

還京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征南諸

軍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叅贊軍事尋以兵部覆議用兵事宜不符 旨

復暫停以恭上 皇天上帝大號 皇祖謚號

陞丁憂服滿禮部左侍郎黃綰為本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右春坊右諭德張治為翰林院學

士齋 詔及幣招諭安南仍令至承天行在

面諭行事蓋欲寄以相機撫討也十八年登庸

子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鎮南關請降

復 命禮兵二部會議尋以綰它奏忤 旨罷

之仍 命侯鸞伯溫南征十九年鸞至廣東挾

璽書責征鸞將軍安遠侯柳珣戎服行屬將禮

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上書自列 詔勒鸞歸以

珣代之本年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

廣狼土官軍十五萬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

會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

處水兵為海哨及議雲南所集漢土兵於蓮花

灘為兩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

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

定馳檄安南吏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

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

郡縣優之擒登庸父子降者賞白銀二萬兩官

以顯秩其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順亦待以不

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乞

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 制許之會登庸子方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

瀛已死乃於十一月三日留其孫福海守國而自與從子文明大酋阮如桂等約四十餘人入關街組繫頸詣所設 闕廷徒跣蒲伏驛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諭奉正朔舊賜印章護守以候更定伯溫等乃諭之歸而上疏言狀下兵戶部議上 命降安南匡為都統司以莫登庸為都統使秩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七

將軍節制諸路主客兵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都御史楊守謙陞兵部右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討之尋以守謙不擊賊棄市大將軍鸞尾虜至白羊口迤東紅橋等處猝與虜遇潰走死傷千餘人 詔賞鸞及諸將金幣各有差仍進鸞太保總督京營或改三十年議開馬市俺答尋執叛人蕭片等以獻加仇鸞無太子太傅歲祿二百石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監馬市兵部侍郎史道轉尚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十

太子太保公朱希忠兼太子太師都督陸炳太子太保餘賚有差三十一年正月虜犯威遠城等處鸞自請行遣詔不許三月鸞始出師至大同上言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伏兵起溝下前軍陣亡者二十人傷者二百十三人失馬二百匹虜賊首五級獲達馬三十匹詔賞鸞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諸將戴倫等三十六人各白金十兩鸞尋還師八月虜聚大眾遼外謀犯喜峯口鸞當出師而病乃奪其大將制全州史料卷六 前集 二 王 較丙印章其夕病死數日通虜事發 詔修其屍分懸九邊妻子俱斬籍其家 討倭夷○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以倭寇犯浙江南直隸等處勢猖獗 命索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直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馬錢糧悉聽便宜處分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文臣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三十四年工部右侍郎趙文華條陳禦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

海禮部覆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右之遂命文華往祭告并督察軍機賊情文華至促瓦氏出兵出戰敗績尋以張經久無成績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剋期平賊

介州史料前集卷之七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厚俊學董復表彙次

功賞考

節錄論其錄是實錄仍存別集

右賞格最重覆軍破城者至黃金千斤綵幣萬段我朝規制最為不浮今得而畧志之

蓋自宣英二廟以後薄賞而重陞一時幣

藏雖不至大空匱而所陞祿秩其為百年之賞

蓋不啻數十矣

介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一

成化三大功陞賞○建州夷之捷斬首九百九

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寨牛

馬千餘撫寧侯朱永進封保國公太監汪直歲

米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右副都御史陳鉞為

右都御史領兵右監丞監營都督同知馬儀僉

事白金繼謙王諧白瑜都指揮同知崔勝周俊

署都指揮使韓斌俱陞一級紀功御史楊徽為

按察副使試僉事王璿齊經俱實授總餉郎中

王宗彞為太僕少卿僕餉都指揮同知常凱署

都指揮使叅議張盛副使魏秉加俸一級將上

陞賞者五十人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

百四人○威寧海子之捷擒幼男婦女百七十

一斬首四百三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十

五駝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七十

六盔甲皮襖弓箭一萬有餘太監汪直加歲米

四十八石太子大保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

世襲鎮守太監章正歲米十二石奉御孫勝章

敬總兵都督同知花瑾副總兵都督同知孫越

介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二

右叅將都指揮同知盧欽宣府副總兵都指揮

同知江西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閻斌陞一級

左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周璽陞都指揮同知巡

撫大同右副都御史孫洪轉左支正二品俸紀

功給事中孫博為山西按察僉事督糧山西石

炭政李岳為左叅將士陞者二千九百八十

六人賞者一萬七千九百二人○大同黑石崖

之捷生擒虜賊十人斬首一百十三級獲馬七

百三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件監營太監汪直

歲米三百石總兵保國公朱永世襲總督伯王越加太子太傅增祿四百石仍廕一子錦衣百戶神鎗太監傳喜歲米十二石與鎮守太監章正廕同越監丞孫勝陸闇奉御鄒玉各一級右叅將都督僉事李俊署都督同知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馬俊實授左叅將都指揮同知周圖都指揮使副總兵都指揮使江山署都督僉事紀功御史劉璧為按察副使督餉郎中孫忠為右叅政簡運副使張文昭右叅議傳允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

各俸一級將士陞賞者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二人右建州威寧海黑石崖所謂三大邊功也皆汪直主之而朱永王越各居其二陳鉞居其一爵賞冗濫府庫空竭自直與越敗後邊事稍稍寧息矣

正德中寧夏之功獨仇鉞耳張永至加歲米四十八石賞白金五百兩綠幣五十表裏然誅劉瑾功亦可當也而後遂封兄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

國廢朱兆藩閭賈丞楊廷和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永年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仍各賜白金一百兩綠幣四表裏梁儲以後至改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敞太子少保廕子會錦衣衛百戶尚書白鉞劉機田景賢劉璟俱加太子少保與敞及兵部侍郎陸完李浩各白金三十兩綠幣四表裏他侍郎副都通政大理俱二十兩三表裏司禮太監溫祥賴義谷清秦文范宣張欽祿歲米各十二石賞同內閣廕弟姪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千戶有差已復推永倒封太監谷大用兄大寬為高平伯馬永成姪山為平涼伯魏彬弟英為鎮安伯而義子朱德亦為永壽伯後永弟震復為右都督大用等難免同瑾亂政之誅東陽等內懷不能赦正之愧而皆切冒崇爵厚賞儼然朝宁何也東陽等當力持持之不可則力辭以潔身差為彼善而計皆不及此一時之念品與時事皆可也與永謀者楊一清入為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四

奏請尚書太子少保賈白翁五十兩綉帶二
裏及廕一子錦衣千戶後改吏部加少保太子
太保則猶以前功云

山東河南賊平應加封擢者獨仇鉞彭澤陸完
而已鉞進封咸寧侯澤與陸完俱加太子少保
完為左都彭澤右都一子世襲錦衣百戶而太
監谷大用陸閻各歲祿二十四石一子錦衣千
戶大用弟大亮復進封永清伯閻弟永鎮平伯
兵部尚書何鑑加太子太保廕叙如完澤侍郎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李浩石玠陞俸一級錄子入監以至內閣大學
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綵
幣四表裏廕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辭改廕文
職又辭東陽龔支尚書俸廷和加少師無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儲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宏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此何
說也
討寧王賞格領軍內官將官并提督巡撫等官
督兵擒斬宸濠者俱封侯下手擒斬者陞五級

奏管千總官生級把總官處級管隊官六級
兵擒斬首惡主謀用事者一名陞一級武官逐
正一品文官至從一品止原係伯者五名以上
進封侯左都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者每
一名本色俸一百二十石下手擒斬者每名為
首陞三級為從陞二級本管千總每名陞二級
把總每名陞一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一名
以上加賞四名以上遞陞二級督兵擒斬從賊
一百名以上陞一級四百名以上陞二級隨伍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六

軍人擒斬三名陞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二名
賞銀十兩陣亡者陞實授一級原無職役不願
陞者賞銀十五兩陣傷回營身故者陞署一級
願無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兩前項俱世襲後
王守仁等擒獲寧王有旨江西反賊勦平地
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裡即會官集
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照舊崇賞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
御史廕子孫世襲正千戶戴德孺陞三級邢珣

謝通各平級伍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綵
絲四表裏謝源文部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未
京宴勞但先帝山陵甫畢禮儀從省寫教
差行人前去慰諭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南京光祿寺辦宴內外守備并府部掌印侍宴
按此與前格迥不同矣

自平寧藩之賞後惟遼東兩捷內閣大臣及統
兵有至白金百兩者餘不能過八十兩幣亦無
至十表裏蓋賞例之有節未有過於我朝者
矣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二

營繕功陞賞附

永樂十一年營建長陵功武義伯王通進封成
山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侯爵散官勳號
如故賞綵幣六表裏鈔四百錠掌金吾右衛事
都指揮僉事許亨陞都指揮同知金吾右衛指
揮僉事李旺陞指揮同知羽林前衛指揮同知
吳剛陞指揮使亨賞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旺
剛各賞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營繕所正蔡

清陞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不視司事實綵幣
三表裏鈔二百錠其營繕所正王寧等并督工
官吏及軍民工匠賞各有差復論初卜告之功
陞知縣王保州同知賞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
陞給事中馬文素太常寺博士陰陽訓術曾從
政陰陽人劉玉淵皆欽天監漏刻博士食祿不
視事五官靈臺郎吳永始以僧授官改僧錄司
右闡教各賞綵幣二表裏鈔百六十錠
正統六年三殿二宮成賜太監阮安僧保各
金五十兩銀一百兩紵絲八表裏鈔一萬貫柳
晉同知沈清陞脩武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少保工部尚書吳中陞少師尚書如故各賜
紵絲五表裏鈔五千貫太僕寺少卿馮喬揚青
俱陞工部左侍郎各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
貫所正工人等各賞絹鈔有差

舟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八

賜養考 賜物籍而已 餘條

登極賜養

即位之賜 高皇帝時無之自 文皇以

藩邸入紹大位始有賜然不過在京文武吏民而已 仁宗登極爰布大賚徧及藩封最為優渥自是後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積往往不勝其實矣

武宗即位承運庫太監奏 大行皇帝喪葬用

度浩繁又今方將舉行徽號并大婚等禮須用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元

金五千餘兩給賞內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

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積不多宜預行區處下

戶部集議言戶刑二部都察院收貯贓罰等銀

贖罪銅錢并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萬餘

兩即今給散在京軍官春季俸銀十萬餘兩遼

東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

餘兩矣據支贓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

金千兩其寔見在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蓋

今北方大旱虜勢猖獗不可不應給賞之數宜

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門借補議上

詔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祇祿有裁

減查覈之詔因言通因宣府等處傳報賊情數

月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

為甚准京庫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湏如舊給

賞此外一切禮儀賞賚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

遺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重加裁定

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侯駙馬伯儀

賓都督都指揮錦衣衛堂上見任并帶俸官及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一

文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

給銀其銀以戶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

內庫見收者兼用不足則取內府歷代舊錢

國朝通寶三萬二千萬文准銀二十萬兩以補

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報在冊錢糧酌量查

取三之一或四之一備用之金宜令四川產有

之處按寶鈔子兩此後實用則待各處解到折

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

又先年賞賚 皇親駙馬功臣內官寺觀莊田

將公萬餘兩每歲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
兩宜遣官查解內庫以備給賞俟庫藏稍充仍
歸業主此皆因時權處以應目前之急而邊方
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庫會同司禮
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內閣計處
今後支用務守 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
入為出加意樽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賞并無益
工作不得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戶部
戶科查考如御史李良議若仍以齋醮等項為

余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十一

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之人從重問擬庶
國計可充 命再審議乃言 親王賞賜宜仍
舊典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京內
外守備參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
在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 上曰賞賜照成化
二十三年則例銀兩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已之
餘如所議

建儲賜養

景泰三年

皇太子今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

各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二兩三
表裏三品三十兩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
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七品十兩一表裏八
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賞朝其各雜
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并順
天府學生員絹一疋軍校勇士力士廚役各五
錢辦事官吏當該吏典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
軍民匠醫士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廝坊廂里老
人等各布一疋各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
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各處內外守備總兵
督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少監蒙泰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各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
瑛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達等十五兩一
表裏給事中劉清等一表裏時以易儲推恩非
例也

余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十一

優賜親藩

天子即位而賜

親王公主歷朝皆有考○成

兩賜 周楚齊代諸王并 靖江王各黃金百

兩白金千兩鈔五千錠文綺四色色或十疋至

四十疋四色者曰綺絲曰錦○仁宗賜 漢趙

二王各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萬錠文綺

四色色各百疋或二百疋良馬百匹胡椒蘇木

各五千斤以同母弟故也賜 周慶寧代潘唐

魯晉蜀九王及 平陽王美壯晉庶人濟熹白

金五百兩至千兩鈔六千錠至萬錠文綺四色

色或六疋至二十疋胡椒蘇木各三千斤廐馬

徐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十三

二十疋 周王加黃金百兩其公主白金鈔綺

有差○宣宗賜 諸王白金三百兩至五百兩

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鈔二萬至三萬貫綺四

色色或三疋至二十疋或外加兜羅錦西洋布

二色色各數疋公主亦有差○英宗賜 諸王

白金二百至五百兩鈔萬貫至三萬貫綺四色

色或三疋至二十疋公主亦有差○景帝賜

諸王白金二百至三百兩鈔萬貫綺四色色或

五疋至十疋公主亦有差○憲宗賜 諸王白

金二百兩至三百兩鈔萬貫至二萬貫綺四色色

或三疋至十五疋公主無聞○孝宗 武宗

賜 諸王大約視 憲宗略同○武宗以後

史畧其數不可攷大抵 宣宗時數已薄於

仁宗自是而後差次減削益懸絕矣攷之漢史

惟呂太后崩遺詔賜諸王各千金其後人主加

元服賜諸王黃金皆百斤而即位之賜不可攷

也惟元自成宗即位大會諸王比世祖應賜黃

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

徐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十四

至三百五十兩鈔幣各有差武宗即位賜如之

仁宗即位普賜諸王金凡三萬九千六百五十

兩銀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百兩鈔二十二萬

三千二百七十九錠幣帛四十七萬二千四十

八疋英宗即位普賜諸王金五千兩銀七十八

萬兩鈔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疋木棉九萬

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衣八百九十五襲泰定帝

即位普賜后妃諸王金三萬五千餘兩銀二百

六十五萬兩錢鈔幣帛稱是其視我 朝不啻

數十倍矣

之國而賜者僅洪永二朝可攷○洪武時楚

王楨之國武昌賜黃金千六百兩白金二萬兩

鈔二萬錠○永樂時汝南王有製之國雲南

鈔二萬錠海肥十萬索綿布五百疋 寧王權

之國南昌鈔二萬錠 周王橚之國大梁鈔萬

錠又以朝辭加二萬錠紵絲紗羅絹千餘疋馬

百匹 谷王穗之國長沙銀五百兩鈔三萬六

千錠紵絲紗羅絹二百餘疋馬二十四匹金鞍

牟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七

二副 末年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黃金

兩白金五百兩鈔二萬錠絲幣九十表裏馬十

匹金鞍二副

束朝而賜者僅 成祖朝可攷○永樂元年

楚王楨鈔二萬五千錠絲幣二十表裏 代王

桂鈔七千錠 晉王濟熿鈔五千錠 永興王

尚烈鈔千八百錠 平陽王濟熿鈔八千錠

周世子有燬鈔二千錠 二年 周王橚鈔萬

錠又追賜羊百牽酒千瓶及外國貢物 九年

谷王穗白金千兩鈔二萬錠紵絲百疋表裏龍袍

服三襲絹五百疋白堊羅錦十條被也西洋布

三十疋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

各千斤馬十四匹羊百羴酒五百瓶椰子三百枚

火者百人 十四羊 周王橚鈔二萬錠紵絲

五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堊羅錦五十二條

火者二十八人馬百匹 楚王楨鈔三萬錠紵

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紅白堊羅錦五

十二條及紅撒哈刺獅子尾等物胡椒千斤柳

牟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七

子千箇馬百匹鞍一副 蜀王椿銀三千兩鈔

六萬錠米萬石紵絲五百疋紗羅各二百五十

疋絹千疋堊羅錦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

千斤馬一百五匹鞍二副火者百人 肅王楬

紵絲五十疋紗羅各三十疋絹三百疋 末年

漢府世子瞻坦織金紵絲羅紗衣各三襲文帝

二十表裏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馬十四匹 臨

淄王瞻域昌樂王瞻埤淄川王瞻埤俱織金紵

絲羅紗衣各二襲文帝十六表裏黃金八十兩

白金四百兩馬八匹 靖江王府輔國將軍

保贊備各鈔二十萬貫是時鈔已廢故也 ○高成之世

諸王來朝歲無虛月不聞以煩費疑禍為嫌自

仁廟辭周王以下入臨而 宣廟後遂絕矣

惟正統中襄邸兩朝天順中 太皇太后疾

亟召諸王甫 命下而 駕崩竟罷之

王生旦而賜者僅 成祖於 周肅二王可

攷○永樂二年賜 周王櫛布五十疋纓絲特

樂布各百疋日本扇二百握 四年又賜公衣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七

龍紗三疋織金鸞鳳勒衣材二疋素暗花紗十

三疋高麗布二十疋纓絲布十疋又紵絲紗羅

各二十疋線絹四十疋鈔萬錠馬十匹及羅帕

金扇等物 九年 肅王模來朝是日適模生

旦賜線幣十表裏羊五十羖酒百餅仍 命光

祿供膳羞

有功而賜者僅洪永可攷○洪武二十年賜

楚王楨泰馬二十匹黃牛二千頭羖牛一千頭

羊九千隻并陝西草場一處以征雲南阿魯克

等處功也賜 晉王櫛及 燕王 各鈔一百

萬錠以征逆虜功也○永樂元年賜 谷王德

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大劍金三百兩銀三

千兩線幣三百疋鈔三萬錠馬四匹金籠鞍轡

二副歲加祿米三千石以金川門功也 十四

年賜 蜀王椿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

錠王帶一金織袞龍紵絲紗羅衣九襲又紵絲

綾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線絹千疋纓羅錦

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千斤馬十匹金

余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七

鞍二副以發谷府反謀也 二十二年賜

王高燧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線幣二百表裏

馬十匹以護送山陵勞也

特恩而賜者僅 成祖時可攷○永樂元年

賜 周王櫛鈔八萬錠 齊王棣鈔二萬錠

四年後賜 周王鈔又六萬錠 楚王楨鈔二

萬錠 蜀王椿珍珠一百九十二兩白金一千

五百兩鈔二萬錠 谷王德鈔羅絹布各五十

疋鈔二萬錠 慶王櫛鈔羅絹布各三十疋鈔

三萬錠慶成王濟炫織金袈裟紵絲袍服十

八表裏各色紵絲一百表裏撒哈刺二疋兜羅

錦被十條金廂椰蓋一鈔五萬錠未年賜

寧王權黃金百兩白金三百兩錦十疋綠段二

十表裏紗羅各十疋周王櫛無黃金白金綠

幣全鈔二萬貫晉王濟煒白金百兩綠幣六

十表裏鈔十萬貫火者六十人什器香藥

其特恩賜公主可考者僅成祖於寧國

大長公主極為優隆高皇第二女也下嫁○永

余州史料卷七前集十元

樂元年賀公主生辰銀四錠每錠五十兩綠段十

表裏鈔四百錠羊二十羴酒百瓶果四盒二

年賜特製鳳冠一頂八年賜花銀六百兩米

五百石鈔六萬貫紵絲五十疋暗花二十六疋素二十四疋

綠絹二百疋羊百羴酒五百瓶柴三萬斤炭萬

斤闌者十名十二年賜鈔二萬貫米三百石

紗羅各十表裏高麗布五疋縐絲布五疋臘猪

羊各色食物無算又賜金銅佛像二尊金廂佛

骨一塊金廂紫檀木數珠一串金銅杆紅字輪

金字輪金扁索金繫漆紅刻香盒等物十三

年賜鈔五萬貫兜羅錦十林海外香鹽十塊計

三十斤十四年賜銀二十錠鈔五萬貫綠段

綠絹各三十疋黃鼠一千箇酥油一百斤及榛

棗栗桃等食物二十年賜大吉祥鈔輪十一

箇黑漆一二十二年賜銀五百兩鈔三萬貫

紵絲二十疋錦六疋紗羅各十疋國初鈔每貫

五貫為一錠百優賜勳衛大臣

余州史料卷七前集三

洪熙初賜太師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羴酒六

百餅米二百石逾月復賜羊二百羴酒四百餅

優賜大臣

景泰三年賜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各

白金一百兩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

札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蕭鉉翰林院學士商輅各白

金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優賜元輔

自正德寧夏平內閣大臣賞白金至百兩前後
絕響矣嘉靖隆禮元輔若夏嚴亦未有登此數
者今上之賜江陵公居正則不一而足其可
攷者辭即位首殿之加賜白金一百兩大紅紵
絲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以造居第賜白金
一千兩○考六年滿正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
裏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加
賜白金一百兩斗牛蟒衣各一襲○遼東捷賜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十一
白金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又特賜坐蟒一襲銀錢五十兩○考九年滿正
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胸背麒麟
一羊三隻茶飯五卓酒三十瓶鈔五千貫加賜
白金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一百石
○奏廣東捷賜白金一百兩蟒衣一襲綵段四
表裏○聞父喪 上及 仁聖 慈聖二宮各
賜白金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
三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

麻布五十疋○鮮歲祿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
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二百枝柴二
十擔炭三十包○太后還宮付託賜坐蟒蟒衣
各一襲綵段八表裏白金二百兩○上婚禮成
賜白金一百兩紵絲六表裏○告歸省養 上
及 慈聖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 仁
聖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六表裏○還朝入謁三
宮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服滿入見
上及 慈聖各賜白金三百兩金壺一把金臺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十二
盞一副○十五年考滿賜白金三百兩坐蟒一
襲綵段十二表裏羊十隻酒六十瓶茶飯五卓
鈔一萬貫

優賜致仕臣僚

洪武中 賜光祿寺卿徐興祖白金一百兩鈔
一百錠○永樂賜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
兩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二臣皆庶寮得此尤
為異也
仁廟初 太子大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

三百錠綠幣八表裏自是以後雖內閣翰臣
者不過白金五十兩四表裏而已若 高皇
帝念教仕秦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 敕獎
賞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綠幣八表裏尤前後
所無

優賜丁憂大臣

洪武中 上以布政使魏鑑減哲徐中知府李
亨居官勤慎即喪所賜鑑哲米六十石鈔二十
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
余州史料 卷七 尚集 三

分理庶務

仁廟 賜夏尚書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
一百斤

憲廟 賜劉閣學吉綠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
十石鈔十塊羊四羖酒十瓶

令上及 仁聖 慈聖二官賜張少師居正白
金一千五百兩紵絲三十表裏新鈔三萬貫白
米六十石香油六十斤辟香六十斤燭三百對
麻布一百五十疋奔喪 上及 慈聖各賜白

金五百兩綠幣八表裏 仁聖白金三百兩綠
幣六表裏蓋曠古無前之典也

優賜大臣父母妻子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
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綠段三十表裏
仍賜 敕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
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
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
挈家避難朕依爾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

余州史料

卷七

尚集

三

東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
功成名遂携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墨
髮而米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
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
領之

永樂八年遣行人余晃 敕涼州都督吳允誠
妻曰比韃寇以兵脅爾為叛爾夫及千從朕征
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者謀執叛者戮之
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朕

甚嘉焉今賜繭絲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千貫
羊百控用示褒嘉陸其子管者為指揮僉事共
所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絲幣八表裏米八十
石十四年以觀燈賜戶部尚書夏原吉母
鈔二百錠

萬曆二年論大學士張居正朕聞先生父母
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

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絲衣
紗六疋乃奉聖母恩賜咸欽承著家僮往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六十五

齋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六年上

大學士居正母金嵌寶石頭面一副銀八寶一

百兩青紅蟒衣四疋裏絹四疋甜食盒二副

仁聖皇太后金頭面一副紵絲六表裏食盒八

副慈聖皇太后金嵌寶石頭面一副珍珠

環一雙青紅蟒衣二套銀八寶五十兩食盒八

副

賜勞侍駕

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

絲幣十三表裏以娶妻賜黃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絲幣八表裏生子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賜勞迎駕

正德幸已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霜張

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

禮部尚書毛澄各白金一千兩絲幣二十表裏

獎賜外臣稱職

洪武元年賜徐州參政陸聚白金三百兩絲

幣三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碗各二百〇

金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二十六

八年賜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白金一百兩文

綺二十疋

恤賜戰殺將士

洪武元年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戶鎮撫

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

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孫靖家米三十石

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各十疋千

百戶楊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疋

鈔各百錠又千戶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戶

鄭禮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弟胡貳弟
文綺帛各二十疋鈔二十錠千戶俞賢索米二
十石布二十疋又綺帛三十二疋○又征南死
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十五疋鈔五錠千
戶米二十五石麻布一十二疋鈔四錠百戶米
二十石布十疋鈔三錠

永樂中征安南死事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
疋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
十石麻布四十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
十疋

卷七

前集

三七

隆賜番僧

永樂三年迎帝師哈立麻於西番至四年十
二月至京賜宴華蓋殿蓋用親王禮也賜
黃金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二萬貫絲幣四十五
表裏及法器桐褥鞍馬香果米茶等物并賜
其徒衆白金絲幣器物有差明年正月賜哈
立麻牙杖二金瓜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對香金
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鮑燈二傘二

銀交椅一銀脚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銀馬四
鞍龍二銀枕一青圓扇一紅圓扇一帳旁一紅
紵拜褥一尋命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為
高皇帝后資福事竣賜黃金百兩白金千兩
鈔二千錠絲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灌頂大國
師哈思巴羅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絲幣
十馬三匹餘徒衆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為
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
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
李川只料卷七 三八 前集

釋教賜王印誥命金銀紗羅絲織金珠袈
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字隆通瓦桑既三人皆
為大國師親宴於華蓋殿又封國師宗巴幹
即南奇巴藏等為護法贊善闡化等王俱賜
金印誥命銀紗錦綺衣有差又命哈立麻於
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賜白金二
千兩綵綾羅絹市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實有
差五年十一月復賜絲幣香果法器器物六
單南月辟滯仍賜白金絲幣佛像遺中官護

選蓋猶用元故典也聞哈立麻頗善法事工既
術其爲 高皇后薦福報恩寺又爲 文
皇后薦福五臺山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花獅子
瑞像之異以故 上尤信之 后宮國戚俱膜
拜致敬擅施山積威儀文物極一時之盛

隆賜方士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 賜高士陶仲文綉蟬

錦囊金銀事件又 賜林隱玉印一顆黃金法

劍一金銀水盂各一又 賜金帶一圍大紅金

金川史料

卷七

前集

三七

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紗羅衣六襲

進真人 賜大紅金絲膝襪飛魚紵絲紗羅衣

三件絲段四表裏 十九年元旦 賜玉帶一

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凌虛子圖記二四月

賜官扇金玉環獅蠻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

四八月 賜大紅五絲織遍地金八仙雲鶴紵

絲紗羅五件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 賜大紅

雲紵絲二宮花四 御筵法酒 二十年二月

賜紫蟒衣等物銀盞五執又嵌寶金冠一頂

簪匣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鍾銀筋 二十

四年 賜金嵌寶后冠一頂如意簪金扁玉寶

石法劍珠穗鞘金嵌寶后水盂一洒綉紗衣一

二十五年 賜金絲寶后冠一如意簪一金嵌

寶后香水盂一通衣三大紅紗羅段各一又

賜玉帶一圍大紅金絲雲鶴紵羅各一襲 二

十七年 賜玉帶一銀帶蟒服酒饌 二十八

年 賜銀葉百兩 二十九年 賜銀帶玳瑁

繫絲金冠如意簪納紗法服一金玉玳瑁嵌金

金川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十

劍金水盂銀數先後不可考然至乞休之際再

進 賜銀萬兩其數之多見矣

賜旌小民

洪武中民王竹遺書誨其子平涼知縣瑱救瑱

罪 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十斤

○軍人王二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

五十兩鈔五十錠○民蔣公達王剛甫破蘭秀

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兩○黃再文破長陽

盜賞白金一百五十兩○軍章不花執叛偽左

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

永樂中小旗射三箭中者賞牛一羊一鈔百錠

銀稅二〇鄉民謝定住孝行 賜鈔二百錠米

十石

賜賞發贖

洪武末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

歛財為賂平執其人以聞賜 敕獎勵又綺襲

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賜賞告密

平州文粹

卷之

清集

三

洪武中太原衛軍林旺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

陞百戶賞白金各三斤文綺十六疋〇千戶張

豫以發莊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

一襲良馬一金帶一圓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

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

永樂中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戶白金各五

十兩鈔百錠綵帶二表裏衣一襲〇寧夏都指

揮韓成預言叛虜謀鈔二百錠羊十控酒五十

瓶〇梅殷盛庸俱建文舊臣之見熾者然都督

金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曠謀擄殷水以死至

磔於市籍其家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封永新

伯又授殷子順昌都督同知永貞 孝陵衛景

福旗手衛俱指揮祭盛庸之罪者致仕百戶王

欽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同知〇祭周王

逆謀者中護衛丁俺三為錦衣指揮僉事 賜

姓名趙誠〇祭都督梁銘罪者羽林前衛千戶

卜王賞鈔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陞指揮同知

後梁銘復以功封伯〇祭孟指揮趙郎王瑜功

平州文粹

卷之

清集

四

最大然陞陞指揮至末年始進瑜指揮同知

賜鈔千錠織金錦衣二襲白米五石〇祭王倫

妖言指揮僉事馮傑陞一級 賜鈔二百錠衣

一襲授遼東衛百戶 恩威之匪測如此

齊州宋精簡集卷之八

御邪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從表重次

京營兵將考

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 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為前哨

金州志

卷八

前集

一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驍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與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章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遼安伯陳瑛都督費繼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

金州志

卷八

前集

二

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忠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 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遼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與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與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為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五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京師則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 駕騎兵圍子

全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三

手管上直义力手及京衛步兵初官舍人管管
京衛幼官應製舍人殫忠效義管管京衛報效
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
司管執 大駕龍旗寶纛負 御寶及兵仗局
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 大
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 御
用監廬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
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
管殺虎手馬輪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

全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三

侍 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
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
操演火器及謹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
陽侯武等俱為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
武發始以成公勇為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
漸耗散選倅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
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
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
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

全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四

張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
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
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
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
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惟撫寧伯最久自侯
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
來代正德中英國老成不能無腹削士而監軍
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閏等橫甚不制也前後所
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
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
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 京師號威武營
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
自如嘉靖初散遣兵用武定侯郭勲為帥故太
監張永尚書李承勳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
所飭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
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搭克以能為計中
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

陳鍾代朱少季不更事其政亡以喻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催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然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少不足殺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

卷八

前集

五

兵部總督戎政官以咸亨侯仇鸞為之身以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為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亨又奏調邊軍健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為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貨放弊如故至肘腋之間廟以射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亨疾疢漸瘳士以大學士階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

伏藥未可料也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誅其屍誅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鐵辛江伯陳圭代圭故與時相有連視咸亨貪愈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既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已小別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將聞外事完則繳

卷八

前集

七

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於是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為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趾與正等伍稱疾辭務為言官所論復以三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廖玉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為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

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矣炳任職久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

按叔永崇乃兵制之初也叙洪熙以後則皆崇之變

也皆督理京營戎政

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

金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七

所卒動則掣肘二也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裘氈帽出操卒還復應付用木鏡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手

太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壯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集百萬又

太宗於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半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

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藉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散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此言國家兵力

金州史料

前集

市馬考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為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為幣自是馬漸充實矣其互市之詳會典與志皆不載改記之

洪武七年 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鐵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

九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七

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闕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於蠻境轉市以售於官官雖償其直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為患 上聞之曰民為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 命厚給其直○十六年 敕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

帝嘗賦馬使其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一詔以鈔賞之○僭州民王思聰李朵兒進馬各一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不聽 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入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其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駕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報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 詔如高麗償之初色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終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款元勝宗等以為言 上乃令高家奴

九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八

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派民索朵里不及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束歸○二十二年四川嚴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於礪門茶課司支給不唯番商往復路遠實且給茶太多今宜量減馬價移置茶馬司於嚴州將礪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於此馬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 詔茶

并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上

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不願者聽○二十四年 詔於高麗市馬一萬匹八月權國事王瑤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五百匹至遼東奏云今奉 綸音敢不竭力但比年所產之馬軀幹短小懼無以副 命然禦倭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次奉進十一月權國事王瑤遣其臣金之鐸等送互市馬二千五百至遼東 上命定遼衛指

釋命事張忠送廣寧中議等衛牧養

永樂元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隸宣慰使楊昇等并西北諸夷各遣人貢馬 上以其至且舊所定馬直薄 命禮部第馬之高下增給之

上馬每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馬五百貫○又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貢馬 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鈔幣表裏一○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四年兀良哈等屢告饑願以馬易米 命所司議其直遂定上馬每匹米卅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疋中馬米卅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麻一疋○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

并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上

丑疋布十疋 一疋布十八疋 騎子布五疋 〇十五年重定遼東五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絹布各五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匹駒米一石布二疋

宣德元年無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輒於城外迎候馬至擇其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來訴者計馬一

并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十三

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 上曰彼時官軍爭取馬者蓋以師出甚急故耳姑勿行五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還官不首許所管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貫克賞仍罪不首之人

正統十年增定遼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

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真以為言故增之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陶遣陪臣李含等貢馬五百匹奏曰有勅以址虜犯邊令備馬二三萬赴 京臣念世蒙 列聖恩澤至深至厚敢不

盡心奉 詔但敕邦比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戍守馬匹騎坐馱載路斃耗損十居六七雖收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竊欲措辦五千疋以進倘有餘力可為安敢構詞欺罔伏唯 聖慈垂憐 帝曰虜寇今稍息

并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十四

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絳絲羅各三十疋絹一百疋償其直米至者止勿貢仍 命致知等齋 勅并寬服冠服白金三百兩絳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棉布二千九百五十四疋歸 賜其王及

嘉靖三十年 詔給西番諸侯勘合先是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衛列市等河州衛子剛巴等西寧

衛省市等諸族大馬蕃給以金牌冲卜鸞單等一十七族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未受職事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為言下兵部議部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侯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為吐虜所據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復遷使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齋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吐虜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為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為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於號召而於文移則革去交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於授職承襲必

勘合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諸夷可風矣詔如擬

隆慶五年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吐虜互市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順義五俺答部馬千三百七十疋價萬五百四十五兩私市馬羸驢牛羊六千撫賞費元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黃台吉擺腰兀慎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羸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千九百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羸牛羊九千撫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切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部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羸牛羊四千撫賞費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詔命賞銀西十兩綜絲二表褒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

糾孟裏一級總兵馬芳趙奇副總兵麻錦實職
一級副使申佐朱蒙叅議崔鏞等千戶鮑崇德
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
勞賞尚書楊傳侍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
中章南端銀幣緝仍候 京堂缺推用端陞俸
一級

金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上

藩祿考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
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
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
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
五十匹其段疋歲給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
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 親王減半
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
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
二百兩已封 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
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
絲紗羅絹冬夏布帛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
減半男已封郡主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
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
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
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疋女已受封及已嫁者
歲支米一十石西百貫段絹於所在 親王國帶
造○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候出 閣歲支

金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大

與郡李同女及嫁者與郡王爲封女同封
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
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
秦晉楚蜀慶魯寧藩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
興岐益衡雍雍壽汝潁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
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
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處
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
岷府之千五百石肅府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

卷八

前集

元

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
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
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
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
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
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
太宗之母弟乎

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親王唐制歲
該穀四千石石絹四百八十疋綿四百五十

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
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
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
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
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
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
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
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
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
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六百石
○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
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
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中尉唐制歲該
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
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
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四百
石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
祿米二百石 皇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封郡

卷八

前集

元

王之後必俟出關每歲撥賜與親王

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親

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

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按會典所引唐宋制

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由莽不學至此

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

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閑之類視之耳非

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

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

金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三

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

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

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

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閑庶僕別給

今所謂親王穀絹錢數何據也郡王視從二

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

考之太宗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

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

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

之家用亦廿萬丁而丁絹三疋過於國家本數

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賢高丁多者

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

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千疋或爲

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閑視品秩爲定耳然

食貨志又有親王公田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

地當是食祿而戶則調絹其郡王及郡王次子

以下却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

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皇子節度領侍中

金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三

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

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關止領觀察而郡王支

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

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千六百貫加絹五十

疋綾十疋春羅一疋冬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

貫絹三十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

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

有國公都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即量材

授官抑何舛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

官則有祿宋制食邑真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異不可強而引也

仁宗洪熙元年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

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卷八

俞集

廿三

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

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

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

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

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

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靖江王加米七百石

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

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

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

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

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

餘折鈔致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世宗嘉靖九年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爲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

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

以示少傳張璉璉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悉依京

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無支者亦量爲遞減以示撙節上遂不果行嘉

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秦晉周楚

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萬石辭一千石

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

崇王萬三百石與

唐王公侯伯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
樂府皆有所減削矣

金石錄

卷八

前集

七

謚法考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
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
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備考金
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畧以家乘而後靡所不
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
以謚請 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於
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吳也
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

金石錄

卷八

前集

七

之謚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
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謚文
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
禕始永樂之制嚴矣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
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
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
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
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
斤焉持其柄而弗輕 予且夫 魯王俊子也

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

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 宗室

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

也文祭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

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也 公

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

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

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

余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十七

淫也當 世廟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

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

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

子為市焉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

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腴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

削勿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

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為大臣修

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

過大臣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

議而定二謚焉以檢禮科糾詳之復請而上之

閣臣復衷而取 上裁凡文武二品而上及勳

親臣必謚公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傳必謚謚兼

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寮有德行政術

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

也自 國初以至先臣勲臣若傅友德若徐輝

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

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

鞏王思揚爵之類儒林若吳興嗣陳獻章胡居

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

類追之以謚可也勲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

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

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殺瑕可也又若于謚

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鏐張瓚者易

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

之標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

也

謚例

親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

議謚

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洪武初議謚俱本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本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弘治四年令今後有乞恩贈謚者本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概比例濫請十五年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等官覈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全州史料卷八
王及承奉長史等官核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又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績本部定為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附錄謚法通紀序畧

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鞞飾漢藻且其人也冠

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謚終無勿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勿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謚終無勿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勿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勿謚也不亦斌斌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

全州史料卷八

附錄

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其謚籍存別集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景次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王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

卷九

前集

一

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臆於其族類科舉之榜分為左右右羗虜而左中國掾吏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箠皆朝起鑄來夕登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為諸儒生多未脫佔俾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

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揚士奇之擔簦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孽牙其間蓋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統袴薄蠶即夕拜而不就乃至搜萬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酌齒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挾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

弇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二

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附錄別集科舉考小引

國家初起右武其於文事亦不數數焉大要各以其途進然庚戌詔見天子意在矣百餘年來日以益重非從此出者多見損異途不輒當要津此豈一朝一夕哉作科試考洪武初科舉條格○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為率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其中式可

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取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任官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

全明史料

卷九

前集

三

開人吏娼優之人竝不得應試

又定條格○三場畢後一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試射觀其中數多寡試書觀其筆畫端楷試律觀其講解詳審詔曰今開設之初騎射書律未能徧習今科免試以後兼全方許中選又定殿試士出身○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三甲八十名正八品同進士出身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省鄉舉士百二十七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濂仍為序尋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是歲取中俞友仁等廷試賜吳伯宗郭玘吳公達俱及第狀元授員外郎餘及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高麗生入試者三人唯金濤登三甲第五授東昌府安丘縣丞餘皆不第三人俱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厚給道里費

全明史料

卷九

前集

四

遣舟送之濤尋為其國相儒籍中者六十三人六年諭中書省臣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應朕非朕貴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乃文藝次之是年遂詔天下舉人罷會試選河南解額內四名張唯年二十七正輝年二十八李端年二十一張玘年二十七山東解額內五名王連年二十

三張鳳年二十八仕敬年二十六陳敏年二十
三馬亮年二十五皆拜翰林編脩又選國子監
蔣學方徵彭通宋善主惟吉鄒傑等拜給事中
於文華堂肄業命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
字桂彥良分教之

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
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
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
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
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
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
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
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奏
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
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
三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
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

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
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
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閒官吏
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武
者官給廩俸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
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
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試八人
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
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
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
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
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
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清慎者充之巡
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
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
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
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六

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願
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
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至晚納卷未畢者給
燭三枝文字迴避 御名廟諱及不許自叙門
地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騰錄省用硃考試官
用墨以防欺偽其會試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
試

是秋九月應天府奏中式者廖孟瞻等二百二
十九人按雙槐歲抄云內多國子生 上悅命
兗州兄科 卷九 前集 七

十八年乙丑會試及廷試 賜一甲進士丁顯
練子寧黃子澄俱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為編
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敕郎陳廣為中書舍
人三甲危巖為衛府紀善李鳴岡為潭府奉祠
正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黃耕為承敕郎蹇瑤等
為中書舍人鄒仲實為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
政翰林院承勅監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
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是歲沈潛楊靖咸受 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
尚書而皆不克終蹇瑤改各義授中書舍人滿
九載潛靖死後始進官而為吏部尚書者三十
四年俞憲登科攷各姓次序俱以會試錄為准
然不載楊靖蹇瑤其脫略可知矣

二十一年戊辰殿試第一人任亨泰 命有司
於襄陽建狀元坊以旌之亨泰甚被 上寵任
每 召議手書襄陽任而不名後自禮書謫御
史不知所終第二人卓敬第三人盧原質原質
方孝孺之姑子也十年而為太常少卿題名記
敬原質以死難磨去不存

二十七年甲戌取中彭德等廷試 賜張信及
第信定海人為侍讀後坐以教 韓王寫杜詩
含譏刺及策稿削 御製二語得罪後坐考試
事誅彭亦坐事除名

三十年丁丑會試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
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
廷試 賜閬縣陳郊為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

謬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

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再考

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

鼎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

叔載正字董賈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鐸及郊

昌隆謬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鵬信等以陋卷

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焦

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韓克忠為

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為編脩第三名焦勝為

公州史判卷九 前集

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為行人陳誠為檢討考

信等俱聯級之三吾以老成郊謬安置感虞唯

赦戴憂尹昌隆郊謬取回為司賓司儀署丞復

叙之宋琮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建文三年庚辰命會試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

倫太常少卿高巽志為考試官取中吳溥等及

廷試王良策第一以貌不及胡廣又廣策多斥

親藩遂擢廣第一改名靖良為第二是歲得人

最盛如胡及二楊胡濙俱登顯要為時名臣而

良能狗節尤可重也

命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

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

身資格遙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再教人

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常不稱職

黜陟否仍署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

願署教者聽

永樂二年甲申會試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

黃淮為考試官取禮樂制度為問欲以求博洽

公州史判卷九 前集

之士唯曾棨卷記獨詳上喜御批貫通經

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

下昭我文明尚資格沃惟良顯哉第二第三人

周速周孟簡從昆季也亦皆有御批褒許之

辭至謂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授脩撰編修等官

仍於二甲擇文學優長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

書湯沅等十人俱改翰林庶吉士進學賜祭

與述孟簡羅衣各一襲五月擢庶吉士杜欽王

惟正鄭慶為戶科給事中周王羅亨信張伺為

工科給事中又命翰林院試下第舉人張欽等六十一人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以立志謂爾等學已有根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者乎至次年正月復命學士縉等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歐王訓柴廣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惟哲袁天祿吳紳楊勉及榮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

會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士

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入之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止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知初為六十一人也
是科自曾榮等三名外得留者僅王英王直二人而至八座者亦僅二王及周忱耳陳敬宗李時勉皆已授官而復入者
十二年甲午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翰林院侍讀曾榮翰林院侍講無左春坊左中允鄭緝

主之應天則皇太子命司經局洗馬熱翰林編脩楊淳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也

十三年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命翰林院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初拆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結既又以結字難識定洪英為第一第五名王顥者益山人也上喜得畿輔士以布衣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試陳循及李貞陳景

會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三

著及第景著時年十八
二十二年甲辰廷試賜邢寬梁湮孫日恭及第初上取曰恭第一嫌其字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真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云

宣德七年九月順天府尹李庸檢舉科場詐冒事御史楊懷給事中虞梓等劾奏庸及監試等官御史梁廣成等罪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舉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

可知已御史給事中兩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
因庸覺察不然奸慳不克靈矣

宣德八年癸丑致仕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黃淮以謝恩至京命與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為考試官取中劉哲
等廷試賜曹鵬趙恢鍾復及第先薦舉貢
士為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効改太和典史
以解糧至京請與試許之中第二人廷試復
第一人十年之內入閣輔政矣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上

上復命內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年少質美者
得進士尹昌黃瓚趙智陳雲傳綱黃回六人為
庶吉士乙榜龍文章謹李滄梁榮黃平陳韶田
鈞李蒲王鑑朱奎衣和林同業同恩張承翰陳
康龔理相位黃輿李奎王佐鄭觀胡如賜趙象
蔣榮祖二十四人送國子監庶吉士令王直教
習賜居第給酒饌燈油鈔龍文等賜冠帶
給訓導俸以待下科會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
文至十一月復選進士徐理賴世隆吳節李紹

姜洪虞瑛滿洪王至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
為庶吉士亦命王直教之

正統元年丙辰會試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
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
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無
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
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
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
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為百五十人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
增舊額有差上定順應天滿百人浙江福建
皆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
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
西皆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
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順天府尹姜濤奏本府八月鄉試例取舉人八
十名近者浙江等布政司并應天府舉人俱視
常例有增順天府仍舊然本府與應天俱有監

生并各處儒士吏典應試乞准應天府例增三十名從之

三年戊午鄉試是歲順天初試之夕場屋火旋戒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請更試欲請修場屋以終後而試主考學士魯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可以滌弊而不枉士子有司具二說以進詔更試日

七年壬戌會試是歲同考則有永新知縣陳員

翰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教諭彭學

中式十二名 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星

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溫公陵驛丞

十年乙丑會試是歲同考一教授二教諭又水

東日記云是科會試登科錄天字皆稱萬字今

考部本不然以為葉傳聞之誤葉是科進士豈

有誤理或本部翻刻未可知也 廷試讀卷有

兵部尚書徐晞戶部侍郎掌光祿寺李亨俱吏

員也 十三年戊辰會試是年同考二教諭一訓導辦

事官舒庭模中一百二十五名

是歲登科錄李泰書父永昌司禮監太監

廷試唱名日呼第一名彭時不見 上候之良

久始至特釋之明年八月時以修撰入內閣預

機務

是年讀卷戶部右侍郎無學士陳循列於戶部

左侍郎李亨後又讀卷官太常少卿程南乃習

書字人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亦守城生員

也

景泰二年辛未會試是年讀卷工部尚書學士

高穀以內閣列本部尚書石璞後閣體猶未重

也

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

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

實江南之人文詞豐瞻故試官取南人恒多北

人恒少洪武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怒所取

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 賜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又命

大臣楊士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變更意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乞敕多官會議今後取士之額雖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為言事下禮部以為頃者詔書科舉自景泰元年為始一遵永樂年閏例行本部查得永樂二十年間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奏允今侃稱禮部變更意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失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

奉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七

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魯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況本部止遵詔書行即不曾奏請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教翰林院定議命遵詔書行侃等所言不允是歲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二尚書同考侍講劉儼秩專於林文又有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訓

導各一

廷試王越卷為風飛去上復給卷足成之或

云墮於朝鮮次歲送還上喜擢越御史

四年癸酉鄉試禮部祠祭司主事周賢奏設科

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以來舊例曾由科

目出身未入派品官生員發充吏罷閑官吏監

生員娼優隸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

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派品官農吏承差軍餘

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

奉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六

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試汪詣陳益龔雁王顯李隨李森錢翰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以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今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衛俱執送刑部問未發露者許出首違問同學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卷截卷傳遞文字弄

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緝監試官軍敢有如前
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其外執事官臨
期於吏部聽選文舉出身者充之

五年甲戌會試禮部尚書胡澆言翰林院及春
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官官由科第有
學者宜無職以充勿再用教官著為令計之
是歲商學士才閔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則中
允楊鼎贊善錢溥皆已未也登科錄牛輪書叔
玉司禮監左監丞

全川也打

前集

七

七年丙子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左
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黃諫王順天試內
閣大學士陳循王文等言考中譯字官劉淳送
試不中為失舊制 詔儼等回話省之王文陳
循又言循子瑛文子倫不中式為考官忽畧之
故又出題偏駁犯 宣宗御諱 詔禮部同
大學士高穀等覆驗取中舉人徐泰等文卷有
慢於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又第六名林
廷璠卷無批語奏上有 旨劉儼等考試不精

罪不容逃但無私弊俱宥之林廷璠并該房考官
俱下錦衣衛獄鞫問情實以 聞王倫陳璠明
年俱准會試六科論該脩文罪當誅斥有 旨
覽爾等所奏誠為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
國之元老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始貸
之少保高穀乞致仕 詔卿持正之心嫌疑之
情朕已具悉但館閣之職正當用賢不允所請
今後尚加秉忠直以全名節蓋穀面斥循文之
私而奏全儼等不自安乃有此奏也

全川史料

卷九

前集

七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同考官尚書少卿錢溥司
正李泰翰林典籍徐秘 憲官制初變也是科最
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
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
祭如何有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
姪獨軒昂蓋指石亨從子後也後坐亨敗除名
及以怨謗劾於市

廷試讀卷官凡三伯武功掌內閣靖遠掌兵部
典將掌鴻臚

三年己卯 命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倪謙主順
天試謙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訐陷謫戍

四年庚辰會試是科閻禹鈞以國子監學正同
考有下第舉人訴學士呂原等徇私顛倒上
試之皆不稱囊三木禮部前以徇

七年癸未會試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主
試官俱越牆免 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

改試期以八月

成化二年丙戌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

梓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主

記中式商良臣閣臣輅子也程敏政子

廷試 賜羅倫程敏政陸簡及第

羅倫以上疏論閹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

累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乾

林四諫

八年壬辰 廷試 賜吳寬第一寬有時名久

不第嘗投詩李編修東陽李薦於同列以為其

人必狀元也

十二年乙未 廷賜謝遷劉戡王鏊及第武曰

鏊以鄉會元有盛名對策復當第一閣老商公
抑之置第三

十四年戊戌廷試 賜魯彥等及第或云閣老

萬得彥策擊節歎賞入北一日唱名過視之天

而頎長也擢第一陞傳彥老而多髭且短萬意

惘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耳

是歲庶吉士張潔年十七楊廷和年十九

二十二年丙午鄉試是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

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得考試官訓

梓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主

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二十三年丁未會試是歲試錄序稱宣德丁未

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

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是年以言者

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是歲給事中華景林廷

玉論程敏政需題先是敏政問策秘人罕知者

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為其同年

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人也見則

矜直得上第為最及廷王所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賔曾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賔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為之也

正德三年戊辰 命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中邵銳等 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及第時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劉宇子仁第四皆逆瑾之黨也因刻黃中及三甲第一

辛卯又科

卷九

前集

七

人胡瓚宗策俱授翰林院檢討改仁及邵銳黃芳為庶吉士踰月並擢黃中仁及邵銳黃芳為編修黃中再進待講而焦芳為題名記盛稱所改之制為當後瑾誅黃中仁為民銳芳繼宗俱坐貶

或傳會試鎖院後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先生董恐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大年辛未是歲狀元慎新都公子也或曰新都

以子預試請迴避不允而首相長沙公密以制策題示慎所對獨詳遂首冠給事御史復論學士靳貴家人竊題通賄不報

九年甲戌 廷試賜唐皋蔡昂黃初及第初貴溪人也朱寧惡大學士費宏請於 上論其私鄉人罷官

嘉靖五年丙戌會試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卷潛送 內閣以傳一甲選或 內閣密覘狀頭儀貌及平日有聲者

全州史計

卷九

前集

七

閱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尚書席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 詔曰可著為令

是科改進士袁袞陸粲趙時春林雲同金潞張鑿連鑄詹浚華察屠應琰毛渠王宣王嘉賓鄭汧郭乘聰張渠余裴江以潮楊恂李元陵王格張鐸等俱為庶吉士明年十月 詔以庶吉士為部屬科道等官而陸居首僅得給事中其次部屬又次御史其江以潮楊恂為評事李元陽

以下為知縣蓋大學士張璉等意也

七年戊子 命左春坊左庶子兼脩撰方鵬右

春坊右庶子兼修撰韓邦奇主順天試命司經

局洗馬張朝主應天試御史周易言錄文裁改

聖經且失體邦奇降南京太僕寺丞鵬奪俸四

月是歲諸省鄉試用科部等官二人主試

八年己丑 命少傳太子太傳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張孚敬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霍

韜為考試官皆大禮貴人也張距登進士八年

余州史料 卷九

清集 七

耳初變文格以簡勁為主其程式文僅三百言

云

取中唐順之等 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

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

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 覽 上一一品題

首卷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

必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能

守聖學以為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

殆盡於末曰仁智之用著之君心此不易之說

於瀚曰勉吾敬一之為主忠哉六策以有 御
批刻錄中

是歲大學士楊一清等考庶吉士以唐順之任

瀚陳東三名為 上御批取首列而盧淮諸邦

憲汪大受郭宗皋蔡雲程楊祐汪文淵王表曾

汴王穀祥熊過安如山鄭大同李實孫光輝吳

子孝次之居數日有 旨邇年以來每為大臣

徇私選取市恩立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才

行卓異學問優正者吏部舉奏枚之翰林以備

余州史料 卷九

清集 七

擢用

十一年壬辰 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

第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

騁詞浮誕礫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詔可既

廷試言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成拱聽而大

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

部尚書汪鉉得之誼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

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儘可誦也取

為第三既呈 覽 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

十有二第 各孔天胤以 王親例補外為湖廣提學僉事

是歲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棧閣如霖衛元確段承恩韓鼎扈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黃獻可劉士達劉思唐閻樸胡守中錢籍王梅雷禮邊溶李大魁郭希賢夫 上閱卷見彌封宮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後復選呂懷范慈黃應中秦鳴夏王珩浦應騏游居敬趙汝廉李本趙維恒何城而錢亮閣如霖衛元確劉思唐閻樸胡

全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七

守中王梅邊沆李大魁郭希賢仍留

十三年甲午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廖道南翰林院侍讀張家主順天試以初場進題選下禮部參道南辭鹿鳴宴不許時吏部尚書汪鉞有子不第上疏指摘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為言道南引劉儼事答之俱不問

十四年乙未 廷試 賜韓應龍陸吳山及

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 覽

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未呈朕各覽

一週其止 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治於行其下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御批首三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為心

全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八

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是歲并李機趙貞吉郭朴教銓任瀛沈宏駱文盛尹臺康太和九人策皆刻之

是年四月內禮部請考庶吉士以故事聞 上

詔於文華殿大門外親出 御題考試大學士

李時會吏部尚書汪鉞禮部尚書夏言吏部左

侍郎顧鼎臣霍韜右侍郎張邦奇禮部左侍郎

黃維右侍郎黃宗明選進士李機趙貞吉教銓

郭朴任瀛駱文盛尹臺康太和沈瀚歐陽聯玉

立道稽世臣彭鳳鄭一統胡汝嘉林廷機高時
黃廷用奚良輔任集郭鑒沈良才陳東光王維
楨張緒李泰何維栢盧宗哲全元立趙繼本各
上奉 旨朕覽趙貞吉等八名盧宗哲等二十
二名可賜卿還具題來行內列吏禮二部堂上
官及鼎臣名不必部疏此蓋朕 親試也可作
例又陞顧鼎臣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教
之後又益以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張邦奇
十六年丁酉鄉試初以南京進 呈試錄考試

卷九

前集

七

官批語失列名下部忝看謂事屬不敬考官提
議等官皆當提問議上 上謂考官既失填名
策題又以 國家祀戎大事為問所對語多譏
訕諭德汪汝璧洗馬駁陽衢令錦衣衛官逮治
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監試御史何鉉沈應
陽南京法司究問考官李正許文魁等所在巡
按御史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後諭汝璧為
廣東市舶副提舉衢為南雄府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錄字如 聖謨

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擡頭及稱陳白沙倫遷
岡之號有失 君前臣名之義且錄中文體大
壞詞義尤為荒謬宜治罪得 旨學正王本才
等布政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 命巡按官
逮問本才等奪其禮幣御史金光 命法司逮
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為怪
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十七年戊戌 廷試是歲內閣初擬吳人陸師
道為狀元 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
卷九

前集

七

文華宣讀已出復 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
顧鼎臣入改作第三親擢茅瓚第一見陞詹事
涿家書中

二十二年癸卯鄉試 上覽山東所進鄉試小
錄 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內含
譏訕禮部其忝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今
歲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 天威所懾
乃不歸功 君上而以醜虜饕餮為詞誠為可
惡考試官教授周鑄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

賢程南吳紹曾葉震亨胡僑率意為文叛經訓
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糾正責亦
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泰政張泉監試官
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 主
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
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叩首篇論語義
繼體之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同
鑄等陳儒等俱令錦水衛差官校逮繫至 京
治之尋達經儒臬愷恩至 上以經狂悖不道
命廷杖八十為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
於杖下及補儒等為宜君等縣典史尋貴州試
錄至亦以忤 旨御史 為民右叅政等各降
三級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
名張和冒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
歷陳京闈之弊其劾 謂國家求賢以科目為
重而近年以來情偽日滋敢於為巧以相欺工
於為竄以相弊其中奸究之徒或居家之時悻

金川尺牘

卷九

前集

三

金川尺牘

卷九

前集

三

亦作奸賄倫傷化剛籍為民無之負累亡命變
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
解額有限窺見他方人數頗少逃奔入 京投
結鄉里交通勢要鑽求詭遇者有之或以順天
鄉試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識暮夜無知可
以買托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 都
城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屬無耻鄉官檢同保
結不得府學則謀武學不得 京師則走附近
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遂捷徑及其
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顧回利直
同登壠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烽
起浮議呈帖匿名 聖明輦轂之下豈宜有此
不美之事請令所司覈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
俱遣回籍降等肄業京衛武學非武職職應不
得濫入歲貢援例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
得入 京闈後但本省應試而 京闈鄉試
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
得 旨錢仲實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

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

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寺卿陳璉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勃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許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鄭夢綱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覈其真偽至是議上謂孫鑑孫鑑王宸陸宏共四人係錦衣衛太醫院見任官的親子姪當存留會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譜丁子戴陸可成翟鍾王共六人俱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三

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試陸光祚陳策毛延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旨孫鑑等鄭夢綱等俱依擬陸光祚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宏陸璉毛渠俱貸之明年言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賣題事下獄杖之六十并舉人翟鍾王等俱為民又與取中翟汝孝汝倫并左中允鳴夏俱逮捕奪職冬十一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泰辛丑會試以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翰林院編修稽世臣

為禮經分考賄中進士徐履梓陳志潘仲驤當追罷且言左庶子童承叙之膏酒右贊善郭希賢之輕險編修表煒之放蕩俱不當與試事下吏部覆得旨俱勿論

二十三年甲辰命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漸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為考試官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與屍出考試唯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

廷試

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傳程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鑑二子汝倫汝孝俱與馬少傳以薦故解讀卷不許既試以進呈卷上上疑汝倫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寘第三復抑第三卷寘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上又稟聞雷遂拔登為狀元

刑科給事中王文光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暉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鑑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倫汝孝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

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倫等師焦清與汝倫結姻
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倫汝孝奇勳
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
陽暎亦汝倫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
燦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燿高節之
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
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蒲應麒何泰翟鑒
之罪 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恭看鑒隨
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 命部院大臣覆試
余州史料 卷九 尚集 三五
上怒曰鑒被劾有 旨恭看乃不候處分肆行
擾辦屢屢以直無逸為辭同夏言禁苑坐轎止
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為欺朕
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竝君行事二子
縱有軼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
部院其未聞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壁
於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 上以跡弊明顯大
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鑒并汝倫汝孝奇勳
清及鳳暎俱為民汝壁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

法司會鞠謂汝壁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
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燿節之取一中亦然獨
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
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 詔杖
汝壁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間住不叙珩越降一
級調外任都岳充軍謙為民坤一中燿存燭供
職
二十九年庚戌 廷試 賜唐汝楫姜金和呂
調陽及第時以汝楫與首相有連故第云
余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三五
三十二年癸丑會試是歲特開科凡四百人
三十四年乙卯鄉試是歲 上以應天試錄中
詞旨不明且有忤忤內閣大臣為解釋其義乃
寢
四十年辛酉鄉試禮科都給事中丘岳等奏應
天錄文既已傳布而考試官吳情屢行更易胡
杰不行收正乞分別究治得 旨俱調外任情
遂調廣東市舶提舉杰廣平府通判吳君無錫
不其邑之預薦者凡十餘人以是籍籍而胡之

家傳有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徇也其後胡旋起亦竟不利而吳以老不赴官自是南畿之在翰林者不得不入南試以為例

四十一年壬戌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董份為考試官取中王錫爵等是歲煒承恩特賜白金文綺御膳於棘院份亦與焉蓋異數也

廷試必保兵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潘恩以子金川兄升卷九 前集

中式辭讀卷不許工部尚書雷禮以督工辭讀卷許之仍敕列名於錄又特用吏部左侍郎李春芳不為例

是歲考庶吉士得 旨行夾以科疏乞嚴覈罷不復考

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南通御史史官所陳兩京鄉試筆弊事宜一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以別嫌疑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員

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悉用教官以便覽察一膳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此三事專為兩京鄉試而設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上四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巡視揀檢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才望內簾官無令外簾干預應舉生儒二十五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繁冗諱詭僻不經悉行黜汰仍恭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舟州史料 卷九 前集

辭原卷到部以憑稽查不用公廨得 旨各鄉試但照舊規令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是歲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筆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祐交章摘發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閑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於是自修等併劾元佐曹棟復言戶部尚書高耀

薦屬官陳洙為考官托其子高堂遂得中式而外簾為之闕部者即宛平縣丞高燦之親弟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俱請論如法以振綱綱疏下禮部直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充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文可俱准中式燦元佐洙俱不坐燦以始不引嫌調外任於是罷部僚與試而行提學御史徐燦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復詔增拓舉場前地臨入試時增遣監場御史二員先於場

李州之料

卷九

前集

三

門外檢閱以進著為令

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鮑承庵監試周弘祖顧廷對場外搜檢詔申嚴懷挾傳述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協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弊四事○一舉人試卷禮部印鈐既完送提調官收領臨期舉人入場至大門內驗票領以防洗改脚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留朝覲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及府縣次第挨次點驗

序進以防冒籍代等之弊○一舉人有不服複檢及撓先落後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輒則扶出重則叅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寧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場外仍選差叅將官一員帶領官軍置夜巡邏俟揭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

命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高拱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正蒙主試初場進題上以民之秉夷為忌問少師階欲究治洪等階解

李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二

釋之乃已取中陳棟等四百人

廷試讀卷工部尚書管吏部左侍郎事蓋份亦用李春芳例也份遷禮部坐事為民與大學士袁煒以病故登科錄不載

是歲進士陶大順子允淳同科亦奇事也

丙寅直隸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一兩京鄉試主考官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資○一兩京同考官廣取正脩卷呈送主考官如所取未稱責令再閱或付別房覆校主考仍自行搜

閱落卷果有異材亟收錄之毋避嫌輕棄○一
主考官宜發初場試卷付同考分經校閱二三
場更易品訂毋專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場遺真
才積學之士○一通來經書時義體制大壞有
浮蔓至千餘字者宜嚴立程式一篇上計五百
字以上六百字以下違式者不與騰錄○一令
兩京各省於揭曉之日以中式舉人硃墨卷發
提學官查驗鈐封送京府各布政司解部以防
偽濫○一革去兩京應試監生字號與生員一

李川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禮部封取中之數仍如舊額滿三十五名則止
已而御史陳聯芳亦言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
兩京同考閱卷不必書各房子棟主考止以文
字去取毋以考官為額數分房為次第禮部議
覆俱允行之

禮科給事中何起鳴奏申飭科場事宜一曰重
懷挾之罪一曰革傳遞之奸一曰慎同考之選
一曰正誦詠之風一曰預監臨之差一曰嚴驅
騙之罰疏下禮部覆奏得旨懷挾傳遞諸弊

依議枷號重處今後科場搜檢不嚴闕防不容
責其外簾舉動不慎校閱不公責其內簾搜部
并都察院分別奏奏餘悉如議行

先遣御史凌儒陳聯芳監順天鄉試上以科
場事宜邇年弊多諭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
先是兩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為倉
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官特早儒聯芳條
上科場六弊一買求二債代三通同四夾帶五
傳遞六偏重請盡行釐革上皆從之內偏重

李川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一事謂考官攸抑貢生及世家子弟為隱說云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十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科舉考下

隆慶元年丁卯鄉試初 上用議者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於是南監中式者僅數人虧舊額四分之一既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鉞等至國學謁大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諠譟於門外伺希烈等出遮訴語甚不遜巡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 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為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任未幾且勿論守脩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未司業金達以鈴束不嚴奪俸各二月監生編號如舊四年庚午鄉試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學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御史劉恩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至士爭門入駢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叱之

遺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紹恤在縣中有素所與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茲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科道官請謫恩問萬言罷紹恤并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恩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下以起事端其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萬曆元年癸酉 命右春坊右諭德無翰林院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侍讀王錫爵左春坊左中允無翰林院編修陳

經邦主順天試是歲少師張居正子嗣文在湖

廣者得薦其試順天者懋修不得薦

萬曆二年甲戌 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左侍郎無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王希烈主會試取中孫鑣等三百

人張嗣文不與中式

萬曆四年丙子 命右春坊右中允無翰林院

編修何洛文右春坊右贊善無翰林院檢討許國

主順天試是歲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次子嗣修中順天式呂調陽子興周中廣西式張四維次子嘉徵中山西式

命左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戴洵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陳思賢試洵以故中允孫世芳為厲中之病甚閱卷事皆屬之思育

五年丁丑 命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申時行主會試取中馮夢禎等四百人嗣修與周復

與焉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三

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少保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王崇古

以子嫌辭讀卷不許 賜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及第

是歲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為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 上拆卷得之擢置嗣修第二且謂居正曰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子孫後始

知慈壽及大璫馮保意也希堯遂亡甲第一七年己卯 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高啓愚翰林院侍讀羅萬化主應天試故事中

允與講讀對品中允得入門序揖前導雙呵講讀不得也然至主兩京試及脩史刻衡則皆以講讀前而中允後行之二百餘年不易至是忽

改命啓愚主試萬化副之云自政府意也是歲首輔居正子懋脩湖廣鄉試中式

八年庚辰 命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主

會試取中蕭良有等三百人時懋修與其兄敬修次輔張四維子嘉徵復俱中式敬修即嗣文更名者

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俱以子入試請迴避不許賜張懋

脩蕭良有王廷謨及第懋修有兄敬修良有弟良譽廷謨第廷諭同榜進士或云首輔戲之也

升年壬午鄉試是歲新晉輔少師張四維子東
徵中山西鄉試第二名太宰王國光子○○亦
與選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試
第六名次子用嘉復中浙江試榜外議籍籍皆
謂楚解元必前首輔太師張居正少子會居正
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篆
子之鼎篆居正所華也於是南京給事中疏論
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篆
二子又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篆權

齊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五

嘉諸子俱勒為民而不究試事

十一年癸未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樞殿大學士張四維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申時行以子甲徵用懋中
式引嫌辭讀卷不許賜末國祚李廷機劉應秋
及第時御史魏允貞條呈行事中一款論二相
子不當中第二相臣俱有疏辯辭甚峻允貞坐

外謫

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禮部疏議覆科場事宜

法積弊以光盛典事該禮科等衙門萬象春
楊廷相等條議前事大要於科場之弊各有所
見欲懲前慮後稍有變通以垂永久其意甚善
臣等謹各據所陳恭立考訂間附己意益人言
可采不必其盡出於已而已見可施不必其盡
同於人惟求釐弊既往貽法將來以仰裨我
國家掄才至意其間有監臨主司可徑自施行
與無關大體者亦不敢驟行議覆擬其切要數
事列款議擬上請仗候聖明裁定敕下

齊州史料

卷一

前集

六

臣等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庶諸臣所
見必酬而臣等職分少塞矣

一議京考令甲兩京鄉試府臣先期題請試
官上命詞臣二員往典厥事一切分攷充以
四方文學之臣及辦事進士甲科有司等官最
善制也乃各省則獨有不然者豈京政之制
可行於畿甸而不可行於各省耶甚非聖世
同文之治也查得嘉靖六年本部題准各省鄉
試比照兩京事例遣京官二員前去主考一

時號為得人乃行之二科輒以報罷則以監臨主考禮部小嫌遂使同文大典不無畿省之異今科臣象春有見於此議重內簾廷相議擇內簾之官繼先議照嘉靖六年事例用京官主考其意相同俱可依擬合無仍照舊例凡遇鄉試之年各省巡按先期奏請本部具題於在廷諸臣訪其學行兼優者疏名上請每省分遣二員主考至用何等衙門臨期取自上裁仍量道里遠近以為點差先後其他分考不妨照

分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舊每經各聘教官一員各該巡按及提學官務要嚴加考選限三科以下卓有文行方准應聘不許濫收充數仍於本省科甲有司監臨時揀選數員同充考試簾以內一意校閱不得徇私干犯簾以外一意糾察不得越組侵事有不然者各兩司參奏至于禮部坐次之間應照繼先所議奉命典試諸臣在監臨提調之上不得仍前爭競以傷大體以致阻格庶京省一體文教同風此試官之所當議也

二議程式夫士子中式既藉其名以獻矣并錄其文以風四方制也後乃惟主司代為之所錄非所取致使草茅自獻之意蕩然無遺非以樹向往之的明正始之議也且先時預擬有洩漏之嫌臨卷摘詞妨校閱之務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計莫有不便於此者夫入彀之英文必可采而裒集即可成錄縱風簾未盡所長主司者一刪潤之足矣奚必窮年累月躬自撰擬而後為工哉先是科臣王士性曾有此議今萬象春

分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八

張棟所陳俱為有見行令兩京各省考試官今後場中不許撰文就將中式文卷其純正典實足為程式者依制刊刻其後場果學問該博洞悉時務者即前場稍有未純亦許甄拔登錄以示重實學之意中間有字句煩復文不甚要而才思充滿者不妨稍為脩飾但不許增損過多致掩初意仍俟錄卷解部之日本部即行比對有仍前代撰者參奏罰治若謂場中之校閱不便而瑣闡之時月有限必候取定士子之文

錄奏錄稿致稽違合無少破舊例姑限以月
初旬開榜似亦無害如此則庶乎事體從容文
皆實錄而四方之士咸彬彬然求合於矩度矣
此試錄之所當議也

一議進題查得京闈鄉試會試進題御覽

一以見臣子執事之恪一以慰聖明側席之
懷所來久矣顧繕寫不正則貽欺慢進呈不早
則致稽遲不得不預擇善寫之人徹夜書寫以
圖早進乃洩漏之弊往往在此夫以京闈近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乙

在 簞穀之下而不以題聞臣子所不敢也
以進之故而時刻轉相洩漏致辱盛典尤臣
子所不安也合無擬題已定先裝寫一通向
闕設案捧至其考試等官行一拜三叩頭禮待
士子散題已畢然後進呈大約不出辰卯二
時則庶乎不笑臣子敬慎之忱而亦可免先時
洩漏之患此進題之所當議也

一議彙卷為照士子三試墨卷騰寫送部名為
公據彙卷稿未解部也續經言官建議殊墨二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乙

貯以備不時查核如有私自傳覽致有遺失者
責在典守此彙卷之所當議也

一議覆試為照朝廷設科取士法嚴令行且
二百年來未聞有假公典以濟已私者近因一
二貢緣之徒犯科作奸被論削籍殊玷盛典
今科臣萬象春張維新俱建議覆試先是王士
性議亦及此誠為革奸之法顧諸臣所見不同
吾亦稍異在萬象春則泛指形迹者聞為人指
摘指在張維新則繫指大臣子弟在王士性則

說錄實跡者不問大臣及民間子弟即行奏
奏亦較下本部會同都察院該科并原奏官鑒
院覆試關防搜檢一切如故若係南京科道官
奏奏者不必會同試題大要明白正大經書論
策四篇而止比照中式卷不甚相遠即准中式
其荒謬不堪者請旨斥落為民被舉人或有
當年丁憂與自揣不堪遷延規避不赴會試者
行原籍起送如中途稱病及到部稱病不出或
被舉在逃者即行除名不必覆試併咨到司坐
以應得之罪夫待奏奏而行覆試則真才不蒙
誇而被疑覆試而因奏奏官員則實錄者難匿
瑕而掩垢凡奏奏者即槩行嚴試則法令均一
人皆不敢有倖進之心庶乎事制曲防弊端永
絕得人之盛恒必由之矣此覆試之所當議也
一議關防為照 京闈欽差監試二員非但防
範糾察乃其專責即場中事務孰非倚重而責
成之者其任亦重且鉅矣直得往年監試御史

殺命之後不即入院雖稱往來監督似非事體
且既奉有專責亦宜自為關防合無今後監試
御史即於欽遣次日入院至於聘到考官舊規
順天安插豈不稱便臣等切謂府門之啟閉無
時而從役之往來甚煩務為關防實乃故事查
得三場攷選例有巡視御史二員合無今後考
官到京送赴察院嚴加扃鑰多撥兵衛巡察或
即同起居尤為慎密候順天府會宴之日即於
是早伴行入朝主考監試等官陞解交割監試
御史方回 南京鄉試查照前例一體遵行庶
可杜絕奸弊此關防之所當議也
今據科臣所見與臣等所議覆者雖大槩有此
數端而內簾不許撰錄與外簾不許閱卷似尤
為切要者蓋主司不分心於試錄則校閱精而
去取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則防檢密而奸
弊不生庶乎 祖制可復臣職可明而弊習亦
頓革故臣等以是為要宜嚴行申飭者也折臣
又有說焉薦賢為 國者盡臣之上務也明罰

較法者誓后之大機也臣所議數事亦有經旨
官條議部臣題覆者豈不班班可攷然有視焉
允該漫不加意彼其敢於抗明詔而樂因循
者何也則罰之輕而人易犯之也况未必罰乎
今科張挾欲請陛下覆嚴禁之罰其見良是
合無自後各省直考校監試等官敢有沿襲舊
套故違明禁者即重行議處則法嚴而人心
知畏弊有不盡墜選選有不盡公者臣等所不
信也如兩京監試不許與聞編號布按二司
金州又科
表一
前集
三
不許仍充總裁減外簾以省奔命之煩各房
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文
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具
脩均於重典有裨是在監試主試督學諸臣一
加意焉可無俟臣等喋喋矣伏候聖裁奉
聖旨科場事宜既酌議停當各處試官准照嘉
靖七年例差用還酌量地方遠近先期奏請監
臨等官不許干預內簾事務其餘俱依擬着實
遵行有故違的你部裡及該科參奏重治

是歲分命翰林院修撰孫繼皋主浙江翰林
院編修黃洪憲主福建翰林院編修史珂主湖
廣翰林院編修余孟麟主江西試餘用大科給
事中各部員外郎主事有差珂辭改命編修
張應元是歲科場南畢上命順天府官以中
式舉子卷入內將加檢勘已而發還無所問先
是浙人胡正道等以二月入都冒通州籍入學
遂得中式者八人為馮詩章維寧史記純陳邦
訓楊日章董紹孫陰都下人士聞然不平投匭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詩
漢文
各文書訢中式不應皆外郡及各州縣進學之
弊給事中鍾羽正劾奏請清冒籍生儒上下
共章於法司而順天府生員張元吉者父故富
商交通宦倖遂益鼓煽其說言考官有私益及
提學飛語乃聞內上愈疑法司劾上有旨
六人者發原籍為民史記純係編修史珂子以
珂從子冒籍亦褫職而併疑馮詩章維寧曾錦
主考張一桂家復下法司再從公審究意在必
坐考官於是尚書舒化左都御史趙錦禮刑二

科都給事王三餘顧問會多官 廷鞫詩維寧

有無關節各加刑考具覆言詩維寧館張不過

數月家貧而其試卷取中又非獨出張手委無

隱情疏上 上終以扶同回護為疑 詔張一

桂改南京別衙門用詩維寧各枷示衆發為民

并謫提學御史董裕於外仍 諭天下巡按御

史各覈諸新舉子復原籍為諸生及削籍者凡

十餘人是舉 上雖有意嚴察科場獎習然京

師頗傳其譜出於官闈及訊獄具都御史錦欲

余則史科 卷上 尚集 五

勿用一桂係講官非臣等所敢擅擬向尚書化

執不肯益示隙端聽 上自處議者薄之而給

事中史孟麟御史蔡時鼎疏言冒籍之當寬采

訪之當慎切責時鼎降馬邑典史孟麟疏取出

不果上

前甲申御史丁此呂進論禮部左侍郎無翰林

侍讀學士高啟愚主試應天時命題舜亦以命

禹為阿附故太師張居正有勸進受禪之意為

大不敵得 旨免究矣吏部參論此呂調外遂

奪啟愚官削籍還里并收其三代 詰命諸大

臣與言路相持者久之乃定山東則吏部尚書

楊巍子中式山西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子濟初

中解元湖廣巡按御史論推官李樂用強侵各

試官權多取中諸生禮部員外郎李同芳故庇

之不行裁沮得 旨降級調用同芳罰俸三月

廷試 賜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及第先是內

閣大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人道賓第三

人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書楚 上意不

余則史科 卷十 尚集 上

憐真之二甲第一而拔進 是京末卷弘志第

三弘志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應龍子年十九

策奇麗甚而語多刺譏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

大臣惜而不取顯置之南 上忽授之中外驚

異稱服以 上神明且得人也

四月 命內閣吏禮二部翰林院堂上官會選

進士袁宗道等十八人為庶吉士前是言官請

每歲考庶吉士共選數與獨數俱不必多得

尚如請故止十八人蓋少三之一也

是歲南京禮科給事朱維藩極論南京新陞國子監司業沈懋孝前以翰林院修撰主壬午應天試時得安福劉士理丹陽賀學禮上海王尚行嘉興包文燭一用銀各千餘兩取中鄉試及阿附故權臣王篆子之鼎俱監中鄉舉詔勒懋孝解官回籍聽候發落而命各巡按御史遣官押解諸舉人赴京覆試凡再閱月俱抵京於午門前試三日禮部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堂上官督覈文成內閣尚書會閱卷士理

金州史料

卷一

前集

七

等四名皆文理平通在應會試賀學禮發為民學禮實房考教官所薦也懋孝降一級調外任補兩淮鹽運判官不赴

監場御史林應訓張一鯤以故為王篆子道地貼號先後勒為民時應訓已轉南尚寶卿一鯤後疾請告矣尚書沈鯉以王篆子實其所取乞休且請吊原卷覆查溫旨不聽辭

十六年禮部參江提學僉事蘇濟江西提學副使沈九疇取等卷怪詭詭瀆等各罰俸兩月

諸生發克社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効及今不為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害甚於洪水甚於異端蓋人心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

金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六

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鈞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二年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限

一千字以上惟務直述不尚文藻

仁宗朝

俞廷輔奏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

憲宗諭詹事恭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

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式乎不式乎自臣

寸朽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大經為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又數年以左國為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又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

牟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敬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難誼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為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脉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之下為奇異魑魍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

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士作

玄虛浮曼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

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

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

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

牟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十

所宜誦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群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士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為準則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有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場屋揭曉後各該提

調官即將中式殊卷盡數解部逐一參閱有犯
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參閱外其各省直提調
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
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為
險僻奇恠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
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
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
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獨以源而求其流之清
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咨都察

兗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五

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
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 朝廷德意相率以正
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為已任而不以厭常喜
新標奇攬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為諸士倡始下
時訓諭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隨其所習攷
覈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場校閱品題高下則
一以見今 頒行文體為式如復有前項險僻
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註釋老
等書句語者即使大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

其甚有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攷過所屬
州縣衛運司儒學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
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場屋畢解部臣等
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 明旨治
製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
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名仍乞教
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
文體與否以為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閱畢
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 聖裁等因奉

兗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五

聖旨是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
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
查如有故違的你部裏摘出開送內閣從重叅
治科場後參閱殊墨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
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六月內禮部覆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疏查得
各省直同考先該南京禮部尚書姜寶議欲盡
用舊同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酌量無用今該
科場題試卷數多各經同考僅有數員窮日夜

閱易得潦草欲以本省甲科有司選其學行俱優者易詩書各增二員春秋禮記各增一員使得從容校閱相應依議但計各省應試人數多寡不等又或偶有一經於彼獨多於此獨少亦難局定員數惟應總計場中五經試卷酌量增添取其適用而止如或偏遠省分偶乏科甲有司即於鄉試中出身一體選用但不可逐次增

加啟濫觴之端

閱卷完日至考一員即將各房落卷盡數取出會同各經房攷互相搜檢核其

全明史料

卷十

前集

三

所遺呈之主考官面裁定定已畢通將取中試卷均分各經房考加以印記互相評品先是同考官員雖有去取止用浮帖開具批語不而直書卷上令人先有成心也前次題差京考之時亦令酌量道理遠近稍加餘日以備陰而計今各處凶荒道路梗塞似應更早數日以寬摩

及之懷冒籍生儒

先年累奉明旨發行禁革

今該大比之年本部已曾通行申飭去後茲據

該科是議猶恐人情易玩合候

命下移咨都

察院行各監臨御史各提學嚴飭所屬提調及儒學官將應試生備逐一查覈保勘但有冒籍

某虛不明之人

一舉不准送考已在取中者即

據實申報不准入試如有疎畧容隱或被人報

訐或中後事餘

本生照例黜退

教官并保勘生

貢鄰里人等坐

賦究問如律有司及提調官奉

奏罰治各該監臨御史先曾題奉欽依科場

已畢即查中式人等中間有無冒籍人等具奏

一次今宜限定本年十二月以前通行未到如

有場屋前後交代接管者俱宜一體遵行本部

於次年正月內通行各省巡按已未奉到緣由

類題一次兩畿額設三十名以待國學四方

之士今該科欲照會試事例分南北卷兼收大

才不欲有所偏重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必有

中卷分析太多恐屬煩瑣且歲貢入監者少而

北方納粟人等多有意外於科名方一填榜之

時不能取盈額數反為難處不如仍舊為便京

有外官相見禮節本部前次已會題准考官

一至地方止許監臨御史一與相見以避嫌疑
此於初到禮儀已無可議矣鹿鳴盛典禮讀相
先益無可議從此以後館寓隔別不但六科吏
部原有相見成規即在翰林各部平日亦有出
使於外者矣今既同奉 差遣共事一方為地
主者不欲過有分別以傷雅道亦以尊 君命
而重 朝廷也及查會試入簾出簾二次宴主
考官員雖有秩在高書之下者坐次亦居其上
所提鹿鳴等宴亦宜正考居中副考居左監臨
居右乃見巡按御史為其地方題聘主考初意
伏乞 聖明裁定 敕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
禮部題為科場伊邇乞飭典試諸臣嚴斥違式
試卷以正文體以羅真才事先該臣等見得近
年舉業崇尚奇詭大壞士風已經題奉 欽依
嚴行禁約仍頒舉業正式以示標准俱通欽遵
云後今訪得遠近士子猶多膠守故習崇尚浮
一舍舊畱新朝然一變者蓋綠此項禁約

先年每遇大比亦曾預行申飭及至臨場校閱
則入彀中式者未必皆屬平正所以士心狎玩
至於今日雖奉 明旨猶復徘徊觀望未有轉
移蓋亦主司之過也適今典試諸臣新奉臨遣
綸音有嚴如揭日月孰敢不遵且殊卷解部之
日臣該會同本科逐一覆校果有故違 明禁
僥倖中式者將本生參斥致試等官亦分別卷
數多寡題 請降罰孰敢曲庇所慮應試諸生
習見往年事或仍有不信之心而首鼠兩端不
盡所長堅守遠途自甘淪落中有高才不無可
惜用是不避瑣瀆再 請申飭合候 命下後
咨都察院轉行兩京監試及各省監察御史除
通行禁約外仍於考試官入簾之日大書簡明
告示張掛貢院左右人煙湊集之處使各應試
生儒的知 上意所向堅如金石典考諸臣共
承 休德必不取違式試卷苟且完責自取不
運之罰即諸生有懷奇韞異欲見所長者第能
於理致之中發揮旨趣如先年進士王鏊近日

唐順之瞿景淳等儘可馳聲魏苑擅長一代何必湊泊難字如指文鳥篆譯而後如鍾惺浮詞如步虛傳偈迥然度俗而後快哉且近日小考優卷間有一二浮詞已經臣等參斥然尤俱存其一線之路者則以法禁初行情在可原也今明旨已不啻三令五申而士方被褐挾策之日乃輕忍距違 君命詭遇獲禽若以服役在官亦何所望 國家亦何敢於此人而進用之耶儻僥倖中式雖欲原之不可得矣臣等叨掌風

牟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教自知庸菲無可効其轉移之力獨仰藉 諭音申告多士及諸有校士之責者共遵軌轍以襄盛典伏候 聖旨裁定 敕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該考試官務遵屢 旨取士其違式卷

你部裏及該科着實參治亦不許姑息
八月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黃洪憲感訥主順天試洪憲即為文衡重任聞 命賜東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以重 大興事臣

等行能淺薄學術迂疎蒙 皇上過聽 命主順天鄉試臣等兢兢業業惟不稱任使是懼且今士風薄惡人心險危或未事而障主司之嚴明先為浮言而計阻或既事而忿主司之損斥肆為誣揭以中傷考官隔期題 請甲乙未定也而即為如鬼如賊之計場中糊名易書鬼神莫測也而先有避親避仇之疑竊弄百端險巇萬狀故今以文場為懼府而謂主試為厲階臣等聞 命驚危誓天相戒所憑者試卷所取者

牟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文章固不敢營私而罔 上亦不敢引嫌而棄才此則所自盟於心以圖報稱者也然語有之前車覆後車戒臣等深懲往事重慮後艱者方受 命而飲水敢先期而吐露臣等所受 命者主考也主考之嫌疑有二一則先期撰文恐防漏洩今程文既用士卷已無所忌先洩之嫌且臨時揭書出題必由同考官擬定然後臣等鋪繚緣手探策而決之自謂可以無私一也一則文字之中疑有關節今閱卷去取先由同考

同考所取臣等乃得寓目爲同考所棄臣等無由見之近經部議搜求落卷然亦俟同考官互相檢閱反覆詳校而後臣等因而裁決自謂可以無私二也顧其間有臣等所不能知者請言其畧如往年冒籍之禁未伸晉天之下莫非王土容有冒昧而進者不足怪也今三令五申蒐伏已甚萬一猶有漏網混薦鄉書後或發覺臣所不能知也或游冶之子平生不習本業臨期賄囑同號襲取他長希圖僥倖一時失察致有

余則以料

卷十

前集

五

後言臣等所不能知也內簾止閱硃卷其墨卷在外當謄錄對讀時若有黃綠改竄朦朧謄入倖而得雋不協輿情臣等所不能知也或彼此相仇而互揭或才名相忌而謗生臣等所不能知也諸如此類各有攸司今監試臣風裁素著防範加嚴已經告示曉諭諒無庸虞但臣等懲前慮後過議蒐伏不得不預鳴於皇上之前耳今且 陛辭入院約同考諸臣申明約束飭從事校閱務使其細批評牢過於詳有如目

力不竭品鵬不審臣等之罪也或明珠暗棄魚目混收臣等之罪也至於所不能知則有司存非臣所能與也請申飭各衙門執事官員遵照而奉 明旨愈加嚴密無一滲漏則不惟弊竇可塞真才可得而足以明主司之心亦足以重實興之大典至於揭曉之後中式文卷如例送科校勘仍乞 命順天府官將落卷送國子監及提學御史分散下第諸生使各閱批抹以服其心歸與父兄師友無後言且示之向往以圖後進如是則雖諸生之好事者亦無容其喙而閱卷諸臣將益矢公矢明不敢潦草塞責於盛典有先於風俗人心亦有裨矣臣等不勝戰慄懇款之至奉

余則以料

卷十

前集

五

聖旨科場事宜該部已題明申飭考試官只秉公閱卷遵照行事監試提調官還用心關防如有匿名投揭挾私害人的殿衛及五城御史嚴拿究治禮部知道

九月監試北城御史毛在疏謂中式舉人李鼎

踪跡可疑覈之則國子監生李一鶚按察副使
遜子也初懷响南場考官問斥改名入試斥為

民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廉叅中式應天一百三名
王國昌係徽州監生該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
道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出革奉 旨着
吏按衙門查明開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櫟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
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周應秋等一百三十五
全刊之科 卷十 清集 主

人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案依式刊刻
試錄進 呈隨准攷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
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
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填榜
緣對卷之時燈下荒忙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
對經書以致錯悞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臣
等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填寫姓名錯悞未經
題請奉 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 命下
之日方敢刊刻進 呈誠恐時日稽遲臣等不

勝罪懼等因又該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文
該南京四川等通御史孫鳴治等題為科舉失
錯事又該南京科臣朱維藩奏為科場鉅典將
成經房對號差誤懇乞 聖明俯賜查處以全
盛舉事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
科場鉅典法至詳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
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制也今當塗知縣章
嘉禎始而不辨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既
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怠忽雖心本無

全刊之科

卷十

清集

主

他而責實難委考試官劉元震等提調官張櫟
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
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罰治以
為科場不恪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等
職在統理似與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和
應量加罰治惟後別賜定奪再照填榜刊錄原
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御覽甚
非慎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試
錄呈窺進呈其誤中四十九名曹祖正相應查

革復學肄業仍將本止并原取詩經荒字十號
殊墨二卷辭部覆閣以憑上請 聖裁奉

聖旨是章嘉禎着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個

月

正月禮部郎中高桂奏謂我 朝二百餘年公

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

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挾私求進倖門

四啓私囑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以爲

定例牢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

本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三見

顯斥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爵之若持左券

此其貽玷冠裳至今唾罵者未已也且明憲在

前 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

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酸無援者倚馬不得登

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洗

而更新之則滋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也謹

以近日科場有議者爲我 皇上陳之查得我

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檢簾以內主校

閱何善也適因各省巡按御史越侵職掌內簾
絕不與事寢失初制且弊孔煩興自萬曆十三

年科臣王繼光建議仍復京考之制蒙 旨釐

正中外翕然然內簾之弊反有甚於外簾者宜

臺臣之有辭也累科故實而京主考必於翰林

中資俸深而物望隆者以 畿輔首善之地自

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規規資

次人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羞當

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請翰林

本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院具題蒙 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接邸

報見本官一本文衡重任聞 命惕衷懇乞

聖明中飭責成以重大典事大畧謂私揭中傷

及聞卷去取全由同考與夫彌封對讀朦朧改

竄之弊乞行申飭等因衆方愕然以爲主考自

縮臣分耳何至曉曉若此詢之咸謂今歲場屋

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爲此本也旬日之間滿京

喧傳以爲某兩浙富人所得華選某三吳巨室

死在前刻臣以爲道聽不足信也至榜一出太

半符合前書矣揭曉之日士人中有謂某以館
較進某以里開交遊進臣尚以此為習者之
未免至此交謂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
卷場中畏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
後責在提調等官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
也可聽其散逸而不為之所爭晝夜擾擾之際
必有收貯之地典守之人此一訊而可明者也
乃監試疏中謂禮部委官到場擁雜混失硃卷
謬矣臣前科曾為會試提調官知卿試之終為
全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卷十

會場之始臣於八月廿七日往貢院封鎖什物
見千餘人混入詢之乃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
軍天明方行驗出彼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
無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而取死不
可得之利耶夫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
後竟不然則今試榜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
果不知此欲蓋而彌彰者也奉 旨追尋數閱
康美何乃遠巡觀望宜聞而久不聞也查得禮
部題准科場事宜各條有揭榜之後即將硃墨

真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後將卷通行覆
閱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斥一二以示懲戒
此非刻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
茫無下落抑不知所中者為真耶偽耶抑悉以
甲為乙移花接木所不免也且彌封等官多有
認記改作之弊今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
子草稿不完者先行帖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
鄭國望稿止五篇執事官若罔聞知乃巍然擬
高科矣縱才邁董賈以典制則悖矣第十一
名 全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卷十

李鴻論語篇腹中有一箇字攷之海篇直音同
音匿謂私取貌詢之吳人主音以生女為國此
其為關節明甚矣孟義大結尾云呼偽而可以
為國吾未知新莽之果不可為周公也經書二
篇結云傳岩之遇方自以為為不世之遭即有賢
者豈能盡出其右而曰吾姑待之豈理也哉文
義難通又若此第二十三名屠大壯首篇云以
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
俗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夫秦言徹行者中庸

善云通之端由此達其和乎通之端由此造其能乎孟義大結云之會者流於唐虞爭烈至後塲以創作瓶以闢作璧以婢婢為浮游等字本率不通類此即置之於小試當在斥降之例況可以點賢書乎他若二十一一名茅一桂滿之惺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二名李鼎七十七名張毓塘即數字數句之疵謬不堪過求然亦噴有煩言矣夫士在明經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書順理成章為文而不通之文豈容收錄且文

介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一案於市人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讀閣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臣倫員清署非不知包容之為得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己乃敢披瀝血誠上千天聽伏乞敕下九卿會同科道官將順天中式卷逐一檢閱要見原卷見在多少有無積弊逐一查明據實上請以俟處分其餘跡涉可疑及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嚴將來之防即將臣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事

介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卷遺匿真偽難憑公據混淆辨駁無自不審本房作何評騭主考曾否叅訂向來硃墨卷類為一處何獨至硃卷而遺之昔人塲中有用三十字作冒今柰何互相牢籠恬不為怪耶大抵今之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為能主司以文場為市利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義掃地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惠臨等主試至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遺於邊

庶公論可明倖門可塞眾憤可泄數十年之錮弊為之一清矣臣又有說焉天下之公與私不並立而人心之疑與信不兩蒙自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不之疑故相張居正諸子後先並進而一時大臣之子遂無有見信於天下者今輔臣王錫爵子衡素號多才豈不能致身於青雲之上而人之疑信且半也臣亦乞將榜首王衡與茅一桂等同覆試庶大臣之心益明可以信今而傳後矣

奉

聖旨這草稿不完事在簾外殊卷混失事在場後字句訛或出一時造次有無弊端着禮部一併查明來說不必覆試自後科場只照舊規嚴加防範毋滋紛紛議論有傷國體該部知道大學士申時行等疏懇恩覆試以昭公道事奏舉人李鴻等應行覆試奉

聖旨卿等懇請覆該具見公慎高桂木內有名舉人着禮部會同都察院及該科道官當堂覆

今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三

試看閱具奏錦

還差官與高桂一同

視

禮部一本會試屆期之行申飭前旨以隆賓興盛典事看得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等題稱會試屆期之行申飭內外簾諸臣校閱關防當加精慎不得尚奇好異及徇情縱法又該本科給事中李周策條陳五事以裨大典內除謹撤簾一款先該本部題覆雲南道御史之在等條議大畧與本官所奏相同無容別議外所有慎校文免送試覆試卷嚴騰錄四款相應併議覆

刻前件擬議上請伏候聖明裁定勅下本部通行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計開

一曰慎校文前件臣等議得國家以文取士非徒欲炫奇弔詭將因言以占其素蘊也往筆文體之弊在於冗長自限字之法行則又流於空虛甚且文以子史粗疎之字雜以異端隱僻之談而文體益壞矣去歲已經本部申飭釐正又經頒示正式用為模範所以挽浮詭而還之雅道者已不遺餘力夫何士習日漓積弊未祛今部給事中苗朝陽等欲要經義論策期於平正典雅該博暢達反是雖工弗錄給事中李周策欲要初場限以五百字論策限以千餘事其冗長怪誕及引用佛經等語照辛未科例摘發戒飭俱與本部先今題准事例相同相應再行申徹合候命下嚴行典試諸臣力挽澆風痛革夙弊本部將前申飭文體章疏大畧告示張掛貢院本部門首俾應試舉人往來觀覽如傷中仍蹈前弊不許騰紅或送內簾考官不得

今州史料

卷十

前集

卑

取中違者聽該科參奏究治其初場論遵照元年題惟限字不許冗長過限其尤怪誕不經者照辛未科以不得謄錄例摘錄數卷送本部戒飭庶文體漸復於古而真才自是輩出矣伏乞 聖裁

一曰免送試前件為照 國初士修實行詐偽既鮮防範亦疎邇來人心不古多有奸詐致玷盛典故乙丑科始有入觀官送試之議遵行已久今科臣李周策議稱司府有總轄之責州縣

今州之科

卷一

前

望

有民社之寄欲速其赴任無非為地方計也吏部題稱查點舉人合照近日題覆事例惟用二司已經奉有 明旨無容再議直隸府縣官未議及相應題請合行各省直隸府縣正官俱候照點舉人其司府首領并州縣官領 敕之後即起程無得留滯庶良法並行不悖矣伏乞 聖裁

一曰試覆卷前件臣等議得場中硃墨試卷收掌原有定員彌封謄錄各有專責邇來 詔旨

徒勤奉行未至兩畿失卷覆轍可懲至於彌封謄錄等官往往以進卷為完事其中遺失多不暇顧似於掄材之典猶有未稱臣等方欲具題今給事中李周策條議及此委宜申飭合無行令各分考除將上等硃卷先期呈送主考外其落卷各封固鈐記備開數目於揭曉前日交付堂卷官查無缺少隨即登簿至於墨卷則令曉諭前二三日擡入聚奎堂俟各分考比號對同訖并不取墨卷堂卷官即檢查細數封貯會經

今州之科

卷十

前集

望

堂同前硃卷於揭曉日付在場官押送本部交收庶關防密而意外之虞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曰嚴謄錄前件臣等議得簾外諸臣職在防閑一切奸竇皆當稽察邇來飭法申令可謂嚴密但日久弊生不無急玩以故科臣苗朝陽李周策欲要嚴責簾外諸臣用意關防殫精振飭俱於試典有裨相應題 請合無行令監試提調等官入場之初責令兵番官軍人等嚴加防範如有搜出真正懷挾識認果係倩代并同號

傳傳遞互換者許即時首告照例枷號示衆聞
革至於場屋取士全憑硃卷以為去留則彌封
謄錄對讀等所尤為緊要一有脫誤即文堪中
式未免淪棄今後各所官員務要親加查對加
意防閒毋得專委吏書生員以致差錯如有三
場硃卷字號不同字畫糊塗脫落比數者許監
試官指名奏究庶上下交警而宿弊可除矣伏
乞 聖裁奉

聖旨墨卷填榜之日送進原係關防只照舊規

全州史料 卷一 高集 四

其餘依擬行

二月禮部一本科鴻生儒阻撓援檢買衆騷擾
事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
檢杖斥為民胡東廟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
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
方准會試奉

聖旨是

禮部疏為懇 恩覆試以昭公道事該禮部抄
大學士等時行等奏前事奉

聖旨卿等懇請覆試具見公慎高桂本內有各
舉人着禮部便會同都察院及科道官當堂考
試看閱具奏錦衣衛還差官與高桂一同巡視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禮部尚書朱廣儒感傷
寒註籍不與外左侍郎于慎行等謹會同都察
院等衙門都御史等官吳時來等於本月初一
日黎明至本部堂上公同揭書出題嚴加覆試
隨將原卷彌封從公品隲看得七卷文理平通
一卷文理亦通臣等奉 旨看閱未敢擅擬將
全州史料 卷十 前 四

覆試原卷各帖浮戲實封隨本進呈 仰覽伏
乞 聖裁奉
聖旨這覆試舉人你們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
都准會試

刑部雲南司主事饒伸疏謂邪臣朋奸欺
徇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
臣竊惟權柄 皇上之所獨馭也 至上人臣
之所共事也而奸邪人心之所共惡也各罷不
可以假大兇賢科手犬馬報主增草指佞神幸

觸邪況臣子乎今邪臣所為罔上行私者莫如
科場之弊臣有慨於中久矣夫科目者國家所
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諸臣
父不得以私諸子法至公也故古之奸臣多矣
而鮮有壞此法者畏人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
逮奚珣中楊國忠二子宋湯思退中秦檜之子
若孫書之史冊以為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
有人人冒濫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行洛文中
張居正之子人猶以為駭也及三子連占科名

李州吏科

卷十

前集

選

而輔臣乃遂成故事於是戴允啓沈自邪並收
二相子而恬不知惟一時用事大臣乘此而得
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節肆無忌
憚如黃洪憲之為者以為一第不足以為重則
居然舉首矣勢高者無子則錄其姪利重者非
子則及其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 陛辭一
疏及拆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
已非惟敢於欺 皇上且空天下為無人焉故
擢出而人人切齒無不欲唾洪憲之面而箝其

背也幸有禮臣高桂之發其奸也據而指字顯
開節雖才有可錄猶當亟以徇私棄之况文理
訛謬章章若是而猶俱得保全洪憲醜然在列
臣恐 皇上有此不復有國法矣臣聞覆試之
日尚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不分可否
輒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忍耻力持竟爾
勝觀擬請夫始猶掩耳盜鈴今則入市攫金始
猶一人為欺今則朋黨面欺矣此何可令後世
見也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之辨疏內舉析吳

李州吏科

卷十

前集

選

為言夫奚之舉子自舉也豈假手於人哉即此
一言而為私弊亦不能自解矣且字字劍戟而
其中有曰突出一高桂尤非大臣之語錫爵為
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為善而聞與人飾非自錫
爵趨邪而忠臣賢士悉被斥遠佞夫儉人環濟
顯要今又巧護其私以凌轢正直欺誑 皇上
其勢又將為居正之續矣臣切觀 皇上仁聖
聰明抱大有為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
大柄不由 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

為聖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壘斷之利而令
皇上獨受不察之名此臣所以終夜拊心不愛
一身以報也豈願碌碌與貴介子弟比肩事
主以為科目之羞郎署之玷哉今會試事又將
竣矣臣恐復有觀望効尤者伏乞皇上大奮
乾斷將高桂所論徇私舉人嚴究斥退發下覆
試原卷九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錄者
以示聖恩重治黃洪憲作奸市私之罪以為
人臣欺罔之戒至於吳時來附勢滅法不稱臺
長王錫爵庇黨恃勢殊乏相度均乞速賜罷
斥如是而公道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
絕於此舉矣臣昧死披瀝干冒天威不勝戰
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科場之事已經各官條議積弊已革王衡
等又經覆試若有欺弊同閱科道豈無言者饒
伸這廝妄言排擊大臣刁詐輔相奸生無理顯
是黨護高桂朋奸逞臆甚失國體饒伸着拿
送鎮撫司究問朋黨主使來說○鎮撫司奏奉

聖旨既究問明白饒伸儉邪小人出位逞臆誣
謗大臣混淆國是本當重處念輔臣奏救姑
着革了職為民高桂雖為主使亦是朋黨着降
二級調邊方用

弁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一 官制 事例

余讀范蔚宗所論譏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
大豎人刁亂齊伊庚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
即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
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儻將相
置諸主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
族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
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叅夷五宗
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官闈直茅分虎南
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
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脩於
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
欲構剪明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
聞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

岳之重數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
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
煨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由
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闡豎北魏
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恠
屠慘深謀脅儲唐之階重防自楊高輔國幽園
太上蹀血椒宮聶擅真王稱為尚父重不可反
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諄
逆雖強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
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為陳
竇不肖者為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
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
成為內童貫為外酷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
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無文武街不侵外庭政
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而 官府謚如
也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研私寄是故儼保之
譖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駟

以交趾于敵矣 天子幼冲 母后不中制機
必有所歸而聖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
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鵲起烏合之虜恨其身
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籍資產
足以紓泄億憤萍開中興斯則 英主之效哉
而丁丑一制為之涌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
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縲紲盈朝尸骨盈
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 孝廟之仁聖尚不能
無李廣而况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虎橫三老

余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三

咄咄獨狎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
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
恭伍狡弁表裡作奸非 高廟神靈鼎成期速
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
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撻
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為之吐氣邊腹為之
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狗然不至如累季之弊
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
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

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為漢唐之季者 高皇
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
頓而憂耳頓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
無不鳥獸散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雖
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為上下二編其灼然稱
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昇者百不能一而振
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余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四

洪武三年重定內使服飾之制 上諭宰臣凡
內使監未有職名者當別置衣帽以別監官禮
部定擬內使監官凡遇朝會照依品級具朝服
公服行禮其常服葵花胸背團領衫不拘顏色
烏紗帽犀角帶其內使無品從者常服團領衫
無胸背花不拘顏色烏角束帶烏紗帽垂軟帶
年十五以下者惟帶烏紗小頂帽從之
四年命吏部定內監等官秩品內使監令正五
品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直大夫皇門官門
正正六品授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俱從六品
授內直郎尚冠等奉御內府庫大使內倉監令

俱正七品授正奉郎庫副使倉丞俱從七品
正衛郎局正司正俱正六品授內侍郎局副司
副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東宮門正局正俱正六
品授內侍郎門副局丞俱從六品授內直郎王
府承奉門正所正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承奉副
門副所副俱正七品授正奉郎

五年定官宮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其

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

不快本管鈴東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

余州史料

卷士

前集

五

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官

城內闢殿先闢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

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伏本官

鈴東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

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

等其內使等有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

處死有知情而殺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

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六年更內倉監為內府倉以內倉監令為大使

監丞為副使內府庫為承運庫仍設大使副使
皆以內官為之

十六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大使一人正九品

用派官副使一人從九品用內官內府寶鈔廣

惠庫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俱以

流官內官兼之職掌出納楮帛入則廣源庫掌

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二十八年重定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

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內官監十一曰

余州史料

卷士

前集

六

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

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監皆

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

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

正六品○神官監掌酒掃太廟殿庭廊廡○

尚寶監掌御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孝陵神宮

監掌洒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事○尚膳

監掌供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及

習洗祿侍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尚衣

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屨靴襪之事○司設監掌內用車輿床榻衾褥帳幔之事○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套冠冕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使帖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與祭閣文書諸事○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牧馬騾之事○印綬監掌詔敕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七

合符驗信符諸事○直殿監掌洒掃殿庭樓廊無之事○又設長隨奉御秩正六品○又各門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皆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從四品○又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司皆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鐘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諸事惜薪司掌宮內諸處柴炭之事○局庫九局

有六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麪局庫有三曰內承運曰司鑪曰內府供用每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正五品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官內所用桶篋之刷牙針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官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針工局掌成造諸婚禮服裳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巾帽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八

諸事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菜及種田之事酒醋麪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麪糖諸物內承運庫掌收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司鑪庫掌鈔錠之數司鑪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其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七品典璽局掌

學實翰墨諸事典樂局掌同御醫修合藥餌
建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羞典服局掌
弁冠帽袍服佩刀靴襪諸物典兵局掌甲冑戈
矛弓矢刀劍諸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

其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
史司并護衛指揮使司行之典內官衙門不相
統攝設承奉正秩正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
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典寶掌王之寶典膳
掌飲膳之事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各設正六
品副秩

卷十一

前集

九

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掌正
城宮殿門啓閉關防出入設門正秩正六品門
副秩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
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一人司矢二人
又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司正

同副各一人皆雜職

三十人置都知監秩正四品掌內府各監行
六便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
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

一人正六品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

永樂五年復改上林署為上林苑監秩正五品
有左右副丞典簿之屬凡設十署秩正七品俱
以內臣及文職相兼之不審何年革內臣
按已上皆內官之初制也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十

洪武二十五年遣高膳太監而聃司禮太監慶童齋敕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而聃等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敕諭之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而聃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按此內臣奉使行事之始也

永樂元年遣內官李興等齋敕勞暹羅國王

全明史料

卷二

前集

十一

昭祿群鷹哆囉諦刺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鷹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按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也

三年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恭烈昭平牙為王按此內臣封夷王之始也

是年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刺諸國按此內臣將兵之始也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獸

八年都督譚青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脫二按此內臣監軍之始也然名次青等後其年較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密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却來回話按此內臣出鎮之始也然職尚止巡視事畢回京

十八年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廠環內云東廠之設自

全明史料

卷二

前集

十一

文皇帝至於今五十六年故攷訂于此

二十二年上崩於榆木川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舍欽畢載以龍輦而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榮御馬少監海壽馳訃皇太子

洪熙元年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脩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營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

沐昕計議而行按此南京守倫之始也

其年 敕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璵鎮守太監王安按此鎮守之始見者也計永樂末已有敘宣德元年 上以漢王及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按是時內臣尚列於指揮之下也

七年 賜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等免死詔內弘詔略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

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于久遠按 太宗於光祿卿井泉張泌皆有之則其時內臣所必有者但不可考耳此見范弘墓誌史所不載也

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又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見水東日記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各有銀記之 賜而又

不傳見墓誌 景廟於吳安王誠舒良輩亦各有賜 憲廟賜司禮監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

一曰補袞宣化 世廟賜司禮監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慎曰輔忠曰勵忠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於墓碑中錄得之正史所不載也然則內臣之膺 賜者蓋不止於此矣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殿按此內臣督工之可見者也

四年遣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思任發敗績此內臣提兵之始也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五

六年三殿工完太監阮安偕保各 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一百兩綵段八表裏鈔一萬貫按此內臣功賞之至厚者也

七年陞太監王振姓千戶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尋命山侍 經筵

九年太監僧保出喜峯口曹吉祥出界嶺口劉永誠出劉家口但住古北口同成國公朱勇等各率精騎萬人征兀良哈陞賞有差其年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此

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也。○至十二年亦失給復以征討功同太監楊宣各給歲祿三十六石

按十二石為一級

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率師討鄧茂七等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按此監鑄內臣之始也

十四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時不雨恐刑獄不清所致請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天變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五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齋教張黃蓋騎導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其年虜入寇德勝門外教太監吳安李永昌往同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按此內臣提京營兵之始也

景泰三年總督少保尚書于謙總兵武清侯石亨等議選精兵十五萬分為十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廬永都督郭震馮

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亨及太監劉永誠吉祥節制按此內臣坐營之始也

天順元年以迎駕功陞太監曹吉祥嗣子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欽為都督同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弟成業達兄成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且賜吉祥等勅書褒諭之是年封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姪欽為昭武伯按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欽亦自以戰功及從奪門封後及誅成化初御馬監太監劉永誠姪聚封寧晉伯從永誠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正德中泰安伯張富司禮監太監永兄也安定伯容永弟也高平伯谷大寬提督團營太監大用兄也永清伯大亮大用弟也鎮安伯魏英司禮監太監彬弟也平涼伯馬山提督東廠太監永成姪也鎮平伯陸永監鎗太監閻姪也皆冒永等恩澤封後俱革馬山雖貴衣蟒圍玉為永成沒水澆花調馬於庭他亦往往類是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六

詔復司禮監太監王振官爵立祠賜額曰旌忠
按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御馬監太監劉
永誠祠曰褒功弘治司禮監太監懷恩祠額曰
顯忠此二臣皆可紀者自是而後繁且濫矣
八年 命太監周中於舊武營右少監王亨耀
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
太監張溫鼓勇營右少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鄭
達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
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七

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按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

成化三年御馬監太監葉達奏以長河峒功蒙
賜寶鈔幣帛辭之而陞兄錦衣衛千戶官兵部
執以無例不許詔特陞為指揮僉事此辭賞乞
陞之始也

十二年 命御馬監太監汪直立西廠領勅
刺事按此立西廠之始也雖與東廠倖而勢出
其上矣十三年革西廠以御史戴縉言仍之

御馬監太監汪直初以緝事功加歲米二十四
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寧海功加四十
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至四百八十
石至正德中司禮監太監張永初以恩加歲米
十二石以平寧夏逆瑾功加四十八石以獲妖
人功加一百二十石後累至三百餘石大約米
至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為正一品而儻從衣
料亦累增蓋不可勝計蓋又王振劉瑾之所無
也自永後谷大用魏彬張雄張銳張忠輩亦及
之按張司禮佐初加歲米四十八石其後復加
祿十有七皆十有二石當為二百四十二石麥
司禮福至三百七十石黃司禮錦至五百石皆
在嘉靖間具神道碑其他可以類推矣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八

正德元年太監陳寬傳旨神機營中軍二司
內官監太監劉瑾管五千營御用監太監張永
管神機營并顯武營神機營右掖御馬監徐智
調中軍頭司管奮武營而以司設監太監馬永
成代智御馬監太監王潤代瑾五月以御馬監

太監魏彬管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按此八虎之物見也

二年太監李榮傳

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

師舊設守備內官仍舊添補蓋自時諸邊無餘地矣此內臣遍播邊關之始見也

是年太監李榮傳

旨御馬監太監谷大用之

父奉御用監太監張永之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此內臣父見在授官之始也○復三年瑾

復傳 旨奉發俱陞都督同知

全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十九

其年又贈御馬監太監丘聚司設監太監馬永

成御馬監太監魏彬之父俱陞錦衣衛指揮使母

贈淑人各與祭一壇此內臣贈父母之始也史

謂恩禮濫施前此所未有也○後三年太監劉

瑾乃傳 旨贈瑾父祖三代俱為都督同知

三年太監李榮傳 旨御馬監官勇士旗軍係

禁兵重務其令太監谷大用提督太監楊春坐

勇士營李堂坐四衛軍營此內教場之漸也

四年太監劉瑾奏疏通監法四事 旨謂經畫

周詳防範嚴密誠為國家重務既多官會議已部查算明白經久通行軍民戶口食鹽仍舊餘俱永遠行之司禮監立碑在側時常省察按司禮監立碑非典也

五年太監張永提督三千神機二營無掌十二

團營掌 乾清宮事兼掌 御用監提督尚膳

尚衣司設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并豹

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按內臣無職之至

多者也

全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三

其年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寧夏等處軍務

御馬監太監陸蘭骨領神鎗選京營精兵三萬

人討安化王寘鐸兵部言舊無總督軍務太監

開防特造給之按楊一清為永憲志云特給金

開防金瓜剛斧楊與永同事所見必真故見於

此永之西征及還師 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

迎

九年起太監張永掌御用監仍總制提督宣府

大同兵綏等處軍務發京營兵二萬人禦虜復

督京兵六千人使太監張忠監督之聽永節制
忠請自為一軍不許

十四年命御馬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同威武副
將軍安邊伯朱泰平賊將軍右都督朱暉討寧
王宸濠命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 上尋以
太師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命太監張
永率團營臺後及宣府北路官軍提督贊畫樓
容重務平虜伯朱彬亦如之○按已上皆總督
軍務始見者也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廿

其年贈司禮監太監張淮父全為錦衣衛都指
揮使母李為夫人廖鑒父文應母張亦如之皆
予祭葬此內臣父之有祭葬自全文應始也
十四年以營建 乾清宮定礪庵總理提督御
用監太監張永東殿太監張銳內官監太監劉
養御馬太監孫和團營太監孫大用司禮太監
蕭敬觀彬溫祥賴義秦文張欽章甯張淮李英
弟姪各二人為錦衣衛正千戶內官監太
監劉祥劉永趙俊王銳班浩汪德趙銳崔文三

富溫璽周永各副千戶世襲此內臣管工廩寓
之始見也

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等言 皇考實錄成其
於 聖謨睿德紀載頗為詳實然臣等不敢自
以為功也蓋 累朝實錄皆有章奏可據若今
獻皇帝三十餘年之事臣等所賴以考據者則
有司禮監太監張佐黃英戴永編實錄一冊載
帝 帝慶製序文及各年章奏為詳功當首論後
又得司禮監太監楊保陳清錦衣正千戶翟裕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廿

陸松所纂修之助功當併論伏惟上裁 上從
其言 命廕佐等各弟姪一人以酬其勞佐指
揮僉事黃英戴永俱正千戶楊保百戶陳清繼
旗俱錦衣衛世襲翟裕陸松俱陞指揮僉事時
佐英永已用卮 駕功賜廕心不自安上疏辭
上嘉其誠懇許之仍令原廕指揮使張琦於錦
衣衛堂上管事指揮同知黃壽陞指揮使僉事
戴仁陞指揮同知此內臣與實錄賞之始也
隆慶元年登極加恩內臣歲加司禮監太監黃

錦王本鴻保等各歲加祿米有差廢弟姪為錦
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從龍太監李芳梁
錮歲加祿米廢弟姪餘不加祿廢弟姪有差俱
世襲此登極從龍加恩祿廢之始見也

按以上皆歷朝內官之事例也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二

聊瑯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二

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未嘗不為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

弇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一

已豈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二年 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

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殺矣以為心腹即心腹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矯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也

三年九月朝退有雨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 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於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

弇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二

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 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四年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

十年有內侍以久侍 內庭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里 命終身不齒逐 諭群

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言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余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

十七年 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竄錄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建文三年 燕王師至德州而 朝遣錦衣千

戶張安持 詔諭 世子降許以 燕王之位

世子不發封并縛安詣軍前時中官黃儼從留

守以姦險為 世子所惡而素結 三都王乃

先遣人馳報 上曰朝廷與 世子通密謀矣

王不信俄而 世子所縛安及書至 王大感

悅儼與江保於永樂中數為 趙王 鄒王 傾

太子即世幾奪嫡 太子即位儼保皆伏誅

永樂五年 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 命內侍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 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求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真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關 皇親亦不恕
洪熙元年內官馬驥傳 旨諭翰林院書 敕付驥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驥被 詔召

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乃止按仁宗既已知之矣乃不修騁何也

宣德元年司禮監太監侯泰還自樂安上初

遣泰諭漢王高煦高煦嚴兵而後入覽書謂泰

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有言者上以至

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

分州史料 卷十一

前集 五

曰不知也高煦曰太宗聽讒間削我兩護

徙置此州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

而徒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徧

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為語爾

主即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欲泰歸上問高

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

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上曰事定必治泰不

可宥也二年十一月復以奉命直隸選驍馬

擅作威福陵虐職官捶義勇經歷董純至死又

受人賕賄事覺始下都察院獄

六年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詰武莽

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

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為名虐取

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

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

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為之事

覺上下法司議罪命凌達琦而斬巨隊等

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

分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示

獄考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璵

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

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市梟首示衆上諭

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

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

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

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音

免罪者匿不首事覺與犯同罪今後內官內使

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
內官內使因而撥指害人者悉處死罪 上退
朝御乾清宮 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

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
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
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
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違內使出外假
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
以萬計下人啗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 天地
拿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七

鬼神共怒事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
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共揭榜昭示內官內
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
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務為貪虐鬼神
不祐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
無過待之

少保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
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望見之
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錦衣衛指揮王

裕知而不舉當連坐 上宥中罪革其少保仍
罰尚書俸一年裕下獄已而釋之內官裴宗漢
管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賄太監楊慶求免罪事
發法司亦論斬 命枷繫錦衣衛一時 英斷
赫然第不知於楊慶作何處耳

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言願效用 內庭行
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
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
是時京衛官尚未貪也而內臣自鄭和王瑾後
其當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前集 八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
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
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 命同監察御史馳往
各處盡收其實稟并其人械送 京師既還道
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聞有
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捧竿而手擎之
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
罪以其一時昧於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

酒樓擊朝使 陛下繼統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正統八年內使張環顯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
衛鞠之得實 詔謀於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
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十年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
丞宋文毅等奉 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
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
者起蓋寺廟立霍治及僭與有力之家耕種以

并州史料

卷上

前集

九

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
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
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 賜地一頃內
使淨軍各 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
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
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

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 上命太監喜寧檢閱
其家財產妻吳氏新喜寧私取其奴僕馳馬金
銀器皿兩園鹽引等物 詔宥其罪追取田園

鹽引給主餘物悉入官

謫監察御史李儼成遼東鐵嶺衛儼在光祿寺
監牧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
錦衣獄已而謫之

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
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
造妖言斬罪 詔即磔之於市不必覆奏

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
贖 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
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并州史料

卷上

前集

十

大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
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
死事發有勝贖徒自淨身者成廣西南丹衛因
敕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閹奴入官

十四年七月甲午 車駕親征北虜發 京師
是舉也同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群臣雖登
章諫止 上皆不納 命下二日即行扈從文
武吏士皆倉卒就道丁丑 車駕至宣府風雨

本至邊報益急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畧陣壬寅車駕至雞鳴山眾皆危懼

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威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

書鄭瑩管老營佐瑩先行振怒令跪於草中至暮方釋欽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

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下命不

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

宋史

卷十二

前集

十一

八月己酉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鎮守太監

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驟雨復至始議班師庚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雷電

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荆關入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

土未稼復轉從宣府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師大潰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

庚午郕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三道亦有言王曰

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廳言曰聖駕被留皆振

所致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捋順髮

鬚其肉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王准言衆猶哭未

退守衛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

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至衆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山赴都市凌遲處治

宋史

卷十二

前集

十一

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宦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之怒

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

屍於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長隨家王令免籍

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以皆王振黨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

義襲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
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臣富
令旨降誦有差復請誅籍之不許

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
謂振傾危社稷罪惡深重但朕即位之初休天
地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保振本宗不問太
小皆斬首以徇婦女給發功臣之家為奴其家
人婚者宥死杖一百發戍邊衛

是月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潛回京師下獄初
全明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三

敬與振厚通年多造銅鐵箭鏃變盛以振意遺
瓦刺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楊
和之敗又為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
失律振矯旨不問至是法司議凌遲處死
詔固禁之

十月御馬監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
給事官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
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京有所需索
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誅遼東百戶施帶兒見獲虜泄我虛實
且數為虜使張彼聲勢又為脫不花致意於
鎮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鞠
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
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
事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景泰元年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
既從上皇陷虜輒為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
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
全明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四

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於也先欲使寧及
總旗高鑑達於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
石遂為參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
道等官劾奏寧以俘虜府沐恩榮受列聖
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
忘恩屬奸臣之不軌致上皇之蒙塵喜寧回
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為名重要朝
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

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遭荼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以雪臣民之憤詔群臣雜鞠之具狀命磔諸市三日

又金英者正統中司礼太監也王振沒掌監事景帝以其擅權惡之命言官論其家奴郭舉趙顯多支浙鹽請成邊衛復以運使吳方受囑

全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五

勒為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結英冒陞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復調御史謝瑒為吉安府推官降給事中張聰為均州判官御史宋璠為安福縣典史俱坐英事瑒應奏不奏聰代王訟稿璠奏事不實為法司所論也又運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廷舉求解杖建舉百戍邊衛崇為民又以錦衣指揮僉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及還貴恐調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衛百戶金

善以賄得陞陞職仍舊官又索營膳所親友等料萬餘以造私室賂管海子內使葉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究治詔斬金善降調貴於邊衛景榮送司礼監別用賕物俱追入官執英什都察院鞠之左都御史陳鑑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為署都指揮僉事陞內使汝住為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鏗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

全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六

璠結王振得職茲受璠賂以保其位又准呂貴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帝命錮禁英執鏗璠志鞠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御史宋璠坐不劾調用璠左都御史王文沮之文奏璠免不免是誣詔不問仍降璠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議稱薛文清好官亦不可盡氓也

是年十月庚寅山東右布政使裴綸言山東內地與邊徼異已有都御史洪英巡撫替同三司常操軍士保固城池無今歲禾稼豐登流移復業正當靜以優恤不宜煩擾今內官唐廣采鎮茲土有司日逐供給未免動取民財以一科十且廣隨侍人不無詐冒名目生事侵漁請敕廷臣會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帝曰往歲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守得

齊州史料

卷十一

清集

七

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爾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辭不宥六科給事中上章謂鎮守巡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托恐其從人需索財物如綸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見有此等之人具聞處置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又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叅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章力轉斬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

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覆從之

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鐵鉤與夷人哈丹易馬御詔劾奏捕鞠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恃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五年內使田福私亡至真定葉城縣錦水衛捕得詔即誅之內使阮綱附司禮監太監興安鳴管工太監黎賢擅於西海子作佛庵及西山寺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綱絞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造庵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齊州史料

卷二

清集

八

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壕為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勘劾禁約

六年都知監左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下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不許給民間耕種完辦按景帝不假內豎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構也

吳順元年正月壬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勳等於禁中已出付錦衣衛獄群臣言誠等串同都督黃珖構成邪議更立東官尋又謀迎已出汪后又與少保于謙王文等圖為不軌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謀反凌遲處死丙戌命斬於市籍其家是日校尉遯果縛錦衣百戶楊瑛謂為張永親且與舒良善命錦衣衛考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牢夏管神銃內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閻禮并籍其家以

金州史料

卷一二

前集

十九

楊德寬實之勿令視事○癸卯誅司設監太監廖官保御馬監太監郝義司禮監少監許源官保提督御藥房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王誠等同謀欲發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上南內坐謗訕俱誅

二月戊寅枷內官劉茂於內府新房外茂嘗被旨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墜因命茂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上復位有言茂欲擒太監劉永誠者遂執下獄枷之內官監太監單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二十

來俱磔於市○鐘鼓司掌事陳義教坊司左司樂晉榮誅景泰中榮誥事義承旨同榮選妓女李惜兒等先後進且宮中至是教坊同發其事命司禮監程最女給親榮義下錦衣衛考訊具伏誅於市○戊子六科十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內之

禁聖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府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吳為僧德教僧官道暨不禁聞俱宜顯戮於市以

閑易官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伺覺乘機心持兩端現成敗為

使前各最其首以戒權奸旨謂安罪本當死

人心以回天變。上曰給事中御史言是此輩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積畧居南京司禮監蘭守長陵永不任用。○癸亥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景泰時忠為錦衣衛指揮平居尚衣監與忠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與太監阮浪南城內使三瑤圖復位於是浪瑤及忠俱下錦衣衛鞫瑤被殺浪擊死忠得釋既而坐他事謫官柳州至是。上知其狀特遣

全川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一

不枚忠平驟於市三日且籍其家。○乙亥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叅政掌大同府事時嘗為鎮守太監韋力轉怒其送回都御史年富家眾杖之十餘至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輒命妓為戲僭用金器若王者復強取所部女為妾諸不法事。上怒遣人執之太監韋力轉以工部右侍郎霍瑄奏其罪下錦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於都督石彪強取

餘部女子十三人為妾都察院謂收瑄與力轉

猶其有無。對命俱寢之。○新舊調給事何珉等十三員為判官監察御史吳禎等二十三員為知縣尋命復職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箝制言路共譖御史給事中牟之短。上命吏部尚書王翱查御史給事中牟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三十五以下者調用得珉禎等三十六人俱調之。命既下會有風雷雨雹之變。上悟召翱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近侍耳目之官何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

全川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十二

難容但念職當言路俱留任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不貸。

十月丁酉。賜故太監王振奠祭時太監劉恒等言振恭勤事。上端謹持身左右贊襄終始一德陷沒土木歲久未沐招葬。上亦憫念振故有是命。

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餘敗走。欽吉祥下獄。勅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奏

從福遠選選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福天順初
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
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
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
動吉祥復日犒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
為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
隨之黜退也吉祥亦自疑與石亨同功一体之
人亨既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
為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

并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廿

亨敗時預降 敕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
復降 敕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率侯孫鏜
奉 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
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
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贈
之時鏜候陞辭宿於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
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
伯吳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
鏜同於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 上即召吉祥

總入官城鎖繫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
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於中夜自往錦
衣衛指揮同知通果宅執殺果遣其黨殺左都
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所傷內閣學士李賢於東
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
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韃石堆塞各門賊往來
彌呼於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
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
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

并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廿四

賞且不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
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
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 朝廷必不惜陞
賞眾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
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
天漸曙欽黨稍 散去欽遇鏜子軌於路執奮
刀所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
各門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
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

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鐘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即與之於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辛丑 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及賊黨未盡就擒也○壬寅 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及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

分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五

命群臣廷鞠之具伏 詔磔於市并磔欽鐸洛等屍以殉○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 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降少知懷怨望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 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爲欽選舉兵日時守忠順忠從欽犯 闕俱被執磔於市籍沒其家○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逃至通州民瓜

由中監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官械赴京法司論當凌遲處死

上命錦衣衛禁錮之也

成化元年罪斥典璽局局丞王綸初綸事

於春宮一時群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

士錢溥教內書館綸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

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至是 先帝不豫溥

意綸必預機務有入閣覲密遣奎通款曲於綸

綸因偕奎造溥修弟子敵懼飲至晡而去內閣

分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六

學士陳文以隣故知及 帝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遣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司禮監大監牛王恐其軋已王姪春坊贊善綸復與溥有隙構之會大行就殮綸衰服襲貂裘於外 上見而惡之王因數其過惡勸 上執下獄又囑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赦例從輕綸降內使發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奎鹽課副提舉和瀾滄衛經歷凡平日與綸往還者詞連

及之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叅政順天府尹王福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福州府同知通政司左叅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馮宗劉聚謫廣東各聽總兵官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達指揮同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州邊衛帶俸差操

其年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

玉璫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并太監吳熹究

治獄詞謂皇太后欲立王氏而王以王氏非

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

子雄同熹賂王立后詔皇后廢居別館王熹南

京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雄隨住王親家懷

寧侯孫鏗間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甥吏部

員外郎琮除名○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徽等言勿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行

紀綱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

則號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

惟皇上嗣登大寶祇遵先帝遺命開立

皇后蓋以繼承宗祀為重豈意賊臣牛玉大肆

姦欺橫貪賄賂朦朧進退其意欲固寵於內擅

權於外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陛下聖明

廢退吳氏蓋亦出於不得已也然遇此大變處

此非常朝野騰喧中外駭聽以為吳氏既退則

牛王之罪必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

京全首領夫牛玉故違先帝之命其罪當死

一也謀立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

當死三也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

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

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

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等知陛下用心仁慈

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今陛

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陛下左右者恐

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謂陛下好行姑息誠

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欲

啓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

余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三

德爲 朝廷號令紀綱懣耳然奸臣之惡固所
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而立 皇后將
以奉承 宗祀表正六官輔助 君德母儀天
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愆然
不加之意哉方牛王肆姦之初婚禮尚未成也
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王事發之後
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
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
王也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王之後復有如牛王

余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二十九

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爲甚伏望 陛下
剛毅明斷即將牛王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
李賢等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
紀綱斯正中國休幾外夷畏威矣奏上 詔曰
牛王壞大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微等
不知情實妄言要譽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
遠方於是微等俱調州判官徽晉安州王淵茂
州朱寬漳州李翔寧州李鈞綏德州秦草蓋鈞

錄云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滿洪奏兩淮積有餘鹽
五萬九千引乞令其姓潘貴中納關支下戶新
索覆奉 旨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 祖宗
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內臣乎內臣
給侍內廷凡養生送死自爲之處置固不必營
利以殖生况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按
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崇開中遼東鹽萬引矣
自是 賜太監陳鉉萬引潘午萬引

余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三十

上遣太監鄭同翟安 冊封朝鮮世子李暉爲
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
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
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
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 旨謂英所言是今
後齎賞遣內臣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
充正副使 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也
五年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忠南寧
伯毛榮各帶衆隨縱其後占軍伴辦納月糧奴
辱有司營求貨項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

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乙通行
取回兵部覆以 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
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其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
繆諒為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 詔
即斬於市

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
果有為政務歸一本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
鄙之

并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世

十一年安南國請由雲南道入貢蓋以太監錢
能私與通故也不許

十三年巡撫雲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劾奏鎮守
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

奏差刑部署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并
速能還京通治之 詔能果有罪奏未處分初

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 京師以安南國有捕
盜夷兵犯境為劫掠者請 敕國王戒約之

朝廷因命景齋 敕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必

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條蟒衣
羅段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遺安南王遂

由雲南至其國受饋遺甚多及還誘其貢使仍
道雲南至中途給以他語先行及貢使至雲南
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寇

相率驚竄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
再四其人始還 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
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

并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世

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 詔下巡撫巡按官
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蘇

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千崖孟密等宣撫司
求索景獲其寶貨至逼淫褻罕弄孫女許以開

設衙門治事還至 京師被逮遂校并死於是
恕同巡按御史鞠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始奏於

朝云
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能及
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參議金醴按察司僉

事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等能

俟再勘至日處分 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死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醢竟其獄復以贓誣死者既而佐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 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通勅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三

勢獨緩其事

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起所奏能遣指揮郭景以王帶蟒衣并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上特有能降 敕切責之曰法司奏鞠爾違法事皆實及爾所奏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欲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爾以鎮守責任為務汝地方人心為重

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况土官化外之人 祖宗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屬僚之而已比之內地不同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有失咎將誰歸爾其戒之慎之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三

能又為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為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 命官勘實 上既有能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猶怙勢潛匿不能就逮有 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為二人求宥稱其不避險難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為詞竟從其奏

十四年南京內官監羣力朋 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史牽挽且徧索州縣驛通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申報武成縣道典史率人盤詰力朋乃以其眾

捐擊典史抵必商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內官汪直應得以開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監拒捕律當斬從之其後力朋竟以倖免

司設監太監沈綸下獄擬斬罪綸恃寵矜惡後為上所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律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童演習以備不虞有長禍者遂發其平日多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并言其弟千戶廣貪淫邪偽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皆實命綸祥斬廣絞皆如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三十五

所擬律仍下獄監候其黨二十一人免贖送司札監奏請處治

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橫公私騷擾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憚不自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翊劉吉有言上震怒命司札監太監懷恩單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生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

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

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要說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某等奉事皇上於青宮迄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亦惟命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三十六

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詔倘上召問輅勿变更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官輅以先朝舊恩恐上疑已且慮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害事朕實不知今便此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恩曰先生不

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口問為誰曰黃賜陳祖
生也皆聞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諍其
福建人與楊畢善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
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
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
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
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
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
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
猶未釋然也

卷十一

前集

三七

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
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武宗者
因服到家人猶不知覺乃謫黃賜陳祖生於
南京

是月太監懷恩傳奉聖旨錦衣衛副千戶吳
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千戶楊瑛仍還本所
事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西廠
革罷上猶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

文事者以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
具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擬三批各封進
稱旨遂有是命綬後以銀臺迎其薦已者

六月甲辰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為民忠既具奏
革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奏革西
廠汪直對之忠不自安乃乞歸養病未行直囑
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使劉江與指揮黃賓
姦私事謂賓為求於兄太監黃賜便鎮撫尤鑑
囑忠并武選司郎中姚璧得南京衛選江西都
參州吏料

卷十二

前集

三八

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給事中郭鏗監察御史
馮貫等亦交論忠違法事詞連其子錦衣衛千
戶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靖州指揮使莊榮甘
肅參將都指揮同知劉文寧府儀賓王允壽併
及彰武伯楊信等十五人皆與忠平日交通
上命三司錦衣衛會問於廷忠抗辯不服然衆
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左都御史李賓等具
奏忠竟出為民璧調外任賓為民賜降長隨震
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榮降指揮同知文降署指

揮使綬降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仍差官往江
西逮江及允壽至京鞠問而有信等餘罪悉如
所擬

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洊臻伏
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脩省夫何訓誥彰
彰乃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
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
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畢吳榮等之姦惡
高崇王應奎等之貪賊又如奏釋馮徽等冤抑

以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三十九

之軍因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
以服人而警衆者也奈其部下官軍瑣等不體
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
革罷又以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
之盛心也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
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降回
將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 陞用
父益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牽乃假災異
建言願直功德以觀偉進先以奏章示直所厚

錦衣衛所千戶吳綬直得之為言於天上然後
奏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至
有破家毀族者勢焰熏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
端寔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
蓋直常謗楊畢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
書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
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

江西人楊禍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
嘗奴事崇內使隨入京而背之還過南京遇所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四

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
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使食廩歷常蘇由杭
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
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
至台溫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盤糧以張威所
過雖假應以取信然為偽校尉所得者已多及
抵福州稱有 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
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
盧勝等所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川

人乘之以擾人如此

十五年謫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文升奏 敕往遼東撫諭夷人時太監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都御史陳鉞諧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參陳鉞本鉞疑文升所為遂囑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安無方致啓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刑部不敢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四十二

違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遂 命

誦戍人皆寃之

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夷事遂益浮博面加切責仍令紀功引與稽

往人皆為博危之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綏兵官縱議舊巡撫都御史陳鉞等起釁冒功失機匿罪以 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珰所劾不過傳俸帶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懼恐邊符効尤視失機為等閒以匿情為得策請重治為人臣欺罔之戒監察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四十二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太監汪直自遼東還憾珰奏其事乃奏珰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欺罔之罪 命錦衣衛千戶蕭聚往勘如珰奏不實即械至京鞠之聚往勘械珰及宗至京直先執珰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 命會官廷鞠之珰坐奏事不實宗坐違制各當贖杖還職內批 朝廷於風憲參奏事情未嘗不以為實如珰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常例

處治謫成遠東遼衛宗降三級差操尋以兵部
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錢等都察院奏差御史不
當俱令回奏皆服罪 上責都御史陳鉞等不
謹姑宥之仍戒再犯不宥停兵部及科道官俸
各三月錢等舊所停俸皆免之時論為不井然
皆默默無敢言者

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
受命征遠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
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已

奔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四

知其向者交構欺妄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
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
之聞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
陳鉞謀欲窺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
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
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
厚賜資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
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
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達

於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直既在大同不得還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苛
察紛擾大傷國體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

有處置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
保劉竑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 朝
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有以勸 上宜從衆
言竑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
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 太宗

奔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四

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
事猶恐外官徇情隨設東廠令內臣提督控制
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行之五六十一年事有定
規人易遵守往年城禁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載
勞 聖慮添設西廠官校 特命太監汪直提
督緝訪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
也更混混紛擾臣不贊言茲者汪直已受 敕
鎮守大同地方京城大小官員以及軍民人等
衆口一辭皆謂 朝廷革去西廠為便伏望

聖明洞察俯順下情將西廠特頒敕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衙舊制以復人心以安緣西廠存革實於人心治體關係最大臣不敢緘默謹入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

十九年六月調鎮守大同太監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鏗奏直與總兵官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試舉其五事為證寧令士卒分曹攬槽飼馬直以為拘留一處下人不便一

金州九料

卷十二

前集

四十五

也寧直嫌於共事預將人馬分為四營營二千人自為戰自分彼此何以禦敵二也寧欲將人馬撥野口宣寧黑山懷遠四處直欲撥沙河紅寺二堡往返數次尚未定議三也直以右衛遊兵調大同者止有五百而把總官乃有四員官多軍少欲令二員回衛率以為業已調至不必取回下人惶懼無從遵守四也遊擊將軍董昇近在天津截殺直以為地方無事可以取回寧謂調去未久宜留勿取爭論數日尚未能決

五也他如此類未能悉數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債事此臣之所以憂也事下兵部看詳尚書張鵬等言今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直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若不早為處分恐貽後患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為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昔廉頗藺相如尚知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顧不此之思耶今姑宥其罪降敕切責直可調南京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初直之出使也厥健馬不乘常御驛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及動遭鞭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謙之至是既被遣道經曲陽縣有司聞風皆畏避直至聞寥因謁公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曲陽上司迎謁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饌饌進直遂忘已汝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

金州九料

卷十二

前集

四十六

曰諾至明趣駕而去勢聲寥然人以其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陰戚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華南京工部尚書續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原籍為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

余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四七

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進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蓄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克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斥直等仍追奪越誥奏編發綏春世宗為民義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倖已故命文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閒住陳鉞已致仕并永憲俱不問云

十九年九月誅妖人王臣傳首江南示眾臣任

錦衣衛千戶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任敬奉使蘇常等府奏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凌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旨括取奇玩之物皆出臣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發其事下都察院鞠治得實獄上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姦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孝陵衛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八

淨軍種菜王完等發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僮隨住

是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橫橫索貨財掠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奇絕者搶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所謂子平遺集者眾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番之生員趙汴等聞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

罪奏繳從之江南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
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
往蘇常採取藥餌牧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
要銀兩緣由何期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
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
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
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
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
於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四九

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
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
處逼賣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
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
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
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
伊撥置舳舻相對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
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

法典 詔差官校械繫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
英充淨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為敬等猶
倖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奏被逮怒
亦奏釋之按王三原論劾之疏適與尚錦訪探
時合而王敬之得罪實為錦所發也
二十年正月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
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將窮治之既而
有旨銘管理東廠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
賦濫顯著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
不必來京仍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前集

五

淨軍發 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薦自直見疎
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釣取名譽而內肆陰狡
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
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
埒人知其必敗至是籍其家得資數萬輦送
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
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又罪用刑訊
鞠備極慘毒又受其賂金百兩銀三千兩及他

奇寶其下人無從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有旨宗源犯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遣且銘賊已入官連坐者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帑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為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之親幸者以進互相佑直得利百十倍歲費內帑金鉅萬數年來府庫殆空諸人暴致富貴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多效慕之一時侈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云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十一止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司丞許瀚道過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降之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三 弘治一朝 正德朝首年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楊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

金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一

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脈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其數官司逼迫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微之二曰除奸獎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為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

事驚疑人心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同行之於是吏戶二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師以釋民怨 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以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課

金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二

及各密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部蘆場二所亦與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管收積木料及畜放水鰲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於三廠指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其利而歲

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改成
化二十三年 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
歸於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
等覆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
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
事以飾外情用揭帖而抗 詔旨刑部請移文
於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
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
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
并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條析綰等所言而況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
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
宏皆孜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致喬新
不詳虛實附和加參有 旨行南京并勘而太
監郭鏞奉 使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
併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
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遊禁地劾
之鏞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
不發請遣官覆按 上命太監何璉大理寺少

卿楊謫錦永衡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
奏懇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璉等劾治奏
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 聖聰琮不當占管獻
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
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
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
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
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
議以為璉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綰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璉等重勘歸結於是
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單肅徐禮
余濟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
云
三年司禮監何璉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及御史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
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繁辯誣陷人
罪及太監陳相生鄭璉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
場之額并侍郎阮勣等擬罪不當有 旨御史

不顧大体構辭訐奏煩囑 朝廷姜綰劉遜余
潘孫絃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
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
孫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
聽

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 上亦厭之
每為正言以迎合 上意及繼曉李汝省等遇
赦琮奏請復治 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
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琮而抑綰
餘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五

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
郎中龔性不法事 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
戚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
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燦罪亦連性性疏
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開掘聚
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
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
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
寶山口今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 詔姑宥

死發 孝陵充淨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
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
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其年治紀責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初 孝穆
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
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
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為 太后親兄鏞心知
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
李福遣與兄以來愷姨壻章父成知其家無人

餘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六

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
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
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
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
偽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
老遂妄攀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章
春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 賜第拜
金帛莊田奴婢甚眾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
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

會 上俞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韓顯
等挾僮入李友廣許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
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
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
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
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致偽
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勤發 茂
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閒住後
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全川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七

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
指揮以周王李恕僕隸廝役為之令陞官職名
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
李廣榮惑 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
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與傷風壞化乞加斥罷
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詎 陛下以
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 太子立寄子
壇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撥置 皇親希要恩

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旨開偉門大肆
貪六太常卿崔志瑞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
主主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 賜玉帶要結邪
人玷辱名器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
為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
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
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
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於法以為後戒時御
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

全川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八

十一年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
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
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
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貪緣嗜進之徒多
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
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
奏仍將黃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
旨奔競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
司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獎祭

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實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賊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 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賊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於 國典政體于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之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餽遺廣者或資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

餘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 聖心凡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 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滸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

餘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

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憲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叅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瑞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左叅政張璠右叅政李璡山東右叅政謝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瀚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吮癰蔽瘡何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耻乞賜罷斥仍乞 敕司禮監發下賄賂容法司逐一查究得旨千壞人衆且無指陳實跡 命仍舊供職簿

籍亦不必追究

此小說中所謂月影中，實指侯門有權十三乘蓋籍侯以解

也。於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

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

如畏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鞠。

及查簿籍，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

結將臣斬首市朝，以為奔競無耻之戒。尚書瀟

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

俱下所司。

禮科給事中徐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

柅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上

討劉瑞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

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猶存，越及屠瀟李蕙

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眾為奸，宜先正其

罪，然後次第行罰，不聽。

禮科給事中吳士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

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劾王越屠瀟周經徐瓊

王宗彞史琳林鳳李溫崔志端掌通政司侍郎

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史錢鉞陳瑗

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大理寺

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弘順天府丞簡璣南京
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
魏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政交通不職請
斥之，俱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內外文武

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遲極其醜惡，但

其間有部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

必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

心，而不敢慢易竊發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

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堂堂天朝，且然雖有

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

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窮急，苟可以免，其一時之

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不

至？將有甚於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

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

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旨，

諭之，使各自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

考察，兩席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

在天之靈持此而告 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黃米之隱語已詳然於中外而其官某人之饋送想亦昭然於 聖心在 國法既所難容於事体亦豈可已但其倡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誦諛側媚之徒即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祀官斥歸田 聖恩矜勅屠瀟白身為奸邪魁首 詔已下矣分勿論○又言祀嘗為太監蕭敬門館致庇之末可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蕭

招權納賄贖物累鉅萬計莊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於官不聽

十四年四月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供應雄怒棄關文渡江懇諸守備太監傳容奏其事 命械繫淮付錦衣衛考鞠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有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為言皆不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 命免贖對品調除邊方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

命送 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章璠

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

溺死者行及天津減曳黃船夫百人責令納錢

而瑤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掠索

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於輔輔集訊舟人

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

以擅執 王府從人稱 令旨差校尉擒捕三

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船

留六日而發殿後者腹摩掠柴市居民貨物時

輔政先行政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請於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言輔奏顯琮等貪暴王感其言不可禁王亦奏輔始至府邸由中門入讀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旨捕順等至京拷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寶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二事及琮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蓋上體聖明節用愛人

金州史料

卷一三

前集

十五

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琮嘗阻輔啓請於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琮等至京鞠治之輔等侯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三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崇禎五年五月上崩同設監太監張瑜掌太監院事若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

獄初上以構兩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吳等進藥皆與證乖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鞠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參議丘鈺假

金州史料

卷一三

前集

一六

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錄為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徵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證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閒住鈺追賊五百兩并奏發為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為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正德元年 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薰分

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果甸等各

疏語初華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 詔墨

未乾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

惡乞賜斥遂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煉丹為

名糜費帑藏乞實於法興即成化末與梁芳等

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

間引用憐邪進用奇巧大壞 朝廷之法 先

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 泰陵之

拿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十七

士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不為無

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貪書

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

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

於蟒龍王帶盜賞無算章興齊玄蠱惑 先朝

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貪緣分守累劾不退

三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

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

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鑄庫銀
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與皆聞內
臣者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

典兵夫臣以內稱閹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

勤且為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

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為

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

瓜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

拿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十八

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

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藉惡少聚

飲侵剝勢若虎狼武職藉以資緣憲司不敢詰

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贏卒當之故不能

勇鬪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

實者攘之而又甚者跡未離於京師名已登於

奏牘使沒者啗冤被劄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

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

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

廣行都兩及密雲懷來薊昌之分守宣大甘肅
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
皆所常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踰數
皆不許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杲等以織造奏討引鹽
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

賜裁革有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

等上言皇上首頒明詔分布大臣清理天

下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

并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十九

生財之源既塞囊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

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顧托之重亦且

虧皇上新政之明前敕決不敢撰寫况崔

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

尤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

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於前

清理之宿弊為虛設東南困牧之民恐生不測

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伏望收回成命止

撥該部擬給與價銀織造則供應不乏鹽法

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之曰五猶持
全予意於自講罷召健等至煖閣問曰昨奉

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長

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今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

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對曰戶部亦為

朝廷節用耳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

半價以引鹽與之不亦兩便健等對曰價銀不

若鹽引之費大上曰何故大學士李東陽對

并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二十

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

此私鹽壅滯引鹽不行上曰若夾帶事覺朝

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明旨

即於船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

赫州縣驛通官酬應少悞即加笞辱至於鹽商

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訴冤所以不若禁之於

是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

內官壞否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

者非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已而曰此事務

最令行健等對曰至開再議而上疏復力
爭且求罷上始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廣議

勝心已悟引監支十之五餘議與傾銀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乞休許之先是健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
丘聚谷大用張永等蠱惑上心連章請誅之
皆留中不出會九卿衙門戶部尚書韓文等亦
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
食州史料卷十三 前集 三十一

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
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
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幸若此
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寬等乃辭去其
意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
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悉將請於上有所處
健等方的文與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
之會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於八人者乃瑾尤
所恨狼戾敢為惡擾上而泣上心動而瑾

遂入司禮矣是夜遽入傳旨榜督岳等智於
南門違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伏闕

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

留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
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
由之故獨留而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
聚遂領東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二營魏
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
徐智幸免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左侍郎王
全州史料卷十三 前集 三十一

鑒俱入內閣其月南京十三道御史陸崑等
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傳興羅祥谷大用蒙蔽
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千天和災異疊見內閣
部院大臣受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
事匡救言之不聽尤頑伏闕死諍以悟聖
心顧乃急緩悅從間有論諫亦多與順退託其
如先帝付托天下屬望何哉乞敕內閣部
院會同禮監追查嬖倖馬永成等盡行屏斥以
絕禍端蓋未知事之變也

李夢陽欲鉉云虎鷹充舞唱角戲游宮故門等日
 萬機時號入虎而院殿王偉雖舊周以
 斥不信用與居吏言勸淚數行下以開致
 文無朝退會儒吏言勸淚數行下以開致
 即中李夢陽問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固休
 或徒諸閣下之韓公矣夫三老若一韓命臣也
 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卒大臣殊死
 或可清也韓公於是持髮再力易為辭事
 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
 國韓公密呼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議大臣議
 大臣又無不踊躍者韓公乃喜退而召議
 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嘆之曰是不可不
 者亦有官闕也則屬而無阿頗亦恐其闕
 初閣議持練官草不肯下諸聞者業審相對
 濟集
 弟濟諸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待卒不
 苦急有旨召諸大臣通人揣曰閣議是明
 抵門吏部內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
 韓公於是故曳後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
 趙請探動韓公老輕下至左順門聞已入
 手端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忍印置之
 爰君若愛國第乞俯事上先生言良忍印置之
 法平幸少寬之第乞俯事上先生言良忍印置之
 一語韓公李榮曰韓公自處耳氣聚服竟出
 云何韓公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扶而頻仍
 災祚轉輾萬幾殆無度抑肥羣小之等何
 於是幸榮西而言疏備氣不勤又不不知
 第致寬之耳諸公遂寬然而還蓋是時諸閣

趙王出塞
 又重斥劉琨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諱
 何也曰岳帥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有言
 第言而聞諫時岳又得是問議此其情何也
 齊既上豈馬鷹犬岳書買獻之否今獨佔岳
 瑾又曰夫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乎左班官
 致譴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
 所欲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
 盡此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瑾
 推案哭勸亦盡在當時用
 休獨李未開口得懸留云
 三十四
 太監李榮傳 旨遶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
 設守備內臣仍添補凡十二處
 先是大學士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李紳劉
 淮止疏乞留之南京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
 傳其奏稿聽天府尹陸圻復傳示諸司兵部尚
 書林瀚閱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鏡等御
 史蔣彥微普興秦商捷還 先廟元老不宜輕
 去養病 欽此 長朝歷典與六七內臣新造佞幸

遊宴驅射獵等事。上大怒，遣銑杖之。闕下勅為民事連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俱降三級，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各救之。瑾矯旨下鎮撫司訊具獄。良臣杖三十。闕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州龍場驛丞。

瑾矯旨，加尚寶司卿顧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輜為東廠所發也。枷巡按隆慶御史王

分州宋科

卷十三

前集

三十五

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刻亦為東廠發也。璿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左都御史劉宇疏瀆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後矯旨以南京御史潘鏜阿附王岳斥為民。○史謂瑾每構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教諭交武群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

分州史科

卷十三

前集

三十六

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阮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揚、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盤、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霍徐、昂陶、詣劉、蔣、艾、洪、呂、冊、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還、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滿、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揚、璿、熊、卓、朱、廷、聲、劉、王、通、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漸、跡、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致、之、情、若、自、償、則、公、譴、請、之、與、其、救、內、未、罪、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史謂是日早朝罷傳宣羣臣跪於金水橋南劉瑾以教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集芳為之

璉傳：首陞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駁由光祿寺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瞻由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卿楊立由大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岱全泰由評事陞鴻臚寺左少卿華英由鴻臚寺丞陞光祿寺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司丞王果等十一人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裁抑纂修官以謄寫不謹得譴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

璉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工科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綸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鄒夢奉覈榆林功自經於公署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厲以查盤錢糧後先忤璉意下獄奎或枷項警衆且死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爲民希曾子厲杖三十亦爲民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察賂之冀免其禍自是人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驕馬寶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坊貴堂令自陳所奏保

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按是時惟有此一舉
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
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 旨面加詰問諸司官

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
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敕解始釋之

韓克洛難識云正德三年六月早朝拜
既起即上階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理學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瑾命堂上官起出已

待翰林官素厚宜皆如此瑾令起出御史

卷三

前集

二十七

呆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敢如此
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
怨恨每太祖法度你等不曾見豈不謂知理
太監黃公庫曰凡朝立看有損壞處是何官
下皆難立去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爲了
又理令他幹此事雖妻于亦不得如肯留稿
瑾已之此若事非黃公不惟換宮不知接出
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忿曰通無
好男于枉累別國民事挺身出來死丁也
諸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
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禁監之
日於時每食之理學內使下米瓜甚多李

來丁瑾見甚怒復入院而傳出李公私字
任善公南京開封申刻由出韓拿送韓
能追究進士陸仲昇送樓由出韓拿送韓
御道究進士陸仲昇送樓由出韓拿送韓
鴻皆羅市初各官拿送錦衣衛中不
皆幸以飯進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
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
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
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
也劉瑾矯 旨責吏部貪緣作弊且謂新添官
職既議準矣而良永何乃管幹選補遂勒令致
仕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下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
廢非所以重 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
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瑾傳 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
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
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
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徵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
遊食無業之人如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
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

發必飛欲甘心刺理雖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
盡嫁及傳喪未與者盡焚棄之京師聞然瑾恐
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
廠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
等官止是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
矯旨謂糧草國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
托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澁爛糠粃百有餘萬
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監追至何以陪償且巡

金川史料

卷三

前集

三十一

撫加以采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鈇之擅
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
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關
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史謂東陽等所
奏及糧餉而乃舉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
○尋追項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
輸大同倉侍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
減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

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禮科右給
事中趙士賢貴州道監察御史張津俱為民史
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順等五
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
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

以土官岑猛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滿藩
伏羌伯毛銳等至京大夏薈永成肅州衛銳革
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石

金川史料

卷三

前集

三十二

曾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挑澤
縣丞仍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
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敕防護
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制可瑾擅
權得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
畝創建安明官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
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俟大鄉閭
諸紳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檣段象胡明玉胡監察御史房瀛
沙鵬復改戶部郎中胡文璧張諾馮顯邢部郎
中朱堃張檣劉梓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奎為御
史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
京畏瑾虐燭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
餘兩往往賁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所
貯賄賂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
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
其蹟也

分州史料

卷三

行集

三

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只儀以出差多
飲金帛賂瑾發之照貧例為民

以朝陽門外描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
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
復請描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
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即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
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描行廠者止據傳聞
兵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內久已為業從
便營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徙其所葬

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冤號之
聲沸於郭外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
代願更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
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
鵬於南京刑部侍讀徐穆於南京禮部編修顧
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俱員外郎編
修賈詠李廷相於兵部溫仁和於戶部劉龍於

分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禮部程鑾於刑部崔銑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
京禮部檢討王九思於吏部汪偉穆孔暉於南
京禮部易舒 於南京戶部俱主事編修董玘
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
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
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
段吳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嫌者乃以各投
瑾從史成之

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

彈同知王龜賊貪無厭 命福致仕 龜俱為
民惡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
龍貪濫金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住

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
趙良選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緣言
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
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
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
輸內承運庫

全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三五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劉太帶同知
劉玉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
諭始定

追奪為民克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
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 誥敕其
徒遷所被 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
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 旨謂江西土俗自
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黃

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
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
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判定正德元年以後見
行事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
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
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為遵守○史謂瑾所行新
例變亂 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
謀夕而銓乃助瑾為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

全州史料

卷十三

前集

三六

以 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西月國子祭
酒王雲鳳亦效為之事未行而瑾敗
安化王寘鐸反偽檄諸鎮謂近年以來 主幼

國危姦臣用事舞弄 國法殘害忠良殺害言
路無復忌憚致喪天下之心幾亡 神器之重
蓋指瑾也

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參政
嚴璠奏請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選長瑾索賂
謀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遂斂所屬銀一萬八千

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於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為瑾緝事者所發時和已坐事為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耜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旨陞汝耜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有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俟滿日治之

金州史料 集卷之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四 正德朝

太監張永還自寧夏 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於剏東賓鋪及親屬十八人有 旨選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 御前畢後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 大內是日 上置酒勞永劉瑾奉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一
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還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有酒飽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誅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 旨瑾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於菜廩復分遣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先期入瑾寢

然以 上乃獨永未有 中 之永為計亦甚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 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間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是時事猝從中發還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拿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二
遷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間巷喧譁如沸決日乃定 先是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弔聘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解靈瑾敗之夕密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說而道劉某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以密與三司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

軍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在
鉅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蔡期二日云
下瑾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某
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
偽穿官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
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
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請
亟賜誅戮上以慰 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
憤奏之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

金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三

外會多官鞠訊既而勒瑾於午門外刑部尚書
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
退却獨駙馬蔡震折弁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
震厲聲曰震 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前拷掠
之是日微霽幾不能成獄
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官投中
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勢悍陰狡有口辨著
暴王振等為人在 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
切齒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

谷太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
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為能因共推引入司
禮監由鍾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
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上意巧
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
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
近偵察使人皆自收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
瑾可任乃悉以 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
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譟偽 旨付

金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四

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
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
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
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
於瑾天下不復知有 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
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
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
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綏昇楊玉曹雄
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

情熱職官謝薄者隨即華罷加賄又輒用之或
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
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
瑾故競為苛歛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
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
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
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
僕隸然往往惶怖踧踖不敢仰視至有素內不
善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
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
必鉤致遠年故贖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
追賄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
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
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
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
逐屢起木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
大臣并收其妻子請成寃號之聲聞於道路民
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真之重典故宜

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
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又欲私取天下庫
藏及剽歛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
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
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
賊乘之而起寘鎔之變移檄以誅瑾為名官司
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
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
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
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
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
太監蔡昭滿午為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偽
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
已具當寘重典獄上命拘於市凌遲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
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觴有得而生敬之者
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
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

有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

新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於市。袁黨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日明謂當大貴至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効驅馳願以駕劣之才綿俞州史料卷十四前集七

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庭出勝黃逼令落底真假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主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蒙荷淵衷明見謂不於內關然玉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上曰卿以宏才顯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先帝

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斷臣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傳旨各處新舊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併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俞州史料卷十四前集八

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賂泥爛糴米併罰米者免。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諸司即令衆官一一條具奏格。於是工部奏瑾亂政十三事戶部奏瑾變亂舊制三十餘事兵部奏瑾變法十八事吏部奏瑾變法二十四事俱准改正。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綏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

獄○張絳者性黠辨滛邪不修行檢初為文選郎中被劾家居大學士焦芳以其與劉瑾同鄉力薦之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食都御史吏部侍郎因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輒稱瑾才畧過人嘗呼瑾為老耆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所選補不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來益稔瑾陰懷不執常屏左右與絳謀瑾敗絳并州史料 卷十四 論集 九

收拷死獄中仍剉其屍於市籍其家左右流之海南○石文義者本內官石巖養子也因以別標劉瑾留為爪牙累陞錦衣衛指揮同知理北鎮撫司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滿瑾意不與問理又有錦衣衛百戶沈彬者固賄楊王入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訪事扇惑人心以張瑾威錦衣衛副千戶郝凱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鎮撫司理刑陞正千戶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死彬處斬凱發邊衛永遠充軍文義家屬亦成

海南○
瑾與劉瑾同鄉力薦之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食都御史吏部侍郎因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輒稱瑾才畧過人嘗呼瑾為老耆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所選補不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來益稔瑾陰懷不執常屏左右與絳謀瑾敗絳并州史料 卷十四 論集 九

楊王既下獄科道等官因勅王先年勘事遼東誣枉人罪蒙先帝優容不即誅戮胡廣南衙副千戶乃乘劉瑾專權賈諶進用陞錦衣衛都

捐揮營事考選軍職擅自去留貪財壞法奸惡
萬狀遍差旗校多樹爪牙密共奸謀親為心腹
劉瑾之惡由王以成乞將王肆諸市朝以洩神
人之忿奏入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謫前侍郎韓福成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
時歛銀巨萬饒瑾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
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城作亂瑾敗為言
官所劾令為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

分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十一

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
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
焰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為瑾奸黨
者二十六人出澤州曹亮吏部尚書張謙戶部
尚書劉欽兵部右侍郎陳震南京北
御史都御史都御史趙顯揚武劉聰倫以貪
婪受賄除名待議中編修劉仁大理評事
劉仁南京兵部主事劉仁南京兵部主事

御史宋永河南會事白思誠參議王欽掌直定
府事參政楊儀順慶府知府莊澤徵州知府何
英杭州知府楊孟瑛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海
請明正其罪或賜罪黜得旨瑾引用愴邪布

列中外或交通賄賂或憑籍權勢或阿意奉行
盜竊名器圖利害人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
以連及者衆始分別等第處之錄已逮問職已
致仕已之元震恩訥武海黃中仁恬介憲鳳鳴

分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十二

思誠欽儀釋英孟瑛二聰俱黜為民以貞哀九
思納誨降二級調外任各科道官以言為職乃
不能預發瑾奸既引咎姑宥之於是貞降鳳
翔府同知九思壽州同知納誨易州同知哀新
昌縣丞
又旨新陞金都御史蕭選阿奉起遷革其陞
職降一級併翰林院傳奉授職者俱對品調外
任於是選降郿縣知縣其與焦黃中同傳奉為
檢討者為胡績宗調嘉定州判官與劉仁同傳

舉為庶吉士者為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
韓守愚芳寧國府推官志學真定府通判守愚
濟南府通判銳以丁憂俟服闋調用

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
芳劉宇阿附權奸黃綵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
綵去任侍郎韓福險詐回邪誦媚權奸兵部尚
書王敞交結權貴薦陟崇階通政吳欽小道取
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屈直
貪婪桀驁刑部右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寺卿

分州史料

卷上品

尚集

上

王彥奇清議不苟工部右侍郎胡諒處脂膏而
大肆奸貪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
納賂南京戶部尚書張聚催科急而恒存媚竄
之心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虧而叨監春卿
之位秦昂出按西藩而為營私第趙松達限賂
免而反得美官左布政滿楷按察使張禎貪濫
倖進府丞石樸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
吳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聰李
奎紀世探貪財怙勢御史宇文鍾陷害忠良皆

必重治乃快人心會權科給事中李實等亦
為言且及副使閻繁郎中高選黃綵陞遷希
罷黜上俱納其言謂芳宇既致仕已之禍也

有旨敞錢子麟炳然燦麟仍留用善直度諫
奇致仕昂松聰世梁間住楷禎鍾為民祿本降
三級繫遷降二級自明吳對品調外任本尋期
兩浙監運司同知崇延平府同知自明安慶府
通判祿茶陵州知州選均州同知吳徐州判官

分州史料

卷十下

尚集

十四

吳為焦芳門客援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瑾張
綵皆厚善後瑾少厭芳吳綵因共傾之至是被
請衆稱快焉

十三道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右副都御史楊綸
行奸心陰貌厚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
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幾而為巡撫巡撫未幾
而為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況綸為綵所
引入而復治綵之獄故觀望遷延以希釋職
陳元陳震等謹黨猶知罪自陳今二人既

為民而論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黜以清朝列六科給事中胡珙等亦劾之得

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令致仕綸方與段良弼爭買居第不虞其皆敗士論嗤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楠通政司叅議張龍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寺卿趙履祥南京大理寺少卿王彥奇四川布政

使潘楷湖廣叅政尹灝山西叅政竇果原任湖廣荊州府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賄轉遷者

而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為阿附同惡相濟其罪尤著乞將楠等罷黜芳宇仍加重罪追奪封誥以為朋黨不忠之戒詔黜綬為民履祥

願降三級其餘已處者置之願降嚴州府知府履祥廬州知州

十三道御史平世用等奏五官學士正皇甫政為瑾相看堂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

教瑾私習天文丁憂負外郎邵伯宗希求進用以其子舉人昇為瑾姪婿全無肅耻乞明正其

罪詔政革職為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伯宗昇俱為民

六科給事中張潤十三道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群黨繼黜其遺奸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鍾柴昇劉纓侍郎李瀚夏昂陸完崔炭張志淳

都御史文貴大理寺卿張綸府尹陳良器御史崔哲李紀皆賂瑾求進者也亨聞瑾敗感念私恩為之泣下鍾掌憲訟法惟事迎合至捷屬官

以張威及總制軍務復湛崇玩寇昇巡撫陝西

為瑾治第修墳極其華侈民受其殃纓志淳當璽初熾攘臂納賂一時小人靡然爭趨瀚總督

曾運貽毒江淮昂行汚完心險而巧於貪緣炭督河渠債事尤甚貴築修墩臺盜國財幾數十

萬而大半輸之權門綸側媚小父與瑾舊識良器先任藩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

而皆營任風憲僉都御史張綸大理寺丞張禴都給事中段身尚寶司卿吳世忠司寺屈銓御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綸禴身查盤苛察世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綸禴身查盤苛察世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綸禴身查盤苛察世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綸禴身查盤苛察世

忠請查屯田銓請刊行新法霽情同鄉大瑣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憲副右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行檢有玷於司成太常少卿楊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遜學陞越常資通政參議張龍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中孚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輕調用罷黜或置之於法得 旨亨冠帶閒住良器嚴志淳致仕貴已致仕免究銓中孚身紀霖各對品調補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番供職

會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十七

陝西總兵官曹雄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謚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謚亦授千戶凡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相結益深人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成瑾黨韓範範陝西西安縣人初以承差服戍

焦若門下會劉瑾用事以範陝西每私造瑾輅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語為奸利範巧黠得瑾意一時奔競者遂群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雖達官亦與抗禮忘其為賤役也後選水源驛丞甫之任復假公事留京中上官亦莫敢問瑾既誅械繫錦衣衛獄拷治辭連吏部尚書劉宇刑部侍郎張鸞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通政司參議呂元夫大理寺丞蔡中孚按察使仲本參政彭桓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璋皆因範通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孚相桓經璋各千元夫本金百蓋範所招止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宇者前後所賄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招範及家屬俱發廣西馴象衛永遠充軍諸所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為民病故姑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會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十八

書辦官劉淮以瑾黨繫獄詞連原任戶部尚書致仕顧佐刑部尚書致仕屠勲刑部尚書韓邦問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王華刑部右侍郎致仕

滿銳先任布政使兩淮鹽運司同知陸鼎等皆
嘗託淮行賂於瑾者命各巡按御史逮問俱贖
杖釋遣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
之先臣嘗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
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為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風沙衛殿國
楊思昂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閹寺國為無人
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
外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十九

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
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稿附進其畧
曰劉瑾古今惡魁也 陛下視朝不時瑾西南
向倨立鴻臚傳典某官勅賜某酒饌皆出瑾口
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向揖以給事內臣朝
著之上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又言瑾對諸
臣嘗許臣忠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已
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
論也得 旨瑾已正典刑後乃稱奏成於瑾亂

政之日未及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究問
但以流賊未平姑令自効俊好名進退皆矯矯
為異當瑾用事時乃應召命出為巡撫蓋亦欲
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覲保完名節故上
此奏然亦為許已拙士類莫不笑之

命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刑部員外郎吳一鵬
工部員外郎汪俊丁憂擬調南京兵部員外郎
顧清禮部署員外郎賈詠吏部員外郎劉龍兵
部主事劉廷相戶部主事溫仁和吏部主事董
外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二十

犯刑部主事翟鑾南京吏部主事崔鏡戶部主
事易舒禮部主事汪偉按孔暉丁憂擬調南
京禮部主事陸深俱復原職穆清翰林院侍讀
一鵬侍講俊詠龍廷相仁和犯鑾深編修偉
孔暉館誥檢討初焦芳及其子黃中暨段吳乘
劉瑾惡翰林因擠其所素怨者假擴充政事之
說調之及是瑾敗後等始復而黃中吳皆削奪
云

正德五年贊皇縣知縣王鑒疏稱太監張永

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真定
兩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
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皋夔伊傅先
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
再 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
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為大快事故頌
其功者多溢美云

牟州史料

卷十四

商集

三

下使隸原從錄不沽惠財
向為遊散費近數十事都拘五百餘人
公約東無地事居人苦問知下事被
得如賊心不牙予照不敬應時實
証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
以軍法從事理姓男劉奎等二人役
責曰不為知無有也子曰彼亦來
之分彼此若謂其有時賄其取受
之及微將理盤推拒商其事有
公今在外宜存形時不宜輕起
在日先生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連
子之親家情之有之乃知理亦
屬也張公肯肯火之

之
近
人
主
上
之
可
及
義
道
又
道
在
天
之
言
實
好
道

牟州史料

卷十四

清集

三

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
至是欲身自為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
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沮乃倖為辭免廷
議因而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永罷司禮監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
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餘兩昇入私宅造
作玩好諸物御用監太監丘聚發其事執紀等
付鎮撫司鞫問具得情實以聞永多方營救僅
蘭御用監開往他等降調有差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管神鎗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人會侍郎陸完勦殺山東直隸等處盜賊時完以邊兵屢破賊大用忠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冀亦如寧夏論功也○七年太監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泰將金輔神周遊擊將軍郤永等屢有新獲功都御史陸完閑於戎務侍郎楊譚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又言軍中勞苦及賑卹數事得 旨大用統率軍旅多效勤勞兵部會官議以聞既而會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克捷請特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力陸賁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殲滅山東河南大夥賊盡絕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卒議且泰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勦籍已至者請即如例陞賞其未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勸報勸諭大用特 賜勸獎勵時大用自臨清

召選懸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議不可乃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昨宣 旨京城內外近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 敕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西廠辦事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惟傳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華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謂真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請淮安知府劉祥成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僉事年斌常璽為百戶先是尚衣監太監喬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紘亦以公事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中舟數十艘方開怒紘舟阻碍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群卒至皆强悍者遂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顙至今創猶未愈訴於 上謂紘

倚言官勢不讓黃船而擊之者實祥主使。命錦衣衛官校執祥絃送鎮撫司拷訊祥絃亦各奏辯。斌璽以獄上謂非祥絃罪宜坐卒。詔以斌璽回護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榮代理司事仍嚴拷鞠祥等送法司擬祥絃俱贖罪還職。絃准擬祥發充軍以大理審擬欠當奪其堂上官俸二月。斌璽復降為百戶調河陽衛帶俸祥治郡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之。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公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五

謂於察罰未行而寵賂益彰矣。九年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關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撫奏天和違命併反廷相釋賊事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拷訊獄久。公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五

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之益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為之助也時各處鎮守者罔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為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非虜小王子連營數千近宣大邊欲寇天城陽發分發連萬騎入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以聞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廷綏等處軍務都督白王掛印充總兵官與蘭協同行事發

京營官軍二萬人以署都督僉事昌佐器都指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又發宣府京營諸軍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都督溫恭充副總兵千總官湛臣宋贊充左右叅將統之俱聽永節制蘭居中調度各鎮巡等官協謀戰守仍調延綏奇兵馬倫大同偏頭關應援居庸紫荆等關并薊州密雲各提督鎮巡等官嚴兵防禦永因請凡軍前機務悉聽便宜從事違者先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給勸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二十七

合三百道銀牌五百面綵段五百疋以賞有功許之○忠奏欲事權與永敵不受節制相持久之詔不許惟符驗旗牌准如例給之

賞從征宣大京營官軍二萬人及張永張忠等下參隨并京邊軍銀人二兩永等奏帶參隨多者四五百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及因賞軍各為之請本兵司計者莫之敢違時邊鎮各急國用空虛兵未出京坐費已十萬矣

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於通薊河間傳白

帖下兵部索夫馬廩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廝養出無不給驛以私帖傳遞兵部無敢違者

授太監張雄父子戶銳為後府右都督母冠氏贈一品夫人雄授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為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為過詔令銳帶俸朝奉初雄為後母所凌因自官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亟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二十六

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自是遂至溫冒寵恩如此云

命劉允往烏思藏賞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頭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及所經絡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允未登

大難逃易以轉輸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府
宛期除新能暫造旬日而成支官原百石蔬
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
又治入香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銀巡爭之咸為
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備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
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
喻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
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
奪其實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逃僅免復至成都仍戒
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一上已
登遐矣

卷十四

前集

三

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手本為司禮監太監
劉允諸教臣等初以內外官員欽奉教諭
又編載所行事務今允往四川未知何事無憑
擬寫既而禮部手本稱奉旨令允如永樂宣
德無差部成侯顯等例往烏思藏賞送番貢

卷十四

前集

三

年問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
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
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
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經
辱命使遠涉夷境而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遠
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宋應有此輕
而允奏計並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
欲聽其便所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公
其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

此二策且各運司監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繼
盜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
知幾何擅法為之大據邊方何以仰給况京儲
歲運與營建大表併在裡河議者循恐不能疏
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
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大
盜初患民困未蘇所宜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
無積蓄夫免科派軍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
弁州史料 卷十四 三十一

不可測况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
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
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人馬芻
糧俱馱載而行所費鉅萬難以逆料途間倘有
不給不知何以為虞承開省地多與王達子相
隣時探報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
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不可不慮夫以
無益之事而妨至要之務且貽意外之虞舉朝
皆為不顧也臣等不能已於言也乞受命

聖德益允治功無累矣不聽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
管閒主事王鑒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之詔獄
南都初聞意鑒與守約必有稽遲御用重情
繼聞宣在途酣酒作威肆行克惡所過州縣縱
令家丁索賂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上賜之
皇棍聽使死官吏勿問已成逼宿遷去孫錦
杖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宣所過邑里逃竄難
大不寧通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為禁例
民船夫上米不過三斗名下水不過八名違者
并無校等常素聞鹽法旨甫下而宣首犯
之變降為復舊所甲陽遠近聞者豈不沮氣何
禁令是定行將盡將盡之重典鑒守約復其
原條奏錄休言此舉少非

吏科史科 卷十四 前集 三十一

南京給事中徐文傳言：「刑者，天下之具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搆弄威福，政刑太壞，國勢幾危。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璜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珝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宣之誣而逮王鑒，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珝子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嬌怒，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誅，旗校終縛於天下，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為矣。尚以品種亂政於內，令以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作。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陛下懲目前之弊，戒意外之虞，剷寒私，變大明政刑，節用儉嗇，乞將王堂、韓邦奇等。」

金州史料

卷一四

前集

三十一

之法司，對公問使天下謂陛下之不利於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寬治，天下稱快矣。其劉鄉子、喜、翟璜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革退閑住，仍敕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飾，毋得做做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於是河南金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三十四

巡撫都御史李克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瓷變、盆、黃鷹、錦雞、獬豸、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欵，自為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決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鈔、賣鋪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王堂採辦土產鮮品進貢邦奇奏言不便宜停
正又輕堂凡事不以關白堂積忿遂奏其阻格
上供欲沽美名而使怨歸 朝廷為不敬且僭
用乘轎用刑酷刻皆違法 詔逮至錦衣獄拷
訊邦奇不服令復勒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
職有 旨特黜為民既而給事中王熲御史王
栢等皆言邦奇禁奸戢暴甚得憲體不宜以小
過棄請如原擬不聽時各處鎮守妄作威福每
公州史科 卷一四 前集 三五

誣奏人輒賂權倖者助之故凡遭構陷無得免
者

十二年給事中任忠言臣奉使陝西傳聞有張
大監者來辦進貢諸物陝西北隣胡虜西接番
戎地瘠早寒民多穴居野處衣皮哺糞無他生
計頃因北虜入寇沿邊之民耕牧盡廢腹裏未
遑殺掠者僅三四府又以調集士馬日費芻糧
千里轉輸亦皆疲敝况春夏亢陽楚麥少熟逃
以備雪尚極重死於饑寒者十室九空去歲

重災疫感緣連龍石費輒數萬命太監復至
督峻急竊恐民不堪命矣夫鳥窮則喙獸窮則
攫今外有交侵之虞諺若內有不逞之民乘機
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後伏望收四成命以固
邦本不報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
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
自正德以來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
銀五百兩本部俱於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
金州史科 卷十四 前集 三十六

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羅重劉宣兩
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葬者請令司禮監
會禮工二部查歷年除役動勞有無分別等第
奏請不許一槩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
天下得 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為太監徐通
治墓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太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
有假梯接流賊為害甚急巡歷地方兵部謂不
可付 監不勝所請不知甫何得此况

廣同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相之科欽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徭徭竊發採水之文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欲以善藥猶恐不保况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饋遺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徭僮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為者亦將許之乎餘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

分州史料

卷五

詩集

五

內皆搜捕例奏有主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先朝雖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巡歷惟通理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孽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勅書仍治甫欺詐之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輯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料欽有出通促之為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建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建

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陛下始順人而大拂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報不
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獲勅先是太監劉璟疏杭民為已靖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璟故智復覬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苦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分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五

戊辰降徐州兵備副使余祐為廣西南寧府同知徐州知州樊準為雲南寧州同知先是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解過徐州例外索折乾錢不得因與準及指揮王良爭詬良後其舟中私帶硫黃諸違禁物敬詣祐求解不應敬遂誣奏準良毆擊之并祐俱逮至鎮撫司鞠治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贖秋還職特旨各降二級調邊方邊衛叙用
論前妖賊功加大監張銳祿米一百二十石都

督米寧於折俸米內改支本色一百二十石仍各廢陞其子姪一人三級東厥錦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至有豫設邏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為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司心知其寃不啟與辨至是厥衛旗校言賊人劉學孟等為妖言聚眾數百人於河南地方將為亂尋捕獲之遂以為謀逆 命三法司官會鞠擬凌遲處死仍 詔有司督捕未獲者於是兵部言銳寧提督有功宜加獎資故有是 命

分州史料 卷十四 南集 三九

上發 京師傳 旨命平虜伯朱彬提督參贊機密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協贊行事又傳 旨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朱寧量帶官校隨 駕南征不妨原任西官廳提督操練兼管西路關口都督倉事朱琮同太監劉祥佛保統捕盜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例給之寧因乞以官校錢餼等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琮乞以官舍王某等四十人西官廳兵一百六十人及

都督米用乞以官舍許芳等三十八人西官廳兵二百人各自隨俱許之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為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遷有浙江之調王為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軫嘗劾宸濠濠官真則檮輅以快其心前之巡捕者嘗劾宸濠濠者真釋之以隱其迹舉奉行以釋主疑賞軍士以行私惠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

分州史料 卷十四 南集 四〇

各城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夜不知何為也又聞真遣人賞金帛至寧府賞壽驛弓匠十二人昇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周層陳者凌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賄虐罪惡不可紀極况真逆瑾餘黨積習已成乞城請京師明正憲典 詔真已有 旨取回

候至自再議以聞

杖教坊司樂官減賢施鉞司鑑於午門賢八才
載七十繼六十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洗其家
初賢以伶人得倖於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
行賄於太監顧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為內
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於濠故反謀益固至
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
往殺之以滅口云

上親征宸濠十二月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

津州史料

卷十四

讀集

聖一

至楊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焉經
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洵有女者一夕
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
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領欲斬耶瑤
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必死但百
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
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燭戶
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
通衢燭炬光如白日經遁入其家梓諸婦以出

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
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
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
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傳旨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
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璚等送錦衣獄真初附劉
璚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
璚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為出資賁緣改浙江
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教萬亦濠賁之也及

津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四三

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未取浙
矣浙中大震會進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
當集於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
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不
得發瑯守倫南京虐傲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
弟瑋事之濠以為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
友掌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指貯大藥
軍器出城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環初鎮浙江金
利亡厭賂錢寧政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

鎮河南過江而時受濠餽遂與通鵬福建人技
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為弟與其子鎰銳銳皆冒
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股削公
私一空及廖鑒鎮陝西復令鎰隨股削亦如之
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媚貌寢如鬼詭
事事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
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鵬
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
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

卷十四

前集

望三

之遂得禍安其位與之厚者為達於寧而至
台輔者右嘗謂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
計與鵬皆與濠通佐率皆寧婿驥貴家既敗分
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卿先已被逮尋與
率俱死今上即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謀反凌
遲鵬獄佐鎰以交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凌
為奴環瑾華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
鎰死獄中

執太監商忠杜裕太監龐明泰周趙秀錦衣衛

都指揮薛璽指揮使陳喜監察御史張鰲山河
南右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先是司
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鑒幸用事宸濠
欲結納焉賂伶官戚賢以通銳忠明以通雄銳
各萬計由是間遺相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
之明與用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
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計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
族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許杖殺其長史莊典璽
往按之曲為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

卷十四

前集

望四

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貨之裕守宣
武門為濠使出入所禁亦受其賂而館之禁山
為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
能卻正茂為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
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詔逮捕忠
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今上即位
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璽皆論斬滿鰲山
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
日餽送主名偏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

平李士實嘗疑其大費濫笑曰此為我寄之庫
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永而發者
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 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閣住亦
以書與宸濠通也

太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 上以財利創開各
處皇店權歛商貨後復隨 駕巡幸不離左右
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常意經狎寵應對時有
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癡至是其真內書館令

舟史料 卷十四 前集 早五

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當在館俟其
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
至則俛首與諸內豎肩自是疎斥不復得見
上矣

十六年丙寅 上崩於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
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
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
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
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

俄而 上崩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
於 大內是日傳 遺旨諭內外文武群臣曰

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
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 宗廟請於 慈壽

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群

臣曰 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 興獻王長子

來京嗣 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 嗣君至日

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常霜張錦內
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

禮部尚書毛澄奉 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

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

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 旨廷和等侯於左

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瓚排掖門入厲聲曰此

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瓚意乃

退

是日又傳 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

遷伯朱秦南等至憲選各營馬步官兵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盧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母得怠玩又傳 遣有約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恭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羅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寧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

弁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四七

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進以上數事雖奉 上遣旨實內閣輔臣請於 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時內臣得幸的房者張銳張雄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賄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鎮遼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順者輒中興禍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備功受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其家

霸州保匪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據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諫營團營挾勢取賂劉宸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括餘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英經頗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

弁州史料

卷十四

前集

四八

為鎮守復賄江彬扈 駕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 上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恤天下莫不恨之

余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 嘉靖一朝

上登極 正德十六年四月 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劾奏

司禮監太監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為婚姻內外
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啓讐
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
流毒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綏兵都督

朱振巡撫都御史甯泉廣緣內批侵盜邊餉甘

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史
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
此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
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姦黨得 旨魏彬已有處
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縉導引巡
遊本當重治姑從寬各發 荊陵衛充軍劉祥
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
去任甯泉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湧兵部查議

以聞

先是宸濠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之濠既就
擒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太監張忠張永
等乃復冒功陞賞於是紀功官給事祝續等言
泰等兵至江西時去宸濠就擒之日已將兩月
其所捕治止是勦逆郡王將軍及從逆文武職
官軍民人等俱事定歸府或逃匿民間束手待
罪非既解復聚臨陣克獲之功及平虜伯朱彬
隨 駕駐劄南京未嘗親到江西所報功次俱

余州史料

卷之五

前集

二

係楊州府等處繫解人犯事屬攘冒其先曾給
賞官軍銀牌並宜追奪疏入下其事於兵部
吏科給事中閻閔言臣伏聞 陛下賜色駕太
監谷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
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矣臣觀
歷代以來 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授主之功則
其威褻私虐從之人則侍衛驕弛戚倖之禁則
請從行此治亂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也願
陛下裁擇 上嘉納之

初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乞休爵得
旨伯爵准辭仍令為都督同知子弟世襲錦衣
衛指揮使於是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公
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
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非所以示天
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其世
襲以昭至公會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
馬監太監谷大用先附逆瑾繼黨江彬交彬引
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三

具巖亦言魏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英不宜止
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
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簪辱守臣已復深夜
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 先帝之疑畏而掩都
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陰誦之
惡擢髮不能盡數宜斷自 宸衷亟 賜處治
實社稷蒼生之福於是 上命錦衣衛執泰送
都察院鞠治以聞而魏彬等仍寘不問及雲南
道監察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丘聚張永

等蠱惑 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誠
變亂成法盜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
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
張忠千經等執送都察院鞠治魏彬張永間住
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鞫
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贈官仍各廕弟姪一
人為錦衣衛百戶世襲正德初年內侍劉瑾等
八黨亂政岳亨與大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
瑾矯命杖岳亨於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
之至是 上念岳亨以忠死故有是命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四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孫元勅鎮扈 駕襄陽簪辱知府吳也
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 皇陵兼
管 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
正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
中貴恣橫黃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無轄地方
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
是兵部遵奉 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 敕

諭奪其符驗旗牌 制曰可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有五而將士賞緣內降監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治獄李秉等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惠等三人皆死於陣宜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鎰王勳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五

上從之

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劾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以私忿械繫無辜即今刑官雖多所辨釋而庾死舍冤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以謝天下因言谷大用魏彬公黨之首惡並宜逮治得旨谷大用等已處分永降為奉御往南京 孝陵司香

福建道監察御史盧瓊請罷各處鎮守內臣疏

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正欽殷堂周贊姚謙千戶王錄王銓周保藍華章連下獄鰲等皆黨附錢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之故有是命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為奸利上登極詔革其弊進解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奏云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脩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未許再議增除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建昌太監趙欽貨暴不法惡黨依憑煽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降奏御安置南京新虜其黨雷等俱下獄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六

分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

守備紫荊關太監取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畧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云取肆漁獵其中頃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廢而軍餉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七

恒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為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戶部言由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祭委之臺官放牧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內宣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督設總倉監督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制中稿館

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今詔書裁并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遣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詔歲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八

鄭光琬言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監於教場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為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為盜賊肆行劫掠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為議

處下 部議於二鎮量增月糧折色安石一兩
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
銀二十兩作速運赴該鎮赴時糴買米豆與折
銀內兼放支仍糴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
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官設法兜運以備主客
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
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
體遵行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注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九

隸御史未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
已奉 旨革回令侯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臨前
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 上曰印烙
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正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
不係朝參者牙牌已奉 旨裁革今御藥房太
監孫端不遵前 旨復為表鑑等朦朧陳乞
治罪得 旨查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南京印緞監初奉 旨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

監丞宗璽請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
詔宜重懲得 旨匠役違 詔裁革璽貸
吏科給事中劉濟查盤甘肅錢糧言山丹迤東
倉場空虛糧餉全乏永昌新添游兵三千徒為
耗費甘涼已有奏議總兵其分守太監徒為虛
設俱宜裁革兵部覆議游兵已裁一千發回原
衛其二千仍令周尚文管領巡邏涼州在天順
間民猶繁庶故添設分守今民力不堪革之誠
便乞將太監取回從之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十

刑科給事中劉世楊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
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前 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
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凡 旨意批於題
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理傳
奉 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早朝面進此
外未有疎漏 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
欽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
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舉 諭旨更張舊制

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 命今令便
旨意俱遵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
貢新茶給事中張紳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
總兵官到任貢馬謝 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
覆議宜遵 詔一切禁止如紳言 上是之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
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贊襄 潛

邸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
爵州累科 卷十五 前集 十一

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
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 成命給事中史道亦
疏言內臣等祿廩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蠲其占種
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

正復外一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
初設上林苑監於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

使之使養育樹藝以供上用物品時止設文官
職事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員至弘治

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監管倉書監
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

場徵派二粒占用伴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
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

多 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
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

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頃畝
開奏請如舊額釐革 上是之

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畧曰 上初即位
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來漸不如初

中二條曰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一二
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此八

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 備
稍 營換倖門復啓此九漸也

諸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
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木

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
長節猶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
十五百斤河間府瀟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永
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廿萬斤順天府青
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
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
八九已而該監奏冰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
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

之

餘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十三

詔陵戶墳戶全復其丁初太監楊閔等為各戶
奏請事下戶部議謂墳戶止復三千丁載在會
典上全復則京民投免者多一切重徭遺累
戶非便上以陵寢至重特與全復先是各
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
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請
免亦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
奏請治之不宜廢祖宗之法上報有旨
刑部左給事中張鼎請罷鎮守內臣疏下所司

知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
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
舞其才智熒惑聖明逆者大婚之議敬入劉
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
納其姦邪無忌如此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
留於宮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
憤消上天之變章下所司

餘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十四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
正法而特蒙曲貸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至
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皇上即
位以來如陵戶任文舉千戶鞠王英等輒以內
臣奏請事從中央部臣執奏不聽其他下司禮
監處分者甚多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
近侍輒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
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申屠
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
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陛下

宜速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內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審錄則可以昭聖朝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戶張儀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大監張銳却其饋遺私語御史蕭淮發其罪惡今銳得免死准得美遷而首功不錄臣竊寃之乞量授一官薄云酬報疎入給事中安磐劾奏百之為儀游說陰與張銳交關為復起之地百之復讞磐先因請囑

會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五

不行挾私行謗事皆下所司審詳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謂安磐之劾交關百之、効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法司逮問以昭曲直得旨揭百之安磐俱列言官自相訐訟本當逮治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時儀以附託張銳結交江彬褫職不除彬銳皆迹濠內黨銳見濠事且敗迹跡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為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義謂銳力折奸謀雖得薄譴公論鄙之

舊殿例衛齋駕帖提人必由刑科會批錦衣

衛千戶白壽等齋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

刑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

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

查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

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

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等爭之不已

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

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

會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六

童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皇

上念嚴輔莊田之害命給事中夏言御史樊

繼祖主事張希尹會勘安州薦房草場涿州蕭

皮廠敕曰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

侵占者盡給原主管庄人悉取回大哉王言

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覆請而兩奉明

旨曰仍舊曰猶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是

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先帝時群奸

擅改八寶爲首惡故葉皮殿起於馬永成湯房
草場創於谷大用今馬俊趙德時 海郎舊恩
妄乞免查是復蹈永谷大用故轍也漸不可長
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盡革厲
房草場葉皮殿弄罪俊卿以爲欺妄之戒不允
二月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
以未下閣臣票擬也刑科右給事中黃臣諫曰
戎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草奏先行
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十七

關係匪輕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疏入即改批如制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人君一身天下根本
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
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
務選老成謹厚內臣以侍 陛下任使其曹經
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端左道
宜痛絕頃條奏慎如脩德十二事其一謂齋
醮祈禱日費不貲此皆先年亂政之徒妄勦未

盡妄引書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齋醮之事乃
異端誣惑虛誕誣罔聖王所必禁也昔崇武帝
宋徽宗崇信遵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二
則累繫金匱求福不得反以召禍又加近日劉
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
不蒙佑利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惟 陛下
神采納八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
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實萬世無疆之休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十八

詔鶴太岳太和尚香錢一年脩賑從湖廣守臣
請也太監潘真奏獨不許

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
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在
法司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寃得 旨改令鎮撫
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爲 祖宗朝以刑
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
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隨
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
復以小事誦法傷平明之治上不納明見又

奏 上怒其煩責令對狀俊曰肯唐德宗朝
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立藏
盜吏狄無讓總違詞頭自古思臣愛君太抵如
是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
僭也滿搗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
飾詞巧辨脅奪見因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
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
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
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

金州史料

卷一五

前集

十九

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
給事中余瑞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果等交章論
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十八疏上皆付之
所司

戶科給事中孟奇言太監李宣故逆璉黨也已
奉 詔卑職近者諂賂皇親結為姻好貪錄左
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自 皇上中興以來除
舊布新而 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粉潛居
都城布列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若其謀逆

成則其禍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閒住凡一切奸
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肘腋之下餘然清溢而
勲戚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厮養下輩結為婚
媾者即如法禁絕以警將來 上曰李宣已有
旨矣一切奸黨所引宦豎人查發回南京監局
著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 勲戚仍與婚者必罪
不貸

十月臨洮府知府郭九臬為藥州民趙紀誣以
前任永平府事訐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 聞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

命差官校速問巡按陝西御史劉紳言東廠之
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偽無受理詞狀遠差官校
拿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越訴東廠實
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陶淳
九臬同解法司問理六科給事中劉濟等言趙
紀小人無忌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直得國
初魏國公徐達修理山海關 欽賜彼處田土
即於洪武末年具奏辭已經順天撫按官孟春
郭九臬 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

情奏討故瑛趙紀捏奏主豪欺占之之地耳
法當並究而十三道御史彭占祺亦合疏力
言並下鎮撫司知之巡視光祿寺科道官王瑄
等劾奏東安門內使張遷田博工孟貴及軍役蕭
名胡宗等索要糧長解戶財物數多乞行提究
命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碍張遷等擬實奏
聞

十一月劉景旣調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
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取

弁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一

夫役而長蘆巡撫御史黃國用復遺紙牌送之
並屬違例 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鎮撫司具
獄上得 旨最請成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
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詳不報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
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
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璫

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
孚馬明衡李本各論救皆不報

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
禮科給事中童僑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
彬寧樹八掌之兒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
不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節奉 明旨列
其罪狀 天語戒嚴凜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
不知一旦何所窺矚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
拿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二
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
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
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群兒競起不至復亂天
下不止矣章下所司知之

已已錦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
管軍兵科參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 祖宗
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貴錄
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
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

監子姪以錦衣骨事之銜而加之僕隸所養之輩輕棄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嘉靖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奉 旨禁革而該監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大監一員與倉場侍郎無同監收庶弊奸可革民不為病戶部覆議總督倉場與內府不相統攝難以行事今但宜嚴

會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三

加飭戒及請命巡視光祿寺科道帶管訪察奸弊以聞 上曰然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竄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官不必帶管

四年三月御用監太監黃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蘇湖撥分廠并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將抽下杉木板枋等項印記令彼中軍衛有司運送應

用工部執奏謂蘇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兩是歷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况南畿災傷頻仍軍民並困責以輔運或至太虞乞 敕該監酌量緩急以其濫冗先以南京 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不足則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蘇湖課銀仍供糧船器具賞賜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

會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四

上竟從錦所請云

正德末太監黃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并無賴多投之指揮彭松賁鉅王臣等倚勢為姦橫索行旅之貲即小民任負仕宦行李無得免者至抑勒故官欲發其櫬求藩府餽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貲以鉅萬計嘉靖初為巡按御史丘道隆劾 詔革玉任問住彭松等下山西撫按勘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 上以玉罪重仍令逮問松鉅發遣衛充永遠軍王

臣等俱邊衛充軍

六月守備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敕書兼管廬鳳淮揚徐滁和地方法事 詔許之兵部執奏

祖宗設立鳳陽守備供事 皇陵兼管 皇城

及高牆鎖鑰督操八衛一所軍馬初無管理地

方之例正德來始有實緣兼管頃已奉 詔改

正豈可復許乞收回 成命戒諭王德安靜守

法得 旨鳳陽守備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

例行已南京御史譚魯等給事中顧濬等並疏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某

言德乞兼管地方非舊制不宜許章俱下 詔

十一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

和等青山口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右衛小旗復

求改註錦衣衛兵部執奏言其詐冒軍功不可

許 詔許之

太監梁諫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請下戶

部指度戶部尚書泰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

各處解到折糧折草等項數內其金証雲陽年

例一千兩急缺則該部量為撥用今 朝廷經

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區區乞行催各省

應解之數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 祖宗朝

俱有內藏 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

具勞民動眾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

採取民何以堪 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先是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

換 敕諭無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 旨

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

任雖有稱成化間太監林提例係出一時創行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某

尋復改正不宜復引為比况動調官軍係 朝

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

權固利也乞收回 成命戒恩仍守舊規 詔

如前 旨給之都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

舉司建於 太宗之初年而提舉沿海之勅乃

頒於 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

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興

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 聖明之

世而有貪倭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耶乞痛

加功責取回別用另選老成以代其任章下所

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疏言頃太監扶安病故皇上軫念舊人優恤其家既令太監李清董治喪事復以恩陞錄錦衣者八人夫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彼以生命博之也然猶覈實乃授無輕得者若扶安輩之於國家臣不知果有如何所云助否耶且中官傳乞之典先朝間有惟正德為盛皇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世

上登極一詔裁革殆盡遠近相傳以為盛事今復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陛下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官其弟姪一人而已足償報胡可不計親疎俾異姓厮役皆得竊盜衣冠耶伏乞守祖宗不可輒易之法踐工者不可輕食之言從輿論不能曲回之公原臣等不能將順之輒收回成命庶予之者有節而受之者亦不為濫兵部尚書李鉞等亦疏諫皆即

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祖宗列聖以來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

民軍分至於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敷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下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驟入未報會本監周縉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譚秦文宗屬詔從之於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我朝舊制武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文

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天下公議何況小人之欲愈得愈貪若不早賜禁絕恐將來無復底止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五年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襄請有豐熙等罪降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夫熙等狂

愚罪固難免。陛下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若不及今賜還。恐歲月彌深。死亡連至。縱陛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史谷大用不當召還。而陛下不聽。夫大用罪惡不假。臣言幸。赴法網不足以泄神人之憤。而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日固。威福日移。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望陛下推昔者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枬等。而叙用之。退王堂谷。

舟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九

八年先是營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元地六頃已而守陵內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頃餘將為果園給事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產且上有墳墓百餘所宜仍還民便上命給民種住其陵域占用者仍於近地如數給。九年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

舟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卅

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益。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務求多船以濟已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偽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為太祖高皇帝薦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官監苗薑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誥敕軸皆承辦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挑

把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鴨老鵝
屬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
可省 龍衣綵錦紗羅綾段諸物既有織染局
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公所造
必備數年之需一製 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
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
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
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
量為停止雲南膳卓朱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一

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 龍衣弄竹器彩漆
卓金銅鐵器物俱如所擬減免 上曰此疏所
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著為令例自
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十年三月工部言科道官監收錢糧如甲字等
庫乃祖宗之舊規近遵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
則今日之良法茲者內承運庫段疋及惜薪司
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 明旨免行監收
其餘各監局若御用監御馬監司設監計工局
中帑局司苑局供用庫甲字等十庫廣盈庫則
原差科道監收內官監印綬監尚衣監尚膳監
銀作局織染局兵仗局酒醋麵局寶鈔局監甲
廠則續差科道監收謹開具請 旨以便遵守
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第令守
法盡心製造餘如議
八月 詔革回陝西鎮守太監張紳四川鎮守
太監蕭通皆以貪肆為撫按官劾奏也
詔令沒收中官谷大用財產初都察院獻大用

獄入 上御平臺 召大學士李時習等問谷
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
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
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罪信於
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
朝壞政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於天下鑒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
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往太監張永當正德五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三

羊宰夏實鑄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計擒逆黨撫
安軍民及回京奏築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
宸濠之變隨 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
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攀引善類永至多所開
釋一方始安 武廟還至通州江寧等處重兵
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迨及
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
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與同
事寧夏知之為真 武廟末年之事則臣璫在

京師親見者今置之閒散終為可惜乞 特賜
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於內者皆知為善之
有益而勉於効忠矣 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
足徵忠愛至意永在 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
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嘉靖九年革元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開往一清
往在陝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
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殺復為作誌而永
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三

戶後富責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貨產繼宗因計
奏永勤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
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辯 詔下法
司推鞠廉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月賀禮金百兩
及容求文餽儀錄二百兩無盜宸濠金事擬容
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奉上
詔革容職而賞一清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
又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為言乃奪職
令開往

南京兵科給事中秦鰲上言南京內外守備三弊一曰投托二曰役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徐鵬舉太監賴義姦利不法事 上以鵬舉勲戚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罷回 京餘皆如議

工部尚書章樞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奉 旨會

勘錦衣衛軍匠章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內官已故往往 賜塋造碑亭享堂皆出

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逾分又有預修

弁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廿五

越制之工以冀後來 恩寵積弊既久玩襲為

常非止張忠張永一二家而已其事有實者下

法司問擬諸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甕山紅石

口山脊先經挖掘廣源開石隄水溝先緩開引

者即行填塞仍 勅金山管事太監嚴禁山原

無致傷龍行正脉 詔法司看處以聞

嘉靖十年都察院童源所奏查勘過太監秦

張永張忠墳墓在甕山廣源開等處俱係山

陵來龍過脉及環拱處所且奢麗踰制俱宜改

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有奢侈衛分者

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煤窑俱應禁約

上曰秦德等墳墓越禮奢侈俱改正拆毀其餘

官民墳墓但有奢侈過分者限三月以裡一體

改正如與龍脉無干並無造作奢侈者仍舊不

動煤炸係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

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詔革鎮守浙江兩廣潮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

全守備永寧城內臣先是都給事張潤身劾奏

弁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廿五

鎮守浙江等處太監鄧文張賜潘真少監師章

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

李俊姚保皆冗員宜裁兵部覆請悉行裁革永

勿差補 上然之數有是命

二十五年詔巡按湖廣御史包節邊衛永遠充

軍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欲繩

之而語泄斌懼忍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

時故獻膳羞遽使徹去而詭稱節塵出之鍾祥

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

奸豪周章等諸事節令指揮黃恩邵助收章下同知范昕驗問意欲以此持斌而械逐劾節不以正旦謁陵近及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傍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欲抵歸已罪捕逮下法司拷問以節至既不謁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陵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宜坐謫戍所宜為民黃恩邵勛宜革管事上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姑從寬永戍邊衛逃則

弁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三

殺之所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為民安置

二十五年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事露支解其屍入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殛屍可惡且係屬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嘉靖廿二年辛未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園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釋無何即有宮婢之變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逮大享殿請祭司土之神易礪字以定頂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礪常言何礙理而諱避也令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上曰朕初因定礪一字一時怒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

弁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三

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礪非也自後內外文移其仍定礪如故

嘉靖十三年初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礪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碍第係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為所逐思有以傾之乃袒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脉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哀冲太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聞

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後父當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皇祖皇考深仁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若是理則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各競為辭挾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絕帶俸乃受郭麒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挾詐害人主使聞紀請奏其令法司速訊從重問報紀貸之樣計窮乃復具奏許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昨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甌闖入半門前希聲冤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違報法司乃論檄麒及諸朋謀奸首俱發交軍部議始擬初郭助以張永故有憾於楊

○庚寅諭勅奏到清使永叔朱繼宗等

○上諭庚寅中參署一清俱得罪錄示省

衆惴惴懼輿大獄賴上聖明察其詆置諸姦
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風少衰 二十八年天
壽山守脩太監劉遠請給符驗旗牌不許
三十六年掌錦衣衛事太保左都督陸炳劾奏
提督內皇城八門兼掌刑司禮監太監李彬
侵盜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
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卷僭
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上命錦衣衛
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
神御物律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
餘發遣如律沒入其貲白金四十八萬有奇王
帶金寶纒環八箱餘珍寶不可勝計杜泰即誣
馬從謙至死者也

四十年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勘奏黃花鎮守脩
太監紀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脩
太監之設其來已久荷皇上洞燭邊情盡行
裁革獨黃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謂本鎮既有
兵脩又有叅將守脩等官則訓練防守自不乏

人太監自為虛設況一輩類多殘貪怯懦原非可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疏入上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許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乃命并逮紀送鎮撫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為大理寺評事

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黃岡縣民胡大順賣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稱為臣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祖授

介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四十一

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遺其子王玄隨妖入何廷至貴以入京因道錄司左順法監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法秘授官萬象同以扶鸞侍上西內因交權極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王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樂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真批扶筮者如何不求然未明召之也

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展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喚至詐令扶筮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官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王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於扶筮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文吾而已今官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官擾果息及不敢係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法之為正也上悟乃報曰藍田王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王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明結恐釀成大禍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命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王萬象等問狀不知其情由楹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

介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四十二

省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
揮將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湏重治乃
祭重深寄也乞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
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極具密疏匿殿櫺中伺
間疏 上前為大順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
監拷訊具得田王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
田王萬象廷王玄俱論將綱於獄極尋死獄中
部臣請鑒而瘞之空上以逆囚當戮之於市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盡 詔李即中
餘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四十三止

方良謂係二月該吏論如律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六

鄉郡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六 隆慶一朝 萬曆附

隆慶元年正月 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御史
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
等奏請免查戶科給事中張憲臣劾敏等抗違
明詔當治罪得 旨內府錢糧 詔書所載者
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一
道官查理不許違抗其 詔內不載者亦不得
驟查敏等勿論於是治等復言 詔令已下不
宜以中官言輒罷給事中何起鳴亦極言其不
可

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刻奏前工部尚書革職
閒住徐果與監生王儒等大人前脩理蘆溝橋
侵盜官銀萬計得 旨命錦衣衛執果等送法
司鞫問刑部擬如律例追贓發遣從之
先是內麻匠役以工完墜秩至太僕少卿者

人苑馬卿二人布政司參議二人郎中一人員
外三人他如鴻臚寺丞光祿署正等衛以有數
冒濫不可勝紀 上心惡之於是內官監太監
李芳等奏請裁革事下吏部議賜用閒住及裁
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今有賞錄
乞陞者聽本部恭治從之

七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脩太監
呂祥七罪乞徵祥還并罷守脩官兵部言內臣
有事太和山始於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通流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二

於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
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
丞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
等處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疏言臣訪
知劉進大本劉俊嘗守 顯陵誅求萬狀
肅皇帝下之獄已充 孝陵衛淨軍今逃竊易
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饑虎也 上悟
遽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
左監丞柳朝自同禮監典籍得推用仍兼分守

兵部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令四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三和山內臣再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 旨從內降旋復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願 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上是之 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八月吏部議恤 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及戶部員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達常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三

泰右春坊清紀郎周銑名上 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而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撓之於是吏科都給事中王治江西道監察御史龐高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于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內臣不當

坐營且團管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復前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于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礙施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邁 太祖

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

悅因詰階何故不奉 詔令具以意對階等對

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四

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發

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管裁革內臣取回

數年以來事權稍得歸一操練漸覺有効良法

美意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今 命內臣坐營

若據見在之制則以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內臣

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

竊沿 聖心亦有未安者且團營始于景泰革

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

為法是以前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

意也 上納其言遂 命罷之

隆慶二年三月先是有 旨命太監李佑往督

蘇杭織造工部言頃以 明詔取回織造內臣

中外傳頌 聖德今 詔墨未乾而 制使復

出殊駭觀聽請行撫按官如法督造而罷佑勿

還毋渝 大信而損儉德 上謂已有成命趣

平佑教令亟去于是都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

各疏言比來東南諸郡賦役煩苛財力困竭即

乘輿服御有數而工役科派費不貲且內侍聲

勢尊嚴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一切供億皆民脂

膏惟 陛下如部臣議以餘東南久困之民俱

報有 旨

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

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堂皆忿

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

門外梓學道衆中奮挺毆之墜地百官相顧錯

愕 上聞之大怒 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

監束上野狀為首者一百發煙瘴地面充軍餘

奔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五

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

不諳事體調外任

九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

引疾乞休因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 詔節

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如

近者傳造衙櫃採辦膠漆修補七壇樂器釋輦

自加徵所糜費以巨萬而工厰存留大木圍一

丈長四丈以上者該監動輒御器為辭斬截任

意用違其材臣禮力不能爭但憤惋涕涕而已

奔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六

今嫺際既成事體相悖若媚臣一日則增多事

于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團體 上覽疏不悅令

致仕去史謂禮在 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

上初即位攻之者甚眾及是自知不滿於公論

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 國

之道也

十一月 命錦衣衛通開住太監李芳杖八十

送刑部獄監錮待次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

大於庖與衆辜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寃且將

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 內廷日久今
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
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芳在內事
上無禮第 命綱之蓋芳數以直諫忤 旨故
也

隆慶三年司禮監太監滕祥疏請查汰匠役以
省糜費工部言匠役之濫已經奉 旨裁革千
餘人迄今二年占恤猶故臣恐此舉仍蹈前轍
則不如不查之為餉也得 旨命該監速查造

集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七

冊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
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十二月降
巡視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
少監黃雄者 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休日私
出徵千錢與居民鬪關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
旦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
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 駕帖召雄松驗問
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 詔旨雄亦自
辯不如松言 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 旨輒

拘係內侍官 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為
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
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 釐假
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為 陛下執法安民
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
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
不細惟 陛下幸宥松以光 聖德不聽
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
繫獄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議芳等二十五人
已瘐死其六茲復餒瘠者半宜放釋 詔釋芳
及陳錫楊義楊添爵喬朗發允南京爭軍李智
王進輩真寔春李珍還鐘鼓司應役餘繫如
六月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六
十黜為民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
外承芳見之疑有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內臣
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乃先奏言死者初入內
時腰即無恙因念 禁中非外人卧行故遣軍

集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八

校扶出而承孝安生事端擅加刑杖尉當治
上信之遂反坐承孝而釋繫者勿問戶科若給
事中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
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十月 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燾襲封為王仍支
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 宗藩襲封莫重於

親王萬世遠守莫嚴於 君命縉燾以 懷王

從父例不得繼襲此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

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燾復使 延長等王

奔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九

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 明旨不必信也

且肅府始封甘肅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

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

必變更條例 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

之使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然後

可 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

縉燾為 郡王他宗藩如縉燾者率以此令從

事 上不許竟封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

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

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萬曆元年大學士張居正等題文書房官丘得

用傳奉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

著降做小火者縉去南京孝陵種菜爾等司禮

監管事牌子既受 朝廷爵祿朕一時昏迷以

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面一時歡喜

不言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今改過奸

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

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

奔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十

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看得

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

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訓下失臣民仰望

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

上雖心雖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燾奸之明

等於日月有罪之仁同于天地矣臣等查得舊

例孝陵種菜者皆軍人之工犯既發令看役不

宜止降大者減充做淨軍力為正法臣等謹擬

票上請 聖裁施行所有原奉 聖諭謹用舊

生

那

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房立得用恭摺到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惶愧仰惟聖慈天挺聖資功而聰穎自出御極出來講學勤政聖德自新臣等每以慶幸以為親逢堯舜之至盛鑒懷愍唐虞之涖契方數序之間仰窺聖鑒瞻仰稱忝如前微聞宮中起居亦頗失節因等以城郭懷任郭陶外庭不知內事即行

士

心希品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云
生聖主被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坐
於此擬俟回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尊諄教戒皇上著然改悔遂去奸邪風
俗自責家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九廟列聖
之靈默啓我心聖母之心形之謹責陰佑我
皇主是必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
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為堯

臣等亦固執所執。蓋德宗皇帝
聖德最勝。慶幸使尚請云。樹德務除惡。臣等
臣等切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為尤甚
而其中謠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
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太兵仗局掌印周海
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人置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
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為聖德之
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斥
革。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牌子等官。平日為
忠為佞。諒莫逃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旨。
聖裁。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詔佞放肆者。悉加
條斥。且近日入皇宮番象。甚芒掃宦者之屋。亦
皇天行掃除以應災變。以光聖德。此皇上
修德改過。施實政也。臣等又聞。官中府中
為一體。限罰。概否不宜異同。臣等侍罪。轉
奏。奏之事。皆宜與聞。臣親承。先帝遺命。輔
佐。皇太子。臣等使。在。皇太子。左右。使。內外。之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七

不直言。臣等使。在。皇太子。左右。使。內外。之
之意。萬死莫贖。除痛自省。勵以高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
復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宮中事
但有兩聞。即竭忠數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
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
法。請奏處治。仍望聖明俯賜施行。皇上亦
宜仰遵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逸遊。以重起
居。專幸御以廣胤嗣。節費。資以省浮費。却珍
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
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聖
德。愈為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有奉。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依
擬行。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七

十年。司禮監太監馮保。奏為。衰年有疾。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嘉靖十五年。蒙
選入內中。館讀書。十七年。欽撥司禮監六科
。嘉靖三十二年。轉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

大書房蒙簡授秉筆與同黃錦一同辦事
蟒衣玉帶祿米許在內府騎馬尋賜坐蟒
四十五年龍馭上賓恩典照舊賜撓
命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又命掌御馬監事
隆慶六年五月內聖躬不豫特召內閣輔臣
同受顧命以遺囑二本令臣宣讀畢以一本
恭奉萬歲爺爺一本投內閣三臣次日卯時
分先帝強起臣等俱跪御榻前兩宮親
傳懿旨孟冲不識字事體料理不開馮保掌
金州史料卷六 前集 五
司禮監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辭又蒙
兩宮同萬歲俱云大事要緊你不可辭勞知
你好纔用你迄今王音宛然在耳豈敢一日
有忘萬曆六年舉大婚臣得以奉勅贊襄
累年荷蒙眷注之隆歷錫之寵臣不能恭述
萬一為此感激矢効犬馬事事細心時時惕念
任勞任怨以答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
於此際正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忍言去但
犬馬之年見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屢作萬曆

三年臣因思慮傷脾積成濕熱毒流偏體幾損
厥生仰仗聖母萬歲爺念孤忠特神保佑
始獲全愈五年復發於背上屋定發今春首
右足破傷痛關心肺醫藥罔効伏蒙賜存
問愈自踰踏不牢茲者恭逢聖齡日長聖
聰日開大婚大禮藉田謁陵俱已完畢迄
今三月以來氣血頓覺衰憊步履艱難頃
因隨侍聖駕不過斯須微勞輒不能勉強支
持且臣自覺多涉顛倒諸症一時復發力不從
命州史料卷六 前集 五
有事任使臣見萬歲前後左右多有賢能
堪用伏望恤臣犬馬効勞四十餘年容臣在外
調治少延殘喘朝夕焚香祝延聖壽仰答終
始成就罔極洪恩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爾受皇考遺囑保護朕躬永奉兩宮
聖母忠慎勤勞夙夜匪懈今官門肅雍內外
寧謐實賴爾臣之力朕倚任方殷豈可引疾
求退宜仰遵皇考付託之意不准辭
江西道御史李鶴疏為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

大惡極懇乞 乾斷聖賜重戮等事奉司禮監
太監馮保奉 聖旨馮保欺 君蠹 國罪惡
深重本當顯戮念係 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
從寬着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還賞銀壹
千兩衣服二箱伊弟姪馮佑等都着革職發回
原籍為民不許僭住京師張大受周海何思何
忠劉定王銘楊舟李忠降做小火着發 孝陵
司香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又錦衣衛十三
月初八日於會極門接奉 聖旨馮保并伊弟
余州史料 卷之六 前集 七止

姪馮佑等家財庄宅及盜去御物等項張大受
周海何忠劉忠劉定楊舟王銘李忠各家財庄
宅着劉守有等同司禮監太監張鯨并監官四
王張斌楊住黃勉典簿孫政陳炬各帶官校長
隨封鎖抄沒入官

李州吏料前集卷之十七

碑三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

舊丞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步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官殿等為三門以通中涓指謂余此故丞相府也廣庭延袤老樹嵯峨其間已而有堂巍然南嚮繇堂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後堂也其壯麗亦可敵諸官殿檜栢雜植皆數

李州吏料 卷十七 前集

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麥登為魚形則大水已復繇堂背入繇棟逾壯麗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刺其本相距可斗武而枝樛結為門若此龍樹攬奇雄不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為誰曰敬修人胡惟庸也樹之前數十武有碑其石明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甘酒轉注之詭謂龍泉也 高帝親幸因而伏甲謀不軌者

因相府而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

西千武而始為西門樓則大內矣考之贈我禮監太監雲奇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奇肅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知之亟走當蹕道勒上馬斷言伏氣鬱舌缺不能宣上恚甚左右勸傳亂下奇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奇氣絕矣 詔贈

李州吏料 卷十七 前集

奇內官監左少監 賜葬大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太監加諭祭而安司監何孟春受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並符倂從之 國史則謂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帝故所居定遠驛第井忽生石笋水湧起數丈三海象墓尤老獨天遂以為已瑞有非分之

總督於相府注廣祥以異候不能持正外謫遂

欲使臺檄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
稍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
原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哈節同謀逆節
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馬時謫為省吏亦發之
上親賜鞠皆驗惟庸與陳寧皆死節坐不早
告亦死而姑寬善長史之紀茲事詳矣第不及
醴泉出要上臨而伏甲謀為逆也雲哥祭惟
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且又以府第醴泉溢
為故里第石筍發并涌起數尺何抵牾若此第
聖州史料卷七 前集 三

臣且在禁中而又南嚮其高與宮殿等要
中消押舊聞謬指以為惟庸故第耳余故為志
之而不敢飾其疑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
禁中南嚮余以為必非高皇帝所賜若自
治第恐必不敢或以為中書省則又誤按
高帝初下金陵即故行御史臺改為中書省居
之其後稱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以
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帝號徙居
大內而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下至
六尚書侍郎各有堂閣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
楹二層耳縱旁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
諸公卿大夫也十三年革中書省折為六部仍
折大都督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為院稍殺其後
後院太平門外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
府與臺之遺址而不可復得矣竇師五府五部
地耶然禁中金陵即有此省府及臺自當

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以鍾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旁也夫以國家全盛二百餘年之蹟泯泯不可復究而況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孫吳司馬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一二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即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冲之緒握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為我荅噫吾不意金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五

錦衣志

嘗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群臣指揮自使而下得

刀介侍左右延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人光入圍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母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一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六

衣衛不復典詔獄稍稍夷它軍矣而燕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王日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天子既由藩國起以師脅惜大位內不能母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同矣綱規之益布其私罪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天以為忠隱之

咳亡間即洪成諸公號元勳見則自匿引不敢
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
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
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上久亦頗悟疎
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
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上大怒即日捕
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
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僞薄駟僧陰絞陽卻撫
松蘿尾包藏他心積愆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七

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監場勒鹽四石
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
載入私第弗予仇人牛立稿又即獄喝持大賈
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
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
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
萬匿縣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
王乾役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八

文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
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古
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芳卿等無恙敢
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王
蓋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
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
起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
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
盡更數日將至市然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道姑陳氏娒首欲買置腰為都督薛祿所先怨
之遇於大內持鐙鐙祿首腦裂幾死祿懾
不敢言又道憲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
冒賞事捶之死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
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
充左右役詔選捷好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
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
發太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
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

持其短患之因網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
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牀奇寶十具異
綳綺四十疋願得從替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
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驅百石布帛以時進食
餌羞果以月進網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克
若為我具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
伍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威日重重且
迫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綱私其司
射鎮撫麗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九

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
噪竟射無紕者綱乃喜宅曰是無能難我矣按
綱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瑛
不足數罪罪誠瑛瑛死其係指揮敵江千戶議
奏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
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自紀綱誅終經
受皇帝世錦衣衛離典詔獄盡可領諾而已
綱所不復能望綱矣宣宗初理衛事者
宣宗使王郎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

公公有昆季在可加恩太師頃首言主臣
觀者輒者蒙上大恩以罪故傳近侍祿二千
石然奢內好酒獨從第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
也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還
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潔廉於詔獄頗任
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
為左頗不憚然自是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
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請選通進
治事鮮世業矣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金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

軍劉勉指揮使劉泰咸文無害上年少中貴
人用事者王振張喜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
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港飲
多蘭離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頗推由馬順
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
膝成施振甚寵愛之園子祭酒李時勉有所作
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叢三木廟門久之
有雷震奉天殿鳴吻輪林侍讀劉球應詔
對事給義褒振振大怒而會編修黃璠言太

用道流不稱讀自為卿共杞忤上下獄順
官璘使引球為具彙草即朝班中梓之出球不
知所坐欵第曰若吏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
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廢之弗得也
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瘵久困矣欵起持順發
奉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隄我我劉球
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上
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 郕王監國朝

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

李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二

銀衆忽開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
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梓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
趣前擊殺順頃吏血肉塗起不可辨矣 王恐
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舊藏
金寶無算於是理錦衣衛者指揮畢旺碌碌循
職而已而 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射袁彬始
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隨
獲從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 上上方
置案於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姿

神數善言笑時時為隱語悅 上獲一羊解
而共啖之盡斧薪伐冰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
暖虜挾 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瀾關而下趨
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 上至為泣請之不
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為賜姓楊以譯鞬從陷
虜頗幸也先間以詠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
尚 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
嘗病中寒 上親為治糜啖之身歷彬背汗洽
良已及暮 上還稱 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

衣百戶 太上皇還為 皇帝即日召見彬語

李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三

絮且泣起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
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鑑
白金三十鑑絳綺壁醪醢醬乾鱖充實又加養
妻異饋精錄各有差擢楊銘千戶 賜半之閒
要對畧用家衣體假彬長滿好避而同列則
遙逸果願連初穿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
獲功次稱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遠果繼起與
賜列 上拔錄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

天位德之而二人驕于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信忠國公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貴杲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某取死位而已。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詔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無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上三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鈎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母內錦衣大僚達為人沈敏，善計算，所讞恒規。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后內嫗不自安，輒借達為疆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以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在。顧則命達賞賚無算，而達內害賢寵，諧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剛尚書者。」上疑之，不

遂拜牛歲而表彬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

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不獄，脅以火五，泰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尚方奮曰：「索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誡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惠撫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僕與前前乃愛達耳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學士草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高

耳達大喜，趣罷省出湯沐，沐賢醢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索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寬哉！」門指揮醢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冠固分奈何？究他人為也。李悟趣出衣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二載，驛召表彬還職，寄如故。以聖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徑

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漢行
老彬即條出餞郊墅握手語纏綿已揮麈金為
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
還寧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錦亦仕至都指
揮代彬者都指揮牛循中貴人王猶子也亡何
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戶家
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譙門
下晨偃而倚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
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異謝不敢夫人志曰老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五

詩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草耶少保笑謂非兒
女子所知卒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
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
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策者一人所統
緹騎百人顯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奸濫密大
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西司
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
始出領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

察出人惟薄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積而中貴人
得持積徑至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
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為置西廠
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紀察中外文武大小
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繼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渭
河入 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脇搖手毋
論東廠詎謂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 孝
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
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匿自歛不敢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六

有所為而其帥如李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遠
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
孟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
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 育
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
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
難吾能翦厥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
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
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蕡戴銑等數十人後先

下報獄城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怒諸
舉卑奏署其名已寔它出不與也或曰古有耻
不與黨人名者公為中梅耶劉瑾復受斌去奏
有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
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鄭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
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
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諫成遣劉瑾誅驛召斌
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梓共守關因相論奏
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關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
俞州史料卷十七 前集 七

為關寧賂斌不可雄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
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
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
一子懋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庫屋敝衣再遭譴
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銳記其事感稱服斌謂直
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茂如也始劉瑾用事
時諸中貴人相與盡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
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
橫無忌人莫敢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

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錄表裏作威
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
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
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
璋罷亡何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
孤獨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
類巧媚異常兒能頗嬰之時鎮滇携以徃俾至
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
異其相因大遺贈金帛曰苟富貴毋相忘寧跪

謝曰君侯幸辱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
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
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
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壬
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為捏梨走
馬手標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
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經騎刺奸
慝隸屬焉凡所從幸南苑西苑網魚兔射狐
獾手獵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經

虞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遠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燭幾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衆將鎮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燬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和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由中貴人進手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十九

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諧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伏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負綠中人托號義子濁亂國姓玷污天秩諸所願使

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稱詐得請或口授

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

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璽異至巨百萬其姻族錢

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

寧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

請行萬金寧為下兵部允之倒授阿結故滋叛

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

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逃

戍邊左上有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二十

非次不當立欲伺上間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關粧七寶帶一奇繡線十為御書加璽詭言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寶畫寧信且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誅死詔曰

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瑊珠佛像二胡枷平五百石他奇寶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歌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 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 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直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

李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

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最能遷為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陰猾亡賴多計數 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 上時下群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璵桂萼言上實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璵萼議是當聽 上前以是逐二三大臣而召璵萼等議

矣禮成能遷亦得權指揮領鎮撫事而會 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為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璵桂萼所忌訕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傳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璵以萬計許大用守仁請悉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誣妄獄上杖之百成嶺南尋度紀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

李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

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開射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搜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 上怒鶴齡兄弟毒魔咒詛 上盜內藏金寶通

趙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
下鵬鸞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
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
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
情論誣妄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繫東山等關
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
惡慶曲成 上幸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恩
過度得疾死 詔特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佐者
陸松故從 上與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於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二五
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急事卒有子炳代
松者陳寅寅亦與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
謹身自謹耳不能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
命監南壯郊壇立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
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
奇寅始也賜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
辭稱強敏通書數書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
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燭
毀衛排宮門勇 上出於焰 上心德之不

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
人莫測也炳既歟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
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
得聞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擢殺兵馬指揮為御
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
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糾炳亂醴政擅榜禁小錢
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排
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衛大學士言刺
骨而會言與其同列萬爭寵不勝免炳合謀萬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二五
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為誅言大學士
萬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策矣炳所選用衛
士健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
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
而炳亦得幸 上言無不從夕趨 麾下唯諾
者晨拔置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趨之恐後
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
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萬蔑如也而獨意憚
炳 仇鸞之不敵與約禮而出重金帛結其

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著宿樞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二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賈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敢礼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終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聞聲而又喜

漳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十五

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戚與炳結姻姻盤據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召入侍西苑且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遷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解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同馬持其籍仰屋嘆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

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冀實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忠寬然長者不耻為屈得元相嵩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備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遜炳以故無惡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奸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起泰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把酒食官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蓋樓席者何足道哉

漳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十六

安南通志

其紀歷代之安南也後漢有志
則特記國朝之安南云

安南古交趾秦并天下益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捕叛者稍稍易置故守令王之至其身亡而漢因為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漢置交州又為交趾郡至隋文帝平陳廢郡置州煬帝更置郡唐武德中為交川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絕不通嶺
△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三二
袁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為節度使延藝卒子紹洪嗣紹洪卒州將吳昌岌起而代昌岌卒弟昌文嗣昌文殘虐不有眾迫卒而其屬將吳處坪矯知護楊暉枉景碩爭立管內俱亂起驪州刺史丁部領勇善戰率兵悉逐捕者遂自稱大勝王三年傳位于建、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物求內附詔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貢歲歲不絕太宗時部領老死其嗣連亦死承濟嗣尚幼牙將黎桓擅權綱燭繁

食其族而代為節度使事聞太宗怒發兵夾擊自邕天舟師自廣入進其境咸敗歸帥坐單床抵罪而桓歲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厭兵而桓請無已貢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桓雖得為服中國者而兵郡邑寇盜剽民居靡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即謝罪真宗立進封南平王尋卒子龍鉞立未封為弟龍廷所殺即封龍廷為交趾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為大將李公蘊所殺請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
△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三二
南平卒子德政嗣卒子曰尊冠敘邕諸州安撫使余靖發兵與占城合而夾攻之乃上表謝為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國中天子固知之分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內不果孝宗朝進封安南國王卒子龍靜嗣卒子吳昱嗣謝表不至輒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王國事遂為子天陳日照所有日照故福州長樂人謝并卿也識書義姿貌而落拓不事家人產殺

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交
從窓隙窺而悅因歸之有安南政封國王時元
已破蜀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照未見強
大狀下使獄破竹東體入而擊之元將怒率精
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國都日照
跳匿海島元盡焚其宮廟發藏貨屠戮其人而
及日照還不得意奏於宋請傳位子威晃宋授
威晃國王而尊為大元既滅宋威晃懼易名
光昌請降元即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

安南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十九

以督攝安南甚苦歲貢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
楚膏花亦參其國事日烜意惡未決會元伐占
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元鎮南王急擊大破
之復追破國都日烜走清化其弟益稷降元即
拜為安南國王久之瘴暑還師其後軍為日烜
所迫多敗死於久之鎮南王復來伐入國都已
而送元兵凡三破國殺獲幾十萬然終不可久
而日烜亦進伐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
子日燿嗣日燿卒子日奎嗣日奎卒子日煥嗣

日燿卒日燿嗣日燿卒子日燿嗣為貢歲不
然元亦取羈縻而已無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
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 詔諭海外諸國

而世子日燿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
梯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六月抵應
天 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與簿告諒
往使其國封日燿為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龜紐
詔畧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燿惟乃祖乃父昔
莫茲南土傳之子孫世世克恭臣職以永世祿

安南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十九

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頃以書往報冀咸享
安樂而爾首奉表來賀朕茲勤意深可嘉尚是
用冊爾為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為藩輔
欽哉別 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
著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
日燿等以下五月先卒第日燿嗣遣大夫斯政
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
命先是占城舊僚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迫而
後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燿數遣兵擊侵敗

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麻都等告急乞援
英冬十二月壬戌 明翰林院編脩羅復仁禮
部主事張福持 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
南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 土嘉之而
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官是歲 明中書省
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附國山川宜有祭
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徽園曰武
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
觀曰天養曰神頭曰龍岱曰文場曰安復曰下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十一
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江六曰
川廬曰富良曰天黃曰大厯曰燕厯曰三帶水
大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廬曰浪泊曰越裳宛
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
等以王日燿卒來告哀請 命上素服御西華
園是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
林應臣持 詔封日燿為安南國王四年二月
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仁還自安
南日燿遣使致亮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於

道是歲冬日燿兄叔明殺日燿自立五年二月
遣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
見主事魯鼎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燿今叔
明何也自尚書詰使老得其故奏上 上怒曰
島夷何穢穢如斯却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
使譚應昂等奏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為叔
明言日燿寔病死叔明遜於野國人請立之
上曰日燿死爾國人當為服叔明且以前王印
視事俟能鎮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 賜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十一
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
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
既已授端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端來貢九年復
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認以其太數止之十
年 賜陳端上尊文綺既至端已死叔明更置
黃輝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 恩貢馴象方物
並來告端喪 詔賜輝文綺紗羅中使陳能昂
祭端十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遣使
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工遣人郊迎設

香案王府正堂龍門置公館王率寮屬至館鼎
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
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抗禮居
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詔故陽罷兵而
安南疆吏為寇剽占城不已上詔貴叔明界
曰書不云乎毋為亂首爾爾與占城構兵十餘
年朕未親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為博剽推焚遺
男女不得耕織朕無愛海外元元甚懸之往者

詔諭爾等使囊戈紆忿爾寔不奉詔陽

外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七

解陰構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
百數相繼逆滅無他背君好戰二者已爾爾其
鑒之二十年九月明皇帝萬壽節煒遣使獻
誕馬三十詔答幣帛有差久之德明卒二十
一年陳煒為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大陽坊十年
月殺之立德明子日煨立國事一元德明婿也
季年二十六年明詔安南國報君不道絕朝
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使者
二十九年正月日煨以德明喪來告上謂

禮部臣曰叔明弒日煨而有其國今一元又弒
陳煒矣更弒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日煨
又遣兵取恩明府地三十年正月明遣行人
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煨使者
不佞辱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主上也
使者今援古証今折利觀害以告執事在後漢
時徵側叛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
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冠邊郭遠討之擒
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燕戎
余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七

枕柳之地降元初有天下爾先王光炳首稱臣
脩廢迨日煨嗣改操於是世祖未討爾日煨蒙
荆棘窺島浮舶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煨鑒前
失祈命于元且曰向者天賜辱臨小國迎送止
祿州懼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
以此地不在爾國明矣今爾國乃越淵脫輸如
懸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亂解隙僥倖而得
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故屬
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為大言誑我耶抑王

懼以侵地得罪強自歸耶 主上神聖不計王
前罪乃計王歸罪耶其熟圖之日烜復奮辯不
已且遣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
誠等却之日烜曰賕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
尉佗以彈丸黑子地與疆漢抗是賈禍也賈受
重賂分諸子是賈利也王以尉佗自處固耳乃
欲陸賈我手日烜無以難更咨戶部曰伏見上
司為思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陳誠呂讓至下
國令還之下國竊惟丘溫如懿慶淵脫五縣自
分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

肯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無爽而洞登乃淵縣之
地 天使往來去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
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憑祥界坡羅唯閣今
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處
也夫立站者意以為圖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
何俟圖夫所以建室舍者蓋上司有把截過界
之命稍我使更宿耳已乃復撤何預於侵又捐
冠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永平寨置軍填責
發交人助旅竊攷元帥二次未伐多不利歸史

雖譚不議然至鎮南王則曰王在內傍闕賊
大集以遏臨師王遂由單巴縣趣益州間道出
觀此則軍勢可知踣路夏辨豈有回軍永平而
設寨以守又責交人助糧餉者哉又謂下國越
過銅柱二百餘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
計銅柱初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
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
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其役雖於伯顏將
川信耶又謂因前王官失於申明作襲收職盡
分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三

四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魯
祖父不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成耶下國與思
明接壤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
民牛畜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狂小獲
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固畏罪自反不暇何
敢有侵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
何以退還此五縣屬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
必不敢付之思明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
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時兩敢傾心陳懇焉敢

逃罪誠等還 上召群臣議或以其抗 命當

計 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

楊耳毋動久之國相季犛復弒日焜而立其子

胡登自稱曰太上皇 明建文君即位使使者

來朝貢方物五年 太宗皇帝自燕起遣 諭

安南諸國永樂元年胡登遣使賀即位別貢方

物其辭曰昔我前王日焜首倡群服輸嚮 先

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國貢賜之使絡繹南北無

絕不幸日焜死喪支庶零洗無可嗣者臣胡登

弇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

不佞以陳氏甥為衆推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傲

幸 聖化四疆謚字家頗人給然未蒙一位號

無以供事上及主祀率下也 天朝幸哀憐之

下表禮部議安南絕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

之 詔可是月行人楊渤等持節 諭其陪臣

耆老曰得胡登奏欲就封者果陳氏甥否陳氏

得無絕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別有篡殺之

故否其志心以荅母誼秋八月分賜諸耆老

緡以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 智性十二月

行人楊渤還以耆老臣表上與登表合衆

封是月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登安南國

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 恩詔還恩明府

地八月更 敕安南王胡登曰通者占城奏爾

攻掠彼地剽人畜蕩靡舍又邀奪貢道逼典

服印章使辱屬甚非遵奉 一統之義思明府

臣來言爾奪其西平祿州永平寨此中國疆土

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無赦是月安南故

臣裴伯著詣 闕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皆執

弇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八

政大夫女又親屬也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既長

為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填東海三十二年

臣代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弒主篡位屠戮勳

賢族者無慮百數臣聞變勢不能抗棄軍遁海

島附者船得至此臣兄弟妻子肉季犛之凡久

與季犛乃故僱暴使國毫子世任心臂叨竊榮

寵幸者亦貴保帣云且得志遂覆陳宗擅易姓

名曰胡一元子著曰胡登偽號改元大逆無道

陛下念陳氏忠順之跡憫其無告過施吊伐臣

得肩勞前驅膏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 上令
有司給衣食踰數日而老嫗宣慰使歸 前
安南王陳天平來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煇齊孫
也先王奉事 大國無敢虧傳至臣煇賊臣黎
季犛當國擅作威福臣煇稍裁抑之便及刃向
煇而立其子顯顯即日焜也亡何更執顯而立
其子安尚在襁褓中更執之而自立其子蒼為
大侯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
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計恢復而季犛猝來撓

第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君皇出鋒鏑問道抵老嫗始得覩 闕廷也夫
興滅繼絕 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
然者臣之大幸也 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蒼
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出天平示
之使者識故主孫也錯愕下拜至涕涕而裴伯
蒼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
李椅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國王登令具實首羅
安南兵寇明軍遠州掠吏士數百千去五月安
南王登遣使臣阮景真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

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舉而
屬臣耳臣歸賦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國之不暇
焉敢抗天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
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已退還臣俯伏俟 命諒
之有之惟 陛下大度於是 上悅遣行人聶
聰往為約十一月聰還胡登附表謝仍迎天平
上于是勅廣西副總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
天平歸國封胡登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
平 陸辭 賜羅紗紗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

第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平

兵送天平至丘溫登遣陪臣黃晦卿等候稟饋
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
躍中問晦卿登不至何也曰登踴躍俟 命而
天使儼然辱臨之敢不至第不幸有霜露之疾
匍匐前道以俟中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盡
繼續於路遂前度隘留雞陵折片站山路險峻
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戍忽大呼伏發劫天平鼓
噪振山谷且十餘萬人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
斷賊遂拜 且白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疎遠

小人眩 聖聽欲滅我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謝

天子中等歸上狀 天子大怒遂決意興師討

安南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

敕雲南松兵西平侯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八萬

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

卯 命成國公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晟為左

副將軍新城侯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

左叅將雲陽侯陳旭為右叅將兵部尚書陳洽

叅贊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朱能等

李州志卷二 前集 三

為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冊朱廣指揮僉

事王恕等為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王王

指揮使商鵬等為橫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

指揮同知朱晏江浩僉事方政等為鷹揚將軍

都指揮朱榮金銘吳旺指揮劉塔等為驍騎將

標發京衛浙江湖廣三廣雲貴四川諸衛步騎

將師及土舍達官奔命共八十萬人討安南能

備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坡壘雞陵度富良江

城王巴

賴以國兵擾其境十月成國公能卒于軍輔為

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平祥渡坡壘開令都

督同知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繕橋梁

出遊兵偵賊鷹揚將軍毅等前哨攻隘緝關取

之敗賊三萬衆留兵守輔移檄數李裨父子二

十罪度關軍容整肅秋毫無犯民悅降者相繼

驍騎將軍榮等取雞陵關復敗賊三萬衆得軍

資器械無算次日輔度雞陵謀芹站兩傍皆有

伏遣呂毅黃中以兵搜捕之賊遁遂哨昌江市

李州志卷二 前集 三

而大將自芹站西折至新福遣驍騎榮往約沐

眾周進三帶州偽僉都鄧原南策人莫遂莫遠

來見輔言賊恃偽僉東西都及宣洮施富良海

潮希麻牢諸江自固緣江樹柵築土城縣豆九

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萬守之又於富良

江南崖置椿水中盡取戰艦列橋內都守脩嚴

時列象馬陣凡水陸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

三帶州造舟瀾進取十二月副將軍晟李

江而軍次北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將軍領選
恭將陳旭會晨濟師驃騎榮等大破賊於嘉林
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而自
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
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脩幕下設重壕
壕內外布箐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都督黃
中等御枚昇攻且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
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衆螳趨上賊不支遂下
師隨入賊又城內巷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

分州史料

卷七

前集

聖三

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
獻蔡伯樂函獲人象無算賊棄西都走五年正
月朔將軍輔展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固
收晉賴二山萬劫江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偽
團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喻兩月輔
等次會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大敗之榮等
糧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百級擒黃世罔百餘
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子至悶海口地下漏

賊果來羈輔回軍過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
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
之斬偽翊衛將軍十餘萬級江水為赤乘勝追
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偽吏部尚
書范見覽等降季犛等走又安輔遣都督柳升
前追之得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獨
謂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李保仁等十人
又擒季犛諸子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
等獲黎蒼等千永盛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

分州史料

卷七

前

聖四

露布獻俘 闕下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大
虞國主黎蒼偽衛國大王黎澄偽梁國王黎澈
偽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太子黎芳偽郡嗣王
黎滿偽郡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弟偽唐林郡
王黎季犛賊姪偽公黎原皆偽侯黎子綽賊姪
孫偽侯黎叔構黎伯駿黎廷輝黎廷熾賊將偽
護軍國子榮酒黎景琦偽侯伯將軍陳湯蒙范
六材等二十五人 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
頃首請死下之獄先是 上勅輔訪求陳氏後

封之輔上言陳氏已絕無可繼者乞郡縣其地
詔可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布
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
張顯宗等為布政使以下官有差前來歸附裴
伯耆為按察副使凡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
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洲又安
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戶所二州四十一縣二百
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六百六十里南北相距
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聖

蠻人二百八萬七千有奇糧一千三百六十萬
石象馬牛合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舟八十
六百七十七艘兵馬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
五十二件 制詔太宰大司馬新城侯輔功最
大西平侯次之其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
賜金幣冠服嚴殺十之一都督升封安遠伯董
中台獲得贖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者授三品
官有差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犛而
歸附者

明既定

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

定知 上雅不以復陳氏後還待 命頗與故
所親陳希魯約竄行至興化州說群盜鄧巷等
下之聚眾至萬餘益南合德威蠻行割下大堂
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威遂自稱大越上皇改
元興慶陳希魯為太保郡公八月鎮守尚書黃
福來告急 上命發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
國公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 詔降者待
以不死十二月黔國公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
績部督呂毅尚書劉儁左叅政劉呈皆死之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前集

聖

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國公輔為征夷將軍
黔國公晟為副將軍八月大破賊於鹹子關獲
舟四百艘尋又敗賊蘆渡江又敗之於大平海
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犛季犛者蠻人奸
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
歸季犛別據地稍遠 明兵而 明兵悉窮追
簡定至廣州分戍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
從江中行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美
儀簡定望見震恐潛行之民皆弃馬走吉利棚

原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勵等送京師戮於市八年正月英國公逐捕其黨阮師擒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偽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是月天子勞苦征夷將軍久暴師役召還朝於是英國公上言簡定固伏誅而陳季獮及其部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銘潘季祐各率兵犄角相援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通被殘而又塞神投福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

奔州史料

卷二

前集

望

已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麾下益戍五月晟進擊破季獮等於靈長海口斬首三千十一月季獮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為交趾布政使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趣之任然季獮實詐言緩師兵耳示復肯之任而掠如故詔英國公復往會討之破賊於月常江殺溺者幾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賊於神投海擒偽副衛大將軍鄧汝戲等數千人悉擒之十月其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

輔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人安而其將帥陳敏阮士勤等相繼降矣十一年十二月英國公輔等復大破賊於愛子江昆傳山殲其象陣斬偽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獮及其太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賞宴南征將士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五百鈔二萬錠帛絹各五十餘有差亡何黎季犛釋自獄充成廣西而季犛子蒼澄各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為別賜姓名豐城侯季彬以將軍鎮交趾

奔州史料

卷二

前集

望

定歲貢翁萬杞翠羽萬箇十六年正月豐城侯上言清化巡檢黎利叛利故王季擴臣也善戰挾計數為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而因人心不大德明故遂及行剽郡邑自稱平定正拜弟右相國段奔都督豐城侯使奔將朱廣等討捕頗獲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與戰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七月仁宗皇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降投清化于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籠郡守

彭聖宇不下洪熙元年七月 宣宗皇帝即位
詔參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即救恭懿
琴彭戰死時宣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
寧遠州紅衣賊出劫掠勢盛甚皆遙受利節度
宣德元年二月參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擊利
於茶籠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
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參將發步騎十餘萬
討利尚書陳洽參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
隸軍中自效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

奔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四元

利弟善據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冕司
廣陶森輔等禦賊偽為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
發亮被執森輔殺吏士陷者五百餘晁廣僅以
餘兵歸坐失陷大將徵十一月黎善聚數十萬
來攻交趾城分三道俱拒却之成山侯通於是
悉兵出擊善參將瑛別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
石室令通俱抵應天駐軍橋諸將言地險惡多
伏宜遠斥堠持重擇便通不從慶衆渡天兩且
泥濘人馬濡伏不能列而伏群起衝軍遂大

敗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洽亦與馬黎利時在
天安聞之自以精兵赴會圖東關通敗後氣沮
陰遣人許為利乞封而撤清化通南地歸黎氏
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
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
先帥非君命而欲賣城賊子不可連與賊戰
敗之十二月成山侯通來告急以太子太傅安
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
都督崔聚為參將凡步騎七萬人太傅黔國公

奔州史料

卷七

前集

幸

晟為征南副將軍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為
左右副將軍營漢變兵討之師行遣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李慶泰軍事二年二月黎利來攻城
急而成山侯日來訓練兵五千出不意猝擊利
大破之斬其司臺千糧司徒黎多太監黎秘諸
太尉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皇懼不戰
棄城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安賊
得以暇時相立塞掘塹修器械四出攻掠未
幾勢復張三年國丘溫都指揮蔡聚拒破之詔

發四川湖廣諸省兵四萬五千人益征南征虜
兩將軍四月利以八萬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
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
成山侯通等以聞其年九月安遠侯升等至交
趾臨錫關黎利偽為其國人書詣軍門乞立陳
氏後升不啓封奏聞上而却兵進破關隘太
小數十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
伯銘尚書慶俱坐瘴暑病寢劇禮部郎中史安
主事陳鏞言於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

李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休固罷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握重而欲急發卒
如敵伏何慶力疾以語升三唯二抵倒馬坡獨
以百騎前渡橋樑環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刃死
是夕梁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固宿將然倉
卒不復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新喪元帥沮且
驚過昌江賊率象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
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人無遺者成山侯謀
婦升賊益惡更鳴利請和棄交趾而教利行來
得陳氏宅族屬者為之為請上悉赦南方羣

漢朝諸大臣而顧英公輔自交趾來轉司安
遠成山侯昨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
敵臣請出保以一年擒利上嘿然退尚書義
原吉大學士士奇榮計兵力非能加太宗
時也太宗三下交南中國士馬物故幾萬轉
漕度支大小費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亡尺寸
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武勝平利後
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表表進代身金人及向
兩掠都督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馬驃千二

李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百疋成山侯輒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
贖為庶人三年五月行在禮部右侍郎李琦工
部右侍郎羅汝敬勘實還黎利使言陳昌者
五月病死無後諸為陳氏後者悉絕臣利謹守
封疆俟命詔更遣敗敵往切責利俾更訪實
乃聞交南中國人無惡是月利圖廣原州判
陳昌斬固中不下四月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
車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嚮所喪吏士兵路家
屬悉歸成山侯師還之英臣利有女九歲於

兵中失之後乃知為中官馬駙進充宮婢。陛下幸既以赦臣罪歸此女臣仰戴恩德萬死無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栗等入貢兼請封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張敞右通政徐琦持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六年二月利使阮文狗等附敵琦謝并貢金銀器皿方物九年利卒子麟嗣麟卒子濟嗣亡何濟庶長兄琮因會配殺濟自立使來告哀乞封。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叅議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濟弟灝率

李州史料

卷二

前

至三

衆討洙琮事聞詔停旻豫行而以五年命翰林侍讀學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國耻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禮溥先為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憲宗成化七年王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老撾來告急。上諭之曰朕代天理物不忍兩國橫罹兵禍其已之。孝宗弘治十一年。皇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賜詔其王使隨入貢謝恩。武宗立遣修撰倫文叙等賜詔正德二年其王明復使使來貢沙物十年國相

陳萬等作亂弑明國人立明兄諱而萬率衆據掠山諸府地諱累有表貢及乞師討萬不得達而會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諱登庸者蠻人也勇而善戰繇武舉累遷隸萬以罪奔諱大喜用為宜陽參將將而與陳萬戰大破殺萬還進封川伯時國將鄭綏阮洪裕者世臣也坐爭權不相睦罷歸登庸多齎遺金瑤賂王諱兩親信文臣曰王知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若拔寒賤有大將畧者任之王諱遂任登庸既

李州史料

卷七

前

至四

已任則與所厚謀夜率兵逼圍王宮王諱間行得脫至清華嘉靖二年。今皇帝遣編修孫承恩等以即位告不得達而登庸遂立黎氏陳屬應為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粟國人不得曉黎氏矣尋娶應母已又鴆殺應而立己子方濂仍冒應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諱兩遣使來請宴俱為登庸篡取不得進亡何王諱卒世子寧立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

兵二十餘萬起鄭綬將而次圍海陽一月登庸
固守不下而別選兵萬餘而行出大江竟掩都
門軍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蓋
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綬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
後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
郭遠鶴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僭稱太上皇
帝子方瀛為國大王改號曰大正拜其腹心臣
裴堵為丞相填海陽武護為西軍都督鎮山西
阮如桂為比軍都督鎮京北阮如驪為南都督

齊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杜世卿軍為東軍都督俱鎮山南阮立為總太
監鎮河北太監阮世恩中軍都督楊金鑑兵部
苑嘉謨禮部尚書阮時雍共執朝政十六年
明皇太子生詔遣使告禮部尚書言言前往
諭不達究所由未報詔促報而世子寧問道
使陪臣鄭推獺來乞師而宣光總兵使武文淵
左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內應當是時王
子銳意討登庸群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親
桂文莊來覲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

京有精兵肆萬人戰象百舞象百馬五百匹舟
五百艘而登庸出鎮都無城四圍缺力木作排
柵兵可五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
十餘矣騎捷不施衙勒所有國士十八黎王僅
得清華數郡藉占城援耳曾使其大帥譚百步
以兵二萬來討大敗失百餘艘而去詔下文莊
獄而使兩廣漢蜀諸鎮整兵待登庸聞之懼使
使以地圖人民籍來獻請委國附然實無意特
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將軍

齊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

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蠻將
軍安遠侯柳珣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
以二廣兵合征南將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
合凡三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
請決死尚書伯溫與左叅政翁萬達計今兵食
非能加我太宗時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
萬二肩當壞散不振為中國耻遂開軍門見之
解縛待以禮而彼此俱盛戒不得發登庸上表
建代則金匱贖罪仍請封詔拜為安南都統秩

二品銀印 兵遂罷歸尚書伯溫等以功進秩而
登庸遂急於滅黎王矣登庸死子方濂嗣貢不

絕
論曰西南夷君長以計數安南為最鉅地賦中
國得十一戶口得十二漢覽九郡後共賦稅出
力比於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皆自
奮勵起為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丹其酋然猶
授王官賁子貢物饒富不致妄異同也宋弱漸
以恩寵廣其逸彼益驕不復覩中國大矣元得

齊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七

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脩漢舊累發兵伐
之三四入國都於靡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
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遣使
好喻數彼巧撫厚幣陽餌而陰攝焉大都之關
庭終不可望其世子之跡迨明太宗文皇帝
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偽王伏客鎖關
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吏樂夷俗畏恐明法峻
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量得
幾何而不當一耳 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

楊華議罷之南土稍息有然交州均迄今云洪
武時傳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唐
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上然內
郡無慮矣用兵等耳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
家地處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唐
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斬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
役興獨主上銳而群尼之此豈偷佚忘大執
善理疾者必先究吮領要害而餘功建於肢節
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
余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五八止

而供餉坐廢矣舍吮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
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
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
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
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據先生此紀甚備事跡直欲以接太史公
之西南夷